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一六冊目次

宗伯集八十一卷(二)

〔明〕馮琦撰  
明萬曆刻本

.....一

在魯齋文集五卷

〔明〕孔貞時撰  
清代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本

.....二七九

二九居集選十一卷

〔清〕黎景義撰  
舊鈔本

.....五三三



宗伯集八十一卷(二)

〔明〕馮琦撰

明萬曆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宗伯集卷之五十七

北海楊琦用和著

奏疏

禮部稿

為重經術杜異說以正人心以勵人材

疏

頃者

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

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於崇正

聖訓

奏疏

邪甚盛舉也臣竊惟春秋大一統統者

統於一也統於聖真則百家諸子無敢

抗馬統於王制則卿大夫士庶無敢

異焉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注

鑑正史而外不列於學官不用以課士

而經書傳註又以宋儒所訂者為準蓋

聖廟即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此所

謂聖真此所謂王制也自人文向盛

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絳廓

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龍僻

姑猶附諸子以立限今且專二氏以排

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西竺之

語是宗是競以實為空以空為實以右

教為程括以紀綱為贅疣以教言恣論

為神奇以蕩棄行檢樸誠是非黨無為

廣大取佛經言心言性畧相近者竄入

於聖言取聖言有空字無字者徑同於

釋教嗟乎聖經果如以解子士子制義

奏疏

以聖人口氣傳聖人之神耳聖人之世

曾有此語意否乎夫學官所列至要亦

至詳重而習之白首未必能窮世間罕

有經史不能讀而於經史之外博極羣

書之理棄本業之精髓拾遺教之殘膏

譬如以中華之書雜題結之語語道既

為疎取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

經學幾為榛莽都剝支剝其弊

明旨中飭再三而竟未能廓然一大變其習

者何也解書或用註疏或不用註疏則趨向不一也掄文或正體而取平典或憐才而收奇偶則鑒裁不一也同是違制而或舉或不舉則法令不一也同是被舉而或以為膏肓或以為可以無慮則議論不一也士有不一之趨向取士乃不一之鑒裁而又以不一之議論行不一之法今政體且有二三士習何由歸一即如燒毀異說去年亦未有

李伯章

卷五

上

明旨督學而下何曾禁止一處燒毀一書等經學於升髦得詔書而掛壁如此即朝廷之上三令五申亦復何益且請一取裁於聖人之言與

天子之制而定為畫一之法士子授受當先明經術講書行文以遵守宋儒傳註為主二三場以淹貫性鑑正史為主其有決裂聖言背違王制援儒入墨推墨附儒一切坊間新說曲儀皆令地方官

雜燒之各該提學官員仍具文報部要覓點過驗該邪妄之士幾人焚過離經叛道之書幾部生員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二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外酌量降黜考過試卷前五名以原卷解部如有違式過多者照題準歲貢不堪三名以上事例嚴罰敢有抗違不解卷赴部者定行參降兩京各省鄉試錄及中式墨卷亦以聖言王制為準

李伯章

卷五

四

違聖言則參不違則否背王制則參不背則否士子有引用佛書兩句以上者停勒一科不許會試多者斥革各解卷到部制委司官詳騰送科覆閱各以虛心平心從公從實互相參較不得遠近異法輕重異處致有後言事關考試官提學官違式之大者具疏參究其應停應降生員徑行提學官處治至於文章之體裁士子之條格容臣等細思審

酌再行題請伏乞

天語丁寧初下部院斷章必行之三年而

士習不歸正文體不歸雅則臣等與天

下宵學官員均受其咎乃臣等猶有說

焉自古世道升降之令往往以士大夫

好尚為機世之治也高明之士盡以其

才識用之修政立事主於為國其議論

必典實平確而天下靡然從之世之末

也盡以其才識用之談玄課虛主於自

宗伯集

卷五

五

為其議論必奇僻空曠而天下亦靡然

從之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

運必不感即能真指其極亦與國家無

益何況襲呶呶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

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

於吾道之外自為二氏自南宋以來於

吾道之內自分兩歧又其後則取釋氏

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

專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

聖主執中建極揭日月於中天士大夫一德

同風悅類波於砥柱悠悠世道臣等未

知所屆也伏惟

聖明留意奉

聖旨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

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

議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

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祇舉主司誤以憐才

為心曲收好奇新違以致如此新進未成

宗伯集

卷五

五

之才只宜裁正待舉豈得輒加取錄以誤

天下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運開外條

款未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

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

術並進以混人心欽此

為遵奉

明旨開陳條例以維世教疏

先該臣等題為重經術祛異說以正人

心以勵人材事奉

聖旨祖宗雖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未  
章宋儒近來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  
議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忠孝  
節義之士為朝廷用祇緣主司誤以憐才  
為心曲收好奇新進以致如此新進未成  
之才只宜裁正待舉宜得輔加取錄以誤  
天下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還開列條  
款未務期必行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  
獨修有等好尚的任解官自便去勿與儒  
術並進以混人心欽此竊惟士風文體之  
議言官無歲不建白部臣無歲不申飭  
而未有卓然見其成效者何也議論既  
多則彼此不無抵牾布令大數則前後  
亦有異同天下視之以為可言不必行  
可行不必天故欲正士風而士風愈頹  
欲正文體而文體愈壞始於議與法不  
歸一而行之不決月伏蒙  
皇上俯採臣等翦莠之言令之間具條款期

在必行仰惟

聖意所嚮天下向風國文之治當以此時文  
矣臣等謹查歷年建議前後事例酌量  
歸一開列條格共一十五款上座  
御覽伏乞

聖明俯賜裁定著為定例

初下本部容臣等移文各衙門及各省直提  
學官遵守奉行臣不勝激切屏息之至  
一經術士子肄業必經術明而後學術

正我

朝明經取士經書傳註以宋儒所訂者為準  
要在發明理奧明翼聖真近日習趨  
詭異語向虛無甚在背孔孟非程朱  
以惟誕不經之說競博進取夫經之  
義取諸常而士心則厭常主司復持  
此意藉口憐才稍見新異即離經畔  
註亦加簡拔想術何由而明學術何  
由而正典範必聖賢經書語命題自

有本旨決取佛老莊列可得奉入以  
後提學官嚴諭諸生先將經書性鑑  
熟讀詳閱有餘力者可及歷代正史  
皇明制書其誣聖不經及浮華無用之書不  
必入目作文必依經傍註照聖賢口  
氣發揮康生有用佛書一句停廢一  
月增附不許帶補三句停降三月送  
考定奪五句以上者照其講說如蒙  
引存疑之類不停朱註解說者存以  
備考餘如近月初間意見理解火傳  
正新錄名公答問名公新說諸如此  
類盡數燒毀仍將照過生員原卷并  
所燒書籍名數解報本部以憑查考  
一 文體學術自有正路文體自有定裁  
如雨扇兩截等題俱有一定體格不  
得一味凌駕隨意割裂又如理致原  
有深淺宜審以只作空虛二段議論  
改頭換尾隨題押入題意各有指歸

豈容以影響傳會指後人之事為當  
年口語蓋人才長短原自不同典試  
持衡亦非盡棄才偶士子果能於聖  
賢意旨逐句逐字體貼融透隨其才  
情所到各成一家自足賞識何必分  
外搜求別生枝節近日文字似盛實  
衰既壞士風亦聞世運其弊在於循  
而不平駁而不純巧而不渾華而不  
實欲盡剗風弊歸之正體必以平正  
純雅渾厚典實矯之其體一以弘正  
年間之文立為標準必問學克是理  
致明實方許中式若行文未純便是  
學業未成說理有悖便是學術不正  
不照朱註解說便是不知題旨不記  
註疏此等文卷即有一二萬語只可  
待將來之造就不許輕易收錄以壞  
文體  
一行檢士子以行檢為本行檢最要者

惟以養恬養靜守道守身為第一義

朝廷立臥解諸人俱許言事惟士員不許言

事蓋以養其廉恥堅其德性欲其異

日有待而為焉

國家初實用耳乃近來士習大壞一人有

事率起扛幫或投制上司或侵損小

戶或包攬錢糧或捏造讒語揭官保

官肆行無忌法紀蕩然以後提學官

巡歷地方宜嚴行查訪或被入告發

及自犯發覺事有的確者即行拿問

為首者依律治罪其餘酌量革降若

主員有事止許家人控告聽有司從

公判斷如有安靜守己讀書修行者

亟示優異以彰風勸

### 一後場

國制原三場並重今士子有實學未充或

前場摘擬科題勒製時奎而倖中者

惟試以論表判策其學問淺深才識

高下即錫錄不爽矣今初場取中後

場寂寥短篇僅不曳白皆在所收初

場見遺後場即有佳卷置不復省偏

重如此何以得士即有俊拔之士皆

去極力初場盡遺其伎倆於七作之

中遂至橫逆跳梁以見奇安得不覺

於經術以後提學官考試斷以四篇

為準書義二篇經義一篇論策表問

一篇不完者雖考居訪列不准幫補

科場閱卷其後場不稱前場者亦置

不錄初場未紀而後場博雅過人者

仍為簡拔以示並重之意即如對策

之法當對其所問而名士趨捷徑全

畧策問徑逞胸臆素不考究正史只

將通報抄誦以便剽襲不務傳古而

自號通今主司且以為究心時務而

優錄之如此遇合士子寧復有讀書

書務實學者自復主司閱策務以條對詳明者為上即未及詳對什能對其五六者次之如恣意凌駕遮飾空疎者即是得偽之士斷不收錄

一提學士于選舉雖由科目而訓厲則自學校始蓋錄正於場屋難激勸於學校易故提學官關係最重自非有學有識至公至明不能厭服衆心悲平力精壯才思敏豁不能遍閱多卷

今後宜查照

欽依事例吏部會同禮部協同慎選學行俱優公明兩到素有物望者正倍各一員請

有照用每科場之後除提學御史聽都察院考覈外其司道官禮部會同吏部查照高層初年事例將三年之內提學官考過次數及稱職與否甄別上

聞有獨特風裁卓然師範能正士風文體者

定以京堂優處其次循實遷轉下者酌量考處蓋提學視各道獨勞責成獨重若不特加優異何以為任事之勸如有郡縣官玩視阻撓考校時關說生童者許提學官照

初內事理即行參論

一歲考歲考者一歲一考也近督學官於玩偶有一郡而十數年不經一考者有考過一二年不行發落者有監

罰別府移文吊考者有止出一二書義置經論不一校者宜獨文義以疎散不精且行檢以閒曠不飭但人才之多寡懸殊地方之廣狹迥異崇貢之一歲一考心力時日或難周遍今酌量定期如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限一年半一周其餘俱一年一周即過事故亦須三年之內歲考一次歲考無科舉一次考過年終解卷赴部



要見某月考過某府某州縣以徵等  
生員若干名儒童若干名以便稽查  
吏禮二部甄別頭內申明言某官在  
任幾年考過幾次某官在任幾月考  
過幾府一二據實上  
聞即報陞候代或本官以事故離任而代署  
印務亦要照前法考校違報不得視  
為傳舍多端推諉新官到任去科舉  
年分約有成餘亦務以歲考並科舉  
不得委郡縣選考以圖簡便但三年  
之內歲考到考未及二次及違限不  
解試卷者定行參處  
一入學學校臨材之地豈不欲盡收  
至當江一切雜進員溢正虞先年入  
學太狹場者通開寬之路寬之說  
得行而縱之弊滋起校太止據一篇  
進取每踰百數蓋因歲考稀闊則取  
之不容不寬今既申飭歲考之法則

人材自無遺漏即應酌量地方限以  
名數大府不過四十名大州縣不過  
三十名中者不得過二十名小者不  
得進十五名較之萬曆初年原行事  
例其數已增一倍此外不得復容濫  
進至於鄉場期迫會城收考儒童動  
以萬計不獨難防情考之弊抑亦咸  
聞請託之門以後儒童預行文各府  
州縣一槩停止毋得致涉濫援  
一員籍人戶以籍為定律有明條士子  
初進豈容詐冒有等競進之徒或因  
家中有經事犯或利小縣人才短少  
賁緣屬託寬入虛甲指借違宗易姓  
改名俾圖進取即有丁憂緣事情弊  
何從查覈法宜痛懲自後嚴行各府  
衛州縣但有冒籍儒童生員即行斥  
回原籍如有中式者在內科道官在  
外撫按官實題奉照依萬曆乙酉

科事例冒籍者革去舉人發回原籍  
當差查有冒喪為事在逃等情仍行  
依律治罪如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  
墳墓田宅俱有的據本生聲音相同  
同胞保結不扶並無違礙者方許起  
試如有上納錦衣衛等衙門職銜者  
子弟不准妄開京師籍貫以開徵科  
之端

臣仙舟

卷五

七

一祠祀名宦義在報功鄉賢義在崇德  
固以表揚前哲亦以風勵後來必合  
士民公論方可入祀若任有刀予孫  
請託憑無行生員呈奉何以華風振  
俗以後提學官將該學有司所舉遵  
奉勅書慎加廉訪必其有大功於  
地方方謂之名宦有全德於鄉閭方  
謂之鄉賢核實報部本部再加評議  
類奏請

肯定李如推舉臨陽將制行有疵明停公論

者概入即將本官罰治仍將具呈生  
員為首者片投學道舉送示懲其第  
孝鄉飲亦宜俱重不斯舉及匪人以  
辱大典

一典試主司奉

命以往多士進退與生平名節所係不可不  
慎今從過大比年除奉近例禮部禮  
部卷差外本部先期於各衙門官員  
悉心廉訪擇其學行俱優者具疏上  
請

一之復各官即於次日啓行毋得遲延道  
路攜帶多人以滋奸弊場中出題皆  
要緊處正者不許割裂文義仍須宣  
題處會集進行事例每場先一日  
之考官與卷房會於內簾堂上將  
經有分段書藏公同拈掣如論語分  
為十段掣其某書某一段各房考即  
於本段內各擬三題通呈主考官考

再加斟酌於內照用一遺餘題俱得

此例至姓閱卷惟才是取仍以重經

術正文體為主母得崇尚異說收登

佛語如不生貴治習不俊者除不取

外仍將一原卷送提學官將本生熟革

其場中閱卷房考分擬其差等主考

總裁其去留三場各取優卷以奉校

其短長各房互檢其落卷以曲防其

遺失母得分彼此避嫌疑以致士有

遺才者考有執迷自用者聽主考官

處

一程式舉業之有程式猶射之有儀時

然既繫舉子之名必用舉子之文方

是先年主司刻意求工盡出手裁以

故題多預擬文多風構致有洩漏之

弊萬曆乙酉科禮官譚保策出題程

式之士即取墨義之優者稍加潤飾

而刊一甚為良規比季以來又多試

官制夫案奉

明詔用墨義程而又更撰各篇別程按墨似

非原題初意自復主考務遵

前旨頭場止用舉子原卷內卷有則潤不許

過十分之五後場或有空疎不妨量

為填實亦須稍用其意毋得改攬失

真及滋多事

一奉聞近例各省直隸墨義解部本部

及談科復加檢閱法至密矣第主司

之憐心多恕奉聞之守法多屬總之

肯欲為

國家羅真才收實效耳今後遇各省直解

到原卷聽本部制委司官一二員乘

公檢閱查其殊卷墨義有無異同筆

跡字眼有無可疑究日通送禮科覆

閱如有之九唐謬德決裂聖經背違

三制者量摘程卷奉題以示懲創各省直

隸一體奉聞駁正不得獨重一舉但

朋儔老五句者停勒一科十句者停勒兩科不許會試多者革職主司房考一併罰治

### 一關節

國家公典無如制舉明有法度幽有鬼神豈容貪穢以圖微倖若其事果實則三尺之公法難逃萬一未真則一生之名節難枉以後部科各衙門查舉當分別風聞實據兩端風聞者酌量

宗心法

卷之三

三

議廣實據者必鞠審職證明白依律廣治士子并過付人等比之別項鑽刺打點者尤為可惡主知三月滿日問違如有親識書辦家人指稱本官誣騙本官能自舉發則明正直主違較然即與紀錄以俟優厚或士子有始為棍徒所欺能自出首據實跡報官者特先奉主之罪止於重懲誣騙者人若隱忍不舉事發一體扣號

究違主於文體險怪鑒別不精又當別論勿得摘取一二影響句字混入關節頭內反滋糾端

一禁匿名帖科場原是公典當否自有公論有等奸惡扶僻忌才於臨場之日或賄行匿名紙帖揭於通衢或編就歌謠預先傳播萬一偶合公然指為左券是以

國家登明選公之典祇供此輩含沙射影

宗伯議

卷之三

三

之標尤宜痛懲兩京宜預行嚴衛衙門及五城御史度督兵馬司分坊密訪各省巡按御史嚴督府衛州縣各巡捕官緝行體察獲有原違揭帖歌謠真正人犯本官紀錄各役優賞本犯依律擬罪其匿名帖登時燒毀如兵馬司及巡撫官各人派定分管地方通衢委巷有粘掛片紙文字見而不揭取燒毀聽其惑眾者即罪坐派

定分管之官定行重處

一 刻書近日非聖叛道之書盛行有誤

後學已奉

明旨一切邪說偽書盡行燒燬但與其焚其

既往不如慎其將來以復旨坊刊刻

書籍俱照萬曆二十九年

明旨送提學官查照果有裨聖賢經傳者方

許刊行如有敢倡異說違背經傳及

藉口著述創為私史顛倒是非用淺

宗伯集

卷五

七

私憤者俱不許擅刻如有不送提學

查閱徑自刻行者撫按提學官及有

司將賣書刊書人等嚴行究治追板

燒燬等因奉

聖旨俱依擬著實行士子必潛心聖經恪守

王制他日方能奉公履正裨益國家始學

既已不經將來有何豎立今後考試經書

務重聖賢本意失旨的熟退後場條對無

遺方稱實學毋以淳文詭語為奇解卷到

時該部科據此詳論坊間私刻舉發重治

勿饒近來大府州縣有十數年不經歲考

漫無激勵提學官職掌何事今後非科場

逼近不許樂委府縣官類考以致孤寒積

學之士無由上進違者以不職論欽此

宗伯集卷之五十七終

宗伯集

卷五

七

宗伯集卷之五十八

北海馮時用報者

奏疏

程部稿

為類奏吳異疏

祠祭清史司崇節奉本部送程科抄  
出巡撫甘肅等處地方管理軍務兵部  
右侍郎無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三畏  
題據西寧兵備道副使才有實據報內

宗伯集

卷五十八

稱三月初四日據夜不收回中報稱昔河水  
祀歸德河橋夜不收回中報稱昔河水  
乾見底今經數日又據派伯遊擊陳三  
奇及已暖三川守備鄧紹芳報稱同二  
月二十五日黃河水乾數丈半月未見  
源水流通又據該道副使乎有實據報  
陳三奇守備鄧紹芳報稱黃河自閏二  
月二十五日乾涸數丈至三月十九日  
晚水陡漲發將橋連墩院房屋衝去又

該道按廣東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稱南  
澳於本年正月十八日寅時本澳地震  
有聲如雷自東北起往西南云旋地大  
震有聲以致居民惶惑等因具報臣會  
同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都  
察院右都御史無兵部右侍郎戴耀提  
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朱運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  
應龍會同前事又該欽天監監正徐浩

宗伯集

卷五十八

題稱本年四月十五日丙午夜望月食  
又該整飭劉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  
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四科  
題稱據崖子關於本年七月初四日未  
時在本臺根底起霹靂雷丈一塊連十  
八號臺擊碎旗杆一根本臺百總陽明  
兒子在炕上擊死年方一十三歲又小  
孩一名捉在臺外放下未死又該總  
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

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象乾題據守霸底指揮彭從德報稱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未時忽然地震自東而來至北而去大鳴如雷又本年五月二十三日申時地震自東北方向來西南方向而去至六月初一日戌時又震一以聲如微雷房屋俱動又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應龍題據福州府陰陽學於本年六月十八日辰時

新伯集

卷八

地震

三

初一朔地震三分二十一日卯時正四刻地震三分各自東南而來西北而去興化府陰陽生康景後報稱本月十八日寅時二十一日卯時各地震自東南方起至西北方止又泉州府陰陽生林惟秀報稱本月十八日卯時地震四分二十一日卯時地震三分各自由東北方向而來西北方向而去又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應龍題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夜

新伯集

卷八

地震

四

五更時候觀見天上有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天白色初時發響一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自東邊飛過西南方向轉一半未曾全圓後身響能動將紅色星一箇圍圍一半復來不動漸漸影去又據閩頭墩水隊兵田淮報稱九月初十日一更觀見天上一星起自東南方初出一只一箇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燦爛霎時間變出共成五箇作一堆各大似碗俱血紅色一最鮮明至二更被雲遮掩又至三更尾只原一箇如初血紅色至四更復分五箇血紅鮮明到五更總歸一箇大似米籬血紅色至雞鳴又復碗大漫漫影去准等一夜又該南京內外守備部院科道等衙門司稽監太監等官邢隆等題萬曆三十年十月初八日據

孝陵神官監掌印奉御潘時升

孝陵衛直月右僉書指揮王尚德等各稟稱

本日中午時分據廬山官旗軍徐歷金申  
之等報稱本廬山頂煙氣上冲少頃火  
起有神官監掌印奉御滿時升念書左  
監丞等官常永等及

老陵衛掌印指揮蕭大仁等東城兵馬江化  
麟督同旗軍火甲人等奔赴延燒去處  
救護當時撲滅火因終十餘丈許延未  
延及林木又該鎮天監監正徐浩題稱  
本年十月十六日甲辰夜望月食等因

節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陸續  
抄出到部送司案候在卷又本年九月  
二十三夜都下監傳有星如雞蛋大青  
白色光照地後有大小流星數百千枚  
四面紛紛交錯而行今照年終所據前  
項各處奏報災異相應一併類題彙呈  
到部臣等竊惟天地間得失其常者皆  
謂之異失常之甚令人目駭而心悼則

異之異也今歲奏報如黃河源竭星妖  
再見

孝陵起火等變皆前古所無親除臣等禮官  
奉職無狀不勝震恐席藁待罪外惟是  
妖不自作皆由人興今歲天變何以獨  
甚於往年臣請得而言其故天之仁愛  
人主甚矣夫天不言示人以象蓋日夕星  
人立一悟悟而改也當其迷而未悟之  
先則其譴告者猶小及其悟而不改之  
後則其譴告者常大何者迷而未悟悟  
之日可待悟而不改則改之日難期也  
皇上為天宗子呼吸常與天通邇者一二新  
政未合天心而幸今年二月於  
靜攝之中下省躬之諭罷礦稅停燒造雪誣  
獄錄廢臣惶惶數語盎然春溫乃溟汗  
復反叱青未下

皇上有此美意天欲成之

皇上有此美意而未竟天又欲儆之於是乎



示之災異又示之怪異河竭於秦星變於閭山猶在遠耳至於羣星亂流為邦畿萬衆所睹鍾山起火存樞本發祥之地此其譴告豈不深切著明哉凡災異之來人情未常不動色相誠大而漸安之又久而漸玩之則不但視天變為常而視避殿減膳羣工修省之文亦常矣天下之患莫大於以異為常往時羣臣

奏

十

奏華以為常往時章疏一二留中為異今大半不報以為常往時或默降或另推為異今京堂缺至二十人藩臬以下缺八十人經年不補以為常採山之始中使與部郎金吾分道而馳為異今開礦不已轉為收稅餘鹽不已轉為漏契變產不已轉為捐資珠池不已轉為賣井無一地而無中使以為常往時採權使者害一介官為異今遷謫不已而編民編

民不飽而傳道以充善而

天潢苗裔亦被摧折無一人不被中使之害

以為常天下可驚可愕之事相率以為

習見習聞而往時常行之政令偶一舉

行反視以為曠典異數以常為異以異

為常以此而求挽回

天意消弭災變亦難乎夫羣臣比肩事主

彼此不能相諭而望精誠格於

皇上

其說一入而望窮簷下姓疾痛愁苦聞

於萬里重聞之上此為二難士氣銷矣

民情鬱矣蓋亦大其聲以疾呼而不能

自達乃欲以人事符天意回

上帝之疾威而求其昭格此為三難臣以為

堂簾之上元氣之始也咫尺之地通則

無所不通咫尺之地壅則無所不壅伏

願

皇上以恭文一節為折衷首務延見大臣修

明政事羅言利之事不便於百姓者批  
荅章奏明示羣臣以意補缺官而程其  
功效仍諭羣臣同心憂國方當時事艱  
難正如風濤舟楫安則同其福利危則  
共其禍敗安得自分彼此安得自營身  
家

陛下收天下之心以同憂用天下之才以共  
濟以此仰承

天意轉災為祥在願刻耳伏惟

聖訓

聖明留意臣等曠懇祈待 命之至

為百載班行一旦隕越請乞

聖裁申明舊制以肅官常以存 國體疏

儀制清吏司奏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文選司郎中倪斯蕙等奏前事又該浙

江等道御史何淳之等奏為朝班原有

定規部屬妄生異議懇乞

聖明俯賜申飭以肅官聯以尊

朝廷事俱

聖旨禮部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南京湖廣道  
御史胡鶴奏為正班次肅官聯以尊  
朝廷以冀和衷事來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案  
查隆慶元年二月該本部會同禮科都  
給事中辛自脩等看議得翰林院不  
品級敘於京堂之內科道官自為一等  
列於部屬之先今後常朝列班悉照此  
例其御殿大賀原有歷年習儀舊禮各

宗伯

宜遵行等因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

到部為照班次一節

國初之制專準品級永樂以後無隆侍從

故典制諸書所載其詞往往可以旁引

而互執而隆慶初年本部題准事理與

萬曆初年常朝舊儀亦稍不同今日吏

部司屬與各道御史至露章而爭臣等

再三參酌查本部原疏科道自為一等

列於部屬之先奉有

穆宗皇帝明旨炳然可據臣部原題如此今

日更相違異則何以昭重一自

皇上登極以來常朝班次四班先六科而吏

部郎中等官接之五班先十三道而別

部郎中等官接之三十年來所共睹之

舊規一旦昂彼以抑此又適當吏部四

司空署之後則非偏亦偏昨詢亦徇矣

夫班次以近上為尊亦以押班為重諸

宗伯案

卷五十八

士

臣所爭之事不大而事或因爭班而起

盖有爭之端倪即有爭之流弊今各執

一事理各據一舊章愈講而說彌不定

愈爭而氣彌不平恐至偏執生成心公

事成私隙臣等即欲以辨息辨徒益之

爭耳臣謹開具事理及舊疏舊儀以請

於

皇上惟

皇上一言決之是

朝廷之禮當頒布自上而臣子守之不當

爭執自下而

朝廷徇之今日之議或遵隆慶二年本部

題准之事例或照萬曆初年習行之舊

儀斷自

皇上則羣臣俯首輪服無敢異同矣且爭本

非盛世之事爭而失者有失之幾爭而

一得者亦有爭之跡若出自

宸斷則班在前者遵

宗伯案

卷五十八

事

若令也無爭之跡矣班在後者亦遵

若令也無失之幾矣覆此重息爭端一以共

濟國事為主亦所以率諸臣以順以讓

以共通於師濟濟遜之路非但為班次

一事而已

為仰遵

明旨并乞申飭章疏體式以肅臣工以便

裁覽疏

該內府抄出奏王植濫奏為懇乞

聖明廣推敦篤榮及末品此

詔例以彰大典事來

聖旨禮部知道近來本章字畫大綱不便觀覽且易作洗改等弊着通行體式與各省直知會遵守如有參差的該科參奏欽此仰見

皇上總覽萬幾留神批閱除奏內照人乘符等乞恩冠帶容臣等另議外謹查照嘉靖八年奏准本式酌量字畫大小通行

省直務令端楷整齊便於省覽以彰

皇上同文之治然臣猶有請焉本章者臣子所以陳於

君父之前而輸忠效悃者也取其足以達

宸聰通下情已耳歷代名臣奏議皆明白正

大垂之至今乃比來諸臣建白往往有

過於修飾過於冗長過於奇僻過於隱

秘悄念者臣等以為皆宜禁如作字必

依正韻不得間寫古字如裁作財賦作

賦之類用語必出經史不得引用子書

及雜以小說俚語之類為章但論其行

能政業之實不得以海嶽風雲麟鳳金

玉等語過於虛稱舉劾但指其貪鄙昏

謀之實止用散文逐一開列不得以牽

合對偶文致人罪論人論事必須明顯

不得有陰摘其人而隱其名姓及不直

斥其人而微闡其事使互相疑質而不

可解者條陳利弊必須簡切不得有一

事數語可了而反覆千言及敷演款項

絕類一篇策套者又如天下事非一家

私事爭論是非必須公平不得有偏見

成心而盛氣以求勝者蓋君臣之間貴

於洞見底裏在下者披衷直陳則在上

者一覽可決所關係於人心治體良難

細故相應并行中飭恭候

命下臣等通行兩京各衙門及在外撫按官

遵守自後章疏如有仍踵前弊聽都察

院及核科指名奉治則不惟諸臣之奏  
議可還淳於前代而朝上而夕報可行  
有異於今日矣奉

聖旨是本章字畫者查嘉靖八年體式行遠  
刊印頒示題奏文詞本以宣上德達下情  
各宜據事直陳豈得匿情浮談駕虛失實  
非告君之體亦何使達近臣民通號遵守  
依擬嚴行申飭故違的指名奉治

為抱病日深曠職已久懇乞

宋伯集

卷三六

聖明俯容回藉調理以延殘喘疏

臣以草茅下士蒙

皇上綸置館局備員講幄涓埃未有效又蒙  
拔擢昇之典禮臣即捐糜此身不貳報

恩厚宣敢言去豈忍言去顧臣於三月中偶

感痰症虛火上炎日夜咳嗽飲食頓少

精神漸消舊日肌體瘦減十分之六屢

經醫官吳海張鶴年等調治皆謂脾肺

兩虛已成勞損非需之歲月難以望痊

竊思三禮非臥治之方九列非養病之  
所治病則曠官理事則曾病為不得已  
乃敢哀鳴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憐臣真病久病客臣回藉調理萬一得  
愈則自今日以往有生之年皆

皇上之賜也臣不任激切屏息謹具奏  
聞伏候

初旨

宋伯集

卷三六

為部務曠久懇乞

聖明亟補左侍郎員缺以資經理疏

臣抱病寢尋肌體瘦削骨立如柴此舉

朝所共見者本月初六日具疏上聞未蒙

俞旨竊念臣部事體重繁目今 冊封在邇

貢生雲集俱屬重典料臣之病既非旦

夕所能平而右侍郎李廷機遠在數千

里又非頃刻所能至若非亟補左侍郎

員缺則經紀久重部務日弛臣之心益

不自安臣之病益有增劇而已伏乞

皇上俯查吏部會推官員並賜燕用以理部

事等臣大馬之軀回籍調理臣雖在回

野敢忘

皇上再生之賜曷勝哀懇頓地之至奉

聖旨該部侍郎員缺著將原推高未看卿有

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為積病難痊曠官已久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延殘喘疏

臣等奏

奏案

上

頃該臣以抱病侵尋職業久曠再疏上

請奉

聖旨該部侍郎員缺著將原推高未看卿有

疾宜慎加調理稍可即出供職吏部知道

欽此臣感激

天恩多方調治當典禮繁重之時恨不蚤愈

蚤出以圖少效涓埃之報不意調理再

旬百藥無效積神日減肌肉日銷痰嗽

連綿夜不得寐迄今骨瘦如削面黃似

境臣覺鏡顧影自歎自驚誠不自意強

壯之年而一旦骨立形銷連主於此大

以臣之年則宜早

陛下之日長以臣之病則憂事

陛下之日短無之部務煩多致暑而靜攝則

疾曠兩懼欲強而視事則顧慮不支兩

者更戰臣心益苦臣病益進萬不得已

乃敢哀鳴

君文之前伏望

臣等奏

奏案

上

皇上念臣真病久病別無假託容解部務就

醫故里萬一狗馬之病漸有起色與黃

童白史共視

萬年之壽未報之恩當圖銜結於異世耳

臣無任伏枕瞻望懇祈之至

為患病已久部務多抱懇乞

聖明俯容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疏

臣頃以真病真情兩疏上請未蒙

俞旨臣抱病沈綿既不能免強即出待

命珣璣久不敢怠通達奏多方調理今半月  
有餘而病勢日增元氣日減家歡豈在  
不止日吐稠痰升餘日用飲食不為  
膚重化而為痰涎以致身益瘦削而益  
瘵黃所復聲望氣促行步無力此滿朝  
臣工所共知共見不敢有一字之欺  
也臣部中自前嘗范憊病故之後經年  
而余繼登代之繼登利作半子臥病一  
年而故又經年而臣蒙

聖恩叨擢其任不意臣之病體今又危劇如  
此然彼時猶有左右侍郎可以管理今  
臣既臥病而左侍郎懸缺未補右侍郎  
告病未來一堂之上空虛無一人情自  
然俯仰事體自然廢弛臣不足惜因臣  
之病而至誤

朝廷一部之事則臣雖在牀蓐困頓之中  
又安能一息安也伏願  
皇上憐微臣久病難以速痊轉務久廢難以

再曠容臣回籍調理別選耆碩平代是  
任則典禮可盡療官臣得專心藥長  
林豐草之中皆臣祝

壽銜恩之日也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攝衛安心靜養痊可即  
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為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以延殘喘疏

臣頃奏為患病已久部務多弛懇乞

聖明俯察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免曠職事

奉

聖旨卿有疾宜慎加攝衛安心靜養痊可即  
出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莊誦

恩旨感極流涕念臣自為禮部右侍郎臣  
病重上書請急荷蒙

俞旨即日放臣又推講慳恩給臣父母

結命臣五日抵家猶及侍臣父三日臣父

及生被封典臣父子相見生死永別

敬

聖恩此時此情即割心刺頸聖教有愛及家召位銓旋即時就道以爲

皇上既體臣之情而放歸臣安敢不急

君之召而即出若得隨分重職隨事盡心庶

幾少救消埃以代先臣報答不意奏事

之個未申而蒲柳之姿已瘳臣之病益

傷損虛勞之症也自去歲與聞大計旋

奉典試之

蒙伯恭

卷三

上

命出聞而臣已患消渴肌體瘦削矣經秋稍

蘇至今春而前症復發加以勞瘁而臣

病遂增劇矣即今氣血兩耗醫藥無功

形容枯槁顏色憔悴對鏡顧影自危自

驚死不能酬

君父優禮講官施及其父之意又不能踐先

臣垂死教忠報効

君父之言每一上章輒擲累日然而不能自

止者病至萬分難支而情出萬分不得

已也夫人臣無病而敢偷安者數也有

病病隱忍不言以至贖官誤事者亦數

也臣病根已經歲月萬無旦夕可愈之

理伏望

皇上憐臣真病真情故片早彈而臣

也終身一飯不敢忘

聖主即不幸而從先臣地下亦當永負銜結

效犬馬於異世臣不勝真切懇明仰望

之玉奉

蒙伯恭

卷三

上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藉方殷

卿宜倍藥慎攝憂可即出供職不宜辭吏

部知道

兩病勢沉重登可無謂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疏

臣頃奏為備陳病臣情苦懇乞

聖明鑒憫放還以延殘喘等奉

聖旨覽奏情詞懇切但典禮重寄倚藉方殷

卿宜倍藥慎攝憂可即出供職不宜辭吏



部歸道欽此仰惟

聖慈高厚業已體臣之情而仍惜臣之去前

以信藥慎攝此真

天地之造父母之心也臣感荷

恩春涕泗橫集念臣伏枕自春徂秋初尚一

面調理一面供職至於症漸危迫乃始

具疏陳情然醫未嘗一日離門藥未嘗

一日去口以為萬有一匙猶不敢忽然

於

愚旨之懷惟也乃今

天語益溫臣病轉篤始而肉消今且骨立矣

始而醫疾今且帶血矣聲啞喉乾神傷

形體多醫罔效顧影自悲一息難存生

意垂盡耶

皇上念典禮之重令臣暫肩印務顧當此乎

吸存亡狗馬何由自効一身非有百慮

俱反獨餘一念未斷之私緣臣尚有衰

齡老母隨住邸中臣以隻身承顏朝夕

今母憐子病累淚欲枯于慮母衷五內

如割母子相依為命則安危不問而同

若非今日勉待還鄉恐臣一旦溘先朝

露將使忠孝兩虧

君親並負臣雖銷殞私憾何窮此臣所為

骨支牀控誠瀝血不得不乞身於

皇上者也伏望

皇上仁覆如天息然獨留容臣回藉調理臣

得扶病護母與生入里門瞻望故土如

或抱負擔而夢摩稍舒辭榮祿而哭映

漸減從危獲起頃雖仍全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激切仰控無任延頸俸息

待

命之至

宗伯集卷之五十八終

宗伯集卷之五十九

此海陽所用報著

奏疏

禮部稿

為病深情迫七懇

天恩矜先放歸疏

先該臣奏為病勢沉重瘥可無期懇乞

聖恩早放生還事候

命月餘未蒙 俞旨仰窺

聖恩深厚不即棄捐臣獨何心固於求去但

臣又患虛損漸成勞疾自四月迄今咳

嗽日增肌膚日減奄奄僅臥旦夕憂惶

方思具疏再請適當

三節屆期普天稱慶臣欲起屢仆恨不能與

於

開廷舞蹈之末方用踟躕何敢遽言其私

今慶典既畢臣乃始敢以情上懇臣禮

官也臣既臥病左右堂廡無人日日曠

官事事 遣代臣一息尚在寧能自安

臣見醫書勞嗽肉脫者難治臣之狀亦

已矣矣肌肉銷鑠亦已甚矣臣如得生

則再生也非

皇上憐而放臣臣得盡謝世事一意調治豈

敢復有生全之望夫生臣者父母也能

使臣再生者

皇上也是用瀝血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念臣真病久病十分難支俯容回籍調

理臣如未填溝壑惟母子日夜祝

天世圖衛結牙且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為父病難痊懇乞

聖明恩斷早賜生還疏

臣病五月餘矣度削危困之狀滿朝大

小臣工無不知之七上章乞歸而

上未忍棄臣也臣竊自念負病沉重既不能

旦夕望痊特

命趙起又不取急迫上

請靜聽半月前症彌深臣病始於勞心因

而傷脾傷脾今雖在告而身歸部筆名

列朝籍豈能事事無所用心稍運心思

便覺勞瘁故雖醫不離門藥不離口僅

能支撐目前而肌體之銷鑠顏色之憔悴

粹絲毫無加於舊臣此時此病稍退則

望生稍進則憂免王如秋深敗葉津液

先枯一經風霜輒虞墮落臣有

恩未報有母在堂若今溝壑先填將使忠孝

兩負策策哀母誰為侍養左右之人耿耿孤懷永無報答

朝廷之日此臣所以撫七尺而自憐千

九關而上控者也臣事

皇上頗久蒙

恩過景深一念未酬寧忍自棄然而生於此

者臣之病臣之命耳伏望

皇上垂察備容回籍倘或尚及調治得保餘

幸則全非之命視用臣之身者

德惠更倍臣雖沒可敢忘銜結臣無任懇切

待命之至

高待命甚尺病勢轉深九悲

天恩早放生還以全殘喘疏

自臣患病踰歷三時百方調治訖無寸

效瀝情控血

天聽彌高大馬微憐未蒙矜察仰誌

朱仁其

聖心知臣用臣不輕棄臣臣若尚可支持寧

恐固執求去顧臣脾肺交病形神兩傷

又數成勞日是沉頓臣亦知

厚恩不可以不報而力難從心

宸聽不可以屢瀆而勢難久待今臣之肉已

銷矣臣之神已耗矣臣之詞已竭矣臣

之情已至矣臣之病狀去未必生而去

猶有可生之理臣之曠廢留亦何用而

留終為難保之人

皇上與俱留臣而徒增曠職之尤孰若放臣

而予以可生之路伏乞

聖意俯賜矜允臣臣兩籍調理則

朝廷再生之賜微臣百生之幸也臣無任

激切待命之至

為病危情苦十懇

天恩垂憫放歸以保殘喘

臣以久病乞骸未蒙矜允待

命抗上以日為年伏念臣部自尚書余繼登

臣臣

抱病經年又缺官經年而臣得承乏其

後方數月而病病瘵病瘵又適與繼登

相似不入部署又半年矣從未部中空

虛無人諸事廢弛下有如今日之甚且

久者臣欲強起經理而疾勢沉重不能

自持欲堅臥調理而部務殷繁豈宜入

曠因久病而曠官固曠官而增病臣非

敢自惜也固有六職因臣而廢其一臣

即臥病何以自寧夫人痛則呼天病則

呼天母

皇上之尊天也臣子視之則父母也臣呼籲

乞身之章凡九上矣臣叨列詞林二十

五年供事講陞十年臣雖不肖託在

近臣病篤情危一旦至此譬如依人鳥

雀垂死哀鳴

皇上至仁至慈寧無矜憫惟

皇上批發臣奏俾得回籍調理庶幾無職業

曠廢之憂就故鄉水土之便臣若幸而

臣臣

得愈實惟

皇上再生之賜臣情竭詞窮不勝仰望懇祈

之至

為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方無效十一

懇恩早賜生還疏

臣自夏初杜門抱病八月於此矣上章

請告屢蒙恩留仰諭

聖明未忍捐棄臣多方調治萬一得痊臣尚

可以無去也乃病至今日有不能再延

者夫長至者天地剝復之會也故醫家	診病每視冬至增減之症為入春輕重	之微臣數月來飲食減少明係脾土虧	損當此時而脾氣不復將來春木侵之	必益虧矣臣數月來肌肉消瘦明係相	火熏燥當此時而水不能制將來春木	位之必益熾矣就令臣今日得蒙	恩賜歸解組釋負以從事於靜攝猶恐無及	而況可再一日緩乎	夫臣體官也	七	郊祀大禮而不能與俎豆之役長主大慶而	不能隨升祝之班雖牀褥之上能一息	寧乎伏惟	明主之恩不可勝量顧臣之病勢實是沉重	辭榮養靜未必其生臨事當官徒速其	覺與其使臣在京邸而死孰若使臣就	田里而生	主恩自厚臣命自薄臣之求去非得已也伏	望
-----------------	-----------------	-----------------	-----------------	-----------------	-----------------	---------------	-------------------	----------	-------	---	-------------------	-----------------	------	-------------------	-----------------	-----------------	------	-------------------	---

皇上察臣危亟之勢辭臣哀切之情	俯俞臣請慨然放還使臣得及此時以奉復	陽萬一再生有據則自今不死之日皆	皇上所賜之年也奉	聖旨卿典禮實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	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	為患病日久十二載	天恩早放生還并乞點用部貳以綜典禮既	臣力疾十一疏乞醫奉	聖旨卿典禮實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	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	夫臣之病已深而求去已亟	矣而	皇上猶不忍令臣即歸以從容調攝	天恩父母之恩非臣殫言所能上報顧臣臥	病太久瘳可無期已序之精神難以驟	復已銷之肌肉難以驟生生死間情俯
----------------	-------------------	-----------------	----------	-------------------	------------------	-------	----------	-------------------	-----------	-------------------	------------------	-------	-------------	----	----------------	-------------------	-----------------	-----------------

仰係念臣惟一母母又垂老母惟一子  
子又垂危此臣憂迫之真情諒亦

聖明所憫惻也且臣之此時為身謀則有憂  
生之嗟為國謀則有曠職之懼本部侍  
郎二員左者未補右者未到獨臣以一  
身貳理病懃難支夫使臣拮据部務則  
不能靜攝使臣一意靜攝又不免廢事  
是臣身與部事並交稱病也萬不得已  
乃敢哀控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容臣回籍調治或免職臣暫解部事將

臣部印信別委大臣一員管理仍將左  
侍郎員缺速賜選用庶幾餘生或猶可

起而部務不致久廢矣

為病深時久情迫詞窮十三懇

恩早放生還疏

臣於前月奏為病勢愈久愈深調治百  
方無效十一懇恩早賜生還事奉

聖旨卿典禮寅清朕所眷倚既疾未瘳宜從  
容調攝俟稍痊可即出供職慎勿再辭吏  
部知道欽此臣伏誦

天語不勝媿念臣抱病九月有餘陳

請之疏亦已十二次矣臣今年四十有五蒙

皇上拔擢至正卿海濱寒士初望豈敢及此

前時臣父病亟蒙

皇上體悉速命臣歸臨危相見又獲瞻瞻恩

賜封賜卹臣每念此未嘗不中夜伏枕而泣

也若臣尚可支持不思報效不病稱病

欲自偷安無論

皇上不可欺本心不忍欺即

皇天在上寧容此不忠不信忘恩負德之臣

我臣聞醫書勞瘁而肉脫者難治臣之

體比舊已減十之七矣久嗽而聲啞者

難治臣啞而小愈愈而復啞者又一月

餘矣秋冬間尚賴藥餌以活耳屈指春

陽木氣將旺脾胃土受剋脾氣不能勝濕

力則何所恃而自存乎夫臣所藉以報

主者此身耳若先無此身將何歎身從前

與數隆恩無由報答即稱銜環結草亦是渺

茫此所為顧影自悲仰

天上控者也臣有寡母已迫衰齡頃在鄉

驚聞虛信千里宵征涉霜雪而視臣於

京邸臣母子相抱痛哭兒之不孝使母

劬勞如此母則謂臣途中但望見汝了

不知寒也顧別數月而汝遽瘦削幾不

可識認乎臣病勢如此情事如此一字

不敢欺諛伏望

皇上念臣生元永決之危症憐臣母子相依

之至情早放臣歸俾之一意靜攝但此

身得全異日或有可以報

上恩者而非所敢必也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痊復如何

又有此奏遂遵屢旨任調理母得固辭

吏部知道欽此

為病勢深沈恐誤典禮十四懇

恩憐憫苦情疏

臣於本月初四日奏為病深時久情迫

詞窮十三懇恩早放生還事奉

聖旨卿疾未平宜安心靜攝以俟痊復如何

又有此奏遂遵屢旨任調理母得固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泣病殘微軀致

屢

聖眷自當安心調理豈敢復有塵瀆乃臣心

有萬不能安者不敢不明陳

君父之前臣自患病以來日甚一日肌肉盡

消軟不絕聲痰不絕嘔肺氣已竭脾氣

已傷九月臥牀百方無效日者

福王婚禮遲吉豫聞

又語傳宣臣病未及死敢不趨 命匆匆至

長安門顛仆不吏司官代臣接捧

勅旨宜召中使在朝臣工衆目所見咸訝臣

一病生此大莫重於

君命禮有不俟屢申者而臣中途自廢力不

能安臣心何以自安元旦在即百辟朝

天而臣咫尺 闕庭方當儼肅不能從諸臣

一效舞顰祝願之私臣心又何以自安

且 福王婚禮有司矣禮官宜有執事

而左侍郎尚缺右侍郎未未獨臣一人

尚館部段今臣病經一載瘦削如此豈

敢於兩月之內遽望痊安若於此時不

能強起部中又別無官豈不有誤

張月共

朝廷之事則臣之罪益大則臣之心益不

安矣伏乞

皇上念臣真病真情並無一字虛假

俯容臣回籍調治早還賢能以襄典禮則於

國事既濟臣命得延臣犬馬何足道或不

孤

聖明二十餘年作養微臣之主意耳臣無任

激切待 命之至

為病勢危篤苦情可憐十五懇

恩速放生還鄉

臣自患病經年猶扶掖親部中文書昨

正月二十四日愈押忽然一陣痰暈半

落於地尚不自覺已而稍蘇乃始自驚

而自憐也臣自入春以來痰嗽日增元

氣日損飲食日少忝養待盡嗟啞不能

出言手顫不穩有字觀臣之面猶三分

似人也解衣而臥其體危羸憔悴已全

不似人形矣臣生常理何足深惜獨念

張伯集

堂上慈母將逝七旬抱中稚子未及五

歲俯仰如此懸書可知伏願

皇上憐而放臣臣驥兩萬一得愈猶是

陛下之草莽臣也不幸而死於故鄉亦冀

陛下之恩不朽臣病危神亂不知所云

為病危職廢情苦詞窮懇乞

天恩別簡大臣管理部務

賜臣生還以延殘喘疏

臣自入春以來瘦弱云甚聲日啞痰日



稠飲食日減神思憤亂動須人扶臣之  
病懼加於春而今果加矣見者皆駭而  
醫者却步矣臣不能視部事兼押用印  
者二十餘日矣

皇上未忍遽聽臣歸不知臣今不愛不得歸  
而憂不及歸也伏乞

別簡大臣一員代署部事仍許臣回籍調理

則

皇上始終恩遇臣生无供當不朽臣伏枕陳

宗伯事

奏

表

情不勝迫切惟

皇上哀憐之

為病勢十分危篤母子二命相連懇乞

聖慈憐憫拯救疏

臣自患病以來請告疏至十六矣

皇上未忍放臣蓋猶謂臣病尚可生耳臣病

半月以來十分沉重蓋因勞瘁之病虛

弱羸瘦肌肉消盡氣血耗盡臣之在世

捱日而已臣母年近七旬因愁成病若

臣有不保臣母何以自存懇乞

聖恩早放臣歸臣及生前與母還鄉臣即不

起尚免臣母怨苦異鄉或致不測也

為病危懇 主恭遣微言懇乞

聖明省覽大修德政以慰輿情以補永報

深恩疏

臣自患病患遭一載生手受

恩隆重無可仰酬今病且篤矣古大臣當有

遺疏而臣已齋牘一字未成謹取臣病

狀

表

中未上疏補綴上之仰惟

皇上在位三十一載矣自古帝王即有享國

長久未有歷三十餘年而方春秋易也

際中天之運如

皇上者也主勢尊國勢強中外無隙東征西

討神武赫然五子同日受冊同日加冠

麟趾螽斯之盛皆前代所未有天既尊

陛下為中國之一人又攝

陛下為千古之一帝

陛下永念此意何以報答歷考古帝王臨御  
既久或以治久而生變或以時亂而生

悔歷年既多則大亂大治生焉臣願

陛下穆然自省所行盡是耶則三十餘年

固

陛下特盈保泰之時所行未盡是耶則三十

餘年者亦

陛下回心轉意之時當此壯盛之年正是理

亂之介若不將大小政務整頓一番中

臣

臣

臣

臣

外人心收拾一番日復一日盛年漸壯

蠱壞益深即欲挽不及之勢於倦勤之

餘亦無及矣

陛下天質英明神謨周到但未必盡用之任

人行政吃緊富用之康故朝政猶未肅

吏治猶未清君臣上下之交猶未孚而

天下人心未盡欣頌耳

陛下試自省高明英斷比之前代諸王何入

不如若問政事民情可方何代臣願

陛下奮其英畧卓然以整齊天下為事以副  
上天為厚寵綏之意請畧言其弊夫朝政未

肅者病存人情之情臣比見人心怠玩

網紀陵夷令多稽緩事多廢闕彼此喜

相仗上下不相責議少成效人無固心

即如

皇上批答間有不時或欲慎重以示不輕或

欲標舉以示不測有臣不曉此意直謂

可緩可急可作可置

臣

臣

臣

朝廷緩之誰肯急之朝廷置之誰肯為之

蓋政事是朝廷政事若朝廷不着緊嚴

然主張於上則任事者進於招搖執法

者易於招卷和率偷公自便過一

事則曰我非不欲為此未得

有耳建一言則曰夫業已言之矣如

留中不報何如此則是與臣子以藉口塞責

之地而廢弛之名反使

朝廷當之臣以為天下之事寧使

君父疏上必報明示可否疏下即覆顯立期

留中以激弊端則所以振天下之情而歸之

整肅者也更治未清者病在士風之拿

夫人情所趨者利也欲利而不韋

畏法也懸法而不能使人親法

而莫敢不肅者畏官也故州縣治

卷五

轄州縣總以司道為之紀綱大約一司

道所管有司常不止十人司道有人則

十人皆奉法矣伏覓此時司道之誤不

下五六十人而其他以公事馳驅

遷未任者不在此數則是司道之缺者

常近百而有司之無所束者常近千况

藩臬既苦於無人而郡守半幾於空署

有司既無人管領無人查考廉者不勸

貪者不懼非卓然自立者則相率而乘

陛下但知慎重爵秩予奪自由豈知一官缺

而一官之法廢一官之法廢而十官者

皆無所稟畏矣臣以為宜速補天下兩

司及郡守員缺仍諭以檢察所屬期共

登清要於三年之後計所釐正幾何激

揚我何以為黜陟則所以革吏治之貪

而歸之澄清者也君臣上下之睽者病

在形跡之疑夫事有所不行者疑其事

樂伯集

也人有所不用者疑其人也

皇上明睿原出羣臣之上羣臣心計不一豈

謂盡無可疑

皇上所疑委亦有時而中有一二中具遠以

疑為常始因一端漸及衆事始而疑端

在事既而疑根在心今合在廷之臣舉

措稱

上意者幾人一歲之中

上所點用卿貳大臣衆臣慮見疑之勢

巧者益自彌縫以蓋其所短深者遠避  
嫌疑趨起而不歎前誰肯挺身以任

朝廷之事若

君父推心任人有缺即補以官有官即責以

事羣臣無可顧忌展布四體以幹王事

縱使才有長短其意常欲向前夫使人

人盡心人人盡力國家之利孰大於

此唐德宗時猜疑羣臣人才消沮及遇

患難無人可託乃知天下人才用之即

蔡伯集  
卷五  
主

有不用即無信之即無人可疑疑之則

無人可信臣請

陛下明詔羣臣從前上下相激以致不能無

疑一體君臣有何嫌忌自今以往當復

坦然用舍因廷論之是非當罰付已成

之功罪羣臣亦各洗心滌慮精白事

君有事寧直陳有過寧引咎不得欺隱回護

以開疑端亦不得彼此猜嫌致成傾軋

周防盡撤表裏洞開則所以釋上下之

疑而成奉交者也其要莫急於收人心  
大凡人情既有所歸人言原自難奪惟

英明之主自知而自斷之可以

皇上之英察平日於人之賢否政之得失天

下人所未知者

皇上知之豈以今日小人聚歛之禍小民然

苦思亂之情天下人皆知之而

皇上反有不知者乎百姓是

朝廷赤子假令朝廷取財猶聞痛癢猶如

蔡伯集  
卷五  
主

斟酌今一舉妄之中使中使聽之參隨

此輩於民有何情分長何法度但有一

分可取之隙有不盡充囊橐而更留與

百姓者乎百方取財苦總歸於百姓萬

人得利慈總歸於

朝廷當此時而尚有吝吝泥於千萬世而

下誰肯諒

皇上此心者夫前代之易亂也其前王功德

淺優王福力薄也今取民數年而亂未

形者

高皇帝之功德大

皇上之福力厚也如人當壯年起居失節漫不經意及至遲暮百病相乘總有良醫不可救藥古之治者藉民心以不亂亂者藉民心以復興

陛下奈何以二百年固結之民心而一旦令其渙散至此乎古稱成湯改過不吝非是聖人無過惟聖人乃能改過耳漢武

帝垂老而悔唐德宗經亂而悔若不老不亂而悔者千古更有何人古惟成湯今惟望之

皇上耳皇上以聖主當成年一日不悔即漢唐一日悔即堯舜非敢為妄說也前代欲為堯舜者在積累其所不足

陛下欲為堯舜者在立治其所有餘以臣前所陳者惟君臣上下之手稍需歲月耳章奏可一日發缺章可一日補百姓所

不便者可一日顧也

陛下奈何憚一日之發憤不以成一世之業

立萬世之名乎臣竊入春病危旬日以未不可復起思繼

聖主伏枕強書燒及數語便已困憊即復置之置之而終心不難自己蓋十日始成此疏其語無足採而其情有足憐者臣言止矣臣終無報稱之日矣惟

聖明留意省覽臣不勝嚮慕感仰望之至

宗伯集

卷五

六

宗伯集卷之五十九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

北海馮琦用報著

論

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

善謀國者必慎君心之所由起君心起於知而成於一念畏為興資一念修為敗資非一念足興敗而極此一念則興敗分焉吾畏其卒而怖其始不先其未形折其將萌待其敗而後救駭而後圖則已晚矣是故能臣獻政於上安直臣弼違於既過智臣識幾於將動蓋臣等未敢忘志欲定幾矣且不

欲移於彼禍成不發發於彼不發伏於此夫是之謂謀國之臣宋真宗時稱極盛已景德數十年間內督充陳閣官學郎郎同舉災傷亦歲時常例至孝文靖為相輒聞而輒奏之斯亦勤憂勞天子者及語王文正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馮琦得符天禧之問出後漢文靖之規遠也夫人主生深宮之中

不離茵席之上成業繫於累世什資取於四方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勞未嘗知懼又況六合為家羽檄不馳將鼓不鳴桑麻遍野露積充溢內快心於勢之是自給而外騎志於時之無可憚彼其視天下國家曾何足為我難者其無乃寬然而有侈心一有侈心而天下弊端從茲起矣語曰侈惡之大也夫侈於事其患小侈於心其害大何者事有方而心未有極也譬之亦然惟所導之則有侈

宗伯集卷之六十

二

於欲侈於遊侈於居侈於功侈於福澤則於是乎長袂利屐進驛裏戲驛神相梁建寧之役興大宛月支之使者出郡時雍祠建寧某五城三神山之屬庶幾過焉始不過幾幾方寸而後乃舉聚海內外以舉此方寸之心而不足入主惟無侈四方亦相與則而象之天子傳之左右左右傳之藩鎮藩鎮傳之州牧州牧傳之鄉吏然復及民民欲弘侈衆貴繁興遂未商賈矜子母耀鄉里間左少年

臣才使氣任俠無異弄蛇富厚耶則亦不  
且智盡能索慕所不如難以天下奉人主之  
侈心既且以天下奉天下傷心而益不足天  
下之勢至於不足而國費又不可平省則不  
能無重歛重歛不能無重法重法不能無重  
怨天下有此三重者國必大傷夫安知吾一  
念之極使四方人至此也人非顯愚誰肯以  
四海之大累世之業以徇此方寸之侈心彼  
國實不知耳夫其端居高拱處深稱聖人主  
固然其無足惟朝廷置公卿輔弼之臣亦惟  
是朝夕獻善敗於王所豈其矯太平虛名為  
一切奉行故事彌縫顧忌而不以上聞且大  
臣而不使人主知四方艱難天下更有誰能  
使知之者天下豈有欲言而不能能言而不  
敢敢言而不得得言而不欲則陳閭閻疾苦  
道田野情狀吾既不敢望之小民不敢望之  
小臣不敢望之遠臣又不欲望之嬖幸貴近  
臣然則微大臣無責已大臣者既已任天下

之責則不能不憂勞天下與其求之天下則  
不如求之人主之一心求之人主之一心則  
莫若使之有所畏而無所侈使之有所畏而  
無所侈則莫若使之知難所謂難者曰王業  
艱難天步艱難而此兩者則自四方之艱難  
始故辨早在道豈鴻在野芋菽不充蘇糲不  
給吾必使之知其饑被苦蓋臥荆棘襁褓不  
完蒙犯霜露吾必使之知其寒裹履坐甲枕  
戈待旦整山塋谷暴骨草澤吾必使之知其  
勞苛請它比鍛鍊周內時天捨地斷肌刻膚  
吾必使之知其急捐親戚去墳墓委道路廢  
叮嚀澤葵依井荒葛盲塗吾必使之知其難  
揭竿棠呼庚癸伏濱池依崔蒲作氣無聊叫  
呼山澤釋耒帶劍走死地如驚吾必使之知  
其危其視群麟神雀芝房雲英之瑞直鹿秦  
國植無足知於人主惟是四方可驚可愕可  
憫可涕之狀是進是御是臣是弼此豈後操  
此區區危懼求誇人主念之無所誰何者哉

天下所視治亂者在人主一心可以天下泰之則不足以天下檢制之則有餘夫一夫向隅滿堂動色安有天下陷危而人主不動念者亦安有念天下陷危而晏然不為所者必且穆然深思淵然遠覽宵衣而起當饋而嘆則必不忍飲四方之憂以為樂飲四方之勞以為安飲四方之咨嗟太息而以為豐亨豫大太平無事夫然後驕佚之心折荒淫之樂絀後官不敢闢牧而豐饒笑糟丘酒池虛為林奔秦隴之材不浮於江張放李明不在側長平冠軍之校不遺新垣平文成五利之屬不進以照臨百官風示天下天下亦相與則而象之故朝廷無浮靡之閭貴幸無僭擬之誅守牧無貪黷之辟閭閻無誅求之擾禮義自生刑政自清甲兵自軍溝洫自平浮蕩自耕如是而國不治天下不安者未之嘗有其效始於人主知四方艱難而大臣能使知之也昔太宗侈民物繁盛呂文穆避席以都門

外饑寒死者對上默然為已變陳怒為三司使有心趣上中外幾穀數怒以為天子富春秋恐知府庫充實生侈心不進也蓋老成深慮類如此王子明豈不亦稱賢相哉猶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蓋至天禧之末而始嘆李文靖真聖人彼真宗之侈不在天禧而在祥符之始不在祥符而在景德之末景德之末邪說已入君心已侈大矣不早先其未形折其將萌及侈德已成欲進一言不可得則豈非相天下之炯戒哉戒之則莫若使知四方艱難而惡以為四方何艱難之有如君相者乃稱艱難耳匹夫匹婦得一金不知所積彼其欲易足而求易給即不然亦安住不得貧賤者而君與相以天下為家天下一人不得其所者且壅將而莫幸焉蓋四方各以一人艱難為艱難而君與相以四方人艱難為艱難此其難易相去遠矣書曰右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與臣自知其艱難也即四方



孫子兵法卷之六

軍事篇

善將將不任而任人任人而棄其自任  
然後可以責成功夫安危非可嘗試也生死  
存亡非可計也入而謀之出而謀之非可  
恃而用也謀當事成則議功謀失事敗則  
議罪必規其形必製其情非可以分而任也  
故明主不越國而謀智士不離局而議夫以  
安危存亡之事明主豈不欲自謀之而衆議  
之顧獨以為業已掃境而屬之將彼於事近  
我於事遠投之以計討至而機移臨之以命  
命達而局變違之則拒命從之則敗謀從亦  
失不從亦失與其自任而至於兩失則不如  
任人而聽其自任之為得也軍中之事皆由  
將出請中師尚父之旨蓋有主權有特權然  
將權待主權而重將權者主權之所假也所  
假者重則假之者可知也奔走禦侮固吾國  
也股肱羽翼成威种也輕特權者輕主權者

也輕之之說有二有輕其事而輕之者有重  
其事而輕之者平居無事以國容為軍容以  
軍事制戎事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舍  
之者若無用不舍而若舍者此輕其事而輕  
之者也及其有事多徵兵而慮其寡傳求將  
而虞其缺又設之貳以偏之立之監以參之  
衆中投計畫役旁設議論以持之此重其事  
而輕之者也夫輕其事而輕之是謂無將重  
其事而輕之則無人非特無人非將其究乃  
與無將同夫將所仗者威也所布者令也所  
執者法也所假者權也威不兩立令不兩行  
法不兩尊權不兩重劍有兩刃而無兩柄弩  
有連矢而無二粘兵有三軍而無兩將自古  
及今未有兩而無害者也兩心相御兩力相  
乾兩刃相切兩股相設官屬得以左右其祖  
軍吏得以陰陽其術而士卒亦有親有視  
朝議亦且聽樂有與彼與此為二中與外為  
三持方自餘皆庸之不暇而何暇惟敵是求

宋史

卷之三

九

我者故國之危微有三而強請不存焉軍之  
敗微有三而勇怯不存焉君不知將而寄以  
事懼其不任而伐之謀謀成於此而下不相  
應者國危吾願有所出事而實無成算以虛  
策自居而取成於下下欲副吾策而不能欲  
自用其奇而不敢上下一無策而交相助者國  
危權無統紀以利害為常論無定衡以多寡  
為勝敗舉交據而誅賞不平者國危事有二  
柄柄有兩持討成而多撓公下而數易如是  
則軍疑軍疑者敗將不敢專制而內諸內請  
又不能獨斷而衆議人多不能無生得失  
得失則謀能謀泄者敗以人之死爭勝而將  
不能制死命以臨之進死退生人誰求死且  
前且却法不必行如是則軍玩軍玩者敗若  
是者何也事有所由起功有所由成罪有所  
由出事之由未得所歸則功罪未可定而定  
未可齊也是故國有可易之將而將無可  
奪之權吾業以事任將矣反與所不任者

宋史

卷之三

十

之任者一議者有勢必及制于所不任彼以  
不任輕而此以見議輕是兩輕之道也業以  
見議內不能無勦而猶使尸之勢不得不取  
程於議議多而莫適從則並存以義無失晉  
以無策敗而今以多策敗是兩敗之術也知  
而論之與臆而論之同臆言其所知與言其  
所臆異情當事而譚利害者要在利害之中  
情形現乎前而生无迫其復不患其慮之不  
真也而患其說之多蒙也夢說而譚利害者  
心在利害之外夸言煩稱以為高而不愛其  
終毛舉苛論以為公而不與其禍期于覺聽  
不期于當情不患其說之多蒙也而患其慮  
之不真也持發聽之談掩當事之慮則談日  
煩而無言情數變而愈蒙蒙不已而欺蔽逾  
滋議不已而毀譽王起始於為國漸以自為  
及其自為之極則雖王敗國事而不恤總之  
起於人各操一心心各橫一事也故使人以  
為國之事自為則無不敗也使人以自為之

心為國則無不濟也何者天子之謀未有如  
自為之工者也明君能將必使將自謀之自  
謀之而自任之自任之而自賊之昔者漢王  
將韓信而使信自謀之信請北舉燕趙東擊  
齊與漢王會榮陽已考其成功無一語非酬  
也攻祝阿收富平東擊張步耿弇實自謀之  
蕭王亦以為落落難合已考其成功無一語  
弗酬也使兩人言之以授他人未必效他人  
謀之以授兩人亦未必效何者謀自己出則  
不敢不盡力自己出則無所愛也唐之賢將  
莫如臨淮汾陽兩王將李則勝將郭則勝以  
李代郭則勝惟以兩人並將則不勝蓋之九  
節度則蓋不勝獨將則勝並將則不勝者何  
也前之軍事出於一而後之軍事出於二也  
世之將畧未必如兩人忘私却獨國難亦未  
必如兩人即如兩人亦已不能無敗則勝負  
利鈍之所由畧可觀矣蓋天下有不可假者  
有不可不假者有不可分者有不可不分者

不可假者器與名而權則不可不假不假則  
國無重將將有侵權不可不分者權與事而  
官則不可不分不分則人有侵官官有侵事  
所謂官者或在事之內或在事之外事之內  
與事之外不相徇也凡謀事則事之外者效  
謀而事之內者裁決而錯事用惟將不用惟  
將獨明獨斷獨材獨來而後計畫可定也成  
功則事之內者效力而事之外者覆覈而行  
賞功惟將罪惟將公是公非公于公奪而後  
賞罰可明也故兵有勝於原野有勝於朝廷  
勝於原野者先善策勝於朝廷者先賞罰賞  
戰信罰誠必則君可以得死力於將而將可  
以得死力於士卒故將權者待主權而重者  
也世之將者吾惑焉行軍料敵銷萌厥難若  
皆以為非吾事也全無係妻子與夫中有所  
憑外有所營則盡以為吾事也故有將事而  
無軍事其人在外之外而其事在內之內假  
之以結納之費養士則何士不附以窺賊之

術料敵則何策不工乃令人主宵旰而憂拊  
輯而美乎軍事當自將出將事當自將將出  
將之事勿使自內出也將將之事勿使自外  
入也故曰凡軍之道莫貴乎一而又曰天下  
之政出於一則專主權重將權蓋必有本矣  
果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威不庭備非  
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為七校  
唐之府兵更而為彊騎此二代者皆當承

孫伯集

卷之六

主

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  
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  
制因以遂壞何也我國家統兵於五府  
練兵於三大營權輕重強弱虛實之說三  
熟也後更為十二團營又更為東西官廳  
已復為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漸煩矣  
有議法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  
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  
做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

以習行陳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強根本者  
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為兩端分  
與合為兩端出與入為兩端且議增議減  
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各安  
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倘兵有紀律以庶幾  
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  
著等之

孫伯集

卷之六

古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有祖宗  
之制有祖宗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  
也夫虎賁七萃宿衛京師左偏右承中  
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  
申賞不遺賤罰不降責祖宗之法也故  
國不應重兵不處勝民不處危今不處  
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託以行若不  
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  
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  
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  
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

而調之郡國壯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  
輔兩軍相為表裏而相制伏焉後世計  
至深遠也自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  
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  
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  
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令將以出事  
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也至  
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於是一切召募  
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  
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殫  
然漂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靡浸廢  
蓋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觀其害也何  
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  
託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  
將將法高帝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  
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  
弊而遏之以至於所由起補其漏彌  
縫其間而又無所侵撓於其間則南北

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  
輕徇一時之見一人之議故其始也以  
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識祖宗之制其既  
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  
也祖宗之制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仰  
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為也我  
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  
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  
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  
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  
不能無引而急就土木之役幾不能軍  
故於蕭愍更為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  
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志中  
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大抵兵  
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  
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  
文景而弊至武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  
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

法至高中而弊盡開免而變變而復弊  
天寶受之當唐之中葉勢不能復振也  
我朝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而變

而復弊正德中受之會當

皇帝中興之運猶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為三

大營天下乃始復見

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史朝白羽果貴  
饒亦與

二祖將將將兵之責符焉而天下玩愒又弊

實深

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至於奉二  
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  
而不精也為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豈  
害不深也簡精銳為團營而汰冗者為  
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銳為  
正兵而汰冗者為備兵未幾而正兵猶  
備兵也嘉靖中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  
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

以今之將將兵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  
也為夫汰之不可為之說曰實行伍實  
行伍不通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  
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上其半授其易  
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  
可據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  
清勾之令下而吏以為市一兵未具而  
民已擾矣徵解既至而軍尉以為市圖  
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且夫以今  
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  
為夫汰之不可增之不可為之說曰重  
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  
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  
人非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  
士心而獲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即  
國家推赤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  
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  
得而合也為夫合之不可則為之說曰

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  
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生三提督  
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  
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為且夫以今之  
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為夫  
分之不可合之不可為之說曰京兵之  
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戍邊之議夫邊  
且奚以此為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  
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享兵德哉  
之為數十年來曾有太建旗數營一血  
戰者乎與猶未也冒於何有且夫以今  
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止也為  
夫出戍之不可則為之說曰入衛京師  
以強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  
邊之卒列郭而守今簡以入衛虛門垣  
守室與庸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也正  
德中邊將嘗入奏所謂四外家者交通  
宸衷禍機不測覓者謂彼是京兵脫弱

而恣為橫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  
則兵不可符而入也夫所謂今之將者  
何也謀帥必於熟習則其選太監也協  
理以旬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  
選太輕則其令不行也部將之屬太濫  
則其弊難覈也所謂今之法者何也威  
為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  
為之禁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  
為之舉劾而不程其職則其聽紛也繁  
為之賞罰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也故  
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學必且掣  
肘必且玩日必且視隆必且剝軍以自  
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且違於法之外  
必且舞於法之內而  
二祖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  
議者觀其一不觀其二觀其末源不觀  
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機各議出  
錢入取數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

增則益冗職減則益別職令則太重議  
分則太輕議出成則滋勞議入衛則示  
弱使目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愈以  
不振故愚以為以今之所用今之法無  
從而可也若以

二祖之法而令之將即無往不可也夫五軍  
者

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

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微我

二祖營孰法哉

高皇帝諭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  
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一日忘也故  
以飭武備

高皇帝法在也諭陸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  
令不可姑息陸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  
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

高皇帝法在也諭趙宗等曰軍出行伍不可  
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騎士弓弩各為

部分將士若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肅  
軍紀

高皇帝法在也

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為國敵敵必養之有  
害而無獲愈得其力無以四方無事將  
士家是不用也故以體將士

文皇帝法在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步  
以罷弱應數所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  
缺伍者率所管官俸故以嚴軍伍

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  
進退無不如指顧謂力賓曰節制之師  
庶幾可用然服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  
輟操練也故以勤訓練

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為議不  
若取府之載而條奏之稱法者與其自  
為制不若取象闕之憲而申布之有所  
過佚吾數明之有所廢闕吾致行之有  
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



如此則

二祖之法必行

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嗚呼今獨不得  
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牙何以取取議制為  
我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  
變法甚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  
貽後人後人舍其所甚易而圖其所甚  
難則胡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彼武帝  
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為厲階況

宗伯集

卷之六十

夫法之不行而議祖宗之制者我蓋恐  
陽有凌雲臺焉宋木輕重無錙銖相負  
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  
帝文以大木而棟說者謂輕重力偏故  
也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管制者皆  
凌雲臺之類也

宗伯集卷之六十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

北海馬時用撰著

策一

同書稱禹作司空讓於稷契皋陶而孟子謂伊尹自任於天下之重夫舜之初棄天下不無事矣禹何以不遽任而讓尹之登用豈真無可讓者而獨以身任之何際清恭之命讓於羣卿縹上之蒐羣卿皆讓讓太尉而舉所不如者三人讓開府而舉所不如者亦三人此皆古所謂讓官者也顧其所讓者豈盡出於君子上而斤斤稱其長以下之斯不亦近名而遷於情歟先零之反則防無如老臣澤黨之投則諸躬自督戰登關之投力主親征汴京之投獨絕却讓此皆古所謂任事者也當其時盛衰之機豈盡非足而確然觀其初說雖事奇而義不異於古則雖舉論者與夫任則無異無讓讓也而無任任與讓不其兩

妨歟古人則必有所重矣而後之君子移其任於官移其讓於事是以人鮮幹節事無成功今欲矯世勵俗俾讓不迫名任不近利以庶幾古君子體國之誼其何道而可

吾觀盛世君臣僚友之際何其相符聯而相信焉也其君與大臣合而無二三也其大臣與百執事合而無爾我也具大臣百執事與天下國家合而無顧慮也爵祿名位懸於朝廷以朝廷之官官朝廷之才何必在人亦何必在己進退出處關諸天下以天下之心處天下之事何必於任亦何必於讓此蓋臣之上忠貞士之茂觀而伯禹伊尹所以為萬世立極也夫舜之命禹則讓矣稷契之衡當無出禹上者而禹何以讓誰時洪荒始開天下多故賢之治室然羣工未鵠羣材未具而曰一身任之者無是理

也尹之相湯則任矣行施之倫豈其無可讓者而尹何以不讓惟時曷喪與豈民朝夕急譬之桎溺然寒寒濡足惟力是視而曰待人焉無是理也故禹之讓也其所以任也尹之任也無害其為讓也蓋任與讓未嘗出於二也世降而下而此兩端者始分矣原季之高卿也讓於孤偃讓於先且居士句韓起之時也請從伯游辭以趙武陳蕃讓太尉則曰

信曰

卷之三

不愆不忘不如胡廣七政五典不如王暢文武無實不如李膺平祐讓開府則曰季節高亮不及李喜潔身寡欲不及魯芝莅政弘簡不及李胤書稱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則諸公近之而催之三德軫之三賞皆民譽也衰其最優乎以廣恭色類詞取容於世而蕃固悅而舉之何也讓則讓矣而所舉亦大不任矣予是之役趙充國請自將而先零服伐蓋

之師果度請自督戰而元濟禽澹湖之寇寇半獨主親征崇制專決而中國之氣伸汴京之國李嗣獨繼和議二意用兵而南渡之社稷存易稱王臣塞塞匪躬之故則諸公有焉而不貪小利當為復法忠臣之應斯阿達矣充國其最懿乎準誠有社稷功乃顧震而矜之以藪同列任則任矣而自處亦大不讓矣蓋古之讓與任出於一而後世修士主讓

信曰

卷之三

四

材士主任立功之士主任立名之士主讓於是讓與任始分而為二雖然復固未嘗飾其不讓者為讓而持其不任者以任也也有所辭無所取之謂讓若夫說於心讓於色恬於勢競於名則是以不讓者為讓而君子不謂讓矣有所負無所撓之謂任若夫喜於有事疎於料事果於生事昧於成事則是以不任者任之而君子不謂任矣君子之所謂讓者

有四所謂任者亦有四有度德不如而讓者有度才不如而讓者有廉則同心出則共濟欲以相讓而讓者有進則不足退則有餘善用其短而讓者故辭子莊之招避上卿之禮則讓班也惟君之訓惟二三子之力則讓功也治內不如種治外不如蠹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過不代帥以受名則讓名也四者乃真讓已有度其理當為而任之者有度其才可以為而任之者有度其時其勢可為而任之者有其時其勢已無可為猶且不避而任之者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則無間難易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無間勞逸也思欲歸已志將誰歸則無間恩怨也苟利社稷稷先生以之則無間險夷也四者乃真任已世之治也其君子自以為不足其敵也自以為有餘世之治也其君子以天下事為事其敵

也以身事為事以天下為事則任以一身為事則不任自以為不足則讓而自以為有餘則爭爭之始猶曰爭事也事事不已則併功伐而爭之爭功不已則併權勢而爭之爭之而得也則據其坑背而奪之爭而不得也則設為坑窞以排之始於爭事卒於爭利國勢之必至者也不任之始猶曰畏事也畏始事之難而託為高讓以避之畏後事之難則假示不專以諶之成與敗不分而恐其屬已也則冒為異同以阻之成與敗已分而忌其形已也則持其短長以中之始於畏事終於妬能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又有巧於此者則以古人任事之心移之於官以古人讓官之心移之於事將為名高則讓之將為厚利則任之陰為厚利顯為名高則陰以任而陽讓之始為名高終為厚利則始以讓而終

任之利大害小則就之利小害大則去之無利無害則漫焉之以塞觀望而曰我無所冀也有利有害則少嘗之以卜可否而曰我無所避也簿書筐篋則曰何足與治吾任其大者而當難危震懼之衝則首縮不敢進也辭受取與則曰何足傷廉吾讓其大者而廢去就進退之界則內戰不能斷也嗟乎三代而下士習何其紛紛耶則豈非君臣僚友之間物我町畦欣厭意氣有不能相忘而相信者此任與讓兩無當而兩無佐於國家之急歟茲執事慨然欲矯世俗反天下以純臣體國之誼愚以為純臣之誼辨其為同與否而已一身之中乎當之行無所不役使而不言任焉一家之中兄友弟恭無所不揖遜而不言讓焉此無他一體故也今朝廷之臣孰非一體何人何我何任

乃上下入我之間不勝彼此形骸之隔而沾沾讓任讓之名跡意者其非純臣之誼乎純臣者其視天下國家猶一身也其視君臣僚友猶一家也故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讓也即獨知獨處絀衆議無所用我慮其勞人慮其逸亦何必非讓也決大謀定大議所以任也即弗躬弗親而舉賢者以自代我休其端人竟其事亦何必非任也協恭和衷師師濟濟所以讓也而此章彼彼彼可此否如王味不同而和八音不同而諧則雖無讓之名可也鞠躬盡瘁殫其軼事所以任也而老成持重坐鎮雅俗操無事之智貴不可見之功則雖無任之名亦可也故所貴乎大臣者惟其心之純然為國而已其心果純任可也讓可也即不必於任不必於讓亦無不可者彼其君臣僚友之間合也苟無是心則讓為近

名任為道利雖取古人之已事而一一  
就之偽乃滋長矣彼其君臣僚友之間  
離也故上下人已合而無間者任與讓  
所由出於一也有間矣而其離也不勝  
其合任與讓所由出於二也間有合焉  
而不勝其離不任不讓所以成而二也  
離而無復合矣而外示以合之跡轉移  
於任讓之間假近似者以濟其私不任  
不讓之極所以併而一也故夫離合之

端醇偽之首千載上下可覆說也故愚

以執事之問而深有感於古今君臣僚  
友之際也

問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詰四方蓋  
其重也而說者稱帝王之世口不煩言而  
治令行禁止見謂伯者之餘謀王政弗急  
也然歟否歟二代而下惟漢近古有詔書  
下山東而父老扶杖願觀德化之成者有  
望書下西河而遠人驚以為天子見萬里

外者操何術而致是也彼其主勢最尊國  
勢最强誠以今在必行而已廢格法至重  
而其臣乃數封還詔書何以得不罪也甲  
子詔書盡蠲除之此不亦反汗歟又何以  
使令必行也自帝王之世已不能無升降  
而或以為漢之詔令幾於典誥則又何異  
也夫以神武定天下無如我

太祖高皇帝而文治之盛無如

宣宗章皇帝時洋洋

聖訓在

寶訓者惟修公布令為兢兢其大猶可得而

具陳歟我

皇上神明懽悌紹麻

聖緒夙夜憂勞天下蠲租賜賑及諸所興建

釐革詔書下天下皆前所為以為帝王

不足件尚何論漢然而

德意不盡宣法令不盡行其原安在議數陳

令數下則興玩而聞矣欲重

部令柯通而可諸士其昌言之

唯人主制令於天下而後人主重唯天  
下一粟於人主之令而後人主之令重  
故布令陳制吹喧鼓舞以震耀遐通者  
威王之要機也夫寬貞度設誠必行以  
仰副德音者蓋臣之極忠也蓋上德不  
令其失能令其失煩令其失忘令其失  
不能令至於不能令矣矣易曰既有風  
振后以施命誥四方令不良重矣哉不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觀之風乎風之發於青蘋之末也宜實  
墨墨耳及其披拂四海猶揚萬有也書  
者惕謹者解固者起其震憾擊撞亦足  
殺萬物而不屬蓋微莫不稟令於風令  
也者君之所以風也日月遊代雨露霜  
雪遞降而不能一日無風世有升降道  
有勝敗而不能一日無令世儒閑於大  
較以為帝王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行  
禁止耳則何遽責人以無為之理乎夫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令必行禁必止誠不違憲治然亦有令  
不行禁不止而可以治者乎司馬法曰  
有虞氏大戒於國以是知未嘗廢令也  
商周之誓不從有佚罰不迪有顯戮以  
是知未嘗廢法也夫治不能廢令令不  
能廢法則從古以然矣三代而下惟兩  
漢最稱近古詔書下山東廢癰策杖願  
見德化之成者孝文也而奉詔不勤勤  
民不明則責有司之奉行者急焉豐書  
下西河述人咸驚以為天子見萬里外  
者先武也而千條萬端臨事勃亂則責  
將吏之奉行者嚴焉是故御史大夫下  
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廢  
守無留令也誤宣詔所察過詔機詔不  
如詔各以輕重被法無廢令也有不便  
則大臣請之如丞相嘉司徒意封還詔  
書是也詔下則無敢阻撓也有不當則  
天子改之如甲子詔書皆蠲除之是也

窮之禍則所以修令者何審也

宣宗章皇帝深仁厚澤身致太平其諭侍臣  
有曰治天下以信為本朕每詔令必求  
可行可久而後發不然徒失信於民耳  
則所以布令者何慎也

皇上踐帝王之英嚴法

祖宗之麻烈 詔書每下方內皆祈祈焉愚  
生即記在草莽誠不敢自處漢市採下  
竊以為

未革則無敢不承用也使其意氣為而  
不應視聽一而不二規摹闢而不偏肯  
獨簡而不亂主勢最尊國勢最强固非

唐宋所敢望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開  
義於典誥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  
豈不諒哉夫漢事其區區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英謀神斷手開一代其翰羣臣  
有曰凡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  
後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善亡

皇上天下聖主也獨祖焉服機微幾先海內

有不安其所者為之惻惻於懷

皇上於德令可謂渥矣政不二門威不措貸

操太阿而制海內之命

皇上於政令可謂斷矣萬方輻輳歸命

天子禮褒之長稟正朔受纓縈而稱外臣

皇上於威令可謂行矣救房之威尚主之貴

一柱議論立見切責崇山幽都何可偏

也

皇上於法令可謂無赦矣然有憂勞天下之

心而德意不盡究有獨御區寓之柄而

憲令不盡行威伸於遐遠而玩愒於華

駿法行於貴近而抗法於愚巧上布令

以名而未嘗課令以實下不敢設令以

文而敢設令以意蓋其弊有四請遂正

言而無罪可乎 國家急於用言切於

求理朝進一言覆而行之暮上一議覆

而行之可否異論則隨可否而應之彼



此互執則合彼此而存之如此則上下相拘上下相拘必不行矣我言之而以必行責人則以爲使人言之而以必行責我則以爲不便蘇人之說而加詳則以爲自便無不便蘇人之說以求勝則又以不便掩二便如此則前後相及前後相及合必不行矣留今者罪重令

者罪令自

朝廷下令至於有司然何時矣未布於衆

六

六

上

內都邑已然矣彼是即邑之援則復何急焉未布於他郡國矣雖已多矣彼見其怖之疑則更同急焉一令行中以視已已且儼然一事既已則諒甲甲且復然如此則遠近相從遠近相伏令必不

然矣官官申飭矣不逾旬而如故

詔旨詰責矣不逾朔而如故問之在內曰都而置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贖而徧於津吏矣問之有司有司未有効問之百

六

六

上

姓百姓不知也如此則虛實相冒虛實相冒令必不行矣此四者令之所由不行者也然今之不行非獨下不行也木之曲者不於其影也又非不行之日而後不行也弓之折者不於其盡也故其端在上其制在始聖王之治天下莫如重令莫如審令議欲廣斷欲獨擇欲虛行欲果議之始必以問王者度人情揆事理議不審則王者得而駁正之議既

力則

朝廷隨而賞罰之勿下不可給之令勿操不可繼之政上先見成事而下執符以合焉勿浸淫於繩之外勿屑越於法之內下先具成言而上操券以責焉古之而便行之而始是不便也去不便別議其便者無憚及汗焉行之不便而其中猶有便也存其便稍更不便者無重改

故馬大要令之行也必先薦事之所終  
今之不行必先究弊之所始

詔蠲租稅矣而親臨視旱蝗者為奉令則

民鋤以潤私囊者為廢格

詔賑貸矣而發倉度患窮民者為奉令餘梁

肉以不恤其所者為廢格

詔恤刑矣而疑從訊重從輕者為奉令益情

改罪以殺無辜者為廢格

詔減織造矣而規濯濯抑芳靡者為奉令促

女紅

以自繭絲者為廢格

詔警邊防矣而嚴斥堠固疆圉與士卒同甘

苦者為奉令腹軍須執武備及效首虜

不實者為廢格定服制禁奢侈貴臣無

敢侵令無論庶姓矣重卒劾慎題覆查

臣無敢侵令無論庶姓矣停大展之取

伸大府之憲載九卿之恩歎省

夫內之供奉

天子不自侵令無論臣下矣

主臣無二心官刑無二體貴賤無二法遠近  
無二令此

高皇帝所以造區夏

章皇帝所以致上理也彼漢事者何足為一

日之間而覆說於前哉蓋自古稱奉法

強則國強奉法弱則國弱而先臣崔統

之言曰我

朝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有

其弱夫漢令無不行也而法未必平今

宗伯集

卷五

七

也法則平矣而今未必行以今之法行

漢之令彼強國之意修平世之政化何

以不若有黨政何以不若尚周執事所

以惓惓漢事者意者其在斯乎若曰祀

之化人捷於令民之從好甚於令則固

有立於未令之先者在矣所事漢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終

策

問言路通塞開世道治亂尚矣古之帝王有獻書獻典誦諫傳語然未有言路之名也至漢而求直言之詔無歲不下至宋而問言路之章無歲不上其於求諫進諫亦良勤已而治不達古何歟漢之士氣始乎隨卒于激宋之言路始于開卒乎塞夫隨何以入於激問何以入於塞僕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者歟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所以弘獎言路者至深切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可覆說也而王文恪乃謂其通也乃其所以塞也何歟所以通所以塞之機果安在歟

上猶止輦之風開轉圜之聽厚臣爭上書論列天下事就深識之士猶不能不喜其

開而廣其漸則人臣獻納之體安可無講歟古稱諫有五而孔子與諷夫孔子何以不與直諫蘇洵曰諷直一也顧月之之術何如爾而又有謂須純意於國事有謂理謫而以至誠將之此兩言者與蘇子相反一而或以術或以誠得失必有能辨之者諸士其明著於篇以為諫法

天下身也言路脉理也脉理通則陰陽陽而身安言路通則幽垢宣而天下治

言路通塞之機在上者十七在下者十三無論在下者即其誠不足格君父而使至於塞則亦臣子之過也以隨而塞者十七以激而塞者十三無論隨者即其志本欲引當否而第至於激則亦臣子之過也故專操以周旋非人臣也規君過以自為名非人臣也依阿唯諾人臣之利而非國之福也激昂奮迅人臣之害而非國之福也夫以人臣之利

與害為國家慮此必不行之數也惟夫以國家之心為國家慮則蔑不濟矣夫言路之名何昉乎虞夏敷言之盛也杯孟戶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訪譽於路此豈有所謂言路之名哉官之有言路也言路之有通塞也其在中世乎求直言之詔漢蓋無歲不下矣開言路之疏宋蓋無日不上矣夫朝廷

伯集

卷之三

三

有直言而下詔求之耶忠諫之路坦然大開而上章以請耶旋復閉之旋復塞之以直求之於復以直棄之故治與亂相尋也蓋及復漢宋之事而皆咨嘆馬西漢之俗尚事功而薄名檢故世祖重節義以風之重節義不能不獎名高獎名高不能不主誠否立誠否不能不競擇舉名以君宗比諸元凱稱為顧厨俊及而黨錮之禍起漢亦且敝矣宋之立

國休忠厚而務優容故天下多議論以應之多議論不能無同異有同異不能無欣厭有欣厭不能無勝負乃始置選事之卒主黨人之籍重遠州安置之法而忠諫之路絕宋亦且敝矣故天下之事至於靡馬兩弊至於鑄馬而過至於極馬而返隨之極也常激激亦且然開之極也常塞塞亦且然微獨漢宋即于古同揆矣哉

伯集

卷之三

四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無論當時冷遺禁闥之臣即如張工部致中許大使士哲倪舍人基皆得叩閭聞而盡所欲言故羣策畢舉而大統始肇也我成祖文皇帝諭解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若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何患不治當時如陳鎮撫恭議侍衛姚知縣弘言議輪納王政以編氓建

言權謀官文雅舉進文事被重初而不問故忠謀畢進而大業再造也蓋創業之主習於事而撥策之臣執於計以不失本末之計入不惑一二之聽故其機相入而言路之間也易守成之主襲安於已然深計之臣圖患於未至當太平無事之時而陳憂危不必然之說故其機不相入而言路之間也難以不相入之言重以相隔之勢不能不稍有摧折

天下見以為無益於事徒令朝廷有罪直臣名乃始得地而踴躍口而發其寃至於以言為戒而士氣約結不發其寃使士氣約結不得伸則其勢不可久也故塞者聞之機也明主固未嘗畢世而志直臣必且復召或專用過其故官天下既曉然知上意所向又當蓄積之天機而發舒乃始扼腕談折檻之事腹目語踐繩之節其究主於以氣相激而人

主積漸不能平夫使人主積漸不能平則其勢不可久也故聞者塞之機也我

國家五

仁宣稱威際已延見廷臣嘉納謨直聞以懲罪尋復其官府至崇廉言事者爭為激一切至正統中巨姦憑社結言者無所用一一為輒斥或繫獄或杖於

閣下而言路始塞矣

孝廟時數詔百官言政事關失給事中御失

孫伯業

卷五

六

上殿則大臣重足立言事者爭為激切至正德中大錯錫寵首治言官上封事輒不省省輒得罪至論死論免者城旦而言路又塞塞矣二百年來一過一塞可指數也蓋水激則早失激則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

皇上廣合官之聽納噴室之議信必然之畫關亡諱之路而羣臣亦且披肝膽行情懷畢誠願知切摩左右章交公車言猶

朝聽豈不稱千載一時哉執事喜其聞而猶虞其漸者何也得無以比者一二憂戚危明之談猶有見詰責而至斥逐者耶伏蒲從薪之論猶有久始得報或遂不報者耶意者諸臣論說雖詳而誠意不足感格耶無亦以堂陰既隔而於羣臣未必信耶夫人臣重一策便一事其利小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其事大人主有所撓拂而遂誅臣其事顯而留中不報決使人主索之茫昧不可知之地其患深人主惟不信羣臣勢不能他無所信而所信者且內乘信外乘疑操釜鬲而闢天下之口此王文格所謂其通也乃其所以塞者也夫誠不足感格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此在臣子宜自引以為過則奈何不講於獻納之體哉蓋古稱諫有五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所謂諷者何也真誠婉焉

不欲彰君過者也以其誠婉焉不欲彰君過之意而諫則諷也直在其中矣孔子之與諷蓋與直也而蘇子曰諷與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豈乎君臣之間顧可術也乎哉世固有以蘇秦張儀之術而成其為比干龍逢之心者乎蘇子以為宜機智勇辨如古遊說之士而吾以為宜真誠婉焉如古純德不二心之臣純德不二心之臣善諷與直之用而融激與隨之跡者也故意欲其至而不必靡於辭靡於辭則誠意或幾而掩也理欲其勝而不必亢於氣亢於氣則事機或幾而傾也人主內有所誠以諄其法則無過以急操之以急操之恐其遂無所施也人主陰有所過而憚於諫無過以說暴之以說暴之恐其遂無所憚也軍國要機雖三請十論不為煩囑使冒聞而不必可行者則無煩累煩也

恐其厭而不省也宗社大計雖排闥伏  
聞不為趙獨知獨見而不必無同者則  
無須合詞也恐其不入而莫之繼也勢  
有發急無務說之行也而追其詞以為  
急吾以為急而上且意其為變疑於其  
緩則併其急者不信也事有大小無務  
說之行也而張其事以兩大吾以為大  
而上且意其為小疑於其小則併其大  
者不信也蓋事中主則第恐其不聽而  
事明主則聽於此又恐其疑於彼也責  
中臣第恐其不言而責賢者則不欲隨  
又不欲激也葉公之使齊也問諸孔子  
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謚言則美乎  
全於其出使而在本朝可知也傳成之  
舞左司也謂以直致禍當由元厲為聲  
安有倖倖忠益而見疾者於其當官而  
其諫主可知也乎之諫父不於衆中而  
於私室屏處於子事父而事君可知也

明王開通而求許和顏色而受之於君  
父所以納諫而臣子所以進諫又可知  
也王沂公謂須紀意於國事韓魏公謂  
諫主理勝而以主誠將之兩公之所謂  
誠即孔子與諷之旨也知孔子與諷之  
旨則知所以用直矣蓋孟子稱人不足  
適政不足問夫朝廷事孰大於用人行  
政而勿適勿問也君臣之間諷諭未形  
等重至密幸見聽納十不得五焉況於  
標咫尺之牘而達已行之令教已然之  
過縱其聽也其與與何唐太宗將獵畏  
魏徵而止玄宗遊宴小過輒問韓休知  
否此兩人所謂大臣格君之非者耶即  
無諫之名可矣  
問孔子辨閒達而恥沒世名不稱其旨則  
其矣然名一而已使則有曰名教曰名節  
曰名法曰名理何其稱名之繁歟夫名非  
古人所急也而古人固有以名集事者如

拾遺禁聞而張藩寢逆謀脫拜平章而京兆毀大第為侍中而契丹書報署名入門下省而此邊戒無事此四君子者非身請而口論之也豈不以名歟晉殷浩唐房琯亦皆自居伯王之佐其聲名何必出四君子下而竟以敗則以名取士者安所憑歟夫聖無名善無近名立名者行之極也而復之君子何名之易歟古人成名之難而其稱士不過曰有鄉曲之譽然皆實中其聲而適於用復乃決之以天下士論猶或終始不酬真偽相冒何古人成名之難而致用之易後人成名之易而致用之難歟彼戒天下勿取名士者誠有激爾而或又謂遍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然則名者固為善之路歟夫論士必曰砥礪名行論治必曰綜覈名實此兩者君子之所務白也故與諸士詳辨之

夫名者實之實也可以復實亦或以敗

實實者名之主也可以成名亦或以名成謂名盡可信乎則人不競其實而競其名不可數也謂名盡不可信乎則人聞於名亦聞於實不可辨也孔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非疾其不名也疾其無所以成名也是故射則名射御則名御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名名者所以命物者也無名者聖人不可知之事也無近名者自修者也立名者行之極也有名者有為者也以之持世曰名教以之闡道曰名理修士樹之曰名節獨士操之曰名法總之名與實相為用而不相離也名者古人之所有而不專任也楚以子玉重輕魯以季友治亂隨會用而晉豎奔段干存而秦兵息此皆望在本朝名施敵國譽宣虛立士豈虛附也彼所以致是者蓋有本矣當漢武時才臣盈廷汲黯位不過九卿至淮南之謀謂



守節允義不可說而下者惟難也即丞  
相弘亡敢厲行矣楊輝拜平章事制下  
之日朝野相賀而一時宿將大吏者騶  
從撤大第即郭汾陽且為徽樞矣韓魏  
公之為侍中也契丹使來必問安否彼  
不署名於天子之使而署名於一侍中  
一曰為侍中在此故也司馬光之赴關也  
民遮道留不得去願公遂相天子既相  
而契丹戒無生事彼不戒於大將之三  
軍而戒於一門下省曰中國相司馬矣  
此四公者計不下席身不出境而誠立  
於此望形於彼彼以實致名以名收實  
其所以至是者詎一日之積也而耳視  
者遂謂四公以名重耳夫名猶火也火  
之用近而火之光遠然火盡而光無所  
傳實所被者近名所加者遠然實亡而  
名無所著以存者救涖之於晉也房  
琯之於唐也皆自居伯王之佐而天下

亦伺其出處焉時隆普引領望其登周  
及其月也無毫釐益於人國徒以虛聲  
為天下柄始蓋天下乃始策成名之難  
副矣夫賢者有名偽者亦有名人主得  
賢人則以治得偽人則以亂天下賢人  
少偽人多則以名治天下者常少以名  
亂天下者常多而以名取天下士者常  
失不常得也蓋古人貴不先不聞之功  
如詩人所稱于城廛心願相髦士之儔  
皆不著其名不鳴不躍亦復何限而復  
之君子何名之易也古之成名難也無  
以名為者也今之成名易也有以名為  
者也無以名為者積土成山積水成淵  
實先立而名隨之故致用易也有以名  
為者粹而成粹而毀無故以合無故以  
離名先立而敗隨之故致用難也古者  
士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  
不如為善於家其得名也亦自家而鄉

而國漸漬以往未有無階驟得名於邦  
國間者也其仕也積日之成而為要積  
月之要而為會積歲之會而奏功其得  
名也亦自庶人而士而大夫漸漬以往  
未有無階驟得名於公卿間者也彼四  
君子者之以名重也其出之有本而得  
之亦有漸矣長孺面折廷諍九卿嚴聲  
出其下公權沉靜寡欲疑座滿席而人  
無敢干以私雅坐垂紳正笏不動聲色

而天下晏如也君實居處有法度誠心  
不妄語即田夫野老亦交口誦述之矣  
此皆踐規蹈矩含淳樹朴不離跬步不  
失尺寸束髮登朝迄於沒齒而後有畧  
於天下蓋名若斯之難也而復之君子  
不根本實不緣積累以善合虛譽為能  
以暴得大名為福翬然若揭鍾鼓而求  
亡子且莫以此為哉蓋天下馳名久矣  
列而言之其流有五刻意自飾說故不

情離眾以為賢鼓裝以為智棄千金而  
不顧乎壺餐而動已平津侯之布衣郎  
中令之殿未是曰矯名其流一也智如  
輻輳辨如飛屑危冠而稱通術抵掌以  
論功名程其職業茫如風影類趙括之  
談兵等馬援之過實是曰誤名其流二  
也廣求以合衆動遠以自旌將大人以  
成名捐青雲而自附長鳴驥奴比價  
蔡晞李郭之仙舟置鄭莊之驛騎是曰

交名其流三也享私而託公行汙而寄  
治徵好爵而靡主藉令名以自通及魚  
兔之既收類遠廬之託宿毋將挫燕於  
薊州孫寶軌法於杜穉是曰借名其流  
四也司馬安之善宦直塞侯之徵巧欲  
而如謙躁而如靜時有擊斷亦時有縱  
舍時有圓通亦時有同異避名以為高  
而亦終於收名辭榮以為名而亦終於  
獲實是曰巧名其流五也故實者有名

獨者亦有下員之名一偽之名五五者  
之變又設下員勝窮然則孰從而辨之  
以今之才則固不得士之情矣以今  
所以名士者則又不得士之名矣世謂  
之愛也惜也愛而佯惜惜而佯愛也  
而譽也惜而毀也一譽而厚知一毀而  
衆誅也士固不能無飾行而傳者又不  
能無飾言聞者既已信耳而傳者又未  
必信目其飾相得是難易佳然則孰  
而辨之蓋古者官於國取士於鄉政  
成於上論定於下至庶民若與人而曰  
與人痛之至過莫若庶民而曰庶人不  
與至拘而自外鄉人而曰鄉人善者好  
之不善者惡之吾非以與人庶人辨人  
能加於士論然而此三者功也吾非  
以與人三者無愛惜毀譽而其為愛惜  
毀譽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也貌相  
善也雖至為飾飾而人習其末末則也

組而退也雖敢為考誣而人悉其底衷  
則欺欺不能出也今有人於此日相與  
也貌相習也雖其所親嫌而習見其疵  
類心終不謂善也雖其所疎遠而習見  
其修潔心不謂不善也夫其外所不能  
飾者真聞見也內所不能昧者真好惡  
也真好真惡而口不能無道者真是非  
也出於真是非者真名也故處而不愧  
友朋不愧妻子寢不愧衾行不愧影若  
此者士之實行也仕而不愧編氓不愧  
左右上不愧主下不愧心若此者士之  
實效也有譽於遠不若無能於近與其  
使人譽則不若使人信也夫四君子信  
之者也如浩如瑯則譽之者也使人譽  
之而未必信則未有不貶者也瑯之貶  
也決決不朝請而浩如瑯如書空讀曹顏  
達詩至涕從橫不能止然後二子之真  
態始露矣借表者被借車者馳至於論

推襟裂蓋還之主人而復詫曰情矣情矣彼不謂其始不宜得而後悲其復之失也豈不悖哉雖然名亦未可盡去也魏詔勿取名士也名如畫餅不可啖也名即不足得士亦何至因名逆折天下士耶夫砥礪名行者不以行廢名綜覈名實者不以實廢名以天下熙熙攘攘無名高以分其所嚮而獨使利受其必鬻之勢其為害甚於好名故名非為善之路也而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器范公盖有激乎其言哉故取士者勿迎而許之亦勿違而拒之士勿有心徇之亦勿有心避之皇甫規之附名也韓伯休之逃名也杜預之好異代名也張季鷹不願有千秋名也此其心皆不能忘名而或以趨或以避趨與避則有間矣其心為名所動則一也夫士顧實至終否耳名誠不足徇亦復安足避哉

宗伯集卷之六十三

北海楊珩用韞著

策

問周以六計弊羣吏漢以六條察郡國此於法亦簡矣遂足以盡天下事無所遺歟六條所檢大都二千石事也何以不及今而所稱良二千石者務安全長吏責大指而已則何嚴於守而寬於令歟且太守刺史重等耳有請罷刺史署州牧者有議罷

宗伯集

卷之六十三

太守任刺史者有改太守為刺史已復以刺史為太守者其亦有見歟國家張官置吏區畫周詳固已兼周官參漢法矣皇上凝精太平詔鈐憲大匠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按課上監牧郡縣治狀而吏治民安之歟天下未有以稱上意者豈於法猶有不詳於官猶有不備者歟抑亦法雖詳官雖備而所以任官用法之意猶有未盡者歟諸士行與計吏情素

顧其陳所以興起吏治之策

人主欲計安天下而悉問閭閻疾苦道何由哉則惟監牧守者令其民也民也安惟監牧守者令其賢民也不安惟監牧守者令否顧不重哉蓋天下有吏事有計吏之事吏治民計吏者治吏聖王治吏不治民則操之有要術矣夫考課要善於用舉刺莫嚴於漢周考課之法小軍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善

宗伯集

卷之六十三

能取正法辨而已六計之外無寄舉焉漢舉刺之法刺史班宣周行六條問事其一強宗豪右而其五盡檢察二千石事也六條之外無他指焉此六者非謂其足以盡天下吏事也而計吏之事則畧舉之矣事簡則易遵法簡則易從凡世之能立法者必其力能推行之者也其後也力所不能推行者則往往還而為弊端宋曾頌舉刺二十九條矣唐嘗

史學制今四十九條矣以二十七條定  
謀法矣此皆法詳於前典而治違於社  
烈則治天下亦安用此苛煩焉也綜核  
祇容賞罰誠當即周六計漢六條足矣  
綜核不容賞罰不當雖繁科條至於千  
百猶之亡蓋故明主任法不如任人而  
其任人不如聽人自任漢之刺史獨檢  
察二千石郡國煩細則二千石自治之  
刺史不代守焉守也其二千石務在安  
全長吏責大積而已簿書委頊則令自  
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為令也故上下有  
體職事不侵不肖者不得行其姦而賢  
者得行其意漢之良吏所以為最盛也  
漢之季也翟方進請罷刺史任州牧矣  
然中才自守功効陵夷則望息寥隲風  
寢解綬故未幾復設也夏侯玄讓罷太  
守專任刺史矣然畫羅師帥獨任糾察  
則佩犢茂閑烹鮮絕響故其議不施用

也唐改太守為刺史已復以刺史為太  
守矣夫不務因能授任綜修其職而徒  
取古人官名紛更之所謂不策焉而策  
卓失之彌遠矣史治之興也為官擇人  
以人任官而其復也不得其人而更其  
法不得其法而更其官不得其官而更  
其名史議滋繁官方愈耗斯其效可睹  
已我  
國家設官置吏歷重周詳悉史治之不善  
主監牧以董之恐督監之容曲設司察  
以糾之監牧定其疏品而撫按歲舉奏  
之撫按上其殿最而主爵三歲然陟之  
此固已兼周官掌漢法矣  
皇上凝精吏治嘉與海內臻蕩平之路  
詔餘部簡守令重監司至於數四頃復責撫  
按課上監司郡縣治狀功令如彼  
陰旨如此庶幾官遵憲崇理釐弊剔蠹如逐  
如雲如磨如湯之起而稱

上意者乎而愚生竊有繫於古今之不相及也夫卦一帛茂張一裴使猶能使羣吏承風舉朝動也今歲所舉判者幾何人三歲所黜陟者幾何人而天下未見洗心滌慮懷抱大變其習者此豈法不評官不備黜抑亦法太詳官太備而所以任官行法之意猶有未盡者歟哉補之史監司一而直指使者以數計郡國之史使者一而監牧大史以數計積數歲始遷而所聞使者監司以十數計其他郡之位比邑之長受彼者監司指而未領事者歲以十數計稟仰於此又復還制於彼則一縣而百人與之矣區畫於前又復更端於後則十年而九人牧之矣不當其意指吾疑其為官盡伺其意指吾又疑其為人彼徵其上者厚而所以為其下者薄矣幸而受知而又不不能不虞忌幸而得譽而又不不能不虞毀彼

憂得失之心合而管職業之念分矣夫官則何嘗不備也以此為備則不如其省已按事則微情隱隱靡不暴陳於攻不肖則詳矣而舉賢抑何暴也謀能則果贖違篇動以數十於舉賢者則易矣而退不肖抑何難也通論初筮報以上考見策墨較平運動以徵文見賢於當官則恕矣而士任抑何刻也孤進無援挂於密網根株既固溺於春舟於下條耶嚴矣而大吏抑何疎也不問功能而問聲望天下乃始翹跂驚於名矣不舉循良而舉卓異天下乃始矯虔炫於奇矣舍撫按之公贖而別詢於毀譽之口則守職奉公者復而黨同養交之士進矣禁宵人之私揭而陰用為殿最之階則搜獲苟容者免而守法任怨之吏融矣夫法則何嘗不詳也以此為詳則不如其簡已故陸贄謂縣序之使宜省官

之不急編法之。人勸最謂者吏不。省官省官不知省事古人之言信有。哉今法不可重編則其若寬文周有。論官未可卒省則其若明職守正體。夫制吏者必使之寬然有餘而後可。責其勤彼其四體之不能展布則未。在民也救過不給則未及興治也。而使民不測其端則難使民測其端。而八表則難有所操舍於法而不。

卷之三

於民則難有所操舍於民而不便於。則入難且漢治累功効唐法泰優。一言不相應目攝之矣一舉事不當。不復振矣然則陽城拙催科之政士。非百里之才此人何由而進乎故文。宜寬也。

國家成法纖悉具備人臣奉法而治無俟。多言矣今一賦役也一邑便之遂欲天。下行之一丈量也一人倡之遂欲天下。

猶文以職之事入。又復以事止之自古及今固有以法。授之人而治者乎為之而敗上又。以責之則胡不以其言責其事以其。責其功而直為此擾擾也故議論宜。也守令拊循百姓則寧寬勿猛監司。清百職則寧折勿缺今少年新進喜。強厲為精神仕路又濫反以含容為。重且上既可以定下之戒否下亦可。

卷之三

持上之短長下既可以奉句稽之權上。遂不能持激揚之體始末嘗不相伺。察終於上下相通競為周容耳愚以為。守令以安民為職以循理為賢以政。訟簡為功効而厲弊毛鷙猾賊任威者。必罪之監司以檢吏為職以執法為。以弊絕風清為功効而奸邪起不能禁。官耗亂不能治則罪之勿使假器亦勿。使代庖勿使失於職之內亦勿使求於。



職之外以縣聽令以郡聽守以縣察選  
監司以舉劾聽撫按而吏事舉矣因縣  
以知令因郡以知守因糾察以知監司  
固舉劾以知撫按而計吏事舉矣故職  
守宜明體統宜正也夫惟師周漢之省  
約杜宋唐之苛煩羅方進夏侯之浮說  
循陸費荀勗之篤論以無失

祖宗令官立法之初意則吏稱其職民安其  
業天下平而無事矣漢人之頃目戴基

清淨民以寧一夫清淨寧一寧天下猶

可何論吏事哉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  
以唐之失政始於藩鎮太重太藩鎮誠重  
彼偏裨士卒何以得易置之歟宣武之亂  
涇原之亂河東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  
之臣方畧各異而皆以定燕於美正之賊  
無救也

通制治立法上下相維逾二百年而皆替

使指之勢尾無不掉之虞其所為度越前  
代大數可睹矣一二脫巾之變稍見嘉靖  
中大同其景甚者也當時經畧之得失亦  
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取謂盡失策  
而無救於亂嘉靖中諸臣吾不取謂盡得  
策而無害於治其故何歟頃者郎陽之事  
至犯上至亡等也

天子第誅二三首惡曷無與吏始

怠德至深辱今雖小定而尚有訛言流傳微

於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

廢靡地受不獨在郎矣諸士有所以制已

然防未然者否

今天下一尉侯跋扈越將吏橐子取鼓

無烽遠之驚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謀

於斯謀於寧武謀於粵謀於剡謀於郎

今神木孤山又見者矣夫千紀亂常命

之曰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

變為常也非所以習天下也至楚人耳

是即事第以耶對而惜唐事為後魏  
敗為唐之敗始於藩鎮太強權太重徐  
某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凌主帥士卒  
凌偏裨凡復之矯命雖行與天子為難  
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強  
右士卒弱在偏裨強在偏裨弱在至帥  
由此言之吾方以為輕何重之有凡唐  
之所由敗者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  
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後遂陵夷不

張伯集

卷五

二

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之也定  
變正傾之暴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  
之者有緩而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  
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齊之亂  
韓克以兵入其境藉為惡者千餘人悉  
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故有急而定  
之者韓克是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  
晟不問也偽出兵援涇州者與之並轡  
行結歡遺書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

軍服果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牛勣  
是也楊弁之亂朝廷且議赦之兵馬元  
費為將說以沮即李德裕曰寧舍劉稹  
無舍弁也卒舍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  
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陳兢之亂李泌  
請無搜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賞位請屏  
人言事盡謝不聽行一人械五人而反  
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  
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卒斷能當機

張伯集

卷五

三

芒刃斧斤謀然立解然而無救於敗者  
何也彼能為一軍而不能為天下能戰  
叛而不能使不叛也我  
國家修內攘外綱舉雖張兵將之勢易如  
伎指上下之分順如建瓴故三百年而  
天下安於覆盂也嘉靖中蓋嘗一再變  
矣五堡之變天滅之變說者以為無重  
誅故相繼而起而撫臣倣者謂是役也  
苛將皆之為禍請一切勿問諸叛卒廷

議則固已藉藉非微矣皆同源清請濟  
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以絃定臣  
取之暴而虛張光聲頓師城下諸叛卒  
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困無  
尺寸之功益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撫  
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剿之當事者  
徂于撫徂于剿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  
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剿情形未睹而解  
戎算也一時經暴之跡曾不得與唐四

君子並辛所以怡然定者則

廟皇帝宸斷寔式靈之

廟皇帝以尺一之詔賢於十萬之師以一使

之任賢於百將之畧則

朝廷威靈振而起綱肅也夫唐之諸臣吾

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秦

靖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

紀綱存也然則耶陽之事可得而策已

矣耶陽之事非有五堡之役棄以子虜

也又非天賦之役義楚不堪冷也其人  
又非唐之列鎮坐餉而奉以為驕子者  
也而至犯上並亡等

天子即受夷溫崇之亦何辭之與有

天子若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

其戢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剪棄而

驟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比者

諸軍亦稍餒而就撫臣之約束即耶事

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耶策諸生曰制

已然救未然應則以尺下之事未有不

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

所授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

為一卒也奸命必誅非為一鎮也法也

者用少而休者衆施近而禁者遠所以

觀示天下也今詔撫臣羅撫臣矣辱監

司羅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

避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取

以聞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

之利有所不費以先害之也獨矣法  
一利而除其害不復以快其意所欲退及  
朝廷索首惡然後舉一二駕下以代之元  
人亦何憚而不為者且夫以兵變削藉  
者十人不一免也以變正法則千人而  
一耳下操不必深之心而扶上以必罷  
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懼  
賄徇之也然則據

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者

論衡

卷之三

三

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  
造父之御齊韓之於轡銜遲速之於唇  
吻正度於胃臆而執節於掌握內得於  
心外調於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延遲  
孟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  
亂者與定亂者又兩相疑也處相疑之  
勢急之則亂變之亦亂彼方變而吾急  
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變而遂忘乎其  
為患則又養亂也故變患之勢不可不

審也凡人之於患之則合變之則難離  
則易故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奔  
走朕後而稱一夫者也合之則可以干  
國法喪師紀而辱

天子命史既合而難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  
自別於有罪而有罪者不得背無罪以  
遲則一獄史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  
可不按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  
耶訛言繁與衡風之末也惛疑相忌虛

論衡

卷之三

三

方之餘也以衡風之末與虛言之餘而  
曲徇之後何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  
悔於厥心蓋有虞心而冀免也乘其  
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  
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既定乃稍以  
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冀也  
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  
以順逆為差故比諸卒於大同之變則  
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於抗

朝廷拒

詔肯而此則止於辱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之於漸於漸於專於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由於減士伍列軍餉此則爭細故諒而起也故其情惡也

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於下恩宜歸於上

上夫法明於下恩歸於上而紀綱正矣故輕

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禮樂糾荀賓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今縱不得看人而用之獨奈何陽翁陰煽躬為戎首寔生厲階於茲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姦萌有不逆折者乎故將軍偏裨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

宗伯集卷之六十三終

育極矣帥不齒於官紳卒不充其枵腹遺糧无綏策求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鬱相依能不室怒市色思一日酬志隨前者幾何且

國家歲儲數百萬盡以享士也財殫於上力殫於下然而中飽矣嗟手法之行也何獨在軍士哉

策

問孟官制莫備於周官其大者曰公曰孤曰卿國有六職皆有主者而公孤所職何事卿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則盡乎事矣而公曰論道孤曰弘化豈於百官四海之外而別有所謂道與化歟秦漢以來舉三公六卿之職屬之一相六職未嘗不

宗伯典

卷之六十四

修而論道弘化之首蔑如也其得失可指而言歟我

太祖高皇帝罷中書省而重部卿之秩

成祖文皇帝設閣臣以參帷幄之謀

神護遠慮高出千古大有與周官同歟否歟

宋人之言曰有權臣有重臣又曰有羣臣

有腹心之臣夫權臣與重臣易知也羣臣

與腹心之臣易知也獨取重臣與腹心之

臣較之亦有別歟且臣何以重何以親豈

上下之交根本固自有在無庸士其切強

二究之

人主不能自為治則屬之臣羣臣不能以相治則屬之太臣而太臣亦人臣也均之為人臣而不為之制則虞世太輕不得不假之以權假之以權而不為之制則虞其太重不得不分之以職分之以職而不為之制則虞其太隔不得不通之以情蘇轍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

宗伯典

卷之六十四

十一

可無操權以為國則重臣操權以自為則權臣蘇洵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羣臣所分理者在政事而腹心之臣所與聞者在政機孟子曰王無親臣矣親臣者腹心之臣也重臣者假之以操柄親臣者委之以腹心假之以操柄權臣而疑疑人而亂委之以心腹情久而手手久而親假之以操柄操柄特在臣委之以腹心腹心故在君故人主與其使臣

重寧使臣親人臣與其為國重臣字為  
國親臣也蓋自古建官之詳莫著於周  
官立三公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立三  
孤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六卿分職各  
率其屬而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  
悉以馮公孤非異官也論道率屬非異  
事也曰貳公明相同也三公不必備則  
三孤必故也四海不均平則陰陽不調  
矣陰陽調則四隣國已平矣其所為異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者公孤所重在主德常在事之外于上  
最親六卿所重奉朝政常在事之內于  
職最專主德修則朝政自舉此公孤之  
任所以獨重也故坐而論道謂之公作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行者不必論論者  
不必行卑屬者未始不通於上而論道  
者不必行於下貴如大體不可下侵  
大權不可旁假也書說之會曰若作順  
服周惟德集石作和黃前此集

非羹麴藥非酒非羹非酒而可以為羹  
為酒可以為而不必自為也則商之相  
周之三公是已故明主委人以腹心易  
而假人以操柄難今夫廢實刑威入主  
與天下共者也而曰惟辟作威惟辟作  
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股肱耳目君所獨  
有也而曰臣作股肱耳目汝翼汝為汝  
聽汝明以天下公共之刑賞而臣無敢  
作也以君獨有之股肱耳目而惟臣作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之以是知委人以腹心易假人以操柄  
難也自秦以後始舉三公六卿之職屬  
之一相故綜理朝政膏多而輔養君德  
嘗少既已為麴藥又復為酒既已為羹  
梅又復為羹既已坐論又復作而行之  
畫總圖權則勢或上逼專理外事則情  
或中格使賢人居之則為重臣不肖人  
居之則為權臣故威福有時作而股肱  
耳目不盡假也大臣既外重而內不親

人主乃始以意向為親幸而所親者亦以承意觀色為務主好識則嚴助主父偃之流為親臣主好法則張湯杜周之流為親臣主好貨則桑弘羊宇文融之流為親臣主好藝則王伾王叔文之流為親臣甚而疎大臣親小臣疎廷臣親中臣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益未嘗無親臣而其所親非也夫有重之而未必親有親之而不足以為重則親與重兩分而以為治難重臣貶重以求親則大臣降而行媚臣之事親臣挾親以為重則媚臣亢而奪大臣之權如此則親與重兩失而以召亂易大約三代以上三公六卿之職分而親臣重臣則常合故主德修朝政自舉也三代以下三公六卿之職合而親臣重臣則常分故有朝政清而主德闇主德闇而朝政亦卒不修也蓋自漢唐以至於今其得三代命官

遺意者莫如我

朝我朝重臣分而親臣專

高皇帝罷中書省為六卿故重臣之勢分也文皇帝設閣臣參機務故親臣之職專也古之相臣躬自行之今之輔臣代人主言之古之相臣加元首之於股肱今之輔臣如心之於意古之相臣所重在朝政優於督下今之輔臣所重在君德易於格上故閣臣預機務論道弘化之旨也

六部分中書分職卑屬之遺也論者不必行行者不必論可以為酒醴為和羹而不必自為也故無重臣而有重臣之利有重臣而無權臣之害雖然重臣分矣而情不相通吾懼分者之漸輕也親臣專矣而形不相接吾懼專者之漸疎也蓋臣無常重亦無常親君重之則為重臣君親之則為親臣今日堂陛之交憑生何從而知之然朝著之間猶岐而



待

臨御也。稱度之上稱。而侍獻納也。公車之  
。積猶積而待。邪決也。廷臣疎而近臣  
不得獨親近臣。不得親而廷臣益疎。意  
者其有真誠密契出於耳目形跡之外  
者乎。則非愚所知也。自非然者。請盡其  
愚慮。蓋君臣不相接。其弊有六。凡人情  
日接。則親日隔。則疎始因隔。以為疎。繼  
因疎而益隔。上惟恐片言之誤。見短衣

宋伯集

卷之四

於下下惟恐一事之忤。取譴責於上門。  
既隔於九閭堂。遂遠於萬里閒事。未必  
得實實事。未必得聞。故君臣不相接。則  
壅塞之機也。章疏之稽留。語言之傳奉。  
在人主行之則為權宜。在左右假之遂  
為弊實。以緩為急急。可以為威。以急為  
緩。緩可以為德。疎隙而入其入也。必甘  
而上無從檢察也。依形而出其出也。必  
變而下無從覆覈也。故君臣不相接。則

宋伯集

卷之四

假借之端也。神明之主剛而多斷。一不  
慎。則或乘上之斷。以為權。共倫之位。顯  
而守法。一不慎。則或乘下之共。以為利。  
奉君臣而居其會。環上下以成其私。是  
於禹鉉之間。復有釜鬻之隔。官與民隔。  
則吏重矣。君與臣隔。則左右重矣。故君  
臣不相接。則旁落之漸也。人主賞罰。當  
使人明見之意。旨不可使人微測之。不  
得之於公見。必求之於微旨。上以慎為  
為。營壘下以窺。敵為機械巧者。可以達  
迎佞者。因而榮惑。如寒暑之較。然則推  
測何用。如陰晴之未定。則占候。滋多。豈  
非明則難欺。闇則易偽。故君臣不相接。  
則窺伺之隙也。凡人情從好。不從令。事  
意不奉法。彼見上下情意不通。精神不  
貫。必且以玩愒為常。然以窺避為得。董  
士風安於情。竊治道。策於固。循緩之思。  
廢問惠之則欺。雖令屢申而益衰。偽求

習而益工於君臣不相接則廢弛之階也天下之事近者常信遠者常疑下不悉上之勳定則傳聞異詞上未定下之品派則是非互執懿美之德意未宣切序之苦詞漸格詭久傳而成實議相持而滿煩

朝廷之士既漸分為兩途官府之間益復難為一體故君臣不相接則議論之業也君臣一不相接則六弊滋六弊滋而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水

萬機挂人主欲綜萬機而挂六弊則莫若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而欲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必先自親臣始故明主之遇親臣也三旌非尊三錫非寵而其大者乃在言必聽計必從無但與之以操柄而務委之以腹心可以我之心諭於親臣可以使親臣之心諭於我可以因親臣以諭於天下可以使親臣盡以天下心諭於我夫然後可謂有親

卷一百一十六

卷一百一十六

水

臣矣親臣之報明主也數焉不稱慎溫樹不稱密而其大者乃在保王躬歲王闕無但綜理其政務而務輔養以道能故君無我心而心不在我我為君股肱而身不在我集衆思而斷之而事不在我持衆美以效之而名不在我夫然後可以稱為親臣矣臣言而君聽則壅塞獨之機通君令而臣共則假借端塞獨明之而獨斷之則旁落之漸消明聞之而明見之則窺伺之隙杜君執要而臣執詳則廢弛之階絕上道揆而下法實則議論之業息由前言之則有六弊六者之來君臣隔也由後言之則有六善若有親臣即為人臣計與其為重臣亦寧為親臣蓋重臣進言於人主常難親臣進言於人主常易張良之尊寵何如丞相何何故不敢言而良言之何重臣

民親臣也李泌之勲名何如汾陽王于  
儀子儀所不敢言而泌言之子儀重臣  
泌親臣也重臣操國之重過激則跡似  
於要君親臣為君所親泰切而益見其  
憂國人主深居九重外廷隔絕上之所  
為寄腹心下之所為屬耳目微二三親  
臣復誰望乎杜黃裳曰人主患不推誠  
人臣患不竭忠魏徵曰君臣同心是為  
一體若但存形跡則興衰未可知也敢

以是為今日一德交修之助

問自古論治者皆以博詢衆謀密評善道  
為務而漢人之言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  
行何如耳然則詢謀可廢歟而人有謂議  
其盡天下之心者夫使天下各盡心以謀  
是亦多言矣則何以責力行之效歟自古  
議論之多者莫如宋有請廣開言路者有  
欲盡罷利病者有請分別君子小人者又  
有不欲分別白黑者此四人者皆世所稱

賢而其言若枘鑿不相入也則將安所取  
衷歟今之持議大畧兩端者議論廣忠益  
此二言者皆當矣顧議論欲省何以使衆  
思之必集忠益欲廣何以使衆言之不滯  
執事者願聞酌中持衡之論諸士具以質  
對

謀欲廣斷欲獨謀不可為斷而斷者不  
可不詢謀欲衆令欲一議論不可撓  
政令而政令不可不詢議論議論而可  
以撓政令則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下務  
交而不求合於公法則黨同伐異之論  
步而成功少矣政令而不詢議論則用  
未必賢賢未必用上行意而不求合於  
公論則集思廣益之效少而僥論得步  
矣故欲興事功當省議論中公曰為治  
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言省而力行可  
也欲省議論當廣忠益王仲淹曰議  
其盡天下之心乎天下之心盡而議論

可省也蓋自古議論多成功少者莫如  
宋宋之士大夫隨時論事而爭者三其  
論人而爭者達與宋終始所謂三者曰  
議論曰議法曰議和戰而所謂與宋終  
終者則邪正之辨也就邪正言之亦從  
有曰有因議論而明有因議論而生有  
因議論而爭有因議論而戕河以明六  
然邪夏鍊之羅也韓琦范仲淹之類也  
前此邪正未明也自歐陽修蔡襄之論

而賢始進不肖始退天下始曉然於邪  
正之辨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明賈易  
之攻蘇軾劉陶之攻程頤顯與軾吾知  
其為正人也然而彼此以此為邪此亦以  
彼為邪是原未嘗有邪正之辨而辨者  
強生邪正也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生  
司馬光王安石此兩人者行相若也名  
相慕也一以為豐熙一以為元祐吾終  
不謂安石為邪人而力引奸邪之黨也

與善類爭則議論為之也此之謂邪正  
因議論而爭元祐之黨未必皆君子而  
人持君子之論豐熙之黨未必皆小人  
而人持小人之論前此邪與正未成也  
一涉其津涯而遂不能自還此之謂邪  
正因議論而成蓋天下不可無邪正之  
辨而不可分邪正之黨爭愈疾辨愈益  
則君子之氣稍薄而小人之術愈工何  
以明其黨邪天下有盛世之君子有叔

世之君子落落穆穆如王在襁威世之  
君子也皎皎錚錚如房發剛叔世之君  
子也故君子有品流而小人有差等有  
嚴厲之君子有元祐之君子有望熙之  
小人有宣和之小人君子之氣漸少合  
苦而漸薄小人之術愈無忌憚而愈工  
則不議論為之也故邪正之辨因之以  
明者議論也邪正之黨因之以生以爭  
以成爭亦議論也又君子有所依小人

有所畏者議論也使君子之氣稍薄小人之術愈工者亦議論也故至沆漚言利病善論利病者也竅言罷而事理乃見也吾以爲沆之心即司馬光請開言路之心也韓琦不欲分白黑善分別白黑者也辯言息而邪正乃明也吾以爲琦之心即趙抃分別君子小人之心也大抵宋之大弊以同異爲好惡而即以好惡爲邪正以聞見爲議論而即以議

論爲政事不賢者以辨口濟其私心而又加之以巧心賢者以正論濟其公心而未忘其爲成心夫以小人之心伺君子之成心則君子不能無過而小人不患無辭是以士論愈爭而愈不定入主萬聽而萬不當也嗟乎何獨宋哉今天下議論何其紛紛也朝端未嘗有新舊法士大夫未嘗有甲乙黨而大臣小臣意見分而爲兩言事任事議論分而

爲兩迄數年未嘗息者何也蓋天下之事皆起於議之不平而成於心之有己今有法於此未見其便不便也此指爲利則彼指爲害見其害者矯之而不能無過正見其過正者正之而又忘其矯枉枉者矯枉者矯矯枉者爭而未有一也今有人于此未見其賢不賢也此以爲賢彼以爲不賢此申其說而以爲大賢彼激其忿而以爲大不肖稱賢者稱

不肖者稱大賢夫不肖者爭而未有一也此其心皆始於有己既已見矣則復有人既已見人則復有同異同復生異異復生同展轉糾纏無有窮已譬之秋蓬從根生株從株生葉及玄霜既落而根株枝葉一無所有執事試觀數年以來士大夫所爲紛紛者爭國家何法何事哉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且天下有夫患

三而世之所爭不與焉夫事有當然有所以然今一事也無論當否而先指所以為者云何一言也無論當否而先指所以言者云何中則為察魚不中則為竊鈇使天下之人相伺相疑用其心於杳茫所以然之地愚以為此世道之憂也漢有南部北部而後中人乘之宋有洛黨蜀黨而後小人乘之君子與君子爭兩敗之道也士大夫與士大夫爭兩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子

輕之術也故奸人者嘗欲令天下之爭天下之爭奸人之利也令中外事而無若人有之士大夫不得安枕臥矣愚以為此朝紳之憂也夫人臣之通於人主惟有章疏而人主虛心委政於士大夫者正以相信相重之一念耳今相攻相毀而未嘗爭國事也一再至而疑三至而厭矣人主所最忌者非專則擅而下適以相賊人主操是心不復信大臣大

臣選是者也不敢復爭乎矣人主所最忌者非沽則趨而下適以相賊人主操是心不復信羣臣羣臣選是名也不敢復言事矣使天下之人避嫌如嚴避怨如毒汎汎如水中之木而莫敢自堅還以為此國家之憂也然則議論亦可以省乎曰議論可省也而為省議論之說者非所以省議論也東實有心不可櫻也東實有口不可壅也為之說曰清言路衆遂指清言路為議論為之說曰戒越俎衆遂指戒越俎為議論且天下議論何常之有有異之而適以同同之而適以異者有愛之而適以害害之而適以成者有議雖工而無當亦有用雖無當而不可不存者事有難而非正亦有明知非正而不得不容者解紛者不控捲救聞者不撓機爭不可以息爭議論不可以勝議論勝之不知息之之易也

息之不如用之之易也。獲浮之弊當以平  
實救。驟之弊當以重救。爭之弊當以平  
救。議論之弊當以政事救。如以為議論而  
已。則今之議論固已多矣。如以為政事  
則今之議論吾猶以為少。故錢穀登耗  
何以釐之。甲兵強弱何以振之。役煩賦  
重何以寬之。抗弊巧法何以正之。事不  
及我何以待之。事已及我何以處之。上  
下以此相維。僚友以此相質。建議者以

此考實聽言者以此責成。使衆人謀之  
而我固以斷之。使衆人議之而我固以  
令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  
多不多。皆吾用也。令不一則患議多令  
布而一議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其言非  
其人。是吾用其人之言。不當置之可  
也。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  
為與無所為置之可也。成敗實之。事理  
邪正。歸之。公論紀綱。握

之。羣策輻輳而我為之較。衆議低昂而  
我為之權。考言於建言之時。則事為之  
的。論功於成功之後。則言為之符。無所  
謂同亦無所謂異。無所謂合亦無所謂  
不合。非惟無合不合亦且無人非惟無  
人亦且無我不惟不禁其言亦且責之  
以言不惟責之以言亦且責之以實責  
之以實則賢而議者效賢而議者效則

不賢而議者絕矣。責之以實則人精求  
於職之內。精求於職之內則無暇及職  
之外矣。故下馬者與其以議論為職業  
不如以職業成其為議也。上馬者與其  
以政事待議論不如酌衆論以成其為  
政也。我為君子又使天下為君子則吾  
寧使君子之氣厚無使其氣薄也。無為  
小人又使天下無為小人則吾寧使小  
人之術淺無寧使其術工也。要之任天

下事者以實心二天下事者以虛心持  
天下之議者以平心既以平君子去其  
成心亦以平小人去其巧心則天下復  
何事之有雖然所謂平者賢不肖各得  
其平之謂也深山大澤咫尺千里而總  
謂之曰地平也水激波搖高下相臨是  
以尋常而總謂之曰水平也君子用小  
人舍賢者進不肖者退而總謂之曰政  
平也故所謂平者君子小人賢不肖各  
得其平之謂也若夫賢否並用邪正互  
攻務以調停其間而謂之平則建中靖  
固之所謂平而非吾所謂平也

張伯集

卷五

三



宋的昇卷之六十五

北海鴻晴月報著

英

問自虜款塞邊人二十年不被兵頃歲輸  
盟西陲煩動款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議  
款時言不可者半及今日言戰亦可不  
可半其說安是也虜求款各矣  
肅皇帝勿許以宿虜謀也

法皇帝許之以修邊防也留之而虜患反以

刺修之而邊簡反以弛而威也即以唐事  
論之突厥入焉門是時中以結友廷臣爭  
請和可入及別戰也及入雖有隙可乘  
度之必不許和乎請戰何以反用和也  
卒之漢和之而和而收戰之效抑何  
術也今之虜亦難去虜情而待之以剛  
也兵諷誘而待之以和也一氣二法胡以振  
也邊塞蓋有胡以程也朝議易紛紛以戢  
也

廟議易搖明以定也諸士具悉廷方畧以對  
夫策士者觀諸士意職耳當與否亦各其  
志也惟勦襲舊說無取焉

北虜款貢

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自

肅皇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款塞督臣史道翁  
萬達上其事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  
為首切虜志而寇澤潞寇宣大已遠深  
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

宗伯集

卷五

二

詔勿許明年大將軍駕用事主貢市議虜以  
屢勝輕邊臣小不如意則開而起驚誅  
復嚴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議而時將  
私與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幸旦夕  
無事以購鎮為堅而已至隆慶中虜以  
孽孫故執我叛人以款邊限二十年不  
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為難於西陲此  
市事之大畧也蓋嘗總而論之嘉靖中  
諸臣拙於戰而巧於款隆慶以來巧於

受款而拙於用款夫既開關以損虜又不稍為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急乘釁蹈瑕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然而和戎之議邊臣不能得之廷臣廷臣不能得之於

上數議而見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

也如孺子之視鵠鳥躊躇然若將可獲

也忘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能獲

宋史

卷之三

三

則其求益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於戰巧於款也虜既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如倒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為例

宋史

卷之三

三

如舉騶子有所索不得則幣長其幣輒予予益數幣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於受款拙於用款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糜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為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於我不得則役以不款要我既得利於款而欲兼得利於掠則借糧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陽為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於我我兵稍集則又為謾詞以緩我既得志於掠而不能忘情於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於我虜之罪已極而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竟托腕談虜事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

未有所決夫見虜罪之當誅而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非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而人不為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者不為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為也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

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為權蓋聖人必有所誦有所仲有所取有所予而後能用天下之權我將急之而固緩之獲縻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于槽脩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即桀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

卷之三

卷之三

威極而後息可勝之虜署漢財物而攻戰兩無計則說不能生而得又不能還而索其勢必復出於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予之息夫然後款可久也養息者始未嘗不躊躇躊躇而有所苦則終身利未實之欲處未始不欲急也然我須之急則其善彌緩物固有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為經以戰與款為權以款為守以守為戰以戰復為款以款復為戰守挾較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屬門廷臣爭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顏利達已而復和親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為款也太宗時讓利未論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

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吾  
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為戰也故  
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  
款皆有所用之以為權若夫戰而戰款  
而款則已下矣至於戰而不能戰款而  
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賁市也

周皇帝勿許憎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  
斥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戰也

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

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  
觀其利於前而昧其害於後言勿款者  
又不務數用款之失而反指為受款之  
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於宋而忘和  
親之利於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  
和之事而不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  
總之班固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  
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  
大害也即虜今暫渝盟而前日之利自

在也即虜今日悔罪而異日之害自在  
也故虜之款不款無論也制虜之機諸  
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審虜情則向  
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  
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惟怯可振也以虛  
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  
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

廢議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

虜利在款而及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

誨之盜也款愈於掠何苦而不款款不  
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  
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  
不及故以利害審虜情而向背可知也  
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  
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  
我不能禦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  
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屬鎮撫  
吏而禍移於邊宜大通貢而禍移於既

廣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撥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以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饋一旦而變如餓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饋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謀而挾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法無法則難以用兵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九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九法必且有餘辱即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惟怯可振也

朝廷所憑督撫之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夫豈其專閫而明為護然而候尉欺偏裨偏解欺大帥則有不及察與不欲察者亦常情也邈而致之而或以為輸誠尾而退之而或以為血戰朝廷既不得不信士論又不能不疑則胡

不執言以為獎考事以為機輸情效實雖大可原張虛駕偽雖小必罪則殺言不主而功實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遠矣而功罪可明也兵交於野議戰於朝言則盈廷謀同藥舍遠臣之言確矣而未必公廷臣之心公矣而未必確遠臣全得其形而未必肯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可主併夫其形虛事甚難論事甚易百聞難執一見易憑戰守機宜當以邊臣為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聞元覈朝議而紛駁可省也兵難踰度事難中制故當兩陣而決機者賈也踰千里而請戰者聲也今之邊畧動藉指慶事成既可以歸功事敗則因而避罪邊疆之事惟戰守和三策

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誠信罰誠必為取誠得宜即三策者虛已而聽操券而責耳故以賞罰定廟議而權衡可執

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而事不獨在虜也蓋彼已舉為故勝有機而敗有階徑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戰款與戰兩不觀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遠臣意在戰而朝議赴之戰外畏敵甚於畏法內畏議論甚於畏敵者敗道也戎守擇便利任用徇諸虜外機而惜復於內內輸而取償

於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事利鈍為身利害則其為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為身利害則其為虜必重陽安邊陰傾虜敗道也邊圉之民出而適虜小之為尉史大之為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擁眾之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為匈奴突厥大之為契丹女真意無極而敢深入敗道也此九者敗道之機也而不獨在外也

星亦彼已舉為故擊內外審彼已察六機祛九敗然復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然用策易耳而用人難今天下武備疎大同審選調煩責成寡識事者多任事者少當事者輕數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有事則以輕銳為勇詳審為怯營之病者病小則聽庸醫病劇則聽躁醫醫效而可以為功不則奪指而已若醫效而可以為德不則旁立

而視之耳此於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病即所稱三策者能自用乎而六機九敗誰使審之而誰使戒之夫誠得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為建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問自古名將戰難破敵戰勝攻取其經畫皆有深意非倖勝也試舉一二與諸士等之有冒雪夜進而士卒不知所嚮以破蔡州者有愛惜士卒屢攻待久以破廣固者

有起土山攻城而忽併兵撤圍以爲之者  
有聽其糧散而復晝夜無攻以下之者  
或修攻具而反以野戰取勝者有先設臺  
圍俟其食盡而後攻者有不殺間諜而俟  
招降者有散其使而反降其城者此八人  
者事勢相反而功烈同符可縷指而明其  
意與夫兵法攻守勢倍而又曰攻有餘守  
不足設兵者宜何從焉往歲洮河之役守  
既已不足今歲寧夏之役攻又非有餘其

失安在諸士其詳著於篇用觀方畧

凡兵守易而攻難所謂攻難者勢兩敵  
力兩敵不然則仗名義以自存不然則  
借竊之久以私恩自結於其下者也若  
夫以我之兵攻我之城原非兩敵勢力  
又兩不敵以順討逆彼無所假以召號  
其衆而又非藩鎮僭竊之久有以自結  
於民處此四資而稱事難意者其有遺  
策耶自古談兵者皆曰攻不足守有餘

守者主攻者客攻者勞守者逸十圍五  
攻難易可知也然攻者有攻不攻而守  
者無所不守有所不攻則常聚常合無  
所不守則常分常散無所不備則無所  
不寡彼勢益寡則此勢益衆故孫子曰  
守不足攻有餘愚以爲顧用之之術何  
如耳或以攻爲守或以守爲攻或自守  
而可以攻人或攻人而反不能自守或  
以有餘而不足或以不足而有餘或內

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或外若有餘而蓋  
見其不足故吾戰者以我制有餘不三  
之勢其次則聽其有餘不足之勢而設  
我從之其景下則用強勢反以弱用得  
衆反以失我本有餘而反至於不足敵  
本不足而使至於有餘往歲虜嘗攻我  
夫何其易潰也今歲我嘗攻賊夫何其  
難破也虜爲賊用賊挾虜勢賊已困而  
未能制其命虜已去而尚復虞其來肉

未敢攻賊而外反憂虜之攻我則愚未  
敢論有餘不足之所在也吾意古之善  
用兵者不然古良將破賊有以急攻者  
有先急而後緩者有先緩而後急者有  
攻而反以不攻有不攻而反以攻之者  
有受降而以降之有不受降而反以降  
之者以急攻之者李愬是也雪行七十  
里乘夜以入而蔡州平以緩攻者慕容  
恪是也愛惜士卒須時日以取之而廣  
固破先急而後緩者朱偁是也破其外  
城忽併兵撤圍俟賊出乃擊而韓忠彥  
先緩而後急者司馬懿是也先縱然牧  
乃復晝夜合圍以攻之而公孫淵死又  
而反以不攻者耿弇是也戚修攻貝以  
誘之卒以野戰勝敵而張步降不攻而  
反以攻之者郭威是也按兵不戰俟其  
食盡然後進衛梯以攻之而李守貞滅  
受降而以降之者高仁厚是也謀未不

殺因遣驛招降而肝能誅不受降而  
降之者寇恂是也賊將迎謁就軍前斬  
之且令固守而高陵下此八人者急亦  
勝緩亦勝先獲後急亦勝先急後緩亦  
勝攻亦勝不攻亦勝受降亦勝不受降  
亦勝方畧相反而成功畧等何也則以  
我制有餘不足之勢而勢從之者也夫  
論軍食則司馬懿一月之糧比令為塞  
論外援則李守貞三叛之助比今為多  
論兵力則朱偁耿弇數千之衆比今為  
少論賊勢則段龕吳元濟比今為劇論  
將權則寇恂高仁厚比今為輕論天下  
大勢則彼當分裂搶攘之餘與夫叔季  
陵夷之夜而我乃值海內之全盛仗  
天子之威福柔滿度之庫策簡九鎮之精銳  
古人操數不足之勢而反以有餘今人  
處數有餘之勢而反以不足意者其有  
遺策耶請循其始賊之初起揭各邊通



行之例指為過變，然以動機九塞而躬首難以為倡，雖天下無有應者而賊始窮矣。賊又出我攻，左右衛圍平虜，狗各城堡不下者，自謂自河以西可斷而有我兵，渡河賊僅一城而賊又窮矣。賊以我財勾虜，以虜自衛，賊為虜導，虜為賊投，可以併力一嚮及虜入而縱兵大掠，滿意而去，賊自賊，虜自虜，而賊又窮矣。大約使賊外受攻內憂應，則我之利也。使我內憂賊外憂，虜則賊之利也。入而誅重賄於賊，出而邀重賞於我，持兩端操兩雅，則虜之利也。虜所掠賊所障，我所欲得吾財也。死於賊，死於虜，死於攻，死於虞，皆吾人也。於我無不為，於虜無不為，則賊於虜猶隸農也。不能守，不能已，皆我討賊之策。雖勝者三於示之也，而勝之也，而攻之也，未始不可離而離之，乃益合未嘗不可。

降而虜之乃益難，未嘗不可。而虜之乃益堅，尤以情同利同者則鄰國也。僕其自為利害而後，能得入馬間之屑微，間之跡晦受選而不知，乃可以得志。今謀始起，黨始合，而遽曰使彼圖此，使此圖彼，三尺童子皆知其為間，此所謂施之有為之處，而駭鳥者也。故曰我欲離之而益合也。賊之初起，奉其部卒以身下之，彼猶懼事不成，禍有所歸，我亦陽信之，而無盡暴其情，異日彼於我可生之間，而求生地則事必有變。而吾藉之以行其權，業已名之為賊，彼無生理，我無受理，而始曰招安，則是賊明以愚我，而我自愚也。故曰我欲降之而益侮也。自古破名都大城，必藉已勝之威，以氣奪之，不則有必勝之策，以計取之，不則有必不敗之策，以久持之。今三者無一偶，而舉士卒冒鋒鏑，填附而攻之。

城死傷蔽野士氣阻喪既得計其言  
益令城中望王師者撫棋投淚而無所  
復冀故曰我欲攻之而益堅也大抵全  
日之應用離間之術則太早用招降之  
術則太晚始之應安則太緩後之攻城  
則太急但務多恃不務遲將但務必進  
不務必勝但務調兵不務養兵但務增  
餉不務護餉在軍士則輕進輕退在將  
吏則一彼一此論賊勢則忽易忽難報

事以律今日之事未必合也據今日之  
勢而入君子之術可參用也大賊之計  
五而已不戰則守不守則走不走則降  
不降則死今不能戰不能守又不肯安  
坐而待死計必走虜而其下非世所指  
名者計必降賞其降降而走各操其意  
必且內猜而相圖譬之同舟遇風則自  
相救援及船失墜水二人而遇一壺則  
爭而相擠者前懼打同死而後利於獨  
生也乘必死之會而微示之以可死可  
不死以待其自為計可以離之使或可  
以招之使降可以猝入之而使下利既  
有期成敗有機前之難而後之易者前  
當其懼同死而後當其利獨生也自古  
叛逆戰則勝敗未分守則死亡立見今  
但以我策之得否為賊命之短長為今  
日計者惟在守強勢用全策而慎防兵  
不必然其最急防虜入其穴防賊出塞

然在士卒不用命其次在將吏不同心  
比者虜入而我邊擊之亦既挫其鋒矣  
虜陽有所忿陰有所利勢未必不復來  
虜即來不能越水與賊合賊不能出粟  
餉虜我堅壁列陣而勿與戰可饑而走  
也乘勝而撫之則易為德且撫且不撫  
伺間而奮擊之可大勝也必欲害賊無  
寧利虜利之不可得則因其取囊而忍  
之若不能利不能害虜勢盛而賊勢乘  
之事之不然者一也我以水環賊以  
兵環水備多而易分期久而易懈賊干  
人同心以爭一旦之命勢必不獨死我  
非但防賊無亦防水我可以壅水為我  
用賊亦可以決水為賊用敵窮而鬪為  
害猶淺川壅而潰其傷必多事之不必  
然者二也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平  
居無事時有呼死亡在前寧無反側  
燕以撫之汰逸殺之不均斯既各私其

軍人亦委其命賞之則歸法之則聽  
呼之則不為使不為使者為亂之漸也  
事之不然者三也師克在和善為從  
來今師無成命人有成心功欲已出而  
尚恐分於人害欲已見而不顧移於國  
掣笑各異號令不齊見不同而生愛憎  
心不同而生乖阻賊以殺死欲圖生則  
謀深而黨合我以邀功無避罪則心二  
而權分相州之潰可為炯戒事之不必  
然者四也夫惟杜意外之變而後可以  
保意內之勝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  
全必然之利急攻可以為愬緩攻可以  
為威先急後緩可為傷先緩後急可為  
銘攻而不攻可為奔不攻而攻可為悞  
受而降之可為仁辱殺而降之可為悞  
故曰據今日之勢而八石子之術可參  
用也而愚尤有謂焉兵不厭權法不難  
正無權則不足定亂無法則復生亂自

寧夏兵變以來而陳州遵化之卒在繼  
鼓譟今蜀中又見告矣大畧以犒賞稍  
定法非盡行也夫虜去則議戰來則議  
賞軍餉無事則議減有事則議增是謂  
招虜使來買軍使叛寧夏即平憂未款  
也夫惟去不必然之害而後可以收必  
然之利亦惟伸必然之法而後可以杜  
不必然之變使無變可定無賊可破其  
功乃更出定變破賊之上若區區較難  
易於攻守抑又末矣

宗伯集

卷之六十五

主

宗伯集卷之六十六

北海鴻時用報著

集

閉今天下此苦虜南苦倭邊與海等耳制  
禦之術同歟否歟倭患莫如嘉靖中其所  
蹂躪至慘矣以今計之將復然歟否歟倭  
破朝鮮其氣甚惡一時議臣認認然持籌  
而計有欲調客兵者有欲募民兵者有欲  
搗彼巢穴破之海外者有欲集我舟師禦

宗伯集

卷六十六

之海上者其說孰為得歟夫以蕞爾島夷  
事在境外而我康康自擾非所以為名也  
朝鮮既破賊不即歸其意叵測而我晏然  
不為備非所以為實也茲欲酌於名實之  
間求之情形之表使無事亦無擾有事即  
有備則何策而可諸士其各以意言之顧  
籌策足採否耳文之工不工勿論也

執事以備倭策諸生愚未觀其形何知  
其情請對以臆按閩白本以人奴成其

宗伯集

卷六十六

主而竊其國以詐役屬六十亦州之君  
長為封豕長蛇吞食朝鮮朝鮮剪焉傾  
覆越在草莽以赴告於我一時廷臣以  
為倭破朝鮮勢必內犯有形矣而又或  
謂未見寇先自擾無為也愚竊以凡所  
傳倭形皆未必實吾所疑者其情耳夫  
以窮海島夷一旦益之以一國金帛子  
女惟所取其欲有不饜者乎不焚不掠  
久留而不歸意何為乎駕長風破巨浪  
不血刃而下人數十城此其兵力有不  
足者乎手攘去義州數食而按兵不進  
留以甘詞意何為乎彼攻朝鮮而我以  
兵撓之有不忿者乎無損於賊而我偏  
師不送有不輕我者乎且忿且輕而漠  
然不報我為是愛我而非攻乎凡倭常  
情常態皆無足畏欲已盈而不歸兵有  
餘而不進且忿且輕而不即入則非常  
情常態不可測也夫倭猶尾賊也未覩

其形未測其所向而惟擾奔驚走自疲也雖然與虎狼為鄰倭其將人望人而始備之則晚也吾非以一島夷遂足為中國難也顧天下承平久武備弛一旦有風塵之驚猝未有以應民不死於賊則必從賊不則別去而為盜賊無之民室九空軍需百出催科轉急流亡轉多天下數教易為亂始中國所備豈必在倭故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備不為倭設而可以備倭備倭而可以無所不備則全策也蓋倭與虜異今之倭與昔異禦倭於北與禦倭於南又異虜騎倭步虜聚倭散虜聚於倭倭散於虜虜疾勝倭倭狡勝虜虜驟入驟出時出時入倭入既難出亦不易非聚而殲之則坐而煩其蹂躪耳故曰倭與虜異也昔之倭不過部落今之倭乃其酋長昔之倭乘風以入而奸民為之

役今之倭成師以出而奸民為之主奸民為役其欲淺奸民為主其謀深昔之倭以聚擊寡今之倭倭以寡當眾故曰今之倭與昔異也在南則川澤沮洳焉賊三屈且隱且出倭忽無常賊利在盤據我利在攻在北則平原曠野一望千里內無勾引之奸外無伏匿之地賊利在速戰我利在守在南則原野富饒餘糧棲敵縱復嬰城自守彼亦將食自如守者反饑掠者反飽法當先戰而後守在北則地多斥鹵野無蓋藏我能自堅彼將立困攻者常勞守者自逸法當先守而後戰故曰備倭於南與備倭於北異也一時蓋臣謀士特籌借箸議調兵議募兵議搗後巢穴破之海外議集我舟師禦之海上亦庶幾羣策畢舉矣顧未見事而調兵兵至無所事而罷則是示天下擾也行若若暴露者虞使

奪也久則斧斨易缺事苦則廢發易呼  
愚以為與其調客兵不如增主兵有事  
而調兵果應則可先事而調兵戍守非  
也未事而募兵少募兵而特遣赴臣以  
出則是示天下輕也來者未必欲欲者  
未必來今日藉將民而軍異日驅市人  
而戰愚以為與其募新兵不如補舊伍  
能練則舊伍亦強不能練則新兵亦弱  
也簡卒旅以破之海外以我之全加彼  
鮮之半此智士所必乘也惟是少出師  
則不足以破倭多出師則無兵以禦倭  
即有兵吾憂其將即有將吾憂其餉即  
有餉吾憂其戰即戰吾憂其勝即勝吾  
憂其繼以卒于敵一之為甚矣愚以為  
越境攻倭異於出邊搗虜搗虜巢於塞  
外易攻倭城於海外難也集舟師以禦  
之海上以我之速待彼之勞亦守險者  
所必資也惟是沙舟習水未必習戰其

兵習戰又不習水且以海岸數千里海  
口數百處竭吾力而遠舟不盈千竭吾  
兵而防守不踰萬此如乘鳧飛馬翔集  
沙際一展取而數千里皆虛矣愚以為  
沿海以備倭猶之築牆以禦虜禦零竊  
之寇易禦大舉之寇難也夫倭之來不  
來未可知也吾不知倭之情而知我之  
情執事試觀今之設倭者有不色變者  
乎海濱大吏有不思釋負去者乎民有  
不思挈家走者乎廢閒將吏有不欲仕  
以為名而思起者乎調兵募兵吏胥可  
不緣以為利者乎商船沙船有不疾言  
虛願欲逃避者乎今講求一年  
詔旨數下而各地方守備亦曾有一可恃無  
恐者乎亦有舉事而百姓不知擾者乎  
驟而聞之則急使而不聞則緩更數日  
而又聞則又急更數日而又不聞則又  
緩急則謂倭必來緩則謂不必來意其

未即若有倭見不即來則若無倭矣倭何足畏長備饑乏清如此乃可畏耳言戰者多戰者少言守者多守者少假張皇以示其能任假鎮靜以掩其不能任有知言戰而戰言守而守則竅言止而武備飭矣業已有事方始問兵業已集兵方始問餉始可為而以為不必繼欲為而業已無及有知用兵而兵具用餉而餉具則籌策預而應變速矣賊既以

宋伯圭

卷五

七

舉動我我復操響以傳之相驚以強相諉以弱有如用五間以測其嚮操九變以逆其來則虛詐窮而民志堅矣下執形以罔上上復執影以覆之相應以文相欺以詐有如邊將以兵力強弱為賞罰邊吏以守備修否為殿最則激勸明而軍實修矣旁觀者易而言之主計者易而聽之言事者以議出已而行任事者以議不出已而止有知言必責事第

必責功小過小疑勿易法大利大害勿徇人則令一而視聽不惑矣任事者既非始議之人當難者又非初事之人問之去者已非見任之官問之任者又無首事之罪有知事必考成議慎謀始用兵與養兵者共功罪修城與棄城者同除賞則法具而規避不生矣人有必死之心而後可以戰有可生之路而後可以守凡城以衛解堅戰為差有知以

宋伯圭

卷五

八

某人守某城以某城當某口以某兵援某城凡城皆可計日望救以是則經畧定而臨事不惶怯矣人必有利當其前而後有為有害持其後而後不得不為凡守以寇至久近為差有如守三日當小捷五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望風棄城者救無救則勿罪明而臨敵不苦縮矣凡事必務有益而未其後必務有實而隱其名機未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



備無侵亦備修城垣飾車騎練士著積  
軍食可以備倭而不獨為倭設也即倭  
不來而吾城垣亦修車騎亦飾士著亦  
練軍食亦積也寇未至以必備為主寇  
既至以必守為主郡與邑相援海與陸  
相接戰與守相權南與北相用而振本  
之計則莫若倣漢人扶風馮翊之制建  
河間保定永平以為三輔三輔皆宿屯  
重兵取衛所尺籍倍廣其額汰老弱補

精銳以一偏將將之取民間銳銳為民

兵以農隙講武事無農事願長為兵者  
聽以郡佐將之兵主戰降民主城守兩  
軍相為表裏而總其事於備兵使者可  
以衛京師可以為沿海聲援可以收快  
少亡賴為我用可以鎮服邊兵驕悍而  
使之不起其最要則莫如積餉積餉莫  
如暫留一二歲京運令民以本色輸官  
而貯之倉其欠莫如令民輸粟三轉得

奔奔免罪三轉皆有額至數十萬而止  
趙充國欲積粟三百萬斛以破羌鄧艾  
積粟三千萬斛以謀吳意正如此總而  
計之其利有八民以粟易錢以錢易器  
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輸一而費三及  
至有事又從內都發金錢召買則何不  
令民以粟為賦官以賦為餉是國與民  
兩便也中原夷曠無名山大川一有寇  
患民必望名賊以為歸既可以實我

亦可以食流移避亂者使勿走死而生  
變計是都與郡兩利也當無事時兵自  
兵食自食而一有事則食即為兵荷甕  
之民授之以刃數萬之衆可立而具是  
食與兵兩足也人情非甚急不肯收保  
自為煩擾及其急則寧棄以資敵今以  
計括民間有餘之粟貯官廩無事不稱  
厲有事易收歛是堅壁與清野兩益也  
天下有事調兵策應度道遠近出采

以餉之兵不憂裹糧餉不須飛輓是主  
兵與客餉兩充之嘉靖中設四都御史  
環京師未幾復罷又募兵督餉使者四  
出今此制一定一旦有急兵可三日達  
京師而儲待亦無不給是備倭與制虜  
兩宜也比歲不登民食半菽

天子發帑金以賑之此制一定可賑可

借以予民可予民而豐歲復收之是備

兵與備荒兩當也遼徵僻遠一遇歲侵

計無復之今積貯既豐永平可以餉遼

左保定可以餉雲中是重內與安遼兩

得也所謂備不為倭設而可以備倭備

倭而無可以無所不備者意在斯乎蓋

自古禍亂之興或以不備亂而亂或以

備亂而亂從備生擾從擾生困從困生

恐從恐生亂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

也天下大患不在夷狄第使元氣不傷

雖有外症何損正須靜以鎮之整暇以

圖之求實心任事之臣而以必有益必  
無擾程其功效耳夫倭也即使與我互  
勝互負互利互銳以兵相弊我故勝之  
即使與我無勝無負無利無銳以糧相  
弊我故勝之我何所不得乃王禦禦長  
一島夷貳

問古稱諫有五直為下而復咨咨於萬乘  
之爭臣不亦諷與直無重然夫弼君之達  
非直何以乃有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  
徐伯集

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又有謂諷施於明

而不害於直直施於闇而無事於諷果為

論歟後世邊言於君有不先事而強聒不

後事而大機未問不言言則必當其可者

有對客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封事數十

上皆削其卓而外人不知者有過事不便

屏人進言備極痛切至其主不忍聽聞而

終喜過之者有時進逆耳氣色和順使人

主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者有諫幸東都

但請徐加修葺而卒駕遽止有申救遽謫  
但言其親老而人主以為愛我者此數者  
皆人所難言言所難入而諸君子獨得之  
彼所為回天悟主者操何策歟孔子論事  
君而歸之勿欺後儒亦謂正直本於忠誠  
則不說本於諫諍則皎切由此言之顧誠  
與不誠何如耳直與諷勿論矣顧折衷著  
於篇

天下之患莫大於上下相疑而上下相

疑始於不信之形日積夫所謂不信之  
形者何也上有所欲茫而下以法繩之  
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  
而下以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  
信論人不能無過辭其言當則疑在被  
言者之人而人輕其言不當則疑在言  
事者之言而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計言  
不中則曰事固未有是而以相怨耳言  
而中則曰彼固利有是而以自實耳意

有出於相軋既疑其傾排而厭之事有  
出於同然又疑其比周而抑之小臣原  
不足疑加衆馬則疑其黨大臣原不必  
疑託權馬則疑其專不言既疑其易與  
有言又疑其難近未事而言既疑其窺  
伺已事而言又疑其阻撓人主操成心  
以待曰是將然矣已而其下果然而不  
信之端啓矣人臣操苦言以違曰是且  
必然人主曰必不然已而事或不然而  
不信之心固矣言以直而健勢不能不  
調護以存國體而調護轉疑事以抗而  
債勢不得不委曲以合事機而委曲轉  
疑一疑其過所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  
所見無非欺者而不信之形成矣下程  
不可信之形以事上而上疑上懷不必  
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於是上以形  
自閉而益為不可測下以形自疑而益  
為不敢知嗟乎君臣上下交相疑惑欲

一言之入可得耶夫其元安危治亂之機而不言則非人臣也乘上下相疑之會明知其言不入而不務為可入狠稱於人曰我則言矣於事無所濟而自成其言自解其不言者亦非人臣也然則務為可入且當柰何我思古人復我心焉張良之數四歸而羽翼定也其事羣臣爭之不能得而張良獨得之所謂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則惟其將也魏明帝之營土木也羣臣爭之不能得而陳羣獨得之彼其對客不言人主之短封事盡削其草則惟其慎也魏太武之暴也羣臣多得罪而始終善遇高允彼其屏人進諫申釋事理雖以流涕則惟其切也唐德宗之猜也羣臣多得罪而獨私喜得李泌使其氣色和順無陵犯之氣使人中懷已盡而不能不從則惟其平也唐敬宗之憤也羣臣多得

罪而獨兩從裴度言東都之幸但請徐加修葺而遽止劉蕡錫之譴但陳其母年老而得寬則惟其婉也此數君子者其心則古之爭臣也其所藉手以自效則孔子與諷之首也彼李德裕所謂欲道行於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真篤論也若蘇洵所謂諷陳施於明主而無害於直直諫施於闇主而無事於諷則其說非也明主可為忠言何事於諷闇主不難拒諫何有於直而吾以為諷與直不必執也問其時何若耳夫事守成之主與開創不同事泰寧之主與中葉不同事剛明之主與寬柔不同開創之主在廷皆角材而臣之者也其臣又皆曾以功效自結於人主一日不見或卜其夜故其臣可乘機遽會屏人密言若守成則堂簾已隔無機可投無人可屏即欲和顏色以進曾不得一

奉清燕而獨托之八寸之積其難一人  
主或陷則言重憂則言重當其治已  
成亂未形人主無求於天下天下反以  
言求達於人主人主漸已輕已厭而士  
大夫又不能使其說必驗然後人主益  
自堅而有言不復入其難二寬柔之主  
有容無斷不切直不入不激發不勇而  
剛明之主太阿在握事欲達端於已而  
其意識機畧往往出羣臣之上轉抗轉  
激轉猜轉深婉言或入慧則否獨言或  
入衆則否密言或入顯則否偶言或入  
數則否緩言或入激則否而天下漸發  
多事則於激不能得之時而有不容不  
激之勢其難三宋人有言今日事難於  
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於今日耶嗟嗟  
自古何嘗無難事事難乃始見臣節耳  
數君子者其時亦自謂難矣然而衆所  
不能得而獨得之者顧其主不疑也非

其主不疑而諸君子之無可疑也凡人  
主之致疑於臣必先自開其疑端而後  
疑生焉夫疑非一日之積也其欲見信  
亦非一日之積也吾謂當以孔子所稱  
勿欺者為主而諸君子之意亦自有可  
尋者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己出而  
未嘗不默察人情然顯以人情制之則  
轉疑矣莫若守正而動之以微示以人  
心之所向與夫時勢之不能已當機而  
發機發而俟其自至吾以為當如良人  
主最護惜其名最惡臣下自為名謀事  
而洩之必不謂功進言而暴之必不謂  
忠莫若自匿名之端與諫之跡人主徐  
而察之真知其不言溫樹不齒路馬所  
言獨以告人主而不斬以名於世然後  
重其人信其言吾以為當如羣以言動  
人其入已淺言又不切誰則聽之夫明  
未燭事機言未盡事理而以浮文從事

緩則置之應則加甚焉莫若忠謀深討  
盡去其滋言而以愛君之心與愛君之  
言行之吾以為當如凡凡主有所欲  
為莫不有辭猶託之乎理也則人臣可  
以理爭爭之強辯之疾相激而怒怒則  
不論理矣夫我操威氣論事而乃責人  
主降心以下我彼且激於氣而益忤其  
言則莫若平情定氣使人主之怒無自  
而發然後我得從容與之論理理勝則

宋有典

宋有典

宋有典

從矣吾以為當如必凡人臣有所論諫  
木形則易止既厭則易入當以氣方式  
而諫者忍力以折其銳則愈急而行之  
愈決當其急時莫若以辭緩之彼人上  
所欲為者既奪於衆論而所不欲奪於  
衆論之微旨亦得此變辭而漸平凡人  
臣與人主爭事得失易而爭人去就難  
爭事無可疑也爭人則疑矣必曰罔上  
而附下必曰口是而心非夫乃以衆而

行強於君蓋寬饒所由刎頸而蘇子瞻  
所為播舌也莫若無隱其罪而徐勸之  
以情使人臣引咎於下而歸德於上吾  
以為當如度此數君子者皆諫法也而  
總之以孔平所稱勿欺者為主失事實  
有機人臣立朝不知機則敗然人臣立  
心一有彼則敗凡人臣見疑於君皆自  
有機始為智者百一愚即敗為巧者百  
一拙即敗為調停者百一執即敗為結

宋有典

宋有典

宋有典

納者百一離即敗獨當如條侯之厚重  
魏公之朴忠自處於甚愚甚拙甚執甚  
孤之地而一意為國家深討無事不可  
覆無言不可質積之久而後可自白於  
人主體具矣而濟以良之時羣之密兄  
之切泌之平度之婉以此為諫懷可十  
得一乎嗟嗟天下未嘗無難事也難乃  
見臣節耳上察則下當益密上急則下  
當益和上隔則下當益親上疑則下當

並修通事必諫諫必思所以入不入退而自反也蓄力而更端以進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至於勢窮理極心殫力瘁然後明進退以感動之至出畫懷鄣而情不能自己焉夫是之謂純臣而范曄所謂正直出於忠誠者也然則直竟不如諛乎曰直何可少也病有標本勢有緩急飲食不能得求之藥餌藥餌不能得求之鍼砭

假令卒有大謀議太事機必俟上下相孚而後諫則真無時哉有能引諠廷諍守死不移以自附於萬乘之爭臣即為親轍斯欣慕焉

問自古有國家者往往有偏重之勢而後之善敗隨之如周分於列國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黨錮唐衰於藩鎮宋弱於夷狄治亂之跡具在果始創之失歟抑漸靡使然而失於救歟備在於此患生於彼或即

以救之所為為敵之所起其故何歟抑安危之機別有在而補苴矯正非其本歟我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中外相制輕重相權上下相維結其詳亦有可惜陳者歟前代未有更二百年而晏然無事者而我國家重熙累洽海內謐如此亦極治之朝已乃識者操過計於從薪抱隱憂於竭澤亦有說歟進言者未事常苦不信有事常苦無及請人所為賦桑土也諸事有實機

度勢如賈生之策治安者乎願推古今治亂安危之本以對或庶幾乎以古為鑑云爾

執事策士終篇以古今立國之勢下詢若將謀於野而以古為鑑者請以臆對凡人之身必有受氣不足之處其微先見而後以身從之或憂所不足以藥成其偏勝氣血底滯則從其底滯之處受病而身從之古今國勢大畧有似之者

人有恒言曰周分於封建漢危於外戚東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宋衰於夷狄夫謂漢危於外戚宋衰於夷狄者是也謂周分於封建漢激於黨錮唐亡於藩鎮者非本論也周之衰也諸侯豎戴天子而夾輔之至後之為七國者豈非文之昭武之穆也秦楚夷也齊與三晉篡也周封建之圖存而周存封建之圖亡而周亡則其分周者乃諸侯之賊而

非周之諸侯也漢之季世政出多門內參賓客典州郡權財利蠶食百姓西園騶卒踐蹋命吏一時號為清源者急與之角而力不敵正如醫不發緩急標本而反以藥促其劇耳而非其本病也以彼事勢激亦亡不激亦亡漢之亡不因黨人也唐之藩鎮當安史大亂之後而餘孽未殄耳互為聲援互為制伏而孽敢先發侵伐者皆以王室為名及劉氏

敗羅氏弱王氏請盟然後汴梁獨盛而莫與之爭故河北強而唐弱河北弱而唐亡如人病一肢一臂而身尚存也至心腹之病作而身與肢臂同歸於盡夫唐之亡也內外相攻而盜賊起於下不盡因藩鎮也此五者或然或否然皆有先徵焉五伯先見始有列國呂霍先見始有新莽南北齊先見始有黨錮竊任藩將先見始有藩鎮契丹元昊先見始

有金元既以此始亦以此終所謂受氣不足之處而其徵先見者耶然亦有矯之而過救之而適生患者秦矯周之分而以孤立亡漢矯秦之孤封三庶尊半天下而七國之變起已復矯之分王其子孫同姓幾與齊民等外戚乃始重距之東漢梁竇相踵不得已以中官除之而權在內不得已以外兵除之而權在內外唐之東亦以中官監外關而權在內



後復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此不亦救之所為慮之所起耶唐之藩鎮誠足以弱唐而夷狄之禍淺宋以杯酒釋兵權千古以為得策然邊鎮弱而夷狄之禍深至李綱復欲分天下為四大鎮夫邊鎮太強則唐太弱則宋此不亦救之所為慮之所起耶由此觀之氣不足而失於救則敗救而過其則至於氣血偏勝則亦敗要之有失氣運大根本而數者

不與焉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創之初恭已節約輕刑薄斂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文景唐貞觀宋隆德於時春也物力既盛文明日侈人主撫盈成之樂意無所不得於是封禪禱祠征伐土木之役窮奢極欲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如漢之武唐之高玄宗之真宗於時夏也文明既洩物力亦訕成極而衰乃始補苴衰葺制節謹度以名法刻按收拾

煢煢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宣宗於時秋也刻核之餘天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貧匱國以民為氣而氣虧民以財為血而血耗宇宙逼人不樂生間有孤陽乍回而終不勝其寒涇如漢唐宋之末季於時冬也此豈天地自然之氣默運密移而人事從之耶抑亦人事有得失而氣運隨之耶總之以民為本以民心思治思亂為候然則古今治亂安危之本可一言而蔽也我

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其密似周其實似漢憲令似唐而德澤過於宋凡前代滲漏偏重可以為禍始者皆深鑒其失而密窒其隙竊窺其立法之意大畧等主權肅臣紀分政務散兵柄上下中外互為鉅結推重者以法輕之事輕者以法重之假人以寄其法據法以責其人如設規矩而以匠運之嚴舉策而以御

操之天下之人皆範圍於去而無敢自  
為異故前代有相業而

本朝法外無相業前代有特畧而 本朝法

外無特畧前代有清議而 本朝法外

無清議前代有循良而 本朝法外無

循良此數者皆未及古人而合之乃勝

古人則法勝也蓋前代人自行其意今

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前代朝自為

政今則

列聖無異政以守一法彼當其偏勝而後世

受必趨之勢更亦亂不更亦亂

本朝無所不兼而無偏勝守之則治更之則

亂矣愚嘗以為 國家之制如繩之渡

雲臺土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而漸靡之

久亦有稍失其初者內之制外自邦畿

郡國遞相內外以鈎繩相聯便控制也

極控制之所至則 官聞之外莫不外

之矣上之制下公卿大夫士遞相上下

以臂指相承示隆重也極隆重之所至

階級之下無弗下之矣任當其人無近

效不當無近害人至見天下無所加損

於法則以為可有可無可緩可急漠然

與臣子不相親而人臣奉法以治持法

而議避文法之意多而修職業之意少

修職業之意多而憂 國家之意少則

亦法為之也節制太嚴於上互相鈐轄

互相牽纏天下之事益遲而難舉委寄

太輕於下憲令在前議論在後天下之

人束縛而難動無事不能致亂有事亦

不能定亂致亂之難者權無所寄而勢

不偏重也定亂之不易者權無所歸而

勢有全輕也要之全輕之極即為偏重

則亦法為之也以 今日全盛之勢

宗藩不治民外戚不干政士無私學臣無

私黨大將稟於制府而吏伏稱外戶政

出於一而分於六即六列亦無敢專一

事然則 國家所患必不在

宗藩不在外夷不在外戚不在邊將而亦

不在公卿大夫士所為蒞目而憂者上

獨在 官府之隔下獨在閭閻之匱耳

嗟嗟二正之季儻亦有先見為徵象者

手而非草茅所詳也生自閭閻未知閭

閻事夫閭閻者根本之計而氣運所關

也 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養民之法

稍畧養民之法既畧而取民之制則詳

試取今日租賦之額比之數年以前倍

矣比之三十年以前再倍矣易地而水

旱比省而災沴而軍興繼之而採山權

稅算舟告罄之令繼之賦安得不增財

安得不匱民安得不貧夫已貧則不畏

貧必死則不畏死法制誠密根本無乃

傷乎根本傷則微風可以墮落元氣病

則六氣可以生瘡乘虛而入耳又非獨

虛而已氣血交爭而不定則五臟自相

尅相為病執事曰以古為鑑竊謂周漢

宋事不相肖也若東漢晚唐之弊則異

日不可知耳漢之季中臣以黨傾外臣

始而外臣受其敵已而中臣受其敵而

乃移之於國唐之季南北司如水火矣

始而外臣受其敵已而中臣受其敵而

乃移之於國夫敵則爭之漸也爭則構

之漸也構則欲之漸也欲則兵之漸也

以 官府之隔而成閭閻之匱以閭閻

之匱而閭中外之隙執事所為過計者

僅在是乎夫撥無疆之祚極幸世之卜

則八百為春中天適值之時也

累朝以來萎雲門歌大夏極盛矣然非有務

修揚謂窮極物力塗飾觀聽者也而察

顛連於道瑾晚荒涼於逃屋顧似有搖

落變衰慘淡而為秋之象內而觀於釜

宰之間堂簾之際入似有天升地降開

塞而成冬之象以上下之間塞而欲收

民間之搖落士寧得無蒿目而憂乎夫  
寒暑者四時之序也斗柄所指分四時  
者也當折膠而曝日不啻挾纊日南至  
則春候耳人主日取也政令所出則斗  
柄也德意之沛取諸方寸施諸六合六  
合滿矣施者不勞也自有之利我以不  
奪焉與民以不損焉益益者衆矣與者  
不費也至密之法通之以意至愛之等  
聯之以情情意洽矣而至密至愛自在

宗伯集

卷之六十六終

三

也前代之教弊也弊在法不獨在一時  
救者不得不矯矯之則勢不偏輕即偏  
重權不在外即在內故其害在變法令  
之收弊弊在一時不在法救者復其舊  
而已無所事矯不矯則勢原不偏重亦  
不偏輕權原不在外亦不在內故其利  
在守法夫推創守之旨觀治亂之原衡  
輕重之勢通上下之情杜中外之隙一  
日而杜四海之患一日而存萬世之計

獨在

至尊牙一舍轉勢即為氣運

明主在上執事亦可以無煩過計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六終

宗伯集

卷之六十六終

三

宗伯集卷之六十七

北海鴻瑋用報者

祭文

祭楊封君文

滙序之野風號地靈萬生令人為士儀刑少負雋聲雅志幽素經明行修期于歲暮忘歸文學德秀是師飭躬作範潮人化之解組而歸其用未究式穀似之克昌厥後公既龍起嗣乃鶴起入家承學出綜國史校書天祿起

草明光青宮翊贊紫禁回翔再命既領五福未艾于方歸養公年不待凡我詞林實同訢戚薄言設奠臨風沾臆

祭顧官贊文

公家司馬命世稱賢長發其祥鳳雛翺翹若歲來儀九苞散翮東觀抽書鑒彼保直乃晉官贊乃容譔條啓沃廣厦羽翼東朝遠歷臺明堅簡休沐給傳言歸碩人之軸遊心于澹返服之初南陔樂只東方晏如石渠之虛

既待卜未遑為已傷吊鴈悵失園華悲纏朝月何知時昔遂為死別風流邈矣河山關之生芻一束角以哀詞

祭閻學陳公文

先皇御極昇公政本天下猶謂公廷登之覽而不知淵明雙渡之中所以光輔帝德已達公大拜驗年而四疏請去天下惜公志事之遽而不知庶頑起儒之標去而彌若也事爾及莊先師而臣宜麻禁秘祖帳都

門鳳覽德而甫下鴻潛舉以離塵照鄰治庶知喪其神我僕園之其惟古人當其飛聲雞林振跡鸞掖四部七畧高文典同類揚子雲之校書而棄其僻虎闈論道鶴禁談經國士肯子惟公是程類桓太傅之稱古而遺其榮詔璣獨達以匡宸職出順于外我后之德有宣公之論奏而不著其跡垂紳正笏一德和衷四海安瀾六合同風有召公之夾輔而不尸其功難進易退機決識兩師留侯之勇而

享年則永黃髮番番優游林泉齊路公之年  
而有子則賢彼陳之三亮克世其家惟震器  
之濟美肆鳳來而蘭葩蜀之三蘇式稱哲人  
惟翰學之啓沃行繼體而秉鈞天春明德亦  
孔之厚為時甘露為國黃者詔使下存同  
朝獻壽天下聞其隆替四夷問其安否固宜  
誦樂只以無期歌抑或而彌久也云胡厭世  
騎箕上列豈離嶽之精散抑中台之星折  
帝悼良臣士傷前哲蓋世間純全之社既罕

三門集

卷三

集於厥躬而沒後哀榮之典亦咸備而罔缺  
嗟神爽其何往紛紛芳徽其未絕配茂岳以等  
峻挹錦江而比絮某等辱以復進託在世講  
雖萬頃其未挹亦千仞之可想人之云亡吾  
將安仰慟執紼之無從臨悲風而曠恨就靈  
宇以陳詞庶洋洋其來享

### 祭王封君文

惟公世濟明德蘭芬王度含華隱曜守其純  
素斤斤先程不失跬步捐貲趨急折券棄負

孝望風揚仁義所附懷惟壯璋永則揭祖好  
行其德以懷于家篤生哲嗣鬱為國華茂膚  
鶚存大對以車委佩銅章虎冠觸邪英英風  
節猶于幽遠績用孔昭帝則汝嘉乃賜之  
命榮以簪組公寵受之皇皇章甫長君出守  
在漢之潯郎署回翔不遠將父堦雲永嘆三  
後陟岵宜其永享慰此遐思云胡一夕太令  
淪淪松蘿無色猿鶴鳴悲日慘丹旌風吹總  
帷哀哀棘人式過其歸亦等臨在世講實同

宗伯集

卷三

### 祭塞太夫人文

嗚呼有濟惟源有衍惟川含醇長世韞朱開  
先譬之蓂莢厥有豐年我儀哲人其惟母賢  
始自望族嬖于儒宗槐柳餘棠家無宿毒婦  
有蘋藻既虔既供婦有簪珥惟以御窮薦以  
惠溫婉婉其顏姑謂貪家得婦而歡祝婦異  
日娶如婦賢自內暨外用無間言克相夫子

既服而正膏跡賢科施于有政傳家一經受  
 國三命奕世蟬聯惟母餘慶誠不獨贏貴不  
 替故或辭或否職思其度豈無訖綯而躬荆  
 布先姑之思不愆于素用如不盈施如不給  
 我倉我庾以周緩急內宗外宗以遠遠戚庇  
 其德宇既睦既輯歲赤大侵間并無煙閭其  
 轉恤以粥以饘扶携項尾嗟來一餐野有暴  
 骨解素葬馬茫茫鬼神若有若無猶誠所篤  
 若蒼若乎悄悄心目寢寐告符以茲勤信敬  
 供不渝哲嗣建節大奮厥功績茂遠陞名垂  
 萬鍾亦有食昆大官是供婉嬖弱季冠曾趨  
 風鳳雛翩翩鵠鳴在桑殿心則一厥德用戒  
 展如之人弟祿爾長胡天不吊靈萱頌霜經  
 揚之事五兵是司匪濟艱難敢圖其私忠畧  
 外揚孝思中違忽承遠計涕泗漣漣曰自弱  
 冠達養從官中聞覲省一再堂前有不得見  
 二十九年會官有待胡寧弗延嗚呼哀哉某  
 等奉令守官風承嘉則邇德知源恒焉心側

六師隕涕豈伊私哉設冀陳詞靈其來格

祭大理丞黃公文

惟靈含華體哲懷翰握瑾行無軌迹心無咥  
 矜公車對策江邑襲錦茂明庶政以康羣品  
 覲馴春雄乃厲秋華未惟霧塞白簡霜凜按  
 衍朔野聲馳外闕窮荒緩帶全替安枕中夏  
 氣舒左賢諸寢惠我東國風裁肅枉總總百  
 邑惟公是軫明明三及惟公畧議一弛一張  
 或披或引令肅秋濤政清璵本有赫是囊蘭

祭伯集

卷三十一

在玄衮乃陟廷理五刑離允園扉以清肺  
 石靡隱荃胡不居嬰此疾疫霜露既零被于  
 椒茵風流已謝芳徽未泯寒雲倚薄涼颼索  
 繁孤槐宵征朝紳同慙某等入蒞窺露彌仰  
 標準臭擬芳蘭悲同朝摧生翬致奠有涕斯  
 隕靈之洋洋鑒此素悃

祭王太夫人文

運符名世朝登碩輔山川出雲為時霖雨於  
 惟夫人實惟女師內鉉之業式是母儀厥初

奮庸以及爰主奉母而出亦奉而入翟服橫  
玉以充庭燎大官之賜以備滌滌入而承歡  
出而造膝言如投水政如調瑟孰不為子燕  
孝與忠孰不為臣燕始與終母之說養顧輔  
將之母之懷歸顧輔康之子也令名母也完  
福曾是菽水速悲風木道先形管慶派黃產  
譬彼北原含笑長歸某等綸閣恭待詞館從  
游樂樂素冠為我心憂臨風致真情以哀詞  
桂漿蘭藉靈其鑒焉

宗伯集

卷之三

祭將夫人文

於惟律靈出自望族閭德風揚令聞蘭簪于  
歸年公言結其禍載淑其儀允池前徽推髻  
操作鹿車共祝德輝少君其則不遠夫子筮  
仕司理雖揚誰其佐庶擁驢負箱有美蘭臺  
賤歷華要風夜在公肆為以告孰代天子  
行于晉陽誰代夫子有母是將責而能貧約  
而有度豈無崎嶇而躬荆布劬勞以瘁尚勤  
子家勿寧棄爵而問桑麻國史長遠總悼處

列哀哀藐孤悼心泣血空闕夫子痛而憑梓  
中宵霰集悲風及寒某等誼託姻親情關休  
戚獨人云亡為我心惻不腆之奠侑以誄詞  
神理如存尚克鑒之

祭張封君文

惟靈少秉高節實行力田其業不遷而冰  
年一丘一壑懷玉抱璞匪雕匪斲以完其朴  
百年樹德既實既秀亦孔之厚以昌厥後鳳  
舞鸞翔蘭署是朔帝令斯皇幸服以光公

宗伯集

卷之三

寵受之倫然林麓無改初服宜其遐福大令  
不居法馬淪漸丹旒素旂式過其歸焉時哀  
我文化既隱聲利糾紛公遂斯真孰雄而淳  
斯道已亡謂馬疫心重以世誼太息彌襟我  
酒既馨我敬既陳靈風森森來格來歆

祭鄧封君文

惟靈孚奇稟哲經明行修爵為時髦舉起南  
陳董生之書惟常下揚子之奇字兼收方擬  
擇文場之袂扶輒先之鞭而竟千金未市三



獻不投東方抑首扼腕以悲其過第獨走然  
而忘其不憚躬蜀山以寄散步中江以夷猶  
或其廬者鄭真之居谷口耳其聲者徐穉之  
在南州乃啓祥於嗣公若大衡與天球都亭  
攬轡塞上鳴騶運玄畧於惟慳制點虜於縹  
緲諸引弓之國鳴鏑之衆靡不叩關而格音  
回面而寢謀天山息霧瀚海澄派邊人月息  
肩于嗣公之宇下而長無虜憂封章著述  
帝寵既優勇鏘金章足明適意而前猶蕭然  
壯山之芟製嚴瀨之罕東差素節之高厲宜  
引年而增籌何捐館教一旦溘御風而上遊  
以翁之達觀處死生之常數亦復何憾而以  
嗣公爲子雖死且不朽當亦有樂乎斯丘惟  
是嗣公之去西人靡恃無不泣白日而悲清  
秋南陽藉禹吳郡思攸征懷渺以信邁凄風  
交於素旌某邊人也不能悉翁生平大凡而  
獨以享其利者之德歸之貽謀痛執紼之無  
復寄素衷乎一自

祭楊封君文

嗚呼先生天啓淵哲側僮負奇振此高節少  
辟功曹弁如敝絮仁心爲質狗人之急人或  
負公折券弁者好行其德以仁其業貧亦何  
病夷然不屑乃撫長君是訓是迪鳳雛翩翩  
亦修其翮裊裊詞場萬夫辟易蜚聲難林振  
羽驚棟帝賜之命章服有奕被此光榮守  
其純白乃辟拙園脩脩林樾蔭生新經謝公  
故殿室有餘清座無雜客一酌一詠于何其  
適荃胡不居有此泉石乃明館舍遠即窈窕  
猗猗悲鳴咽咽要咽秋山收雲春林羅月衣  
袞長君腐心泣血百年長遠一詞未訣蕙帳  
已空蘭藉虛設容輝杳矣清芬靡絕某等長  
君同袍寔相朝夕忽聞哀訃臨風太息不勝  
之真將以東帛監此素衷庶其未格

祭新誠王太夫人文

太夫人豈所稱備五福者耶至於今而始考  
終也緒紳間稱母儀壽考無如海豐楊太夫

太子孫貴顯無如姚江孫太夫人若太夫人  
福壽實克燕之年登九家窠列五世簪笏盈  
牀門施行馬自卿貳詞館臺省藩臬以及郡  
縣無所不有有孫夫人之子孫而境加順有  
楊夫人之壽考而祚加行其在今世未嘗兩  
見也夫福與壽及于孫貴顯故係得天堂番  
無異者吾所冀服獨以溫厚恭儉操趣若  
一官無失職士無失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  
風以建慶之萬慎守沉黙之烟戒符茂弘之

宗伯集

卷之三

地望奉柳氏之家法非太夫人意訓何以有  
此始太夫人相太僕公以顯太僕公以克勤  
事卒於貴竹太夫人間開萬里不意金寧  
遂謂彈聯玉映光庭漸階有如今日今日歸  
九京而報太僕公亦可以拊手含笑長無遺  
憾矣不佞仰止德門託在姻戚一介弱女庶  
幾長而奉蘋藻自結姻以來竟未得登堂一  
拜弱女又先太夫人以死今日之事不以履  
而以吊不以棗栗而以椒漿蕪踐易僅馬靡

先頃每一念至者刺于心對懿親之几楚悲  
亡女之寒櫬楚江芳芷粗可薦陳蜀道哀棘  
不堪踴擲及袂拭面涕泗從橫歎陳詞靈  
其來格

### 祭王太孺人文

聖聖太夫人其遠已耶自太夫人歸封公以  
婦德闡里閭封君連塞不第太夫人斥簪珥  
位之且從旁慰藉順適其意子孫編以教諫  
議君卒成諫議名蓋東海之為婦若母者皆

宗伯集

卷之三

以太夫人為程人謂太夫人福壽且未艾則  
胡以卒然遽不意耶方主上更化之初也  
言路正塞廷臣熟視莫敢先發諫議若愚然  
以身為倡論罷不法太臣天下以此知上  
意所向而後脫大奸之罪朝廷肅清諫議若  
則又上書請釐科制重名器朝入旒蔽之  
耳而夕播薦紳之口天下靡不仰諫議若之  
賢而諫議君願退而不敢當曰母氏之訓於  
是海內無不知有王太夫人矣嗟乎嗟乎何

以死我聞太夫人之就養也與諫議君別久矣無遠而進膳於邸中持諫議君泣不能自止也而遽以病嗟嗟別以三年行以千里不能博一日舞絃之歡而已寃轉牀褥二豎為災妖夢是或獨得一面為永訣而且莫哭臨躬自上食耳嗚呼存者沒者何以堪此耶夫理有必主事有固然處必至之勢而以諫議君為之子死且不朽世固有一詞未諫余然靡親者視諫議君之情何如也嗟嗟太夫人

宗伯

書

一

可以無憾諫議君亦可稍自慰矣某等於諫議君稱同袍兄弟聞太夫人至方擬致一觴之獻以為壽忽乃易度為哀撤享而莫執筆陳詞淚淫淫下矣不勝之祭薦其明信太夫人其享是哉

### 祭范舍庶文

攬拘杞梓惟豫章村豐城雄劍光矚斗魁有異巨麗並集燕臺瑞鍾鳳沼價起龍媒奮跡清華懷志踏泊青瑤四都手披七畧上林同

工園子選博曾是長離而嬰端微溫恭人履德粹矣芳蘭當門世所忌矣于其于藩公姓淮矣十斗外僚議難試矣在閭之陽在洛之游泱泱大風于齊于魯文章政事餘勇可賈如公兼才豈可稍致相彼振驚幸翔于鳳匪怒伊教六館從風乃陟端尹三命滋恭經論道羽翼儲官石渠弘敞總圖三史守命伯夷典朕三禮不競不綽無神端委神人允諧清和咸理人皆謂公旦夕揆路未作愁霖已先朝露國隕老成時方多故曾不遑以尤天步先君與公同薦春闈先君亡祿公亦長歸松楸寂寞風雨凄其思我父親涕泗變律宿以復進參侍耆舊忘分忘年自宵及晝曲席而談如鍾斯叩余也醴難公發其覆余與劉公退而復言公神藏藏殆將百年公時訖余已程真詮曾幾何時遽送九原公竟何歸大江之側望我浮生大海之北江海易會生死永隔薄言致其公其未格

宗伯

書

一

祭王翁陳年伯文

積善世臣伊陟在商玄成嗣升漢書以光我  
朝公躬亦多濟美代掌絲綸惟公父子公在  
詞臣風聲冠冕有如國倚博物閑覽執經旃  
厦宸扆日臨如趙師民勸講獻箴一代國紀  
頌公總歸有如吳兢一時直筆帝采厚望  
傳公登庸有如魏國自許朴忠不隨不激氣  
疑識洞正色端委如勃厚重才皇藩野文  
端是詢公侍今上學馬而臣文端甫相承

祭伯文

卷之三

五

身以退公亦三載而薨于位再世相國再世  
帝師風雲既和霜露間之嗟公之遇世未一  
觀聖公之才百未一究寰宇多故中外九變  
人之云亡孰濟時艱天子曰咨奪朕良弼  
休休厚澤潛而涕出乃晉穹階乃營玄室  
名備物恩禮始終某方宅憂痛心疾首無父  
之孤哭父執方與先公契合交聯進既同  
籍改亦同年公念舊好使來歸聘書猶未竣  
已聞公訃風在講帷奉公指南衣冠豈接

炬宵談萬事堪憶音徽長絕瀕行數語遂成  
永訣公茂燕山公歸蜀川竟銷望帝涕隕哀  
猿人世之別間以生先不腆絮炙敢告知己

祭宋鑑孩母舅文

嗟我舅氏豈其遽已頃聞臥病謂可強起嗣  
有傳言尚在疑似是邪非邪竟果然矣臨風  
涕淚載壯陳几招魂設其彷彿千里嗚呼哀  
哉自我外祖生為人豪百年植德陳義最高  
以迄於公今聞滿郭春魯贊行公建其標誠

祭伯文

卷之三

五

貴金石氣竊雲霄瞻其德宇鄰客以消大對  
公卑初令於宿洪水滔滔民無半菽公曰其  
咨于寔爾牧不腆之俸爾體爾於我倉我廩  
以輸爾果不有宋公淪胥以憂還秩戎曹視  
師塞下細練橫霜旌旗竭野使節續紛持衡  
蓋寡曾帶可求衛纓已假誰其無樂惟宋司  
馬束修之間亦無受者營彼淮陽實托大河  
公之出守衡風揚波宣防既築孤子載歌誰  
能微發而無煩苛敷政優優民是以和陂陀

如雲公勞寔多增秩賜金 幸知我勸乘傳  
以觀柱於并議奪公九秩沉在下吏遠巡奔  
走無改夷粹何升何沉亦不屑意哉北河南  
諸艱歷試歲中三遷乃陟中書望我舊階數  
綬以紆究彼洛陽為天下樞輻望風翔惠澤  
雲敷民亦寧止公貌則癯食少事繁以映其  
軀鳴于哀哉兩典名邪家如韋布居無美墻  
示仍綢繆何有何無不愆于素無小無大遊  
公雖度孰是人斯遠即長路茫茫大鈞壽知

其故孰不有死在天一方吉往凶歸孤槐宵  
行丹旒蕭蕭行雲蒼茫垂白之母雨泣於當  
生養其志及遺以傷免別吞聲竟亦傍徨某  
也聞訃痛心疾首行則吾師親則吾舅當其  
臥榻靡問安否當其屬纊未與啓手執紼靡  
從寸心何有九原不作何謝玄負已卯之歲  
余始東歸比屋而居時款荆扉脫粟之飯備  
以嚴薇披我素襟啓我金微談詩夜分清露  
沾衣昔不暫捨今當永違人琴兩亡涕泗交

揮我送舅氏瀟水之澗蕭條古寺凄其風雨  
舅孰我手張米能去明年親王會於茲所孰  
知永訣且復笑語別如僂仰杳矣今古嗟嗟  
舅氏與世長乖蘭腸不御總惟自聞青天夢  
夢白日西顧望斷齊山恨阻燕臺淡與冰凝  
悲逐風來陳詞不多惟以素家

宗伯集卷之六十七

三十九

文選上

八

宗伯集卷之六十八

北海楊琦用報著

祭文

祭王遠壙文

是乎歟卿十年交誼遂盡於此乎僕非為世惜才為身惜知已數日以來隱軫鬱結不能自喻于懷者獨以公歎歎補誠耳公磊砢多英其文高曠而有氣其意純法古人有矯世俗而孤往之思此皆世所不易得而僕所為

深痛者不在此夫世未嘗乏才也曲不高行不獨亦何難於知已天下所少者正以質心質行無纖芥可疑如敬卿者耳憶昔爆立禁中長日對談疑難相質篇章相和異曲同調如頃如麓雨餘月下同步相過卿杯聯席趨朝並馬火城未曙禁鼓已嚴連翩以馳如形如影竊謂同在近列可長相保以引以翼並奮清朝如味得和知予得此而公溘先朝露頓成隔世書劉在簡衣冠在陳前歡已往後

期永絕同心之痛如何可言以今訣別思昔笑語言不違心行不違言始終十年無一妄語無一偽事世道交喪煩緝宛轉質心質行

如公者當復幾人而公竟死乎上有老母下有稚子百年之身忽焉已盡千秋之業鬱而未成敬卿苦心亦何可道者公之將歿乎其

祭伯集

卷六十八

七

所知未屬為生誌屬蕭生草已具矣家居行誼多所未悉畧記所聞多缺疑亡褒詞不敢以偽事公故也公有遺文請得而傳之傳不傳不可知心不忍使公遽泯泯耳公有遺胤遠在千里緩急不相及如可為力不敢相忘嗚呼敬卿不腆之寡尚一臨之食設不御酒盈不酌公之靈爽竟何往乎十年交誼遂盡於此嗟乎痛哉

祭陸敬承文

聖哉陸生遽歸冥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鐔與予生別不勝間閭與予死別能無悲愕寒日凄緊林颺倚薄白髮飄蕭素交零落中秋之

夢子南來如君已死不忍猶欲問子故  
恐子驚回乍如欲笑忽若含哀幾月在窓風  
神自開彷彿半神漁景徘徊爾其託跡多情  
守心元亮達士遺形至人不相神龍難羈澤  
非自王小平近疎大言近放然以似燦燦酒  
似驕校天炎輕世或永亮乃若識洞千古學  
擅百家氣幽雲夢筆浸若揮天口江河揮手  
雲霞主閑居要有大非誇世矜雖龍子謂鳴  
蛙展如之人惟邦之華知子文章十入而七

知子經濟百人而一祀天未墮周緯是恤壯  
斗聞于仰天涕出欲披閭闔何由造膝苦言  
不入甘言則疾我俄圖之惟國之初惟高  
皇帝焉當世模乃推祖德慷慨上書其意  
則苦其言諷如忠擬更生諫如敢與約本自  
瞞慧匪牽縲類平披猖驕虜助逆借筋上前  
而畫三策野兵不擊攻城何益夷吾仁左顧  
牧禁掖連臣謂子儒而兵革子謂造臣大而  
中憫詞臣所親斤斤操觚子抱雄畧侃侃失

讓世艷近列子請留都已之留都子曰歸歟  
公孫相漢季鷹歸吳優詔再遷君邊五湖憶  
昔錢別淋滿杯酒子獨沾櫻餠前諸友世事  
如此吾將田畝今日之別知復會否與子同  
心既春白青安得不釋息掩子口狀識是歲  
哲人亡魏尼父注麟實生悲鵬昔者相見在  
越再宿今日九原渺然空谷遺客在臆遺札  
在牘證不可開書寧忍讀茫茫多故惟子料  
矣耿耿隱憂惟子告矣我肅有言當必子君矣

調笑之來亦必報矣我有虞苦子相勞矣子  
有兒子我哺抱矣虞則比屋出則聯轡詞或  
同調情如同氣施及先君歎同把臂忘分忘  
年陶然既醉棋或爭道倦即同寐何知爾我  
幾忘天地誰無朋友誰非過從名齊不忌心  
迹能同而子吾子吾翁若翁歲環何在當華  
已空先君之思及汝阿戎俯仰存歿慟哭悲  
風自子之歸青山流水對酒微歌二難四美  
月我之歸荒廬是倚瞻望越江不聞尺鯉子

即疎曠豈應至此我以愛生子以樂无生而  
相憐死忍相捐我聞子以爲欲悲酸子知我  
懷爲我永嘆汝棄塵世了草黃來我次良友  
白眼青天嗟我陸生生九永隔二三兄弟實  
相朝夕生者各天死者此夕同從十里焉此  
絮矣杳無音響誰爲至子云爲若當爲國  
家惜嗟我陸生生浮死俗萬一骨何短何  
修彭殤旦暮天地好辯子云爲若當爲國  
今惟陸生古惟莊周仙仙子云爲若當爲國

祭宋太安人文代

祠部行義類陳太丘誰其紹之厥有行述  
伯弘雅類黃叔度實惟子云爲若當爲國  
如賓德誼勸勉類伯鸞而大則顯乎友宜  
訓牧伯承歡類不疑母而子則子云爲若當爲國  
而永齡濯豈無婢僕而身辭作也然論終亦  
貴于躬虛豐彌約在貴彌中人實有父安邦  
異之豈惟翼之又訓迪之人實有母供養  
之豈惟養之亦克葬之藥祐既捐芝蘭亦什

穆伯文伯悲我朝暮以蒸以膏惟孫是將曾  
孫繩繩母也不仁某少嘗不違乳氣在歿宜  
室宜家幸託華冑翁也是師母也是依飲之  
食之教之訓之母德未酬忽焉長別爰及兩  
舅腐心泣血總惟育徹素輶晨興悲風蕭蕭  
墓樹霜凝舊宇長遠斯阡是即薄言設奠仿  
佛未格

祭葛鳳池文

嗟乎仲明克長已耶我輩與君同苒苒書十  
有六年出入承明者九年前日之歡遂盡於  
此以君仁厚恬雅雍容有度聲利不染心喜  
溫不形色望之者皆以爲公輔之器後福未  
有量而一旦遽先朝露滿朝咨嗟致疑于人  
理歸責于造化刻于我輩契如斷金言如投  
水相隔幾日生死長辭從歎生悲悲未橫集  
從悲憶歡歡緒不可復尋君歿之次日檢君  
遺書陳編篇前君之于跡而我輩所商畧也  
几席尊要君設具而以饗客者也二三兄弟



不逮其過所少者主人啓君手足耳目四體  
骸而具存所少者氣耳嗟乎仲明人生世上  
不滿百年其仕宦交游多不過二三十年為  
歡幾何悲亦稱之人命難期塵緣易盡人間  
事大畧如此無足異者余所深悲獨仲明意  
若有遺恨而一詞未訣耳人誰不死遠在京  
華後事託友朋家事任僮僕九齡猶子僅辦  
哀啼夫人臥病經時且暮先生不自保重廢  
在堂賢昆在遠招魂哉莫千里之外嗟乎仲

明何以為心人當一身不保則萬事皆置如

君萬事盡可悲酸歎不受含意必在此君雖

不言余已悉矣惟是楸枰所以藉幹者庶無  
後悔夫人志在同穴亦已載蒲團之櫬以從  
為君狀者門人黃君也誌則不佞琦不敢辭  
墓道之石請介書求之于宗伯必可得也君  
才未盡究其用文復未盡究其才受其所存  
已有卓然足傳者請為檢火使世人見之君  
之嗣子標質不凡兄弟之子輒于也君有兄

弟在何患手無父吾力所不能及則無如之  
何所可及者以引以翼不敢有所斯凡君所  
欲言者即不言吾已悉矣吾所欲言者即盡  
言君不聞也嗟乎仲明今日之祭猶是向時  
杯酒殷勤之餘遺像儼然屋宇如故君不為  
主而為客為客而不知其一享否也死者吞  
聲生者惻惻所不忍言況甚於言嗚呼哀哉

### 祭李太史文

嗟乎成甫往歲都門之別遂成永訣乎成甫  
同去就一死生於塵世無所戀戀然安能無  
戀戀僕也別來十月耳不知何病遽至於此  
歿時亦復何言儼在海上何從得聞之昨得  
陽生書至彌日不快竟夕不寢即有以成甫  
病時狀歿時語告僕者僕復安忍聞之也成  
甫別時欲僕書數言揭座右荏苒久未有以  
相寄昨為一書屬陽生致之而成甫已矣去  
秋告誠之語僕謹受而載之厚意不報則長  
逝者私恨無窮成甫死僕尚復誰與語即有

語奈何今成甫將聞之言尾事則吾所不知  
言人事成甫已無所用之矣嗟乎悲哉吾不  
意無參苓之品而苦無藥石之言成甫死雖  
復以言規我者茫茫世路知己幾人往歲亡  
敬卿仲明今歲亡成甫此皆復來之秀故是  
國家可惜之人人之云亡豈但臭味相悼而  
己子劉無年伯道無復世皆以爲天之未定  
夫天豈有定與不定時直以愛氣有厚薄而  
延促因之當其薄時造物不能厚當其促時

造物不能延自我自培自傾自覆吾不知其  
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其生也污其死也休成  
甫素精名理故嘗了了耳我成甫語笑水  
隔寤寐无友尚若生平執筆涕淚臨風氣結  
薄言設真畧見寸心成甫其享是我

祭外祖母文

自葵未辭太母而薄游不意別至今也又不  
意自今而而永別嗟乎痛哉太母之視内外  
孫無以異也別而月夕念之至今歲春而痛

窮而愈傷益甚日未嘗不數數問也所親莫  
寬旦夕則設之曰已東裝矣以某日就道矣  
太母喜爲知飯居久之不至而始知其謾明  
知其謾而日未嘗不數數問也甥聞之亟圖  
歸計而釋婢不得聞此時甥歸者設牙然  
果以此時歸則尚可以一見今甥真歸矣而  
太母不及待也嗟乎痛哉太母之計以四月  
別達京師再旬而有亡女之變悲不自堪為  
詩曰兒痛母有母母痛兒有女甥欲寄家書

涕淚不成語當事者讀其言而悲之某乃始  
得請也自某東歸拜母堂下母未嘗遺太母  
病中狀某過亡女之墓而未敢哭也母不忍  
傷于意于不欲傷母意語將及而輒易痰欲  
下而強收者以母子不相對而悲今以母子  
相對而悲耳嗟乎痛哉某去故鄉十一年而  
歸姻戚故舊少者壯壯者老骨肉至親大半  
凋謝舅卒于汴隔二千里太母之歿去某歸  
隔數月而皆不得見嗟太母之堂拜舅之

墓見素棺與封土耳遠憶少時宛轉懷袖小坐膝前顏色笑語宛在心目而渺不再得求之夢寐若存若亡起而瞻其像像弗肖也讀鍾叔瀛所為狀則儼然肖矣雖然吾終不忍以肺腑之情干痛之痛而求之紙上蓋吾嘗以吾郡有大賢人三而非阿所好也外祖居鄉似王烈舅為政似劉寬太母之誠篤真至求之近代未得其比凡所稱賢淑大畧有名與迹太母之品確在近代母儀婦行之上而無名與迹可尋常欲摸其行事而不可得即摸之而得則猶之紙上也獨且奈何哉人世之隔無如生死然精神所至則幽明可通故有雖隔死生猶然相待所待不至極不為行友朋如此何況骨肉太母即遠原以九月朔期而更高日待甥耳甥在斯矣太母亦知否當其病時思一見甥訣一詞而不至今即千百言安得令太母聞之執紼設奠亦復何益亦聊以盡甥意而已

### 祭二伯父文

伯父之歿以九月十二日更十五日而姪琦始聞訃既與弟環設位而奠又五日而值國慶典大禮有淡不厭揮有聲不敢出月餘事稍定乃始為文哭之操筆欲書萬行俱下引聲將發五內先摧蓋慟伯父且慟吾父也吾父與伯父自髫髻迄白首相與朝夕同歡食笑語者五十年而吾父即世又六年而伯父卒伯父與吾父別六年今乃同遊于九原也嗚呼逝者有知乎無知乎吾父與伯父同遊與否不可知而姪與伯父則生死長辭矣嗚呼慟哉猶記丙申之歲吾父倚轡伯父又已病劇即吾弟季瀛亦痢病也以兄弟至情存沒永訣而家人不敢使伯父聞之恐以父之沒傷及伯父以伯父傷及季瀛耳伯父聞故而扶掖以來夫以偏枯半殘之况哭幽冥不返之弟撫割裂垂盡之孤當此時天地為之晦明鬼神為之嗚咽今日伯父至於大故

而姪遠在千里不得與于笑泣之位吾為新  
馬袁姪襄大事而姪不得與相也以今日伯  
姪之歎思當日父子之恂方寸幾何堪此楚  
毒耶自姪先喪侍伯父左右忽而自慰忽而  
自傷不見吾父猶見伯父也伯父即病塞溢  
猶時道舊日事今欲見吾父生平所與飲食  
笑語者可得乎自髫年迄白首事誰復為姪  
言之者乎嘗姪之北來拜於座前伯父以手  
扶之不及衣者又有屐以十年父病千里遠

陳伯非

卷之三

三

分字數必其復相見而且自相寬猶以一二  
年為辭嗚乎孰知此別為死別乎自伯父之  
病而吾父及大伯兩叔相繼卒伯父先諸无  
弟病復諸兄弟存天其有意乎以伯父之厚  
德而將食其報也以吾弟之積學吾姪之賴  
出其能有成天將使伯父見之而孰知竟不  
及待乎夫啓手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伯  
父於世無所有餘亦無所不足人誰不生伯  
父生前無所厭樂人誰不死伯父身後無所

憂慮九月之初猶有治期之約病革前一日  
猶與弟姪飲喜歡眾公之時至則行伯倫之  
年以樂死斯不亦安常處順愉然去來者乎  
世上浮榮有與不有見與不見豈足動易質  
一念我姪以考績受制河更五月復以  
覃恩受二品之誥而弟姪遠隔之德輶拜  
命而喜姪亦喜已而低頭位下吾父贈也叔  
父封也乃知爾曹不知惡言耶遠矣嗚乎逝  
者而有知也伯父其慰者當不減

宗伯集

卷之三

三

吾父而吾姪姪所為低回泣下者當亦不  
異於姪天地間功名可自樹行誼可以自  
砥所難得者親之年耳姪之哭伯父而不勝  
慟也蓋亦勸吾父也而得傷哉

祭八叔文

嗟乎悲哉我何往乎春初聞叔病狀深以為  
憂僮僕繼來皆謂必愈奈何一旦遽至於此  
前日報書遂成絕筆前年錢送遂成永別即  
使姪親視舍稔已而生死況復遠在千里又

阻河山嗟乎悲哉叔何往乎世間聰明才辯  
原自不乏而叔遠紹聖真潛心性命世間高  
談闊論止辨口吻而叔實學實行獨在倫常  
道軸之士抱真自樂而叔居同畏壘道存善  
俗縉紳勇退多同僚遊而叔方舉孝廉已決  
高蹈賦性剛直濟以溫克見理明徹體以真  
純布衣蔬食絕甘分少蓄德甚厚自奉甚薄  
孰是人斯不得半百天道福善我不敢知屬  
續之日士懷於邑農泣於野行道之人亦為

酸鼻叔當壯歲頗憂嗣息載生載育二惠競  
爽未勝衣冠已嬰袞經常其春繼幼孤頗惜  
短景以孤託兄以家託姪三歲米穢且為腸  
斷使在左右何以為之嘉會命曰執壻  
謂我諸父本自一人二三兄弟不遠具通安  
能既洽商畧家政即使今日行葦勿踐萊更  
遍揮其在四坐已少一人況此好會亦將廢  
壞事有得失於誰取哀門祚衰薄連人先須  
嗟乎悲哉叔何往乎前歲請告叔常顧我聯

牀夜話互有長益隱微末曲無不布陳尺寸  
之過亦見督訓山林藪澤屢來清游謝安携  
姪王濟得叔比謂聖別行當未還回歸山川  
終歸杖屨何期今日叔歲古人姪即歸采誰  
與游者忠言相長復望何人寤寐典刑追思  
笑語總為陳跡空對遺編稍存彷彿惟此而  
已叔生平之契外則朱公內則不肖姪之視  
叔同姓師友叔視余公異姓兄弟比皆宦遊  
三兄長辭當其彌留能無此望無復見叔是

見所與見其所與轉益悲傷姪之憶叔終無  
了時不知冥漠之中還是忘否嗟嗟相悲相  
憶是謂人情既曰人情有人既逝矣  
情復何依故當超然然然亦同南面非但不  
必憶姪兼亦不必憶兄余父余母已受至託  
所雖不肖亦殫厥心其能成立叔之靈也看  
其不效姪負叔矣存歿之款傾竭於此技筆  
掩面痛復何言

祭九叔文

悲哉乎叔也其以為家興廢也悲哉乎家也  
其以為叔生死也當叔析居時靡餘粟出  
無車馬修故業而息之勤力操作佐以節  
用能豐殖其家為德於鄉其出粟於鄉人樂  
歲凶歲無二價其入也或取或舍或遂于之  
卒之日環其鄉無不累欬太息者此所謂好  
行其德元民之思者耶叔以士兼農晨耒  
賈絕漁漁無獵當其治亭謝脩陂池種花樹  
養魚鳥騎驢馬逐原獸其樂足以忘死然亦  
以積勞而病病且起而視其家廢落則復困  
頽以及於卒嗚乎悲哉何至是乎自叔之沒  
花辭條鳥辭龍馬辭壑陂池亭謝聞若無主  
哀哀兩孤憑棺而泣孫欽悲聲流水鳴咽華  
月如故蕙帳已空叔生平積美竟歸何處人  
亦有言每適中年與親友別數日作惡況乃  
親以骨肉別以生死其為安痛何可究言追  
憶往時在湖同舟在原聯騎且飲且食且笑  
且語忽若既夢而寤不可復尋越在千里不

知即速定於何日兩鄰近日能解世事否能  
執其衷不墜先業否叔之休心無過於此以  
此義孤託在諸叔諸叔慷慨不侵為然諸  
子何患乎無父如姪力有可及自當以為  
佐之平泉之戒乃在一本一石晉公且元自  
謂死且不恨獨恨松嶺未成鰥尾魚未長人  
有好而情以之情有所鍾死生以之以古  
今叔其猶有戀戀耶事有大於此者則諸叔  
任之不以愛逆者矣

宗伯集卷之六十九

北海鴻瑋川報著

書牘

荅王荊翁老師贈言書

自上古鍊建歲後視蒙而得子假未嘗有也  
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為異數至於塵 詔  
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頌元宰  
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  
軸又觀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

宗伯集

卷六十九

不過誇詞連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談  
涉世之難蓋舉生平夷險榮枯悲歡夢覺之  
境以相古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  
日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  
心可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  
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半  
詞相別夫乃以我為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  
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  
背水陣法也言不賡而諄諄不已而以去就

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  
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  
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  
相與過失相規為勸解之詞則易為決絕之  
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穎勝兒子比其去  
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  
儲大與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  
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威氣嬰人主  
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為又激成官闈騎虎之

宗伯集

卷六十九

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社稷計不完今第宜  
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太子死之意堅  
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裁  
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  
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  
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  
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  
以廷臣之上策為老師之退著要之言者自  
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

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絕軍  
條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恣其  
必成以為功亦不敢恣其必不成以為名據  
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  
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  
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  
成而諱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  
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為老師  
累陳其案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  
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  
壬午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  
屏斥忠謹登用人之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  
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為議  
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  
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  
之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為議論  
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  
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為異根異為同

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  
相乳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  
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蘆也譬之藥  
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  
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夫熱補之藥以治病而  
反以為病後未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  
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  
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  
耳何憚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為久病  
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紛惟在考其實修  
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偽  
邪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  
負也夫我一人耳人至千百兩目難以視衆  
烏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  
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  
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  
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  
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增如月月文章



氣節神機力量天下推以為赤儼而比遠見  
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  
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  
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  
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教節文義更易  
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滯吳兩  
怒溫忌是間甲乙之論成人我之無此既傳  
謬彼又彌影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  
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  
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慎於口吻大事待言  
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  
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  
切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  
之廢興詢備遠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  
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  
虎可銷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  
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  
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

之小讓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  
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彼機不聞即前嫌漸  
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答以為波瀾若無  
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猜的也射名者趨馬射  
利者趨馬相猜舟也順風者乘馬逆風者乘  
馬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  
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為兩敵我居其一  
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為利言不便  
者以抗我為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  
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  
衆所以為勝而用獨所以為不敗卻克破齊  
王剪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驚出入萬衆草鎗  
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  
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  
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持  
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  
得失內者皆求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  
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

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失吳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夫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踰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青肯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果報而不能使下野不知大

宗伯集

卷五

七

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社稷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上凜凜憚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為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禍絕而為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瘡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針鍼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此侍老師仰屋而嘆場寬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

虎未成如免搏免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鵠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義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鵠之用反以震驚山靈陷藉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慝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

宗伯集

卷五

八

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為一為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圖之凡門生所陳只論事理未必盡合事機又涉世之日淺所見僅十餘年事遂欲引而伸之以禁其餘故多所不合昔有見豕白頭而上獻至河東見豕頭盡白乃始嘿然而慚以門生之愚而謬陳說于老師之側不自知其為速東來也雖然其意則忠矣

上王相公論三王並封書

伏見三王逆封事，解文綽切，羣臣引證，更爭羣疑，必不可解，而所疑又不敢出于口。上心必不可回，而又不離以其心取信于天下。其所稱引，以為詞者，皆其意之所寄，而非其意也。相抗相激，恐遂成大禮之續，中間調停，區畫惟老師在，而老師苦心亦復不白數日。以來紛紛藉藉，不忍聽聞，門生在諸弟子中，最少最不肯受知，遇最深欲效一得之愚，以佐末議，而未知所出，竊謂君父尊親，官聞微解者何也？羣臣屢請而屢格，明旨屢下而屢更，其更彌多，其詞彌順，而持之彌急，彌變類者，有意為之者，且夫長不立以付中官，也中官恩寵賜予，遠出貴妃下，即中官之父視貴妃父，卹與何如哉？遲遲于捐數百金葬其已死之父而虛，東官以待其未生之子，此廷臣之所為疑也。今日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雖是至理至情，而羣臣深愛過計，終不能

已何者？長幼不可為而嫡庶可為也。肅皇帝時，方皇后不自允嬪，建中官手幸而景王，非方皇后子，使景王而方皇后子也，則嫡庶宜何論焉？羣臣所憂所疑，實在于此，即使萬無可疑，而三王並封亦不能無後患。古者豫建太子，非獨憂端蒙養，亦以杜息爭端，彼自稱稱而受冊若生而為太子生而為諸王者，故其意消而爭息。今是之數年而諸皇子知識漸廣，血氣方剛，少既逼長，長亦疑少，小人窺之，傳構語言，傳會形跡，分左右袒，使水火爭，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苟可以携其入必甘。至上不能自必，而老師安能必之于上手？今庶人百金之產，兄弟不憚破家而訟，士大夫爭一官半級，相攜陷者不可勝數，況于至尊至貴而不早為定分安得無如逐鹿之說乎？一定之中猶有不定，不定之中何所不有，即使萬無他虞而傳之後世亦自不可為法。夫嫡一而已，六官盡庶也，故人君有嫡

子常少無嫡子常多如今日之法則人君有  
東宮者常少而無東宮者常多 高成而下  
以嫡立者有幾繩以今法則從此以前皆不  
當有兩立事矣從此以後亦不復有兩立事  
矣二百年之家法千萬世之國典在此舉也  
且庸君作事後世猶有編其非者若英主行  
之便為後法今後世之主盡英明如今日可  
也春秋時威如今日可也以中庸之主襲英  
明之跡必為福以衰遠之主襲兩威之跡必

宋伯集

卷三

上

為禍

世廟時二王與

莊敬太子同日受

冊今猶提以為例況明有三王並封事而後  
世不為法者乎有引此為法而不長亂者乎  
今夫士庶人多子中猶不能無偏愛或至私  
藏以遺之語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母愛者子  
抱故懸位以待其所愛中主所甚便也中有  
甚便而又引英主以藉口羣臣欲聞一言可  
得乎悠悠道路之言皆歸咎老師平者謂不  
能引誼臣正而刻者邊無所不比擬不侵竊

悲老師以忠諫素節獨停苦心而被此名于  
天下也凡士大夫私語與衆語異衆語多平  
私語多刻事在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輕  
重間則直從其重積獨而成衆積私而成公  
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見自後誰復  
能明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也微大臣力救  
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  
夫間說百口難分得無為子孫憂乎大二王  
並封始未嘗不操兩端而後乃始定大業歸

宋伯集

卷三

上

裕王天也假令今日事終如裕王則子孫不  
可測之禍也終不如裕王則千秋不可滅之  
名也老師何不超然改圖布所失于天下與  
百餘併力足諍請仍行二十一年兩立之言  
乎成功在宗社事不成亦有以自白日月之  
又何損于明改過不吝猶見盛德事至今日  
已不能無悔過此惡遂不可悔惟老師留意

清中相公老師

夫某海濱戡士耳老師拔之嚆伍而登進之  
又拔之嚆伍而置之館局又自館局掄侍講  
惺某在門士中最少最不育而拔知遇最深  
恩德最渥十五年來未有消流纖土仰酬高  
厚獨有一念朝宗仰止之私日在執閤繚帷  
之側耳老師德教中和政行寬大共幹旋在  
憲勿其培養在元氣天下國家並受其福一  
旦釋重負而尚謝歛神功于寂若巖屏川觀  
振衣千仞其視塵埃野馬不足復瀾靈府惟

宗伯集

卷五

二

是明主之眷蒼生之望天下有所疑而未釋  
老師有所欲為而未竟恐未得久焉東山臥  
也頃者悠悠之談遠者習誣者之言而未悉  
老師之言近者悉其言而未明其意悉其意  
而未親其效蓋自古父子之間未有人臣可  
以力爭而得者也天下之患養成與敝成者  
正半若事英明之主則不患其養而患其敝  
獨可以從容轉動而微防其不然真見不然  
然後以无守之耳竊觀老師之意蓋以正其

為體而以委曲為用顧天下之疑已叢于我  
雖有欲為之志未能明吾意而收其效即後  
世誰當知之者願吾師一出而定 皇儲之  
是非然後茹芝商山未晚也歷觀古來通惠  
其大于君疑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華  
門圭竇而亦可以難為其上名節毀矣體貌  
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所信倚大臣凜  
凜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皆在六  
部而政機在內閣內閣輕則政機旁落而尊

宗伯集

卷五

四

臣無所稟裁人主未必躬攬六部又難統一  
朝廷大權安所歸乎令內外之臣皆如今日  
可也異日者內可徑請于外外可以徑結于  
內內外可以相通而內閣為贅員天下之禍  
從此始矣愚妄以為上下之情欲通內外之  
實欲塞而通之塞之之機皆在內閣正德之  
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  
機務始一人謂永嘉奪館閣之官而不知館  
閣得永嘉始重也永嘉蓋嘗督歸而屢召其

在今日上所親信安近莫如北師願師年  
肩特召再入中書以副主上之養以收天下  
之望斷宗社之計重機務之體下士不  
勝懇切伏願賜教敢具陳其意惟老師老  
其狂簡而教之

寄中老師

前門別老師三年於茲矣不能以時通訊問  
於左右負負無可言者憶老師柄政匡維調  
劑備極苦心於時天下無事朝廷無過舉中

卷三

外不相隔上下不相敵百司皆得奉其職雖  
未及古治安然歷觀漢唐以來興替之跡其  
在今日自是小康乃議者紛紛歷年來已譬  
之操舟長江千里豈得無少留滯無少蕩搖  
而舟中舟外輒已號呼震恐歸怨長年及至  
風水相激波濤際天汎汎無所薄乃始知前  
日揖師之難而恨其不可再得老師向來匡  
維調劑之苦心益至於今始見也門生風受  
博士之過不敢妄自菲薄兢兢守中庶幾稱

一嘗以報知已而事乃有不然者竊見近年  
郡理縣令資俸永久而人指之曰某可為省  
垣某可為銓部以此招致十人而九往歲是  
推何以異是童子而掩人于朝班在七人之  
下而蓋其上天下其誰能說之惟有長檳林  
壑可以自完而事又有不然者不肯請假以  
歸假滿以病請三請而復得予假主恩深厚  
向來所無假已復請即使弟子於師長前亦  
且厭其煩瀆何況 聖尊為人臣子不忍使

卷三

君父以禮始以怒終該後如長安先無失事  
使之禮而後敢論出處之際耳往歲京邸未  
敢獨見徒以掃門之跡併虛左之誠至及  
今日欲一披絳帷瞻朱轡不遇街古人薄恩  
感而重知已矧其感與知而無逆門人素生  
作令仁里謹以其便致人書候起居狀亦望  
得老師數言以為周行臨書不勝馳戀感慕  
之至

上政府乞歸書

家君自去歲轉官時已病暑道事七月始得代未幾入洛中未幾入賀馳驅炎暑中往返數千里遂至委頓入都以來日親醫藥未拜一客未赴一席此士大夫所共知也即辭朝行至新城道中前廢轉劇覽止足之分惕滿盈之戒具強乞休已赴通政司投進矣門生亦願乞其不肖之身一圖省覲謹以真情告語具為老師陳之某薄德薄命止生一女近復夭折十年以來都無生育未至四紀兄見

宗伯集

卷六

二毛外強中乾氣血衰耗天之福澤此豐則彼嗇人之精力彼無則此分年未始知造物之難全頗疑詞章之為崇儻得告歸田里偷安榆枋盡絕酬應之煩盡謝筆札之役休息心力保音精神冀回朽木之姿或當枯楊之潤此某不容不歸者一也女亡未幾婦病雖之疾勢既痼殆將難起兩旬之內食粥七臥日夜悲號以不得生歸為恨歸而得見姑嫜與其親戚兄弟儻可徵倖十得一乎不幸而

死且不畏骨劇無素著聲借還道有與人結髮同處二十餘年知其將死而尚不一歸尚在可生而不圖生之之理此某不容不歸者二也竊自思惟離家十年連親子里一婦一女及身而三女已歸土婦將就木一身落落萬慮茫茫入非金石豈堪銷鑠然身愁身病尚可以惜命理相寬守醫藥自救而某乃以兒女子故傷父母心昨家君入都相視一痛以後絕口不談當其獨處或對親友未嘗

宗伯集

卷六

不低頭嘆息家母自聞孫女之信不食者三日未幾而有外祖母之變母念子之女子念母之母無使則憂有膏則泣總謂平安猶難信耳稍聞達豫便已驚心老師試以常情度之豈有母子並抱痛側子不見母母不見子而可以自寬自安者此某不容不歸者三也某之情事獨苦原不論官之淹速即以官言之亦自當去某未壯而入官未強仕而視篆未卯而晨未卯而弁以古揆今有必敗之理

易稱其輪滿其尾無咎夫變為無咎則速  
必有害矣譬之宰果取之生損與俟其自落  
相隔幾日滋味迥別老師試觀近時館中有  
以年三十六而至官詹翰學者乎亦有子勿  
官詹翰學而父尚懸懸齋泉者乎有父以疾  
致仕而子不歸省者乎亦有積俸至十七年  
不一退避如嘗飽含羞不忍暫嗟者乎非老  
師教訓故權無以至今日既至今日願老師  
思所以全之韓魏公不違用蘇軾如制誥微  
老其才而用之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  
德矣路十早為翰林學士而識者謂其如何  
得老其之不肖不敢望軾萬分一而輪官之  
早法也復過之竊願使老師為魏公勿使門  
生過于則相愛相成雖一歲九遷未足喻  
德厚也此類猶是俗情俗見門生本意亦  
在相維願早還家一見父母耳于告于假  
學老師命且子不敢必于君父弟子亦不  
必于師長惟老師察之

上政府諸老請告書

某本以虛庸駁臺館局猥蒙提訓發歷清華  
既未明恩擁傳歸省身輕德重無可仰酬惟  
有竭節殫心當官管職上報大君之遇下酬  
國士之知近接邸報知 皇長子出閣講學  
端蒙養于今日正倫序于他年仰惟夾日之  
功實仗回天之力雖復窮鄉小吏薄海遠氓  
言語相傳式歌且舞況某夙忝講誼服在官  
僚敢不祇承嚴程樂觀盛典皇以真情真病  
未敢戒途粗陳微衷仰于台聽家君一從解  
組便已懸車家務既所厭聞人事亦倦延接  
精神一無所寄獨以杯酒為娛不然則無惟  
過欲即生病比來吞吐酸水胸膈否塞問之  
醫者皆云非老人所宜某前既以省親而歸  
今豈以親病而出且因某喘息未立日夜焦  
慮某實不天道系父母家君尚能用名理自  
遣借友朋相寬家母當饋而豈撫枕不寐力  
好子舊柯情窮于瞻望某獨何心而能自安



自從來歸雖亦時逢歡笑然苦情難抑強笑不惟常恐傷慈母之心未敢道亡女之事欲下而暗拭語時及而更端雖當欣聚之日而有悲酸豈于悲酸之餘更堪離別某身本多病心在慕親常視親之憐行以為病之深淺今親之憂心如此即某之病骨可知風寒外乘痰火內積頭目眩暈心氣怔忡醫藥屢投茫然無效心口自語夢寐乍驚自惟福緣淺薄畧如升斗鬼神執概常欲平量蓋有未

朱伯生

朱伯生

三

滿而終虛未有已盈而不損抑抑理頓息墨模捉彼注雷或亦天道自離都下盡屏詩文獨以父客乍歸尚苦酬應體則勞劇心頗安閒小派既發便當謝客身心兩逸思慮盡竭或於三數年之間猶有萬一分之望某為一身則當違為父母則當急今即不敢遠望冀衷之胤第得一介之女留置膝下寬慰目前即可輕身而出無復內顧怯夫慕義何處不勉雖復荷戈先宵猶將甘之況乃高議孫

文之者皆讓入主之前有何艱難苦欲辭避某之不出既非欲沽恬達之名又非真有難進之節但以其情真病為父為母不離割情于絕裾希榮于捧檄耳伏望恩慈即垂聽許使得即安田里長奉庭闈雖因朝廷遽下之仁亦是老師錫類之孝三靈在上片語不欺仰觀稔原不勝懇切

上王老師

伏論

皇長子出閣講學一事 皇上遵義

朱伯生

朱伯生

三

之而始允允而復更更而復允非吾師格心精忠篤約善誘何以有此大根本大局面既定則其餘紛紛皆可以不問蓋凡關係國家政事與己身名節則大不較使小有不能使無若閑是非閑口語惟視我所處以為起滅以大事處之則大以小事處之則小以無事處之則無如風過水上塵土隨之風止則輕者自浮重者自沉水性終自澄淨任之則早清之則遲外感之來利中有害害中有利紛

紛者皆可用其勢而用之天下之不附以  
成其孤用天下之有言以成其量非是矯情  
鎮俗直亦事勢不得不然耳今日之事譬之  
雙陸放遲隨地散馬今日既難為取異日又  
難為下顧老師深思所以善其復者泰交一  
蹶本以剛質用柔道無謂感之不應更生疑  
貳也病中削牘不悉底裏遠瞻絳帳第有神  
馳

宗伯集卷之六十九

宗伯集

卷之六十九

七



愚伯集卷之七十

北海鴻璠用報著

書牘

上王老師

頃奉嚴旨及老師溫諭君命臨之則臣子不敢違師命臨之則弟子不敢違不敢即安而聽命于途再布其情惟師垂察尊教責某以斷輪之用操刀之割某虽土石亦知感心尋肯教訓如場師執材惟恐不長今日春知如

窮

卷之七十

工師求木惟恐不用豈忍自棄清時自孤思違第愚父子圖歸計久矣家君以諭艾之年正服官之日遽自乞罷非有他故但以不堪父子久離欲圖聚首耳家君為不肯而歸不肯豈忍棄家君而出凡宦遊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身無疾病心無感側則親自當教志子自當移孝而人肖乃以桂華不實貽椿堂憂相憐相愛更倍常時一聞別離便如割裂某亦人也獨何以為心天下事可望則不當

患絕望則不必患今於百分難得之中猶有一分可望若復執非分之榮違工無用之又詞自散精神自折福力數載之復更無可圖不肖即已矣如父母之望何古人垂老而始哀不肖未衰而得白疇一對鏡惕然自驚惟有日侍親側自視如嬰兒稚子羞以自安耳不肖形體似無病而氣血實虛中夜初寤手足頭麻右足橫筋拘攣掣痛常恐膝腫之材便成廢疾之漸既不敢告之父母又不能違之至尊老師如不見諒則誰復告語者語云肌體忌太豐仕宦忌太速此兩言若預為不肖而設原某初意只為速行必驟早發先衰欲稍休閒以自輪欬無圖山中靜攝省思慮專精神以冀生育耳其在今日視之則功名過身以外事子女為身以復事惟有與父母別萬分不能為懷心多感側身有疾病親為子憂子為親憂百方萬計無可解釋若使不肖歸休而有所出即無所出而或兄弟有子

父母有孫以少寬不孝之罪則亦可以辭親而仕矣乞休請告原自不同詞臣予告者三四年少者一二年原非自棄堯舜之朝永茂虞鹿之聖今但望老師救司下父子分離之苦不敢拘時之久近也天下事惟人情事理而已如門生之言非情非理則老師處之序之如近情理願老師哀而許之簡迫心亂不知所云

王老師

恭諭老師新奉俞旨暫輟繁機門生聞之且喜且懼老師出緣明主歸緣老親忠孝大節出處大義皎然粹然無可私議而宸衷隱軫詔又溫切不圖今日復出古君臣相與之際此不肖所以為老師喜者也天下多事元僚去國如泥塗失車輔渡河已維楫天子深居孤立而無腹心之臣上蓋隔而難親議益紛山難持外侮益滋而難戢天下新事奇事危事敗事益多而難量憂天恤緯安得無懼病

從史局觀老師數年來謀議于上前者不減陸宣公李鄴侯然在近代則為殊絕而在老師分量猶是太虛片雲滄海一勺願朝廷始終不忘正人正人始終不忘朝廷則天下事尚可為耳往歲門生得請老師召而飲食之別時云我且歸矣過東省當一語相聞今念之依依如昨日事忽已隔歲經年未知何日再承音旨悠悠世路寧可預期敝郡僻在海上新予告歸不敢扶病謁老師于數百里之外謹當下价代門生一望顏色道路悠遠天氣甚惡惟老師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

上王老師

頃院使南行念當老師哀苦時門生私情不敢以告今事稍閒乃敢畧言之門生自去秋奉手教以北來竊自重度以疑而來以疑而隱皆未是量以再假之援而復有請非事使之禮故先欲自處於無非之地而後徐圖其

私及近畿而病又留滯許時乃始入凡門生所處極難耳入朝後人情稍稍自安佐部之缺有留都二亞卿在門生言於諸老至再四諸老亦見許可為之遲回兩月而忽復推不肖命既下不敢辭又不敢即言去去意又不解自己俟改歲乃敢言耳再入長安杜門自守幾於耳無聞目無見因欲遂成之天下事欲以不聞不見處之不如真無聞見耳承手教數百言皆是真情實理得天下至言教不

宋伯集

卷之三

七

巫拜不佞才未及中人年未及強仕乘時缺乏本竊崇階講愜未一進講修史未成一字日食大官歲時受賜予揚揚入都署此志士之所取也世所謂崇不佞所為甚懼甚從而入都方新不敢遽有所請即幸再得請而受恩已深用物已弘徒取一大銜而去國家何賴於此去就語默皆負國以此為恨耳至於毀譽欣厭久已忘言有心過惠不如無心任運隨口可度隨地可止事涉聲利無論意之

是非但有意即不是矣去程取長無一人不勝已者推甘說苦無一事不蓋已者方當惜以練心練事非但日去日忘而已使徒卓勃奉謝雅言何時面奉臨書悵惘

謝王老師

不孝逢天之感無所控額而告哀於我師師延見使人垂涕洟問病狀既不忍違拒其請又介書東帛而奠之雖尼父荷杖問弟子既發贈節人亦何以如不孝爵靈凡致師命已

宋伯集

卷之三

七

乃發函讀所為文三薰三復自疑自驚如景星在天神符出洛又如瓊芝丹液肉白骨起元人而傳以生色也逝者而有知寧敢冀易水郊勞半面之歡遽成片石千秋之託乎我師體絕羣僚道光千載有李郭侯輔三朝之忠悃而加以華國之文有韓昌黎起八代之文章而加以格天之業古之附青雲施後世或以其人或以其文未有如先君今日之兩燕者孤不孝之罪上通于天願主上之思

生而及其永訣天壽老師之華歿而使之如  
生信 君師之在 三並履載而為一者也草  
土之孤伏守丘墓不敢遠涉江河躬陳謝款  
謹尚下力代叩崇嚴朝馬紫冠渺然終帳而  
望在望涕盡毫強

寄土老師

不孝聞先君病上章得請以五晝夜至于舍  
更三日而先君見背傷哉不孝罪大惡極罹  
此酷禍天不可問親不可起痛不可忍身不  
可預徒有淚成血髮成絲耳賴 主上恩德

宗伯集

卷七

三

生而予誥沒而予卿末榮之典責於九原而  
不孝所以自致於親者毫無有也獨計得名  
世之文使生平政行聞於人間傳之來者即  
先君沒不朽矣謹南向稽顙以請於函文惟  
老師憐而許之先君官墳半在塞垣自負其  
才足以當一面而中扼於權倖晚惕於盈滿  
未得盡究其用而自老於田間居常誦人使  
吾居官守法臨常習故無以逾人若當佳德

之會事變仰至卒然而起卒然應之颺發電  
過不失肯綮似當有一日之長既解組以歸  
不復問世事亦不問家人生產時與故舊以  
棋局佐酒耳不孝踴而省先君於榻前不大  
食已數日尚與及朋調笑如平時既革而以  
弟屬不孝教之遺令數言神理不亂忽而  
長瞑嗚呼傷哉先君所雅之地皆有惠政康  
鄉黨無間言未老而掛冠垂沒而易簣出處  
死生之際似亦有足紀者伏塊草行慕且書

宗伯集

卷七

三

且泣惟老師純孝錫類俯賜採擇而以片言  
銘諸神道之石煥耀先寵是先君无賢於生  
而不孝亦且藉以自慰可以無死臨書不勝  
悼心摧骨悲哀懇請之至

荅山陰相公

黃扉三疏照映千古夫睹事不可而諫三諫  
不入而去使朝廷知有不愛爵祿之臣天下  
後世知朝廷有守禮義明進退之臣此其為  
身輕於一羽而為國重於九鼎不知者乃更

以為激近世以來務為先意永志結納左右  
遇事不匡正不得已一言以塞責其自解則  
曰不得不然而天下習見亦為當然一旦有  
獻替匡維之事人主大不能堪而天下亦遂  
以為大異夫裂麻焚詔何人哉今時不見古  
人事已久矣欲受人主不得不事左右事  
左右不得不營賄賂而說者且為之解曰枉  
尺直尋嗟乎久則枉矣或直尋或直尺或直  
寸或無所直所直不可知而所枉則真征矣

宋伯集

卷五

九

天下之患常在重去官而輕去國重去官使  
人主之心厭必將曰吾以此位與此祿誰能  
去之輕去國使人主之心離必將曰吾以此  
位與此祿豈無他人而以此要我也此兩者  
誠不能無過不及之病而要之今人之所謂  
過古人之所謂庸庸人之所謂過聖賢之所  
謂常合則留不合則去進以禮退以義人臣  
故當以王陵為正耳今上下隔絕中外用竊  
降胡小卒據土地僭名字戍守從征之士亦

時時呼譟而挾賜予聲之絲然一絲不得其  
緒則亂一絲亂則衆絲從之亂及則速不可  
解唐之季世是已事勢至此而羣臣尚不得  
一望上之清光不務擇時但務多時不務必  
勝但務必進舉棋不定當局全迷棟橈榱崩  
僞時壓焉閣下雖高謝人案而係心宗國諸  
公如有營善策者當不廢新令尹之告耳手  
教知已抵舍途次安穩僕夫無恙不勝欣慰  
士大夫所同願者惟朝廷無棄正人正人早

宋伯集

卷五

平爾占對不盡

還朝廷則天下事尚可冀也  
欲吐

寄山陰王執公

自去歲接專輪不遑訊者一年矣閣下嚴替  
精忠出處大節百年無與儔即如近日元  
子出關遠近騰歡人但知數年苦諫不能得  
今乃以調停得之不知激發上心潛消異  
志今日得庸其調停者正是籌昔苦諫力也  
大典既定則議論亦可小休而是非互持紛

紛不了前就以羣言策先元宰今又復羣然而起則用舍之柄不在朝廷而在衆論此其勢必不能行而在廷者不務厭服天下心但欲杜塞其口其勢又必不能止上下相爭相激殆將成黨綱之禍而國家受其弊天下事平心公道便自可了而兩端互執相待成搖用題目作文章因文章生題目譬如稱物莫肯平衡此昂一分則彼增其二彼昂其二此增其三平亢不平何時可已且上有政權下

有公論不務純意國事常假借而用之用之即有意有意即失平用政權則政權壞用公論則公論壞上與下兩廢而中貴人操其兩衡異日小臣欲求內閣持一政不可得大臣欲求士夫建一言不可得則今日之所厭惡更爲異日之所忌耳家君致致不肖歸省日侍父母飲食爲笑樂自離都下未有一丈一詩猶入客初歸而苦酬應轉便之疏既發便當一切謝絕端思慮專精神或可少蘇疲憊

粗延嗣息業已決策冥鴻之舉不敢復涉關嶺之途矣閣下近況何似仍有志海上之游乎山中無事曾著書否本朝典故甚缺若所得又不足憑閣下立朝三十年操其大要勒成一書亦佳事也遠在千里會合難期裁書敬心臨風接聞

寄山陰王相公

蓋自古君子其爲身與爲天下無甚異也以身爲天下故其特世甚真盡欲其爲天下者而身故其葆身甚固譬之十尋之木千霄蔽其陰映數畝及其寒陰凝節必盡欲其液脉以自完而未歲華滋乃更於是乎始則閣下今日是已詩三百篇其稱壽之什大畧皆而在君侯公卿之位非但要劇之地橋領所集彼其所壽者大也其君燕樂其臣而勸其壽考其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其國人祝其君壽而願有老成以施及於國其詩曰三壽作朋如同如陵失一國是橋豈惟一人至於



後世上下不相信世局日以變遷不特爾其忠退又不能嘿又不妄言又不敢乃始柳屋病莫羨在野之間逸一時所稱高賢大良避錯繖而遠引彼其精神力量足以擔荷天下一旦盡歛以自完其壽固宜異於常人然終不如南山閭官之什所壽者大也夫洛社諸君子豈非千古盛事而識者憂之曰此賢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皆老矣不佞於閣下之壽也姑而三祝繼而三嘆蓋亦有感於林行

徐伯集

墓志

墓志

已之言閣下壽六窠耳其在洛社計當與君實相上下天而有意斯世乎則不佞請從百僚班見之後而以周雅魯頌為獻

寄山陰王相公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隨以激繼激益慷慨論列前與復相逆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黃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為噤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為忠順無忤遂謂人臣體

合如此而恨前之激署蓋深如以孔光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輒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昂者一變為誠默再變為異儒誠默異儒不進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言言則順人至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嘗之大無所不有矣即如邵署執持亦有太過不近人情者執持而見絀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為國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

宋史

墓志

墓志

可以得官及見推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但絀口結舌之風咸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大臣與小臣兩絀舉盤危而奉之中人誰實為之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絕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陽上下而操其從史激

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夫發矢者弦發弦者決飲決者循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難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集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為敵而已之事可以不問不辯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獨

宋制集

卷之十

五

衆而獨相踴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濫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義空署矣豈遂無禁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扶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地不能范也勢不能無措援于內內又借策于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為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為

常視為固然而後因循漸漬以至于亂往時中肯用陪推者以為異今以為常往時一缺遷月餘不補以為異今空其官逾年以為常往時違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為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職蹟不寧上疏力戰今以危詞激上怒違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為常往時朝政有缺失皆責備輔臣以為不言言矣及以為不力今相習為依阿澹然客客自保以為常以前可

宋制集

卷之十

五

驚可得今皆以為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為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官中之獨有左右左右亦人人自危毛髮漸麗重足而立至尊孤主於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為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達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冷

持祿而稍隨今昔相提而論則復猶見其願  
而前猶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  
今未復也自入都未常懷歸計於時事不復  
措意遂成三緘聊為閣下一吐所見聞亦以  
當一夕坐談耳

報王山陰相公

自去冬承手教倉皇裁報意後復託評鄙懷  
專至復訊又復冗迫如前日東省計吏之典  
曹完南官校閱之命已下相離戒嚴併無訊

矣自夙昔奉令承教相期以同心報國家每

念先人死生存殁之時未嘗不流涕不意入

朝以來遂成繞指一事無所匡正妄意既不

能格君心匡朝政若隨事盡職竭其不肖之  
力雖無大補益聊盡此心耳不意八寸東放  
而賤體已自病固若此計吏初發肌體減十  
之四矣場中校閱強自扶持出閣又當進錄  
藥餌筆劃羅列左右沈約之病已深江淹之  
才已盡無可奈何取各房所擬及士卷標就

之而心氣冲冲尚不能支也杜子有言客子  
關身強身已劣弱如此世事復何說乎已矣  
行焉歸計矣不得歸亦當別圖吏隱之所或  
可尚異休復耳比已邀崔蘭谿入都與同臥  
起旦夕診視調理似有起色以老伯之此不  
至墮越粗延視息歸臥雲山守先人塚墓此  
生足矣比來部事阻滯差夕而朝事益不可  
問新法害百姓極矣非晉中司馬公不可救  
也天下之病標瘕入條款則深條款見標瘕  
則亟今所謂條款者兩端固本虛而未定民  
力困而難蘇已自無可着手而主心之猜  
疑中錯之操縱人情之險惡綱紀之陵夷又  
復種種不一此所謂條款而見標瘕者也臣  
子不肯以良藥進君父又不肯用賢醫之已  
效者乃主入所拒而不欲其入者也天下寧  
復有藥乎日生病冗又缺齒而之問即種錄  
至今日乃始呈覽稽緩之罪無可解者惟老  
伯矜此旁人不深督罪耳

寄山陰王相公

不孝罪通于天以禍先考老伯惠使使者吊之摘誅詞而酌之責幽亮以如生泣遺孤而欲絕道路阻修無能一叩階墀西望三雲涕淚如雨頃託威使以先君像贊仰于鴻筆語曰人親榮名先君已矣誰親先君而似者計老伯不忍拒也使者行復不肯叩感胃肝二經之疾神理恍惚如不自持飲食減少者四十日至孺子夭折而感體始有起色豈非命

寄山陰王相公

卷五

七

途險惡非此不足以自代耶不孝薄德薄命路人亦為驚之而不孝反自寬自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耳一切世事無復措意但布衣蔬食守先人墳墓澁飲水以來老母即一丘一壑足寄此生而警譯日傳海氛甚惡鯨鯢扇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未能避地今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百里之海岸而以七千兵守之三人一里可恃而長城否歟郡東控大海西阻羣山三面皆險

而獨正是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自西來則先得穀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扼敵郡諸山者重彼如有間謀有知畧則此地為異日所必爭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敵郡與登萊猶臨鞏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鞏哉從日照樂安渡海登岸兩日至城下矣而安然亡戰守之備居是邦者安能無察察也老伯近日情緒何如往於城書中多有鬱鬱之懷

寄山陰王相公

卷五

三

老伯自是完人完福如此身名如此兒女宇宙內更有幾人即有小不如意事亦當置之度外間於憂虞則有疾疾姑謀樂乎無為自苦

報山陰王相公

不孝自遭喪以來百憂一心萬事一身痛裂之餘神理周罔乍飛乍返右肢作楚一尺之隙亦難登陟常恐陰光朝露古人乃比於不孝強而自抑以求苟活至五月間乃自知如

為人矣苦塊中無他獨經理兆域諸事而陸  
兩為崇百堵皆傾荒原野草不孝孤何以自  
忍奉先君遺命課家弟讀書家弟才質可選  
但不能使用志不分如乘驥驥而左右望一  
進千里一退千里適無適越未有定詣也諸  
事皆可置之獨此日夕縈心曲耳比者三殿  
大災遠聞尚為痛悼不審 聖躬何以堪此  
震驚憂中都不敢問長安事然受恩深厚豈  
能自恕天心仁愛真若呼吸可通似聞諸政  
稍易絃轍廷中條奏頗盡事宜而根本未之  
及也夫使安石尚在東山司馬老於洛下何  
以俯弘時務仰對皇天山林獨於西方  
宵旰耳先君像贊仰藉鴻臚空閣下手書致  
言子子孫孫瞻拜于下如兄先君如侍父訊  
也初擬遣小价同往而使者苦辭已復念之  
秋間中候或可又作一次相問故整已而以  
書投使者雖遲未命然非禮也不勝惶悚悚  
息謹西向稽顙以謝

一 荅山陰王相公

伏承手教具悉愛君愛國之盛心疏草敘時  
事艱難明進退分義令人奮然以興肅然以  
悲知必啓九重之聽不煩再三之請矣至謂  
此疏一上大無復留之理必欲難以三四則  
鄙心竊有疑焉蓋願為忠臣人主所不樂受  
獨為君子同列所不能安且古人獻納必先  
盡所欲言諫而不入然後以去就決之今先  
乞身而使極諫夫先復者矣譬如友朋語之  
曰某事不善與子相愛不忍不以告也此雖  
未必聽而必不怨即怨而異日復思其言今  
語之曰吾與子絕矣子某事某事不善也其  
人必拂然怒怒而異日不思故言一也言之  
異而人心變矣朋友且然況於君臣之際凡  
人臣進諫則當養其力發其君聽納則當養  
其知語曰勿撻人心人心不可撻也而人主  
之心為甚今日之事極知忠愛然自主上視  
之未必不謂以言語撻君之過以去就要君

之從先操疑心復厭苦口以此求聽不亦難  
乎凡諫必先思所以入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諫而不入亦當思所以繼之必欲以此去國  
竊恐于事未必濟而國體且大傷矣聞荆師  
亦有疏人已先言而我乃後發反似和其口  
吻在士論則指先發者以為高在主心則疑  
後入者以為瀆竊謂今日之事會可使止不  
盡之個俟異日自開揣言之可耳大臣進諫  
要在以樸質之詞將真懇之意理到心到三  
不須又若度不能得之於上等語似不必用  
蓋將進言于君父而即逆度其不受義之所  
不敢出也承下問不敢不以實對

宗伯集卷之七十一

北海馬靖用經書

書讀

賀陳玉壘相公

榮膺 帝簡晉位 台司仰惟 樞斗之階即是  
箕裘之緒是父是子 一本朝所無即前代世  
臣多由族望老伯用 弘才碩德致位機衡事  
平王謝未足擬也 然而不肖不敢以爲賀不  
肖所爲賀者乃在 上格 主心外揖違蒙而

中消士大夫異同之端非閣下不可夫 上  
深居簡出久矣無論六卿庶職即細旃廣廈  
何曾一望清塵數年之前朝夕納誨虛已以  
聽者惟閣下在耳由舊學則眷遇易深憑舊  
知則籌策易信奉文恭遇意者在茲此不肖  
所爲賀者一也僕虜之黨似已漸聞鋒未交  
于原野之間議已戰于堂皇之上比年侍左  
右促席抵掌無所不談雖復千里之外了如  
指掌乘米竊計明能見事斷能持之無以易

閣下雖使海氛揚波胡風吹塵而大賢在事  
自當折之樽俎制之講席此不肖所爲賀者  
二也近日士夫異同已分是非互執驅天下  
之才不爲國家修政主事之用而盡用之是  
非同異未論所謂跡若罔公情實難測其照  
物情明如懸鑑矣今日要務莫若肅清兩岐  
之黨鼓舞天下人才宜力于國程罷于官而  
欲消兩岐之黨則必身在兩岐之外閣下自  
未于是非曲直一無所染如入坐堂上在曲  
里外而可以曲曲直直併可以化曲爲直平  
康正直之世行將見之此不肖所爲賀者三  
也由前言之則前人所無而閣下所有也由  
後言之則今人所難而閣下所易也然不肖  
所爲賀者在此不在彼聞命以來不勝彈冠  
之慶獨以僻處海隅無由從百僚班見之後  
又以身在子告不敢遽力入都謹因房公齋  
捧之便一布私款遙瞻台曜第有神聖

上沈蛟門相公

不肖行能無所比數託在世講過辱栽培當  
不肖之請急也先君垂歿猶及見子不肖遠  
歸猶及見父生而親受制詞段而特頒登葬  
皇上所以優禮儒臣施及其父者已無復可  
加而閣下篤念年誼以施及其子者亦已無  
所不至不肖即捐糜此身寧足言報稱哉日  
月不居忽屆祥禪驚竟未定朝命已臨祗奉  
王言寧違俟駕第不肖自離閣以采疾瀕滿  
崇股臂擁腫不能屈伸歲餘稍愈則又感脾

三行集

卷之三

上

泄之瘳元氣益虛此身遂為病窟且家母春  
秋漸高總戀少弟一日不見倚閭而望又安  
肯御板輿走長安道也君親並重家國兩  
難顧朝宁之上俊又如林比肩事主展采錯  
事故當不乏而老母晨昏百年之養惟有二  
子不肖今日明發二人之懷惟有一人病子  
離母病且益病老母離子不病亦病是於國  
家無補萬分一而徒自缺將母之奉自外孝  
治之朝恐亦大君子所不取也惟閣下垂憐

早賜稟允俾得以多病之軀守先人墳墓奉  
老母餘歡不肖生當殞首先當結草臨啓不  
勝感激仰望之至

寄沈龍江宗伯

不佞嘗謂是非毀譽不足以輕重人而可以  
觀人凡非毀之未天下疑信者正半若使非  
者自非毀者自毀而天下真是真譽不損毫  
髮則自樹者厚而人品足以觀矣閣下以素  
絲之操抱朱絃之直海內端士皆以為歸往

宗伯集

卷之三

四

歲之事中傷閣下者其跡甚似其術甚工然  
天下信閣下不信毀閣下者譬之鏡然磨則  
益瑩即閣下之自樹者足以觀矣邯鄲道中  
秉燭對語真如黃梁夢覺萬境皆空功名比  
之浮雲富貴等於脫屣惟是芟製初返蘭芽  
未茁恐未必盡遣之懷抱耳夫善必降祥仁  
必有復此天道可信者也天既可信吾復何  
患如作善不必降祥仁人不必有復則天道  
不可信天且難信難信何為人生于世上寄



也姑謀樂乎昨見寄漢中書念及不佞且稱  
種花詩竹幾多兒戲天下事究竟與兒戲都  
無分別惟赤子無係戀世人多執著彼為嬰  
兒方且方與之為嬰兒夫與為嬰兒何所不  
快乎不佞受知最深遠席餘光執箴誨隱  
竿官僚竊謂才不必濟時期于報主顧不  
請世期于守身有心可銘無力可効常恐僕  
官辱命以羞閣下知人之明閣下且何以勸  
之臨楮不勝引領

荅于鍾山宗德

魯城歷齊境兩少微耿耿相映何時使太史  
奏德星聚耶不肖病甚不能離父母上迫  
嚴旨未敢即安於家故於中途拜疏以請俛  
成易毀早發易表不有高才實行而以少年  
情虛聲階榮進其後必有咎不佞自量審矣  
郡誌借重鴻筆此魯之春秋繼復麟而作者  
然組綬甫謝鉛槧常操亦是閒人忙事某若  
幸而得請海浮之下治湖之上高樹萬株脩

當愈於長安五侯鯖耳

候于穀山年伯

伏承來翰以不肖近四十而弄璋未四十而  
聽馬以為不肖喜何其詞之工而意之篤也  
不肖以中才平進非閣下訓迪提攜豈其至  
此第任逾才表秩在齒前心且自知人復誰  
諒百慎而虞其疎百謹而虞其怠此正可為  
懼不足喜也他鄉遊子幸得生兒敢謂遽為  
門戶主第且可以稍寬父母之懷而秋來一

病沉綿四句古人謂多男子則多憂夫多男則何憂惟少乃愁人耳中夜十起還且不寐第五君所言故為未盡以天之福數日未始有起色矣由前言之當懼不當喜由後言之且喜且有懼閣下在遠寧知此苦心否長安諸公風生雲擾推魯儒生杜門下棲所不敢知閣下從鴻冥鳳隱中賺左右觸角足一笑也秋色深矣誕辰在邇謹遣下役馳一緘為壽華封之祝所急者乃在第三不知近曾有

字伯良

卷之三

佳兆否曾史既就可羅獲麟謗隨之語敢汗首簡心事稍定當即操筆成草竟便寄呈耳

寄曾余二兄

南浦之別黯然不能自制恐淚登車入他席得鍾鼓亂之乃稍能遣于懷客都下十七年別諸故人如去其鄉抵家乃又如客道路曲折已不復記憶人家宅第十更其七親友相迎遂多不識面者久將乍還欣慨兩集入門孝父母弟妹皆在側滿堂譁笑極驩家君自

抵舍七箸稍增而杯酌無減或醉或不醉而未嘗一日不飲時時無酒伴少耳一切家事皆不問大而婚嫁小至米鹽瑣屑皆取辦于家母一弟一妹並以兩月內成禮禮皆豐腴而家君不知也親友以為家君逸樂家母憂勤皆世所僅見第其勤不能一日暫釋而樂之極一日不飲則不歡入子互有喜懼耳山城少人事數日便已了稍葺書舍息機習靜漸覺有少佳趣念二兄客京華相隔數里不能共朝夕即間過從亦止兩人相對古之所嘆惟在離羣我則離矣而二兄亦不成羣更可念也送役旋草草寄聲鄰門厚愛難以書謝惟日三復隰桑之辛章耳

與余雲衢年兄

小价入京仰煩指教弟無他病獨患手指麻木足痛掣痛昨遶崔蘭谿視之以為痼濕已久須急治之戒以專精神省思慮弟方壯年頭顱如許現任文字之官寧得終日無所用

宋伯集

卷三

心昨別父母明知非久而悲痛不能自己家  
母憂弟無嗣食不甘寢不安見弟子然址行  
殆欲以浹洗面誠不欲無子有病之兒速離  
膝下弟不孝已使親食不甘寢不安豈忍更  
絕裾以出也步有遲速只是二途花有早暮  
不過幾日長安東奔爭欲先春歲之窟室溫  
以火力未及二月爛燬盈枝一開之後生意  
新絕然則為花計者寧早開而速斃抑遲開  
而又延與丈人仕迹二十年曾見有年未強  
仕而至官庠者否前輩給假有以六月而還  
朝者否且丈不記到任時物情耶弟已就道  
矣父母不能不離而又不能離子息已是難  
望而又不能不望榮進已過而又將復益之  
福力已折而又復損之如此情慘如此病態  
丈試以身處之可復入國門否老師但以出  
京時無恙今日稱病跡似假託人非金石豈  
有情況如此而不病者遠在千里何從吐出  
肺肝望丈請問具道弟苦懷老師當自惻然

耳自弟東歸兩人職業獨累足下之下急欲  
弟至恐未必肯為弟盡力往時代實有嘉猷  
講朝房皆舍詞不盡勿更以此施之我也事  
成惟子之德不成惟子之怨豈以十八年相  
與便惜一舉足一啓齒之勞乎

候王老師

老師居京邸嘗欲引去言至太師母鞠育顧  
復浹承獎不可止當是時家國兩難上憂  
明主下憂壽母未得一日開顏而笑始釋重

宋伯集

卷三

負專意奉慈闈曾不能一載而遽罹此大感  
悼心摧骨何可道者顧老師向之歸也主  
上虛席虛懷待以為政若遂不出若出而無  
所濟世且疑其為臣出矣太師母不能從即  
不能無絕裾之憾以母出而不能以母歸世  
亦且疑其為子乃者緣未就道在振興迎養  
之年家孺言歸在青蒲定策之復忠孝兩盡  
始終兩全則老師完行與太師母完福皆人  
世所稀而老師亦可以無憾已頃詔旨款款

憂老師清弱恐不仁毀瘠直若家人父子相慰藉此意可舍也願老師稍自慰以慰至尊及天下士大夫心謹希更致不腆之奠臨書無能盡所欲言

寄王老師

自去歲通問訊仰辱還荅動懇懇如在下風今忽復一年門生且免喪矣內之不得毀菽來先君外之不符獲黍見夫子日月易邁悲慨萬端嗟乎先君歿矣沒而使之如生則

有老師雄文在仰惟我師以赤誠結

主如

三

以正學弘時務當時遇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剴切婉至至於流涕而上亦未嘗不欲容受之也奉神斷之主而世必責以焚詔補牘之事處燮和之任而世必繩以折檻牽裾之義以今日視之何如哉敝邑有所山馬史所稱爲東泰山者也武帝時有封禪之議以山小不能稱其費然遠而望之實與泰山相埒百里之內遠迤而上至山下轉夫其

憂極矣夫山中望山此居老師時而論老師事者也其在今日思前日則山外望山矣以李鄴侯陸宣公之忠讜而當時士流猶有同異以今日視之何如哉本朝輔弼忠清大節實心憂國事如我師者當復幾人士大夫當茂私昵去始思茂私耳門生孤植淺識辱我師甄收以至今日文非蘇軾而有歐文忠之深知才非寇準而有王文正之密薦乃者塵緣易盡福力難消達天之感越在草土幽憂

集

卷三

三

者獨有此心耳因便畧陳所懷諸侯後訊不

### 寄陳心谷書

閣下孤忠大節表百僚師百世楊伯起陳元方其人乎掌銓以來天下引領思治而僅數月以去國家清忠不貳心之巨養之數十年用之數月去之一旦用甚難去甚易此有識者所共嘆息也要之以公道為則舍以直道為進退真可稱古大臣矣不佞海濱賤士素

宋待奉

宋待奉

宋待奉

未得奉令承教於左右不知閣下以何賞識而驟見推列古人薄感恩重知己不佞即不敢為私謝豈獨無知己之感哉惟是童子而掩人於朝班在七人之下而蓋其上不得再計而知其必敗且業在里中豈忍更違初服入畏途顧以四品詞臣蒙上恩紀予假而請病請病而復予假假滿復稱病則跡涉僭濫詞涉煩瀆況以孤危多忌之身而當主上恩威不測之日其以加我罪則有詞矣故

復入長安恭上命盡臣禮而復別園其私

竊謂天下事必我自處無毫髮破綻而後得失利鈍一切任之耳悠悠世事寧可究談惟有守官守道澹泊寧靜以漸不負名賢知遇則所夙夜自矢者願閣下更有以教之

### 答趙心堂司寇

承翰教知閣下期望不佞甚厚願不佞可以報國者何事也不佞予假以歸者三矣即予

宋待奉

宋待奉

宋待奉

於明主以及生而與先君談也未考而賜封甫浹而賜卹種種皆在格外不肯欲得一當以報如痿人不忘記育人不忘記視誠自知時之艱難才之寒淺整傷上三以恩放我召我而我不至也既陸見從士大夫後見時事日亟一日上下日隔一日不勝仰屋竊嘆不悔其來而恨其來無所濟報主者豈必相狀假令不佞得一毫補益國家退就田野宜敢有恨也今天下數數朝夕息矣其本原

在 主上於羣臣相疑相厭與之爭勝如不  
克耳譽之樂然無論甘苦攻補入喉即嘔而  
今且拒不使入喉藥且不入何論有効 上  
拒天下士大夫至此故市井之子操牘而入  
貂端之羣乘輅而出也未教所謂厝火未發  
厚毒大潰忠臣有心誰能不憂天下所由未  
亂者正賴 祖宗德澤與夫世職尚清吏治  
未壞而耆碩不二心之臣如閣下者相與維  
持之耳館局復違私淑景行伏辱賜書輒對

宗伯集

卷三

七

以應進思劔馬不任企瞻

與陳紅岡司農

通見廣東剛採李內官全抄代省祭葉本立  
等進銀六百求把總名色或於本等雜職上  
加納職銜已奉 聖旨下貴部題覆在臺下  
自有權衡顧彼以所騙 朝廷之財買朝廷  
之官此端一開效尤必衆就事理輕重貽害  
深淺較之必不得已寧量與武職名色勿與  
雜職上加納也蓋雜職上加納典史之上必

係縣丞至簿既與職銜則便為本地鄰近職  
官以本地之官虐本地之民於勢更便將來  
地方佐貳不稱意者必將參論趕逐而以  
此輩代之今日以雜職加職銜異日將以帶  
銜易見任矣武官開採民所習見雖假中鐫  
之勢然於地方仍是客官耳君文官之路一  
間彼既可以六百金買縣佐將來以一二千  
金買府佐則何以拒之今日之事隱然於權  
利之中有需爵之意總非佳事而予之武官  
為害淺于之文官為害深凡事慎於謀始將  
采各鑄援例以請者自今日始矣事關民生  
吏治偶有一得之愚敢以聞于左右惟臺下  
審訂之

荅楊楚亭年兄

使者紆道至海上接手書問足下動定語次  
及之蘭谿帛敕承事不覺潛潛承睫沒者已  
矣存者何時當聚首耶足下何罪而置之外  
僚天何罪而遲其內特聞之已擢司成耳歸

矣不歸已為卿貳而足下猶連塞外藩宣事  
理之平哉詞林故事龍頭脩前科之半外轉  
讓後科之半龍頭盡讓前科自戊辰始也外  
轉仍盡在次科之前亦自戊辰始也今即不  
得比戊辰例庚辰已盡癸未已半焉司成以  
上官而足下尚舉知行省何哉然有可解者  
足下方自田間起耳秋冬間當事或有慮  
也弟已無用世意往在京華日思丘壑時時  
與足下書中言之上不能以遇巷結 明主

內不敢以枉道通中官外不能低首權顧記  
耽時之援下不能含華隱耀消燭之忌徒  
以孤睽之跡復虛聲取大官動而得名忌亦  
隨至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固其理也即以請  
急歸歸已晚矣離閨以米萬念俱盡中間情  
苦未能彈陳去歲取堂弟之子為子今歲三  
月復自生子又連得兩女最小者荆人出也  
荆人出焉死得一生二十年中飾巾待盡豈  
復知活至今日不自意復見兒子又自生女

老母數年橫眉近始一開口笑耳弟慈病已  
久苦盡回甘差可自比於人此外更不復置  
念矣來諭元仲云云弟在京日相與實未嘗  
聞吾丈安所受此語若稱為傲有無不可知  
若云東之高閑語意與傲不相涉也丈即有  
所聞不必遽形詞色何況筆札從來仕路相  
與斷無因講說貴益而能全交之理徒使淺  
惡益深小嫌成大耳近世大臣往往因言語  
小嫌相爭相防漸成猜忌又各以招其門人

鄉曲互相擠排自處於原被曲直之間而行  
堂上人之聽斷亡諭遠而牛李近而徐高即  
如寧陵秀水姑置其是非曲直然初所爭細  
耳因兩公而上章誰幾何因兩公而禁錮朝  
賢幾何國是幾清 主心亦厭向使二公有  
一入降心平氣寂然不應則彼一人者亦將  
與聞意淡久當自止即使不止受其所中亦  
不過罷官止耳官寧有不罷時耶人生地上  
寄耳毀譽得失寄中之寄譬之大海因風成

波因兩成泡風雨定有息時波泡竟在何處  
凡人相與一說破則不可復合弟之心尚冀  
將來誠意或可底達復完舊好耳夫異日會  
世用伯桓當其惡之每遇此等事能忍敬承  
天乎何奪吾散水之遠耶其文寄曾言三人  
者猶為足然也斯其一而足下猶浮沉行省  
多第少與弟已必策高將不復與世相關每  
念時當歡笑一一皆為足下可

寄黃慎軒官論

李伯集

卷三

七

不佞向以請急歸受 明主恩予制詞而閣  
下以國工代天藻起九原而光千秋先君雖  
元穉不死而不佞亦藉少遭終天以無死永  
念明德惟寐忘之踰伏空山幾不知甲子乃  
亡論朝報節不聞丈西歸北土之耗然即使  
聞之亦不敢數通京國書而足達於步親惠  
顧富好乃始敢以尺牘相復月之朔朔望皆  
非山中人所敢知山中人所知者湖山此雲  
山以南事耳哈湖一曲萬竹黑之山復環之

阿又環之荒園在馬去家遠稍難日涉遂復  
營之近郊平地有衆數百即其地建一廟之  
宮以居名曰小治治湖以興小治以敬百里  
內外一覽可盡折芟播枯足以自老自免喪  
以未得一子兩女子庶幾藉手奉老母膝下  
歡也士各有行丈不必效友人自逸 聖功  
始自蒙養 主知起于卷過天上故人為羽  
翼而俾復下野人為黃綺則兩得矣又疎筆  
扎荅論不詳惟閣下原亮

李伯集

卷三

七

荅黃官論

未教感慨時事真可隕涕吾儕囊食何如國  
謀所稱譚誅誣詐巧端無窮即不知何指自  
古風俗人心必先有所向而謂以天下全  
趨之二十年前蓋嘗用之為法已復用之為  
容已復用之為名而不意江河之變至如來  
教所云也夫以天下全力趨之則馬不至矣  
探山告罄之令遂迫天壤虎而鳴鼠而社以  
蠶食天下而首發難于敵已民既告罄山亦



屢空前代貂璫之禍始丁官因以及民今日之事始于民因以及官長此安極獨冀皇

高皇帝神靈啓聖主心身用于無用而後為予可為此實至言顧僕何人而又以此期之僕真無用耳非能用無用也少時喜為詩未成而棄之向與文促膝有所揚托今亦不習作何語大畧有詞人語有英雄人語唐諸家皆詞人也少陵則英雄人語矣今日詩多學人非詞人文與石滿獨具法眼僕官意文情

臣有奏

卷之三

三

一時都盡然不敢謂不識詩殆王元美所謂目中有筆腕中有尾者耶六休敵門人也小修尚曾讀其詩咄咄大改伯仁矣頗為寄語各以近作書扇見寄為荷

答飲玉陽少寧

某之不奉顏色八年於茲矣北雍振鐸多士彈冠不佞亦庶幾面聆提訓以慰契闊而復聞留銓之命瞻望崇階漸逼撥駁遲思良晤復稱歲時且以喜對且以恨憫遠勞芳訊具

悉記存敗屬未忤布陳謝款黃扉虛席時事多艱特召非遠為時自愛承諭今日之事不宜過激恐若臣爭勝其後愈難收拾至我言乎漢唐宋之季未有不由此者也上與下相激內與外相激士大夫又自相敵事降降心朝多變邑人臣知此何以禁切至上哉然事所從起寔始于抑佞倖杜請托比來逼退顧舍公論而稍傷于驟施行少次第無所欲去者既奪之以大利而復被之以大不肖之名

寄伯集

卷之三

三

則誰復能堪之者大畧故太宰假為公而請為正君子既指其為假為謫而中貴人復恨其為公為正彼見近日所用皆士論所與故士論所與者倘不登用僕亦事勢之流相數使然手或戒其子慎無為好夫好非不可為而有意為好則不可耳王年伯當事一切請謁盡罷之中貴人大恚所以齟齬之者故萬狀不言則尸素一言即為敵不去則輕侮一去即為敵要以合則留不合則去自是古大

臣風禁也。開部以中貴。喜不喜。為士留中。貴以屬託。行不行。為喜怒。蓋天下之事。有必壞而無累者三。以款制虜。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款則無策。以提制河。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提則無策。以屬託制中貴。終必敗。敗則不可為。今舍屬託則無策。事至今日大難措手。非高賢大良。不能鎮非至公血誠。不能安則微。閣下孰望乎。不肖日以望台。馭之未也。內憂如此。外患又來。未必可量。千條萬端。難以書悉。聊以復來。論所及耳。

徐伯集

卷五

六

宗伯集卷之七十二

北海鴻時用雜著

書牘

荅蕭漢冲司成

吾丈以紉蘭之姿抱膏門之思竟為脩郢所  
中鴻冥龍臥而網羅尚設亦甚矣世之為議  
也第以今日上下否隔社政亟行謁帝既難  
憂天頗劇與其為斯足之毋無寧為衛之  
葵刈太翁年踰釣璜公子才翬抱王丈即歡

宗伯集卷之七十二

髮扁舟為五湖長亦自宇宙完人況浮議易  
消公平具在楚淹漢渚終作商霖恐不免從  
謝安之鼻勿遽謂洗爵由之耳也從龍遠未  
具聞動定舟泊水次宅枕山岡辟穢之園常  
聞廷尉之羅未故坐有問奇之客庭設棠范  
之倉恨不臥遊第有神往耳弟姿類清羸身  
同樗病比得稚子粗慰慈闈若既有子而求  
官是謂得隴而望蜀儻藉口捧檄忘心絕裾  
人且謂何心寧自愁時乎大異宜付高賢未

翰所期未敢聞命為報知已遠隔天涯瞻望  
停雲永懷舊雨心目俱盡筆札難宣

荅葉龍潭制府

夫天下事口易而身難臺下功彰萬里名震  
四夷固已獨肩其鉅而不佞竊正于夕議明  
于暗雖僥得之非其質矣乃亟辱剪莢之擇  
雙翔過情肯非不佞所能堪處讀靈章具悉  
苦心遠畧至云上令而致下舉而奪揣事應  
變處置當機非真正英雄不能語曰有非常

宗伯集

卷之七十二

之人而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斯言信矣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  
言洞其情形如指諸掌夫邊事壞之二十餘  
年而欲收之一旦業已有成功矣倭發之一  
旦而臺下熟計之二十餘年用臺下囊底餘  
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多其身以  
分東顧憂豈不佞之策在采芑之卒章矣將  
戎獵猶荆蠻未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仰于東  
元和人過計竊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

憂其伏不憂其急而憂其變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今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間既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二城為據本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我攻之如我之攻寧夏南北之兵既不能盡撤以米即撤以米彼為主而我為客彼邀食自如我處虛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擾矣今有人於此上有手下有足未事而上下推擾營救或從旁而擊其腰腎之間則立中要害矣出師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爭高麗也我出師則高麗為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為倭用弟師之出也蓋有三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未可知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戰屈之蓋我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而我之決策當如楚漢相拒于滎陽成阜以待其蹙我弟與倭無勝無負高麗必為我不為彼未破者既自堅

而已破者亦生變然我軍以全力制之破以孤軍久駐虛處為敵勢將自走據目前事勢如此若夫臨事多變頃刻異形則未敢踰度懸料耳

答葉龍潭中丞

門下雄才大畧贊為時棟塞事視所急則以門下往門下所居而重屹若長城每讀門下封事詞嚴義正真有滅此朝食之氣天地為震怒烈士為飲血鉛藥之士亦奮然有封狼居胥之想即執鞭所忻慕矣向者復所再四致雅意若將委鉞之重而以下交撫意甚盛頃復寵以長箋況以隆禮勸勤懇懇虛懷而咨籌策大夫指與意氣誠手臭味誠合即千載且暮千里几席止必聯轡而西武不佞誠無以佐末議然竊念前度情自計兵力故固未能盡罷也蓋既歇之後未歇之前其勢異今有入於此餘而後入不俾以養下氣為可憐之色其於前議其於前議之食

而從旁奪之則攘臂咸起而起何者彼前思于求其所無而復念于奪其所有也今虜衣食我中國久舊日邊臣所以媚之者無所不至一旦盡罷九塞之市盡奪其衣食之資聚數百萬餓豺狼于境上而我所為備者蔑如也我無所不備而力分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戰不可勝勝不可必此於計不完然在今日不罷積之數十年而遂不能罷事至於不罷不可欲罷不能其憂始大矣故其要在以必

宋御集

卷五

五

罷款之心而行之以漸在我者不必論虜願逐而在虜者則隨其順逆而姑漫應之語曰因事制宜以敵為師虜犯一鎮罷一鎮之市犯一邊罷一邊之市虜所不犯我姑與之從且為陰陽我亦陰陽而用之譬之大寒之後水難宣藏大饑之後食難聚飽事有機而虛事有新市以漸革兵以漸練久之而復可盡議罷也蓋自漢唐以來未嘗恃和未嘗不和正不必諱和而為款顧其所為用和者異耳

款既不能盡罷則其若以不和之心而行和之事大漢文帝時無歲不饑和亦無歲不犯塞而匈奴終不能有加于漢宋自澶淵定約之後四十餘年不被兵一閒隙而遂不支者虜固宜和不宜久也故善和者嘗以不和制之我能對虜經年于和我不能制虜何取于款且得虜邊界非輕足為我榮者彼當其得利即無所不為事辦也而當其爭利即類文叛若不辭也無意得奸言不足喜惡言不

宋御集

卷五

六

足起直以禽獸畜之而我但借聽于一二通事之口遂謂真臣伏我矣此如公治長介葛盧辨鳥獸語而以語人即有非是誰知之者蓋天下之愚常在居間者操其輕重卿與市不遂而阻僭居其間官與民不通而吏胥居其間華與夷不通而通事居其間君與臣不通而通事居其間譬如鼎鑊在水火之間終于火燄水竭而鼎鑊不為損則其愚不獨在通事而已今以窮達僻壤皆得通于大內

錢神而得其所欲在陝什二宜雲什五則達  
什之八矣故內以求開缺間以求部請寄不  
行而充法中之近日之給部是已故其人在  
外之外而其根抵在內之內內外交通相與  
為市罷虜之市易而罷內之市難門下且何  
以策之辱承清問遠覲覲無所不談近于交  
謫言深要於門下知則深矣

荅邢崧田中丞

臺下起自西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莞于

荅邢崧

卷五

一

制府制府所以為恭籌策佐戎昭者惟陽和憲  
使名雖憲使實不減一中丞行且真拜中丞  
矣不佞不敢以世講主威私有彈冠之喜喜  
國家得鎖鑰之臣耳今甘肅跳隴之間蕭然  
苦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  
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  
之兵持枵腹操銳械川百戰百不勝之術以  
與虜爭一旦之命此皆是不涉邊地而欲空  
竭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為得

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廿年矣所為  
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虞可  
振虜宜不敢桀驁直此即桀驁亦或有以制  
之而今直為此禦禦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  
即河西絕宣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  
鬪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為權豈有以一枝  
之雙連摩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  
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  
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變摩之而急修

宗伯集

卷五

八

備今異日足為扞蔽耳宜大幸無事然惟無  
事乃可為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  
任事既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久非今任事  
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  
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虜情形九邊緩急知  
有必然之畫某雖當生願一聞之以壯心蒐

荅邢崧田中丞

承諭知諸夷帖帖奉約束蓋由處置得宜能

服其心伐其謀耳三雲堂地方將屬兵坐甲以待驕虜而三月無糧三軍枵腹無之宗祿不給儲蓄空虛門下處在蕭牆誠是也國家給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缺至此而說者爭言開礦以濟困乏即如五臺歲議礦稅一千二百金此何濟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轅而營利窟非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日者大奸據之貪吏獻之朝廷關而厚求

李伯集

卷五

之中貴人慕而求使焉恐今之利源乃為獨始耳自古未聞開礦富國者若使可行何待今日河南嵩縣開而復止豈無故也此由商人嗜利不嗜害而北人輕聽之聽其利而不能不虞害則以委之邊臣異日有害則邊臣任之耳夫足用者開利孔不如塞弊竇顧門下熟計之

寄邢經畧

待膺節鉞遠討荒夷受命九重之上仰威

萬里之外丈夫宜力策數此一時也甚休甚感以兩省全力討叛夷有遲速而無成敗往時用兵於西南夷未嘗不克但有不必勦而未有不克勦者數首之罪深矣此天之所以資蕃府也或以為彼世守其地得士死力彼誠得士民心何至舉數千百人聯章訟之此其黨已携矣素爾土酋其與幾何備多則力困一不備而我乘之法輕人不為用法重即人人自危矣我第以厚蓄兵力明懸賞罰而無輕入以與之爭一主之命非文事必有變千條萬端不過多方以誤之耳

宏儒集

卷五

答邢崑田經畧

伏承翰札具悉行師次第真如聚米而談處在目前矣大畧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宜用土官法復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未則未貴以勸則勸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勦苟且了事彼誘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誅罪

大則有不但去歲年火益增驕悍亦恐事澤  
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為重譽實皆勿論  
矣勒勒原是兩事然非勒不足決勒之機非  
勒不足完勒之局彼坐待險阻未必先出勒  
即恐誘執而先守則生勒則先何苦而就先  
若見我有必勒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  
見文黨相疑出勒即禍輕待勒即禍重間以  
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勒決勒之機者也  
嘔難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取夷者以

卷之三

卷之三

戰始以款終討賊者以勒始以撫終多由事  
勢不得不爾彼既知非勒不足以退師我亦  
謂非勒不足以存體如文成之虞蘇受災其  
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薄處以  
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勒完勒之局者也惟疏  
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寔  
之威諭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效忠與自  
當離心殺馮情者即黃防誅劉稭者即郭誼  
首不出勒內變作矣決機忌遲用間忌早自

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勢為之兵力  
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後說  
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  
以久制之立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  
利鈍成敗不萬全矣伐謀為上浪戰為下此  
意當先說明直以身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  
論自省往往時經累諸公所以多議者正苦金  
城方畧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為夫策可以  
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  
為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即以其人奏戎  
之安見其非計而言者指為敵規乎大疏入  
京士夫見諭賊之機皆以為必不可成功不按  
第執簡以書裁定之烈耳使旋草草布復方  
在師中不致及寒溫語

崇禎集

卷之三

三

與邢崑田制府

恭喜榮踐樞斗光奉簡書推轂受服朝廷掃  
境內而屬之內而六師外而屬國無不寄命  
於掌樞此大夫過主之極榮而策勳之奇



通也伏願部旨倚任極專鄭宋二公之廷遣  
何是比擬大張經事兵餉具有次第何必決  
候兩陣只如此任人如此任事必能迅掃海  
氛大要夏肅頃見部覆五月一報踴仍是討  
西夏之舊稿耳親制府失著正坐此在彼為  
傳報之報在朝廷則制府之報所報既多先  
後抵牾以才簡而議論風生大張青革此弊  
最為得策主特外有機宜內憂議論虛信既  
少浮議自消內外兩敵此足弭其一矣至於

彼中事宜宜能聽料但自有倭事以來並未  
得一的確消息所傳皆聲外之聲影外之影  
而朝廷從聲影起議論用口語為籌策譬如  
病人不診脈息不望顏色臆度病瘥傳會古  
方豈有取效之理閣下當事磊磊落落說盡  
前人張豈拘學二病倭奴真情真形計已了  
然當機應變必能辦賊無疑也默庵兄奇識  
奇氣東人無敢厲行者偶見其文甚為驚歎  
元則未必難可期也敢預以賀

寄邢司馬

比見六師奏凱迅掃鯨波此社稷功也屬國  
無復兵革之憂中原無復轉輸之苦敷隆中  
外咸振華夷丹青所重紀傳所載何以尚茲  
淮西之功惟晉公與憲宗同心耳今日之事  
頤類之儻如老師費財之說何由克捷大事  
既定則我之處事當益慎而居功當益謙一  
倭不竄即是無前之績正不在青虜多寡嚴  
諭諸將勿溢勿爭從公從實無令人得有纖

細指議以全威美至於天下備倭兵餉一舉  
加於地祇稍俟撤兵之後明白陳奏盡照原  
額蓋有事則增無事則減異日復有事不妨  
另議若聽地方官挪移別用有增無減而奸  
吏反得借之以實其案使百姓困窮無已時  
則非帛民之責矣此事撫按言之未必聽而  
在閣下言之必聽不但仁人之功垂于千秋  
抑且仁人之言播及四海幸惟留意

寄邢制府

閣下竹枝元老故相厚善人都未微聞兩懷  
不能無介介也詢之不得其故竊聽之得無  
有居水火之間而使之爭者耶數年以來大  
臣小臣相爭而久之大臣與大臣爭大臣與  
大臣爭而國受其敝以意見分爾我以爾我  
成恩怨以恩怨造言語以言語入風聞勝則  
偏敗敗則兩傷以至今日主上不信羣臣  
激成隔絕之勢大賢在位不能直救惡更相  
左以重其疑耶凡始以言相告者或見影響

卷之三

卷之三

或聽傳聞即使溢美溢惡猶是無心及見我  
有所疑稍形詞色觀望者衆是而進其說當  
其所喜無敢以惡語至當其所惡無敢以善  
語至聽聞既多而我之初心亦遂不能自保  
不知觀望者乃見我之詞色而我之詞色乃  
始于人之聽聞耳語曰寄錢苦少寄言苦多  
近有一種風尚專好傳會竅弄使人自闕而  
已反居淨地觀成敗又或別有雋囊而轉嫁  
之他人使人代我報復其深言軟語使入信

其愛我而不復疑如古人所謂以奉政齊以  
齊政者兩人皆受居間之害轉疑轉闕轉  
闕轉疑始終不能自明久之亦遂各持勝氣  
不肯自明也今日之事得無類是者乎若各  
平其心堅塞兩耳以靜觀好惡愛憎之所自  
起人我恩怨又當自平凡言之未也疑以為  
猜惡謂人臣之義寧相爭勿相疑爭或為國  
或為身若疑則未有不出于自為者也朝廷  
之上外僉相疑則內操之愈重下僉相猜則  
上疑之轉深古人嘗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  
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是謂當於有心中求  
無心不可於無心中求有心若人人皆深乎  
人負我無我負人之心即天下事少一半矣  
大凡闕于穴穴不為敵而龍戰于野則野之  
左右皆受傷語有之二賢若穆則國之休不  
肖之為是語亦以為國計非但自為大臣計  
也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荅宜府巡撫王懷孫

今邊事春春動矣士大夫抵掌談者未有不  
言罷款者也而愚以為罷關中四鎮易罷宜  
大雨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  
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陝右之款  
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  
西我以金贈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是虜  
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  
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  
以彼前歲之機也我開關而絕之其義正其

一機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米則無以戰去  
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糜之緩則以款自糜  
大親師塞上經行數鎮人情邊事累可觀矣  
其赤心為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天子憫然  
西顧待簡大而界之節鉞我同年中間府自  
文始夫才可為志欲必為而無粉飾脂韋  
憲者弟所見惟丈耳屑注宜安靜規重宜大  
又我為之而我必收其效即我不收其效而  
以遺後之人卒亦與我何異也督撫或三歲  
而遷近者二歲耳以二三歲而肯為國家千  
百年計非丈吾無所望之矣勅樹勛猷以光同  
志諸離索寒暄之語固不足為文道也

答王懷林中丞

屢承手教具悉邊臣苦心向來邊事頗類弄  
丸使人屬目全在運用宛轉一位手則丸墜  
矣主於實心實事不事粉飾則反指為取喻  
譬之蜜糖用磚用石方可久而不能無小破  
缺惟用灰一塗觀者反無隙可指然外飾太

咸內必不堅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況文  
有識者力弟所傾服但願自保始終不差一  
着幾舉飛語則堅塞兩耳無聽耳詞林吟局  
不宜以薪水之費累兄丈懸魚之節辱賜賜  
又不敢不拜願復勿復為煩一切交游已多  
謝却一飽一否一愛一否人將以爲詞耳如  
何如何大計紛紜義無完壁惟文則無一人  
敢置異說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舍親王露宇咸兄丈特達之知不啻鮑叔即  
弟亦且欣荷附道謝諸未具悉

寄李霖策制所

播事更數年撫勦迄無成效 天子舉西南  
半天下屬之舉府臺下起田間仗義割髮  
登壇即山河震搖風雲變色矣播首恃天  
日殺生靈以一州之地抗王師真與野蠻  
異以尉陀之才據有南海陸賈折之仗耳  
伏但云越殺王降漢如反覆于耳聞越相攻  
第運戈船下瀝二軍出會稽境上而餘音之

首已懸于陳門矣故曰以夷攻夷中國之形  
何況么麼小醜渺然在方域之中譬之蚤虱  
之虻蜂蹄蟻蟻之在螻蛄耳以聖主之威  
靈革應之籌策外之兵形既合內之惡黨將  
離大號一傾自相魚肉倒戈刺刃寧須崇朝  
戡定之數事將豈于伏誅封事房在目中矣  
不佞草土餘生豈更有用世之想惟是嗜昔  
之歸主恩深厚寧有上以三假于臣子  
而再召之不至者論情論理不容不出第出

而一無所濟更成負國今且何以自效願臺  
下之發吾覆也速承輪札期望返艤非所敢  
聞草勒布謝臨書神往

荅張念碧撫臺

不孝歸三日而先君弃不孝孤也先君個儻  
諒直精神奕奕豈其年不及耆指仗而遽無  
據即世惟不孝積累累各以及於此也先君  
沒之日猶與客談笑如平時病且革呼兩孤  
而誨以立身涉世教讀一無悲惋一無繫戀

君將有信宿之行。嗚呼！先君於生死之際，可謂了然矣。獨恨不肖，別以經年，見以三日。三日之後，永無見期。傷哉！不孝何所怙而自存乎？臺下惠念舊好，使使者吊，役又以主上寵禮，俯相勸慰，親恩固極。主恩亦同極，而為臣為子，毫無報荅。三謁求職，適足增其罪戾，增其割裂耳。頃者道出貴邑，邑人問安否者，趾相錯於旅人之館，歸而為先君言之。先君尚問：「河派遷徙，士庶家興敗，苦樂不孝。」

具述其際。先君為之三嘆。使者來，致書歸，賻不孝。哭而致諸几前，曰：「此吾東土公祖加禮於士大夫者也。雲霄故人，加禮於舊邑大夫者也。而先君寂然不復聞矣。無父之孤，每見父執友，故舊未嘗不為刺心。讀臺下書，猶之見臺下也。顧安得先君復起，侍左右如平生，歡乎？謹西向稽首以謝。臨書，第有泣血。」

書讀

答尹春霖中丞

伏奉芳訊以栩栩園圖呈示披閱致過若助  
遊夢還不知漆園有此奇麗否勝情真妙故  
身不減古人大概之近幻而實真特夢寐近  
真而實幻境要以出不訥入不乖偷然往來  
愚未見真想之為形跡拘也篇什又廢護擬  
宗伯集

矩歌終是不韻其以廟子羣王之側則奈何  
先君營宅築治水上二畝之官竹居其半有  
亭有樓有池飛泉出其左瀉湖帶其右大江  
以之為一岩以語三湘七澤之間恐不  
尤為遼東豕耳去郡城七十里頗難日涉不  
依遂欲謀之近郊兩邑之間有瘠土約五畝  
遍地出承民棄不耕不佞以善價易得之澤  
園愛山山城惜水物固以少重耳以土為垣  
以茅為屋以曲木為棟僅堪容膝名曰小治

南臨小河鄰壤高柳數十株可坐以風遠山  
青蒼幾如四塞蓋不佞所有者流水一曲借  
樹於近僧山於遠十步之內數里之外盡欲  
攬結而為吾有未諭吾自有園豈向子平之  
丘岳而不佞立欲向子平五岳為吾園耳不  
揣欲借片言於大君子而不敢請敢因使者  
私布之大脫過腆何德以堪以專者命臨之  
不敢不拜謹頌首謝

與王對滄少司馬

宋伯集

李士

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  
惡極矣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已議  
招安損威廢法而隳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  
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無復憚矣且往年大  
同所以用招安者蓋未有首惡主名未有僭  
稱官爵未敢公然謀反逆故尚可撫諭而定耳  
今賊勢既顯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約不可掩  
之跡即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頻  
賦勢未滅何患何畏而請招安是賊果急果

畏則束手歸虜盡劫城中貲以媚虜耳豈肯  
安然於延尉望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  
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  
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  
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  
說觀所謂又聚不散難於明言者則其意可  
知矣兵文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  
有譟譁危苦在前能無反側守壘有不繼之  
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荅王霽宇

昨見三邊制府有招安之奏恩威兩損紀綱  
蕩然天下之亂從此益長矣受降如敵況於  
招安彼自知罪大無容身地寧肯帖然非設  
詐緩師則阻兵自守撫鎮雖入城亦在其掌

握不敢動搖異日安望其能正法也海氛甚  
熾賊氣已盈高麗連推行文請殺入犯內地  
勢所必然而當事泄泄皆咨事循蕩套棟撓  
援崩僑將壓馬大約天下之事患在真玩惕  
假張皇真偷安假鎮靜事主張皇已非勝算  
矧其請兵請餉原無制敵謀國之誠只是欲  
朝廷見得任事科道可以無言異日事之不  
濟則曰當時已曾言之矣至於肉食者計畫  
無所出只得外示開暇苟安旦夕異日有事  
則淪胥及溺而已故所謂張皇鎮靜皆非真  
實惟玩愒偷安乃其本色耳南兵事已與孫  
月老言之矣併此上復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荅蔣元軒侍御

寧夏之事是謂反逆不謂激變而議者乃獨  
歸咎兩公何也當寧夏分大畧欲離之耳大  
凡間人者必示之以不問今明言使此圖彼  
彼復圖此離間顯然豈肯見信張網而使獸  
見之何以得禽其無乃堅之使合乎屠城之

竊恐亦不可為先聲大同副總督之事可鑒  
已大矣今日之事惟慮勾虜及各鎮有慮之  
者耳若虜不來各鎮無變賊獨守一城不出  
則慮其外出兵則慮其內擲獨惶惑其黨必  
謂自離者王師政須以全取勝諸道並遣若  
容易交鋒賊一戰而勝則其黨堅而我郡鎮  
亦震動矣聞大猷之旨甚佳然復役不必及  
建儲事儲自儲違自違當各為一疏若因違  
事而及建儲必謂臣子借違事惡勸之行未  
便違報亦不信矣承示迎二公家眷憲牌具  
悉為厚親親至意第此事正當示以不急則  
二家皆可安全而無患若求之譎急則扶之  
禍重扶之而不遂或因而甘心焉此亦事理  
之不可不慮者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答王晴江兵使

承示戡定南兵功次持論既正敘次惟允至  
謂虞之得宜則為石門不得宜則為寧夏尤  
為確論大畧此事有李德裕之斷無羅紹威

之錯悖行操縱軍為得宜耶浙之事都未正  
諸事復取一二項下者以塞觀聽紀綱不振  
陳實無辜故要挾四起漸成叛逆此舉始見  
朝廷有法種場有人大將且必誅況不止將  
功疑惟重況無可疑佐饗者嘗近來者亦即  
真有玉石難分難併及亦未為罪況本無  
受戮而派言難者較於京師此有識之士所  
為太息也愚意但當論此功明與不明不必  
問此賞厚與不厚忌其終也忌其復也乃可

案伯集

卷之三

七

以為全而無後患南兵親戚黨與布滿京師  
聚歛成雷羣輕折軸而又有士大大為之主  
主者又復有主必主名無一毫差說數目無  
一毫同異然後可以伸公論而杜異議不然  
異日有人指曰某係某處人某係某生理一  
一指其主名而辨折之下因東詞中有內主  
房謂攻瑕則堅者亦瑕也不佞每論數年來  
變態惟此最光明正大故序次亦宜出於萬  
分耳自入京來從未談及時事因門下旧



深乃復婉婉門下如以示人即不取復以一語相報矣

荅張憲副同年

得來教具悉雅意向在中途亦曾見示彙已中心裁之矣大暑仕途最難得者二一曰公論稱許以爲才稱其官二曰公論稱屈以爲官不滿其才此皆異日遠到振本文以腹裏調澶關所謂公論稱許而才稱其官者也由名諒議回翔藩臬十餘年所謂公論稱屈官

不配其才也若官配其才衆望已滿無有餘不盡之意則扶之者少而過求之者至矣今最難得者文皆有之遂行遂行終有到日不必更論內外藩臬內轉近日惟見二王然二王亦皆不利大凡破格之事難以預期即得之亦未必爲福不如從坦途向上更穩更速澶關無遠臣之危苦有邊臣之聲望今第一心營職厚自樹立稍加至觀察即可建牙矣二老雅意良厚然尚難預必如弟撲直却走

實理實事耳

荅左海樓侍御

覓馬孺子何足以保任大惠而仰頌隆貺即弟心亦甚不能安然以大福德多男之餘慶精意所注即爲吉祥或可仰席寵靈應延宗胤則既爾使者而拜賜矣弟處非其據文去非其單吾輩自處顧道理何如耳在弟當戒繁文當坦矣今且明裏課子奉老親膝下之歡亦自快事一膝之內生齒不下十萬成科名爲仕宦者不過數人豈吾輩才德福澤偏當在萬人之上以此思之無適非佳境矣居家惟靜惟儉爲要古人書以自娛耳

寄李翼軒大舉

蓋士有曠世相感忘年定交而不肖於閣下幸以世謀得望絢屢閣下辱而收之若以爲孺子可教者即奉教之日淺而知則深矣閣下文章政事卓絕一世上可以潤色鴻業而國光華下可以展銷藩維備時變應而多難

少與馮世所疑豈不以白璧難工峨眉易妬  
知希彌貴和寡彌高者哉不肖才不啻中人  
年未及強仕乘時缺之塵點九卿往歲東歸  
便欲長往不意恩假至再嚴旨至三臣子之  
誼不敢自處於不敢去而不敢不來來而不  
能不轉既輸分量亦違初心高鳥遊魚有慙  
色矣仲與請告附以道訊先曾祖官憲則真  
達左遷于青家不滿百金三十年一紵衣居  
官如貞女居室如嚴師居鄉如寒士未知趙  
古人何如今實未見其比先祖兄弟四人後  
先繼起皆以清白砥礪不潰其家聲先祖以  
王事卒于外先祖母悉无存家君家君時百  
辟耳此其累皆可紀獨念必得鴻筆如閣下  
乃可以彰往事詔來者敢同仲與以請閣下  
君惠而為主傳則百世之德百世之威也誌  
狀一冊附呈紀載殊畧得閣下許可而復敢  
据拾軼事以聞典記者

與日新吾天

士有契友不知有蓋友乃幸於門下見之蓋  
此道廢也久矣杯酒後逐笑語朗誦一言找  
合主謂同心片語唱酬輒稱不朽世所謂契  
友大畧若此矣於是以美疾為愛我以藥石  
為惡我以降心相下為知我以盡言相證為  
不知我夫人各有能有所不能物有所不足亦  
有所豐知其能知其不能知其豐又知其不  
足乃稱相知今不論妍媸盡廢箴警而徒取  
其相狗相合私昵則有之何名知己哉不佞  
向以舉子業就正於門下指摘彈射不失人  
寸不佞私心固已伏矣乃至瀕行數語勤勤  
懇懇指其迷津偕之大道不佞罔然如失恍  
然如有得也雖拱壁駟馬何以溢此吾師乎  
吾師乎何但蓋友云爾哉所恨者數年同遊  
筆下不能時領教旨自淑身心妄謂門下水  
鏡人倫自宜門無標客不敢以違請之跡照  
染庭階恐耳食者漫與置騎掃門之倫同類  
而媚笑之也古人之言曰先生之門固有執

政焉如此哉不佞於先生猶見吏部馬國知  
不及古人遠矣要以繫匪胞瓜臬同草木此  
燕彼粵不害為同心此章彼核不害為同德  
襟期無改萬里比鄰無令霄陳獨稱膠漆僕  
與門下勉之而已人臣用職期在報主何內  
何外何毀何譽眼界欲寬脚跟欲定不愧于  
世人易不愧于君子難不愧于友朋易不愧  
于心難僕與門下勉之而已

寄呂新吾

邵伯集

卷五

上

先叔祖母陳者大司馬公女憲副公妹也歸  
先叔祖克臬公先祖以大行卒於廬州叔祖  
往扶柩痛哭唯血而卒卒時叔祖母年二十  
矣聞訃不食欲以身為殉姊姒百方慰解得  
不死而依曾祖母以居曾祖母歿大歸于陳  
三十年其兄副憲公歿則往未就養諸姪子  
家又十年家君自雲中罷歸乃始有定居與  
先祖母同臥起形影相依也生平端嚴然重  
不輕笑語鐫鐫無所御親戚慶吊無所與全

幸茹苦五十年而卒卒之日檢其遺篋線  
衣裝具在隨風縷縷如散緒焉外母陳者  
先祖母從妹也歸外舅姜巖五年稱未  
時年二十三矣有姑年六棄女幾兩歲女長  
適不佞不佞登第迎至京師一年報欲行室  
人固留之曰若不能離母余亦不能久離姑  
而處於此也灑泣而別竟成永訣焉至宗兄  
卒年而卒卒年四十有九當其病時姑為延  
醫視之辭曰未亡人宜死久矣終不使他人  
屬手而軫息竟不視疾而死此兩母者皆志  
剛于同穴而事定于蓋棺且外母獨一女耳  
無子叔祖母無子亦無女兩母不敢殉夫死  
者獨以有姑在世徒謂孤者難於殉先夫  
孤之與無孤可立也豈可同日語哉惟仁  
人君早早為題請表章徽懿發皇幽眇亦雖  
風興化之一端也先是去歲以懇范公祖業  
已許諾旋爾遷秩詹公祖銳欲表揚而府中  
文移未至移呈又以入賀行已而裁書白眉

公祖荏苒間謝事去矣念惟兩母生前艱難萬狀致復又復齟齬卒難表白不佞私心甚痛焉敢畫布之執事惟執事留意圖之

荅蘇紫溪大參

遠承翰札無之貶賜若以代言穆德于我者夫以代言則不敢受以同袍則不敢解而周爾來教勤勤懇懇知雅意相念甚厚不獨以代言故也則既肅使者拜賜矣乃至侈談細荷金匱之業令人取踏汗背而自敘更稱人

宋月去

卷五

上

靜鳥鳴山幽則更翩翩神往恨無由一望更隱風調耳大抵監牧大條易則易于則于即當盤錯之會一開闢無復事矣輦轂散局非劇非閒非有事非無事稍暇展卷操筆作數字蒼頭持刺來輒披衣出肅客比入前緒已不可復尋終歲役役而課功一無所有由此言之則米論所謂宴搜今古窮兩峰極九淵意去屬乎要以世有作者亦何必僕世無作者漢欲何為豈不亦天民之逸樂者哉

如老士期望何元中占荅不多及

荅張岱與雲史

別離八年隔絕萬里忽來于教何曾足青閨師在相位又久則于身不能無得失於海內不無無恩怨而于宗社不可謂無功當主少國疑法紀人玩斤斤標三尺以幹國政強主威官闈不干政中外無侵令府庫實遠境安此以比古教時之相何讓哉身死未寒羣議蜂起向之稱功稱德者皆標戈為難首辱其

宋月去

卷五

下

罪嚴其功官削謚奪禍流于孫鳴呼亦太甚矣世之為議也足下才足自達而亦卒從更議投荒災微在古則柳子厚在近時則楊用修皆為派人說者以為此兩人得窮文乃工以自見于後世視當世貴人所得孰多少也此則足下之事願足下勉之未論欲同館諸兄言之執政我聞有命敢不良閣第事求可功未成非乘機進會雖焦唇蔽舌不為益上怒未息非執政所能得也明歲建儲歲有恩

救僅可冀望什得一乎

答呂新吾方伯

不奉輪札三年於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  
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  
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賢行省儼然專  
重矣而羣望未厭士大夫皆望門下即拜中  
丞而不佞竊以為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古  
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  
即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

崇伯集

卷五

五

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  
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畧大臣不知古人行  
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即今之經畧今以  
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為重久之  
亦為地方官失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  
之禮節滋繁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  
其意功成則東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  
彼此相仗相安視蔭阮自其原皆出於此如  
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

猶治也今於二千石刺史增官數專而事反  
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  
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外也  
今事事皆聞白直指則力拍反身在事內非  
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  
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  
官之體耳未論問不佞追修之益及胤嗣之  
兆過許楚錄而索近作誠自慙愧未有以復  
也長安散吏供奉餘暇方欲小休而士大夫  
輒以此相役既為世人不得不為世人語而  
非其意也稿皆棄去不存且恨不得焚却筆  
硯耳讀風憲約一書盡事情持法體凜然登  
車攬轡之志此何必減內臺重耶我知門下  
所以為行省矣方病起作報書不能盡所欲  
語

崇伯集

卷五

六

寄朱鑑塘侍御

使者行已整郵款以復憑限既改惟臺下從  
容就道以對天下慙士大夫心蓋今天下邪

正消長之機極可畏正人君子惟應靜以觀之若使居者欲去去者不來消得幾時正人盡小人乘機進取無復顧忌士夫持兩端觀望者皆就彼一途則莠莠之黨相慶而鴻鴛之跡如掃矣愚意君子在朝猶可持持世界但不隨不激安坐以待事之變則彼亦無如我何重為粗根靜為躁君君子處靜持重則小人無所藉口以起彼此稍定白黑自明賢不肖自死如張遼處亂軍不為亂者皆坐則亂者立可得而運疑未定者皆不敢動處小人惛惛之時亦猶此矣寧夏之變令人痛心此自是謀反不名激變如項梁殺下相令田儋殺齊令耳而譏者第歸咎亢者至欲果其首何其言之痛而不德乎時賢處分恐亦非策欲離間人而明示以離間之意則適堅之使合所謂施之有鳥之虞而又駭鳥者也相對非遠諸侯面陳

與連延按小萬

敵鄉葛太史以公輔之器中遭天譴以元朝列悲之太史娶于任子如鳳任之自出也而任夫人亦相繼死孺子乳乳無所歸命其元尚寶君收而養之為之締姻為之延師甚有恩紀尚寶君視孺子猶子也是孺子無父而有父太史雖死而不死也而任夫人之弟先無者頗肆其凌侮繼以告訐今孺子在尚寶君所端肅公夫人儼然在堂假令逝者無知則已逝者有知必不欲其出令之外家與同胞元為難震驚其祖母以不利于孺子先是太史歿于京師先謙薄有所獲尚寶君逆而悶其行李于途執其所有以還孺子先謙大慙失望即任夫人亦不謂善也任夫人歿而所蓄散入諸戚屬家先謙念前日奪其所取復且復然因羞成怒因長成讎故為先發制人之計其詞曰尚寶君父子故與任夫人不相能任夫人以氣憤抑鬱而死任夫人先太史而病復太史而死其歸也實囊蒲圓之積

以從而曰无由尚寶君父子此許也渠計且將訟之臺下以臺下神明賜之無所遁情願此事始末曲直具在聞邑士氏之口而士氏之口不能自達故諸生據情實探公論以聞于下執事夫葛氏之獄可勿問也此誰非葛氏之甥舅親輝其以爲孺子擲敢而召怨也難爲任氏非任夫人意也縱任氏以愛葛氏非太史意也惟臺下酌情法之中稍一禁戢之太史與臺下幸附同袍之誼值臺下持節

張伯非

卷三

五

按東土此所謂千載一時知臺下必將以本光振之也敢布腹心伏惟登招

答葛尚寶龍池

鳳池殘後至今不能逾遣于懷屢奉鐵書詞肯懇惻以鵲鴿之痛增黃鳥之悲感念亡友若如初致憶鳳池屬鑣時弟輩悼心驚骨失聲長號諸事倥傯人語雜亂實不聞內人有他言及書來云云諸君皆不測所謂就而問弟弟亦茫然鳳池渣蹄九原孑然一子不有

兄弟誰則恤之假令無兄丈擇持門戶經理家計有司必至政觀鄰里必至異態憤負必至抵賴莊宅必至蕭條紛紛萬事何所不至彼其病母弱子依藉甚厚而不自知也弟遭荆人具道此意勸以惟長兄是聽始而拒訖而疑終而相信因曰凡事當聽伯兄亦豈敢一言于伯兄彼既已聽下佞言似難盡違其諸故前書畧陳此意而不能詳婉非他有所聞也婦人女子難以理喻不痴不聾不作家

宋伯集

卷三

三

翁故當以不聞不較處之赤心血誠以感動之耳彼能感動吾復何求彼猶率件猶見威德凡寡親愛而欺睦甚易處率件而欺睦甚難忍人所不能忍處人所不能處此自史氏事也自古家族離心皆由僕婢傳語兩言溢美兩起溢惡飾少而多積微成巨諸如此輩皆當遠之至於乘機劫竊理所必有或以私賈或以封藏勢難盡得操之太急彼將不堪播弄是非更成罅隙此夢老所謂撫孤而急

餘付無可奈何者也。投鼠傷器，覆巢傷卵，弟所為諄諄者，非為其母為其子，非為生者為逝者，可詞不宣心，幸惟鑒亮。

與臨朐令盧君

敝邑素無蓋藏，無值荒歉，民實不大以老父母為天。諸所為撫輯區畫，既殫厥心，老父母之于敝邑，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獨以水潦為災，比邑更劇，粟無所出，而有所往，故至千歲暮，民遂無所得食，啼饑號寒，蕭條窮迫之狀。

宗伯集

卷之五

七

城中麤可而城外為甚，城北麤可而城南為甚。民既無所得食，勢不得不借貸，借貸不得不至搶奪，搶奪不已，必成禍亂。且貧者急則富者不能獨安，富者盡則貧者更無所望。今猶未耳，冬令不寒，又無雨雪，薄暮西望，蜂氣橫天，恐又為旱徵。則民何以堪？處比閭窮鄉，誼民頗有搶掠數石之儲，皆不自保。夫自上貸之，則思歸于上，自下掠之，則禍成于下。且強者起而索弱，弱者不能坐而得，則強者飽而

弱者饑，強者飽而弱者饑，則亂民滋長而饑民無幸矣。家叔是以有請貸之說，其斟酌事勢，劑量貧富，頗亦平允。芻蕘之言，不知足采，未識否然，須委得人行，得法然後不為擾而為益。惟老父母留意熟計之。夫畧今日之事，在早行賑貸以圖窮民，且夕之安，嚴禁搶掠以杜橫民禍亂之漸，寒家請出粟數十石，即充公廩，以賑不必取償于異日也。姪知纖細，無以佐仁政，聊為百姓倡始耳。

宗伯集

卷之五

七

宗伯集卷之七十三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四

北海鴻琦月報著

有讀

答賈似鶴年兄

況君未與悉動定且稱足下官情苦薄以詩  
酒自雄于漢河之間浮大白醉長夜長篇短  
歌興致淋漓古稱仗我有千秋名不如即騎  
一杯酒別其酒與名兩得之也快哉微官何  
足潤靈府然足下年未強仕豈有寂落陸

陸之理會當一出願少抑情願以就世法變  
處龍標焉其未足何得遽習觀茂翁乎足下  
歸詞未立弟所憂與足下正同世之榮辱了  
不關人損益惟此事不能達之懷抱耳實前  
題期兩海新命茂仁中照遂作古人足下未  
聞子號痛不能書故命吏代之勿訝也

答沈隱山開府

下網中一疏皎然與日月爭光當其時身  
死而靈之下至今令人病憊一出一震聞諸

卷之七十四  
宗伯集卷之七十四  
北海鴻琦月報著  
有讀  
答賈似鶴年兄  
況君未與悉動定且稱足下官情苦薄以詩  
酒自雄于漢河之間浮大白醉長夜長篇短  
歌興致淋漓古稱仗我有千秋名不如即騎  
一杯酒別其酒與名兩得之也快哉微官何  
足潤靈府然足下年未強仕豈有寂落陸  
陸之理會當一出願少抑情願以就世法變  
處龍標焉其未足何得遽習觀茂翁乎足下  
歸詞未立弟所憂與足下正同世之榮辱了  
不關人損益惟此事不能達之懷抱耳實前  
題期兩海新命茂仁中照遂作古人足下未  
聞子號痛不能書故命吏代之勿訝也

陳第有嘆息

寄張濟東中丞

家君之備泉河上也謂得奉令承教圖致大  
寸不意忽有易水之命席未煖而別去不佞  
雖近瞻親舍而家君遠隔師席悵悵之懷何  
可道者頃以東謁制府取道都門達小子而  
訓以先輩師弟恩義因出米函授之知侍下  
風而聆警款忽焉忘其身之在遠也惟閣下  
殊來駿望士民倚毗乃高臥丘樊邁軸自矢

然而朝議推數皆有安石不出之懼聞者民  
廢方殷上思種老成而登用之則閣下安得  
優游林阜彌傲風雲而已碌碌下走違範有  
年慵以益愚昧以益拙謬蒙講帷啓沃無聞  
越負聖明貽羞知己而閣下獎誨過分寵養  
歸兼感戴私衷何能已已謹因暇同年赴任  
之便代中候私秋風生美暇食自愛南瞻洛  
下懷矣神飛

答楊月川中丞

門下高臥林壑瀟然物表有年數矣水之積  
也不厚則負大舟無力垂天之翼以六月息  
深積而震發固知其必有合牙遂屢賦書具  
悉存記鉛槧下士謬塵講帷於心未敢違膝  
何階附命僕言以榮為愧門下不賜之藥言  
而侈談厚望之何也風便爾此布上謝言瞻  
對未期臨楮耿耿

答顧允庵中丞

老公祖親舉玉趾以平兩閩兩閩之夷滿伏

蒙恩委命丁吏而亡敢二三此我三韓百世  
之利也豈某也敢私米之而私誦之將與遠  
人共百世銘之耳軍中良苦暴露而未罷馳  
一介以勞旋師賀成功而華箋珥珥儼然脫  
臨且以三湘七澤之材侈不佞之游也不佞  
何德以堪此耶楚實材藪而某朽淡非衡鑑  
任形過照窮物勝權殆自漂漂役之不終事  
幸而竣則老公祖范蔭實波及之方覓便以  
賢書請正而會奉下教之明教輒附使者以  
往然已晚矣來序方和雅為國崇護以近休  
寵

答張念華侍御

前歲聞文已就道諸兄弟懸榻以俟清驛不  
虞伯母傳素素輯南歸離羣索居以至於今  
忽奉輪教非但空谷足音而已諸兄弟擬修  
不勝之真日在口而苦乏便明遠成猶缺  
來札之辱感愧交集諸兄此晉官僚弟亦異  
焉總之不離史局常職何以當來札侈談之

鄉地便相見手吾儕比益落落莊沈二兄皆  
化為異物在長安者六人家居當入京者可  
屈指數也晨星風萍俱成感慨意氣何由復  
似昔時旦下來當得一開寓耳

答范蘭窗中丞

自門下逮牙以來諸所規校措注度越一時  
條奏八事皆石畫也王公八佐莞柅邢公新  
授節鉞吾郡此時自九卿中丞省臺藩臬部

各伯集

卷二

上

署無所不有官業之盛向未所未有也然士  
所為重以人不以官諸大夫相煦相濡左提  
右挈以共濟國家事以歲警不以矜謝此則  
惟門下實主齊盟執牛耳而命之耳翰脫遠  
臨敢不拜德歲事將闌邊籌方急惟努力自  
愛以為祝

答鄒四山太史

太爾自田間起自合夙夜以從簡書王陽叱  
馭在此行也且非人召入為九卿矣太常有

明發之懷太爾既出肉不奉舞錄之歡而外  
人在荷葉之列無焉也不佞為太爾彈冠為  
吏懸榻願執事無淹大里中

寄柯主臺傳翰

日者主上之使使不肖于楚形過照窮困  
罪其任其不能盡楚材也是某之不敏也事  
幸而發得藉手以報命則門下之力與諸事  
事之勤也門下寔獨綏其闕臣敢其不遠  
免我于戾其為惠已侈大矣乃若襟期既合

共伯集

卷二

上

肝膽可披無門哇無城府忘人義釋形骸  
松示心白水菰信此則名途所渺曠代所  
而不佞所心服心感不能一日去懷者也  
若拜脫賜仰供億懷宴語宣寵光抑又其次  
矣使者出疆復致尊命三肅裁牘布上謝言  
道路既遠山川閭之無每飯意未嘗不在  
硯赤壁下也良晤尚遠臨書約結

答麻老師慶湖

憶老師臥病京邸時某偕二三門弟子踵

伏請問病勢一懼一喜及台駕南發泰中無  
使未詢之楚人亦都不得起居狀忽奉輪札  
知宿病已早眠食無恙門弟子相對大喜已  
而念榻前遠塵時了不可得而又慨然低回  
久之時時把酒未教以當瞻覲耳大脫儼臨  
敢不拜德伴旋爾此代上謝言遙想絳帳不  
勝企戀

答張華岑禮部

憶昔與大船於季可齋廬遂爾定交傾蓋陰  
未移而契已深矣當老師執政時文雖居長  
安而不欲數通賓客唯不佞亦遂不敢相見  
於時近而遠及丈家居且數年而追念嚆昔  
握手之歡未嘗一日去胸中也於時遠而近  
僕懷此心丈豈同哉永生來承翰教又不奉  
荅心甚缺然因長兄兩還卑閣中訊令叔老  
先生茶差不佞方以病註籍及聞籍走僕則  
已行矣此之為罪即一日口何以解惟大為不  
佞一謝不敏臨書倍有依戀

答鍾文龍侍御

家君受教之日茂而受知已深其恭冒瀆也  
亦惟臺下寵光及之也家君不敢以還教為  
喜而以去惠文之側為快快臺下居常以真  
精神為官箴不肖謂士相知相與亦然精之  
所結神之所符家君雖遠在千里猶宇下也  
憲節西發不肖欲款之私未布其萬一而再  
屋溫翰重以大脫何臺下之與人同如此不  
肖則何德以堪之敬拜賜矣第有慙悚頃不  
自意有湖湘之游事幸而集案籍宏蔭謹以  
賢書請正惟臺下教之

答趙心盤兵道

承芳問者再矣年家子姪未能以時修訊于  
下報事而過歷存記重以大脫拜命之辱敢  
不稽首伏讀來諭得得憂齊俗難治夫里中  
豪之凌下姓也忍少辜而較士大夫之訟獄  
繁興陰為主而顯為佐也門下所謂任俠使  
氣四言者實畫之門下揭綱維而宣風化則

業已稍稍改故步而言復及此東人士可以  
彈冠相賀矣仲旋肅此布上謝言瞻瞻有懷  
數宜罔既

一 答李翼軒大參

老伯才擅一代識淹千古有長在供奉之班  
待契和之任而回翔外服歷有歲年蓬廬謁  
蕭皇之議論有餘欲詳試政事而重畀之耳  
不肖聞然不敏未敢希文章之業當老伯入  
都時私心實欲有所請正而大雅之藩難窺

張仲

卷之四

上

小巫之氣易索遂復荏苒以至分携比來塵  
務經心目忘日損恐於此道長已矣家君未  
承尊翰重以大貺長者有命敢不拜德家君  
不以近歲為喜而以遠知已為恨老伯同袍  
之德想同之耳郝生行適卑爾布謝披對何  
月隔風惘然

與呂佳吾張守

臺下所准漢京兆也漢以三輔分治之而治  
臺下合三輔無治之而治此於張趙諸能臣

三累之上也漢制二千石入為九卿無論京  
兆京兆得拜御史大夫而臺下四年不遷秩  
此無異故則國家詳試政事而重畀之爾客  
自閩中來者稱臺下治績以為當循良第一  
纔纔盈耳銓衡益將以衆知薇省歷階而升  
耶惟大達心曠度靜以俟之除書旦暮且下  
矣遠承芳訊重以多儀辱在葭莩敢不拜德  
仲旋肅此代布謝私披晤何期神與楮往

答顧中丞

張仲

卷之四

十一

伏讀剝處二商之奏翩翩籌策何其工也不  
一勞不永遠此與管干之計先零罕升有以  
異耶敢服敢服至謂遠左事不理人口則大  
疏所謂明得之君子微得之小人盡物情去  
丈夫提數萬之卒扞蔽荒塞以報國故發何  
計毀譽第浮談游說之士則不可不禁耳使  
彼滿志去則聯袂接踵以未不如一大創之  
使此輩裹足不東向亦遠人無窮之利也草  
草報命諸容嗣陳

荅李順衡侍御

足下大節皎然原無可議自有論寡率之疏而人心不悅者十之二有論司寇之疏而人心不悅者十之七足下猶不已自建旗鼓攘臂爭先而人心始盡失矣本多口文攻訛言三至棘蠅亂集市虎將成此恐慈母未必信其子安能使君臣之間無少動搖者哉今復激切爭論上未必省覽省覽未必聽受而天下之人誰肯自以為非謂足下為是自以

宗伯集

卷二十四

七

為曲謂足下為直言雖明辯雖強適足激其怒而助之攻耳足下謂難與二公異同足下身為言者所詆二公從旁持議事體原自不同與其專受怨者之口三人同之不可乎至於稍生異肘等語未得其故然足下意已露口吻間機勢度理不宜有此足下無輕以竊疑人使他人間之則張耳陳餘之事復成千古笑端近日吳沈諸公人已薄其責于公而專攻公輩若復秉明先登攻排不已

又將薄其責于江革而專攻足下矣此事理可立見者主恩難恃威名難居專欲難成家怨難任惟足下慎之

簡李侍御

小聞皆傳足下將有舉動未知然否此甚不可事之初起足下原非事首而顧自標赤幟為諸公先於是人薄諸公之怨而獨切齒腐心於足下足下舉事雖勝愈一小快耳獨不深計異日之有反覆邪眾謀難勝眾怨難居人主私恩何由可保必欲以二三人之力與舉國抗衡而取必於不可恃之主恩雖幸而勝之適國之人誰肯自任錯而怡然服足下邪前與楊文惠懇勸足下而足下猶有司寇之事使人得歸曲而責直既已誤矣豈容再誤今日之事在足下猶項王鴻溝之勢百戰百勝而漢軍大合楚歌四起更番為敵足以寒心而必欲以二十八騎騎新時寒旗之勇師以為非完計也自古有以小敵大以寡敵

衆者必其內有持循先占泥步未有內無所據自居以不建之名而徒以力爭氣勝者也今之爲計者固欲足下之力益氣竭以乘其缺而足下同事又多欲推足下而鋒事成則均其利不成足下獨受其怨耳弟以爲動不如靜語不如默大其留意熟計無輕忽如前日也

寄王兄峯司贊

臺下不勝意聞之懋得請而南臺令熙和社

福嘉豐膝下之驪豈不甚適然而王程在近天眷雖新豈可以李令伯之陳情忘汲長孺之戀闕乎哉近聞邸報郭中丞辨疏可異焉南中僉紳皆謂何心行無三將罪得四凶置之憲典孰以爲非三又之乎今中丞不辨其當罪而以罪之者不在已若將移事於臺下者蓋季孫行父違昔僕而自以爲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意在構怨而適足歸功於臺下何病焉願臺下無自疑而急就遣以對海內

蒼生之望

答鄭乾溪官保

以經畧違事而無節制國家命宰未嘗有違有之自閣下始朝廷擇境而屬之方且倚爲萬里長城違事之成敗利鈍此其一時也願閣下詳計之而無與俗同朝議紛紛待金城方畧而決耳丈夫從七鎮之師制五單于之命以報國故發身且不惜何暇問是非毀譽今日簡命之隆異日功烈之盛史臣執簡以書一時孰敢不爲撰蓋也遠承翰札具悉動定方事之疑而猶治書問及故人既整既暇亦足以觀矣率爾占對臨楮依依

寄馮問之太史

數年之別始得一紙長跪讀素書如見故人顏色書中所言解水臥米羹軒時真如昨日事而忽已數年往矣足下鬚鬢已如老翁弟亦已見二毛十年之後當與大鴻君俱成皓首華年易往修名不立可惋惜也餘杭未竟

居大不易雖屢空矣如不復憐兄女子然以弟輩私計十五年第一人無便處長往理病聽朝議將補足下官既補之復似當一出官不足營亦不足素聊爾死世我復何損非以廢罷相辭也足下憂弟異日恐有一解不知一解之補近知我愛我者天下事見長實難處拙甚易長林大壘世寧知我淺深耶今亦未敢沾沾自道保不呈貽足下憂耳一笑一笑

寄秀水李

卷五

五

寄秀水李

門下出宰杜縣聲實並茂甚休甚休長安驛中眷戀之雅至今在心偶值便羽寄聲相訊而併布其腹心沈凡軒太史與不佞同年同館雅相善也凡軒早世貌馬諸孤恃年伯以爲今年伯又復捐館門戶蕭索惟一寡母及二弱子在耳年伯將沒以書屬不佞不佞登函而泪淫淫下也語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遠在數千里外雖有力安所效之所情仁人

在事萬姓昭蘇豈有承冠遠商而使之失所者故敢以爲託沈故巨宗越又薄俗內膠外侮未必可量沈氏有子門下實異而長之耶九原之側可慰而千里之託不孤矣

答馬連城侍御

別未遂久忽得芳訊真不減一面開函三復念離折而嘆羈旅顧足下執三尺法按行部中風行霜凜何言落莫也若以稱陸沉吏隱之傳則可矣一三兄弟比皆量移總之不辭

寄秀水

卷五

五

銘繫尺寸即弟叨列講席逾時矣而未得一望屬車之清塵以受尚方之賜寧無內愧汗沾衣也足下自言按閩狀平平亡奇御史嚴重如神正不患無奇要在持大體不肯小使百司各循其職耳足下所謂亡奇乃奇也向所言閩縣唐公鄉賢事未論畧未言及豈忘之耶唐公名維城爲青州守卒于官不餘一錢至今百姓歌詠思慕之也惟足下留意無忽



答何侍御

伏承副諭仰輪懷德憂國之誠 上以星變  
下罪已詔旨躬親廟享昨復一出視朝羣臣  
得一望清光便不至內外隔絕感瘡寒之漸  
也前日悔心之萌遂在內奸邪亦是威德事  
蓋邪覲單作惡已久杖斃數百人恨之切  
齒而向為上所信任不有危言無以動上意  
而重其罪故上信而形之詔旨非有他也遂  
儲事雖未有的音在臣子亦未敢逆料然竊

宗伯集

卷三十四

觀上意旨事欲自出不欲從臣下建白如  
視朝之跡盈百而不省一月寂無人言而反  
出臨御前歲張錦事傳旨云因應對不實故  
處之不以外廷紛紛論劾也即此事可例觀  
此時惟有積誠以待之至期合詞以請若單  
疏則或反至債事耳辱在至愛輒布腹心若  
地方事宜則臺下游刃有餘無為問不佞矣

答朱鑑塘廷尉

廷尉天下平國宜用天下貞勁操亮之士無

論察麗求中三尺惟九即正人登用朝列誰  
不彈冠相慶者聞當事便欲必節鉞相慶其  
在棘寺猶遠廬託宿耳邇來用賢遠奸士論  
明白庶幾小元祐矣然君臣隔絕政務壅滯  
章疏發票多至日暮政本之地漸以益輕外  
論既多見格即中臣亦不得以時見上內之  
內復有內隔之中復望隔真不當九閣矣上  
不宜下不達而中人操其兩權居者欲去  
者欲來而中人操其兩權天下紛紛方賞極  
耳至望清塵歌為勸駕定有奇策伴益朝廷  
瞻瞻非送諸容面悉

宗伯集

卷三十四

寄楊雲璽石

鳳池令德雅望溢素賓客至今念之若判于  
心子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幾又多病計獨有  
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天也  
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  
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郡下者相與計有女未  
許字者乎不敢以遠為解而皆無之昨得知

吾書始知大有次女年歲相若門地相若燕  
之風昔同心境土相接文若惠而許之燕為  
之羽翼訓迪以視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  
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楊焦山之歿王大司  
馬實以女字其子吾文高義出大司馬下  
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復推以天遺其胤  
必昌吾文為女相做計無驗此敢密以請于  
左右報下而後敢問于葛氏耳知吾書附覽

答馬峻岡侍御

宗伯其

卷五

五

伏承翰札以兵事下詢憂所體國溢于毫端  
其欲專責督撫羅經畧尤為確論天下所患  
惟在不能任人而聽其自任耳平居不肯諂  
或修飾一旦有急乃始更移事任既定官秩  
徒滋紛擾何益成敗之數哉往歲經畧之遣  
蓋欲聯七鎮聲勢為一以當虜當時議者已  
有一柄兩持之說今地自為戰城自為守經  
畧既屬遙制督撫又非專官將來意見異同  
功罪推委恐反誤事機耳司道候商便此大

臣忽賞忠罰朝議昨倭午賢時政忽行忽止  
種種平刺難以究陳第使上能任人下能任  
事何事不可為豈一倭一賊遂至滿朝惶急  
計無復之哉過有冗役未能刷談嗣當竭底  
義勇相復也

答王兵憲

宗伯其

卷五

五

海氛傳警震於其鄰老公祖拮据勦勦速奸  
等策亮年補乘精采一新此天以東人濟臺  
下以臺下福我東人而不棄其道黎也屬承  
翰札勢念時艱豈伊書生能佐末議闕自起  
自羈旅盡竊其國兵柄後屬六十六洲酋長  
越千里破朝鮮兵不留行此其智畧才力有  
過人者顧兵事在海外且本一島夷水寇我  
以全盛之力何遽為此禦禦如天津調兵募  
兵民遂不堪其擾而議者遂鑄張皇為鎮靜  
曰毋動為大耳彼既已破朝鮮我遂與虎狼  
為鄰與虎狼為鄰必待其搏人噬人而始備  
豈有是理夫無而求之實難過求何害各

天下漸多事內憂外患未必可量物不素具何以應卒是以後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甲固固防戎除器自是守臣常職不因倭為輕重也備不緣倭設而可以侍倭有事可以為用而未事不覺其擾乃為勝耳名客兵即不如練土兵募新兵不如募舊任舊任未必可用則宜募做古牙兵則募精銳為軍鋒如各邊家丁然者不必問所從來今天津奉旨募兵而仍屬之各州縣吏胥

宗伯集

卷五

李

反借以為市米者未必欲飲者未必米是名金派何言召募也齊人任使使氣一旦有急振臂一呼不患無兵第苦無餉耳有事之日民棄田廩入城市計無所得食稍異之餉則皆可使為兵故上計無如積餉而積餉之策當請于兩臺量留登萊二郡錢糧半徵本色以貯倉庫備緩急夫民得半輸本色入官必大喜此官與民兩便之術也民以救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中間所費不

啻倍之一有事又從京師發銀接濟則何不預請留未地為各項備兵之用如異日無事除公用外貯倉庫者仍可變價以補今歲之入無事則於京運無損有事則於地方有益亦一策也其次則今歲稍豐富以官銀易民間餘粟士夫及百姓富實者亦可諭以此意使自買而自貯之無事則利在積貯有事則便於清野無便委棄餘糧而寇竄也數郡兵額原少無發膠東防守則存者益無與人計

宗伯集

卷五

葉

莫若練民兵齊民喜技擊好結聚各鄉之中有能聚數十人以衛其鄉者以名聞于官量給米穀為犒賞其首事者視其才畧可用訓練稍精亦可量予冠帶以勸之事急則徵發以守城應敵鹽徒礦盜皆可權取而計使也大畧民兵止堪乘城守不下寇將無所得食而自剄若決戰則俟各處應援兵力大集乃可議耳修城一事亦似不可緩度此時府庫恐未能辦也當預屬各州縣預計其城當

大修量修者費幾何士夫及百姓願助費者  
幾何州縣官可用法設庫者幾何不足者量  
以官帑助之人以九則為差上七則量出磚  
石工力則合縣均派而特以官庫犒之炮倂  
山險寇所不能至如蒙陰等處則多以煩民  
也頃海上傳國自己先僧玄素領其事未知  
確否即使關白定元何遽知玄素不如關白  
然竊計之倭由遼左入成擒耳由天津入暫  
擾而即定何者王畿近地邊兵四集平原曠

宗伯集

卷五

五

野以騎促步萬夫俱發易滅滅也若由登萊  
登岸而西既無重兵又鮮堅壁彼散而掠各  
州縣將食自若而我處處成守坐而自固土  
兵既難決勝遼軍又未能盡撤以未百姓不  
死於賊則必從賊不然則別去而為盜賊天  
下紛紛從此始矣大約自古夷狄不能為中  
國患惟以中國之人為夷狄謀即以夷狄之  
力為中國禍則其憂滋大乎拜降虜也據中  
國大鎮出而勾虜以虜勾虜其合必固關白

中國亡命也合海島諸國入而與我為難以  
中國習中國其入必深總之此兩患者其策  
皆以固守為至西賊不能出城則無能為海  
賊不能破城則無能為而愚所憂者非此兩  
人足以禍天下而天下之禍所從以起也辱  
承清問具以臆對惟臺下教之

宗伯集卷之七十四錄

宗伯集

卷五

五

宗伯集卷之七十五

北海馬琦用報著

書牘

與許益軒

頃因風便惠我雲箋相去萬里故人尚爾惟  
是手簡可致足音終遙既以喜豫轉增感慨  
門下僚逾握瑾士論所歸謂宜一出以對蒼  
生之望則何以戀戀泉石與猿鶴為羣者哉  
來書為家君勸駕家君業已出山矣旋復自  
宗伯集

悔介居江表越在有司奔走簿書忽焉半載  
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田信然哉家君在郎  
署獨於門下及平陰趙公稱莫逆惟某時亦  
得謁竊妄意門下高標雅度靜一派風而趙  
公慷慨爽豁巨富一面維時家君以為然曾  
未數年而門遊再不遂趙公亦以單詞罷歸  
乃知規步矩趨非諧俗之韻長才遠畧非持  
祿之資二君如此家君復何望哉寄家舅書  
受而無所致策乎嗟乎天之於報施善人何

與詹兵憲

如也乃無倫世局矣王生矯矯奇士讀其文  
來書不擊節其說甚有弘博之氣象已收  
錄以其多餉詞置稍後僅得副藉耳平生浸  
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古人所嘆何獨  
在今生意頗憤慨見於形顏惟門下有以廣  
之遇合有時正不宜戚戚自苦然乎居却不  
可忘憤慨時也王生主馬索書所懷百不布

留讀臺下上 先皇帝封事未嘗不肅然杜  
之也夫事關官闕詔瑞此人臣所難言而臺  
憲叩關抗疏犯威越逆隆旨當與古牽裾折  
檻之倫厲行矣即為執鞭亦所忻慕而況辱  
在治藉託于宸宇乃不能具咫尺之牘上候  
榮嚴何以勝彼景行慰此仰止敢願下价代  
布私衷無有積陳非為私請先叔祖母陳氏  
大司馬東渚公女也先叔祖茂才公沒時年  
二十矣守節五十年而沒先岳母陳氏與叔

為從姊妹亦以廿餘守節二十五年而  
彭山兩母者皆以青年誓節迄於華髮其諸  
孤婦守節以楮題而大節孤貞固已矯  
日月矣且先岳母獨一女耳與叔祖母皆  
守節二尺之嗣奉蒸嘗也而母所不敢殉死  
者固以有姑在而義乳無以為生瀕死者數  
次而後立孤難於殉死而不知無孤可立  
者立孤情獨苦也蓋古稱貞臣烈女異轍  
同符臺下以忠義之標攝風化之柄不佞不  
以此時聞於典記復誰待也伏冀闕白按臺  
一為題請不肖業已以情白毛公祖毛公祖  
謝然許可矣率爾奉讀幸惟昭原

與張惺宇邑宰

來貞一事仰荷轉懇即九原有知兩母且不  
朽矣吳公有意乎門下之言而未深信不佞  
也謂節義之人沒於孤寡而表於後之有違  
人者恐無以示公此其持議甚正執法甚嚴  
不佞誠私心伏之願所謂復之達人者獨于

若孫人情迫切獨為其父母與大父母耳其  
厚者亦不過庇及兄弟兄弟子則遠矣兄弟  
子之子則又遠外家異姓則又遠處遯遠之  
勢而腐心焦思以為疎屬外氏邀免後虛名  
門下以為此人情乎其又飾詞說同事實以  
自墮貞士之行為也先叔祖母守節五十年  
無孑然之嗣往來寄食諸子姪家義氣而無  
所歸處外母奉一老母與一弱女相依為命  
耳世之孤寒有逾此者乎若獨以五屬之內  
有一命之官而遂謂復有近人則是兩母之

事不白徒以不佞故大前以無人言之者而  
泯泯後以有人言之者而泯泯則是終無時  
而白也豈不悲哉不佞伯叔兄弟有在學者  
有未入學者不佞即欲邀恩澤於吳公祖居  
間言事當別有在乃獨舍近者言遠者寧負  
生者無負死者門下以為此人情乎大惟門  
下知我願門下更一言之兩母懿行俱在鄉  
評明有士民幽有鬼神不佞斷不敢欺天欺

人欺是公并欺門下也冒昧讀陳語無倫次  
幸惟鑒亮

與部總督文川

不佞聖儒耳未得承顏接詞然從縉紳後聽  
親風猷仰止行誼顧效執鞭為日久矣比以  
荷蒙承明之署職當紀司馬百事每讀經畧  
諸疏未嘗不喟然壯之也夫今三陟可謂至  
難矣昔防番今防虜叛服無定形和戰無決  
策漢之關中直布賢王塞善畫一專幕府今

宋伯集

卷五

五

制款在宣大兩甘肅富往來之器獨受其必  
趨之勢更難什百於往時夫西夏其渺小者  
耳韓范兩大臣左提右挈而貴成功彼以天  
下之力供陝今以陝之力供番與虜此微獨  
今時即古人難之矣臺下訂形制變圖事撥  
業不銳而融無較而運此所謂壯大卻導大  
設技經肯綮之未嘗而諒然已解者耶我僧  
大既已投首而多商旋斃鬼狎寔不逞於虜  
而假手於番亦惟是臺下威靈式震臺之設

寧絕微仲威殊俗豈惟功在三陟亦且名施  
兩社矣不佞即不得仰承清塵而家君嚴屬  
鞭弭囊鞬以陪周旋以受范於陶甌之下不  
佞父子心惟而自喜也家君登第廿年里居  
十年不敢言塞滯而獨以得奉指麾為幸不  
佞附通家末行缺然無一字以候崇嚴即長  
者幸而寬我顧於心何以自安乎謹因風便  
畧布私款膚功已奏敬至非選勝望台旌日  
日以冀

宋伯集

卷五

六

答陳里泐大參

客歲過彭城聞車騎行河而以使事有指不  
敢請見相罪雖近渺若河山一未盪盪太息  
而已一介行李以煩重館又勞使者導之出  
疆及於報命取道關洛無由一侍顏色面布  
於款然不肖之業在隰桑之卒章矣遠承華  
翰憂時念國讀之凜然辱在交戟之內雖無  
言貴豈其反出矜恤杞憂下也頃廷臣議恤  
哭之疏甚備顧言者一人覆者一人行者又

非一人議論滋繁推行滋礙不如推按監司  
自為議而自行之屬吏承風仰流誰敢後者  
兵難偷度收荒亦然不知門下以為然否

### 寄李文學固安令

老丈治郡卓有聲績主爵復移丈近畿蓋欲  
許試政事而重界之家君舊尹是邑邑去聲  
難近而輪蹄之跡甚簡事易辨治以丈臨  
才臨之則迎刃解耳民有訟獄往往走都下  
詔中貴人間有持尺牒為關說者事可聽稍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聽之不可則為好言慰遣之大都事主即決  
無使淹久則請託之跡稀矣邑俗淳厚即如  
亭居京邸數年邑人推家君之愛問謁不絕  
士文雅倍於他邑鄉大夫絕無持吏長往係  
尤大夫權以規利者願吾丈重士而禮鄉大  
夫夫令視民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而  
不重愛子之賢者非為民父母之意世乃謂  
抑士夫以安小民此可以待豪強軌法之流  
非謂以此舉天下賢士大夫也此米歲時不

易民頗失業比之舊日風物蕭然惠此困窮  
集將安出股肱近地得失派間朝所厝注夕  
傳都下矣茂實英聲易至騰達為報知己勉  
作功名以弟辱在石文而家君復有舊令之  
義故敢具以聞於左右

### 答蕭巡撫念渠

頃聞滇南亂卒臺下蓋戮首惡而扶其脅從  
者萬里之外始知有朝廷不赦之法此其功  
在六詔者甚鉅且使四方庚癸之乎其亦知  
所懲艾而有後心則勿何獨在六詔而已鄭  
卒呼譟冒上千紀大舉以恩澤覆露之稍定  
可法未正而施之以恩恩已行而難乎其為  
法夫當寧所以移臺下鎮耶者意在斯乎以  
臺下威名臨之即易為震誓震誓之餘益易  
為德耳辱以世講之誼未能修咫尺之書以  
賀軍吏而重枉強幽脫以隆禮且申命再矣  
某也豈其硜硜自處以外於長者惟是以代  
言故而傲大陽職業之謂何敢頓首辭諸使



者須席此蔭溫等官僚附命僚官未有以稱  
臺下不惜貽言示以規鑒雖有九鼎駟馬非  
若斯遲重哉謹以為請惟臺下鑒之

寄王師竹官庶

頃有報書付星吾使者計已達矣申陽夷恆  
南通大楚介以龜阨鬱紆盤踞故多山川奇  
勝而長孺之吾未滿辟疆之固始開秦震抗  
流長蕭雲壑何物欲界塵世有此天際真人  
想耶秋色深美倍有蕪葭懷人之感道阻且

宗伯

卷三

九

長何時得奉色笑如此屋居時也朝議頗與  
兩相國同時見紙中必自有說姑無論言否  
恐主心不能無疑固體從此傷矣儲閣未主  
內臺多端方藉二三大臣匡扶力今且身為  
質的即異日欲聞一言可得乎而上復肯端  
冕聽之內無少慢易乎今議者意問部相低  
昂權不在問臣則在部臣不知內問與中實  
人相低昂內問輕中貴人益益重假令人主  
不親萬幾而事權又不在內問即不知大體

將安歸乎即今邊事皆責廟謀愚以為邊事  
有威守和三端而朝廷惟有賞罰兩端第恐  
賞不信罰不必駕御不盡得人耳正不必有  
所指授以為邊臣異日脫罪地也閣下素抱  
憂國之懷故敢冒及之

答邢崑田

承論邊事確有定事主謂重虛犒首則火貨  
鼓扇為黨革東首市實則犒首糾合為援至  
我言予忠臣之心謀臣之處何其遠也夫貢

宗伯

卷三

一

宣大以犒巢此與耳食無異宣大之不可為  
洮岷明矣然亦終有為洮岷之時虜之貢市  
直食我厚利耳彼見搶掠之利薄於貢市固  
不為也如使厚於貢市彼且生心矣非為之  
未兆且終為洮岷之緒然此時露市犒巢則  
未見其便即使虜謀難測亦當漢過不先順  
則撫逆則戰彼陽順而陰逆則我亦陽撫而  
陰修戰彼順於東而刺於西則我亦東撫而  
西修戰且以一鎮苦虜與諸鎮皆被虜於不

安便天下之事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應要之能起難應則不在有事時也今之議者皆責政府以籌策愚以為政府正不必有籌策耳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千古惟子房一人然子房惟為高祖籌策不聞為韓信籌策也若欲邊庭之事取裁廟謨坐失事機益滋推諉事或則為內閣欲功之地事敗則為邊臣分過之階不如擇人而任之盡以便宜假之廟堂惟持其賞罰而不必逞制機密言官惟覈其功過而不必多生議論蓋祖宗設官職字原自如此愚竊謂以夷治夷而和戰可決以邊治邊而功罪可明功罪明人人盡死力而和戰無失策矣偶觀時事輒陳書生之見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荅何震川

自甲申之議興而士聽幾惑然閣下皎然心事若揭日月而行終當見白於天下不佞嘗謂天下事不患不信於天下而患不信於君

崇伯集

卷三

二

卷三

卷三

五

與南史部趙淑陽

子不患不信於君子而患不信於心即如科場一事閣下反之於心何愧哉林間大典文間甚密有識者明知其無它則閣下亦既信於心信於君子矣即天下白不自不足為閣下損益而要之信於心信於君子未有終不信於天下者也伏誦辨札事理了然無可疑者鑒乎以閣下高標偉度而世獨以科場事疑之瀕年以來益多禍穽後來者安能無視為懼府也率爾布復惟有慨嘆

老伯宏德亮節天下目切霖雨之望粵鉅樞斗臨夕伊朝承示復古編直欲返眺靡而還之大雅致君光舜上再使風俗淳異日執此以往可矣莊誦未諭愛君憂國之衷溢於言表訪曰葵不恤其緯凡在廷臣誰不欲定儲闡而靖君側第往歲之事外廷之力已竭而內璫之召方新以外制中以已竭敵方新主止既不肯反汗外廷又不能拔山或至上

下相疑激而為他端不如從容鎮靜徐為復  
圖使元氣不傷而病良已知難而退乘隙而  
動即不能除病而姑療之使不為患即不能  
使無小患而姑使不至大患擇福取大擇禍  
取小如此於計未可失也要之圖事揆策有  
大臣在鉛槧之士非所宜言聊以復清問耳

荅張斗樞大史

憶昔承明之署班次相聯驟直禁中笑語彌  
日言念此驩未嘗一日離於懷而音塵隔絕

閑問疎闊慙負故人何可道者尊先公當

主少國疑之日實有社稷之功其操持法度

或與人情相遠要之不如此法不行朝廷不

尊而後人引繩枕根一事殺而百事盡廢前

之功狀皆為罪端門下兄弟並以賢科銅於

世夫功在天下而禍流子孫豈不悲哉癸

未之歲曾託劉司寇致一書於門下計此時

事難方疑不知亦曾省視否前固謂天下公  
論必在無怨無德之口士論非久且大定士

論定矣而主觀不解不干年怨未息也今七  
年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惟門下讀書窮理  
以待天之自定耳門下居常有擇定之想今  
於此道精進何似必與年兄尚在成所見蔡  
柱史孫惻隱不忍讀家信得時往來否便中  
一為寄聲是祝

荅蔡運長

聞家大計未有如監笑者也而或者見謂  
聞而無事夫安常守故優游歲月則誠無事

矣若乃授利源革弊實盡鑄米流因循玩愒  
之習而一循祖宗之舊則天下事孰有重

此者乎丈以高世之標覽利國之柄固且為

此不為彼今內帑絀矣百僚講求利源而未

得其要領丈專職且何以策之諸寒暄語不

多及

荅王鳳洲司寇

先生網羅百代彫刻萬物肅詠則宿莽回姿  
顧盼則短丘生韻一時文雅同仰宗盟某風

以予家妾操鉛槧手連心慕歷有歲年雖行  
潦碌歸朝宗東注而涓滴微潤終難自達乃  
承存指獎以溫言拜命之辱重拜大貺感慰  
之極繼以嘆息昔文舉以通家自拊長源以  
小友見乎此皆忘分忘年定交傾蓋先生抗  
志雲壑渺若冥鴻不佞拘守樊籬有同澤雉  
恐於斯事永無忘矣長公抱玉乘龍驚為時  
棟王家玉樹故有鳳毛時一舉承典刑尚在  
茲復遠別約結如何敬屬來伴布陳謝款別  
具不勝仰冀塵存

寄諸親友

不肯去里中而薄遊八年於茲矣缺然未有  
尺書通殷勤於左右不肖即疎慢寧若是自  
遠自外益無歲不為歸計以為旦暮侍談屢  
耳不虞至今未得請告去也湖湘之役西省  
父母於晉闕以故馬首不復能東然且冀報  
使之復即圖請假書簡已發而會有講唄之  
命遂復荏苒以至於今臣子理不得自遂固

也獨奈何以其故稽長者青門即長者幸而  
寬我我且何自安乎夫結駘漢庭擊筑燕  
市終不如故土樂也傾蓋彈冠從海內士夫  
夫游終不如故人歡也故莊周之吟仲宣之  
賦雖通塞殊途而感懷則一某獨何心能無  
戀戀我某本海隅賤士幸以經術修日月未  
光何才何能可以自致惟我慙親謬見謬可  
故得竊鄉曲之譽以至於此乃若德薄寵厚  
無基而墮日禦禦焉恐不免於戾惟門下賜  
之樂言以卒相不敏

寄楊夢山太宰

闕下拂衣高謝忽逾歲年客自東方來者皆  
道闕下眠食佳勝葛巾野服接雲壑而行魚  
鳥不知而遇之者以為神仙蓋自古稱賢人  
君子如蒼松古柏則知其國之興隆下諸公  
闕諸隆替非偶而已向承翰札娓娓數百言  
老臣忠慮斯咤速矣天下爭焉君論而不求  
實政議論繁多頗類於宋宋公病在各徧主

其意見然故實有元耳其議論皆成片段文理不似今人虛構特氣而畧無意見也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故其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今朝議復興諸老在風波撼搖之際而問下方鼓譟散髮臥挑花旗上此如振衣雲來下視人世塵埃野馬足一笑也客遊久矣日有歸心幸而得請當取道貴邑一侍杖履耳停雲在望臨書悵然

荅蕭寧國漢額

君家兄弟起家漢水間海內談文章家以爲噐失今伯子糖齋胃子門下館校劇郡漢家儒林循吏併在一門非古二難所敢望也宣城故小謝試吏地小謝第稱文章清發未聞以吏名以吏名則自門下始當以蕭宣城奪謝宣城矣方今西北病兵東南病賦天子南止顧而咨嗟惟此良二千石為股肱郡重有如奉宣室之間必有以佐當宁籌策即以高第入為九卿何言溫格也重承芳翰詞旨敦

篤弘毅之獎非所克堪謹誦斯言以為師表

荅王兵憲

臺下執法殿中風義凜凜我敝邑僻在東海臺下不鄙夷而辱臨之此大所以福我東土而不棄其遺黎也下車以來吏奉法民安業風行霜肅雖以青雨四民之頌如得父焉如得慈父母焉不佞雖遠處京華猶躬被之也適厯使命適為獎借稱大小馮君非不佞父于所敢任以至海沂之廉賴有玉祥則敢為臺下誦之大貺儼臨敬拜賜矣倅旋肅此布上謝言賸晤未期臨風馳戀

荅南郡蔡

得翰教兩紙再三周繹不減面談且知秋間將來最書入都南郡清暇多名人韻士相往來且夫且隱從靜處看世事何所不自得而欲中途請告去耶壬人者業自欺以去無足論者惟是處小人之法處之則勿留留之則無示以處之之跡今不容不處使之自居必

貶之地。尚冀一逞故以并蛙之見。恣國狗之臨。無所不至耳。比來時事大可慮。大畧小人養成之。君子激成之。君子之激。足以自離於君上。而小人復內交外連。以自濟其私。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所懷未悉。俟與文面時。盡言之。

寄于宗伯年伯

自不肯奉令承教十五年。於茲矣。情則骨肉。教則嚴師。肝胆可披。金石可泐。自伯之來。神

卷五

五

馳心折顏。不能數通。聞問於左右。而三奉翰札。不減面談。無示雄篇一歌一詠。欣然以樂。愀然以悲。即欲如舊時。曲席憑几。商畧風雅。知何時乎。不肯之薄遊。惟閣下是瞻。是依。今且誰與處。而主於此。則亦從閣下歸耳。庭議推轂。且見公論。雖相寐未下。而羣心虛佇。咸以爲允。今已半月。不聞報決。在內爲不足之。在外爲可逆之。鹿山陰相君。以直諫忤旨。自是名宰相事。正人去矣。必求順旨。從諛者。

而用之。此殆亂一大機括。而姑未敢詳言之也。

與王栢峯

令郎未承翰教。令郎才本超軼。調復沉穩。能仗高眼。不置俗眼。不警此必中無疑。且當前列耳。敢預以賀。未諭以國事紛淆。建議各持其說。爲憂。尚未覩今日事。聞之。當爲仰屋竊嘆。矣。雷震震驚。羣僚辟易。省垣選部。遂至空從。此言者。未已。或激而爲他端。則今日之朝陽易爲異日之伏下矣。聞之。極塞之漸。文以爲何如。

卷五

五

蒼玉晴江別塞

寧夏之變。令人心折氣盡。此事關係紀綱。與管邊固安危。非但爲一人一家痛也。而言者不深。惟定變之畧。但歸咎兩公。兩公皆弟至戚。即弟亦不以兩公爲無罪。譬之于孫殺祖父母。夫祖父父母使其子若孫至此。豈其無罪。而於法不問。追究致教。何故。但置子孫於極

典誠欲以正名分遏逆亂也今不正殺者之罪而反指為被殺者之罪王欲暴其屍而象其背以豈法之平哉總戎之疏盡出亂軍之口第借用總戎印耳今便據以為兩公罪案則是亂軍既奸王殺之權又竊是非之柄快意之事近而正法之无賒人復何憚而不為哉兵驕無如薊鎮糧匱無如雲中延綏亦苦中丞之嚴明遠左適當大將之易置如此當廢王夫宜九邊將聞風而起異日者一夫詭言遂至變法各邊相仗而朝廷不問如唐之季世其禍本見於此矣承教甚服高識聞亂軍搶掠為主者殺數人而始定夫不能鼓之而起安能戢之而止此其事了然矣第昔之兵變如亂蜂莫適為主今則已有首領有節制其可愛滋大耳何期邊事一旦至此然而內之可慮更甚於外杞人憂天第有嘆息

答唐太史抑所

閣下以文學侍從持節擁傳往建諸侯王且

以其間過家休養近臣奉使久客暫歸豈不甚適何恙不已而復以為請耶京洛風塵素水易滯游五湖之間卒千秋之業亦自佳事惟是道遠供奉久虛班列交戟古人日以幾忽辱瑤華知當于告眷言離別復彌歲年既羨閑逸倍相憶也謹因來使布上謝言披晤何期臨風約結

宗伯集卷之七十五終

宗伯集

卷之七十五

宗伯集卷之七十六

北海馬琦用程著

書牘

荅郭太史明龍

門下常通視不侵不侵亦推心以奉門下披襟而語歡甚無間漸並依廡蓋實臭味同焉素釋送舍間闕至今能停雲在南目運而神往士大夫自南來者未嘗不問門下動止也意容矜疎天經比鄰門下豈同此心哉伏承芳訊停為寡公作傳以太翁行誼不佞不辭執轅說乃執筆數以承命何辭之有而適以微病註籍未能即屬草付使者草成即相寄耳感儀不敢當敢再拜辭惟門下諒之

寄郭北野開府

臺下建牙假節拊循塞上虜方雄行西海而上國貢事受約束惟謹則以國有人馬伐之謀而奪之氣耳今西鎮動欲宣雲出師以為乘虛而入虜還救根未則彼當自解竊恐無

救於跳岷之急而橫絕宣雲之業且論國家大勢以一邊有虜患與諸邊皆患虜於策安便惟應蒐卒補乘厚蓄兵力令異日之當一戰耳朝議紛起多出險度老伯石重宏議可以舒邊患定國論者願一示之即銘繁士亦可壯心也

寄孫鶴峯年伯

果以覆下伐儒彼執大邦得以其間從長者治下來以彷彿於黃磯大別之間俯長江之浩渺披雄風之莽蕩固已稱奇選矣設廣生列長筵數呂迭陳絲竹競奏曜靈載景繼以華燈妙論諸言厥心傾耳且不佞一介鉛槧之士而年家子行也耶順風而請曲席而坐以奉長者殷懇之餘雖為幸已厚而乃比諸王人享以賓禮以會府之重俯而禮於君之下臣而姪于私情不得仰而伸於父之執友與不肖所以刺心汗背風夜靡寧者也僕夫武逢郊扉設祖旌麾蒞淮載道以光行出楚



疆復屢尊脫內自補省何德以堪蓋不肖之業在臨泰之卒章矣

荅蕭念渠閣府

臺下移鎮於鄆而再移書不佞以爲一試之然再試之浪而獨競於鄆也夫鄆則何足以難翁以滕薛則勞以齊魯則逸此言治小難治太易也趙廣漢無二輔治之差易耳則又何難乎介三省之中我臺下之操心虛也詢謀周也夫以爲難易將至矣敢願首復於

宗伯  
字記  
奎

荅張考功

人臣患不為主舉職耳門下乃更以舉職爲罪且如叔向子朱爭對客事至於仗劍拂水而當時且謂吾臣所爭者大假令在今世則用何法也雖然門下去吏部而吏部之職存休阿唯諾濡忍不發可不去吏部而吏部之職亡門下雖去得去所矣川中之任比長沙爲遽然在近地則須之任受事遽則可無往

而胥後命當事者意在斯乎

荅莊公子

向與尊公亟連戰爭辨德問業莫逆於心往年燕市言別握手太息不謂死生永隔也遠承翰札悲慨交集誦以周復情事宛然少孤如此萬年可死即尊公沒無恨矣世態厭厭亦復何常悠悠萬事惟身爲重即有橫逆不足較也尊公遺文已成編手刻成當以見寄故交零落尚欲見其咬啞之餘耳

荅周

虜氣方張國恥未雪一時縉紳爭攘袂言戰而未堅決也惟是計形便剝軍實不知能伸威瀚海天山之外否而大司農能具數百萬餉餉士否兵危事也跌而不振則何以善其後門下風抱奇畧新弁節餉之命計必有定畫以慰宵旰百聞不如一見盈庭之言待金裝方畧而決耳

荅張長史

門下歇歷邊州久著聲績宜有殊擢惡貴不  
當使在藩封也古者貴重之備皆命世人傑  
亦且相諸侯王敝郡雖僻在東海何至出長  
沙江都下我藩王奉法傳職優閒古稱吏隱  
可謂無之幸惟命駕

### 寄劉太孺

憶昔修業長安邸中胥如志也蓋諸兄弟同  
筆研者一而與文同筆研者再漸望休麻其  
益豈有量也壬午東還奉侯以數計而文官

宋伯集

卷五

五

避匿不見我我豈有所失哉文既以林閣之  
役下捷謝客時弟復以憚心失圖遂缺良會  
一入國門音塵渺然乃始恨後會之未期悔  
前事之多闕亦復何有乎一別故里忽歷  
歲年嘗欲馳咫尺之音以謝前負或值之便  
羽有便即又苦不暇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寧  
不嗣音不佞即百口無以解矣惟是意密跡  
疎形留神往則此心可以自信而終不敢望  
知已寬而赦之也歲行盡矣歸計茫然明年

賁酒燕市待文於長安邸中惟文首應弓旌  
以張吾堂

### 答郝驥雲令

承手翰具悉近況兼之分俸相違公操行甚  
吾何煩將寄殊令僕不能安耳傅公薦疏見  
遺以掄於時為言雖是託詞然猶幸有詞可  
託於觀聽未甚損也客自南來者未嘗不聞  
公稱狀聞有謂微傷嚴急者未如信然否然  
僕有聞不忍以不告凡為政真寬真嚴皆可  
為惟似寬似嚴不可為耳似寬猶稱之曰長  
厚即有忌者中我猶度有知以嚴構怨人有  
假嚴之跡以搆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

### 答張斗樵

伏承翰教文彩翩翩何其工也誦以再周如  
對顏色以足下才何患不能自致世奈何以  
竊鉢之跡疑懷寶之士哉國朝大魁博雅如  
用修者幾人足下才不減用修所遇亦畧同  
用修惟益博綜厚自表見於世以先昭先人

之今緒非但自為不朽而已古人因則思譽則歌窮則著青願是下地之以至賜環賜帑什碑立碑上在宸衷下有士論惟修德廣業靜以待之耳

### 荅王康宇文舉

承翰札兼寄示試卷冲襟雅度具可想也細閱大篇明順條達無少滯礙此必中之文可以彈冠相賀矣凡傷屋中平者常多新者絕少厭常喜新賤多而貴少人之情也弟竊以

宋伯集

卷五

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行自出為佳耳譬如飲食無論酸蒸無論蔬新則可口若稍留時日顏色不鮮雖龍膏豹髓難下若失時文整篇記憶最能害事若以己意為主而少藉為風簷寸晷之助則可耳大抵用時文中策也為時文用則下策矣惟親家過二乘而更求其上如何

### 荅鍾侍御

我土尊惟竹鐵鍾加以氛霞塞天佐歲為虛

真人民怨為枵腹無所控告甚士大夫仰屋竊嘆而計無復之也老公祖既疏請於朝又於倉粟以賑貸之躬為籌畫躬為稽覈民得微賑以為福吏不得借賑以為奸我東土則何歲之有臺下即我東土歲星也士民所懼惟懼一歲即移此耳蓋古稱救荒無奇策始無論亡奇即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舍是而求奇猶金弓玉矢不雷用矣未論所謂蠲之率未徵收之前賑之無在既死亡之後是言也豈我東省敢專承之耶著之簡冊傳之天下後世其皆被仁人之賜

宋伯集

卷五

### 荅李翼軒

使來致函存記鄭重奉字無已拜命之辱敢不稽首頃得臨海令周君書道縉雲聲藉甚傳中丞薦疏遺之不肖且驚且疑以為才如縉雲豈不能受知於上官此必有短之者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及得專誠果不

慘更調之說太宰執之甚堅自入部來未調  
一人人有例則或可循以我輩力未能為人  
作例耳越中來者或言縉雲標下頗嚴古人  
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乞以詔之勉處中  
和以杜忌者之口

答朱鑑塘司寇

旦夕望車騎至奈何稱病上書此疏無論上  
否總之無干常事也初意且遣上之以待部  
覆勸駕而首揆止之難相違異仍付來使齋

九

遂目下乃邪正消長之關時事喜佞而惡直  
喜從而惡違勢不至君子去而小人進不止  
然小人所以趨起而未敢公然顯傲者尚畏  
有清議耳若小人係戀不去君子引避不來  
則彼輩彈冠相慶無復忌憚且使人盡如此  
誰當主張國論支撐世界也願門下亟命駕  
以慰士大夫之望天下事尚可為耳寧夏之  
變令人寔飛心折一以痛親厚禍患之慘一  
以痛紀綱陵夷之漸覺年伯高明而頗傷感

急實不行而注必用石姑丈亦不能諫止兩  
賢相推俱入禍門悲哉身受奇禍而世仍被  
以惡名也所懷萬端俱俟面時詳之

答郭汾源

昔在雲中奉令承教於左右不佞所為制義  
門下實彈射之不佞於門下分則通家後進  
也通義則師也頃在都門下求執弟子禮不  
許求執通家後進禮不許使者特賤判枉送  
者數回不佞遂無奈何也雖然不佞之有今

朱伯真

卷三

一

日門下與新吾先生實示之向方豈敢賴其  
未忘其本哉丙戌春奉專翰蓋吳生實致之  
會有分校之役以引嫌不敢數見吳生既撤  
標則吳生已行不及裁尺一報命又遠在數  
千里外誰肯為書郵者門下再賜首是門下  
念我厚也是門下知我無便也蓋古之知已  
如管鮑者不過曰知我貧我有母然未有米  
而不往服在籍命失禮猶然知而原之者不  
佞所以感而慙慙而自喜也大脫遠煩敬拜

賜矣雖因使者布上謝言新吾先生處幸焉  
不佞適意

荅蕭中丞念渠

既儀再錫而以尊命將之過焉存記過焉獎  
誦誦以周復如來語言默然承命敢不拜德  
蓋不佞心微門下而引頸願交人矣自門下  
在省垣時每一踰出未嘗不折而伏也引大  
體廷爭不肯小派長孺陸敬典之派乎語曰  
能言之者未必其能行門下於漢南可謂能

卷之六

卷之六

二

行矣斤揮斧斷馳至風起雖李鄴侯張益州  
宜有以過我乃不自功而謬前不佞程士之  
文虛已下詢此與借聽於聲何異不佞即無  
以佐未識然以是知門下之操心一也與夫  
答謀之周也我知門下所以為鄆陽矣國有  
長翰豈但彈冠私慶而已佯旋肅此布謝佩  
荷深衷匪詞可悉

寄余君房

足下雅意不欲折簡置驛過長安賓客亦逆

以長安客例待僕耶自別足下無所與談未  
嘗與賓客至夜分坐有芳楊花也客歲不自

意有湖湘之遊以足下託蔭事幸而竣錄文  
成自倉卒不堪覆執奈何令君房見之將報  
命而敵同年失偶與之兼道而馳歷周宋江  
漢間不能成一詩此游不負僕僕負此游矣

荅王對渚

門下按行塞上市事方殷而猶及蒞書門故  
舊門下之周也其整暇也名王之共也邊者

卷之六

卷之六

七

之安枕而無他慮也不佞以是占馬家若至  
易水去節旄咫尺耳庶幾奉令承教以見於  
衆然旦夕且解綬去未諭云云望不及此又  
矣不佞豈其既決於東隅而復見請於此山  
也

荅易州道江續石

道出新城班荆而語故舊不勝感惻華筵豐  
既至今飽德醉心也不佞以報國故出碌碌  
隨班行一無所效即受俸亦有媿心何況故

人之賜遂一切辭之華賜未之敢承祇領一紵以識編衣之愛餘付使者歸璧草勒布謝諸客另悉

答耿天臺中丞

先君風華顏色三十年尚蒙記憶讀來翰不覺黯然沾衣也得待同朝親聆教旨一自分袂忽馬四年自惟草土餘生塵難班列外量時勢內揆謙諸出處可不俟再計而決直以主恩深厚三年三子假以及與先君訣也再召而不至我則失禮矣甲外多端致憂難測

庶能使君巨腸寬至此我輩不得不任其發尊論所謂矚於奸利欲於好名有言哉使旋勒狀布陳謝與君墓銘弘時難歸念華歆未敢聞命

答周太史礪菴

別來遂隔時節忽奉翰札次於面也王人出使久客還家皆人世快事承示諸什意沉厚而詞雅重絕無近人口吻內如王氏園亭及

上谷老八章尤為高唱再加以精鍊便當獨步一時矣暇中更望多讀古人詩要見用句用字皆當有意而意故不願使我膚理色澤皆肖古人而機軸自出精神自運乃為劭耳後學如許吾鄉有備否制禦長策惟文不惜為當事言之

答劉遵督院邢公

初聞毛國科輩送還必自侈其遊說之功恐忌者且借以為辭比見士大夫都未有言及者蓋公論已定矣軍中間使自是常事貴如李宗城校如沈惟敬尚不能止倭之不來國科輩何能為即使真能為勝生亦自不損淮陰之功耳況必不能耶草勒布復諸客另悉

答王對滄司寇

老親家數歷最久德望最著六年考績行有喬樞何遠云動尊鑪之興也容秋云云今已寂然不必更留胃臆矣時事大難人情孔亟在朝無補徒自憂天大累此時仕者之情社

不如南吏不如隱不佞思歸甚切不知冬底  
猶能與臺下晤於京邸否草勒布復諸客酬  
展

答朱金庭宗伯

春初論相廷議首推羣望獨公以爲允起  
肯白麻佇迎赤舄而天聰彌遠鶴書久達倘  
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乎今西事披猖海氛  
甚惡民窮財盡餉缺軍驕中外多虞君臣又  
隔能弘斯任非伯而誰帝用作霖國望如歲  
矣伯集

老伯可以趣舍入治蒙矣

答沈鏡宇少司空

門下入仕垂三十年而屏居林壑者且年私  
此素風靜一派競而說者妄有爲人指摘之  
疑此所謂詠詠貞女而視空鴻於數澤者也  
兩公子高才也足並翔六苑朝廷將選文學  
侍從之士必且兼明以登左提右挈詞林生  
色一日之雅契分不薄誠不敢廢章絃之益  
乃門下遽比之馬林兩先生則愧汗浸浸下

莫便旋爾此布陳謝款購書馳總詞不能宣  
寄于數筆宗伯

昨來半載忽已如數年山中起居計當甚適  
暮禽與還海鷗可狎第陽春白雪里中未有  
屬而和之者耳長安賓客如雲至於披心而  
語無伏有顧慮者亦絕不可得或隱而隱或  
吏而隱其爲難羣索居一也明歲請告挾崔  
公兩生策蹇西遊候老伯于泰山梁甫之間  
便速車騎東觀海市期以兩月盡東土之勝  
伯集

無今名山大海笑人耳國家事大畧見邸報  
報所不載者亦未易以筆札盡也廷推內閣  
時人人自以爲得大將雖名位未至者亦馳  
聘而起古人所謂無虛大位以塞爭權真有  
見也寧夏事二百年來所無雲中遼左方之  
懸矣以全盛之世降胡小卒便規據土而有  
之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耳一切  
虛分頗覺樞機舉棋不定當局者迷新鄭江  
陵安可復得自祖宗來未有君臣隔絕人才

缺乏如今日者莫不恤緯何得無憂也。楚居注侯錄完另寄

### 寄楊太宰

朱明當令蒼陂屈展福壽駢臻休祥總集雖遠在京華無由躬祝而望闕門之氣占海崖之壽固已知樂只之無疆歌抑戒而彌勸也謹介鳳池使者一布喜豫之懷頃見報石蒲書有太岩之作未論他事先問聖躬老臣忠款一何篤至自惟列在旗履未望屬車偶誦

宋伯集

卷之五

上

華篇遂成短詠謹以呈覽伏見時事外不寧而內憂人亦有言詢於黃髮江湖魏闕豈容愆然康濟時艱策將安出四兄又擅才名學識淹博昨禮部諸公取其會場卷觀之皆以爲佳譬之鏡然磨則益瑩此何能爲四兄預益言者自損耳連日冒暑暴下倉卒申訊不盡私款容當布之

### 東王對滄

昨見侯報令人驚駭從來倭奴伎倆止蹄

持未有破長風巨浪攻人堅城取人國都如今日者也既能越萬里以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內地天津海口當其要衝兵備新陞例不候代若使舊者既去新者未來猝有緩急誰則任之耶家君易州通之缺在今未稍輿輟重地亦難久處且易州邊道須得代乃離任而陝西按臣之奏又請河南司道警備潼關新者未來舊者難去猝有緩急又誰則任之此兩缺者似應就近推補有才望者

宋伯集

卷之五

上

以往恐遠則訖是時日或誤事機也又如關中奏報賊勢披猖從未事變必得賢守令乃足嬰城自守平涼延安似非應變之才若符臨時更移即恐不及事恐意莫如預擇府佐州正有幹畧者止任環董邦政事例於軍前聽用如運糧等項可以委託有邊道及太守員缺軍門徑用以相代而復奏聞但取其才足以集事實格品格皆不必論也杞憂癸恤不能自己故敢具陳其弊說惟門下裁酌



無轉聞於石老先生何如

宗伯集卷之七十六終

宗伯集

卷之七十六

五

宗伯集卷之七十七

北海楊時用題

書牘

與王辰玉

老師願已上尚未得首肯觀兩重家國兩志  
上若幸而許之亦是治朝盛事顧且崇此蒼  
生何未諭謂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  
非分而未常分可謂確論天下是非不分正  
坐欲分耳假令百司各守其職各效其用費

不肖自明白黑自形今事欲區別人立同異

宰執數易大臣旅退白水蒼狗何其亟也亟

孟堅有言衰平之際禍福速哉世議亟變則  
世事從之宋時嘉祐以前其變發元祐以後  
其變速以古揆今大可畏也諸什別才別學  
似不從人間求足下之於詩也人之有仙茅  
木之有竹也公孝與貪病不能支比以不弟  
憤慨欲焚筆硯弟招之亦不肯來便中幸寄  
數言以廣之

答趙中丞南渚

未教注有開函三復門下知我勝我自知其  
愛我及甚於知我二十年來操精敵神成得  
何事追念前日如夢如幻預期後日如風如  
影心口自語形影相憐不有心知誰見慰者  
未諭謂以其真保身以其餘為子息是天以  
先生開不佞而不棄其顛蒙也秋風生矣歸  
興更劇而教官沈先人舉事狹路相逢擊  
柝何彭澤解組當俟黃花三徑時耳珍奉臨  
華以為師保肅此報命臨啓神馳

答朱中丞鑑塘

異越風土物情不堪相遠而吳中撫臺之難  
倍於兩浙者獨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難不  
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難在民而託之士大  
夫士大夫受其投獻之利而小民受其偏累  
之害緩之則謀虧於國急之則怨歸於官而  
士大夫之持論者不肯以為不便於士大夫而  
以為不便於民前人不徵民戶獨徵官戶之

說雖覺矯枉過直然竟相與巧詆密噤掩之  
以去此亦足以見其俗之偷矣臺下直躬而  
行故自不比不茹一切厝注自有權衡周法  
貴寬用意貴密革衙門弊當驟而處地方事  
當漸彼中豈有杜口抑且傾心不佞薄德薄  
命小女又復天折驚心自痛顧影相憐歸期  
尚在秋深此中以日為歲昨見塘報有犯山  
東之謀萬一果真何以應卒若不荷保有丘  
壑則更苦矣

卷之三

書五

三

荅劉靜臺侍御

再承輸札以出屢見咨吾丈素有才名無顯  
過乃以數年公用而責之一旦數言舊套而  
歸之一人此在吾丈何損鵬之垂天以六月  
息天驥一蹶終不害其歷塊躡雲而馳也丈  
夫盛年壯志正宜經營四方士論所不棄未  
有拙而不伸者願吾丈早出補官亟收桑榆  
之效閒居太久今人不復與世事相宜無遽  
自阻賈清時虛歲月耳葛丈以氣虛成病醫

不知病主人不識醫藥何亂投以至於此至  
今念之腸隱隱痛也周文近復見康同年官  
都下者益稱侯元早來一慰寂寞耳故事京  
察補官者部中徑補若外計則須赴部懇終  
不是一行也如何如何

荅王兵憲

承諭具悉速慮退守開城與之持久未為非  
策自古備敵之國餉常有餘攻敵之國食常  
不足倭從來因食於敵未有棄糧千里而自  
給者也朝鮮即稍有儲蓄而二年都無耕種  
數萬坐食計當且盡我正當以糧相敵既其  
要衝朝鮮自保者蓋堅已降者將貳不煩顧  
牙勢將自走惟是我孫軍深入亦非宿飽病  
在已用飽而始問飽已無餉而始急餉譬之  
奕棋一著既下始者一著終非勝算耳頃議  
者欲從海上濟師轉餉春日風自東來我舟  
東指可必達乎若海若有靈借我聞聞風數  
日則可耳吾鄉目前雖無事然一有事則遂

無以應燕雀虛堂得無為子順所笑乎失時之輪未之敢聞弟父子得安於丘壑即厚幸矣

答陳光宇開府

門下欲請告也得微有尊體之思乎誰無此懷然皆去則難出而分猷念者大疏未適與鄧陽南嶺二老之疏先後並至皆非不佞所敢聞既不能使振鷺之充庭亦何忍餞白駒于空谷耶乞抑通思以濟時艱臨書不勝馳

注

答鄭東里開府

承諭知己之白下視事矣撫臣之雅至再至三時事需才羣情虛佇而明旨久不報居官淹速固自有時獨奈缺官廢事何來教守官無論南北東西盟心不計升沉利鈍此當為海內士夫座右銘矣草勒布復諸容嗣展家弟永念及具悉世講之雅愧未有以報

寄何震川

業師受閣下特達之知携數口之家而仰給於閣下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居以其居恩德至深厚徐二者長安使少年舊遊於敝邑與崔指揮者相善崔故與業師有達使其兩家人就業師借居初乃不知其有所營也已見徐二時時往來就兩人者謀事而業師從旁得聞之以為留此兩人者非事也渠以千里投我而遂之非情也計猶與未有所決而徐二遂與羣小結謀以市於外其情想閣下所聞也羣小既去業師見敝鄉校尉費故而告之故致以告其同事而執之羣小謂之發覺自業師始思與業師並肩接踵而死無所恨業師聞羣小之恨之也畫室以行主詔獄者遂據各犯口稱飾以文法恭送法司不佞聞故為之食不下咽寢不成寐業師既不能別疑遠無以負知遇焉門牆羞而生又不敏不明益於成敗之數今雖太息流涕亦何及矣頃據東園陳之書路無者律然辭之得從程

職以受聽斷於直指業師之得受聽斷於直指是無人可起而白骨可肉也業師既得受教門下二長兄執經而師事之惺惺先生以閣下之故頗相嚴重即為崔子有所營為不言於惺惺先生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計乎則業師何緣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職耶夫始蘇事定春二也執揭帖以付張奉先者徐二也取揭帖於張奉先而付王東來者又徐二也與蘇事定春而復指騙之又徐二也今鎮撫司牒中若徐二指騙之實而曰監生張士化家人徐二夫業師家人有徐二者乎此閣下所明知也業師歸家兩月鬚髮半白慙慙六合自容無所一二兄弟無復相聞要等遠違寄食他氏嗟乎孰為為之孰致致之語曰追生不如死業師舍姑忍辱以至今日者獨以受知門下不能無萬一耳耳相隔遠遠恐傳言失實以重業師之罪願行屬以致書閣下所謂疾病則呼天與父學者也惟閣下書

少加憐焉

寄何憲文

自侍筆硯以來聯逮者數年始得晤於京師離而合合而離離惟寄書殷勤之驛頻年春總之駕與夫中間事變悲心驚骨未堪陳也今叔年丈湛先朝露檢其遺札對之派弟吾師之事一至於此微服潛出送之南齊舍詞未宣泣交頤下街恨綿力無能而輕重耳在歲在令叔處銜杯對奕歡暢竟日繼以華月今叔既捐賓容而吾師復離垢辱鬚髮半白無復人色日伏枕蓐生无如寄望乎生者未知復相見否而沒者長已矣茫茫宇宙知己幾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師之罪起於羣小妄擊而成於兩造未備事初起羣小計不與俱生老師復問其事不知所為曰以尊公為師以是下與僕為弟子而蒙被此名以相及也則何所生為弟從旁勸解得免曰奈何以何公為師以是下與僕為弟子而今吾師無

生也竭日夜之力以圖今始有緒大司寇傳  
以輕比行御史御史行司道則事小徒競矣  
今親劉公實為政之下得無意乎

門下以高節直氣上簡聖心下孚僉論建節  
鉞於湖裏民仰激澤之想風采此誠丈夫宣  
歎報國時也車騎南還未能郭外一望旌旄  
至今以為歎遠辱輪教諮議雅言安取說而佐  
末幾惟有執簡以領江漢之烈耳使旋肅此  
布上謝言諸賸未期臨諸飲問

公滿印川

良卿道中一侍先賢於今十年不意猶在記  
憶也戊子秋祇役楚間道出行部辱承望儀  
雅意良勤使事有指未遂雅觀以茲依歎至  
今在心惠來雲箋重以大覲三肅拜賜感陳  
交懷昔司馬遷感轅子之役作河渠書以上  
豐功偉績遠出宣防之上而不佞無能紀述  
頃諸君子以贈言先屬倉卒具卑奉誌百一

第藉以為請教地耳使旋勒收代布謝私景  
氣方炎歸途自愛

一 荅沈鏡宇少司空

向者屢承顏色輒布腹心每見門下當衆言  
殷亂之時超然獨詣執引古誼斟酌時宜虛  
往實歸爽然自炎一躍海曲在蒞蘆蓬艾之  
間再玷班行康冠蓋風塵之列德宇既遷玃  
各隨生獨寤寐言吏隱而已自前歲言旋遂  
擬終老一丘一壑差可自完予假至再進退

雲色集

卷三

維谷不意復蒙拔擢塵鼎九卿鶴阮乘軒  
復升壁德薄而祿反辱商後而秩反前將恐  
出處一無所依身名兩不能保來教期望太  
殷非意所及也至若惠重籠篋誼同縞紵長  
者有命敢不拜嘉屈指指祥琴佇看徵命期奉  
色笑恨不須臾附布謝私臨風神往

寄李念方

一遠顏色歲云暮矣懷人在念我勞如何前  
承翰教論世事及處世法費而中矣揭諸座

右永戢良規詞林之義以南昌未至關西散  
辭故以僕代庖耳始由權直遂成真拜凡世  
之美官美名以及伴僭伴愛皆是必敗之途  
此僕所以塞蒙而去者也既已抵令日侍觀  
側鳥鳥之情既遂麋鹿之性亦安方當隨堂  
將而東不復與知北遊矣公考最已又當勉  
出受制詞為三親先寵報命時幸過山城一  
晤計迂道三四百里耳千里之別一年之約  
無相忘

宋伯集

卷五

上

答韓性字申丞

臺下擁旄建節為國干城東制強倭北禦  
虜莫安巨鎮勛勛惟先凡我同袍與被其寵  
矣未諭謂東事不丁只國和之一字誤之自  
非親見灼知何以洞悉若此古人或用和以  
弭兵或因和而召兵求和自我彼已見輕外  
與之約而朝議不應外不能不和而內必不  
和掣綽露肘彼將執以為詞其無乃欲弭兵  
而反以召之彼不進不退久留而不動

法之所謹備也臺下光華簡書專閭以外下  
可與制府決策上可為朝廷別自言之廓清  
之烈弟謹案筆以書

副啓

寒家遷於青四十年矣丘隴所寄日夜係心  
遺路遠絕久缺祭掃舊日居宅轉易數次室  
下諸俸而贖之欲為營立祠宇此先祖九原  
之所想望而後人百世之所銜戢者也先曾  
祖居育三十年案中僅二十金居第直不過  
百金未必補綴食必數素清苦之節近代所  
無竊謂宜用表揚清德為名而以家祖兄弟  
四人配享則非馮氏之祠而清吏鄉賢之公  
祠也蓋以為馮氏之祠則修理之人終當廢  
塚且子孫不往祭祀不親既無如在之誠安  
有居歆之理今以為清吏鄉賢之祠既可以  
褒揚舊德為世法程又可以列在祠官不廢  
無享老公祖之德澤亦可與天壤相繼矣

答沈仲淵

得手數凡六幅即抵掌而談亦不過懸篤若此僕王程已滿觀愚未登燕以心氣受傷跡未增劇不得已有請告之疏元良出關國家感事僕忝官僚豈無留滯周南之感豈以親病身病萬不能復出耳長安棋局何以復爾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於我者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來教謂憂之則如理亂絲達之則如觀聚蟻誠為至論憂其亂則愈擾任其聚則自散此議不主彼機不生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孟子以為性善荀子必以為性惡楊子必以為善惡混然後知于思善三言也於論性未必合涉世則精矣世態多變口語易傳惟寡交游慎言動可以自全僕每事不欲存是非內亦無心出是非外來教云云似之而非也承惠湖筆多而且嘉僕方畫屏篇翰筆硯亦當焚却後無煩復寄耳

與王柱山

一違光儀十易寒暑人出幾許長是離羣弟

客都下數年而丈不出出都五月而丈入堂天故欲隔吾兩人耶抑龍劒分合自有時也汲黯在朝王朝結綬自使念人屏氣正士彈冠然獨處威名既是難居之地衆所嚴憚即向招忌之媒惟當老成持重鎮服羣情招不未處不去澄不清撓不濁與西臺體段又自稍不同耳弟假限已滿而親病身病萬無復出理第得平允所請即安田野以奉庭闈無可習靜葆真為復嗣計則如天之福也惟諸

丈圖之

答葛龍池

承手教知令姪守師訓解人事漸向成立即鳳池在九原無憾矣彼哉者欺天欺人處之法惟在使是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與之較蓋處惡人如追窮寇故當開一面使之自走不宜致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關也訂來之說不過恐公明正某罪故大語相啗以相挾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真者不



可不防也。近日以風頗熾，朝中但據一面之  
詞，或主先入之說，即使事體異日自明，而月  
前所損已大矣。大畧五不能與瓦爭富，不能  
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  
惡少爭米論，但欲兩家省事，極為吾慮。前公  
續亦是此意，但明事理以破上官之疑，不請  
處分以平惡人之氣。若上官處分過重，彼忿  
愈甚，謀愈深，或至激成別事。弟意但欲事之  
速平，非謂委曲調停，持兩衡也。草草陳鄙意，  
未始知高明以為然否。

李伯集

卷之七

七

宗伯集卷之七十八

北海鴻琦用韋著

書牘

荅葛龍池

使來承翰札真情苦語令人不忍讀仁人愛弟一何篤至以鳳池之恬雅不得永其年以兄之友愛不得見其弟以端肅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樂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不佞嘗謂鳳池有大臣之度何期中道捐棄失此良

宗伯集

卷七十八

一

反令人神摧心折經旬彌月不能自喻于懷先是不佞有武聞之役鳳池過敝邸坐良久意依依若有迷別者既撤棘則業已病甚脫不知人庸醫忽補急瀉藥餅亂投以至於亡不能出一語託後事乃知過敝邸意依依不能去者即永訣也人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鳳池病時則無復有幾時及其歿也又無復有病時平日交朋相往來直以為常事及其既歿視衣冠几席皆為悲端舊歡渺然後期

永絕乃見當年相與之情耳未論乃以經紀後事移德于弟二三君子實共襄之弟何所能救鳳池歿不受舍若有遺恨計獨為其嗣子耳未論悲趣令姪南還弟豈敢獨為君子邀立孤之譽因其日舉家哀號虞有驚動暫過過敝邸今已隨病母扶柩歸矣弟輩不過憑棺一恸出郭門一送至於撫立孤子飲之食之教之訓之則鳳池獨從九原望春今原耳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子之親之猶父也夫有猶子而猶父則鳳池雖死猶不死也先是楊四兄入都鳳池曾告不佞云此兄有女為小兒求之如何不佞以為此事宜求之家中決之夢老當覆試時姑未急言也此後遂未言及今已數月矣竊意楊氏既稱德門無之世好且出鳳池遺意時不可失也可否惟兄再裁酌之鳳池捐館年嫂臥榻中外無主衆人為政弟輩終是外人即經紀亦不能無遺失家事任長此復凡事兄當獨斷已亡之弟

未亡人之婦未成人之子終在尊懷不俟弟之喋喋也執筆悲嘆詞不暢意伏惟垂矜

答葉龍潭總督

門下甫膺節鉞專制師中巨鎮削平逆賊授  
言國家百年以來板蕩悍卒生茲役而法始  
正遠如雲中遠在近如浙西鄖陽定變之各  
方斯蔑矣四夷聞之始知我實可以戰九塞  
將士始有自奮于功名之心不教之人始有  
所懲又以銷其驕悍叫囂之氣是變也費帑  
金二百萬殺生靈以數萬於國家不可為不  
病臂之傷寒得汗則生平潛疾伏疴一時都  
已調護如法更健于未病時則朝廷恃力既  
重于門下者更眩迷矣伏辱賜書值省武關  
之役缺然久不報試事良已謹裁尺牘仰賀  
軍吏併以武鋒呈覽惟門下進而教之

答陳侍御

承問時事弟未有識也即間有一得又苦無  
便即有便相聞已復時不辭矣大者無如上

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如遊忠直錄遺佚  
近時爭端煩興幾如聚訟論臣子之節則當  
先公義而後私都論朝廷之體則當先實政  
而後議論又士大夫重北輕南重內輕外遷  
調不常被命者又不時至遷使留都一入署  
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四五道者總  
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終是未了留  
兵則苦後費之難支撤兵則憂前功之盡棄  
若使倭得朝鮮中國無一日得安枕矣如此  
類皆時事中可言者惟丈裁酌更乞審之

答左海樓年兄

遠承手教幾如面談且以喜慰且以感慨披  
誦疏草具悉遠舉忠臣憂國獻諫不忘意裁  
甚感再三善之欲止復止蓋因建言而謫官  
則可已謫官而建言則不可憇憇世情相猜  
相忌彼將以我為沽名彼將以我為好事彼  
將以我為可已而不已彼將以我為有所益  
了前而有所遺于後報使言中揀宜事應揀

置傳之四方能讀其終篇熟計利病者幾人  
曉人讀之將實其言疑其心不曉人讀之將  
疑其心併廢其言且使奴事在海外終難懸  
斷兵事多變呼吸萬端安能一一盡合疏中  
與當事合者則已申飭矣與當事不合者又  
必不肯見聽諫官如胡必泰范金憲李主政  
支別駕皆有疏未或止而未上或上而不獲  
士夫相目以爲套數如文深謀遠畧討畫誠  
足採第恐當事未能平舉羣策取人于形跡  
之外耳辨獨云云弟所具悉我聞有命不敢  
告人怨事之于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  
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于常情外者也  
以常情論之強則報之弱則忍之君不能強  
不能弱不能報又不能忍無損于敵而徒深  
其怨則將焉用之今有人于此相忿也攘臂  
而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  
勝則勿應彼亦將意銷而不來今我之勢既  
未能控率將戰與之交裨而徒以惡聲相加

是樹敵而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不利于  
我古云邊養時晦正在此時廢天下事當靜  
當緩又即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爲我罪我  
急則又以急爲我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  
自保此心以待天之自定耳弟以平心看事  
理實是如此非謂身在事外故爲此不關痛  
癢語也惟文察之

答劉晉川爾府

老伯授鐵建節以鎮畿輔去京師咫尺而不  
肯無能以時問訊起居亦惟是憲臺嚴重不  
敢輕易奏記以煩裁答乃辱輪札無之多識  
歡以拜命敢不稽首比者時事多艱國計已  
拙出塞之師相持于千里外未有所決勢不  
得不發兵輸餉以佐之征調未止中原未有  
息肩日也海防久弛無之備多而力分俞而  
出不意必且望風奔潰兵力既不易集容兵  
且亦往往多強掠而生荆棘避倭者且而倭  
狂倭者亦且爲倭倭未必成大患而夫患或

因使以起老伯以重臣當重地未雨綢繆策  
將安出家君既歸北海乞休之章且暮且至  
一丘一壑有以自樂第恐海氛方揚不得保  
此丘壑耳使旋爾此布陳謝款臨書牘邇第  
有神馳

答馮開之

得子言及雅脫散拜賜矣聞其復老將有司  
成之命代掌留院者計無以易之下漸向崇  
鉅第恨未能聯華觀色耳弟已決歸計而道

器傳海氛張甚萬一入犯則微省膏膺其鋒  
生是未敢輕發乃其神理意興已翩翩東山  
下矣書竟俱去連連兩難且當奈何時事漸  
異杞人憂天遂至忘察方戒退下多言不能  
更為足下言之爾瞻汝虞時時相與游甚善  
冗中不能通訊為我寄聲蘭居已正即聞彼  
中常相見否未嘗推轂陳公敢不夙夜第恐  
不足為此君輕重耳草草占荅未悉欲語

寄于敬山宗伯

兩承芳訊及奉佳篇讀然不知身之在遠猶  
什莊嚴渾雅在初盛之間曰小詩寓意妙絕  
一覽即識之中節惟恐或傳恐後世不能不  
傳耳建儲之議廷臣幾百餘章皆不報而禮  
部諸君遂無一人不草奏者趙考功計與全  
而太激當市慮之不為無意假令一二論微  
亦不為過而數十人連翩上奏備極詆訶則  
幾于黨矣趙雖高品終是郎官豈有廢一人  
而滿朝傾動之理蓋此事宜微不宜多所謂  
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也從此又當是  
又一番局面蓋自甲申之議起士大夫角而  
爭二年始息今歲事頗似之十年必復倘亦  
天道乎大抵懲于不言而言始意貴而始有  
言者言必廢廢益復言而天丁亦遂有言之  
弊總于言而言始廢矣悠悠世事真如轉數  
尊鑑之興尚俟秋風瞻晤何期臨書三嘆白  
水經二冊附上使者數日即返故未以抄書  
付之俟錄完專寄耳

荅楊磐石

伏承來教篤念亡友眷是藐孤惠許姻事義  
薄雲天事垂金石其自端爾公而下拜吾丈  
之賜即當一介聞之萬年嫂矣萬年嫂近有  
奇疾危在旦暮此子若非外倚宗親何以自  
存弟非望丈為之岳丈實望丈為之父耳今  
愛長二歲異日持家政尤便女長不相對之  
說敵處無之但聞女大雨黃金長之謗耳婚  
姻大事不厭詳審俟萬嫂書來再商後來聞  
取進止也制詞關領即持一刺索之中書君  
素冗極草草不盡欲言

與康謙漢年丈

丈宏才高品蔚為世寶出羣幾已風猷宣暢  
達承翰札重以豐儀對使登嘉感味兩寡弟  
病萬不能出立以假至再疏至三恐以瀆請  
于嚴健故復此行以了前給假事而復徐議  
進退耳未諭云云豈所敢當伴旋肅布陳謝  
感臨風馳應第有依休

與廖密雲

奉喜榮遷劇邑齊華尉起蓋百里非大賢之  
路而檀州地當邊徼治雜軍民乃可展其驥  
足耳弟初入京聞繫心庭闈雖問候尚遲而  
舍銘已遠庶藉握蘭之夢少寬寸草之懷乃  
辱瑤函重以珍貺藐焉孺子何足以保任大  
德惟是仁人君子精意所注即為吉祥或可  
仰憑寵靈粗延宗胤對使拜賜附布謝言感  
豫私衷臨風馳慕

東林座師

宮端翰學夙稱華貫如某謏劣瓊觀以升惟  
我師既登進之又訓迪之以及於此且業已  
視壯席之篆書西清之班而家君遠東山之  
遊不肖循南陔之養無魚燕得烏鳥相依給  
驛賜金種種異數伏惟 明主之恩不可勝  
量老師之恩亦不可勝量第不知何日始能  
報稱萬分一耳東裝將發而顧生持手翰及  
雅脫至謹再拜登受從此雲間海上音塵隔

施欲長奉翰札亦不可得乃無論面覲矣惟  
老師早應蒲輪之詔即門弟子披侍絳帳之  
時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副

楮君以手札見示始知老師無故為鄉人所  
疑士夫居里之難如此此無根黃之言旋當  
自定譬如水土相清一靜即澄矣老師鄉人  
一時在講幄者二可謂極盛兩月中皆相繼  
以去惟鄧張二生在都下何落落也像贊漫  
題其端詞翰並拙亦由繪日月者難為形容  
耳謹併宜荅所題寄呈朱鑑老處已再三相  
懇尊教為地方計慮甚遠俟有便人當再申  
致也啓行前一日門生某再頓首

谷三邊督院李公

臺下威聲諸夷風行四塞變數十年積弱之  
勢為雄鎮跡射之士皆用命引弓之國皆遠  
塞誰實尸之臺下力也即今宇內多事民朝  
夕急銷萌厭難亦惟威望大巨是賴 主一

眷顧勲勞推誠示信譬之鏡然磨則益瑩矣  
上章求退謂中朝倚望何不仗向以三假歸  
以再召出君臣之際寧有三施而無報傷哉  
藉主恩以報先臣不能代先臣報 主且  
當奈何願臺下以其餘教之西望三垂不勝  
引領

與廉驥漢

擅城畿甸也而無邊文吏也而無武民事也  
而無軍旅私斯任非兄而難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皆在吾同榜其為重地與吾同袍兩足  
賀也詩扇二握辭翰皆拙冗中未能成相贈  
之什聊以當遠望耳賤春過貴邑承厚程堂  
候感戴之極附此代謝

寄王相公

老師授讀以未幾易寒暑而某以定省縈心  
遠近雖谷什一在官什九在田僅僅一再奉  
尺牘布腹心至疎節矣某方吟伏林樾蓼莪  
自痛援琴而鼓尚未成音而 主上以璫補

舊人召至再使備小宰之職仰規玉山頤慚  
金鏡惟日服膺於所指授兼欲因風請益奉  
以周旋而長兄以台翰至矣自念門生在諸  
弟子中最少最不敏而過蒙記憶過蒙期注  
撫心自語何以仰酬今日世道陸沉時事旁  
午即欲展布四體圖効涓埃而上下之交隔  
若秦越一肘而十掣圖信而九疑則奈何能  
貢獻忠置寸縷於衮闕也恭惟老師忠結  
主知道先民覺庵寓隅隅日雲霓於綠野香

宋三

三

山之間蓋賢國者必用國賢賢不夙效不服  
其藥信與不信也今在朝在野風為主上  
所信復有何人倘以上池一勺沾潤四海社  
稷危而安生靈倖而蘇者計獨望之我師耳  
為子陽者敢不屬鐵砧石以從尊忠儼臨三  
肅拜賜謹南向頓首謝

又副啓

某海上寒士不自意至此至此則我師之場  
也事逾望初任出才未即可不再計決出處

矣願以先大夫之病也湯熨次心三請于上  
而三千假病得娛侍浹得訣別請封請卹皆  
非分而得之夫臣有心以順成而君有命以  
元應既非人情亦失臣禮以故巾車就道扶  
服以前倘可代先人一報恩厚退就田野死  
不恨矣既入國門見目前事勢乃金與所聞  
所期不同在時所見常事相輕相疑日深一  
日言之必委諸填而不言又安用此瘡為也  
某自顧傍徨真若鍼墮之不能去體唯是出  
處司兩式型式范惟老師片言教之久疏裁  
候漫遡裏言中情不極惟有神往

荅王弘陽開府

門下介然特立穆然深識執簡仗鉞當兩浙  
盤錯之地為天下保釐重臣首士大夫無同  
識不識皆翹首引領想望風采側聞視事之  
初振久弛之綱錯將形之變指麾易置氣色  
精明而米教猶凜凜于悍兵之難馴也夫以  
為難也易將至矣倭寧初定然大器以貢



之外輕許之而內堅不肯于則議論必內戰于朝外見內之必無于而且誰議勢必不若以聞而業與倭有成言前與復不相蒙中與外不相應我以責弭兵役以兵求貢沿海之地未易息肩也所傳即妄過求何害若一有驚備之為麥願門下國之浙兵戍天津者將領而奪其橐食將已罪而得軍不問網紀蕩然矣天下之惡一也當其解散一亭長刀可役旋勒狀仰春清問不盡之惘容嗣布之

上王老師

春初偶聞之已大夫朝中議論復起僻在海  
上無由見全報矣以為吾師方開布公談嘉  
與天下士大夫更始而感之不應復有紛紜  
此在常情必不能無動我但一動心動色人  
即借以為辭益人利在有事我利在無事故  
有無事處事之說小介還盡得吾師諸疏揭  
讀之始悉苦心雅量而自慚其計之過辭之  
贅也所謂鎮俗遠書或果如將婉喜愠不形

韓琦置成敗度外令人無端可辱耳若專觀  
好我者必墜諸淵惡我者必加諸膝以此為  
矯情鎮俗則不但謝安石司馬實所不為即  
為二公門人者亦不敢以此言進不肖方尋  
還初宜合復談朝事但以受知深厚不敢自  
同越人書草就就覺傷煩復反覆刪改十存  
二三轉使竟不明隱蓋有未定之見而無不  
盡之心伏蒙嘉納倍有愧悚老師責我以昔  
之有勸者今自為抽身之計此實有之豈敢  
文飾老師可詢據心所安而對為老師謀與  
自為謀豈有兩心戊子朔湘之游過敵省而  
不入意在報命即請告耳不謂竟成遲延之  
便然歸心歸計時時向同列言之昔在京華  
即思林壑今在林壑即超京華前復既不相  
符進退皆無所據矣且以三十七之年而至  
官詹前輩未嘗有也而有之自某始前輩諸  
假如陳如沈如劉多者四五年少者二三年  
未有不轉餒者也而某猶有前輩所

無無前輩所有心知不可人且謂何吾隱之  
樹人也固將取而材焉樹松栢則連樹楊柳  
則連樹檉櫟則更速若某以少年取騰仕無  
以異於三日而大拱則世必謂之妖祥某之  
不木無論狗馬之病鳥鳥之情而亦事勢之  
不得不然者也昨日別父母執手悲痛路人  
亦為惻然明知非久別而慈母苦不見信以  
為慢語相寬耳別未數日不知母淚盈幾掬  
與言及此心折骨驚蓋前日猶預愁別離之

行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難今日乃親經別離之苦吾師以大義責某  
某敢不心服某今以至情告吾師亦願吾師  
哀憐某雖在千里與處宇下無異異日必不  
敢負國必不敢負老師筆札不工併乞矜宥  
上張洪覽涓公

不肖自戊子之歲即國歸計累年往還書中  
亦屢及之不謂遂成遲延之役至今日也凡  
物暴長者必不祥不肖年未強仕而官四品  
此神理所忌也頃與父母別牽衣頓足不能

為懷至驛舍連宵不成寐繞一閉目境界至  
惡寤而枕席盡濕去家百里已爾豈更能遠  
涉耶仕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心無感傷身  
無痛苦則雖遠別何害不肖乃終日使父母  
愁煩豈能乘堅策肥自食榮顯吳緣福過病  
以愁增年未四旬頭顱如許顧影自憐頗有  
憂生之嗟但得侍父母一時歡笑即為無償  
至寶免身心一時愁苦即為極樂世界生平  
道義無如老伯豈遂不加慇懃耶頃者菲儀

行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宋蒙揮頓而小併反承厚賞愛屋及烏何其  
渥也附言申謝

荅夏仁蒙開府

父仰風猷末由披對遠承翰教草草為地方  
計至勤也人臣值時事艱難屢請不能得且  
當就時勢量為調停使無及于亂而可以待  
上之覺悟亦中策也包稅最便第使撫按總  
欽而付之中官為費少而中官之權輕使中  
官自欽於府縣府縣自解於中官為費多而

中官之權重若得撫按徵收中官解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百姓之苦可減一半矣恐令狀間散鄧少宰實舉真品人倫師表生既不究其用致復恩卹當破例從厚無疑也

答顧金憲

門下惠顧家君舊好施及不佞款款之情詩詞之論每一相對便可一日千載退而心感心服至今猶日在臂臑也門下出都未幾而司馬郎官備兵使者之命相繼而下冷時事無如兵急尤邊無如剿重當事者舉以界門下託重而恃力豈有量哉家君既歸林臯不肖時奉杖屨一丘一壑自謂不減古人但日念門下不能去口昔在宦邸便思故鄉今歸故鄉轉思故人安得門下建節於我東土耶李念方端室有志故是國家可惜人非但以門牆臭味風流相俾而已其所著書當為表章謹為一書託劉斗陽轉致其家取遺稿付郡守公錄之若以門下之寵校訂而付之梓

人亦吾輩不負免戾之誼耳

寄張相公洪陽

慶爵清嚴再勞批荅不勝感激不勝愧悚史册新聞過蒙推轂自以資望微薄謬從陳沆二年伯之後說非不肖所能堪康第官以史兩名十七年未有大寸之效而茲乃失其一得之愚雖復駕頌歌不自巧至茲謫來論謂金門不異窮山以涉世無出世以月世無避世誰來期言以滿師表豈敢固執初心竟應知過第前書所陳皆是真情真病而老伯若尚以為託詞者不肖豈敢欺偽至此家君來歸以米杯酒之外無所寄其精神親族之間又多憐其志意終日嘔逆腹中痞塞兩腋刺痛非皮非骨楚不可忍晨起若無病人過午即發聲鳴而止次日復然海上無良醫不能定其何病不肖暫別已復懸懸豈能更涉千里之外若使捐無為有指不病為病非但不祥便為不孝矣凡父母均憐愛其子而在

婦人情異甚家母憂不肖之嗣至於兩舅如  
銀萬行成血不肖年近強仕若使屏除世事  
從容調適自知有必得之理若外囿于應酬  
內疲于筆札則事有不可知者居京十一年  
並無生育此即其效矣日復一日忽然而不覺  
年光一往何由可追此不肖真情原非難見  
也圖歸數年近始得之省親未久又當違別  
未定何時再還鄉井既無一男半女慰父世  
之心又昨曠歲經年違父母之側心非木石  
能不依戀不肖禁心庭間真知慈烏返哺其  
陳情左右真如飛鳥依人倘肯惠顧家君舊  
好施及小子早賜允俞俾得安丘整侍父母  
圖嗣息此不肖父子延頸屏息以俟者也即  
不然亦望老伯寬假數月來諭云緣衣之數  
若猶總總則青藜之召亦可徐徐自非生平  
遺義骨肉之愛何以體悉至此第不肖業已  
就道又再奉上繫之首雖欲徐徐能乎昨聞  
家君病中夜馳驛三日而復返于長山以待

舍居非首意明寬數時則私歸亦終不便且  
不敢久望老伯一為區慮以終大惠自知煩  
瀆情不能已慶鹿在原命實有制走無所往  
鳴不擇音惟老伯憐之察之而已

### 與張漢

先祖遺稿賴丈表章更藉雄冠於端簡左  
太冲賦草得皇肅序之而始重此即九原可  
作百世可觀其在子孫之威可知也弟慈病  
相仍顛毛種種去年孺子已成下場一切世  
事皆置度外惟懷想知已日在心曲耳華翰  
遠貽忽知面語祇拜雅脫丈惠念草土之人  
乃爾鄭重言感則淺矣同袍諸兄在長安者  
落落晨星鳳翥丈去留當作何計使中寄聲  
訊之久容僑居可念也

### 答張漢文

仰席休花叨戴扶宗能薄而祿反厚齒復而  
秋反前意讓而仕反速此二者第所為樂樂  
也非說故不情直以往歲求去謂何去而不

敢不來來而不能不轉介介獨恨是可辱未  
輸既雅意良勤果酒敬拜賜矣餘保永之祿  
書禮付使者歸壁率爾占對不盡願言

候申老師

前歲尺牘通訊仰辱選答捧函駭愛如主下  
風未及申訊請急奔命達天之感殊及先君  
悼心泣血踴伏草土不敢以不祥名姓奉候  
純禧今當除服始敢竭力布腹心於左右伏  
自思惟內不能負上以下從先人外不能援

卷六

卷六

卷六

琴以遠見天子親恩同極師恩同極每一念  
至不知涕泗之橫集也方今主上神聖羣  
臣莫及而中外睽隔幾務叢脞內憂外侮未  
必可量猶記老師柄政時未嘗一事不諫諍  
未嘗不婉切薦至而上亦未嘗不敏容聽之  
也委曲調劑之效外廷未必知而禁近之臣  
備知之幽憂以來世事已絕不相涉即不知  
公卿中尚有理喻勢禁直諫隱諷如老師當  
事時否又不知上復未事下詢已事中止如

老師時否蓋上臨御久其視公台允列皆其  
素所奔走小臣非復往時敬禮虛佇之意今  
不及時推轂冠碩耆艾之臣雖有後進百輩  
徒以輕而益輕耳晉公在唐潞公在宋今且  
與我老師而三用舊德則下易服憑舊知則  
上易結今天下治安一幾斤斤獨望是耳門  
生自難閔以歸多病相尋兩髯如絲萬行成  
血以師之靈幸而不免便於寢苦臥塊之餘  
永為枕流漱石之計於身世無所不可惟是  
上負老師生成大造以斯為恨耳愁病盡心  
筆札久廢語無論次仰冀矜原

卷六

卷六

卷六

宗伯集卷之七十八終

宗伯集卷之七十九

北海馮琦用韻著

書牘

答徐荆璞長科

門下念貴座下而施及所知厚賜之芳翰重以嘉貺以不佞崇芝蘭之臭而門下同沅沆之氣推愛因有自矣敢不拜執事之重勩伴旋肅此布上謝言節候方嚴加餐自愛

答黃葵陽官詹

宗伯集

卷七十九

伏承芳翰過許程士之文來策淺薄未能登其所欲吐竊計不難示天下而難令閣下見之閣下以為可即可矣夫文之工不工故是才用短長不足深歎獨奈何以矢公矢慎之事而字批句駁唱為疑端以誣天下天下事盡無私而獨科場為私各衙門典試者盡無私而惟詞臣為私士大夫亦不幸而為詞臣詞臣亦不幸而典試事也少所見多所惟無定與否唯是過自檢飭過自引避冀以免于世

謀而免免者復持其後從此主司無免罪之路矣閣下當亦有鑒于中乎序屬惟新人方求舊講惟賜召綸閣延登閣下可趣舍人治裝矣

答劉

閣下道重人倫學優帝資即應燮和台耀秉軸綸扉直以白雲在南暫為供奉既瞻親舍未就王程何恙不已而上章請告亦惟是三公一日權忠孝而就所特重耳某本塞淺無似濫等官僚趨步前塵藉以銷事忽聞展限還曠彌年安得周行以高型範第時時把誦恐函以當色笑耳遠辱緘書極荷存記率爾報命本既所懷

答南吏部趙公

得手教具悉至情真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者不佞何敢以世情自強明旨慰留轉聘即為考績之期不知猶可一行乎國本既定宗社之福行取考選已來俞旨首為

常事今為特典矣。聖心大有悔悟之機。若從此推大臣撫道諸臣皆肯點用。礦稅稍肯調停。天下太平尚可冀也。勿繼後塵。奉明教。魏無可自效者。劇曹間官不敢求多於職之外。就職業中。可以扶正直。悟主心一事。亦不敢自處於退避。此外避而不問也。弘陽已轉與彼中撫按院言之。俾早結前局。始可推用。梟雄已推翰苑清卿。而明旨不下。此後或可有點用之機耳。雖尹王公有才有守。有學。不依素心重之。而天曹移旨已至。五省官皆住俸矣。前明旨止於罰俸。部覆乃謂罰俸僅責既往住俸。可責將來。於是五省官皆停勒。常轉言之不。不。慎也。如是。今部中已行咨各處查各縣錢糧完否。以為遷轉之地。若報到不欠。明有文移。始可動耳。近聞富平海豐皆為吏所持。漢高有言。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以今觀之。信然。曠末云云。任之而已。公署持亮筆作答。不能盡所欲言。

答張至陽少宰

南雍天下文獻薹。天子嘉惠多士。簡閣下為師。求天下賢俊。圍橋而講。同異彬彬。比于思皇之盛。為國家模範。甚盛事也。道路阻修。未能馳一介相賀。重承芳訊。燕之多儀。拜命之辱。敢不稽首。

荅光中丞蘭憲

朔方遠。垂天木。惟重臣。建節以鎮撫之下。符公評上出。特簡周邦。咸喜或有良翰。不但恐熊分虎。為鄉里光寵而已。邢公備兵陽和。專閭在即。一時三鎮。重如鼎足。郡中咸際前後罕儼矣。不依文質。無取謬。職清華。即叨在旂廈之側。亦已改歲而尚未一望屬車之清塵。豈有格心。敢期造膝。有何意緒。更以為榮。仰承溫言。規荷而已。

荅韓敬堂宗伯

歲暮屢更祥杲。在御會膺特簡。光晉綸扉。辱在復塵。燕之世誼。仰希崇矚。日望前旌。忽歷

端華重以雅耽專者有令致不登嘉敘焉未  
作布陳謝悃遠席休光恐等官僚附命榮官  
以先庚更望發覆用示訓迪

寄黃葵陽

門下荷素橫經在帝左右便應參執大政寡  
兩蒼案何意大過荆榛光天宿電按劍相聘  
竊歎交猶市虎何惡冥鴻已遠大豈其翔于  
仍波萬頃而立為此窮鼠者也門下行時索  
先采此家塾寄至已解華南發誼此陵門光  
祿二集因便上寄

答周二晉尚書

向讀門下一二詩事私心甚壯之以為通達  
類賈太傅殷直類家長孺不佞即為執鞭所  
忻慕也丈夫意氣萬里比鄰豈必接塵而游  
乃稱平生驛我客歲校文之後七河之村不  
可勝收而不佞形過錮窮重為大國觀笑獨  
得二國士如今姪比者私以自快耳方將  
因令姪為紹介以交於門下介書未及終而

尊翰微然臨之且讀且作見以未先施為怪  
反問所著子書超超遠著當在柱下史闕公  
尹之間非徒懸書闕門一字千金而已置之  
几案永以為寶

答李翼軒大舉

郝令行秋毫之數不足以當一鐵重辱翰題  
奉之悚然訊起居狀則車馬尚佳來梁衛間  
以推遲近臣尚煩秋掌誠難為意然而歷式  
衆難財四方之望重過游名勝則千古之榮  
光惟之通家猶子不得時奉話言以為私恨  
可序屬你和玉社多福伏願為時珍攝以需  
大召

答魏

華下吟詠碩望為世巨卿仰止高山真如北  
斗頃以比屋託在下風及臺下階序日崇不  
敢望望劍履然心所向柱目擊而遺存矣遠  
歷諸書殷殷盈幅敘述先世交遊之雅以及  
以卿慕用之勤劑管不遺此握可掬三復未



翰感勳盈襟臺下望懸北展風高南國景物  
佳麗可謂仙曹惟是簡在帝心驛召非遠不  
能久有江山之勝耳伎旋蕭狀布上謝言瞻  
望前茅日日以冀

荅孫洪海年丈

丈以直道久淹郡佐挈資望拔淹滯自是銓  
部職也即以轉致當事矣入都未一舉未敢  
受饋不客獨當厚貺謹附使者歸璧余老師  
小女在貴治丈與楊丈作何議處惡意欲擇

宗伯集

卷五

七

一士疏結姻親即以丈惠作公禮助之如何  
荅溫

不奉顏色八載于茲矣忽辱瑤函曠若親面  
丈家居修業日誦博士家言內持門戶外應  
賓客計當煩苦弟居長安中職在筆札方欲  
展卷而蒼頭持刺入即出應客客去而前緒  
已不可復尋以此知應酬著作不能兩兄亦  
同此否秋聞近矣願省人事專思慮以爲破  
釜沉舟之計耳

寄太倉王老師

客歲小僕還始知有師母之變念我師煥儒  
同心如賓如友及於華髮一旦中謂老師何  
以爲情先君之變遠蒙歸聘又寵以麗牲之  
文對小僕垂涕泗每念此意至今心隱隱慟  
也師母歿逾年業歸九原而門生未能一致  
不勝之真具一紙問訊起居寬譬懷抱猶有  
肺肝其亦無所施面目已入都即欲願一力  
以往恐僕輩不解人意道路往返或生他端  
會張太僕南還謹附致薄奠乞監之素心薦  
之靈几近况具在副封統希垂炤

宗伯集

卷五

八

與侯大尹

向以外家來貞事仰溷清嚴伏蒙慨許轉爲  
呈請三十年孤嫠之節得不至泯沒臺下所  
以翊風教者私矣不佞銜戴之私未知所報  
而不揣復有發棠之請誠囁嚅不能出于口  
而情又不可以已是以敢私布之妻伯姜主  
簿名蒿者今歲六月間卒於京邸不佞視舍

徐馬汝而猶視不佞視曰子不能自立者  
前為羽翼之乃膜不佞憐焉遂之又肅然信  
元者之有知也其子名嗣簡二十歲矣瘦黃  
善病弱不勝衣蓋家岳兄弟四人皆無子獨  
妻伯此一子在耳而又多病未習人事未見  
官府家業零落室室傾頽如此子不能自存  
即姜氏之嗣斯矣而不佞受人生死之託不  
能一效薄力死者復生生者安能無愧也妻  
伯故與族人不和惡族人欺其孤弱以還宿

蔡伯集

卷五

九

忿敢祈老父母毋而翼之又編寄在即以家  
事言已昨舊日以人丁言子然病子與影為  
兩耳豈不佞專為外家力于思澤惟老父母  
恤沒存孤垂德不報之地也

荅鄧陽撫院鄭公

伏讀來諭具悉中使奸民肆虐之狀民力竭  
矣民心怨矣所以未盡有變者尚賴三尺之  
彈治兩院之調停耳若皆欲釋負以去誰當  
為百姓請命者大願陳乞難懇非不肖所敢

聞也勒狀布復諸家嗣悉

荅廣東惠潮道任公

伏讀翰札知丈以最續上開行當有豐膏褒  
勞甚休甚休比歲後級未錄蓋因制府報罷  
中朝無從甄敘耳丈宜擇久矣屢推未報通  
未事多難憑憑速速類若有主之者願職掌謂  
何此弟所以仰堯明主俯堯同胞者也承  
教敢不夙夜大覲寵預理當登拜第以尺寸  
無補俾亦不當受何況故人之問遺業一切  
辭之即丈亦未敢破例也謹付使者草惟原  
亮揚復所年兄後人何似丈幸以餘元振之  
荅項工部

高山仰止為日已久頃家君一再過鄰門誦  
門下風猷不能去口古人目擊而道存不佞  
遐聽而心醉矣再承芳訊燕之惠遺拜命之  
辱重拜大覲文起一編先達大雅之作具是  
矣既摩既挹復歸于朴門下其有復古之思  
乎歲事方新暇食自愛以為祝

答延綏撫院王晴江

伏誦辨揭事理了然公論非久且夫定矣代者屢推不報殆聖主欲以慰遠人借寇之懷耳董鄴兄才具有餘處邊地亦無過量調暫屈終無傷遠到也調任例當起補今至而未補者尚數人若不至而徑補則何辭以謝長安即令諸君也具以質對伏惟鑒原

答麻老師慶洲

老師雅抱臣時高標振俗柔鶴之風朝列經

宋伯集

卷五元

上

仰而省短忽持異議此即與老師品格無相毫髮然亦以此驗人心厭實而趨華世道豈凋而置襟可為大息也歲之初起門生六七人同詣太宰虛具道老師生平太宰亦自和老師者第難以達省中意而又業留兩房公皆政府所注意者孤根易動百足難僵如不肖輩雖數人何益于泰華之毫末哉往歲有湖湘之役甚有形過累窮之恩事幸而竣竣老師庇蔭實彼王之倫季明更稱徐之德矣

水知謀何敢忘臣進也學克志行過謹

奉訊惟冀老師強起以慰蒼生之望云發

附木有屈而不伸者也某臨楮無任懇

與張洪陽相公

頃奉微書堅意不出惟以太夫人故竊

歡舞綵百年未有艾何以卒然遽不意今

驚恒雖然太夫人之變當鶴書之不就老

之歸及萱堂之尚存此其存沒之同復何

哉古稱生孝無取滅性几建渺然惟身在

宋伯集

卷五元

上

無過悲哀以憂逝者臨楮不勝惻惻

答姜鳳阿宗伯

某生也晚不得望閣下立朝風采及閣下

微書為蒼生起又遠在留都無由一望清

然高標遠韻人倫師表即為執鞭所欣慕

頃者天子下璽書以褒顯耆碩而某也當

自惟劣淺不足仰代給言登皇微烈願

以自通於長者則私心所期也乃厘芳

述故舊夫先叔祖既契傾蓋之末契不肯

廚彈脫之後塵然高標遠韻藉以自作寵頒  
大觀敢不拜德敬屬來使布上謝言制詞業  
以具草三數日內即進御矣不腆之獻具在  
別幅仰祈麾頻臨楮第有馳神

荅何震川宗伯

講帷巨條斧藻聖德軌情雲壑雅尚彌高閣  
下已矢在道之貞天下方切遵陸之望而說  
者欲以腐鼠更辦冥鴻是亦不可以已于戊  
子之冬一率顏色惠復六年自歸海隅聲塵

宗伯集

卷之九

五

益隔即從便羽一聞動定便是空谷旦音何  
況遠勞使命於二千里之外情眷之厚交道  
所稀雅既寵頒敬拜賜矣不肖才不逮人幸  
未及仕喜遂南陔之養已勒北山之銘知已  
所期未敢聞命童子何知掩人于朝既貽佩  
鴈之譏兼虞折筭之責自全無策仰冀周行  
冗次裁書臨風馳戀

荅李對泉開府

夫代言職也詞之不足稱代言罪也何以當

奉命之辱且辱大觀我雖然專者有命矣敢  
以拜德聞算賦已將出境我東人之戀哀未  
如泣恃而不肖之膽亦罵如饑渴也去不送  
來不送奈何為情不腆之儀聊以將賀馳望  
旌榮候天神飛

與陳

國家財賦仰東南徐沛之閭猶綰綬也臺下  
以盤錯長才處咽喉重地此誠大夫宜力展  
采之秋惟是資閭已深羣心傾屬謂宜出假

宗伯集

卷之九

五

節鐵入奉朝請乃猶遠在藩維物望尚鬱而  
未暢耳家君塞連官途二十餘年所稱為知  
已者獨臺下一人乃至出處亦畧相等此所  
謂同心同調旋退旋進者乎向者得侍同朝  
日接授京塵中不知作何事乃於通家長昔  
不能時奉話言比于睽違遂彌時節乃始以  
向未能親就有道為恨然亦以晚矣謹因風  
使代布積衷瞻對何期臨書馳戀

荅江中丞鐵石

承翰教知台駕已入楚疆光弼將子儀之兵  
指麾易置氣色精明逆酋不但奪氣行將授  
首矣欣羨大兵既集第須令勢促之以持重  
收全功處如脫兔用在當機不必輕求速效  
以事一旦之命也草勒布復先君已入名宦  
祠矣微門下力不及此謹因風以謝

荅江續石中丞

臺下方奏功而離閭向以生別今成永訣於  
人于心寧能無憾耶誰不沒沒而有子若此  
即九原且有喜色願臺下以此自寬大疏崇  
已題覆入而不報主上不欲遽使重臣釋  
負耳俟省中催疏當再有請也草勒布復臨  
書惻惻

今日朝廷正須汲黯不宜去輦轂下豈其厭  
承明勞侍從亦惟是吏民不相得欲借臺下  
之重臥而治之使百姓見近臣之出守知朝  
廷之念郡國耳燕趙既分參承何日臨風懷

想神與牘往

寄李

楚中承雅愛更僕難悉車騎入都兩苦冗襟  
僅一再瞻覲耳何落落也坐中論修養家言  
諸一切有為法皆非是大道之旨無為無名  
而後之導引呼吸皆附於老氏則去之彌遠  
彌失真矣每思雅談意極有會神之所期千  
里比肩歲時旦暮也舍親王君領光州守託  
在末屬不勝二天之仰敬為紹介惟丈揮分  
梯試之此公精敏周到治行甚茂必不負丈  
雄持耳

荅何震川宗伯

翰札再臨腴儀下逮披函三復如奉清塵感  
慰私衷非詞可悉頃部使者報命首惟數聞  
下閣下惟懼舊臣帝心簡在不俟一為為重  
然始造誣者自臺中今復得臺中為前雪則  
事象帖然息矣疏至之日衙門諸公彈冠相  
率惟外論亦以為允閣下宏才雅望海內所

宗年方及笄自應出而奉養沃獎調之琴瑟  
宜久臥東山虛蒼生之望也張山人信居士  
惜行迫不及允與語外寄師老書一通乞賜  
轉致

伏承華札兼披所請史鑑知老年伯意愈深  
矣累代興替莫不由斯方今君臣隔絕中人  
操其兩權耶欲為張為理甚易大疏足以折  
其未萌弟自古諫人主易言左右難忍只是  
留中不報決耳雅脫祇領附此言謝聞西正  
當多事丈夫立勲業時也紫脣新命題奏膚  
功竊在丁風以俟嘉譽

以文直道清望不宜出在外僚惟是補拾禁  
闕激揚按部執非王臣人臣亦安住不得自  
效奈何遽圖歸計耶師母高年誠宜侍養但  
玉樹盈階蘭蓀競膝何所不快必欲壯年乞  
沐正恐師母意未必喜耳如何如何見泉文

已至相對誦文不啻口顧安得吾三人從膝  
一談也重承雅贖敢不拜德敬屬使者布上  
謝言勉樹風猷以副遐祝

答白

海氛甚惡明書押至弟身在事外念之欲忘  
寢食矧吾丈身當衝者耶萬一闖入內地內  
地既知農不知兵邊地又知虜不知倭而尤  
不知今日之倭蓋備昔之倭以衆擊少備今  
之倭以少當衆昔之倭志在擄掠而今之倭

不可測也北平近邊近海丈隱然以身為國  
士城積餉練兵惟力是視力所不及者當白  
兩院請于朝古人云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  
至而憂無救于事未可冀幸其不求而徒取  
鎮靜之名也永鎮兵馬計若干一歲兵餉若  
若干解京錢糧共若干乞詳示之又聞募兵甚  
難募家丁甚易邊事急矣丈亦當招合號勇  
之士為親兵以備緩急如有奇策而未見施  
行者當為文達之司馬公也客有報倭情者

其說甚詳為陳王老取觀數日後見還當以  
呈覽彼中有報者即以原票密示一觀第雖  
不當事亦欲知之以慰憂國之懷耳唯既祇  
領附此言謝

荅成益齋開府

門下以宏猷遠畧為國長城今遼事方艱  
勲立業正惟其時何恙不已而上章引退軍  
之驕悍便欲成風稍稍譟呼即有勿置是使  
兵愈驕而紀愈弛也門下以自虜得矣素國  
事何

荅姜肖風

承示遼事具悉憂國之懷持論確中事機時  
流不易得也大畧西事賊所仗者虜耳故事  
虜報動以數萬今聲言三千騎以此知虜原  
不多假令虜多精騎自足何煩城中給鎗仗  
且令其下胡服以惑我耶魏公負一世之望  
而不能使其衆誓師之日遂有違言心類執  
冰事同使鶴驅之則悲賞之則驕無恐所憂

不獨在寧夏耳今將出師忽行忽止重為疑  
軍觀笑將及監軍皆顯有輕鄙心且已明言  
非魏某所能辦未戰則爭事已戰則爭功重  
重平刺豈有同心共濟之理以至使諸酋論  
套虜元為可笑虜與我有何親何厚不棄機  
為亂足矣乃欲其為我定亂耶我有亂不能  
定而厚求於虜此明示以輕弱所幸者虜中  
無人與無策耳近地紹寧易於遠道請救未  
教良是見當事者即具以語之

荅黃葵陽

鴻飛冥冥而弋者猶視於藪澤何其謬也今  
如空毛識且消骨後之君子誰能免務要之  
事不極不厭不厭不反覆極而黑晦極而明  
露其時手讀大疏事理了然無可疑者而求  
昧不肯置士論久而明天道定而勝願閣下  
以天內信耳使旋率爾布復臨書第深氣嘆

荅王

簡別諭以籌策遼事何其明也遼報押主虛

與賊合矣大舉此事使我內虞賊外虞虜則  
賊之利也使賊外憂外攻內憂內變則我之  
利也陽為聲援以責重賄於賊潛為解散以  
取重賞於我持兩端而操兩權則虜之利也  
所恃者中國有福虜無忘耳虜有大志則大  
利小志則小利今之計不賄虜則不解套虜  
部落頭眾此得賄去彼且復來則賄無時已  
也向者虜入塞動稱數十萬然實不過萬今  
以數千為聲計不過一兩千耳欲蓋以此常  
宗伯集

卷三九

三

我不利則退利則合部落以來要在厚集兵  
力示以可攻而勿遽結怨與之購而勿過示  
弱也變在乎吸應在當機數千里外安能喻  
度聊谷未諭漫及之耳



宗伯集卷之八

北海鴻璠用報者

書讀

答陳苦志

識時務者所在俊傑而丈乃虛以詢保東方使歷何知何識總使聞難而舞未堪捫虱以陳也大者無如上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如獎忠直錄遺佚近時爭端煩興幾如聚訟論臣子之望則當先公義後私都論朝廷之

宗伯集

卷八

體則當先實政後議論又士大夫重北輕南重內輕外運調不常被命者又不時至遂使留都一人署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四五道者總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終是未了留兵則苦後費之難支撤兵則憂前功之盡棄若使倭得朝鮮中國無一日得安枕矣大負塞直得無有意乎

答傅

老公祖宏猷重皇綏寧東省以海邦之僻位

軍興之費而吏治民安蘇帶安枕誰之賜也倭奴之不獲運志於我亦惟國有人焉伐其謀而奪之氣耳南都聞卿寺隆重看以內外均勞遠望不甚適我東人士之望則惟老公祖臺秉中丞節以廷席我也

答呂新吾

閣下有鼓盆之痛未能具尺書奉慰及致不勝之莫乃辱踰教以文見屬不敏不獨何足以備紀述雖然閣下之視夫人如友也不佞之嚴事閣下猶師也敢不敢共筆札之後

宗伯集

卷八

與趙中丞南潛

遼左三面當虜兵畢無寧歲重以倭警震于其鄰天子東顧咨嗟簡于百僚畢臺下以節鉞託重而恃力豈有量哉文未當國事艱難權權討逆上副主知下竭臣節建封侯有土之業此千載一時也不佞夙以世誥比于宸宇松楸在郊桑梓在邑其為慶忤實百恒情而因風便布陳賀歡臨冀馳應詞不能宣

太夫人以名德令範為天下閭閻所來一旦  
悼棄凡在懿親莫不驚絕翁孝思篤至何以  
自堪第完福如太夫人上壽如太夫人彬彬  
多賢子孫如太夫人古今無與儔夫復何憾  
以貽乘白雲游玄圃仙去不死也惟翁節哀  
自愛以慰朝野之望臨書不勝悲悅

荅徐理齋中丞

歲改矣春且暮矣而不佞弟以冗生病以病

陳伯集

卷八

驟官棘闈之役不堪勞頓古人有山中春盡  
不知年之語彼以閒不知而我以忙不知此  
其賢不肖相去遠矣吾丈仗鐵西隱勳伐獨  
威貴邑三老行稱禹足遠承芳凱重以多儀  
惠出同袍故不登拜謹因來使布上謝言瞻  
晤未期臨風馳戀

荅宋可東中丞

頃張誠菴枉顧以臺下出簾下詢不肖即謂  
未暇當上之張公不勝白駒之戀竟止不上

愛則有之為臺下忠計則未也新進少年稱  
量前輩播弄斤兩忽陞忽調不佞從旁且為  
悅嘆出處大節自當以此時決耳聞考功君  
云旦夕補官復令來役齋原踵以歸不佞竊  
謂人之處我與我之自處異在人當為國惜  
賢才在我當為身明進退辱以通家至愛不  
敢不以實對要以事久論定恐不得高臥東  
山耳

與

宋伯集

卷八

葛鳳池太史捐賓客持以十七日歸弄故鄉  
荷子九齡遠道千里風塵未盡舟楫甚難仰  
藉龍靈先于所往則葛氏存歿之感也以臺  
下為年誼陳義至高故敢代為之請

荅史金吾雲津

遠承翰教重以大脫祗領茶扇以識威雅杯  
帶過鼎非所敢當謹附使者壁上華宗名德  
世家方以雅睦垂世範兄弟間即有違言旋  
當平復不然則貴邑慈家彈冠而慶矣

回李戶部

伏讀門下封事以先運而策及飛輓以運餉而策及備倭忠謀便計足稱石畫當事者能以實心行之自可偃息海氛豈但運道無復而已輸既這傾敢不拜德容歲備貴座師有武閣之役遠席休此事幸而竣謹以錄文呈覽惟門下教之

荅沈太素學憲

實甫在都下時道文勲望甚詳自實甫歸後遂爾渺然乃向往之私日在左右丈夫意氣萬里比鄰固不必接塵而譚也新奉特簡督學三秦命初下時既為簡瞻扼腕復為吾文彈冠弄一正士月一正士得失正居半耳弟遠席休茂視茲止扉官浮于幸福浮于重名浮于實三者皆世所大忌而弟不幸皆有之不去且生猗矣且夕解組歸矣王蓮塘太史真心實行一時無與儔弟夙以大受期之今已矣此確然組且于學官者惟文留意司焉

郎劉天虞少與弟同學慷慨不羈士也諒之取能一顧否

荅王憲僉

臺下以海上之警詰戎設險夙宵不寧隱然以身為國屏翰為東人士郭郭今日之事何必減連塞重即謂老公祖資望兩崇則朝不增秩不易地以至建節鉞于我東土奈何奪以于貴陽題才者重遠地而輕近地竊惑焉方欲介書布幣一陳賀悃而會以予假東還索伯集

荅劉官唐和字

閣下沈德雅望海內具瞻榮簡官端遂陪密勿暫煩羽翼即乘機衡凡我復違實延頸嚮主以俟延登之命伏承台翰極荷記存教屬

來件布陳謝端鴻遵在即雀躍何勝

荅龔方伯

門下令德名家世來南紀不佞典文武之閒而華宗八穀者三憚楚有材惟公家有楚材是奕世通家也專教命敢不承承第方乞恩歸省杜門謝客無由面晤當事者奈何

荅劉完白

不佞以省親行國欵一見冢君所與遊者得門下書如見門下也名刺過謙非所宜蒙敢

伯集

卷八

七

苦不亭幸亟易之

荅題中丞南渚

門下撫中州不啻慈父母予嬰兒明天不吊奪門下母固以奪中州萬人母耶大疏至情苦語感惻千古可以動古人貫金石至尊孝治固不待其詞之畢也基謠足屬敢不唯命將方叨轉驪以予假刺刺長安道上無一刻暇携使者至新城乃始具草以受之不敏不工奈何以置之乎驂後也大貶儼臨不敢不

拜薄具不勝薦其明信惟門下為致之几筵

荅李都憲

數年承德愛難以言慈蓋古稱知己多在等夷未有挹上卿之尊修下交之節忘分忘年如閣下過某者也良鄉道中接翰教何辱長者注念至此識量之逾千古名懷仁人贈人以言九馬駒馬未足為喻蘭賦之惠不減端衣閣下過不佞非例也都門送別百里而枉使者申以長箋非例也不佞何敢以例為解敬拜賜矣肅此言謝海內知己天涯比鄰雖遠處海濱如在宇下草次占對投筆無宣

伯集

卷八

八

荅馮憲副

朝鮮之役三韓盡徹銳師以行虜猝而犯我我猝而應之不折不扣不遺一鏖而虜騎退舍郊保晏然門下整戎經武賢于十萬師矣向承專委制府贈不欄于詞不足以稱威舉方用而歎而通承獎借寵頒貺遺惟是長者之命不敢辭也對使言謝

與人論文

別來五見芳草矣大作筆蒼詭健絕不襲人口吻此士林中最難得者但思致有滂漏格力未渾全時有卓絕不無利鈍若論萬全之策當更別求進步處耳凡文字必欲句稱非是平常即錦綺之類亦須全匪如一非謂布帛宜句錦綺遂不必句也

荅張冠華

別來又矣恨文不須更至以飲契闊忽未翰

六日奉

卷八

九

數知梓琴在御脂車將發握手之歡計日可俟長安棋局方當一新二相同時賜策太倉師以符毋不采冢寧為政不復關白內閣朝省卿貳頗多易置而言者厚求無已時此世事又一變也文在浙中有定變功不知陸公意雅相知否社上之期發急間嘗自有破權虛端舉出而補官孫月華補官而出二例不同然孫為高矣辱在極知敢不竭所知以對

荅顧克老

門下以壯猷雄畧為一世所推制府之命愈以為允金草無避墨襄從戎未嘗不可況梓琴將御關鉞新倣六軍萬姓翹首致足望苑鹿聞有未章黠然失望忽爾起行忽而易帥以一人言而用以一人言而罷得無如季布之言乎世議何常其責人也亡已時有如門下不以疏請則又將有謂門下怠餘哀以起功名之會者國事艱難東西文急誠得賢人而用之委任而責成功自富有濟今如此用人如此建議乍賢乍佞忽用忽舍得無如所謂雖有頗牧不能用者乎國家需才如中流之用楫而將吏望門下如農夫之望歲非久將有後命惟門下無復有辭避耳

與余漢城

憶與文別忽忽如昨日事已復六年相知幾何無一字相問誠自憾其疎節而亦不能無望於左右也不佞拘守樊中足下高視塵表握子執袂當復何時君平并世故未忘君

平惟是帝鄉難期世事多故僕亦且旦夕引  
去矣何都誠自知於世無所濟而內憂外禍  
終始難盡去當此時惟以臨東海為上策耳  
即如寧夏一事紀綱蕩然觀時賢處分事殊  
未了虜乘賊乘賊扶虜勢何所不至究石二  
公寬雖何時得雪僕不敢為私痛天下可痛  
者更什可此耳讀足下詩一死一生見交情  
矣其詞沉著痛切的是少陵正宗僕直復而  
未往耳聞達報五章呈覽足下視之何如舊  
日阿蒙那客歲京聞之役大畧取士卷稍更  
定之別已六年落落故吾坐是回皇不能出  
於手非是相忘不相寄也

荅馮開之

來觀賜琛南雅振鐸公論始明非但音靈私  
慶也明歲計吏復又當爾儲丈必借重宮寮  
下榻披襟以續舊好當在數月內耳承手札  
然之雅觀敢不拜德敬承借丈並在舊都清  
瞻覽驛湖山入得勝地得主人然皆不

久有也公亮已階學憲計假書亦當不違第  
頃與武聞之役取辦倉卒無足觀者足下前  
書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即此是矣一笑一  
笑啟門人沈叔敷新還南曹其人僅有學識  
而沉潛不發露如過足下足下留與語如對  
小馮君也

荅李霖策大畧

憶昔游吳先生之門即與門下復先不相值  
然聲諸草木吾臭味也於時暮用吾勤而恨

宗伯集

卷八

主

相知晚及燕市相遇定交傾蓋會日苦少別  
日甚多不得盡其約結已而太乙文章移照  
海岱多士耳目一新瞿然顧化此其識力不  
減昌黎永叔東人自勝替緩而下皆願拜下  
風其在不佞傾囑可知也惟是憲臺嚴重即  
有尺書無由達而會門下奉藩中州不佞乃  
得一奉輪札向者門下准我海邦而無由聞  
問也於時近而遠今憲節已移折簡可以頻  
相來往於時遠而近若不鄙而時惠之德音

以筆札代瞻觀固不佞所禱而求也僕教勸  
狀布陳下款

荅李大將軍

武關竣事即聞投書此 九廟神靈所想望  
也逆賊投首天下驕軍悍卒破膽不敢復謀  
虜亦畏我兵力不敢復入塞而我棄大勝之  
復又可以自振厲而東破倭此聖懷中國強  
弱之機豈但功在一鎮而已雖金石旂義若  
青所圖何以過門下門下功已盡矣矣盡吾  
矣願天圖所以居功者

洪龍江老師任藩臬于吾省者三而恩澤在  
敵郡最著不佞自束髮荷特達之遇永懷知  
已念欲報之未有器也乃郎春元名崇禮者  
以喪偶為外家所訟屢更覆讞無左驗而復  
擬檢行長從褫斥彼中官將多知其寃以異  
士大家寧惠勿寬其難任也吾鄉王松老  
同出洪老師門下與弟聯姻職曰天官有公

道有厚遺以其世家子弟而有竟輕之有意  
重之皆非公也以兩生等昔知遇明知其子

之克而不為一言非厚也故敢同詞以請於  
臺下事煩有實惟臺下覈實而稍加覆露焉  
洪子才士異日得有所就不敢忘德即龍江  
老師亦銜哉九原下矣

與魏見泉中丞

竊計齊東荏苒晉陽者數閱月矣一變代而旌  
旗變色耿介當風古人所謂譁笑折衝未足  
為喻頃見寧夏軍書此坐支解逆黨之具也  
么麼西賊費兵力之日久而後乃殲之今海  
氛猶惡羽檄屢馳臺下聚米籌邊洞其情形  
終作何狀夫畢府日推牛饗士而虜歲不敢  
近鴈門此特一隅事耳不足為臺下頌也日  
者謬與武關之役事幸而集惟臺下庇蔭實  
波及之錄文成自倉卒止堪覆覈然在臺下  
不敢蔽匿其醜謹以二冊呈覽

門下志行猶如日月而動連踣踏黃河百折  
終於赴海太山之高也巖巖嚙噬何損焉不  
使居常感念謂名位窮古今而無一任者也  
寒者風雨自更而不牽者性也議論焦唇啟  
吻而無一成者也燕雀安知自過而不亂者  
真也門下經濟氣節為世標幟固宜有望而  
思射者德之不愆美恤人言初發難也推數  
者固欲遂委鎖鑰之重寄而事有不無門下  
獲暫釋其重負以去聚訟者忽欲自棄干城

宗伯集

卷八

三

而事亦有不無海波不靜憂方始耳一賢勝  
於百萬師此政封疆急得人而門下發憤兄  
奇之會也必欲自設勅章長偃息青山白雲  
豈不甚決第以謫官上疏事涉忌憚左右從  
旁有所侵潤則充道也嶺表名山相待矣以  
昌黎潮陽之謫而有向平五岳之致矣往不  
自得哉

西陸之事天壤間一大變也費潤家金錢百

萬殺生靈十萬此豈偶然天實為之惟究石  
兩公嬰此奇禍而誤者乃更指謀反為數變  
指精銳為嚴刻死者已矣不可復生矣而心  
事尚不白於人間更可悲也頃者逆賊授首  
親族誅夷稍足謝神人之憤殆雖陽英冤陰  
奪其魄而假手諸將以雪冤酷耳

荅劉遠督撫邢遠東撫院李兩公

開原遼事甚急管君才足當一第以府改道  
向來未有司官不欲輕開此例恐有後此求

宗伯集

卷八

三

改者無以却之耳業已別推第不知明旨當  
點用否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荅趙特科

今士大夫大畧兩端非茅靡放流則虛憍恃  
氣若夫不隨不激明能兄事力能持之獨兄  
張泰亨與丈耳猥以世講之歡遂附同心之  
誼握手而語莫過於懷如宋得調而和如予  
得以而直庶幾左提右挈革舊清時故當斯  
之歲寒非但過之且暮也丈既來輔按部弟



亦舞綵言歸青燈悵別宵分相對忽如昨日  
事而已復改歲矣遠奉緘書重以大脫開函  
拜賜如在下風至於盈虛消息之言更出世  
味交情之外道義骨肉他人豈復有之亦惟  
張秦亨與丈耳弟以烏鳥之情狗馬之病萬  
萬不能違親遠出小疏請告未荷允俞奈何

荅鄭崑岩太常

臺下才畧品格卓絕一時比推建節重臣羣  
然推較其在奉常如遠廬之託宿耳此不足

張伯集

卷十

辭亦不必辭無近日章疏批荅甚難故力止  
使者特原奏歸諸老之見皆同也不肖小草  
出山甚為無揀直以向年涓承皇上體忘  
三幸三子假以及與先君訣也每念此為之  
痛心君父以優渥施之不忍以偃蹇報之  
耳使旋草勒布復臨書倍有神馳

寄王春元辰王

小介歸始聞師母之訃兄本純孝悼心摧骨  
何可道者吾師年逾六袞起居倍當念也送

往事居內外一身耳願文自愛以安老師越  
在海上不知師母以何時葬按會而誅不至  
不肖其首也即幸而寬我我獨何以自安乎  
不肖出情事吾丈所悉上於羣臣無所不推  
折而不肖所蒙恩記應時輒允其欲得一嘗  
以報如妾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力不難出  
於已難在有益於國耳出既無所濟家弟學  
亦漸落出亦愁入亦愁眼望洋而心懸旌頭  
髮已半白矣凡世上悲喜苦樂亦自聞人福

張伯集

卷六

澤不問何官何事不肖於老師一無所肖似  
獨憂國一念頗近之自朝至暮未有伸眉闊  
頤時也年未多病比日神裏恍惚常恐微効  
未展霜露間之上負主恩下負知己以斯  
為恨耳孝與以明經薦落第乃爾然已兩孫  
不肖始得一子孱弱不如其女官次雖達了  
不為人益也有便幸以近況示我

東張洪陽年伯

頃接邸報始知有年伯母之變不勝驚惶歷

堽易畫修短難期漆園弘達故自了了第以  
老伯勤勞王宣吐握不違而淑德中捐闕儀  
內缺撫躬悼逝誠難為心不肖託分最深式  
均休戚既不能執拂憑棺盡姪子之宜又不  
能登階造膝慰尊長之懷玆引領徒有嘆  
息薄具不腆之奠以薦几筵昭其明信惟老  
伯善自寬譬以剛明王之卷慰天下士大  
夫心

宗伯集卷之八十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一

北海馮琦川輯著

書牘

上趙敬陽相公

老伯中孚玄衮澤被蒼生以龍馬之精神際  
魚水之契會正宜展究弘濟艱難忽聞上章  
遠近失望天下治亂決在此時豈可以一世  
之興替而易一世從容之通哉 常詢黃髮  
春注福殺幸勉抑退心以康大業某以朽淺

宗伯集

卷六十一

夙荷深知昨奉報章過垂獎誨祇遵嚴命酒  
注登途但以鳬鴈無所輕重之跡而有烏鳥  
不可解脫之情又抱狗馬不能痊愈之病此  
固道窮緣盡之時予真病苦情具在別副伏  
惟鑒亮早賜允俞則如天之福雖在畎畝不  
敢忘也瞻瞻未卜臨書神往

與王辰玉

頃與候老師書中附致兄丈一紙不知曾入  
清覽否小价行迫不及取報書而返意甚悵

悵前奉老師手翰頗似真弟請告其不至

無非望其必來轉於督過之中猶見眷私之

厚顧於不佞情事似未悉也昨出里門時家

母湛然不自勝家君從旁勸解措一月為期

而家母終不見信以為設語相寬耳此一行

也嚴師疑其不來慈母疑其必往況在他人

誰復知之不肯初意一則憂子息大遲一則

憂功名太早而在目下苦情只是不忍使父

母終日憂念而更別父母以出耳道達唐憲

宗伯集

卷六十一

使始得讀老師朝講用人一疏曲盡事理而

不爭勝此唐肅宗所以獨喜得鄴侯也妄意

今日之事誅主法鄴侯治國法武侯驟雖紛

紆又自帖服每上老師書忽不自覺其支煩

要以有當與不當意乃無所不盡若稍存叮

咤即擇言而發矣如有便羽無惜片語以相

復

荅馮開之

弟以苦情真病原非逃名而來荷允俞轉見

延趙承旨以爲不知可得請否連退無條云  
常兩遊符命長白畧同得繫忽承給教真如  
他解故知久別暫面開誠亮爾讀罷悵然已  
下姓馮弟亦姓馮足下視策弟亦視策足下  
頭白弟亦頭白惟足下切勿移推戲膝前  
與夫清夜歸來援懷不睦此兩事實堪耳未  
敢詢以釋理一死生齊得喪回能不欲請事  
於斯弟恐障深業重未能一切解脫聊藉之  
下食芥之甘一浣茹茶之側耳綺羅之患何  
暇焉帶教拜賜矣資治通鑑及新刻北史各  
覓一部見與弟於諸書皆已開目不觀惟通  
鑑尚未相絕故是天下要物獨無奈其模糊  
之下有意新否南雍誤選國士如林王之臣  
大爲足下賞識此弟楚閭所取士也一別五  
年深詣乃爾今猶在南中否先叔祖樂府七  
言寄覽趙相國報書謹領訖附復

荅詹副憲

許煩憲節暫駐海邦釐弊剔蠹綱維整肅紀

臨離代將指麾易置氣色精明矣不佞上章  
候肯羈縻長白以家君微恙子舍暫歸既不  
敢於公府一望儀刑亦不敢以簡牘輕通特  
字直以微行晦跡不得不爾自顧本心豈敢  
疎外也乃煩使者先責丘園三復來緘祇拜  
嘉慰感極而愧無以爲懷臺下行矣金嶺實  
設已屬草草燕臺之晤亦復難期謹布謝言  
悵矣神馳

荅劉泗洲

老伯吟德雅望朝列具瞻久列中臺榮參京  
兆憲節西指輿論未伸以蕭望之行誼而回  
翔中外漢庭意蓋曰詳試政事而重畀之耳  
匪獨賜環會當授鉞辱在世講誠日夕望之  
矣頃承左顧披示衷曲及往候則乘輿已駕  
深念長者加禮而缺然不報安所得當以謝  
茲負我遠塵緘書重以大規三肅拜賜感悚  
交懷敬屬米伴布陳謝悃臨風瞻邇倍有依  
依

荅王

弟圖歸計數年始遂乃數月而遽見趣迫豈  
初心也烏鳥之情狗馬之病實不能違親遠  
出當復有爾耳國史重典非歸才所能辦且  
纂修諸公皆故等夷而弟乃與宿儒重臣並  
處總裁之列非但力所不逮抑亦心所不安  
何以當東藩之稱謝辭雅脫過勝敢拜賜矣  
此上殊未有期謹違材官先還報命

荅王

業師致尊輪披誦再周弦誦論洞心刺骨  
不勝忻服比來世議更復紛紜彼一是非此  
一是非同於我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目下  
世事古人便於千載前道破莊生既以齊物  
名篇其要乃在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一語此  
所謂以不齊齊之者也弟苦情苦語具在老  
師書中許文讀之必且惻然動念弟之處世  
大類蓮花芳艷外灼衆以為好心之苦澁惟  
自悲憐比來重人以萬分必死之疾而忽有

起色遂自信為歸故里之效妄欲更進不可  
必者於天計老師必能體悉望文片語贊決  
則如天之福也悼亡諸什不知文生於情情  
生於文詩至此真可泣鬼神垂金石來教欲  
弟為一言殊王在側爾覺續貂之難且當崇  
何公孝與王郡城留連十餘日始去每對之  
使人念足下更深耳

荅王鳳洲司寇

向承輪覽豈以三十年向往而敢以例格長  
者之賜正欲借長者之重以有詞于他人耳  
不然一受一否罪滋厚矣代制便當屬草必  
不敢過二月用壘時過二月是稽上成命也  
某必不然敢以復于左右

荅余幼峯

閣下端亮淵博冠冕詞林崇晉米街往視留  
篆揮毫灑翰從容陶寫于六代佳麗之地以  
卒千秋不朽之業此真上界仙都人案勝事  
惟是帝心簡在綸閣延登恐不能久有江

山之樂耳

荅餘姚郡公

教之未具遠雅意慙慙不佞愧未敢當彼時亦未能遠慮及此直以彼此商確往覆遂感遲滯遲滯之後兩不敢決故留兄至今日訂解首耳前不敢任怨後不敢任德但以年伯厚一場不佞反似因避嫌而成負心每一念至中夜流汗望兄高鑒然後此言稱安耳藉讀翰札及拜雅脫笑與昨會忽若面談大作

梁伯集

卷五

上

理勝氣昌思精語練格力神識向絕時流別未三年奇進至此往年並聞未見僅卷有如此者無論秋間試即春闈誰能先足下者備評一冊奉寄粗字及彈語最害事場中當戒之後場不拘何題後必以時事處分一段結然觀時事所重即知後場所出矣如交泰論教政體人才士風史學禦倭救荒等項皆可自出已見畧舉古語預擬一通若靠舊策却無用處也勉自艱策裨執登壇即不佞與被

其寵亦可漸輕其過矣今叔聞已入京修素何似便中乞以數篇見寄何如

荅周二魯

門下謫所比于瞻稍速比于厚差近聖明之世文網頗寬去住得自便比二賢所進皆過此亦主息也何物鑽表乃為自古才人之數須之又終自定耳不佞以省親歸再以病辭而再得假又客乍歸耽情雲壑未有人國門之日也公子學業計情精進秋來必首應

梁伯集

卷五

上

旌矣謹拭目以俟

荅朱鑑塘

自東歸以來時時於家叔處問動定士誠知心不必形相接聲相問也門下朱絃素絲人倫儀未乘節建鉞當天下紛華要劇之地訓者以儉取許以誠激濁以廉釐曲以直此四者皆門下優為之不佞所為相慶者乃在移易風俗情之大通不以策足要路為親戚交游光寵也不佞道謝中庸識之康濟既無恙

公移山之志亦非費連騎海之游以傳之  
庭蘭嬰情嗣息便欲息機省事不難復入長  
安世事既所厭談文章亦已謝絕時從家叔  
涉日山水上下其議論衡門之下可以接連  
沐泗伊洛之學有志焉而未逮也門下過相  
期望擬之君實宜所敢聞然門下教我矣望  
標而赴敢不夙夜昨見省中疏語似微相侵  
者即如諸侯少年門下目覩心靈自有斟酌  
而燕前之說者既撫其下處為後之說者又  
疑其處前與後不其兩妨乎令人將安通從  
此使旋勒狀敢謝記存書不盡言神與俱往  
答李霖東中丞

不安於古人文字本無所解既不能真又不  
能廣今古之間鑿空兩無所據父之既厭連  
發棄之宜以知已有命免操鉛槧而臺下過  
為許可飾無鹽為夷光適令避匿不敢出耳  
處氛未靖朝廷倚公為萬里長城何恙不已  
而發策去內計物情外訂邊事恐未有把握

之旨也

答郭希所中丞

總憲中臺夙稱雄俊門下新奉特簡士類同  
欣一則正臣掌國紀可以主持公評一則明  
主用端入原未有心阻抑其為私忤非但以  
賢者同心之雅而已達承清閒重以多儀敢  
不登嘉勒狀言謝仙驕就道繡綬將臨過驛  
郭泰之舟擬下陳蕃之榻行當披照諸侯面  
陳

答宋中丞

朱方伯正當向用何掛冠之速也中瑞聲言  
發人墳墓此與唐之魚朝恩何異內外相構  
將米歸鯢之禍未知所究也敝同年楊參藩  
楚亭每書誦臺下調停苦心彈壓重望當其  
在鎮聞寂無事也一移鎮而中使鳴振人不  
安枕矣一日未去臺下且為一日福星無輕  
棄此一方民也右方伯陳公徑補左轄勢甚  
便才甚宜敬聞命矣

荅孫湛明少容

去秋一晤正值多冗曩之方寸替亂雖一語  
披對未足慰契闊也伏承翰教如奉話言遠  
在藩維係心宗國大畧今之所苦在上與下  
隔絕而內復有隔中與外乖離而外復自離  
故上無所施其軫恤而下但增其排擊上安  
得無輕外廷外廷之說何從入手杞國憂天  
魯連蹈海行且歸矣聞諸過相期望非所敢  
聞雅見低領附此言謝奉占荅臨楮依依  
宗伯集 卷之三

荅李霖客總督

聞太老公祖之變本屬驚懼公祖以獨子  
專征聞此不啻摧裂何敢望其來從戎金革  
無避且當以國事為急耳並贊城重臣即使  
得請理須俟代比代者主則攝首已平矣與  
其解任以懈軍心不如暫留以濟國事敝部  
所以覆從科臣之言者以此非敢不體至情  
也不腆之真嗣容專上

荅支簡亭開府

門下以宏德雅望受上簡知起自田間昇  
之節鉞內族黎庶外折逆萌先聲所至墮其  
堅壘計成功當在旦暮惟是外寇易摧內奸  
難折不能不更煩區畫耳

寄趙寧宇開府

翁丈以特簡出撫先國家之急它不暇闕獨  
以資望如許尚以三品行也再言之政府政  
府惘然久之深以為悔欲俟辭朝疏下而擬  
晉秩乃不報至今遂無可奈何耳地方事聞  
宗伯集 卷之三

寄孝感縣令

悅出居孝感幸在仁人之宇下百凡望培植  
之孝感令行時弟亦曾以為託差翁丈一言  
委之俾之教訓而須其有成翁丈垂德不報  
即不佞不啻躬被之矣餘情萬端容另悉  
欲出城奉俾會苦多冗今日訊之則公已就  
道矣甚歎甚歎余老師海內名德而後嗣未  
顯兄弟不相悅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僕甚悼



之向曾面託遂承金諾即此占義風仁政矣  
少年之人須得名師置之莊嚴乃可望其有  
成公可為之區畫如束脩等費有不足者僕  
自覓便相寄耳公幸以親子弟視之若幸而  
成余老師九原之目可瞑即不俟千里之託  
不孤矣至屬

答陳芸憲

別來遂爾時節瞻邇可任休休京塵滿眼日  
苦酬應以此思孔道賢勞勞可知已交吟才

蔡伯集

卷全

七

微識遊乃有餘主爵累功能而始進之謹俟  
文於交戰內耳遠承芳訊重以大覲敬已登  
拜代布謝私素節漸源自愛為祝

答郭少泉開府

向者憲節淮我東省不肖以諸生伏謁臺下  
推通家之誼延接而獎誨之一顧增價中心  
載德以至于今茲復特膺簡命填撫三韓不  
佞松楸在邇桑梓在邑其孰非藉庇于宸宇  
方擬致咫尺之書布陳賀款而卒卒未有便

乃辱存記使命儼臨臨以周環曠如面對卑  
爾修謝未盡願言不腆私衷嗣容端致不一

答賈春字司馬

臺下功在邊陲譽在朝列望在天下蒼生經  
畧外間籌策內樞非臺下難哉不佞因通家  
兩世之歡而彌年缺尺一之候間曠之罪無  
可解者遠承使命披頭環周固已飲如飲醇  
醞如挾纊尺況重以華幣佳醞之既我長者  
有命敢不拜德敬因末使布上謝言瞻企私  
衷措頓難悉

蔡伯集

卷全

一四

答支簡亭中丞

聯連數年未通音驛因遣使私布腹心故  
少司馬余老帥敝屣中外為時名卿羅官南  
歸遽先朝露傷哉吾師不於故園又不於二  
三子之手也聞其蹟官寄託孝感都門諸弟  
子相與謀屬王孝廉往經紀其事而懇兵部  
差官護喪今猶幸在仁人之境故敢以告惟  
臺下惠顧同朝之好垂德不報特遣一力風

諭諸屬俾他鄉之有平糶元原則門下如天之福也臨書惻惻不盡欲言

荅河東劉晉川

向在林登遺落無事固知必無以枯木朽株而支撐波雲臺之理獨以受恩深重寧有君加之禮而臣不報施及於父而子不報者未能陳不說列而遽委於不能者正於道亦未合私心實欲一竭款款之愚冀有所感動勢不行而復來身以退耳未教責以納約自巷

宋自集

臺上

三

無致上下不通反壞國體礙選法老成長處非淺勞所及敢不服膺奉為菁蔡顧以報國恩而出出而一無所濟容容自保於心何以自寧乎老伯治水茂績熟于宣防之役未足以擬榮晉司空實廷於世自是國家報功常與牙老伯舍孫子而蔭孫義高千古君得中山不以封其弟以封其子視此何實實壤詢之典例亦自無礙也校旋草勅布復諸容

明陳不一

荅春臺閣

臺下撫淮海邦東禦西治河而中平停發稅蓋往時之為撫臣者其勞一而老公祖且三倍之朝廷隨事行賞猶未足酬奇績也素冠南還東土滋多事郡縣吏樂不保元元無所歸命政而南望日庶幾節越之復未以為民天蓋以日為歲矣不佞向伏林壑絕意雲霄直以壽昔之歸受恩太重以君臣報施之際抱父子死生之感不審不一出以應明召蓋為理緯耳伴旋肅勅代布謝悃披規何日第有神馳

宋自集

臺上

六

又副旅

臺下向歸歲且改矣計大事已襄孝思已慰春風煽和栩栩園中爭奇競秀以媚主人此貯名園乃真為主人有耳不佞治園未成時時念之獨有夢游栩栩園當安所屬耶寄諸漢老書一通敢煩使和

與張機士

文報政闕庭休有成績今論吏治者惟哉令  
邊今最重而吾丈實兩燕之宜有殊絕褒賞  
而言路久虛徵書未下此時官路中外兩難  
可惋嘆也東征之舉稍覺氣色精明幕府才  
本絕人心在憂國知必當辨賊第賊此時小  
却終是避寒難於狂逞耳觀其進退亦頗似  
知彼已有著數者海外難論度解須一大創  
之然後幾何海邦可安枕也

答李修吾中丞

不執之民以惡逆相約結其罪甚教將坐妖  
言律猶為輕比臺下不欲與大獄以安反側  
甚得策也此事長安中議論似有兩端然此  
中僅傳其聲與影耳故當以彼中實事為主  
至所謂暴其不練之小節取其保全之大功  
門下之衡平矣草勒布復諸客另悉

答陳漢年丈

丈才畧自可異日建牙仗劍預彌見力量  
時事即不敢知要之清議尚明何至如來論

所言乎行百里者半九十實政懲績然已見  
於天下矣不必更易絃轡只堅持初志而加  
之以慎雖終身行之可也如何如何

答魏見泉中丞

得教具悉歸意之亟以終養請屢次不報即  
有中官之竭恐亦未得息肩也蓋以前上知  
士大夫所急在進故以不進難之今又知士  
所急在退故以不退難之耳丈之人品上下  
共知雖有難增百章亦自無損毫髮第歸計

答李修吾中丞

難定語曰有四海之名者求退實難丈之謂  
矣國本已定宗社之福勅草已上而末報尚  
未得其解先是數日前命查俄注中外皆知  
之而伏闕者聞是而欲邀之功不亦掩耳盜  
鈴乎主上不信羣臣正坐此輩此亦諫言  
之辱也政府回踵帶申救詠語說者以勅稿  
不下見此而怒耳太原云云已具悉矣與情  
錄向未未聞也敬復

答李霖案總督

門下以愛日之誠抱終天之慟無之才身存  
遠瞻望慈闈送往事居兩關心曲誰非人子  
忍不相體第賦職在即王事方殷節鉞重臣  
理須候代此推而得請至彼視事必俟半年  
度二三月之內賊已平矣墨囊從戎金革無  
避於理原不相妨惟門下勉抑至情速破賊  
以報國告成功之日即重孝思之日也草動  
布復臨書惻然

答李及泉中丞

承諭寶坻令調遵化甚善第該司稱此君先  
擬調繁奉旨未允今其縣士民復來懇留似  
難更易貴屬別有相應者另咨一人即舊奉  
命也草初布復諸容另悉

伍少來力抗中使拂衣高謝品格識局可謂  
國有人矣承翰教即如尊旨題覆以藩牧之  
重不能一日安其位何況下寮何況小民惟  
恃有臺下之彈壓在耳

答趙壽峯大參

一別忽忽數年客士有東來者未嘗不詢動  
定以故知老伯起居甚詳獨恨無便明付書  
往耳速承翰札如奉面談家君新移易水取  
道都門念生平知己甚以不得至新定華堂  
為感且以行役之苦悔出山之易而羨老伯  
巖居之適也然雄才宏抱具在公論恐東山  
亦至不能久有謝公耳率爾布復餘具副札  
併希台鑒不一

答李推府

吾文高標亮節有識所欽以不隨時俯仰回  
翔外僚二三兄弟實為扼腕然正直有必淖  
之理凡自古任高節者未嘗不始齟齬而終  
遇合也尺縷之屈神龍之蟄垂天之羽以六  
月息者耳吾文復何疑焉速承翰札重以多  
儀披誦周環感悚兩集然不敢以同袍知己  
之賜夷於常格敬拜命矣肅此言謝別具不  
腆仰冀麾存

荅田易齋兵道

向與老公祖並列文戟下即未得數侍談塵  
而向往孚契幾于目成神之所聯不傾蓋而  
驪不挽膠而固矣逮夫寡惟攬轡撫臨海邦  
某幸勿在部下濃被顧復第以憲度崇嚴未  
敢輕修竿牘而華笈大脫儼然錫馬三肅登  
嘉感悚兩集往歲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事幸  
而發惟臺下范蔭實波及之謹以賢書附覽  
冗次裁荅不盡欲言勝對何時倍有悵戀

荅蕭泰徵司馬公

自匈奴稱屬國大者在界華夷嚴疆保今則  
燕中外而並臨矧之計重一切稟制府寮屬  
滋重控御滋難臺下來簡書以往遠大吏稟  
稟奉約東諸酋長解髮貢獻無敢復先周邢  
咸喜或有良翰豈但粉榆之私割榮分寵而  
已遠辱瑤函重以大覲長者有命敢不拜德  
敢因使者布上謝言塞上疑嚴惟為國自愛  
以近休寵臨構不任感激馳應之至

荅江澄源中丞

伏承台翰仰悉高識直為國家紀綱慮非但  
以同舟之誼也魏中丞清心素節海內無兩  
橫見砥柱無以罵晉披讀原頭髮上指矣撫  
臣可參何官不可參魏中丞可誦何官不可  
誦從此執法之臣乃不得與言利豎弁相抗  
何況監司何況府縣小民尚復何所控訴天  
下事益不可為矣尊教持論侃侃正氣正骨  
讀之凜然部院題覆幸不辱命第四天無策

卷之三

三

寄王康宇

空言以是為妮耳率爾布復謝客嗣  
足下下惟發憤過自刻責以足下積學逢養  
何難一第古稱斷輪乃在不疾不徐正恐刻  
厲太過或至傷神傷氣耳憶從吾師  
未及有今皆過而立之年足下未  
立也功名子息遲速有數不能  
竟成親家



在魯齋文集五卷

〔明〕孔貞時撰

清代禁燬書叢刊影印

明崇禎刻本

泰華孔公文集序

泰華孔公蚤負才名丙申  
與余同選貢同遊南太學  
是時馮黃兩師爲政得公  
文大加賞激聲名藉甚六  
館間以爲旦晚當飛去遼  
巡至于癸丑始以麟經魁  
天下余濫附驥已同膺館  
選讀中秘書公以宿士一  
旦占名魁高步金馬石渠

之署海內人士仰之如日  
月星辰得其片語隻字寶  
之如珍琳瑯玕洛陽之紙  
不啻貴矣而公自視粥粥  
若無能漠然其若無有也  
與余朝夕趨走館下奉師  
教恂恂如小書生入則屈  
首受書出則報謝賓客殆  
無寧畧其所酬應之作皆  
取辨于倉猝咄嗟之間而



非其佇思極慮而爲之者  
然一一有典有則有色有  
情自然言語妙天下何也  
公胷藏錦繡口吐珠璣每  
一捉筆煙霏霧散灑灑數  
千百言頃刻立就卽公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殆  
天授非人力之所爲也公  
歿十餘年公仲弟玉橫太  
史與公之子仲石君彙公

平生之文而刻之成集屬  
余爲敘余執卷而不覺淚  
已承睫矣嗟乎余安忍敘  
公之文哉余與公交最久  
辱公之愛最真知公最深  
公之所以重于世者文章  
云乎哉公之心聖賢之心  
也非庸衆人之俗腸也公  
之才八面四周經綸天下  
之大才也非芟芟者比也

一膜之外皆胡越人情類  
然公視人猶已推心置腹  
真有一夫失所恫乎納溝  
者焉此何等肺腸耶吾未  
見一旦投之以事而不驚

三才集卷之六

書

五

者也稍稍盤錯益徬徨四  
顧而莫知所以應公一切  
揮霍自如處之甚閒不動  
聲色可以化大爲小可以  
化有爲無此何等才具耶

以公如此之肺腸之才具  
使天假之年幸得柄用必  
能爲

國家培養元氣而不令其摧  
殘必能爲

朝廷擔大事決大策不至于

廢壞墮窳而不振必能使  
一世之人同遊于華胥春  
臺之上而助猷輝映于鐘  
鼎功名鐫刻于盤盂豈徒

稱菰林之白澤作文陣之  
雄帥已哉人才之生氣運  
覘之以爲消長之候今天  
下需才亟矣每恨不得一  
奇男子以爲世界之擔荷  
天縱公以才而又靳公以  
年使梗楠豫章不得出而  
爲梁爲棟而干星衝斗之  
神物竟化爲延津之龍以  
去令天下後世但得誦其

鏘金鏗玉之文章而不得  
覩其補天浴日之事業豈  
不可爲浩歎哉噫此豈獨  
公一人之不幸耶曩者甲  
乙之季官府相比播虐流  
毒士類幾盡識者曰使公  
若在必不至此則公生平  
至誠感人調劑妙手亦可  
以想而見可謂知公之深  
者矣此余之所以撫今追

昔太息歎歎慷慨流涕而  
不能已也然玉橫太史方  
貴在日月之際而仲石好  
學疊疊指日青雲則公未  
展之奇未究之用端必有  
在乎是公亦可以自慰于  
九原矣

崑

辛未季秋眷年弟葉燦頓

首拜撰



小叙

夫論文章者曰千古必曰寸心設此心無闕天下國家之故則微詞得失何與重輕今操觚索僅馳遲

正德齊文集卷之四

一

月露奴論矣即起草野而脩螭坳論著亦第知屬在詞臣詞脩則職無負優焉玉皇香案之供奉耳而獻替或闕亦何以睹詞臣之

目之為尊王文恪嘗云臺諫一時之論史臣萬古之評蓋真以瞻言百里厚望木天非徒取施語相炫驚者惟夫神理淵湛文藻麗

正德齊文集卷之四

二

奮動閔訐盡則有當箸之臣經畫不到轉得之史臣視草之餘國家始得收詞臣實用而審勿之司始為不虛故太史太華先生真

詞臣選也先生生有智骨  
有道心有不可一世意不  
喜讀世間無用書作世間  
無用文字書以初授即思  
窺天祿石渠爇其秘以通  
天下國家之故故治安之  
術得失之林無不洞機於  
蚤及館閣入選經綸變化  
遂極神明殆若傾儲為  
國家効觀其勸學箴為

國本繫金玉之器財賦議  
為軍儲策瓶罌之空讀宣  
公奏議輒激發披陳淋漓  
盈楮而禦奴一策先見金  
白二酋之隱如持左券蓋  
言深慮遠其概矣惟氣撼  
山岳所以宇挾風霜且雍  
容穆清一與國家元氣  
相融液使天下識儒者之  
容睹有道之業詞臣之重

神廟鼎湖

光廟

渝不崇以詞塞也當

熹廟相繼御極一時典制多

出其手大故大經誠立言

汪舟齊文集

卷八

五

於不易立之日太史嘔心  
出字畢慮呈詞誕揚  
休命敷告有位以及萬方  
無一不煥形管之色得失  
寸心可謂皎：星月心血

汪舟齊文集

卷八

六

既竭性命可殉遂溘焉捐  
背寓內紳士共惜之而要  
以南杏雖沉西崑常烟惟  
其寸心通天下國家之故  
則論者所存自凜有生氣  
詎宜作文字觀至今讀其  
遺編想見其慷慨慄慄之  
概勃：焉如虹直上奕：  
焉如芙蓉之初錫也蓋絲  
心通養湛則萬美咸備齒

芳幅裕勢固然耳 國家  
鼎彝之文千古眼目寧特  
張秦漢之標立唐宋之幟  
占風流一座乎至其應世  
詞金懸秦市紙貴洛城又

餘事矣

宮詹王橫先生太史弟仲石  
則太史冢君王橫先生

宮采羽儀泰贊

皇極仲石龍文鳳彩力嗣徽

音皆天起名宗以昭宣文  
化者後先映帶於遺簡  
中力為太史存什一千千  
百梓行之而以序言屬小  
子小子不敏何敢僭諸名

莊子齊文集

書序

八

公標其首或以其同里同  
避且又同于吏同肺附獨  
知太史真然亦何能悉太  
史只以詞臣不徒為詞臣  
而舉獻納之說忠兵食之



策畫朝野之具瞻無不備  
之於清華之選而通之得  
失之寸心真天下國家關  
係千秋之人天下國家關  
係千秋之文也不然世寧

聖

有生死以文章報國而  
文章猶與生俱盡不能彰  
往俟來者即一日  
天子追念弘鉅博採廷議  
以死事之旌旌之褒嘉典

禮當亦不僅以詞臣報  
天章在通予小子又何述焉  
辛未秋月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  
戶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年

家眷小第曹可明頓首拜  
書於葵軒



伯兄泰華簡討公文

集序

余兄弟五簡討公泰

華居伯余次之少同

學長同遊居同舍仕

同朝凡三十年憂喜

同情期許同志卽簡

討公亦若以余爲可

教也而篤愛有加提

命備至蓋伯兄而兼

之以父師者也伯兄

少多病病未廢學學

日富名益日噪蚤歲

膺特選入成均時司

成具區毅菴兩先生

皆具人倫鑒者每試

必高等與張君一顧

隣初互相頡頏最後

登賢書魁南宮入中

秘選人莫不以爲遇

合之遲乃伯兄二三  
十年之攻苦耗心疲  
力彫瘁齒髮飲食寢  
夢悲歡得喪一在于  
是者差能步武先輩  
以出頭吐膽與諸君  
子共建旗鼓于承明  
著作之庭不可謂非  
遭逢之盛也伯兄居  
身端重絕不涉譚諧

半語爲文實際不徒  
侈藻繪盈篇以故道  
義相砥鉛槧共事未  
有不推轂者嘗讀其  
試策及館課如表箋  
條對播告論議諸體  
六經百氏歷代史記  
與夫禮樂耕戰鍾律  
星曆官名地志姓族  
物類之煩有一不折

東而尋討者乎若夫  
應酬詩歌文序書牘  
清新警邁落筆自超  
則固胷中之妙充實  
洋溢觸而卽湧迫而  
後起行乎其所不得  
不行止乎其所不得  
不止者也噫嘻我  
朝功令非文章爾雅之士  
不以入詞林非文學

侍從之臣不以入政  
府文之爲用豈徒文  
人絺章繪句之技錦  
繡錯陳金石迭奏云  
乎哉我伯兄在木天  
時  
光宗  
憲宗兩當鼎革一時  
大詔令大典冊陳謨奉議  
以藻飭治具風動天

下者多出其手然皆  
局于職守不能略有  
展錯藉使稍假歲月  
以極其文章禮樂之  
用功名事業寧遂多  
讓姚宋而竟濡毫吮  
墨以歿豈非造化忌  
盈極圓滿中之缺陷  
世界哉清節兩蘇徒  
侈千秋之盛競爽二

惠難禁一箇之悲則  
固余諸弟之不幸而  
非獨余伯兄之不幸  
也是集其所僅存者  
十之一二每讀一過  
不覺咨嗟歎息曰簡  
討公二三十年之耗  
心竭力彫瘁齒髮寢  
食悲歡一在于是者  
止此乎位不足盡其

才年不足當其遇搔

首青天愈不禁淚淫

淫下矣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資

治尹詹事府詹事協

石魯齋文集

序

九

理府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院事

經筵講官

實錄副總裁前少詹事國

子監祭酒恭遇

臨雍進講

命坐

賜一品服左春坊庶子中

允克

日講理

石魯齋文集

序

十

誥勅記注

召對起居纂修

兩朝實錄六曹章奏

國史編修劣弟貞運頓首

拜撰



孔泰華先生在魯齋文集目錄

卷之一

詔書 擬

冊立

皇太子詔書 泰昌元年

箋

擬進勅

皇太子登極第二箋 泰昌元年

冊 上

在魯齋文集 目錄

大行皇后諭冊 萬曆四十年

勅諭

勅諭虎墩兒慈等夷使無助逆 萬曆四十七年

箴

青宮勸講箴 有序

表 恭默室箴 有序

擬

上御

奉天門

視朝畢

諭侍臣吳沉以進賢納諫一事因闡其切要大指謝

表 洪武十二年

五言古詩

初夏喜雨

贈曾封翁

題桂大行叱咤亭

壽封君傅年伯

壽鄒年伯

送虞素心年兄之南銓

送李武東年丈之守巨津

壽廣文胡年伯

壽羅賓翁父母一章 有序

祝張新塘八十

送張玉吾之汜水諭 代

挽念川施封君

戲賦



崇安迎春甚盛得從虞來初明府視之爲賦

長歌兼以志別

淳陽散步

蕪江

秋日步無瑕菴喜五歲沙彌

客金壇病起懷歸留別友人虞來初

七言古詩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金臺行

在魯齋文集目錄

初寒念邊戍

賦得寒風已綠瀛洲草

七言歌行

題方玉峽年兄迎理歌

丁巳秋日奉送姜仲何年兄歸省

舟次南望汶上令田百源年兄見顧

送胡休復尊人撫孫歸仁和

賈侍御爲令祖母詩冊

贈陳伯安

壽王年伯母

祝姑母六十長歌

有序

題松

留別泗上朱君寔長歌

有序

淳陽留別

壽天界僧敬堂六十

舟行桃花灘有感

五言律詩

禁林春望二首

大行皇太后輓歌二首

在魯齋文集目錄

五日憶江南競渡

春夜飲田百源年兄宅分得蕭字

春日遲友人不至

夏日之句曲喜晴

訪友不值

夏夜集友人朱君寔值雨次劉君厚何白夫

韻

喜錢爾卓兄訪兼懷劉勿所老師

又

仝家仲觀漲

飲赤山寺

送方南羽

送王翌乾醫者

題劉年伯名宦冊

夜飲葉以冲年丈

題劉晉仲斷香草

定遠飛蝗

贈宿州沈揮使

在魯齋文集

目錄

五

留山寺遲友人不至

五日憶江南競渡

送胡質吾之新吟簿兼舉子

送周若愚之慶元論

胡贈翁

胡太君

胡夫人

南還舟子有宗雅感懷

喜雨

閉坐

集黃復子園

七言律詩

恭侍

東宮講筵有述

閱遼左邊圖

東門祖道

賦得山意衝寒欲放梅

讀東平王蒼傳有咏

在魯齋文集

目錄

一八

落花詩

元日同家仲早朝

除夕

家大人人日七十初度中秋歸里門集客爲

壽偶賦

元日早朝喜劉見初侍御

恩詔放歸二首

送王父母之泉安

賓松壽冊

送周莪翁年伯出都

送周玉繩年兄請侍南還

又

送羅湘中年兄還益陽

九日計部吳師每年兄初度

飲桐令王明初年丈書院

題鄒邑兼謝李明府

過充同張賓王夜飲呂豫石年丈明辰豫石

復携櫓見過爲此記之二首

在魯齊文集 目錄

過孟嘗君養士處

宿恩邑閭周明府攝齊去恩冊

舟次通灣再辱黃經甫年兄贈詩却寄

乙卯夏五月李伯襄年兄暫假還粵余亦侍

二親南歸作此志別

又

過蕪江賦寄山陽盧楚白年兄

贈寄吳省台少叅二首

九日同社諸君集雲龍閣及步月歸李王若

復于邸次開尊乃與諸君暢通宵之懷因

賦二章

送徐見輿北上

送馮侗夫北上

送池守杜公祖調宛陵

又

贈李襄城年兄

都門喜方夷庚年兄小集武豹章年兄在座

有述

三才集 目錄

送南樞方夷庚年兄南還季弟與偕

爲陳伯安索贈盧叅

祝史亦步給諫兩尊人雙壽

黃玉崙太史尊公八十

壽傅星恒太夫人

贈陳自昭年兄太母

爲張允濬題王樹圖

壽曲阜高夫人

又

向烈婦

夏日遊海淀清華園三首

顧年伯母節詩

壽成莖子封公六十

楊雲門

送吳師每年兄餉節雲中

送徐見輿之荊州

送余集生轉餉遼東便節過里

又

在蘇齊三集  
八目錄

夏日送詹大參之湘中

晉封翁壽冊

丁太史尊人雙壽六十

過景州訪張年丈不值月下來自東林招飲

偶成

王砥中太夫人節壽

壽李若鶴年兄太夫人

吳貞女

徐母七十

送友人之楚

小有園

青陽道中逢姑孰何明府志喜

壽田百源尊人

送王明初之任桐城

堯城渡晤金蒼壁悉其長公遊泮復舉仲子

詩以志喜

送孫樹明遷任廬溪

壽王母姚孺人五十

有引

在蘇齊三集  
八目錄

十

壽劉貞一直指太夫人

贈洪參軍致政

贈王參軍封君

贈邑人

送吳福生之大同督餉

賀蒙翁陸年伯

鹿乾嶽年兄留借金花左摘出都二首

龔載華家世國手也阿侄抱癭得先生霍然

乃其人亦誠可親臨行口占一首以書扇

頭

詠陳姑月卿 命歸壽太夫人八十

陳穎亭老師太夫人九十

壽礪溪魏老伯雙壽

挽振菴施水部

送周柱瀛司李出都

贈景我那丈得請輸賑豫章

崇安逢元宵明日將之武夷

蕪陰曾九子三十始度武夷虞明府有詩爲

在蘇齊文集 目錄

十一

壽勉爲次韻併以寄祝

賀黃中尊報續二首

壽倚松上人六十

雨途感懷

北歸途中感懷

人日爲家君壽辰客崇安有懷

除夕感懷

懷洞上諸友

旅懷家弟

夜泊梅埂

姑孰晤經明府道中復值

南還舟中

夏少琴壽

又贈

夜發松陵

吳江劉夢胥老師暑中感懷

送劉學博之易門令

送張廣文轉泗水論

在蘇齊文集 目錄

十二

五言排律

恭紀

聖孝二十韻

頌曆恭紀

聖壽

異草

送衍聖公

送陳謨古年兄省親

梁封君壽

豫祝李母壽

壽吳夫人

劉太公暨孺人雙壽榮封

賀經濟川明府之長安令

七言排律

送胡石泉學博轉建平諭

五言絕句

賦得我愛夏日長四首

立夏送友人三首

汪魯齋文集

目錄

十三

仲春田百源年兄初度同門爲八駿杯舉觴

因題

春夜雨後溪聲

又

崇安度歲得白鷗

又

鸚鵡

又

七言絕句

暮春四首

初夏暑中卽事四首

過諸城有感用壁間韻二首

宿濠梁

贈南陵黎明府守羅平四絕

北征阻雨二首

過景州張年丈招飲二首

題隱士鄭月丹二首

題友人圖

汪魯齋文集

目錄

十四

壽李太老先生八十五首

題陳年伯母別花集五首

晚風

登樓

逢日食

安仁逢冬至二首

分水嶺

崇安虞元見明府見招相逢大安驛二首

旅夜

崇安畧中梅爲趙清獻手植二首

阻風貴溪有感四首

感懷

夜步

姜胤梅年兄飲中一絕

春日南遊

過玉溪

淳陽道中

江上有感

在魯齋文集

目錄

十五

贈夏宗上人二首

對菊

行范羅山

登觀龍山二首

期武和夫年兄會瀨水以後至和夫先歸辱

留以詩次韵二絕

六言絕句

雨亭鳴蛙二首

卷之二

序

擬

御製歷代名臣奏議序

賀計部吳福生年丈考績榮膺命序

贈雲衢馮先生擢粵東大憲序

賀香河楊侯奏最榮封序

賀行唐明府張煥如年丈榮膺薦刺序

賀固安邑侯田瑞陽先生榮調密雲序

賀句曲曾惺堂明府奏最入覲序

在魯齋文集

目錄

二六

賀連州守方六區榮獎序

賀憲蔡王司理召入春官序

宣聖六十三代孫翰博用行宗弟榮襲還衛

序

賀京兆尹濟川經先生榮行序

賀郡伯周心濂元日初度序

賀封翁橘泉張年伯六十序

壽封君李二翁年伯七十有二序

賀儀翁徐老師七耋序

壽蘭泉徐先生八十序

壽楊母劉太夫人八十序

賀曲阜明府太君高安人八十序

壽李母黃太孺人七十序

壽歐陽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壽王君南塘六十序

壽魯南宗兄六十序

賀柯柱石七十序

壽徐母鄧夫人八表序

在魯齋文集目錄

十七

春日雙眉序

寄胡筆峰先生八十序

寄王樂吾帖又偕孺人雙壽序

南昌王氏重修族譜序

田百源稿序

鄭都甫石室語序

王伯登近草序

序李君敏麟經稿

虞元茹稿序

序虞元靜選稿

胡季仍畫竹言題辭

敘于修甫廬居小草

魯諸生課序

大行李元白年兄華山遊記序

敘徐季曾稿

敘陳維立娛生草

序劉晉仲醉石齋稿

敘方伯書集梧閣新稅

在魯齋文集目錄

十八

高明柱烏懷草題辭

董建叔來雲館制義序

紀在魯齋評文姓氏

建德會館題詞

卷之三

序

吳公澤文序

吳彥章西山遊紀序

天問略序



李立儒稿序

王非熊稿序

蘇伯潤自礪齋制義序

呂豫石稿序

史德德養拙山房社燕序

呂豫石年文攬轡詩序

家弟開仲懼思草序

周坤平詩序

虞元兄清遠齋書草序

虞元兄麟經艸序

家仲種竹軒近稿序

全叔朗義引

許培元傷寒論祖序

題家廟放銀簿

題家廟祀簿

題張本虛伯仲家藏名公暨其先世墨跡冊

趙虛白構靜室引

慕小祗園疏引

記

擬癸丑進士題名記

重修勅封武烈大帝司徒余公祠記

論

聖人通變於未窮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能自得師者王

公論國之元氣

說

心性才情說

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說

解

文章根本六經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解

原文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考

策

相權

和哀

事學

曆律

備邊

議

足兵足餉議

對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奴酋金白二酋情形對

在魯齊文集

目錄

三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如何對

疏

擬請

聖斷綜覈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疑定國是疏

修實政以濟時艱息煩言以定國是疏

擬

請振紀綱防壑蔽勵官守壯軍實疏

傳

靜所曹先生傳

贊

龔沙溪先生贊

吳湘川年伯贊

愛雲會年伯贊

汪隱君贊

又

曾近江贊

劉少山贊

墓誌銘

在魯齊文集

目錄

三

明贈擬仕郎禮科給事中隱山亢公暨贈程

孺人合葬墓誌銘

代

啓

同劉太凝年兄錢魏座師奉座瀛中

候曲阜令茂所宗兄

回江浦余中尊

賀李襄城勳司

謝焦漪園太史

復杜總戎

復吳維疎撫臺

復王登白

復徐季曾親家賀壽

復鄭玄岳親家賀壽

復王章吾求親

賀姚羅浮大京兆

復常州司李何年兄

復寧州守王茂錫

到任請錢御冷賀對楊二太史

在魯齊文集

目錄

三

到任請同館諸年兄

候建昌余郡丞

復馮中台太親家求庚

又

賀郭青螺宗伯

候陳方伯

謝各縣賀滿

啟閩中按院入簾宴

啟閩中撫臺鹿鳴宴

請撫臺入簾宴

請閩主考徐給諫鹿鳴宴

請閩主考張翰林入簾宴

請閩中陸按院鹿鳴宴

請張主考鹿鳴宴

送武夷茶

請周學師

請王懷楚父母

賀徐見輿年兄

在魯齊文集

目錄

四

候顧應初太史

候焦濟園太史

候孫愷陽先生

候沈銘漢宗伯

賀黃與泰京兆

候丁嘉禾大司空

復孫學博

謝鄭望柳太親翁

謝鄭玄岳親翁

謝鄭蓮岳叔親翁

候館師

答王懷楚明府

候郭振龍倉臺

賀汪客菴少司成

請丁默存先生

公請張瑞石太老師

復青陽鄭父母

代謝按臺

香齋文集 八目錄

三五

復王金陽宗長復姓

復徐見與親家謝允

代復納婚

書

東莫骨菴

東伍中羅

寄邢惺我

東王忠亨

寄趙伯休

寄方孟旋

寄金洪治

寄陳礪雲

寄劉鼎和

邀友人小坐

東楊古真

慰何念鞠尊人

東方冲南

寄徐見與

狂齋文集 八目錄

三五

寄王金陽

東柯心溪

復吳武平

寄何念鞠阿郎

寄徐見與

寄謝元開

寄劉夢胥老師

復徐少翁先生

復甯存希

復田雙南按臺

寄丁蓮侶

寄沈千秋

復諸親家

寄鄭玄岳親家

復諸兄

復劉望奎

復虞采初

東徐見興

在魯齋文集  
八目錄

復趙望松

寄金養侗

寄金浮弋

寄虞采初

復馮侗夫諸兄

寄金半千

候吳璇卿

寄浦城方年兄

東龍吳麟

復方夷庚

寄徐世龍

寄陳礪雲

留寄陳欽所王登伯諸兄

候焦漪園

寄姚繼泉

寄曲阜令茂所

復方年侄

候韓器嶺座師

在魯齋文集  
八目錄

寄余初太

寄黃經甫

復曲阜令茂所

寄鄭玄岳

寄同館諸年兄

寄周玉繩

寄虞元茹元靜

寄沈千秋

寄李襄城

復夏年住

寄呂介菴

寄李五都

寄鄭都甫

復徐懷翠舅

寄胡休復尊人

寄張賓王

復鄭玄岳

寄鄭玄岳

在亭齋文集

目錄

寄蕭如城

寄何戡疇

寄何明府

寄劉太凝

寄路景行

復鄭季旋

寄李峨麓

寄劉見初

寄石載素

祭文

同館公祭馮太夫人

祭金壇虞年伯

奠朱杜村封翁

祭鄭望柳封翁

祭曾近江封翁

祭王樂吾姑夫

祭徐峰翁業師

祭徐蘭泉太親翁

在亭齋文集

目錄

祭虞母任太夫人

祭吳浮玉給諫太孺人

祭鄭母李恭人

祭羅年伯母

同館公祭劉太夫人

祭魏鵬池太孺人

鄉同年公奠太倉陸母趙孺人

奠潛山黃年伯母

祭淳湖黃年伯

祭蕪湖陳明府太夫人代

祭皖城何年伯暨年伯母

祭閩中方伯夫人代

雜著

請追獎淳湖黃年伯呈稿

公陳撫州所運船軍旗四不便

東建德王中尊轉寧國清軍廳李公祖

真率約

在魯齋文集卷之一

明江左 太史孔貞時泰華父著 男尚豫編次

詔書

擬

冊立

皇太子詔書 奉昌元年

奉

天承運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一

一

皇帝詔曰朕爲自古帝王長世流祚垂之億子萬種

咸以主器之重大本聿先朕嗣守丕基初登寶

位圖維艱大夙夜未遑長子基質稟岐嶷性成

仁孝年踰志學允協元良我

祖宗立長彛章

先皇帝詒謀至意祇奉

遺詔及時之訓暨從文武羣臣合請之誠訊今初九

吉日授冊寶爲

皇太子仰副

宗祊俯答欣望

承華有屬旣表瑞于重輪

繼體無私實永貞乎萬國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一

二



擬進勸 泰昌元年

皇太子登極第二箋

伏以曆數在躬允協三靈之祐

大君有子久繫萬國之貞既期戴之維均敢瀆陳而  
至再欽惟

大行皇帝

聰明首出

慈孝夙成

解澤普施念急安攘之寄

江寧齊文集

卷之一

三

詩一

奉交旁冷廷追喜起之隆萬幾沛決于江河八表

重華于日月嗟昊天之不弔賴

神器之有歸當

漏留付托之際獨

主鬯承祧爲重敬惟

皇太子殿下

猗齊異稟

慧哲奇資

電統虹流昔應斗樞之瑞

雲行雨施新符乾始之亨卽宜

建極以體二元尚乃

揭謙而明篆臣等深思繼志之善愈切我

后之儀大孝終身固莫解于虞帝冲齡踐祚實已見  
于成王伏願

殿下

早遂知臨

少寬哀毀法自

祖宗而不變情知

江寧齊文集

卷之一

四

詩二

文考之居欣

惟懷永圖答億兆人卜世卜年之想望

光昭令德衍十二葉丕承丕顯之休嘉臣等無任

云

上

大行皇帝諡冊

泰昌元年

孝子嗣皇帝臣御諱謹再拜稽首言臣惟王者

之大居正佑啓後人孝子之至尊親闡揚

先德代遵成憲典協輿情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

文武聖神

中和位育

建五有極以錫福

正淳齋文集

卷之一

五

奉三無私以承乾甫屆

冲齡獨特

魁柄

經筵臨御親賢講禮之惟勤

齊閭歲銘養性收心之彌切

褒嘉

帝鑑

召對十堂

步禱瑞應尚霽誠回天狀

賑施惠隆周爰念鈐民難竭鼎養子

慈闈善繼興述莫解終身之慕

鞠眇躬而諭教

翼子及孫益開長發之祥

分藩慶衍維城

宥直恩垂肆赦戎兵克詰曾奏三捷于專征會慶

跳梁更厘一隅之未靖晚歲雖

深居高拱何時不

肝食宵衣備祿位名壽之全享豐亨豫大之象四

正淳齋文集

卷之一

六

十八年之

謨烈莫既名言億千萬載之

光昭足傳信史屬

升崇于吉稍稽翼制于

祖宗受咨公論請命子

天謹奉冊寶上

尊諡曰云皇帝

廟號

神宗伏惟

密雲炳赫

景貺潛臻茂封鴻稱永綏繁祉謹言

大行皇后諡冊詔 萬曆四十八年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倫昭伉儷念風教之始基典重質文  
舉追崇之顯號代存成憲禮恰輿情惟我  
大行

皇后

德厚方祗

章含圖照

花柳齊民集 卷之一

茂資風植開靈瑞于紫廷

懿則孔修時輯熙于彤管朕當冲服冊主

中閨承

璽紱以母兆人脫

簪珥而襄庶績蘋繁潔

祀并繩承

親

淑慎惠溫成家國刑于之化

慈仁恭儉貽子孫式穀之謀自長秋

正位以來凡四十二年憂勤已極適由夏多事之

際雖萬幾一日宵旰分勞

風嶽久著于椒房

暉采倏韜于桂殿

蠶繅甫畢張環佩之無聞

燕婉如存痛琴瑟之在御恪遵夔制爰

命禮臣詢之輿情加以

尊謚垂諸琬琰昭配地之玄功播于絲綸伸普天

之濡慕卜以某月某日祇告

才學又集

天地

宗廟

社稷

皇后尊諡曰

云

皇后嗚呼

九京非遠薦昭祉于無疆一字洪頒闡幽光于有赫

布告中外悉使聞知

勅諭虎墩兔憨等夷使無助逆

皇帝勅諭虎墩兔憨諸酋長我國家肇統世秉底信

撫蒞萬邦盡日月所出入悉奉琛贄罔有不虔

獎順誅逆禍福之效榮可觀已爾虎墩兔憨諸

酋長自

高皇帝建衛置戍竊比內藩

文皇帝征從徵勞不愛三衛界爾諸部白雲喜峯兩

協三河互爲犄角固爾諸部是爲亦聊以固吾

圉也歲時貢市所綏懷爾者甚厚卽有未馴不

才學又集

桀嘗過爾等沐浴威德既深且久頃者疆吏不

戒殺奴生心殘我城堡殞我將士自于天討我

是以有問罪之師乃聞爾等不切同仇乘機要

賞遼陽廣寧驛然見告疑若與奴聲援者然朕

思爾等世受國恩歲有養子中國何負於爾我

二祖分布徵落爾等力足自守各不相隸何憚於奴

無亦爾與奴有姻好幸帥至此往者猛骨字羅

獨非奴婿乎南開江首亦給同好卒并殺之何

愛於爾我中國全盛天下士馬精強敢戰敢忠

之士霧蒸雲集奴豈能久膏螳臂逃我天誅爾  
智謀勇力豈出朝鮮金白下彼不難提大兵出  
死力躬犯矢石來會時事而爾獨奸之當不其  
然昔回鶻吐蕃之故胡不聞焉二虜入寇回鶻  
酋長開悟於郭千儀之請議請擊吐蕃以贖罪  
其後回鶻爲黠吳斯所破尚賴唐之救恤爾等  
鑒往知來審利計害卽移爾黨翻然助順破彼  
逆奴朕且有非常之賞旌爾有功撫賞一事有  
邊臣具實以聞其速令圖毋貽後悔欽哉故諭

在傳稱又稱之

十二

附二

青官勸講箴 有序 館誌

臣聞上古胎教之機七月斯就冀室中世儲官  
之訓十歲必親外庭汲汲乎後時是虞皇聖訓  
惜陰爲念用能飛華東序毓萃北官蒼震發少  
海之祥黃離表重輪之瑞夫豈束躬文圖欲爭  
儒士之英哉良以涵咏聖功預植王家之業也  
後世豐水無聲蒙泉斯濁龍池日耀虛移黃道  
之春鶴禁風清絕望翠微之駕聽吳客洞簫之  
賦翻是高譚開枚生七發之詞頓然病起此儀

在傳稱又稱之

十二

附二

疾所以日瘳而志士不勝過計者也稽我  
太祖建大本堂著昭鑒錄倚歟盛軌遵厥前徽  
皇上慈建元良久虛教迪鷄戟茂明之席八載塵封  
螭頭執請之詞百牘不下豈謂深官不殊于虎  
觀與抑以帝子無需於蟲楮與將孝綽殷芸唐  
樂賢之選不必有與抑書堂金屋漢太子之累  
所必無與數者卽未盡然時亦難以姑待方今  
玄英道盡青陽肇開意氣若爲一新日月眞爲  
可愛其亟圖之此爲時矣久懷孤蘆特獻小箴

箴曰 天祥表

皇誕挺

元良位隆蒼震德麗離黃惟質縱天自新以日厥  
善有三其箴則一學曰時敏惟緝乃熙窮年兀  
兀日有孳孳豈龜鑑之猶在而駒隙之徒虛豈  
蠹簡之無當而鵠禁之足娛縹緗合璧四庫亦  
璚纓冕誥詵足剖其藏載啓西岩而當內夜啓  
醒橫經學古有獲有其誨之庶幾式穀不勝十  
寒豈捐一暴旁求厥俊爲我啓佑不勝衆咻豈  
忘一傳曰子賢矣簡編何煩腔洞之學生而能  
言曰子長矣保傳奚爲孟侯之問問所不知曰  
子尊矣下詢何輕王箴實云以卑厥情曰子佚  
矣宴安日愒禮有來學皆就於外曰子待矣行  
將授經恒榮晚得悔且靡寧難得者時易荒者  
嬉尺璧寸陰誰與惜之邁彼居諸無爲將就失  
之從前圖之亦後嗚呼不及之泉猶棄而不用  
之徑始茅進則吾往愛能勿勞毋憚博學通於  
神明毋憚時習時習悅生時不再來朝乾夕惕

念茲在茲無逸乃益願先春頌卽出

銅扉謙光下問鼎重嗣徽英世明明起漢跨姬小

獻筆用備豫師

恭默室箴 有序 關試

蓋聞人君以體天出治而天道以嘿運成功夫  
唯嘿也所以妙其運亦唯運也所以禪於嘿豈  
其四時不行五行不生曰天不言也斯乃稱嘿  
乎古帝王體之故金几致戒於宴安饒罪式勤  
於昧旦在書則曰王敬作所在詩則曰夙夜基  
命有審試繹思之敬本無形云何有所命本無  
朕云何有基然則萬恭之中自具太平實地慎  
獨之內已森位育新機故知夫敬有所命有基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一

一四

三

則知恭嘿有室以屋漏之心儼恭前之象所可  
爲紹聖承天者至深穆也且恭嘿思道不妨于  
高齋乎嘿而言恭已大異于尸嘿恭而言嘿更  
大異於玄恭卽恭嘿之所思而上帝至高也已  
陟降而夢養矣傳岩至遠也已神通而形現矣  
視後世區區深居稱朕何如哉繇今稽古目擊  
道存

聖天子念切惺存室名恭嘿倘亦高齋遺意乃寤寐  
古先不見是圖者未必合名實之契而陟降上

帝不顯惟德者豈盡疎心月之間想刀劍戶牖  
之銘竭藝苑工藝之獻敢稽首頓首而爲之箴  
箴曰

維皇有極時乃乘乾乾德伊何運旋無端怒寔  
震電甘雨和風化工無工是名玄工花燦鳥啼  
山明水耀造物無造是名玄造維辟奉天不違  
日晏天有於穆帝有恭默爰稽高宗恭嘿以思  
嘉靖股肱聯爾丕基笑貌非恭枯寂非默教以  
作所誠自不息幾今至嚴不茫斯康心兮無卿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一

一五

三

緣息成荒遊於恬漠合體渾區卽其退藏與羣  
有俱恭嘿冥合念惕神閑靜也如轆轤之若環  
典學何如終始簡編夢弼何如納諫拳拳物交  
不引心官則思龍見雷聲惟所操之相在爾室  
坐可待旦不兢宴安宰階之亂恭乃旋業嘿卽  
貞固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道窺堂構義列戶楹  
一室不封官止神行無忘宵旰無大聲色化洽  
無爲與天同極小臣獻箴工師誦焉惟

帝念哉戩穀萬年

擬

吳王會諸臣名

上御

奉天門

視朝畢

諭侍臣吳沆以進賢納諫二事因闡其切要大指謝

表

伏以

景運天開式觀龍雲之會

昌期泰洽聲甲魚水之交晉接鼎亨有人盡審香良

佐身齊六

十六

士咸虛謙受無諱牧寒慶王臣慶溢簪紳光生

朝野臣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雲雷坤昧

貞主以之承乾風虎牙征豪傑由斯調鼎儼藻

旋而辨色必勅萬幾侍楓陛以懋忠共開衆正

賢才實爲楨幹諫議可卜太平教三物賓興旁

求俊又闢四門獻納罔代嘉言牛角扣歌已上

雲霄之貴螭頭聳立聿看風采之新若夫馬上

成功未觀詩書實效更有席前置對空餘神鬼

虛談知人蓋自古難之拂諫則後王甚矣誰闕

卓犖之駕誰脂易轉之圖編蒲緝柳之英徒委

之一擲懷瑾握瑜之彥竟使其三絃大賢者豈

其迷邦樹楊恐拔在忠臣原不識諱採葛畏讒

苟非聲相應氣相求何以一乃心同乃德昌辰

適際咸德誕宜恭惟

皇帝陛下

應錄御天

握圖臨寓

削平宇宙戢干戈牛馬之年

聖學齊文集

卷之一

一

物二

彈壓華夷照文物龍蛇之代既河清以海晏念沐

雨而柳風惟彼幾康勅天之命咨汝爲翼簡帝

之心謂臣三千有一心之助而言一闕即四目

之明願延攬于八荒可受成於

五位

聖心懽懽

天語諄諄吾欲得一士河南顯其身固將行其道也

彼既空羣良冀北尊其位可不聽其言乎朝得

人拔其尤幕得人拔其尤予不難于額俊大言



入望大利小言入望小利爾何新于輸忠將得  
之達門主審中無使尋盟鷗鷺祈收之建紹繼  
鐸外直欲自比夔龍大哉

王言式如金而如玉巍乎

帝詔真如鈔以如綸臣伎愧雕蟲志羞仗馬錯事展  
采贊褒期亮乎天工弼諧謨明敷納願參于國  
是委身立節尤願同升苦口用圭敢扶公論伏  
願

明明穆穆

濟濟翟翟

一八

坤載物承天既得下裳之吉鼎以木與火

更存上鉉之虛賢路大開取士以相馬之法羣

言無壅矢歌于鳴鳳之音生有自出有爲紹明

良喜起之烈臣沃心君謀而展都俞吁咈之休

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謝以

聞

詩

五言古

初夏喜雨

飛候入朱明清晝何暇散灌木森以繁枝頭啼黃鳥  
萬象朝天工雲蒸條綵縹緲好雨應時來靈潤珠瀉瀉  
錦濯花若翻珠溜荷猶小豈徒物慮清三農事始肇  
我涯後我優

帝力知浩渺不借五絃鳴已卜大有兆

乾澤霽寰區

王事不遑

卜七

皇仁歌四表

贈省中曾封翁

南州有高士清風邁頽俗生鍾山之靈慶雲薄華屋  
方計垂韶時逸駕已超獨緬懷來世賢力學忘寒煥  
月旦騰德芳惠澤均戚族減羅賑流離自奉甘糜粥  
色養肅慈幃弱弟躬課讀所以世德家庭砌盈蘭玉  
一朝雛鳳鳴橋梓星爲福有官同父母有俸分手足  
孝思起歸歎攀臥寧回數只今象桂間畏壘同尸祝

既捧太君觴介祝季與叔杖履縱烟霞林密寓遐曷  
何夕指天南皎皎長庚燭乃知地上偶及此蟾桃熟  
蟾桃何疊疊賓筵自觀觀詰詞振振坦玉笋立鵲鵲  
花氣襲公袍公袍作衫服葵萼動鴻勛自是君家物  
願言壽圃陵紫芝茹時藪大還雜玄霜何似人間祿  
人間人不知仙籍在丹錄

題桂大行叱咤亭

雲林高不極望之何窮際誰將長夜臺丘亭峙其螺  
言念樹背讓杯捲浩以渺泰連餘苦思草木戾雲表

名詩齊文集

卷之一

二

如何嚙臂人長眠不知曉銅斗挂簷前金溪迴天杪  
岑壑縱有窮睽懷寧終了憶子捧檄時南陵情天嫁  
憐子步屐時秋風動我蓼芊芊六六峰屋梁空瞻眺  
孝思能永言乎格良非小不信但看封樹間將來  
露與馴鳥

壽封君傳年伯

聞君作潛論至今秘帳中又如彥方子州里化其風  
達士欣違世有子頤良弓宿昔花生筆今朝劍倚崆  
彈劍前致辭吾翁即若翁可無善頌禱介茲春酒醺

春酒自天來宮花映日紅仰觀少微星燦燦南極東  
下觀紫巖叟白髮已還童身立名自揚志養壽更崇  
茲語庶不謬因之佐那翁

壽鄒年伯

石不鳴一德其中含至精珪璋真琬琰東序吐光晶  
精光既飛翹誰念胎韞情帝爲封其山無今炎火驚  
至今藍田過猶以種玉名鄒翁旣山頡之子寶朝英  
千秋飽元氣何論十五城

送虞素心年兄之南銓

名詩齊文集

卷之一

三

計吏應朝日公車射策年相看一把臂意氣各翩翩  
自笑河東賦同吟吳會篇伊余衡市駿喜爾報鸞還  
督試東齊吏今乘南國銓銓鏡官聯重金陵佳麗偏  
况雜親與梓山水舊盤旋一葉秋初動前旌此目仙  
清尊松下酒疋馬雨中天郎星頻極日話別一潸然  
送李武東年丈之守巨津

颯颯雙鳴鶴制羽聯翩翁矯首向天路各欲凌青雲  
一朝承帝命形影候爲分君綰炎州綬萬里向天垠  
余留京國塵豚豚慨離群豈無玉龍峰登君恩如雲

豈無金馬山可以勒君文待君化悍俗待君標殊勛  
男兒建奇績豈必徒斤斤顧此孔懷誰怨彼江路濱  
驪駒一以唱涕濕襟袂紛各保歲寒心去去復何云

壽廣文胡年伯

先生席上珍偉抱和之璧虎跡武林雄登壇早樹幟  
新闢窺同泰狎主文章伯願彼章句儒營營事糟粕  
赴門載明經燁燁春秋筆一遠列馬帷三鱣壁楊席  
不言桃李蹊公槐微自昔稱歡及令辰慶與懸弧適  
萊舞况鳳雛斑駁宮錦尺仙掌馮金璽珠履盈賓客

伊余通家子驥附長公籍契誼既風行示載石

何以壽無疆千秋期竹帛

壽羅賓翁父母一章 有序

萬曆丁巳春正月人日余邑父母羅侯初度  
辰也侯以豫章名彥福鎮華陽既歌樂只適  
慶生申不佞遙瞻斗極用歌古風二十韵聊  
志封祝之意云

歸矣匡廬峰崔巍直暮空上是仙人宮乘雲而御龍  
三茅亦有洞絕勝名江東曆日不須用紀年花自紅

朝食匡廬峯暮飲三茅洞鳬飛自宸輒大哉我明公  
瑣骨非凡種簿書寄玄風宦情惟鶴共官舍與仙通  
七葉真向榮于春酒政濃堪舞袖湧白叟併黃童  
祝祿章張新塘八十

丈夫百歲身居諸如隙驪兒說豫章人有箇新塘子  
渾襟自性生無物亦無已當其少壯時浪跡江湖裡  
倏忽感年華不愛名與利閒雲同懶心清風寄素質  
楓有禽鳥音豈必車馬至三杯空世界一笑開塵累  
鄉里享名高冠服榮德只道適大塊中福年天所畀

和張玉吾之汜水論

夷爾八十翁童顏與兒齒琴瑟堂上諧桂蘭堦下植  
清秋景物研南極獻饌何事尋赤松千萬年張氏  
送張玉吾之汜水論 代

蕭國有奇士芳德何美矣蚤歲苞群書厭富圖史  
兩說窮舌端五車推筆底壯志凌雲霄寄棲非棘枳  
天意屬斯文橫經石城里滿座皆春風片心若秋水  
雙箋余何知周旋執鞭彈恢笑皆吾師斯夕欣相比  
誰謂邈共寒簷垣安足擬同懷政綱繆侯遷梁之汜  
梁州有儀城水鐸識天子君翁玉津園翩翩植桃李

道德與功名從此何所止人生苦離別世途嗟轉徙  
吾儕一片心千古相終始

稅念川施封君

神龍謝鞭策猛虎辭羈執不爲一官縛見榮乃受賞  
傷哉西河感蘭孫嗣遺誓一經教已成怡然歸泉壤  
跡滅去人間抱神而長往仰止獨難留低回生遐想

戲賦

猶芳愛氣馥拾葉憐色滋色滋鮮欲滴旖旎復幾時  
落花春不管餘葩留所遺龍陽新承龍魚泣便爲誰

仁壽齊文集卷之二

二

恍茲芳輿澤只恐東風吹折枝能拂日朱言湛露新

崇安迎春甚盛得從虞來初明府視之爲賦長

歌兼以志別

千里縱馳驅五辰如鱗次常共故人譚那識新春至  
却說明日春而在鵬月亭故人儻朱轡暫與自東出  
滿城蕭鼓喧空中臺閣異粲粲春臺中兒童都且稚  
纓組班相紛文服纖陸離曜三十六裝點宜春意  
幡綵豈物華秭穠微盛治主人乘陽和視此恬與嬉  
恬嬉知樂只殷勤說民事既奏南風薰隨招北海觴

伯仲雅之三客主酬數四履連卽復傷極酣不成寐  
起視庭前梅一枝兩枝牀的煥若乍開芳艸紛將壓  
原來景久移所棲今何地強顏向故人低頭悲獨自  
青島海上遊藝斯高下戲各自有浮沉那得不離歧  
將與故人違執手還相視故人愛我深叮嚀凡三致  
貝田無曉歲春來好自植何以贈君行千金刻不易  
悵望武夷間水清山色翠去去各勉旃求志與行義  
此懷北固丹彼屬南園趣相期曲江春有酒又共醉

淳陽散步

花尊齊文集卷之二

三

尋芳東隣下三兩少年行觀面都無語含情不可量

漫爲河山變而有雲雨傷明發無陰近幽思結垂陽

燕江

十月猶作客江潯木葉殘鄉心偏切切歸路轉漫漫  
世態何其冷余身未受單風霜惟所歷且作布衣看  
秋日步無暇甚喜五歲沙彌

我去無瑕菴西風大如吼有箇小沙彌相逐便稽首  
便會叩如來便不如輩酒問生坐幾年一五今辛丑  
見說此男兒空門何寄守世界苦沉淪生來當陽九

托鉢在慈航高足無瑕更問名我寂清不落它巢白  
洗着清淨心清淨誰爲誘清香絕熱應清語無些一  
長廊雀引雛深樹驚求友看水清且深石竹清且又  
看菊今日黃十朝還在否菊黃秋自清秋清人自白  
莫憚今日風清風吾自有本是逆風家片片香非偶  
頂禮問世尊默然不啓口我亦有皈依清言忘其久  
轉覺心地清風高月在牖

客全垣病起懷歸留別友人虞來初一首

遊人天一涯將孤悲際別如何流火夕暑闌還作鼎

狂吟

卷之一

三六

踟躕欲飲水展轉不成寐橫帶非故吾悄悄憂何已  
感我同心友悠然千古前業餌情所止懸愁時間慳  
繁華生枯蕤青陽回大地庶其病有瘳頓驚節候異  
金風扇素節空階飛霍葉蟬蛩吟商聲玄鳥屬歸翅  
吁嗟景物移我亦生歸志舊浦既濛濛喬林將離岐  
見說賞心遠頻添知己思丈夫在四方千里同把臂  
誰謂合惟難豈傷離別易玄髮各勉旃白首毋相棄

七言古詩

讀陸宣公奏議有感

誰云國步頽波逝中流一楫巨川濟蛟龍得雨天之  
衡失浪須臾有所制從古忠貞何代無遇巷每難逢  
聖世曾知唐室陸宣公臣復疎助那可繼平生所學  
不負君成敗利鈍豈心計百疏若丹社稷臣寧從六  
矢職九弊奉天狼狼指梁州山館千金苞桑繫風雨  
何常晝晦冥白日不照黃金蔽陽城徒然額觸關弧  
影零丁峽江滙陸九幾時天上呼中州一望杳無際  
如何白望復修心幾回掩卷傷興替吁嗟何代無忠  
貞安得明良千載契

金臺行

百仞層臺凌雲起桂林蘭粉未足擬易水紆帶自深  
迴西山翠偉環相峙還哉蔡之燕昭王而今猶聞駿  
骨香不愛千金求汗血追風逐電何可當明王有意  
雪先耻得士猶如隗者是千載風雲自一時樂劇翻  
翻皆騷騷英雄意氣本懸殊七十餘城只一呼黃金  
臺室前有國士臨瀛城下任長驅吁嗟帝里鬱靈氛紛

銷半是王侯第雲房風樹盡玲瓏獨有金臺聲迢遞  
金臺灼灼自非常欲空冀北無留貝誰謂鳳凰不復  
返誰謂麋鹿遊其旁桑榆翻覆何常態火半絳衣並  
金鎧鐵籠小兒未足奇昭王之臺至今在渥注異種  
自天生昂昂驥首向誰鳴皎然白駒雜空谷天子應  
思王國楨

初寒念邊戎

仙人掌上露凝華桂苑香銷菊尚花珠箔半垂香半  
爐銀屏初敞月初斜征鴻忽過蒼龍閣憶征人愁  
任翀詩集卷之十一

二九

止絕日落干營沙噴寒風九月陰山雪可憐砧杵  
授衣時斷續聲中有所思聞道上皇氣續早還愁使  
者出關題咫尺華夷關下別禦胡自古無成策終軍  
莫謾請長纓蘇武可能完漢節功成自合列凌烟國  
士銜恩且未旋安得銷兵作農器畫歸胡地咏堯天  
賦得東風已綠瀛洲草 七言歌行

共欣實律肇初陽少女傳來綺陌芳烟噴青丘三島  
碧雨餘玉署五雲香軟鋪錦砌齊如織花信嚴裝恣  
相逼生意盈盈浸綺疏音衣更助湘簾色蓬瀛亭上

賞芳辰佳萼韶華春復春王孫歸路何遼逖彷彿池  
塘入夢頻見說康成繁書帶且向瀛溪問主人

題方玉峽年兄連理歌

白沙高嶺連天白縱楊柳色參差碧嶺畔雙株抱與  
楓連理相繫者不極兩幹相連呈瑞姿高挺如俯枳  
如持依倚同凝仙掌露綢繆並挺萬年枝主人結茅  
亭其畔時採伯兄相寤歎植物無情尚如此人生何  
事翻冰炭長者友今叔益恭棟蓴荊花相映紅有時  
分題同檢韻有時把酒共臨風一朝田慶忽仙去寂

任翀詩集

卷之十一

二九

三

冥亭前連理樹主人不忍獨相看倚檻孤吟連理賦  
君不見二蘇燭冷姜被虛此道今人如土苴生前怡  
怡者何干況得死後追思歎我翁孝友隻千古此賦  
嗟看棠棣伍若還人心未盡亡寧不聞風俱興起而  
獨續衣伯仲少芳武倚轅我翁象父父

丁巳秋日奉送姜仲仰年兄歸省

商飈颯颯菜更節把酒相看爲送別眼底搖落不勝  
情連袂花磚共朝列追隨衫筆年復年翩翩意氣本  
無前我將綵袖趨千舍君獨含毫向日邊思君遙遠

車軫結紫蘭密香中潤絕而今我出良常山君恰言  
歸西湖切君家詩書作穀胎金紫蟬聯世濟奇元方  
早是驚坡選季復連蜚鳳池文章脫手游三昧呵  
風叱雨無不是持杯霏屑四坐芬哉齒燦花都滿志  
常過鯉庭紛淋琅巍然頭角名昂藏驚濤風彩經綸  
樣後來之俊何可當總羨君家備五福太乙牕前桃  
正熟瑤液初開旋母賜金莖分得君恩渥孝思蕭勃  
自陳情乞得錦游爲壽親闕上銀河淨如練彩鷁江  
頭玉露輕山陰路上人爭詫應接不暇紛相似阿弟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纔過太史來一時書錦叢芳柱

舟次南旺汶上令田百源年兄見顧

帝鄉南指乘青翰平沙曲屈縻蕪岸十日行無一日  
程到來何似浮天漢喜從南旺一維舟仙令招要此  
壺留進觴芙蓉香靛靛繞堤竹韻蕭颺颺碧樹文禽  
語青蒲白鷺飛焚香烹茗熟采藕得魚肥蜀山湖上  
蜀山碧波色嵐光異疇昔今年曠若山欲焦湖水漫  
漫不盈尺望中蒼霭橫千頃時有野人亂菱符村墟  
田井半荒蕪儲運舟人空引領此時賢切時憂共

向尊前借箸籌伏湛已聞捐俸惠賈生應有治安謀  
不待千朝醉聊怯一日愁鳴蟬薄暮盈芳榭漸覺金  
風戰炎熱雲萍容易各西東尊前且共今宵月

送胡休復尊人撫孫歸仁和

先生德愛如春煦世係鹽官稱右族簾卷南屏秀可  
餐冰壺剛徹人如玉湖山毓秀此徵英才子風流早  
擅名神駒御向康莊道離風驚人上苑鳴玉堂起草  
珠璣走政借藜光探二酉青女無情損玉芝化機何  
處非芻狗先生有道能達觀棋局浮雲一樣看咄嗟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三十一

七言

天道稍還息喜見蘭孫英氣晃含飴繞膝足承歡燕  
姑幃中早舉蘭蒲帆颺返西湖上三日已徵食牛象  
仙翁籍已列丹臺懸弧此日笑顏開願得靈椿餘八  
百玉樹亭亭接上台

賈侍御爲令祖母詩冊

將軍百戰擁高牙廣陵世勲忠義家功成盛壯鏡  
別此時孤影顏如花顏如花派如血一片貞心秋水  
徹淒涼燈火拊雙雛振異詞塲啓丹穴遂有閨孫謁  
帝關金閨紫誥正承恩三年莫恨報劉短節孝還應

表德門

贈陳伯安

陳君伯安湖海士定交一代文墨友區區何物足千秋讀書萬卷猶敵帚行年五十尚風塵跋前疐後掣其肘千里萬里走長安意氣凌嶒空九有曾知黃金室已空即有和王璞誰剖山龍剪作犢鼻穿何怪莫耶剖村莊君不見昔人立譚取侯封原是宋人不龜手乘時遭際如摧枯失鼠得虎善用否文章顯晦若有神未可盡以供覆瓿相知一夕傾蓋間人將與君在昌齊文集卷之二 三十一

期白首

壽壬午伯母

崑崙之圃閨風苑十二瓊樓室九層左帶瑤池右翠水七龍五鳳紛奔翺擁下太虛西王母三花宮闕九枝燈衣有文章紅霞綉旖旎陸離翠羽承雲和迭奏雲間曲月妙初停月下似稱觴莫是王喬者錦袍屢舞翻羅綺盤中初學麒麟脯兼味仍將火棗蒸酒傾仙掌金蓮露堂前人映玉一水三千賀客半珠履神姿標格迥峻嶒共言三見糸渤政東海星筭此日增

如何學得長房秘飛觴華筵與未能

祝姑母六十長歌有序

王母余姑也躬有婦德相夫課子還以賢聞余姑丈樂吾翁中道商參今年六十初度五月其設悅辰余適侍二人過里門表第四于二之叔夏將舉觴焉余兄弟輩忝猶子亦不能已已姑母意恹恹如不許也余今又改轍北向矣聊爲俚語私祝三多並相慰藉之古來賢婦如賢士處有清操出有義舉標松貞本自

在昌齊文集卷之二

三十一

七言

然不爲炎寒改芳翠共說余姑女丈夫一自離襁調已殊兄余父伯父余祖孝友翩翩渾不逾于歸名門佐內治事舅與姑勤中饋婦德不減林下風閨中之言常不出三十年未稱母儀尾勉亦復無間辭姑君曾監將調還駕照中訓條不舒賴有三鳳承貽教總是和熊親課讀伯叔競美繼辭雍仲兄呦呦漸鳴鹿去年寶婺輝朱明花甲初週政舉誕生與姑君同庚字斐然慈帳不勝情問誰爲善天之福滿目慈腸千萬斛膝前寥寥孰分甘未亡之人空碌碌吁嗟造物



不可知王公陰德富好施鄰母擇鄰自成教陳兒與  
門無見奇王家子弟古賢淑庭下三槐正芳郁日邊  
鳳帔佇昭回看取花下年年祝余祝不在卮酒間但  
言天道終好還千載松筠霜彌茂更將貞固比南山

題松

泰山之松高千尋扶疎隱庇光陰陰青銅枝幹鐵石  
根下產紫芝赤茯苓鸞鳳頤頤如笙鏘呦呦更聽麋  
鹿鳴仙人安期與客成翩躚駕鶴來其岑倏然羽翮  
生青雲丹液九轉煉精英上與宇宙分化醇采而服

王厚齋文集

卷之一

十四

八

之可延生大年八百過冥靈君家初度冬至辰一陽  
來復天地心天地與春長久存童顏兒齒千萬齡

留別泗上朱君筵長歌一首

有序

君實之先華陽人也余實產華陽以故南都  
交遊君信多士余猶契甚屬余比部事竣治  
裝東還慨然愴心爲賦長歌

漢有更生唐有泌彼皆因姓霍昭質幾雙青蒲忘于  
雲一換紫袍忠貫日千載英標已邁然目中却見朱  
君實君實種種多奇風丰神韶秀襟期逸厭宗自我

容山來徙居淮泗壽千室 皇家瓜瓞遡容山譬在

姬周土直漆泗濱浩渺千嶺敢是爲岐山爲豐畢依

依協帝有若茲不察可知心德一君年弱冠苞辭書

亦復嶙峋通劍術交遊雅欲盡名流雄風談笑千人

夫同遊覽勝入陪都咸均豪俊權相驪伊余茆茨亦

何知論交慷慨情甚密有時大酺百擗觴有時長嘯

一抱膝有時步月話青宵有時展卷詩滿帙西顧秦

淮水森茫東瞻鍾嶽峰酒肆此中一意凌千代此際

出言未萬盤誰知執手無多時蕭蕭五馬飄風文殺

是天涯若比鄰遠行無那心僚標相看共矢奮雙騰

相失寧徒怨燕乙東北方今苦蹢躅四海風塵未寧

謫男兒有軀欲何爲願請長纆如井綳徂繁名王報

闕庭左水郭侯猶讓匹去去功名須亟圖顛毛勿俟

星星出

淳陽留別

藕接一載淳陽客秋深忽憶家山陌霜白空寒鴈影

稀夢魂縹緲書問隔雲山漫漫樹蕭蕭底事離人倍

寂寥似練湖光挂爵壘蘭橈撓蕩漾信風飄遊情咄咄

殊無那無限蕭颯自廣和平生不受酒家駝拋却琴  
書無些個永夜垂帷兀自有不禁多病緒殷殷落葉  
林間風淅淅况復羅衣不奈寒男兒所志在不朽脾  
睨天地酣二酉寧知身世混風塵南北東西徒勞走  
海內論交我獨痴何從湖上契相知惟來人世炎涼  
重吾儕元自不相欺君不見舊湖春水波千尺夾岸  
洶洶一片白今見湖中草色黃陌上人家覆蘂麥世  
事從來那可量昔日易易今羊腸誰謂富貴不可敵  
天涯兄弟共昂藏歡娛未盡眼前別兩處相思驚落  
在事上之卷之二 三二

魄鶴鵲湖堂藉一枝春煖蛟龍起壘澤丈夫不作兒  
女心臨岐涕淚一沾巾不盡沉淪不可說忽聽蕭蕭  
班馬鳴

壽天界僧敬堂六十

人皆趨世出世誰人皆遺世世誰爲惟有真人證色  
空世出世入二俱非昔日東坡領海月我今却說敬  
公是公住法界法不轉淨土于公儘寥廓興來杖鉢  
任逍遙錦江玉壘隨行脚初度今年六十春維摩方  
丈蒲兒孫我來五月作客于山房下榻情偏親我欲

壽公何所有稱詩說傷當厄酒爲問當年海月師可  
識後身東坡叟

舟行桃花灘有感

昔日曾過桃花灘不見桃花只見灘今日重從灘上  
過洶洶一片比天寬客帆咫尺愁暮雨湖畔須臾響  
逆湍滾滾波橫千丈碧颼颼風生六月寒蓬窓兀自  
嗟萍梗水萍反覆起波瀾霎時雨歇雲浮漁人笑  
逐釣魚竿野火遠從雲外出夕陽還向水中看吁嗟  
世事多如許嚼海菜田未可嘆若使重從灘上過不  
見桃花又見灘身後身前君勿問鱗魚煮熟且加餐  
在事上之卷之二 三三

五言律詩

禁林春望二首

共識韶光轉，忻逢上苑春。碧含宮樹淺，紅露禁花新。  
晴日依南極，祥烟護北辰。物華看不盡，和氣自宜人。

其二

御苑春初盛，彌空四望疎。輕鸞陞上轉，弱柳禁中蘇。  
晴藹乾坤闊，光浮日月舒。乘時思布惠，景物已如如。  
皇太后輓歌二首

厚載坤德，勛勞毓聖像。

至尊天下養，遐算古

來稀髮鬢闌

遺詔欽歡感，夕暉華夷同戴慕。翹首

白雲飛

其二

憑几傳遺命，乘雲去不還。深仁逾萬古，慟哭撼千  
班。天地號陰賴，山川改素顏。膏流殊未艾，聖孝達  
人寰。

五日憶江南競渡

倏憶天中節，江南景若何。浪花紛鷁彩，雷鼓振龍波。  
連唱中流亂櫓光，夾岸多年年奪錦。處誰復問騷歌。

春夜飲田百源年兄宅分得蕭字

初春光景別，雪意尚蕭蕭。好會遲清漏，歡言徹碧瓊。  
梅梢搜句易，竹簡開奇饒。醉裏尋興和，應知魏紫貂。

春日遲友人不至

折簡曾相許，門前幾箇來。東風空瀟蕩，北海重徘徊。  
有意尋章草，無聊賦落梅。直慙明月上，伴我且啣杯。

夏日之句曲喜晴

爲歸華陽里，曉發白門車。雨歇猶滴瀟，風過竹自舒。  
倦停濃葉樹，狂醉野人家。日暮關情急，迢迢路轉除。

訪友不值

投盡四般契，來追千里踪。如何懸襦褌，那得響崔鍾。  
顏色還窺月，招尋欲駕虹。二難何日晤，荆生慰朋從。  
夏夜集友人朱君寔值雨次劉君厚何白夫韻  
江城霏片雨，旅次倍凄涼。夜色重雲暗，燈輝隔水沈。  
流螢侵短榻，歸鳥度長林。對酒情逾劇，相將慰客心。  
喜錢爾卓見訪兼懷劉勿所老師

幾載睽違久，師門脉脉通。垂虹深夜月，彭蠡大江風。  
國士恩無盡，懷人思不窮。與君同擊節，猶幸啓山公。

又

乘春纔見過三宿違言歸爲解留人語柳邊贈客枝  
平生感意氣盡日喜追隨重發山陰棹問我渡江時  
全家仰觀漲

四郊春潮滿雨歇尚餘河聲清難爲物持竿盡罷歌  
濤間誰有得川上意如何恨望雲猶黑歸塗路緜渺  
飲赤山寺

秦淮環若帶孤嶼復崔嵬絳壁開晴旭青松隱翠微  
叩禪仙梵杳坐石落花飛酒能餘清畫相携共息機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四十一

送方南羽

遙憶故人別逢君亦故人談詩笑上草把酒座中春  
自是交如水何妨士慣貧呼兒時問字爲兩喜經旬  
送王聖乾醫者

別來經歲載相聚不多時盡日臨棋局無心對酒厄  
野情天付與世路就相宜我欲投君轄非關肘後奇  
題劉年伯名宦冊

漢室多循吏平原能幾官蒲鞭仁跡遠峴石淚痕殘  
直道存三代遺書況二難誰言風木吹伏臘走衣冠

夜飲葉以冲年丈

與君同客飲爲我更移杯燭盡情逾劇言親意轉開  
讀書隨玉署歌別自金臺此會渾無夜何妨宮漏催  
題劉晉仲斷香草

夜寂寫耕起春深雁影分香奩迷錦字彤管鬱蘭氛  
疑向天台去遠從月殿聞安仁哀永逝千古斷勝文  
定遠飛蝗

當夏方憂早飛蝗又見侵蘇風迷去騎飄雪亂空林  
歲事一朝盡時艱此處深買生設墮淚湯沐自關心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贈宿州沈揮使

汗血乘征衣功成竹帛垂山河盟世祿湯沐育王畿  
況是中軍選堪嗣上將徽請纓時有志萬里看雄飛  
留山寺遲友人不至

爲有心期在前來古寺間是僧聊遠俗方丈且偷閑  
竹徑斜過水松房坐見山遲人人未至徒倚欲言還  
五日憶江南競渡

爲憶天中節江南樂事紆浪花紛鷁首綵樓曾龍鬚  
獨醒渾堪問離騷楚有書不禁千古恨何處吊三閭

送胡廣吾之新吟簿兼舉子

送別雨中天秋風箏上絃樓窗彩翼集鳳喜雲肩  
身似同安簿子如大野驛一時多樂事把酒莫辭頻  
送周若愚之慶元諭

君家多彥士通好自相親學是濂溪派經橫蘭水濱  
及門方立雪擁傳已噓春喜近蓬萊地無勞別問津

胡翁翁

頤隱甘嘉遜高名尚爾馨地標通德里人識少微星  
孝友家爲政箕裘世有經風流仍不墜天語責玄扃

在厚齋文集

卷之一

四二

五十五

胡太君

蒿里嗟邦媛萱幃失女師和熊猶記昔返鮒不同時  
風水遶鍾奎星霜閱綺綦閒居無復賦愁詠補亡詩

胡夫人

藉甚閨中秀兼之林下風鳴環餘響在遺鏡已塵蒙  
鶴別絃云斷龍飛劍獨雄夢回聞蜀魄能不共啼紅

南還舟子有宗雅感懷

鼓枻到蕪陰歸心縣旆旌月下呼舟子尊前話故情  
萬年同水木千里香鴻鱗聖澤江湖遠相逢淚濕巾

喜雨

最苦三時旱若禱夜不眠須臾飛瀑布頃刻響珠泉  
我亦新栽秫今知大有年甕頭堪過客買酒不須錢

關坐

幽懷不可遣鵲鵲枝頭囀日色去迎秋閑人閉庭院  
病來無些力顧影問消息心病几時瘳樹雲都邑邑

集黃復子園

天際動新晴主人開玄圃鶯聲滿滿堤竹徑斜通塢  
有酒集班荆移時佐揮摩丈夫一片心自是凌千古

在厚齋文集

卷之一

四三

五十六

七言律

恭侍 東宮講筵有述

重輪嗣照命承天象整踰躔 御講筵拂袖爐烟浮  
上几披雲牙尺展瑤篇平分秋色新湯日獨愛時陰  
地啓賢幸際元良無可獻須將丹悃托言筌

閱遼左邊圖

從來句麗重東隅細閱縱橫柴塞圖山琅咽嘆封虜  
徑海榮襟帶限胡羅極知漢壘千秋壯可廢王師六  
月詠漠漠風塵歸指顧誰招班筆佐 宸謨

正學齋文集

四一四

七言二

東門祖道

千官祖帳出瑤京楊柳燒蟬惜別聲自是辭榮千古  
重非關去國一身輕丹心白髮懸明主玉佩徘徊錫  
上卿共戀棠衣惟信宿東山能不爲蒼生

賦得山意衝寒欲放梅

朔氣初回萬壑陰曉頭消息向誰尋稜稜霜餘依然  
殘隱隱寒英不自禁忽覺山靈旋地脉懸知陽復見  
天心玄君莫漫留殘臘彷彿東風入禁林

讀東平王荅傳有咏

漢家名世啓銀潢鶴蓋青箱自洛陽時出豹裘旌異  
節錦衣驃騎擅奇芳弘仁近續河間頌帶礪遠看澗  
水長何事千秋光史冊從知最樂在賢王

落花詩

東風無復耐支持宛轉披離祇自疑片片舞空翻砌  
錦飛飛撲面遶辭枝縱憐苔蘚香猶在爲戀衣裙塵  
故遲安得長廻造化手年年一度一重思

元日同家仲早朝

斗柄東旋歲履端晴虛嶺嶺滿聲蛟雙闕乍開鳴玉  
佩千官草草俯金鑾連枝喜際風雲會視艸深知雨

露寬漫道立春傳太史呼春常願錫銀蟾

除夕

王著懷遲幾載餘光難同氣倍歡娛常勞春艸生宵

夢共理屠蘇待夕除永漏不須懷子舍疎鐘早已關

宸居聯鑣丹陛寒光盡淑氣新觀景色殊

家大人人日七十初度中秋歸里門集客爲壽

偶賦

今宵把酒祝長年銀漢分輝徹特筵爲奉親與辭闕

下得承 君命舞階前  
莢芽吸露當三五  
椿樹迎秋自八千  
謾道椒花曾獻壽  
歡娛此地月爭圓

元旦早朝書劉見初侍御 恩詔放歸

修風一律發長春  
聖主垂陽敕直臣  
銀簪乍傳開簪室  
金鷄早下傍鴛人  
秦文自是乾坤大  
解澤何如雷雨新  
慈孝由來瞻錫類  
歡騰此際頌堯仁

其二

翼主拊教一死輕  
丹衷元自徹蒼冥  
蜚幽時解東風來  
承讖宵占北斗形  
折檻尚留旌直節  
埋輪却憶問都亭  
幾年瞻母華山下  
緯郵應難許獨醒

送王父母之泉安

從來湯沐重王畿  
恰喜分符應宿輝  
南園凌雲新赤葛  
西陵耀日舊烏衣  
楚材席蔭青芬達  
燕市敎襟摩屑飛  
高柳蟬聲誰問別  
碧空明月正依依

賓松壽冊

莫以山中無語語  
石橋南畔有佳賓  
賓自從結社同芳菊  
懶去隨流問要津  
長夏濤陰翻鶴羽  
千秋丰稔老龍鱗  
幾多懷刺通名字  
惟許陶潛識面真

送周莪翁年伯出都

此日承恩出建章  
春羅初試柳條黃  
尚方貌賜金龍滿  
寶匣矜馳御墨香  
青藜不隨除臘換  
黑頭早占大椿芳  
牙纔萬軸聲光遠  
見說荆溪寶十郎

送周玉繩年兄請侍南還

曾乞天朝奉二人  
我來君往總皇仁  
官袍約纓通南極  
畫錦宜綸自北辰  
二月鶯花隨去路  
三吳山水正芳春  
新詩到處堪題咏  
絕勝何如畫畫津

又

天鷄曉唱出彤墀  
繫馬城頭曷有思  
王孫風流驚絕代  
周商葵鼎喜同時  
看花坐滿黃昏月  
對酒催飛白雪詩  
折柳贈君君憶否  
金門日影政遲遲

送同館羅湘中年兄還益陽

朝朝送別君爲主  
今日離亭客是君  
彩筆螭頭推野雪  
朱塵馬首逐湘雲  
楓如二月花殷樹  
別有千愁酒半醺  
此去沒勞重作賦  
桃江汀上鴈成羣

九日計部吳師每年兄初度

黃花拾得鳳城頭  
更上仙人十二樓  
翠宇凌霞霞低碧

落瑞窩近日小鳧舟蓬懸鵝火輝郎宿來泛霞觴第  
酒籌歲歲相尋人自健歡隨八駿伴宸遊

飲桐令王明初年丈書院

亭亭丹榭倚雲開虛牖青山入座來席上冰壺清不  
暑譚間玉塵喜同杯三年燕市離情遠一曲吳歌曉  
漏催政是使君憂旱日恰逢輕雨淨塵埃

慰鄒邑兼謝李明府

盡日風塵欲奈何爭嗟雲漢苦炎苛投陰傳舍清槐  
遠帷蓋閑亭古栢多況是真人餘紫氣纔逢魯國郎

結歌通家孔李由來舊霏屑重勞載酒過

過堯同張賓王夜飲呂豫石年文明辰豫石復

携植見過爲記二首

別來五暑相思滿此會翻成一語無歡極不知歌屢  
變更闌轉覺意方輸官餘譚偶惟仙吏醉裡尋真亦  
酒徒世路風塵只如此空教馬首自踟躕

晝夜追歡興未央朝來羣植更飛錫嫩浮碧管王孫  
色綠泛青州刺史香把臂共看人似玉裁詩一自歸  
爲裳也知此際終成別猶惜離亭片刻長

過孟常君養士處

可憐門下三千客無奈關中百二城國士思深無可  
報當時只得學鷄鳴不惜黃金交死士幾人誓死報  
平生孟常得度函關外青史談彈總不爭

宿思邑閨周明府攝齊去思冊

楚材飛譽久峨峨帝念齊民藉撫摩買犢已看新泐  
海割雞隨見古絃歌邇來貝上傳三異恰合河中須  
幾多品自蓮峰真道脉儘教家海鼓鈞和

舟次通灣再辱黃經甫年兄贈詩却寄

征亭澤之六二

四一七

七四四

仙郎翰筆自軒軒蘭似清芬王似溫慚我弟兄虛附  
驥與君南北兩同門幾年意氣方驚別一水相思又  
贈言只有江山知已月清宵和夢總薇垣

乙卯夏五月李伯襄年兄暫假還粵余亦侍二

親南歸作此志別

君停畫轂我維舟粵海吳江賦遠遊九子別來經數  
載香山歸到定初秋驪歌耿耿懷同調水國茫茫極  
望睥文酒再同何處約月明應憶鳳池頭

又



帝城麗日映明霞喜傍仙郎共看花一日偶同新玉  
署千秋况是舊題家携來彩筆青蓮出望去真人紫  
氣賒回首薇垣紅日近不須惆悵各天涯

過蕪江賦寄山陽盧楚白年兄

千載風雲會帝京斗南又指福星明我方挂席過淮  
水君恰逢才渡石城想兄文章收大雅懸知衣鉢付  
諸生天涯兄弟遙相憶坐向關河秋水清

贈寄吳省台少參二首

清風並捲五雲鄉檣栢亭亭晚更芳鳳藻千秋饒著

述鴻猷一代望旂常淮楊離賦水壺瑩江海恩波惠

澤長初裏天機堪補袞已看榮戟繞台光

承恩雙白出京華引領旌旄泛客槎值重百年元共  
里情深兩世舊通家建前玉塵春風醉別後真人紫  
氣賒江北江南明月夜不禁清思繞天涯

九日同社諸君集雲龍閣及步月歸李玉若復

于邸次開尊乃與諸君暢道宵之懷因賦二  
章

雲龍高敞羣微秋別夢猶懷此勝遊知己一時俱在

座家山九日共登樓浮來菊蕊香盈顙揮遍茱萸碧  
滿頭明月自能留客醉不教帽落也風流

却從高處佩萸還復道通家夜登筵好友都忘誰是  
主貧交那得酒如泉重尋逸社論文約細語金臺作  
客年幾載相思今日會不須投轄不須眠

送徐見與北上

溪山泉翠送蹄輪望望楓橋野水瀟瀟子共知天下  
士薊門爭羨上林春極知寶劍潛龍舊想見雄文吐  
鳳新對罷形埒雲五色天香飄霽六街塵

送馮侗夫北上

古道疎林鎖曙烟行軒此日散離筵鴈行對酒分天  
際鵬翻隨人到日邊渥水神駒誇出漢東山環寶合  
歸螽敬通舊有凌雲志好趁春風快看鶚

送池守杜公祖調宛陵

經緯胸中總廟謨由來嵩少孕真儒品當壁立高千  
仞名共震標建兩都德業擬沉囊水碓專城重訓漢  
庭符也知攀臥應難挽別有鹽梅待上樞

又

幾從政事見文章壁月娟娟徹水鄉杯酒竟慚家北海口碑爭勸杜南陽敬亭日暖惟慙秋浦春深雨露香父老不須爭界首福星處處是恩光

贈李襄城年兄

雲華春曉景皇州別有真人紫氣浮天塹烟波瀟彩筆扶南屨市見芳猷賢儲李下應頌格士額龍門不願侯丹陛一時宣最勳佇看綸綍五雲暖

都門喜方夷庚年兄小集武豹青年兄在座有建

左學齋文集

卷之二

五二

七

記得初年建業時翩翩一字向秦漢疎簾斜捲銀鉤月花鼓頻催馬塔詩星霜幾度添譯恨南北相思有夢如此際座中成喝飲燒燈不覺夜沈遲

送南樞方夷庚年兄南還季弟與偕

未央宮闕煥龍章司馬星驕恰小陽南國韜鈴湯沐重北堂歲月彩衣光九天風露看鴻漸千里水霜托鴈行從此池塘添曉夢長千雲樹鬱蒼蒼

爲陳伯安索贈盧參

儲雅千秋擅大家又從山右萃英萃雄文巧製河陽

錫寶劍光騰武庫霞千里海邦均霽澤五雲天閣峙宜麻武庫騷客多君友爲茲暮荊各一涯

祝史亦步給諫兩尊人雙壽

烟霞泉石自悠然舉案雙雙福自聯問道書餘三萬卷添籌秋更八千年歌疑玉樹連青鎖瑞霭瓊蘇對綺筵坐學青麟還共咲幾迴清淺見桑田

黃玉崙太史尊公八十

紫綬新頒錦字書詞臣向學暫迴車君恩典奕尋常外親壽壽添八十初堂上彩衣翻畫錦庭前丹荔映霞糖歲星年進蟠桃酒試以去歌响碧虛

壽傅星恒太夫人

希里筵開雙壽觴繡衣遙映五雲章行憐閨闈邊驄馬生愛庭闈繞鳳凰月日舊題人似玉天中新擬頌如岡百年春酒樽方滿夢齊長須子舍傍

贈陳自昭年兄太母

才子新聲徹紫微五雲春傍彩毫飛來依禁柳裁公服行倩宮花綴綵衣使節星轡臨上路君家寶婺耀慈闈松門山色晴如畫引領仙郎畫錦歸

爲張完濃題玉樹圖

亭亭塵表若爲榮，鏡裏仙顏肯再逢。  
曲乘書不斷，有溫風積來玄圃光。  
轉工自是主人能，獻賦上林應識記青蔥。

壽曲阜高夫人

壽筵八十敞華堂，千里遙看寶婺光。  
正長稱祝不須仙，仙苑酒波將汨水注靈觴。

又

水接瑤池泛酒光，雙飛捧悅侍高堂。  
露玉輕翻疑是舞，雲萬樹荷花排畫錦。  
秋芳比中甲子看庭葉，不問寒暄世自長。

向烈婦

南州洛南人年十九嫁宋一坐與其

夫同日死

誓將從一步相隨，笑人泉壤其此期。  
并但知白骨同參差，明月空懸開寶鏡。  
離惟河源冢嶺同長遠，信是商州一女師。

夏日遊海淀清華園三首

野興相携趁曉輝，曉輝繞過城角雨霏霏。  
酒山色空濛隱翠微，隨處鳥聲爭喚侶。  
添衣長安襟帶渾如濕，拾秀穿雲願勿違。

威里繁華景若何，一番新雨淨銀河。  
雲裏千峰簪翠嶺，曲徑從開蓬島路。  
大波泛潮機石傳虛事，今日同遊勝攬多。

水滴平川花滿枝，薰風五月午陰遲。  
和戴筆欣瞻鳳藻垂，刺有雨香來玉砌。  
金危此中樂事王孫有，圖外凡人那得知。

天地無清白日輝，可憐鏡裏怨孤鸞。  
霜寒木悲風樹樹，酸卒歲痛惟茶在口。  
爲肝衛舟矢相南，陵詠得王言更不刊。

霜年伯母節詩

霜年伯母節詩

霜年伯母節詩

壽成姑子封公六十

才德從來遇合難，壯年寧復借還丹。  
輔還繞清風竹幾竿，玉樹瑞呈雙粵秀。  
雲間翔鵬不用陳，新酒分得君王湛露盤。

楊雲門

利名雙遣真儒行，魯國男兒舊有聲。一鐔成鯨興後，  
甲五更執臂跨先庚。青青藜杖花陰映，灑灑苦城竹  
徑生。共撫鳴梧隨鷺鷥，聒陽吸露在承明。

送吳師每年兄餉節雲中

微羽未靖羽書馳，處處軍需苦度支。鴻鴈澤中聲歷歷，  
塵車道上羽遲遲。前籌抵養無疑事，右紳疏邊悉  
便宜。倚爾長城雄萬里，特頒使節鎮西陲。

送徐兄與之荊州

廿年兄弟幾離羣，駿馬臺邊又別君。却憶青燈同聽  
雨，聯床絲簾盡凌雲。虎濤風林濤聲壯，鶴澤天關樹

左學齋文集

卷之二

五十一

七言古

影分一片心澄秋水色，佇看鸞轡振青芬。

送余集生轉餉遼東便節過里

莫春遼渡艸離離，誓斬匈奴報洗騎。轉戰不堪風雨  
恨，枕戈政苦癸庚時。鄒侯餉輓秦關粟，子美行吟漢  
塞詩。此日六師生氣色，使臣咸望震東陲。

又

征車到處振咽喉，此虜情形已在眸。林有長纓能繫  
頸，誓教辛戌爲防秋。封裝豈是空矜武，探虎看來信

壯猷。節人故鄉如問深，肯將柯爛石城頭。

夏日送詹大參之湘中

幾年方畧控神京，此日分符向楚濱。榴火亭花明畫  
戟，薰風驛路擁朱輪。洞庭使月千山曉，雲夢朝霞萬  
樹新。白雪調高慙宋玉，登樓清興共誰論。

晉封翁壽冊

早開二徑艸青青，杖履行吟任所經。一霎胡麻開漆  
藥，九還丹鼎老堯蓂。彩堦舞舞處，官袍綠綠分來仙。  
露冷甲子重輪今日始，卽看恩詔下彤庭。

右學齋文集

卷之二

五十二

七言古

丁太史尊人雙壽六十

南浦雲門瑞色鋪，玉壺春酒不須沽。杯傳湛露分金  
掌，袖惹輕烟出御爐。花甲並過誇健鶴，璇背直上見  
名駒。他年試問蓬萊水，深涉猶如此日無。

過景州訪張年丈不值月下來自叢林招飲偶成

新開甲第與雲齊，爲問龍門駐馬蹄。馬跡橋梓盤旋根地  
遠，又看王氣叢林西。忍將鳳字題門去，却寫魚箋垂  
夜扉。明月入懷眠不得，喜君恰載月明歸。

王砥中太夫人節壽

誓死黃泉死復生祇緣如綵繫宗枋半世指尖消積  
縷萬行眼血淚孤檠藉古每編名節事謀兒時泣孝  
忠行榜傳金字天垂寵此日瑤池秋色盈

壽李若鶴年兄太夫人

庭前繞膝半青矜拜使慈顏喜不禁况復彤墀三策  
入取將宮彩一枝簪曲江亭上饒春色瑤水池邊聽  
好音美是祥光開四代稱觴展拜滿槐陰

吳貞女

慷慨何難殉九泉從容完節矢芳年鴛帷未作塵絲

在魯齊文集

卷之二

三

七

合鸞楨因持定力堅身是蓮花元不染經翻貝葉自  
忘筌已知澄徹明心性水沁冰壺月在天

徐母七十

五月榴花拂綺筵西來紫氣隱平川看羞麟脯金鸞  
麗酒進瓊漿玉牟鮮雙節稀籌添座上幾冠新彩試  
階前曾從陳榻知孺子筵祝鵬飛日月邊

送友人之楚

幾年樞府借前籌特簡分符擁上游萬里天開雲夢  
曉千山月霽洞庭秋迢迢古驛清猿嘯潮落澄江彩

鷺流別去相思何處是梅花笛裏岳陽樓

小有園

馳驅王事染征衣槐轡城頭又已西轅下朱英前負  
簪匣中綢帙上侵霓山迎來色巖如笑榴拂歸裝路  
欲遲一帶秦淮渾在眼佩鳴聲裡曳懸黎

青陽道中逢姑孰何明府志喜

花甸重家信宿過望中嶠壘盡嘉禾五絃想聽南薰  
操九子行聞擊壤歌壁月庭中縣峻潔霜毫掌上運  
陽和肩輿也何池陽發滿路清風蔽芾荷

在魯齊文集

卷之二

三十九

七

壽田百源尊人年伯

怡得金丹善引年龐眉鰓齒赤須仙閑來畦上看瓜  
熟倦從階前翫鶴眠六訓開人森比屋三綸煥寵敞  
壺天君王更爲歌南陔鎮節熙中衫服鮮

送王明初之任桐城

帝里風柔綺陌晴仙臆引領皖陽城三生恰喜稱年  
誼片語那能暢別情林筆雲霞將製錦循良今古足  
邀盟君家舊物三槐在試向華林聽曉鶯

堯城淚贈金荅璧悉其長公游泮復舉仲子詩

以志喜

塵情君自等空華門運清如處士家叢桂乍標金粟  
蕊夢蘭新長玉田草雲移別墅實常滿雪送秋光興  
獨除古渡班荆情未盡欲期詩酒醉烟霞

送孫樹明遠任廬溪

春風座上幾經年此際還喬向楚天敢爲藏書尋酉  
穴却將新政試辰川霜飛馬首休言遠雲引鳬端總  
是仙佇聽循良徵異績送行杯酒漫留連

壽王母姚孺人五十小詩

有引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六

七言八

孺人余中表任子歸于王又余姑叔也春若瓜  
莫識賢淑爲許孺人不天堅冰玉操課子如鄒  
母九季君膠序盛有聲諸孫繩繩著膝上歲寅  
孺人松筠五十余以官絡京邸未獲稱觴聊賦  
里言馳祝云

緩山鶴去已逍遙幾度水霜歲晚桃萼池西春正  
早萱芽堂北東初消泰來喜共增壽會元起重達錫  
麟霄繞膝更多玄圖玉旌書應和白雲謠

壽劉貞一直指太夫人

禁城海萼通幽香霜月清芬寶婺光青鳥遠銜金母  
信慶雲深總舞衣長恩沾北關隆三釜宴啓西臺會  
一陽自是九華鍾懿德尊前好爲誦如岡

贈洪參軍致政

廉聲久著寵綸宣正是參軍坐嘯年蓮幕故知無俗  
廼洪厓原自是神仙慈顏喜得丹砂就諸子聞將白  
雪傳共說鴻冥高莫慕天風有待起鵬鸞

贈王參軍封君

詔卿丹鳳出彤庭恩寵增輝太乙星珠樹高鶯千歲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六

六

七言八

雀肉芝錯列五侯鯖蓮花幕入神仙客邁軸門臨綠  
水汀江左風流誰得似如君名注泰真經

贈邑人

風前金粟散秋光却送高軒過泮堂人是瓊臺山上  
玉塵揮蘭水谷中香雕虫讓白欣同調驕驥從今看  
異常眼底泮沅沉何足問尊聞北海坐春陽

送吳福生之大同督餉

山東桃李陰如許新柳又傍塞雲生自是國家邊事  
重忽看使節馬蹄輕禦戎誰謂無長策督餉從來備

苦心夾道爛聲依路傍設聽笳聲動離情

賀蒙翁陸年伯

書省翩翩珥筆郎清時國計倚勛勳度支續奏虞庭  
最綸綵榮增漢署香五采岐鳴新鳳穴一經霞起舊  
龕堂夢莪三復君無憾天寵從茲慶未央

鹿乾歡年兄留借金花左摘出都

空嚴成壘待胡兒剩得殘烟斷不炊鉄騎如何仍坐  
困金花原可備行齋叫關不應空延頸懸磬而今已  
噬臍豈爲身名達主怒可憐時事愈差池

在魯齋文集

其二

誰忘漢耻任天駒偏急瓊林不急遶風雨無情寒戍  
卒雷霆有意挫忠寮便宜河內虛同黜輪轉關中孰  
顧姚萬一回天猶有日潮陽且漫理星轡

龔載華家世國手也阿侄抱搃得先生霍然乃

其人亦誠可親臨行口占一首以書扇頭

善病年來說孔郎逢君輒喜叩岐黃上池拾得長桑  
訣金櫃常懸抱朴方不是折肱成絕技每從苦口擅  
兼嘗吾家保赤多誰力賴有雲林杏橘香

詠陳姑月卿命歸壽八十太夫人

煙花正遠帝城東歸騎驕驛空玉驄六節自天懸  
白日雙旌拂地引長虹開門共訝饒真氣袍笏由來  
紹祖風歸去好持仙掌露碧桃深處醉千鐘

陳穎亭老師太夫人九十

江左閨貞頌烈娥遐齡勁節太山高承家有龍鳴龍  
種華園看孫紹鳳毛甘雨其霖慈訓遠和風云穆寸  
心勞瑤池九十羣仙集歲歲三台醉碧桃

壽磻溪魏老伯雙壽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壽詩

鍾山瑞氣接溱梁雲霧仙源壽域長昂宿輝星南極  
麗婺岐嶷護北堂香三千花實桃初熟八百秋春祝  
未央翹首仙郎寶燕後分將御醺沉霞觴

抗振菴施水部

雲深何處吊迷津流水桃花境上春却憶賢勞符父  
日西風悽斷白頭人夕陽落盡青山暗賦騷人歸靜  
夜扁穴有鳳雛毛羽別看依韶舞入虞庭

送周桂瀛司李出都

高旂翻秋出帝闕萊香的的刺人新西山爽氣隨征

鑒北海清尊倚去輪君自叔願家法在我將夷蒿相  
才論相思何必遠相憶九子峰頭盡是春

贈景我那丈得請輪脈豫章

此日卽丹出鳳池號駝四社急時危范車恍是澄清  
詔點粟何須畫便宜彭蠡泛舟應自遠饒陽勸稼未  
言奇君行更過長千里書錦綢繡任委蛇

崇安逢元宵明日將之武夷

春來獨對雨瀟瀟轉眼清光滿碧寥梧酒未醒柑酒  
熟梅花半落杏花殘遙知燈火千重樹那得雲虹一

在魯齊文集卷之一

七

七

度橋張望武夷明日去倦遊誰爲賦壘瑤

蕪陰會九子兄三十始度武夷真明府有詩爲

善勉爲次韵併以寄祝云

有美翩翩賦二京星芒清夜燦長庚半輪甲子初逢  
度一卷春秋早著名步武南豐弓冶合論交北海斗  
牛橫武夷何必海相識會孔通家泗上盟

賀黃中尊報續二首

創玉峰高薪水清照空遙望福星明畫鳴卑父葉橫  
塵春發河陽花滿城千里情依桑梓近三年陰庇帝

索臚政成祇恐難留冠青瑣時開兩易聲

爭美循良黃次公穎川遺政遇江東菰荒有策茅簷  
靜鞠獻無私玉鑑公四野桑麻烟雨裡千家絃誦月  
明中而今報續知君最會看丹書召紫極

幸倚松上人六十

長松千尺山之祖獨抱風霜歲月殊剛蓋鶴棲搖翡翠  
盤盤根龍出結跏趺祇客乾竺稱羅漢不美秦封拜  
大夫徒倚渾然忘去住悠悠禪喜自堪娛  
雨途感懷

在魯齊文集卷之一

六

七

盡日行來蹕路除東風淡淡雨絲斜桃溪細纖脂  
錦梨樹微飄白雪花瘦骨添衣還帶冷鴛人無伴獨  
懷家惡興小倦聊成睡恍忽兒童問買茶

北歸途中感情

忽設辭燕十日過南中春色更如何閑花無種爭紅  
紫野鳥何情自嘯歌恨殺都亭催去騎喜逢田婦放  
新鷲風光漸是家鄉好爲問前程路幾多

人日爲家君壽辰客宗安有懷

瑞髮華勝露晴峰遙憶庭闈初度逢桃熟三千春正



緩莫數七葉露初濃  
季常眉裏爭看馬文若  
膝前且侍龍自是老親歡  
宴極休教遊子嘆行蹤

除夕感懷

總總庭闈各一天  
葦桃八度開斑駁  
親歸劍閣元宵後  
子向長安臘月前  
人事參差都是別  
韶華更遑每逢年  
明朝又作他鄉客  
春酒南山意偶然

懷湖上諸友

寂寂江濤落日斜  
故人西望隔天涯  
屬來多失湖邊伴  
菊滿誰非籬下花  
不爲嚴霜寒舊舍  
幾隨明月夢

杜律詩八集卷之一

六十二

七

君家同心澄水應如許  
豈感沉淪嘆物華

旅懷家弟

雛燕飛來羽自新  
天涯遊子滯風塵  
青山到處鴻音杳  
白社欣同別舊親  
善病難憑鏡索酒  
祛愁偏惹淚沾巾  
幾回芳艸池塘夢  
獨坐窓前月半輪

夜泊梅埂

滄江莽莽洗孤舟  
吳楚對蓬窓  
倍客愁風棹沙丘  
寒宿鴈月沉波底  
映浮鷗喜傳梅梗  
江南息底望華峰  
天際幽誰道  
漁郎堪伴隱此身  
方繫廟廊憂

姑孰縣經明府道中復值

百里花封到處芳  
那從此會議循良  
雲融爭睹青霄近  
至轉偏宜愛日長  
論舊喜君情似玉  
懷歸嗟我鬢披霜  
枉車題鳳遙相憶  
皂葢朱輪值遠疆

南還舟中

天涯遊子汎歸航  
水態山容片片光  
幾樹梅梢催曉  
黃鶯聲漸唱  
聞斜陽蕭條覺我吟  
竟冷吟傲隨君酒興狂  
此去好風應借便  
前程九萬看飛翔

夏少葵壽

杜律詩八集卷之一

六十二

七

丈夫何處問生涯  
幾載都塵興倍賒  
七策浮湛懸計倪子全然諾  
魯朱家夜來斗柄開  
華裘蚤是仙臚注紫霞海上碧桃初  
獻瑞爭看晚實賽春華

又贈

爲愛金陵綺陌塵  
閒簾常自諳春烟  
深藏乍似鴟夷拙  
大隱應知猗頓賢  
愛客恨無千日酒  
浮家到處五湖船  
他年良史題良賈  
也有芳名綴簡篇

夜發松陵

楓冷吳江落葉稠  
經年行役却悲秋  
數聲嘹唳天邊

萬興處浮沉澤畔鷗細雨那堪霏旅夜寒風借得送  
孤舟金沙此去還爲客季子于今已倦遊

吳江劉夢賢老師署中感懷

此行端不爲尋鱸去去松陵已暮秋飄泊半生渾是  
寄蹤蹤已事盡如流梁清花縣同官吟曲奏吳樓獨  
客愁搔首不堪表自敝謾將醉賦說封侯

送劉學博之易門令

使君丰度藹春陽千古論交蘭水長師席已成蹊上  
李君思新轉蔭垂棠一天明月凌空羈萬里清風鼓

蘇外集

卷一

六八

七

書儲劉處聲名逾藉藉福星應日召嚴廊

平生意氣勁千秋對酒相看與未酬忽報盤龍官地  
遠自知金馬景情幽一封烟雨飛鴻杳兩處雲山落  
照收漫憶河陽春色麗波流青海潤皇州

送張廣文轉泗水論

斯文領袖屬時英有美翩翩出大彭不獨詞章驚絕  
代還因意氣識平生盤中苜蓿官常冷座上春風興  
自清樂得羣才宏化育又看木鐸近儀城

五言排律

恭紀

聖孝二十韻

舜世敷皇極堯門毓母師 坤儀超古往 帝德邁  
今茲四代天親會遐方舉順時孝思常聖聖養志祠  
孜孜問寢銅門密迎溫禁樂私祥光明葵曜瑞氣藹  
瑤池真養春暉潤恩淑景鸞鶴鵬桃實燕翼玉  
呈芝頃值違和候彌勤侍藥思晨羞還自潔夕發若  
難持願啓金縢遺長延璇殿祺齊壇虔頌禱椒闥漸  
清夷愛日洵無極長年真在斯爐煙通碧落環翠連  
丹墀五十親猶慕千秋行始基因心暨庶務錫類拓  
宏施繼體隆儲訓分藩重本支 慈寧親大姒 辛  
止儼昌姬應兆範圖出長看鳳展垂小臣同獻舞恭  
和九如詩

頌曆恭紀

聖壽

聖哲承堯統神工協禹章應圖頌令序候管試初陽  
日馭南箕近星文北斗光就賞占晦朔珥筆述正王

蘇外集

卷一

六十九

五

萬國騰華祝千官捧御黃龍飛繇玉曆象舞獻瑤瑤  
泰運乾坤轉皇圖日月長作人知壽考有道正垂裳  
桀柳含春碧空梅送腊香嵩呼隨蹈舞萬載共無疆

異草

何物瑤華異英英迥別常自緣呈瑞出應不待春芳  
帝女方疑露大孫錦帶香奇分羣玉團幻出五雲鄉  
豈獨呈家瑞還宜摩國祥好將金石勒擬並漢芝房

送衍聖公

世自丁殿系文依象緯呈酒源泓聖派恭嶽毓時英  
在魯齋文集卷之一

七

五

際會風雲合旂常日月明舊縷絲結嗣聖豈奉宗盟  
闕里遙瞻斗燕壺近識荆不妨吳魯異自有本源情  
羽爵流處紫蘭幽解珮清千秋神物在應不計延平

送陳讓古年兄省親

古道南州地彬彬國士鄉君公垂令緒直類古人行  
白壁家聲舊青箱世澤光太丘賢有後孺子德彌芳  
筆湛瑤林露衣霑御苑香星軺明彩服實發映青陽  
瑞靄依南斗春暉愛北堂鴻儀榮梓里鵲首渡滄陽  
上并班蘭桂華簪集鳳皇聖朝深雨露早晚下鸞章

梁封君壽

世握玄珠舊花明玉樹新烟霞塵外賞魚鳥個中春  
今德昭鴻清清風仰薦紳驚情娛往死鳳羽接楓宸  
花下春杯舉筵前彩服陳蘭孫班玉笋壽域啓椿霞  
彩騰仙千爐煌煥上賓羨君全五福何必別尋真

豫祝李母壽

懿德成坤後清貞勵閭儀競競永葉操汎泚桐舟詩  
展爰供親早宵服課讀遲青箱餘舊業玉樹發新枝  
鳳羽雲霄迥星昭雨露滋春花栽彩服秋會聚瑤池

在魯齋文集卷之一

七十一

五

酒憶金盤露歌應君落辭儔郎天上客母氏女中師  
不盡封人意南山在壽巵

壽吳夫人

應宿邊南國瞻星霽北堂德成陶母子賢族漢嬰黃  
脫設承春晝尊開對景光栽花萱色茂製錦綵衣香  
絳雪蟠桃薦青雲玉樹芳相夫膺翟弗榮千煥龍章  
遙指西山祝年年對壽觴

劉太公暨孺人雙壽榮封

潛哲開春穀千秋槐蔭長鹿門潛豹霧能騰龍章

雅致推和靖賢聲數孟光一經傳奕葉三鳳姿翱翔  
更有博霄翮先爲製錦郎西安歌豈弟北闕詔循良  
召對虛前席軒蓋借尚方絲綸褒鶴髮雨露湛霞觴  
獻壽稱屏午承歡舞繡裳東方桃已熟王母宴初張  
萱背來青鳥楮庭照紫桑天庥知未艾齒德兩題昌  
賀經濟川明府之長安令

夙昔才名擢英雄入彀年不殊搏九萬何異奮三千  
香藻承恩命瑤華摘簡編四方瞻日齊百里見星懸  
愛及桑麻盛仁同雨露鮮畿南無采色薊北復花妍

小尊齊文集卷之二

五十二

五十四

棲鳳原非久乘馳亦固然金章圖府俊玉燭訟庭賢  
德澤思羊祜文章憶馬遷長懷梓里誼遙望斗牛羣  
龍近天爲聖見飛今是仙五雲深處夢敬以奉周旋

七言排律

送胡石泉學博轉建平論

石頭自昔稱多士地肺如今更羨君鼓篋舊遊同菲  
水揮旌時接采蘭濱千年道學歸安定幾載型陶說  
廣文夜雨青龜山氣冷春風絳帳對光瞻傾尊細論  
金蘭重揮塵雄譚玉屑紛鱗集堂楹佳兆作鸞遷喬  
柳遠聲聞延津雙劍憐相合吳水孤帆惜暫分舊盟  
猶復尋鷄黍杯酌何嫌對藻芹此去桐川應不遠班  
荆不必嘆離羣

小尊齊文集

卷之一

五十三

五言絕句

賦得我愛夏日長四首

玉署晨光動時花凝露芳卷開清興與鳥語漸調笙

二

蟬吟不斷處靈語自親時獨坐渾忘暑香消午漏遲

三

喜吟方得句倦興復拋書珠箔間苔色流光儘有餘

四

琴書消白晝清夢到羲皇留影猶如許荷香不凝牆

七言詩集卷之一

立夏送友人三首

北海颿之聲雨薰曲可歌醉翁應有處別去欲如何

二

留春春不住鶯花尚滿前留君君又去落月自凄然

三

共出傷春句翻成惜別詩王孫歸去疾但只問動期

仲春田百源年兄初度同門爲八駿杯舉醵因

題

隨鑾橫八駿逸景逐風斜正是驚初蟄三千桃始華

壽以二月五日  
先一日爲蟄蟄

春夜雨後溪聲

倒憐春帶雨最愛洞鳴泉泉響一何急休隨客枕邊

又

余家傍山谷山峭水飛瀑獨在武夷聽一宵愁萬斛

崇安度歲得白鵬

令節司青鳥人家送白鵬知乘春霧起何意舊柴聞

又

瑞姿微點綴介質不羈縻秦汝曾飛去羅來更待時

七言詩集卷之一

鷄鵲

有美綠衣娘生來舌自長會知人寂寞不問也鳴翔

又

有賦慙加點聞言解不來家人何日至依舊自徘徊

七言絕句

暮春四首

萬象溶溶露化機，烟容霧靄暗暉暉。  
莫疑花信催春去，正是春和好受衣。

春服既成

一派清虛渾未分，偶臨沂水見氤氲。  
也知天地同源處，好共鳬魚浴作羣。

沂水沂

何啻萬籟寂無聲，習習枝頭處處生。  
不爲枝頭伴造化，舞雲千載有餘清。

風乎舞雲

正是烟花三月天，攜來童冠故依然。  
行歌互答渾無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一

七

七絕

盡收拾春風任往還

咏而歸

初夏暑中卽事四首

韶光容與上窗紗，秘館深沉不近譚。  
典鑊閑繙清典

迎閒看景色綴榴花

槐蔭風輕永日舒，花磚陰轉白躊躇。  
坐敲青史渾忘

倦，更是鶯聲喚午初

九重佳氣滿蓬萊，玉案香清絕點埃。  
靜對圖書殊自

得，喃喃燕子故飛來

向夕氤氳紫翠浮，銀屏纖皎月如鉤。  
雲中隱隱釣天

作疑是身從閨苑遊

過諸城有感用壁間韻

五月驅車帶曉寒，征夫誰念稿夫難。  
聖朝雨露渾無限，四野如焚未可看。

當年偕計雪霜寒，每向郵亭泣路難。  
今問主人俱已換，紛紛明月座中看。

宿濠梁

風塵一路逐行車，纔憩濠梁慮覺舒。  
夜夢不知莊是蝶，臨流安見我非魚。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一

七

七絕

勞勞誰個喚清源，吊古千年問漆園。  
會心是處疑濠上，淩上如何未可言。

贈南陵黎明府守羅平四絕

陵陽碑口路耽耽，盡被垂棠映日酣。  
忽捧堦書來蜀北，新瞻刺史向滇南。

仙傳乘春事遠征，眼前臥轍可關情。  
敬亭固自有無厭，無奈采州竹馬迎。

喜舊溪頭花事茸，預排顏色待薰風。  
不須別事烹薌薌，惟在南薰一曲中。

衡惟在南薰一曲中

爲愛彩雲分外奇  
宣風萬里起明時  
日邊消息知非遠  
却有離情折柳枝

北征四雨

爲徵君寵別親  
潁雨濕征衫  
淡更潛縱過  
漲河今莫渡  
明朝可是舊家山

蕭蕭風雨送征鞍  
頃刻洪流欲渡難  
但得清朝覩樂歲  
何妨行役且盤桓

過景州張年丈招飲

幾年音問殊寥落  
千里雲山欲見遲  
今日相逢欲相  
託韋行不傳六卷之一

訊何妨盪醉倒金巵

却尋繁馬柳絲長  
不斷蟬聲日已移  
無限情思依舊別  
且和筆墨寫新詩

題隱士鄭月丹

逃圭逃爵又逃名  
不許風波滿地生  
一任扁舟隨意往  
滿空明月有誰爭

看他白晝不能休  
何似黃昏自在舟  
不用推移泛明月  
銀河咫尺掛前頭

題友人園

主人別業斗山隅  
遠絕喧聲意自殊  
城市園林那得此  
官然別是一蓬壺

園中梅竹互蓊蓊  
更有過從視髮人  
一鉢空花堪寄傲  
何須泛海問三神

引入芝泉竹徑穿  
都云一畝頓長年  
詩人別有延生術  
洗硯池中漫草玄

蒼蔥榆柳雜畦間  
上是仙人柯爛山  
坐久不知春去住  
遙園池水任潺湲

賦罷臨池欲有客  
主人得閒在何時  
巾車遠擬從山徑  
爲叩柴門一問奇

壽李太老先生八十五首

楚水滇雲供畫輪  
越王臺上聽行春  
經過甘雨歡聲滿  
幾處棠陰盡綠城

功書信史口成碑  
鱸膾秋風遠有思  
猛解懸刀如脫屣  
柴車野服任棲遲

堂開一徑草嫣然  
得意拋書看鶴眠  
那管人間消息事  
但知青鬢又年年

甲子重輪桃再華  
不須藥鼎煉丹砂  
洞中久有神仙

錄坐對朝朝散彩霞

鳳毛五色各翩翩  
取次恩波自日邊  
今日仙冠和湛  
露香霏舞袖彩衣鮮

題陳年伯母別花集

不難一死對黃泉  
爲有遺孤在膝前  
苦雨酸風華髮  
換碧天澄月素心懸

一盞孤燈解歲寒  
凄然往事備艱難  
機梭不斷如絲  
線能膽頻和佐讀丸

秋盡千朝生紫烟  
筆花五色長青蓮  
人情極處天心

在唐詩文集

卷之一

一

見兄志剛時女訓傳

可憐慈烈寒冰雪  
却喜絲綸煥日星  
阿母芳名垂不  
朽千秋列傳共流馨

節烈凝冰水不如  
天花點綴覺還殊  
長安多少丹青

手一片孤心畫得無

曉風

煩惱無情自倚欄  
漂風戾戾不知寒  
飛來亂葦紛將  
掃夾帶梅花待月看

登樓

獨上高樓四睇山  
皓然霜岫鬱雲烟  
武夷道士家何  
處卽是流漸九曲間

逢日食

飛鸞方東忽隱明  
乾坤別是一光陰  
周天常度何曾  
改伐故遙知捧日心

安仁逢冬至

羲和弭節至南遠  
縱室飛灰景條移  
漫說陽光今日  
長宮中彩線髻中絲

萬方迎至盡高呼  
天子乘陽景色殊  
日嘆羲平虛甲

在唐詩文集

卷之一

八二一

七絕六

子却教何日佐宸謀

分水嶺入關界

千仞蒼巒雪裏合  
一溪碧水嶺頭分  
龍歌謠唱關山  
月路上行人不肯聞

崇安虞元見湖府見招相逢大安驛

武夷崑崙五雲深  
邨舍何緣得論心  
不爲桑田來風  
駕豈從蒼野拾遺簪

誰問窮途有步兵  
啾啾夜半玉鸞鳴  
尋君千里前期  
在獨駭相思此夕傾



旅夜

長夜悠悠對短檠北風吹入管絃聲聞窓那討閑消息惟有梅梢月自明

崇安署中梅爲趙清獻手植

春色江南到處芳偏從清暑擅清香想因趙氏連城壁看作周人不剪棠

一度春來一度新一枝梅度幾千春武夷不比玄都觀畱得清芬待後人

阻風貴溪有感

在指齋文集卷之二

公十一

七絕

江上漁人恁自雄專從浪裏使威風終朝張就羅天網那有懸魚入餌中

江上漁人我獨閑不乘波浪不爭先處身泛泛隨鷗侶水在長江月在天

江上漁人就是都淡交不比等閒情繫時波浪掀天湧浪息何緣條受爭

江上漁人釣釣釣條然大力負藏舟岸傍多少臨淵羨我却從容彼岸頭

感懷

處處橋花入眼紅爭看歌舞滿城東眼中誰是意中者惹得相思興未終

夜步

最步青樓覓舊遊花叢誰復擅名流章臺應守青青柳莫夜重逢月正鉤

姜胤梅年兄飲中一絕

郎君傅粉面如銀想殺吳王官裏人縱有憐才北海在那能歌舞向頻頻

春日南遊

在指齋文集卷之二

公十三

七絕

昨夜月明中天白今朝西風枯地高遊人自雇征衫薄怎典春衣換酒醪

過五溪

五溪東睇九疑山樺漠齊雲不可拔欲向生公訪消息松陰深處有僧還

淳陽道中

此去乘槎石白湖勞生終日總危途也知時節難空過白水何從得泥蒲

江上有感

漁人帶雨聞披蓑到處江干密網羅  
覓得鱖魚爭切  
鱖那知此會有風波

贈覓宗上人

上人面壁幾多年忽漫相逢是勝緣  
閑把世情消自盡因窮淨理出金蓮

何須雲水覓禪關坐聽梵聲咫尺間  
觀世自成蓮喜地文公空事賈深山

對菊

何處移來菊一叢朱顏照映海榴紅  
雲時雲雨巫山正

正身齋文集

卷之二

八十四

七

騎觀面無緣漢末同

行范羅山

范羅山下隱青松半是裝樓半梵宮  
安得山僧無垢地從來聲色總成空

登顧龍山

在金壇之西

晴空萬里絕氛埃步石穿林訪御臺  
天子當年勦虎鉞却畱山水恣徘徊

御製有山水相看句

顧龍紅粉步青苔無限晴光待客開  
落日難留歸去疾結聲還入小舟來

期武和夫年兄會瀨水以後至和夫先歸  
以詩次韻二絕

兄弟相期聚瀨城無緣終係別離情  
一時春對中山酒千古誰寒舊日盟

心緒何能托管城一天烟雨萬般情  
故人念我應重聚多少新懽續舊盟

六言絕句

雨亭鳴蛙

池塘正宜吸聒亭畔荷向鼓吹沈沈  
窸窣那堪風景窺天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八十五

七

未破簫籬一聲喚醒午夢怪問當年肉糜

烟雲帶雨沈沈芳草映藤綠綠何處一部鼓吹此間  
幾聲斷續喜鳴那待月來愁聒尚潛泥不

在魯齊文集卷之二

明江左太史孔貞時泰華父著 侄尚益

弟太史貞運玉橫父閱 男尚傑公編

弟貞士拱辰父較 侄尚棠

擬 問試一名

御製歷代名臣奏議序

朕惟自古帝王握圖秉錄至神極聖不能一人理也所為贊宸謨康國運彌縫匡救以衷所不逮緊諸名碩是賴千載風雲代有聲氣唐虞夏商明良

在魯齊文集卷之二

交儆椅歟盛矣周盤之末奏對滋生忠盡訂謨莫可殫述諸凡借著引裾批鱗折檻為直為婉或諷或規人以代殊言因人異其精誠足貫金石正義可勒盤盂盡忠謀國之心一也朕屢茲豐泰留心往鑑爰乘幾務之暇取歷代名臣奏議試披覽焉益我

成祖寔命之先臣楊士奇所輯也首自君德訖於外夷卷凡三百五十標目六十有六首自周武訖於宋元歷紀四千餘年君德聖學之概熙宮閣咸屬

之肅睦禮樂刑政之修明學校兵農之整飭災祥

疊異函夏不虞靡不各欲挽回期歸清晏洋洋灑

灑真揭古名臣之心而日月之夫名臣既往心精

具存開卷有獲曠世若逢朕不勝欣慕以為自古

人臣如皋夔稷契伊傅周召邈不可追後世如臯

董賈陸之侶感時激衷補偏救敝不過以追所當

為分所得盡自畢其心而身名之計何暇私圖方

今時務紛紜國是日消朕非欲虛舉都俞吁咈之

休靜言結繩無為之理顧廟堂之上發言盈廷諸

在魯齊文集卷之二

所關作述顯承天人中外大計能如古先名臣出

諸口不竭于東行其言即禪于國者乎其或以身

自私以名自炫以言為嘗以國為注而不盡得古

名臣之心則是奏議也祇開衆訟之畫不收苦口

之利又何賴之朕賸名臣奏議咸當時我

成祖省覽之餘諭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為君

者以前賢所言優作今日耳聞人臣以前賢事君

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禍也燮燮

祖訓朕夙欽承即今言路多端臣心無束所願諸臣

工矢一時之譽誇符千古之壻共俾朕所得之耳  
聞者即古名臣不朽之心與天下萬世俱無極焉  
則朕教是編至意

在學文卷之二

三

實計部吳福生年丈考績榮膺綸命序

戊午之秋民部尚書郎吳君福生主政之三年也宰  
衡上其最 天子嘉之錫綸命上達所生贈贈公  
如其官楊太君爲安人特福生 上命典試山以東  
既竣事晉過里門龍光寵賁輻輳一時人臣于此稱  
殊遇矣同藉之在長安者喜福生之能其官而更喜  
其遭時之偶也屬不佞時執筆序之余惟士君子難  
荒釋蹄遭逢 聖主乘時而底官竭材而幹局恒情  
祝之若華而君子未嘗言難也惟君子幾如備嘗之  
任魯齋文集卷之二 四 計二  
味而致身廊廟丁多故之虞如是則出與處兩難之  
傾荆南之金鍊而彌精崑山之壁伏而愈瑩龍泉太  
所砥之而斷蛟刺也君子之所難竟亦何難之與有  
則福生之謂矣贈公棄福生早而楊安人亦尋見背  
童年壯齒姑紀罔勝贈公敦讓去千金而不有甘饒  
應而無愠彌留貽貽止此宸綬是天幸之樂庸庇之  
脫世人所有而福生所無也可謂不難乎福生讀贈  
公書務卒贈公志大肆其力于文章墨莊其廬舌田  
是耕凡十有二年而千防崇封精誠格于天地符瑞

劫於川原不可謂非仁孝之所難也贈公雖卽世親  
風式廬者垂四十年如一日而一庭荆紫弟侄食指  
歲有頒給至婚嫁而同子女數十年來不聞伯氏別  
息自營私心猶在卽古王倬元第五倫當之恐亦未  
必無難色矣夫福生所處盡人所難也而贈公而  
通其意紹贈公而厚其垣是天以所難者鍊福生又  
以難者驗福生福生不難人所難何者足爲福生難  
今之服官民部當倥偬勞牛而洞如觀火若如導窾  
提如發機固其不勞餘力者矣國家重撫累洽陸親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五

計二

水飛富足實甲先代邇來一簣寧夏再登擣州板討  
苗匪太倉禾麥一掃而水旱緣息賑貸蠲卹之請無  
日不塵 聖天子之宵旰大司農之仰屋已爲難矣  
乃東首猝發隄外生虞至捐帑裁借同金移木部管  
繕之供爲行齋居送之具卽桑孔不能持平策而酌  
盈調虛巧協奇美補稅決壞于襟喉肘腋之間則司  
農之苦心而多福生之贊之也蓋福生以其幹家者  
幹國幹贈公之慮者舒今日天子之憂也若衛士兩  
東濟濟舉髦揭一時賢書之盛是又以福生得福生

需者蘆藪中物而今以貢之天子者也以身取人以  
人事君福生孝思其益光昭而又大也乎昔孔子論  
儒以實忠信富多文華門圭窻中出可互衣食可並  
日爲真是可以言福生之處而諱臣術者又有曰內  
察於父母兄弟妻子爲六戚外察於交友故舊里邑  
門鄰爲四隱而驗守驗僻驗節驗特驗仁驗志爲六  
驗是又可以言福生之由國家經綸至術無過理財  
用人兩端而今日襟肘盡蠹餓渴求賢之際所爲綜  
理經畫與夫薪樵械機之化章章如是更何者足爲  
福生難而此豈僥倖以嘗試于當局予哉孝事君弟  
事長慈使衆君千大道忠信以得之者不在今日也  
思寵駢錫且有繼此來艾者第如今之寵渙已耶句  
曲之去敬亭地不數傳余家兄弟后先附福生以老  
人之知福生也在通藉金門之日而余之敬事福生  
也在離蔬釋爵之先故獨詳之施於有政者如此同  
藉兄弟倘亦以予爲知言乎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六

計三

贈雪衝馮先生理粵東大參序

今上在御之四十七載雪衝馮公由司馬大夫奉  
天子璽書參知百粵公宇下衛幕被公恩昧攀轅無  
計丐余言爲贈余之知公不自司馬也家大人往官  
公里云太公家世長者爲德于鄉不減古彥方家大  
人式廬朝夕專教屬人迄今頌家大人不衰咨之翁  
者多也特雲衝公名進士起家不佞通藉癸丑公已  
從人行奏績銓武政矣因緣通好而令于少年茂才  
莫英秀出復從余兄弟折節問奇字則知公者莫余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司一

最余常謂士君子植根擢秀一日而都廳顯肆武數  
文惟意所嚮何所不可然才欲恢欲奇欲備更被鍊  
欲歛欲沈而非閱歷遍而歲月添卽穎鍊云爾我  
國家六曹分職司馬最繁鉅公之銓司馬也首尾七  
年銳可斷竣利可剗犀 聖天子廉公勞績久矣更  
念 國家多故粵南僻遠簡公叅知政事以往重公  
也抑重粵也夫粵非無事國也山雄水缺大海襟環  
番夷峒貊鬱然相錯此而致其死力惟叅知者處置  
何如耳且今之粵復與往異往者殊還貝集士亦可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人

司二

馮山據海蓋爾易煽之奸潛消而默戰者此不待下  
乎而臺爲公信矣何以信之信之于司馬部也公介  
而清貞而肅於物無所慕於法無所假又不以焦赫  
之名自賈其慧七年之間棲威通暢東震西攝邇者  
酋奴桀逆三韓之區猶有損軀殉難義激日天不與  
虜俱生非公之阻懷者然乎人有舉千鈞之重者校  
之百鈞直挈而充耳公之勲業豈可量哉昔漢馮唐  
爲郎不調文帝僅拜車騎它若野王祇以郡顯子明  
祇以使著而如公者簡庸 主知亨途方驛天子且

授鉞錫履便宜專諸遭逢建監皆右數君而上之者  
余於公有厚望矣不候三世締交佩襲明德徵諸幕  
之請將有言焉因次第數語副屬車之右云

九

賀香河楊侯奏最榮封序

今天下莫難于邑令矣有美錦而學製也未操刀而  
使劍也則初試爲令之難也昔后魏孝文置縣令能  
令一縣俄頃式化者兼理二縣能治二縣者兼理三  
縣三年遷二千石令固有兼才令而至於三理邑則  
令亦恢然游刃無難令且無難邑矣香河楊先生以  
季夏奉 天子簡命牧茲土四閱月孟冬 上下暨  
書行 國史院撰勅褒勞且官其二庭未半暮而思  
命輝煌儼然下逮何其不次也先生蓋三晉而香河  
在魯齊文集卷之二 十 楊一  
者也其功狀習聞之天子矣先生秦名士蚤年以選  
舉授巍科初令懷仁甫周星懷仁大治當道廉懷仁  
令賢曰良材母小用長虹母細割懷仁不足當令君  
理未瓜以東萊卽墨移先生晉民如失所天魯民望  
之若降時雨兩州爭諸境上是可以知先生卽墨視  
懷仁稱劇先生之治卽墨也猶其治懷仁也割盤根  
批大窾久之視民浸灌肌髓三年政成當道以先生  
治行達之 天子稱海內循良第一將以綸綍寵異  
之會先生以艱行三年強起趨闕下旋受命補香河

香河東枕長河北仰天關中帶九衝水陸之途會焉冠蓋相繹于道以先生之才香河何難理藉先生以報最之余傳舍其官曰余五日京兆耳惟優游旦夕胥不次遷徙更何足殫我心力先生不然其勵精香河水其身坦其胸飾其法猶之治卽墨也猶之治懷仁也民負暄吏負霜諸寮宰上子如庇廣廈如坐春風如飲醇醴勵精香河香河治猶之治卽墨也猶之治懷仁也而遭時遘勢香河有異焉者今年肥地肆灾稽天之沒閭里無不嗟爲魚鱉先生已溺已憊所

在香齊文集

卷之二

十一

陽二

區霍與昧者不難以身爲民請命民庶其有廖程功累勞則又十倍於卽墨於懷仁也先生人課者三年以往而思命方新天若有意香河而留先生徘徊之天又若有意先生而以三令褒嘉之先生之兼才見乎三令矣令之有兼才見乎先生矣令何難哉今日封章九錫光賁幽遐先生旦夕芝檢建旆垣梧竹之陰習而再鉉特興三邑之已試者波餘寰海事業隆隆起兩尊人之重封累襲且不朽又何憾焉邑之二洪君暨其贊使在先生宇下沐恩爲尤圖所以賀先

生者屬余致辭余與淇君姻家余亦選自澤宮更與先生臭味嘗謂親民之業朝施而夕暨者無如今業有意於操制焉學製焉而今不果今薰先生最績輒然心折焉爲逮先生所以當官所以榮親如此

在香齊文集

卷之二

十二

陽三



實行唐明府張煥如年丈榮膺薦剡序

今有議政者問治民之吏孰要必曰無如今令出身  
加民朝施夕暨最親民者也然一人之耳目不能周  
察而集衆人之情欲以屬厭一人雖日聾聰明徇之  
不能皆得况初試爲令又况初試爲令而達岩邑者  
乎甫脫咕嗶騷經世務以親圖吏對聖賢之心一旦  
簿書瑣委促促焉旦旰弗能自暇操刀而使割美錦  
而學製吏之氣寵要氣親亦寵難乃今張煥如則有  
異焉者煥如以東萊名彥文章時所推重登癸丑高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十三

第 天子軫念民生承 簡命出牧行唐行唐控山  
負海介燕趙間風習故稱難治又以歲之不易道遠  
相藉上有會要下日紛紛政拙于饑饉而力疲於周  
旋卽以素所練習者處之猶懷照乘之珠握子將之  
器曾不得盡用其明而試其全鋒也煥如甫至留心  
民卹隨形裁制理平反而訟不寃嚴催科而胥不擾  
剔弊則公鼎絕染指之奸摘伏則稷烽杜托迹之詭  
大都廉正軌物百廢具興察民術所急首葺城堡固  
隄防是務役民安民因地治地爲政不數月行唐內

外齊結芳風著之當道當道廉其治狀冠六察賢書  
人告 天子夫久道而後化成煥如之治未期何以  
練習若是何以精神與民周流若是又何以一舉事  
而爭先恐役聿指厥成若是磁石之召鉄或引之也  
樹相近而靡或輔之也上之人真以愛利民爲心覽  
令未出民已延頸舉踵矣則精通平民也青班固言  
儒者以經術飾吏事焉道以奉職循理可以爲治煥  
如之得其職也其根本經術深也游刃行唐見其親  
不見其難胥之化成天子且有以寵異之胥居股肱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十四

耳目之地行唐其繁徧行唐今日之薦剡其一班也  
李君與余有盛雅庶煥如宇下德煥如寵深屬余辭  
爲賀余不敏附煥如藉末微文便槩爲異時傳循良  
者以焉非一薦爲煥如修譚也

賀固安邑侯田瑞陽先生榮調密雲序

固安田侯治固之三年績最幾輔當堂上其議移侯治密雲以密爲重地肘掖東隅當今東甲數十萬以計不庭而大將犄角之肅懸之于密密之壯東之聲援也京師之所以安枕也非命世之才霹靂之手莫獲辨是以故議屬侯天子知侯之能柔其民也輒其衆也且募緩急可恃無恐也可當途之奏而今之移戎馬在門執綬在道固之赤子卧侯轅擁行侯之僚宇等論以帝命孔殷國敢踴躍而邑尉與余

在得齋文集

卷之二

小注

賀固一

有粹威因微言于余以宜民體余于侯又通家世好也侯爲楚聘族厚德世濟伯仲並以春秋名海內相繼登朝今義南直指公爲侯仲公理蜀時識家大人于堂下一語至今白首林泉余兄弟之脂侯家德只也非一日矣公車譚稅剪拔忘疲退食萬艱擊節寄慨知侯者無余若余能以不文令固民之情舊而不宣也乎間嘗謂士君子離蔬什躋遭時遇主受朝廷一方之寄者獨守令最親民也天下豈少所馳之士幹辦之才綽綽以出捷得名譽稱奉職循理者哉顧

番美較之聲者無當于實拘梟步之守者無救于時何也凡有焉必有所忽凡取捷得之名規廢間之利則五年十年千百年不世之利必置之若遺而至于以爲一邑者爲朝廷無窮之利更置之即迫于上之功令亦苟道耳夫今業爲民父母父母之于子顧之復之疾痛病癢何者不相關切何者不計慮周全而東庭室構之事誰有遺力即至于譴呵輒是誰非姑息一念也侯以惻怛之性敦真實之治得視民之所急與王事宜先者而圖之如驛驛則又澤桑土之

在得齋文集

卷之二

十六

賀固二

惠後城堤高雉謀善牧園日計民兵而訓之特與諸博士弟子校稅評述不倦厚郵其膏大僕之異績有難更僕矣入其疆觀之閭閻則民有寧宇果有餘美望不入境而天不爲災故之人文則蒸蒿式化士習易觀而兩校幾官領經皆侯門下士稽之時事則高城深池屹然天塹兵有死士焉有飛黃中選左鉄騎之選者四百有奇按古循吏韋景駿之在肥鄉堤成數十里河水爲之北流于今賴之侯之功其景駿之績歟而吳及橫山之蔣仁傑彭澤之秦文翁蜀土之

教卓茂客邑之風祖述之擊揖中流遺濟之長城萬里又不啻兼之矣所稱設誠致行竭力匡時者非耶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是詩也爲侯咏也侯今奉天子簡命往視而審取諸固者至足東征騎備之師大賴之矣朝廷將旌異侯擢以不次固與密三輔近地皆在侯疆祿中其以是語固民而厥角乎昔明主擇賢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又常內察于父子兄弟今侯事治矣直指公而下惟孝友子兄弟是亦爲政久矣余知侯子固

在唐詩二集

卷之二

一

賀四三

與密之先而并連侯之循異者如此

賀句曲曾惺堂明府泰量入觀序代

天下吏號稱能與良者與經術理道其用固有殊哉幹局之士能因變而爲之通數於婦柯詞伺捷給以自銜霍然網密文峻或逾職法以市名譽僂元元者也彼歷身奉憲深惟黎庶之急或才罔濟事事叢挫弗屑于理卒乃乾強而無味索竭而無光爲夫慢上者必侵牟其下化不究主亦罔繇知將百姓所賴何苦而矯虔吏顧托于能與良以避諫耶蓋嘗思古之人而深有慨於漢之黃霸黃霸明徵習文法俗尚嚴

在唐詩二集

卷之二

一

刻彼獨寬和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庶幾德讓遺風若勸者儒所謂經術理道非耶而今則句曲曾令君其最也句曲京師首邑兩臺駐鎮風號繁劇地瘠民窮勞苦不得養休令是者詎容易哉候丙午奉天簡命來牧茲上有幹局之才而能善用有歷身奉憲之心而能究其所質成理乎反而民無冤嚴催科而胥不擾訓弊則公典絕染指之奸摘伏則稷澤杜托跡之詭大郝冰其身而坦其求所經畫區霍相循與吟興民更生不啻慈母之于赤子暇則進諸捷拔講稅較

謀不辭斧鉞而重之愛待先時旱魃爲虐侯常爲民  
雩于上帝甘霖降焉舊年肥地肆火稻大之浸江以  
左無不遂爲魚蟹句曲以大育年聞當道猶欲出其  
美朝暮給京師數十萬戶蓋侯之善政有以格天而  
指神感召凡水旱凶荒神者先告悉以備其不虞侯  
能訓盤根批大窾卽今學使者按句曲試南畿士冠  
蓋踵接秦原旁午侯獨雍容應之愈卒愈整環南國  
諸生無不受侯蔭蓄侯之能也侯之良也侯之精經  
術根理道也俱可知已昔班固言儒者以經術飾吏

卷之二

一七

爭馬還亦曰奉職循理可以爲治信乎其在此不在  
彼侯政三年成矣鴻猷駿發伐著之當道當道上之天  
子方今天子肆觀羣後四方岳牧各率其職而奉大  
計勵精不啻漢時其治行異等必有殊寵特庸以侯  
治邑如是其望書加錫當亦不特翺翔其美也余與  
侯爲有年誼濫等金陵相距不百里從余戚友孝廉  
孔知侯治行又甚于其奏最入親也諸孝廉俱將  
有言遂忘其陋而爲之序

賀連州守方六區榮獎序

聖天子威靈遐暢旌教四訖五嶺之南重山密菁固  
仕國也凡綰綬南越者人盡以珠厓樂海州而不知  
黎谷之間夷倖褻處地險而俗悍牧伯之長未易言  
也歲癸丑富順方六樞大夫奉 簡命守茲土甫匝  
朞善於其職連士民德之當道廉大夫功狀下殊獎  
旌之州倖傳予胡君同余里選庇大夫宇下遠丐余  
言以揚廟大夫余不能謝不敏竊惟今之爲州牧者  
難矣州牧之官所治者太守事然比肩郡而或隸於

在晉齋文集

卷之二

三

郡統令而實未離乎令者也方今 國家多事邊計  
之轉輸仰給司農內廷虛耗歲時惟正悉責之外守  
令考成視昔法倍嚴輪不及額不得稱上考往之稱  
守令有二曰緩催科急撫字今催科緩之不得有體  
身奉憲之心不能復顧卹民隱撫字又急之不得亦  
何以稱厥職而大庇民則守之難關關蕭條民不堪  
命上急之下故緩之非徇情也亦理也以上之難合  
於下之難以下之難而又值旱暵爲虐歲之不易則  
下愈難而上之達斯地斯民斯時者又引爲一身之

獨難今日之連州是矣大夫挾何策循拊其關心民  
肌隨若是蓋聞大夫首下車察民瘼瘠求民益利首  
以催科爲念當賦者不得免諸監牧立永清冊稽覈  
綜理猾胥無有於其中肉腐吾民脂膏自潤者先是  
賦多通積十餘禩一旦諭恐後總之大夫廉明慈愛  
正供之外不以寸絲粒粟侵求閭閻而增軍餉平市  
價申鄉約設保甲步而雪糴而賑無非爲民也而且  
愀然曰夫民也使之爲民教之爲士吾實師帥而何  
與賢之典獨寥寥吾連乎培其山川之氣新賢序而

杜魯齊文集

卷之二

三十一

頁通三

隆棟之一時元魁昭揭賢書者如聲相應大夫之善  
政真有難更僕數者昔王基爲荊州刺史明制度整  
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種嵩爲梁州刺史甚得百  
姓歡心吏人詣闕請留大夫之高狀布昭如是海州  
何能一日離大夫又何怪肆覲之期士民狂走以請  
爲大夫解朝車也抑余之知大夫不自今日往余負  
書吳中見師門劉夢胥先生每于筆墨之暇與大夫  
抵掌世務而師門之治吳也爲三吳未有大夫倘亦  
親型而耳目者深乎經術經世久道化成大夫業圖

其所難而不見其難其益有歸精以無負師門之稟  
承無負上天之嘉予并無負海州父老子弟之愛戴  
以容與于天子之徵召而事業隆隆起也余引領  
以祝厥成矣

賀憲葵王司理召入春官叙

憲葵王公妥靈西嶽以茂齡應公車列顯第掘池陽  
司理公莊肅溫懿健慧沉斷居池凡八稷粹然冰玉  
操折獄則冤燭梧丘魁惡髮奸一入蠟明則骨銷毛  
疎號神君焉天才奇練足以示被詞人政事之暇諸  
生以課就品藻重之愛待而不爾斧披青衿食受其  
指南已而奉詔入闕典試事而桃李悉匠天工吳閩  
士多屬陶鑄聲重縣寓諸公錄者咸躍然曰庶幾  
王君宗主斯文持衡秉鑑吾侪猶藉焉乃教課最數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二十三 重刊一

劉承拔而竟枳枳數歲者政欲歷試盤錯今公龍驤  
豹伏而公亦恬然濯濯八年一朝精白不渝而羣  
無纖芥曾不榮班生之御而傳時為薄則公之儒而  
自建可想已銓部久薰公誼藉名以請 上惟時章  
奏多留中而獨公中外驛聲淑問休暢文章政績灼  
灼如是 聖天子隨奏允可以秩宗命公夫儀曹為  
國家鉅任司天地郊祀社稷神明朝廷宗祊一切大  
典禮得神懷明審如公者輔翼贊襄將神入浴而外  
內用康國家倚為重者不貲也且頃奉新制釐正文

體汰險怪而崇醇雅館閣文臣暨督學憲臣定遵式  
之憲臣司一方文衡禮曹司天下文衡公家世雖龍  
以程朱之學歐韓之製嘗厭秩宗之任一洗陋習盡  
鉅繩而斌斌追崇先進海內士其誰不沾被矧池之  
親炙有年者今且又何若也命下日諸生皆坎坎墀  
墀踴躍鼓舞而不佞同逸諸兄弟竊公寵尤泥用公  
定以徵僂言庠生 某 文培培植從附札言不佞仰  
不文于王公耳受而心企舊矣敢叩所聞者書之以  
華行也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三

宣聖六十三代孫翰博用行宗弟榮襲還衙序  
余案由闕里而三衢而句曲 宣聖後也邇流而源  
殷人也 宣聖亦聖人後也聖人有明德者其後必  
有達人天生宣聖述二帝三王之道爲天下萬世開  
治平歷漢唐宋迄今崇重儒術代有褒嘉施及子孫  
世秉公圭享土田之錫總之千百年之醞釀孕毓以  
有宣聖而 宣聖又從而醞釀之以有今日食報於  
無窮今萬曆乙卯春三衢家用行以父職拜翰林博  
士昔日之衢公爵也何以博士也今日之公曲阜也

在魯齊文集

八卷之二

二十五

宣聖一

博士何以衢有也攷諸世系用行與余鴈行同出宣  
聖四十七代孫傳公派余句曲祖端隱公寔傳公第  
六子先是端友在宋高宗時世公爵與從父傳公扈  
蹕南渡實始家衢廟祀如闕里家至元間召端友公  
五世孫洙襲公封主曲阜祀典以衢有廟墓在無宰  
議公爵歸魯宗世祖大奇之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  
聖人後也拜國子祭酒而公爵遂不在衢矣洙無嗣  
立傳公之八世孫思許復無嗣立弟思俊歷四世  
生彥繩不絕者如綫我 孝宗朝衢守沈公曰南宗

嫡且長讓公而子孫齊於士庶使衢闕禮廢祀也奈  
何疏諸彥繩爲翰林博士世如其官今用行世父官  
矣闕用行之尊公魯南博綜六籍篤行修古尼山洙  
泗之真脉罔不探其秘而用行習有庭訓不啻良冶  
之裘良弓之箕其所繼承者裕如也余惟今紹襲佔  
傳之倫誦法 先聖自首竊年不得一青紫甫筮仕  
以身管職月登籍而歲考成逗遛不調者有之用行  
微 聖祖餘澤世受 清朝恩寵垂纓玉署有清華  
而無殿最其殊異亦既無復加矣倘世官而思所以

在魯齊文集

八卷之二

三六

宣聖三

官曰 先聖之以又曰奚以脫公爵如遺讓也奚以  
重去衢爲守衢廟墓孝也以讓成孝以孝與讓有今  
翰博以今翰博直邇聖祖以上之水木本源光昭先  
人之令德可不務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  
爲政能以禮讓爲國何有洋洋家訓用行所可爲尤  
宗計者甚大而殷周以來醞釀孕毓之緒將嘉賴焉  
非第襲祖父餘榮已也不然而自矜世族舉詩禮而  
蔑棄之安見我魯三卿之胃愈於四科而使人目世  
祿之無禮拆薪負倚之無人何以謝 朝廷優渥萬

一而所稱爲聖人後者果以公也以翰博也則不能  
不爲用行療瀉矣用行勉之余不佞謏竊倖竿一第  
讀書中秘與翰博已臭味相似復以數千里偶合之  
奇修十六世宗盟之好非微 聖祖之靈不及此用  
行還衡諸親交屬丐余言爲贈因不辭而原本先德  
經爲序送之志相勗之意卽持此以附家乘可耳

· 賀京兆尹經濟川先生榮行序代

句曲爲東南靈窟形家者以爲脉連五嶽往往鍾爲  
異人如隱居勾漏以下名在汗青未易更僕也同家  
瑞運隆興說者亦惟此爲生民之始無敢援引及我  
先太師以昭陽起家王中丞從中州發跡暨諸名彥  
多從他郡顯而邇其世系于此者代不乏人豈靈秀  
所鍾於地者是君是臣固以值此全昌永被日月而  
五嶽遙連之說亦自不誣哉豫章濟川經翁者其初  
句客人也翁自其先以閩左占籍撫州世多隱德連  
翁以詩書振巍科三晉而當姑孰之當塗今當塗爲  
三輔重地經以長江水陸之途會爲冠蓋趾錯而部  
使者駐節其間兼以俗襍五方民號難治久矣翁爲  
政主以待期之信弘以盟水之清益以畫杖之斷吏  
習而民安之恂幅無華不三載而報最上廉翁卓異  
得馳封太翁及太君如甲令而翁卒未嘗以拜跪辭  
色介使者權此尤人之所難上以翁循良擢之榮較  
之下爲絃絕諸令長官將以風示天下長安多貴人  
非強有力如翁固不足以當此其以鴻漸列卿蓬羽



臺省自此擢始則翁異日者享鴻名而食厚實何論  
先太師若王中丞爲卿邦之光寵至紀循吏于青史  
也豈不亦甚盛矣哉水木之有本原掄物者猶重稱  
之况族望之于人也耶余不佞自東土解組則先  
太師末命復歸此以爲先人墳墓在焉而中丞建祚  
禋示子孫不忘翁之爲當塗也復惓惓于其宗之人  
其以宦成爲聚族計則余輩所徵于里閭寵靈甚厚  
孔氏其其先世蓋亦自句遷撫自撫還句曲者也以  
世誼與翁相得甚惟遊于諸公之間多高翁之誼者  
在亭文集卷之二

相與廣和志祝頌焉以余臭味偶同乃屬余序其首

賀大郡伯心濂周老公祖元日初度序

嚮子之言曰仁人在上使民得一生二生三生故化  
國之中舒以長而其民含濡于煥煥之化者爲之式  
歌且舞嘏其上故曰樂只君子萬年無期夫萬年亦  
何期之有毋亦惟是樂只之德如冬日陽夏日陰共  
飲其餘焉則民寔有心誰不傾腑而哆口也于有感  
于鄭郡伯心濂周公矣公以進士高等釋褐爲民部  
尚書郎旋擢守其郡茲以服闕補守鄭郡五馬騶駟  
兩地福耀益政聲轟于耳久矣過公所部歛邑程叅

在亭文集

卷之二

軍營仕于京若東方避世金馬齋精于岐黃子因與  
善叅軍奉使塞上事竣而休沐南旋感公壽臬忘分  
之交茲幸苑宇下明年元日爲上御極履端之始  
公縣弧適與值於都哉觀正非常逢會恭盛徵子言  
祝之予惟聖主當陽萬象聿煥方簡循良卓異之  
材冠冕中朝帝紘擴張六符順軌漢神爵五鳳間號  
吏治得人以今提衡而論公眞其人哉大都公才宏  
而治辨力能任艱鉅而識足燭窳要司計于民部則  
民部重督餉于適陸則邊陲重軍城于冀郡則冀郡

重服而習之試而效之宜乎其善爲理于大節也昭  
民俗之戚欣而咸惠敷矣奸蠹剔矣祠祭撫矣氷炭  
勵矣盜息民安矣刑祥士化矣其悼大若砥柱鯨辨  
若烹解其卒赴若發機其轉旋若游刃左投左宜右  
投右有應接整職公庭不喧以精幹之餘長銓鈴閣  
若以爲其委蛇之度而鳴其羔羊之節不能自己焉  
夫上樹德則下務滋上樹景則下移步故畏壘之民  
尸而祝之猶然以爲未效也公以良二千石爲天  
子惠養元元被天和食地德茫茫蕩蕩是謂大治上

在學齋文集卷之二

三十一

壽其下下壽其上上之壽下以政下之壽止以心若  
郡伯公殆爲樂只君子非耶參軍嚆囊亦以岐黃受  
知于公往爲幕士今爲子民沐覆露而戴旃幃其心  
亦何斯之有且公三川產峨眉峙于蜀公鍾之恒嶽  
峙于冀公初蒞之黃山白嶽峙于郭公又蒞之身之  
所屆無不有重岡峻嶺與公上下而重鎮之傳曰仁  
者樂山山靜而壽仁者靜而壽因之今日者聖祥  
昌辰極正公應期而康民而培國則縣弧之日適叶  
于新上御極履端之始也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賀封翁橘泉張年伯六十序

橘泉張翁關中隱君子也翁伯子士度同余詣癸丑  
又同出師門雅習翁行士度適以萊令起令清苑將  
迎耆焉明年翁六十初度余輩猶子預一言以侑華  
堂之觴常聞修德于身責報于天取必于數十年後  
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則德尚矣顧所云德者有一人  
之德有數十人之德又有一世數世數十世之德德  
而食報如薦蓂逢年然則其值亦如所薦蓂而止惟  
夫世種之世報之而世不食不食而務種種之而滋

在學齋文集卷之二

三十二

真本一

則其取償造物有未易言者翁世居鄆之花原里里  
人世善花原張氏蓋自某翁來而人人而世世無不  
以長厚稱矣天之開張氏者不小張氏之食于天者  
亦宜不貲焉翁大父而止以教授也翁大人而止以  
孝廉也可食不食論報者曰不於身必於子孫次當  
及翁翁又少悲五行俱下則以舉子業懷金垂紫接  
之耳而翁又可取不取也置舉子工食柑業若曰昔  
龔黃臣所稱黜庸謀救生靈此亦足行吾德乎心手  
應時所生活不可勝數而扶而來者不遠數百里也

翁性仁孝居憂瘠毀享祀必豐潔在綺繡叢中布袍  
清如苦心而語隨食而推雖三尺稚子可牽衣致情  
苦范先生之居鄉焉有行竊於公者呼而飽其欲以  
去卽彥方之化盜不是過也胸次悠然雅欲善奕嘗  
徒步郊外與鄉老幼談桑麻商晴雨又有華胥無懷  
葛天氏之致大抵翁任天之池而厚其醇繼祖之勤  
而深其揚德隱而人不知施薄而已不覺而其養生  
則古羅浮山人之術也山人之在羅浮百有餘歲宣  
宗召問以薄滋味哀樂不過爲對至謂堯舜禹湯登

卷之二

三

四

上壽皆用是道凡翁之所自節其章光者可知已吾  
聞活千人者子孫封翁手所生活既不勝數士度令  
萊又馳書戒以政務寬恕引何比于崔伯安爲訓曰  
老大無以爾爲今之令清翁所以教清者當亦如萊  
以翁手所生活合政所生活不知幾千萬而翁與子  
若孫足庶而是聚者寧一人數十人一世數十世之  
德已已哉士度之成進士也還視教授翁孝廉翁政  
度手相付食報之初矣余侗無文獨以德祝爲千百  
而復繫之詞以侑醵訝曰郭陽諸山斗山高

郭漾接海翻雪濤有叟翩翩在林阜編松擘拓鼓雲  
歌一泓橘井淨塵囂長年無繫樂陶陶秋入瑤池歌  
雅歷春花先獻麻姑膠高崗鳴梧五鳳毛日邊嘶來  
雲錦袍舞向階前初試稠年年此日醉仙桃醴醴次  
第看翔鶴

三十四

三十四

壽封君李二翁年伯七十有二序

露化李封翁者翩翩鴻駿隱君子也東髮受書未竟厥志後舉五丈夫子以一經相授曰兒輩好爲之今尊尼昆季之顯庸未艾也翁之緒也先是歲辛亥陽月二十四翁屆七袞諸子謀推牛召客爲壽太翁曰需若二年若第而祝我所祝實多今伯子尊尼氏第大廷謁得邢臺取道里門適翁縣孤辰也申前祝焉於是同門猶子行合謀祝翁而推孔生爾曷詞余今年從伯子見翁邱舍精神矯矯如猿霞吸露人夫壽

在魯齊文集

卷之二

三八

者受也有所受之也凡人毓山川靈秀葆德自豐以不干造物之和天用篤厚之以永其簪合子孫千百世皆其所受享金光之芝瑤圖實滋千大之實度索是植故地實種之絕機去智可以完神澹嗜寡營可以沓精故人實葆之穀以種茂無栽不培蘭以芳榮有昌必遂故天實篤之翁家負岱而襟海海爲百谷王灌百川而不盈內消滴而不吐泄尾閭而不竭傳曰東方生物之府其神爲岱又曰岱嶽天孫物所自始海岱故間多大年翁篤行修古愿而模仁而不迂

不侵然諾不脩仲人眉睫以義褻躬以嚴訓千以李友率家即棠司蕭然勤施樂于無倦意每與里中長年大老野服婆娑弄尊觴咏相嚮作人外語此之謂齒適自適者不棲於物而至道宅焉厚積於長報於天業以餘緒成其子爲 帝臣諸李英英嶽嶽辛氏門閥滋大而太和元氣萃於翁以開厥始翁之得全千三才以爲受享夫豈倖致歟家大人少翁五歲亦舉不肖弟允五才不及逮尊尼弟弟惟是天倫之樂約畧相似今將迎二庭

在魯齊文集

卷之二

三十九

壽封君李二翁年伯七十有二序

賀儀翁徐老師七奏序

自古聖賢必先辨志志在道德有超於功名富貴之外所謂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者也余少時與二三子嘗從儀庭先生遊先生先與家人結社三茅稱有世請續學紡文懷序中冠冕立身整而嚴有不可一世意爾時邑事多壞民生日感慷慨直詞臆之邑大夫二三子或從旁泥之不應若曰苟有利於里閭一身之是非緩與其何愛焉每出遊郊外閭里之負擔者行路者爭睹其面也大夫亦不督過上至中丞公悉

江蘇文苑

卷之二

四

賀大

不習者成其志以優遊長年噫丈夫立身自有平不何必功名富貴極人世之豐華始足發摠其胸次哉家宣聖十五志學七十不踰矩志之所在而老不踰也先生今年秋躋七十如先生之窮之達可無忝於道德無忝厥志矣余于平居有以窺先生之微於先生七十有以定先生之品靈椿千歲芳桂九秋食報造物受享無盡二三千之祝先生者政未有已也

江蘇文苑

卷之二

四

賀大

壽蘭泉徐先生八十序

今上御極之三十五年秋八月二日蘭泉先生春秋八十諸戚姻圖所爲壽先生者屬余致詞余小子無似何能爲役抑何敢唐突先生惟余與孔伯仲輩實先生年家子知德爲詳不敢辭不敏余自束髮時即知吾鄉有蘭泉先生爲先輩長者家學淵源弓冶相紹季曾仲季盛有文名蜚芳海內逮余爲諸生季曾且與中甫以異等選舉遊成均受兩大司成識拔與顧太初張君一鳴時鴈行余恨弗獲朝夕會丁酉之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四十二

壽

役得從太初後兄事季曾已而執猶子禮見先生先生貌恭而色仁言言皆古道博而不疏達而不匱屏息傾聽如羣飲于河各忻自快乃河流固無盡也先生故世家先是其家蟬聯簪笏代有聞祖業故饒然好施與每旱乾水溢輒慷慨議蠲賑出果萬石單門下士藉以舉火者若而家有詔旌異之用志不朽甫及先生幼精舉業博學攻文補邑弟子弗售已乃輟然曰與吾皓首窮經兀兀老牖下孰若遺未究之施于子若孫志功名成有不必託自其已也于是以

一經訓子姓課督引繩墨不少寬而季曾果先得旋士之科諸孫繩繩詭詭如鸞立如鳳者咸具千里足先生戴仁履信篤行脩古居恒自過庭詩禮外與宗族里閭陳說孝弟忠節娓娓不休與人交洞見肺腑不立畛畛孝友自其天植以故子若孫數百指敦和一室秋如誦如非先生之誠心實行朝漸而夕摩之烏能久無聞言若此耶余乃知有季曾諸仲季乃有今日有先生乃有季曾諸仲季語曰不於其身于其子孫然則志烏乎弗功名烏乎弗成也夫天下事之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四十三

壽

美者多不能相兼陶靖節之高蹈五子不能傳其業石奮之富貴子孫示金紫者徧增序而文辭不足以潤邦國傳後世如先生之德則德業文章後先輝映者豈易得哉余自戊戌幸售幸羈一官婆娑恒州間不睹先生之面者數越歲近承乏留都貳祠部暫假歸里中先生年大耋矣頽然然而神儻然齒綠牙排矯健軒舉大不異丁酉相見時今天子孝治天下父老八十以上拜爵賜帛當杖于朝以示表異且季曾下帷無綴業卽日翺翔振翮太初君一已効之業行

且兼之竟先生未究之施驚章華詰榮其所生先生之樂未艾也壽未涯也自茲以歷願直泰而需耳余不獲奉百年之厄隨諸君子堂下又不敢究言以逮先生卽叙先生懿美爲之辭亦不盡于先生之高誼者遂授簡銓次其說

齊楊母劉太夫人八十序

萬曆己未冬月之長至劉太夫人八十辰也夫人仲子楊蜀亭得雋春官請於朝歸爲母夫人壽徐季曾諸君將馳祝焉而徵詞於余季曾余兒女婿也於蜀亭爲同門友能言其世德余仲弟亦辱在籍未增有世好敢不讓而序之夫人出鍾祥著姓及年歸楊翁楊故素封翁爲人豪舉慷慨好急人困耻言虜守家計不免中落卽落無復顧惜爽性如初夫人多方佐之務滿翁志丈夫子三某爲伯仲某爲季翁開鑒延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四十五

儒招揀彥士大有禹鈞風四方士靡就之夫人時出簪珥洗盥助調卽母之性薦割柱亦不是過蓋意在成子賢施及天下顯名蜚譽其二義云翁不設賓客而夫人爲嚴于慈益勤益苦以故三君行成鼎立稱一時人雋而冢孫亦漸見頭角竟伯子未竟之業夫人之貽燕信麗且遠矣抑余因是得夫人之所以德焉登賢之歲歲在作噩維是屠維爲夫人七表誕辰今屠維再逢而南再捷微天子之寵上大毫之鵬華堂光景十年一煥豈偶然也哉吾聞天道十年

一周天五生土地以十成夫人蓋天德也得天之土德也何也屠爲土也土之德厚能載能生所爲佐翁任施而代翁任受者總此德之應爲天德之疆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蒼蒼不可問也所可問者時序之至人身之德耳時序有四至以起元人德有五土統四德是皆壽命之原而得名得數得錄之祖夫人以紀徽休而設輓之日又卽納履之日則濟長之亨道與可見之天心寔自申之矣夫夫人感召自古爲然往余讀三槐堂記至交手相付之語每爲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四六

卷之二

絕倒今聞季曾之稱說夫人也亦詫愕不禁而前心躍如故以一周者驗食德之養以長至者溱食報之養而意夫人之季子後仲氏而起夫人之冢孫也又後仲季氏而起繩繩其未艾也天道十年小週百八十年大週視往逆來八千歲春秋將何如哉仲子歸卽以是爲夫人引淵或並書而揭之

賀曲阜明府太君高安人八十序

語封高安人春秋八十前此七月十有三日其說說之辰安人曲阜侯茂所母也

天子拔侯世胄中令曲阜考最晉刺史再命晉郡丞三命晉轉運使安人亦三錫令焉 儲宗震案公諱集名言爲壽屬余引其首余自四十八代祖端隱公觀察江陵因家句曲邇流而源定鴈行侯則言于家祿親切有味不能以不敘辭者夫自古聖賢名世自出有不發祥母氏者哉維彼簡狄寔始啟稷維彼姜源實始有契我 聖祖契之自出迄今三千有餘歲想其應鈞天之瑞而開麟鳳之祥夫孰非賴母之大年歷於有承也手嘗爲之說曰爲恒人胃易爲聖人胃難起家爲令易爲令而不出其鄉難以聖人之胃難令於聖人之鄉亦易無忝厥令以無忝聖人之胃難今日茂所克光世德適續前麻協一時譽望勳天子璽書而一命再命三命若是固躬自有之而所得安人之迪者多也其冷冷而清也若有以蚺鮓却官物者也其懇懇而慈也若有以平反開喜咲者也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四七

卷之二



其賦盛詩書而禮樂也若有以經史開講堂親豆陳  
學官者也噫自選舉法廢浸至魏晉率先門第而後  
賢才我國家褒崇聖祖不吝公封以降嫡胄獨於  
曲今特重公選拔之宗盟之中昇之專城之任何幸  
得如侯者之一弘此道是侯爲衆人之母安人爲侯  
之母惟有是母乃有是侯茲倍仲子文學稱騰膝下  
進邑人式歌且舞也可爲家庭曠世盛事而祿養之  
極榮矣昔我聖祖自委吏乘田宰中都進位司空  
以逮司寇其間遇合不一自齊自衛往往爲東西南  
北人而侯今徵聖祖之寵沐國家累世之恩二  
十年來歲屢易官累遷總與安人團聚于一室之內  
板輿花下融融樂也此侯之以事君終孝安人以母  
德承恩而子孫之保爲長年者卽邇之三千年以前  
可以姑顏母而稱嘉婦余何以壽安人壽之以此是  
爲引六首云

壽李母黃太孺人七十序

嘗觀易言積善餘慶也而發於坤蓋坤婦道也母道  
也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常以收歛歸藏爲性情之實  
彼有美而不能舍者其去坤道遠矣美在其中而後  
皆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故爲合爲安爲永卽此可以  
知福壽之原余友李聖從孔彰太師文定公之孫饒  
使訥齊翁子也余與伯仲共鉛槧有年好如兄弟視  
兩家專人如伯叔父母母行今年李母黃太孺人壽七  
十四月其設饗辰諸姻友徵余言爲祝余忝猶子復  
知母爲詳不敢謝不敏李母廣陵名門女于歸太翁  
時重閨皆舉案牘以內嫡夫人爲政孺人佐之產色  
登備極勤勞者孺人不有歸之嫡夫人孺人乃最得  
堂上歡心可以知孺人矣閨闈之間耦俱無猜且和  
而有禮孺人備極婉委者不可見獨其首舉伯子嫡  
夫人乳之爲已子伯子長惟知母嫡夫人竟不知爲  
孺人子也可以知孺人矣嗣是更舉丈夫子二當太  
翁筮仕留都時孺人鷄鳴昧旦內襄琴瑟者亦不可  
見乃其一意清恬不復從宦齊楚弟曰夫子治國吾

治家寧從嫡夫人後居里門式殺吾子又可以知孺人矣愛二難甚渥遇二難甚整所延于塾中者歲一時知名士束修俱具出孺人機杼即余兄弟椎魯無佻髮未束與二難遊孺人知二子學行外無它嗜每為心喜則二難之得肆力羣書蜚聲苑坵唱梵和行且颺起未艾寔孺人教也大都文定公家法一稟勤儉孺人更天性貞素非差宿客秩燕嘗居恒絕無分華邊豆俎醢靡鉅細必親中年喜未佛甘蔬淡迄今且數十年無非以其好善之因茅寄之清淨澹泊上不忝太翁下以成諸子光昭文定公清白之貽異日者即二難跨時曹繩前武板輿花下以大官俸奉孺人知孺人恬如澹如而無以加也蓋孺人遭逢景胃極人世之豐美乃合其生平拮据收歛歸藏有如此有美而能含以含而為光今躋鶴算而精神矍鑠芝砌蘭階堂構可卜則孺人之名壽含益無涯豈非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稱美之至者哉而匪捷得之也積善餘慶太孺人之謂矣是母是子余不敢為廬言聊以坤道彷彿孺人之德只而進二難班彩之一

壽歐陽母王太孺人七十序

王太孺人者今黃門西蜀歐陽先生之母也先生今耶那有異政天子赫然褒贈贈公而封母太孺人擢黃門令官待命闕下茲已未孟秋之廿有八日太孺人七十誕辰先生將上請歸為母氏稱觴祝釐其同年友江陵令李君適以治行高等將次第黃門之武與蜀諸同年附致祝焉而商其詞於余江陵則亦余癸丑同年且同門也以兩同年之誼輒轉相及又安能謝不敏江陵之言曰太孺人脩淑媛之行而難以枚數齊松鶴之芳而且為世儀其大者則孝慈繼姑成贈公休徵之名籌筵佐讀盡贈公永叔之能舉以嚴成慈訓伯子子庭而底篋于官叔季各取次以諸生顯撫兩孤侄與子競裏里到股以療所天請之當塗而慘然不許茹荼飲蓐數十年一日也倘亦占節烈所難乎余曰有是哉太孺人之行也是宜有太孺人之壽也余讀詩自商以下得一衛共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得一莒季敬然況彼之咏明其節矣他無得聞也勞思之訓雖至彰灼此外亦何寥寥

卽繼是有九熊奮教不一術亦止成其所生未有施及猶子而子之者夜績市羞湧泉躍躍可使相好如初亦事姑苦節爾若夫不有其身不居其名舉凡丈夫之所難一婦人兼而有之者幾是太孺人者千百世之間見者焉千百世未見者焉夫爲千百世間見千百世未見則宜享千百世間見之壽與千百世未見之壽矣桃李芳華非不燁燁也題鴛鳴而繁英謝則其本之柔脆也松柏生唯燦之上積雪之所侵凌烈風之所震撼怪石蟠之而困奇斧斤傷之而磊

壽王君南塘六十序  
戊戌之夏王君南塘六十初度南塘與余友孔伯仲尊大父爲絲琴好先旦孔伯仲走書幣徵余言余自庚寅同純夫結社三茅之巔而某從余遊參聚伊吾之餘驛王君之聲而吟之舊矣今雖歷茂時猶記之也王君出新安名貴胄從建里而族滋大蓄滋豐迺其心甚素樸空空乎不爲巧故也繁乎共不滄移也就乎其不自是鶴乎其羞用知慮也其緒爲可紹謀爲可永遊長公于成均而若次公若諸孫輩咸訓之

德壽愛厥宗長育蕃盛以有今日而王君更加培植  
德彌邵而彼蒼彌厚於饋階前玉樹森發未艾將來  
諸孫子起超士林起芹宮聽舉槐秋作王家楨幹知  
必有感 聖天子需才之亟而且暮首應之不違者  
嘻不在其身在其子孫矣何也善福徵召繇來參取  
卽余于孔伯仲授契未及十載孔氏之先有令德遠  
孔伯仲尊大父光昭之茲十年之中事業未竟而所  
耳而目者已如是然則王君何必別有徵引哉其垂  
緒埒其貽謀埒其報稱必尚之而不啻埒則余所壽

王君寧惟是期頤耄耄大年歷於有永也

卷之二

壽

王君

壽魯南宗兄六十序

余讀家傳而宗人之在而厚淳者皆源本閩里而遷  
自浙之衢云兩邑依光日月通襲文獻往背祠事先  
師稱陪都鄉魯歲時問問不絕逮余共邢君盟湖上  
復得頻交余兄魯南先生秋殷既望先生壽六十其  
厥里悉謀爲先生壽余幸而得會醴酒既具且修酌  
者之辭余小子卑卑無當迺就長者之役請先陳嘗  
否而彼以命頴君皆曰唯唯時敬進曰世所謂嘉祥  
善事大者壽考次者家世而今名急矣先生神明之

在魯南宗兄六十序

卷之二

王君

王君

胃海內無兩質行備具恬於勢利夫無搖爾精爾乃  
長生先生不立名譽縉紳學士不啻海岱宗之顯世  
永年而長有今名先生備矣請以是爲酌者先諸戚  
閑曰未也更進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先生  
具特達之才青萍干將之品而不果于售藉今不干  
身必于嗣今長君起家詩禮巍然頭角仲君翩翩昂  
霄容將登文石通金閨先生杖子國于朝以對揚寵  
命此善者報也夫志廣者適氣舒者永煙霞日怡閑  
閱自張願乞先生百年之身若植豫章而庇美蔭六

十始壽以是爲酌者先諸戚聞曰未也貞時避席曰  
微稱譽說芬華賢者不免夫猶有外心也宜無當  
於先生哉夫齊魯故間于文學萬石稚少文耳太史  
公猶推轂之且以齊魯諸儒爲之下此華實之辨我  
國家以文治治上斐然嚮風居常涉論溢發曾不能  
概其行事而爲行脩古出入不悖所言則惟先生先  
生白首窮年於貽經麟趾技稚而起日討先世之德  
而庭督之居家恂恂不言而躬行其學道本之乎潛  
心而壹意於河洛其所論著要皆心性之旨爲齊魯  
一洗蠹垢焉然則先生之不朽者在躬行其緒餘在  
子姓其足術者在經史由今以往諸子修先生未畢  
之業衍先師無疆之休後之學者挾策而知向方沂  
河洛而遊洙泗之上則百世之澤皆先生之年也其  
自先公以下皆先生永之其以陪都稱介丘配林則  
自先生助余不佞弟與榮施焉以是爲壽其庶幾乎  
諸戚聞慨然曰庶幾乎有味乎言之也貞時敬諾適  
忘其鄙陋以聽命於闕者

生而壽文集卷之二

五十一

齊魯

賀柯柱石七十序

代

余奉命使閩中歷秋浦經蘭溪爲余年友徐孔雨兄  
留連信宿春山可望舛木蔓發因得與王明府躡雲  
龍天馬之巔登壽字崖字方丈巒峭壁上余與明府  
浮伯仲雅既醉互有廢和余橫襟喟然曰壽者受也  
吾生也有涯身外浮榮空花露電誰知所受享乎下  
數十武爲雲龍閣雲竦夾路義和亭午復與季曾中  
甫兄觴詠其間述壽字崖之勝且曰余今日樂山矣  
抑知仁者所以壽乎兩兄曰長年大耋德恒豐尋  
聖經丘勝情互別余姻家柯柱石先生古君子也今  
年壽屆七十會心之樂覺有異焉者先生其秉世齊  
開敏溫粹愛讀丘索子史而不逢時篤行修古不侵  
然語不俯仰人眉睫不立城府每客過從便脫去形  
骸譚析要渺譽咳餘音久之倘恍在人耳不自有餘  
蓬衡常藉其宵燭歲之豐饒里中賴生活甚衆有豪  
士風與人藹若春卒不敢犯之不義天性不受爵級  
當事者覈其德只華之章服輒謝去有丈夫子四孫  
繩繩競起教之詩書叢之恭謹皆凌霄之嗣而食報

生而壽文集卷之二

五十二

于國猶若有待者晚年深居簡出臣自鑒一池傍爲  
園酌有亭斐璽璫紫翠變幻先生與客臨清流眺  
頽想舉得魚盤桓杯酒時而焚香攤書時而煮茗長  
齋與山人野服婆娑花下相齋作人外語柱石之樂  
者如此矣余嘆曰有是哉先生之樂也語稱仁壽仁  
者樂山先生之樂乃在逝者嗟我知之矣昔宣尼父  
語子貢曰水者君子比德焉過下而無私似德所及  
者生似仁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且其流卑下勾  
渠皆循其理倡義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絲弱而

者遂欲以余言揭之稱壽之堂稱壽何期曰蒲節  
五日也

壽徐母鄧夫人八袞序

代

子曩在容臺承棘事外微之缺爾時池陽徐仲子封公車歌鹿鳴而來也其翺翔雋爽若矧發穎族子目而異之退而訪其人與吾徒黃復子善也曰是高才生同舍中所僕數者試于雍與顧太初鴈行今並起矣問其世蓋名家子也先時其家擁鍾鼎鄉鄰待以舉火歲侵爲出萬石果用是受祿襖于朝纓絳聯輝者通承趾武尊公儒而碩植德而祺配鄧夫人以賢聞並白首無恙不知其父母視其子其得全全昌者在

在督齋文集

卷之二

六十

壽徐母

與子高其誼且鮑其盛今七年所矣而鄧夫人登八十則復子輩儼然有登堂之祝而遠屬其言于余余嘗有味其言也敢以不文解顧巖居川觀者類有期願臺耄之道則尊公備矣于于唯唯交食其世德而恬愉于福澤之無涯業有年矣姚金公偕木母而且契乎太渾之璞甘乎太霄之宇奚啻夫冥靈之春秋與哉昔恒譚之母年九十餘以宣文顯受列侯養可謂隆名山公之母亦以九十受藜杖之賜宣問政四可謂隆遇而未必更以文稱則造物者有靳焉者今

夫人已開八秩猶稱內梱卽徵諸古今若扶提賀世宜不數數矧于舍駿馳諸孫鸞鸞第扶杖含飴舒此化日異日者仲于通藉金閨天子修惇史之禮且以蒲輪醴席命尊公如桓少傳王太保事而夫人益以母儀重則吉祥善事其輻輳而雲閣合可勝道耶夫池陽負山揖江九于嶙峋若萬雉陽侯道萬里而澤之其中宜有異人孕元陽和鸞勃而成大年其皆萃于斯矣乎茲執掌東山更逾年則亦家慈恭人之八十冀得一灑鵠委蛇膝下則何敢望徐公夫人徐

在督齋文集

卷之二

六十一

壽徐母

公夫人之壽則偕之矣以仲子之愛日而聞于言也必欣然自快甚也試以陳之公夫人必慨然爲之一引滿也夫升堂拜母爾同舍之事也論德崇尚亦學史之故也乎何敢以不文解願次其言張子堂以爲萬年之祝

春日雙眉序

古人有言福壽康寧必歸諸五帝三皇之世彼其時如春故能舒以長而被德養而同躋壽域有繇然矣予嘗背曲流望高濫乘輅車豐沛之間而知明之德且將埒赫胥大庭而上民生間日用飲食默順帝則不啻如詩書所稱來已孕元勳吐堯閔矣而又或全付以上壽以余所聞塗山魏君夫人可異焉君生長帝鄉所毓茹甚厚恬和自適稱是天民已少起文無害當受爵級雅性不好輒棄去不就曰沒假而襲純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六十二

繡曾若毳貉之適寒乎沒假而享鸛烹曾若飯吳茹蔬之樂饒乎沒假而從者呵車上僂曾若野人之爭席乎門以內忻然相敬如賓鴻之案缺之餉菜子厘公之相約以邀惟君若夫人且僮之用是冷冷然而風行脩脩然而鵲峙泯然無與爲隣于子徐徐遊物之初栩栩然自若而無取其少若孩其受事若畏壘事畢而忘若行所無事歸而周遊所思不越乎榆枋而其神王直薄滄溟而搏乎九萬倘所爲大知間閭同志而合德者非耶宜其胸次若遊化國而揖華胥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六十三

夫且以千百歲爲春而何阻峴之與有不然而靈吸僂仰學養生家言恍恍恍恍意未嘗涉理外以還老黃白爲修謂機宰可以巧奪且烏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者以爲至矣而生可倖乎衆人役役以身爲累桔非養生主也倖生者耻一日不生彌年素之最上下而不得又烏若君之比德匹美而自爲生也相與交食乎地交樂乎天順其所自致而天年若自有之故能倚不拔之柱行不聞之塗稟不竭之府甘瞑乎太霄之宅而使倚乎漫汗之宇休息乎無委之嶠而浮揚於無形埒之野芒乎彷徨乎埃墟之外自近而遠以遊乎天地之樊願今進而老之及也黃髮矐矐而有嬰兒之色將謂木公拜金女齊眉並齒而稱無疆壽則古義皇所艷羨者而于今幸遘之也抑又聞之君以義方教其子乃令子建猷君馳舉於鄉得未大對今秋聞近闕奪標有期異日者樹不朽之伐與其鄉異姓諸侯王相頡頏君與夫人且將併杖于朝一再至以拜君命旦暮耳則君夫人之境界真如日之方春嗣是而長育進盛將千百萬歲夫安可以有涯



夫安竟其無涯君今年七十有六夫人又七十有三  
于時予鄉諸士與建猷君同選者皆有詩辭以爲之  
壽而穆徵序于予予老髮種種然顧其引之首曰  
春日雙眉津津予若有當于予意者因爲之述數語  
于首

卷之二

七

本

壽胡筆峯先生八十序

代

大凡天下之受氣正者其積中也必渾成確固物不  
能搖其歷世也亦久遠而不渝積土爲丘累石爲山  
非不巍然高矣而氣不足以自固則顛而爲溪壑蕩  
而爲淵泉者常有之至如泰山喬嶽嶺峽峻峭出乎  
煙霞之表雷霆之所震擊風雨之所侵薄驚流激泉  
之所衝突其歷年之多前不如其始後不知其終而  
形巍然色蒼然曾不少改此固亦土石之積有形之  
物也而其久如是何則其受氣完而積中固也筆峯  
先生秋浦望族家世詩書先生以特達之才青萍  
干將之品歷仕京國晉貳任城守所在著聲以先生  
所茹蓄而位不配德化不盡其所藏乃適然恬然奉  
身而退於以康其身而引其年先生家饒于貲居官  
自常縣外無私積聚處里閭常出其贏餘矜卹之困  
初不任受德先生之舉郎公也晚日討先世之德而  
廷督之而今弘才闊抱藉甚成均行將對公車翔翔  
紫廷以竟先生未竟之業諸孫蘭玉繩繩說說鸞立  
鳳翥政方興而未艾者大抵先生宏博之學挺介之

行所自樹立者如泰山喬嶽屹然不可華易乃以是  
充溢于中而磅礴于外則其視窮通毀譽不啻如雷  
霆風雨驚流激泉之種種變態耳又何足以復其形  
搖其神耶吾聞先生謝政足跡不至城郭訓子教家  
外無它嗜好惟北山長林清流橫溪野花茂草之郊  
樂而忘倦豈所謂編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  
我雲壑而孔德彰者亦不必移北山之文于山陰周  
子矣況其天既定其神益王所以徵其壽者不益遠  
耶余家自先大父文定公辭句曲而徙維揚余里孔  
純甫亦自句曲而徙秋浦孔胡爲秦晉好余卽不識  
先生而慕其德只季秋二十日先生大耋辰也純甫  
屬余致詞余不能辭純甫又不能以老彭喬松之所  
謂壽者責先生也故述其所素定者爲先生壽云

在晉齋文集卷之二

五十五

明二

壽王樂吾姑丈偕孺人雙壽序代

歲甲辰余不佞之釋褐燕臺也得習于敝邑之新少  
尹孔君孔君照臨敝邑越兩年丙午余拜命冊封  
還里中相與行歸于洛蘭之日孔君以其姻弟王樂  
吾顧不佞而請曰是歲五月十有三日王君伉儷並  
旬五秋初度其子姓姻朋羅拜堂下鳴簫奉卮遙望  
紫氣僊僊然真若東王公而西王母也某服冗官閑  
信不及躬逢願丐棣筆爲頌命吾子輩往持觴焉余  
曰噫世之偕享長年者有矣未有如王君與王淑人  
之奇問其齒齒相若也問其月月相若也問其日日  
相若也天作之合豈偶然哉顧嘗因孔君之具述其  
純脩與其得全全昌也關雎之德又未始不相若也  
詩稱偕老而歸之委蛇山河之德儻亦年爲舊德爲  
媿乎請因孔君之言而次第之王君少習舉子業長  
遊太學有雋聲其他履迪難枚舉也第自其先君時  
與金臺寶甲郡邑並陶朱尋常享豐不勝矜色而王  
君承之以謙和淑人相之以恭肅尋常積厚不勝奢  
華而王君愈敦朴守素淑人且不置機杼組紃尋常

在晉齋文集卷之二

五十二

清王二

千金子弟多恣睢鮮克絲禮而王君孝友禮讓淑人  
亦躬沃盥解佩親賢且也積而能散市義而樂施鄉  
隣之窮乏者賴以舉火有端木孟嘗之風焉不佞以  
孔君之德卜其姊以孔君具述王君之令德卜其耦  
洵哉王尹伉儷不獨並年月日亦並修並德也以山  
河之德培岡陵之祉繇是福祚日綿哀哀乎寧有艾  
耶三鳳挺挺跨河東而稱盛仲子驚聲較冉冉翥  
青雲上而若伯若季亦將鳳鳴龍躍昂昂一日千里  
者行見棠華日萼靈桂聯翩並觀封詔而王君與淑  
人齊壽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三

南昌王氏重修族譜序

江以南豫章以文獻首諸郡南昌爲豫章上邑而潘  
湖王氏實首邑中往余家占屯臨汝竊比隣相望之  
宅相與論先世而討舊牒蓋王氏者河汾之胤而唐  
天寶間洪州刺史龍門公之支也不佞故與今桐君  
明初並藉癸丑且辱同門比在長安日與君度周旋  
因聞出所重修王氏族譜以示不佞曰不牒敵族譜  
所由來已聞者日之既易嘉隆以往大懼放佚前聞  
今幸述先人之志復有成功于茲序在吾子嗟乎君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三

四

族不棄不佞而以首事命之敢不敬諾曰君既有桐  
視不佞之屯彼此境上也君族又儼然父母以臨不  
佞唯唯但竊懼序之非易易矣是序非難序諸實難  
又非序諸難原茲修譜之心與後之觀覽斯譜而興  
起焉寔倍有難者則序之所以難矣何也譜之作也  
匪直虛沿誇炫用侈一時耳目爲也述先匪闕錄後  
匪遺彰善以勸志懼以懲譜之大凡所以作也述先  
矣匪闕而偽張之信難錄後矣匪遺而冒昧之辨難  
善矣弗彰弗勸弗真弗善彰難懼矣弗志弗懲弗微

弗厚志難乃今諦觀王氏之譜樂其本末達先則斷

自刺史以後始歷歷備匪闕而信已錄後則系圖

每一行首祖之高以盡所謂孫若玄者而若玄之孫

復再首行以胤爲高五服九族昭然指掌匪遺而辨

已善不脛崇不微沒可以彰已懼較于側微于疑可

以懲已是今王氏之譜顯而修者族滋大緒滋繁其

難較甚于昔者惟王氏之子若孫其母易視茲譜而

重有感于重修者之倍難也仰信述先而思難慎追

昭辨錄後而思難敦睦覽彰善之條以難飾顯察志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七十

南二

懼之例以難墮幽庶幾哉其母負我君侯今日者命

不佞首事意已噫此序之所以難也不然即譜之重

修管之千金之劔漫漶年所而飾者加澤其首而已

序之者其劔首之一火手難于何有是爲序以詩復

于君侯

### 田百源稿序

黔中以氏代產異才稱文章林府綴替聯不較往

者田百源若祖曾枳棲蜀之大竹邑伯源尊公讀書

大竹署中已而登賢書卽爲蜀夔司李經阿翁舊彊

必加惠焉時家大人領簿際水與大竹皆順慶隸也

余兄弟亦讀書署中家大人時接司李司李輒爲異

盼一時蜀人士喜談司李檣梓家大人常私以勉余

兄弟而余適舉丙午巧相合也田氏治春秋余家兄

第亦治春秋巧相合也田氏長發其祥非余兄弟所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七十一

四

可比擬壬子伯善妙齡魁省余仲弟亦以壬子舉歲

南巧相合也南距黔萬里而遙不相及矣田之先世

爲洪都吉州人余亦別籍撫之臨汝右江齒錄並係

焉遂爲同籍兄弟又巧相合也余自丙午逮今五易

涼燠兩頓公車今日附百源起濫竿曲江若有所待

且同出南樂魏老師門無不巧相合也者而余視政

司晨曹則伯源又在焉朝夕問話我兩人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無所不合之緒真今人歡然絕倒此其合

人耶天耶非有夙世緣未易語此其所不合者惟是

伯源以雋穎之質騰傳之才苞茹羣書洞悉今古而制爲舉子義藻思審致英傑雄丰如百鍊金如千幅錦如萬頃之波而余每讀一義真所謂叩洪鍾伐雷鼓而性仍仍然知其益饒之足羞也余始踉蹌傍徨望伯源而不能從矣余不能序其不合者序其無所不合者志余與百源之合有先於同籍者也

鄭都甫石室語序

余得得社中推都甫爲盟主都甫名溢稅林居常無它嗜惟墳籍排比坐上充其抽檢小倦或啜茗數盃作清供筆墨之興獨寄之舉子業蓋於世一無所逢而其爲先資言以達世常急急也都甫達世者急而取諸世者緩今猶抱璞荆山余知都甫於此道苦矣今讀石室語而知都甫之數變其道以達世者愈急矣自題其端曰戒之戒之將捐棄此噫技成而無用都甫聊以其鬱伊不平之感婆娑松雲蕉雨間而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七十三

都甫不能自禁也其所爲苦心此道數變以達世者所得於石室寔多文思陶鈞貴乎虛靜慧生定定生慧試以都甫今日語視平日語其朗然獨照骨峻風清直有超於藻密之上吾固不能名其所至三昧無聲九年面壁都甫豈遽臻此先儒陸先生得趣千象山而愛其山澗瀑流飛酒巖帶結精舍讀書其上理爲之日明又曰道非爭競務進者所知惟靜退者可入旨哉都甫之在龍池石室也今而後都甫即欲自旌曰余之達世者緩而世之達都甫者已急矣

王伯登近草序

茲予友伯登近草出之司李公餘者也伯登既鞅掌  
爰書其不忘一制舉義奈何伯登之才伯登之遇而  
不過伯登今日持平一方其有用之文章之不過而  
遇伯登直付之去不可止來不可卻未足當其醒眼  
獨其豪邁軒舉之韵生平寄之筆墨文字間者如貧  
交故人不忍棄去每從平反之餘勘認聖賢學問轉  
相親切而識愈明氣愈恬既不見有牢騷不平之感  
亦不以一毫鋒穎自露過不過而過伯登之文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十四

自如也今天水江流萬里寂然無聲一經石鍾山下  
則噌吰鏗鏘不能自已使數萬里不過一空洞之石  
將終無聲使空洞之石潏江處處遇之聲當滿天地  
矣夫無聲與聲滿天地遇與不遇也而聲之在水者  
自如然則伯登之遇而不過不遇而猶過卽以司李  
作空洞觀可也天下文章莫大乎是

序李君叙麟經稿

君叙魯才士也歲作金陵遊嚶鳴之和競相引重才  
名滿金陵余未逢君叙之而從其飛文淑之既有年  
所歎丑得投分兄弟君叙文在兄弟中競相引重不  
知卽麟所引重之君叙也把腕論臆歎然平生一日  
得其匣中藏讀之余曰今舉業家之窮力追新期自  
成一家言者多矣夫非自言其所言則既陳之芻蕘  
存之柏藹無當於作者然言其所自言而所自言者  
非自也以我言聖賢之言也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十七

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余與君叙皆  
事春秋春秋史外傳心化工也非畫筆也則夫以所  
自言言聖賢之言而欲得其所言難矣言聖賢之  
言所以難者政以言其所自言不剝不新不新不異  
未闢至極而離醒於偏僻矜傲於一致自謂識方絕  
出往茲爲修聽所怖退而不能傍髴者祇成其爲訛  
爲僻爲怪而聖賢之神去之愈遠有是哉君叙之造  
懷入想綿綿眇眇創而經新而有質不一語落常吻  
而無不與聖誥合此其得言得所以言之間君叙其

化工平君叙風軌特異該綜無餘微悟靈通達原左右而今發皇經濟廬江之綬兆足以行此一種聖賢作用知亦家夫子律令也而余之心折君叙者不獨以文矣

虞元茹稿序

子從徐兩先生遊知元茹而在徐伯子館益得交於元茹昆季元茹昆季如鵠趾立牙齒大足噉名而元茹爲伯揭登孤而登之其天才瑋絕如駿良歷塊頃刻風雲翩翩欲凌灝氣而其子名理異同務去三難折五鹿深入聖賢之間不後竺乾不門柱下不獨腐於釋官雜家其刻畫精鑿如印印泥吾目中匠心士無右元茹者元茹以讀禮未可屬韃中原然咸陽國門一字千金定價固在予何敢阿私請先賢書而布之元茹儼然進曰其不佞不足以辱吾子然請以三年之淹當六月之息矣刻成并識此言昔癸卯秋七月之朔

序虞元靜選稿

世所稱最靈異之物無如噤呵放雲雷呼吸任天淵者矣然而物之存身也不於躍於蟄昔老聃之新沐也慈焉似非人矣予以爲遺物離人而立于獨而老氏以爲吾遊心於物之初也故曰迺今於是乎見龍正從尸居窺龍見邪賦文者有曰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氣潤夫何故靈異故也文不靈則不異不異則無繇龍天地無繇挫萬物無繇小中現大大中現小譬之捏土成龍氣色俱枯又如紙上畫龍體勢儼肖而不能掉雲致雨也文烏乎成雖然有文心焉夫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今之從文覓文皆知其散而不知其合者也夫合則老聃之所遊者是已曩余負笈金沙與虞元茹元見昆季切劘千古元靜年尚少時稱管爲小試題輒睥睨作者之壇每試輒冠其曹元靜益下帷攻苦每拈一題輒殫心爲之不工不休說者謂三昆季者阿兄以淵博標奇元靜以鮮麗著異故稱鼎立壬子之役元靜聞中稅籍籍輸人口而卒不售也今夏襲其友人所選稿示余余展卷讀

狂齋文集

卷之二

七十八

序虞

之如蘆渚水之帛懸掩日之珠今人頗昔郭虛從星編窺元靜者有不詫其靈異之致如赤蜺青虵卷舒在程者哉然余之窺元靜獨有自也元靜解悟得之夙慧居恒恂恂不問戶外事如處女正襟兀坐又如老衲枯禪以彼沉思寂處寧止工鉛槧博紙上五色雲烟耶梓慶之削鐙也必齊以靜心未嘗敢以耗氣故削成而見者驚猶鬼神元靜之文成而疑鬼疑神也靈于道矣語有之雲淙而蟬不能乘霧濃而蟬不能遊蟬蟬之材薄也余謂非獨材薄物類自相召以

狂齋文集

卷之二

序九

序虞

靜耳



胡季仍畫竹言題辭

余燥髮卽讀思泉先生文見其神情蕭疎簡遠筆墨之外別有鍾錫蓋宿會聖賢之神而意趣所到悠然出之卽先生應不自知其揮灑至此不佞厭觀一切鉅釘詰句于先生一藝輒歎曰逸矣大雅之音癸丑春幸與季仍同轄讀其文而思淵然而神泊然而風韻洒然私心獨異之謂諸兄弟斯豈思泉先生之苗裔耶何曲肖也已而知果爲先生雲仍也則又私心異之將文章真脉獨歸胡氏乎抑季仍能申接祖武而余射覆偶中之也季仍自題其文曰畫竹矣竹節節而盡之卽枝葉畢肖天機索然善畫者胸中具有成竹縱筆揮洒徑寸數仞此文與可所以見實于坡翁也而于由直謂其進于道類庖丁之理解符輪扁之斲輪則與可之竹不當作竹觀矣昔人謂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吾安知與可之竹非天然自得之文章乎與可以竹畫文季仍復以文畫竹月落庭空寒稍萬尺是竹景亦是文景善觀者能於紙筆和墨前認取季仍并認取傳神一派應有颯颯風雨來窓

察問今季仍厭薄簿書棒檄爲人師必能脩君家先安定之教以教淞海比年賢書中有大雅之音超然筆墨之外者必季仍門下士也世有坡公定當賞識

叙千脩甫廬居小草

余社中兄弟推于脩甫脩甫讀禮而未嘗廢業也有廬居小草余敬授讀之然後知有以也夫脩甫之所讀禮而不廢業也夫今士之所業母亦唯是才情兩端足窮其枝故彼天人之達拙譬如銀碗壺中斟而不出因而掩蓋之則卽幸而乘至樂過鳴神忻吾未見其業之有進於技也迨不幸一遭憂戚諸凡一切飲酒食肉吹竹彈絲可以解憂何所不可惟訊以生平之業輒慨然謝曰某不天荼苦之夫未忍以及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八十三

後

魯諸生譯序

東土之有充也蓋鄒魯名區我夫子木鐸之壇而七十子所誦法朝夕者也余昨報命得過閭里間先寢焉委蛇數日親所習聞竊自嘆曰是域也毓聖含靈士生其間文學天性亦既質有之矣矧其呻吟不絕于口舞蹈不輟于手足比序櫛壘家經而戶史若此也哉余同門友呂豫石少年名杰起家春秋司理是充教弼刑明肅清風美日惟圖書數匣恣其飭伴而觀風之部披襟於山水發響於嘔吟與礎掖之士諱經課藝如達故吾心誠好之也暇日每集而課業之月有期銓敘有等激勵有格蓋兩期于茲矣而不第充屬諸生也屬之孝廉與孝廉而官者悉就泮中而淮而燕順風之請更不少焉司李何以得此道德聲氣鼓吹震盪此有機焉水之發火之風其孰能罔之客語有曰入其國其教可知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則余赫之邇鄒魯洋洋盈耳者情見乎詞矣而所漸於司李不旣多乎蓋司李氏之春秋擅風雅者也通政事者也自占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八十三

後

治化刑政相參敬典在德時罔不愛機有固然無足異者余之不敢望司李也寧在今日在未過竟之先矣若多士巧心滌發彬彬麗澤司李業品騰而題目之多士應運而起以光昭鄒魯文學之盛余拭目俟耳又何言

大行李元白年兄華山遊記序

宇內洞天不一而二華之勝稱首諸嶽蓋上于青冥呼吸帝座昔人李白所爲搔首青天之恨也然橫壁研峯領袖山水縱汗漫之遊窮幽渺之致者不少往往得之騷人逸士而今騷人逸士游踪所到酒酒筆墨者亦復不少而未必盡在乎山水之間則遊之道難言之安見松桂之有開心而纓組之受世羈縻也是在遊者之自得耳元白博雅風流故多勝情奉天子皇華之使敷命四方天又假之勝緣華之與元白遇也元白之與華遇也輿劉華隨留連顧盼一草一卉一泉一石悉移來尺幅騷人逸士所不能得者元白若獨得之賓主去來唱和更遞執賓元白執賓華山爲問主人有知之者否則蕭斯記也元白有不告人者將操響壁間而我已在二華深處矣元白以遊記我以記遊元白遊乎文茵暢敷又事豫章香煙瀑布屏風雲錦視五岳尋仙何如他日歸又當以李君侍御之謠贈我也

叙徐李曾稿

往者余與徐李曾暨葉以冲方孟旋以里選入成均  
受知馮黃兩先生兩先生國士遇之師門所治予者  
率先後取大物余於李曾諸兄弟不勝心折焉逮癸  
丑余始附以冲起丙辰孟旋今年李曾余兩三人之  
相視將奮相視惋惜相取次慰藉殆幾年間而若樂  
之一成也李曾閣中讀先捷書贈長安名字出盡  
爲得李曾者質而於其高第視以爲常意其得之也  
已久矣而余三人之相視而嘆可知也噫射有常儀  
於心齊文集卷之二 二十六 中倫

其在者而余愈心折李曾矣

叙陳維立娛生草

維立之起丙午也冠余同門甫總髮也幾上公車今  
成進士冠同門諸進士猶之冠余同門也其年猶然  
少也維立困公車如楮而兩冠同門又如秀其何難  
且易如是噫不如是不見維立也不如是不助維立  
也助之者人之也以維立之才卅年聯第何足爲維  
立多然使冲年聯第有不盡讀之書有不盡茹之味  
有不盡經之慮容有得嘗我窮我者何如今日所得  
多乎維立育鞠食飽無一塵擾其胃次日夕賴爲  
在魯齋文集卷之二 八十二 中倫

將母者惟是筆耕舌耨不遠千里間一寒廬母夫人  
而人欲睹其面不得也一已之精神獨與千古聖賢  
相爲玄對思議未達丙夜不瞑凡通變以有今稅而  
其自性自靈深於淵源則維立之爲維立得之助者  
多也大之而施于天下亦猶是而已矣

序劉晉仲醉石齋稿

往余聞中受知富順劉先生侍先生時晉仲方九歲余不知詩晉仲亦未嘗學詩迺所適諒有鑒鑒亦不拘商徵居然成誦一日諸君子奕戲謂晉仲若能詩試若以奕不移步應聲曰日數爲棋數歲月指掌裏何不每日閒却只下一子舍奕叱詫奇之他壯大率類是後先生還蜀別且幾年所去秋晉仲從先生來京師繞寒暄便出囊橐中語則峨眉天際與在途所經夷險無非勝情時將論秀余以舉子業相妨晉仲固奇於筆墨之外余固株於繩約之內者也秋聞罷晉仲詩已今之梓人問序余矣余終未敢言詩就晉仲詩窺其性情覺生來夙慧牙頰間別有一爐鑪非墨槧人所可擬議此何足槩晉仲哉荆山之璧爲圭爲璋錯以金玉而美哉或盡于彫也南山有竹可通犀草而鐵而砥之之始入深也則物有固然亦有不得不然晉仲而知其然所閑治性情而輝煌于事業者四始六義又何以加焉晉仲其勉圖之

在齊齋文集

卷之二

八

教方伯書集舊開新梳

易稱同心如蘭于與方伯書之謂乎進同藉也政司部也志意論說罔弗同也者伯書謂予天下之攻藝術者乃孔氏通家惟予有私焉宜聖之裔當唐時有令子前陽會惠民勤學士類蒸蒸起以至于今孔令之澤甚長以故涵江書院所尸祝孔令者迄今最盛予也亦猶被澤而興起焉者唐人有言文章有神交有道會合之神良非偶爾因各出其制義相猗予大服伯書伯書亦不鄙夷我也伯書鴻才邁訓卓識精思冠絕一時予自知萬不敢丙午伯書冠乙榜於鄉余癸卯幾得復失亦翫儒伯書獨伯書解牛之技久而礪新今日哀然聯第如取諸寄余雖倖舉丙午兩頓公車今始得執鞭弭率伯書周旋余又自知不敢而伯書顧語我曰我兩人譬諸草木真臭味矣予則唯唯謝不敏夫謂同味則何敢差池謂品格高下盡無軒輊則余何敢今夫楂梨橘柚皆佳果也而蘋蓴荔枝獨以爲珍荔之出於閩者蒲陽爲最出蒲陽者宋氏香爲最固未可槩準之矣方今天下文運闕方

在齊齋文集

卷之二

十

卷

就矣而伯書冠軍于是乎授之鉞人公宋氏之珍于  
天下亦使天下謂予兩人材品不同其臭原合也

高明柱烏懷草題辭

高明柱楚材也而舉於黔今年公車未第結社長安  
賦詩論文無涼燠也俄而乞廣文也以行欣然色喜  
余曰以明柱之才之茂齡之攻苦不輟轉盼層霄之  
上胡俛首寒毡爲明柱曰不然余初失怙余生母亦  
早世提孤孩以有今日繫余嫡母是賴一日之養三  
公不易廣文祿不越鍾釜聊遂吾將母之私耳俄而  
以烏懷草見示余曰有是哉明柱之孝也情見乎詞  
矣其請廣文與其得請而欣然色喜良有以也詩以  
在脣齋文集卷之二

言性昔潘岳讀夏侯湛詩曰此文非徒溫雅乃見孝  
悌之性余讀明柱烏懷草亦然孝者百事之紀始干  
事親終于事君皆孝也可以知明柱矣若其母之節  
勵楫舟以玉貌孤於成明柱且自陳於 天子將褒  
嘉之不獨諸友生詠而祝之矣

董建叔來雲館制統序

山陰會稽夏后氏之所藏典而古今山水之奧區也其風氣之鬱滯所繫滙每有異人焉起其間爲天下鳩伯予當時固聞有董建叔其人文名義時彥矣癸丑辛舉同藉居比屋因得朝夕言笑聞出生平制義相示建叔若以予攻苦此道謬置許可建視建叔之文如探書禹穴茫然雲車霞篆之不可端倪也又如看寶觀潮夜明空青觸手盡是而天吳罔象澎湃行滄不可測聽而狎視也張賓王氏探討天下奇

狂齋詩文集

卷之二

七

第

士文章至於黃庭不能終讀亟號之曰鄧林余私謂建叔當在烟霄之上其以絲綸黼黻奏功而緣資尋格遂紹溧水之綬以行溧水與吾邑相距百里而近皆留京之甸也以建叔文章卜其政事豈直溧之民實嘉賴之卽予之族黨之姻婭繫猶在建叔之字下日受其煥然者弟建叔蓋代才割一邑說者不無猥倖之憾而建叔夷然不以爲卑余謂丈夫達世樹勳譬山川雲雨或油或族風或條或緒於沾溉有大有小然以一方天下齊場而觀其潤則同余又見六月

之早未族而雨先得者先快則余今日於建叔之謂也建叔旦夕鳴騶矣鑒察之暇出其文章南指鄧人士俾遊大方而予兄弟輩計必長跼階下執經以請亦猶不佞之在下風是緬也何啻拱壁之先駟馬哉

狂齋詩文集

卷之二

七

第

紀在魯齋評文姓氏

余往者負書千里使人枝上文字相知卒多勝友嘗  
評余文爲東梨災今年倭舉南宮長安中嚮余索稿  
者漫請之漫應之不復別好醜一日余友方孟旋張  
賓王欲併選以出閭未竟賓王東海孟旋西湖余稿  
亦多隨馬首分飛矣爰以在魯齋稿請鄧師門并二  
三友人共證之以應副氏往刻有人選者則往日師  
評如楚韓座師蜀之劉師在焉諸友生之評亦在焉  
信安孟旋應句里賓王坊與王無近許古棠陳惠昌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九十七

知在

元稹陵徐仲芳先臨城羅孝可南菊江金二水宗晉

安蘇伯潤發吉州蕭伯懋命松陵周季侯宗渤海李

尊尼魯妻水黃經甫元陽城劉俊卿鍾田崑季寅仲

之季黃生華川馮居易生今日評茲集者也於茲集

識之昔韓宣子聘於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余兄弟治春秋叔季間治易兒侄又有戴禮

余家魯也舊以在魯名齋卽以名稿亦綴諸君子爲

魯君子云

建德會館題詞

各郡皆有會館也吾池如貴如青一邑而兩館焉如  
建如東則兩邑而一館未有也輻輳長安蹄輪絡繹  
其寄天涯誰爲地主非計之便也余爰與計偕諸公  
暨在都門者共爲倡始以義以例捐金爲置郭外小  
開宅一區以待來者夫合兩邑之全豈不足當貴青  
之一歲月漸深物力漸裕開而拓之日可俟也昔有  
百萬買宅千萬買鄰皇都之下數千里外費不吝而  
有如一家聚族而謀此一段氣誼較之一身之功名  
富貴又何吝惜之與有願諸君子卽爲平地之一簣  
而不爲道舍之三年也直叙數語於首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二

九十七

建乙



在魯齋文集卷之三

明江左太史孔貞時泰華父著 侄尚咸

弟太史貞運玉橫父閱 男尚藻全編

弟 貞會青城父較 侄尚乾

吳公澤文序

古潤吳公澤者才士也往余請沐時余姻家子徐生竟之與讀書三茅山余未逢公澤之面心知公澤矣讀其文想其人殆月中楊柳露下芙蓉一座不呈鳳凰而僂者焉余於公澤每失之交臂通今仲弟附公澤起旦暮長安因得發箬中之秘而倒其藏也以視三茅何如哉霏霏聲咳如出一聲而獨所意爲月中楊柳露下芙蓉信哉文章者情性之丰標也且文之爲俗化遷也久矣叫噪者脂膩者巧利自雕者各吮其奇以奇人人盡撫其奇奇之而余亦爲之目瞶忽不禁自折其矜銳今讀公澤近稅而余爽然自失也其有功于斯道多矣

吳彥章西山遊紀小序

彥章負靈異才追古作者文章名海內亦既足不朽矣而高情拔韵每風景縱觀不能已一巖一壑皆其絲竹清音也茲謁選金馬且賜尚方仙舄行矣還復作西山遊遊有紀有味一入清眺盡具品題彥章故多勝情往往情與景會生居紫陽白嶽之勝今桐江富春又各獻其奇俟彥章車騎昔人觀朝榮臨清流覽蔓草悠然自得通於政事彥章櫛燕吳越之奇而暇收之寧在乎山水之間而所得亦不獨文章也彥章好遊乎它日當語我遊

天問畧小序

昔韋宗暗僣禮論議因嘆絕其奇以爲五經之外冠  
冕之表別自有人不必華宗夏士亦不必人索九丘  
旨哉斯言世固有奇文妙理發于咫聞之外者茅吾  
人星步方內安睹所爲奇人而稱之于西秦書初  
習之奇及進而求之乃知天地間預有此理西士發  
之東士睹之非西士之能奇而吾東士之未嘗究心  
也天問冊特其一端其言黃道似沈夢溪辨九道之  
說其言日蝕由月似王克太陰太陽之說其言月借

花集文集卷之三

七

日光似張衡靈憲所付生鬼生明之說其言諸天似  
有出諸儒見解之外而又非佛氏三十三天之說者  
嗟乎遠代天官書唐史甚精以其多成于李淳風之  
手端門校著視它書楊藻揆天者愈也今西士以其  
畢世聰明求之于天而通以中國之書使攷測者乘  
之不大有裨助乎夫精如淳風而麟德之曆不能不  
爲太衍則叢殘積疇所繇然矣今之精差漸久縱設  
不應而授時度事亦漸以不符正之宜蚤則有闕于  
三辰四游者其書皆宜講求是書又不止攷測之助

已也于徒詫其奇者何有

花集文集卷之三

四

李立孺稿序

余於李氏伯仲世有過好聖徒荆縣書余偶片言作  
玄髮忽立孺相過從則又出一稿相示行懸之國門  
夫立孺環瑋夷剛往來髮試邑間余輒奇之別二十  
餘年而業益進名益燥其手出一冊見示十之一二  
大抵以淹博之才運以已意機軸局陳悉由我造所  
謂文字外別有一物以主之不必應規入矩而含毫  
落紙之間迥然自異視世之以襲績故實爲有學以  
雕繪語司爲鮮新而沾沾自喜者大相徑庭余每讀  
仁學齋文集卷之三  
李氏伯仲文而鼓掌曰有是哉文定公奕世文才見  
於通德里門令人應接不暇者如此而視昔李氏兄  
弟所就爲花萼集者聖徒伯仲其殆過之耶爲短語  
并諸首

王非熊稿序

非熊擅才名髮未束盡讀墳典丘索書文章意氣具  
足千古制舉義其一班也讀之不落今唾亦不捨古  
相博學明理成見在胸尋常人幾舉臨雕畫之不得  
非熊飄飄徑吐自然骨峻風道氣祥采異別整一壇  
宇記癸丑非熊卷出都人士捫首咋舌闕然奇之是  
編也成應復如是雖然非熊豈故爲奇者天蒼蒼冥  
冥耳問誰鞭日問誰駕月匪鞭匪駕問誰轉轂則亦  
至奇矣麗於天者天所自轉天何言哉非熊學有元  
仁學齋文集卷之三  
本諱無依附平奇奇平非熊何知知肖其故吾耳世  
人固於所狎不得非熊所以奇而奇其所不奇噫今  
之誦奇似詭者多矣

蘇伯淵自撰齋制義序

余之知蘇子也，蓋於庚戌冬云十月之望，與蘇子遊後武夷於時，慢亭來風，天遊履霜，三杯水樂步中官商賦詩酌酒，具曰：子聖誰知？雖雖所知，既倦，俛仰簾歎二人者，俱未脫於名場，出先資以印證，余亦磨厲以相從。蘇子謂余曰：吾埋照鄉閭，獨居一室，師墳友藉，吾多所涉覽，鮮所置筆，間有朋來，邀之不置，亦復伸紙和墨，無所精，匪筆不計其雌黃，暇不詢其白黑，或有阿吾所好，謂其脫象言之外，超然自出於胸臆。

在魯齋文集卷之三

蘇子曰：疾徐爲苦，實未愜於吾心，豈可聽竿而題之以瑟哉？今日之所以示子固也。錯諸家命副墨觀子暗中之摸索，若夫待豫章七年之後，賞瑚璉東序之間，矮人自可逢場，何美乎？欽風期於千里對青山，而浮白怪奇哉！余疑聒而即得於是，交無晚蚤，信若膠漆，閱辛及癸，自南以北，上對公車，姓名相觸，懸書國門，互相指劄，吾傷有感於斯文，將毋曰癸丑蘇生自獵齋，神孔中甫序大半是庚戌初冬所作。

呂豫石稿序

呂豫石東垣才士，癸丑余得爲春秋同門友。少年之初，接其眉宇，高超散朗，如玉山駭人，飄飄乎捫闔風而踏縣圖，又如昂霄之鶴，亭亭矗立，令人不可攀附。真神仙中人也。比讀其公車，稅有韵有致，有骨有神，雅肖其所爲人。已出爲東魯司李，鉛槧甫脫，于脫牛刀，風斤練若，素官平反之恩，旁流郡國，而風後惠露，則又無不肖其人。與文也者，稟賦之殷，揀箇中制義若干首，不忍以筌蹄擲之，命付制劑書問序于余。

在魯齋文集卷之三

余媿媿讀之，其剖露靈心，刻畫妙理，有韵有致，有神有骨，越數百里外，清芬逸氣，猶噴噴來逼人。一如其所爲公車，稅而又不啻接豫石之眉宇也。夫學士家以寸管代聖賢之口，傳聖賢之心，稱千百載，知已不獨文章著名當世，即人品政事，咸於此乎。而豫石之於家夫子，身體之覺，親切有餘味。蓋豫石秉春秋春秋稱家夫子，刑書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盡精此道者，其發爲文章政事，皆所謂以造化手斡旋造化，兄豫石理官也。又在東魯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

今日所美增而照倣者知皆家夫子律令而以豫石  
人其文以其人與文知其初試之能爲士也吾進  
而求之春秋

史懋德養拙山房社疏序

史懋德永安名家子少年英穎翔翬璧水間嘗以筆  
表之業備及時彥用能同人於門廣收麗澤子友張  
九方與共鉛槧有年所一日以社中制義授之荆人  
楚書問序於余余嘗觀論書法者矣纖纖異態疎密  
異致軼宕之志峭絕之氣滔滔開雅之容雲集水散  
百體千形爭呈巧媚夫豈一槩論哉予未盡讀諸君  
子文就飛義中所寓目者一嚮嘗之方之內方之外  
各隨其才情之所到政不必拘其所爲陶俗妄而自  
在系斯文集卷之三

成一風味者大率類是懋之國門觀者自有正法眼  
子獨喜懋德諸君子大肆力於斯道也巧者不過習  
者之門南金無盡名德重先將於此集觀其深矣

呂豫石年丈覽轡詩神序

豫石在長安日與子晤對則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及爲魯司李才一歲有奇詳測之勳爛焉四國而其  
器識操履溫然凜然泠泠然識者稱爲玉壺冰是歲  
予奉命將家大人還里道經魯謁吾先夫子則豫  
石有衛士之役業先子之秦子悵然放舟而南殊不  
樂有客過予問之故則出袖中所刊豫石詩草示予  
予讀未竟輒有山陰雪後之意躍如欲往予乃信豫  
石神交也豫石醇雅方正雅不好嬉遊然所行部州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十一

邑有名山水亦遑遑不肯放過雖車馬困頓牢騷中  
必探玄尋幽極天趣所之凡所之極吟詠滿篋批月  
林風揚古花今森如也客曰豫石天趣豪邁才華過  
人乃爾爾予曰不然此亦豫石一片澄清之志所發  
發乎豫石嘗登岱曰美哉鬼鬼乎崩巖乎吾仰止乎  
觀海曰美哉泱泱乎蕡乎一碧萬頃乎吾望洋乎探  
泗水之玄撫嶧陽之桐吊崑崙之松曰美哉淵乎亭  
亭脩脩乎雖然流派乎紹桐薪乎松不封秦乎微獨  
此也所過焉吊感慨其楚麥秀皇華陟岵之情溢于

毫指知豫石者不知豫石者皆曰爲政不廢吟咏予  
曰吟咏所以爲政也客曰子知豫石且深知豫石請  
以是言次諸首予許之客難其名嘻予不云豫石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乎卽名覽轡若何客以問諸豫  
石豫石曰某何敢某固名覽轡以終年馬上無避轡  
時也如中甫云則某何敢然而某志也一日客抵掌  
視予予卽忻然操筆題曰覽轡草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十二

家弟開仲懼思辨序

余家沐與家仲季倅棲村落無詩酒友惟環牆有山  
負屋之陰松林千樹平泉溝澮間塋然如練鳥聲時  
悠悠入韻常與家仲季手一帙隨意籍辨而坐詩書  
外絕無他嗜好家仲力能勝酒每小倦以酒澡其神  
神愈王上下圖史或含毫落紙栩栩意得也余不善  
飲時烹茗茗數盃相與對語而每取其含毫落紙栩栩  
意得者反覆味之覺芬馥之氣滿於山谷清越  
之響諧於松篁不能窮其志而盡其變余亦栩栩意  
得也夏杪余入長安紅塵十丈體骨多俗絮上有書  
尊中有酒而動思歸時蒼翠烟靄松風禽語與家開  
仲所爲含毫落紙栩栩意得者祇添池塘春艸之夢  
一日家仲郵寄懼思辨同門友劉俊卿黃經甫在生  
余出而笑曰今日彷彿與家仲語而如在余家山谷  
也兩君曰是則然矣而今亦彷彿與君家兄弟語遊  
君家山谷而芬馥清越之外疑別有物焉主之而真  
未足以盡其變而窮其至也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劉  
輪得心承嚙用志庖刀之躊躇四顧其思乎其有不

思者存乎開仲栩栩意得也惟思云何三年拜賜開  
仲固別有取耳矣余因識之以語家仲

周坤平詩序

今天下有數則聲有情則吟詩也者根情而苗言者也風雅遠頓六義之微余一無所窺見而今之詞人墨客獵聲鬻藻以詩見長者抑何多也其盡體物緣情者耶余奉二人歸里門經鳩茲坤平先生以詩草見示逾月垂書問序於余余不知詩惟是坤平負薄博之才往以明經振鐸余蘭寂寂寒窺何足酬其平生而坤平夷然恬曠日與諸子從容講席呻吟調笑廣文直寄焉卽祿不逮釜求修以上不難傾數襖之

存齋文集

卷之三

甚

儲爲阮士計燈火及瓜而代則又超超俗徇拂衣事休沐矣先生先數于闕達塚季垂成而官蘭亦已見夢總之瀟淡簡遠之致於世在有意無意間以聽其時之所觸而舒其情之自至當其橫經蘭水固已抗志浮雲師友林壑而其情固已遠矣世之志深軒冕而汎咏卑懷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情之不存文於何有坤平固又世俗之振鐸哉詩在直尋無須補假坤乎不必一一模擬而雕刻之曰六朝之望風雅者何如余亦不必一一比擬而形似之竅吾竅情吾情

而言而暢而永也詩在是矣

存齋文集

卷之三

十六



虞元見清遠齋書牀序

余與元見越千里蘭臭辱牧嬰鳴同響矢志清遠齋圖千秋業丙午余伴尾元見於南元見良駿逸足捨捍凌越賦而冠天下麟士追逐之不及也曩昔對研席時搆一稅元見謂知余余知元見今元見懸書園門譬諸陽劍奇峰異彩震薛燭光駭風胡有目者盡知之寧胥余言然世知元見文余又知其有用之文元見意氣豪上籠蓋寰寓襟胸無半子渣滓寤寐蘭綰歷紀圖典之用設以身處暗時疏可咤可涕可

在清遠齋文集

卷之三

下

愕之故輒慷慨憤發而今大行事業朝覲見之元見刀發新彌用以料理時舉擔當天下有用之文章必非同本異末始素終玄余又實先天下而知元見者余既捐肝相信竊附心知則所爲敏元見者無復詞繁稱亦不自知秋棘之美春林矣

元見麟經牀序

余友虞元見以麟經爲天下第一人年最少才各異著天下引領懸書元見居常又喜爲麟經枕意必有道德五千望天下人服而何以少許勝日元見之喜爲麟枕非誇多也其天才綺練緣古范今于吾孔氏刑書傳極諸名家主會以自心相然獨得千經傳哪以是遊戲三昧典之所到掣一題捉筆起舞不移晷已滿楮雲烟出以相示讀之如百練金千幅錦萬頃波麗語天成藻思霞綺無不供其筆端而取之左右

在清遠齋文集

卷之三

一八

通其較勸傳意婉轉肖象夢寐自理消滴不漏一一稱量不爽鏤銖尺寸蓋得其神理緣實數華而種種諸妙行乎其所不得不行非劬勞憔悴於黼黻者也余共事元見久甚每當元見惟有伸舌汗背而已今日哀然聯第稱麟家宗匠豈偶然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不能逃衣鉢一字世有領畧元見者卽此十二題其子十二公中虛虛實實微微顯顯投刃若然而出以闢勝天下無不反走則會心處政不在多矣元見手錄有麟經秘旨參諸前輩名家而折衷

已意出之羽豐文定與諸名家三二都二三京亦當  
在今日春秋公天下爲心元見以春秋見于  
以相私或不其然因敘而及之

家仲禮竹軒近稅序

余家伯仲五仲爲開仲余爲伯余讀家仲文則不自  
爲伯仲開意阿私所好外人論恐不爾一日以家  
仲稅請于客客讀未竟嘆曰難哉技至此乎余色然  
問之彼方自旌其所易而何云難客曰人惟不得聖  
賢之所易而逃之乎恢恍惛惛穿鑿曉峙以不顧郢  
書燕說之誚相詫以爲難而彼其難之乃實易之開  
仲默體於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衆言之表聲證思  
眇衆慮筆今古于自心而恣其所如卒不難聖賢本

色開仲不知其然人亦莫知其所由然難矣哉余曰  
子之言皆易者機又何以難難然撰刃皆虛目牛無  
全易矣而猶見其難爲休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選其  
易也而後乃今知其難則子于家仲深矣家仲世事  
都不料理守春秋家業時窺壁藏髮未束漫有名海  
內弓不虛發戰必登孤其苦心此道歷涼溫忘食寢  
不窮聖賢之奧不止而乃易言之非易易難自難自  
易余兄弟不敏癸卯並受西蜀劉師知得失固已事  
獨吾師文章南指天下初不教人難余兄弟業授其

所易巧咲于媚非余所長凌颺之羽不求反颺我輩  
爲人大事如是亦終從其易而已矣客與余咲而相  
去于其刻議所問答者代余序于首

金叔明羹小引

世之文者相驚爲新奇曰新奇非平常也日月常而  
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暖饑能飽則已奇矣  
吾黨金氏世爲文章林府棟蓐互映棟能拔美導其  
清源余友叔明自負慧蟬蛻羣樊之中專精聖賢  
腹中固已江漢而所爲文大率根極理要撫性靈所  
自得咏嘆中雅轉運中律不矜詡於刻棘雕楮之奇  
而率平常尋味之所不得真新奇者耶今日功令文  
運一轉閉門造車出而令轍處叔明推範會以讀禮  
在魯齋文集

不能屬轡中原刻行卷于世世有知文章者放開眼  
目謂叔明何如文且想見叔明爲何如人哉余與叔  
明數祗論心商確此道久矣于其刻弁數語于首

許培元傷寒論祖序

嘗謂天下名醫不少明醫少明醫而少也不謂名者實之肩乎方今富貴家生尊于天下癰疥之恙腹心之醫者偶一中迷曰此虛偏後身相與名之尋虛捕影者益名其名名藉甚而見人五臟指下了了者幾人故名醫不少明醫少名醫而明醫則尤少名不有其名而明不恃其明尤少之少余嘗爲邪氣襲道所延者諸名醫也余病甚不測其何如明第余病未有以易也諸家三部九候不同切風寒暑濕不同論

狂醫著文集

卷之三

三

稱鴻溫涼不同劑而余未有以脫然愈則醫固自明余不善病不能授其所明耳以余觀于吳越諸君名實合符不勝慨然心折焉培元許先生少有大志時之不逢世軒岐術大有聲而度甚恂心甚虛望聞問切不專有所執於諸秘密之証不可採療之疾辭不奏効博覽今古著方滿笥刻書行於世獨有傷寒論祖余見而奇之曰甚哉培元之用心也今天下怪証百千萬變未可名似而危亡在呼吸莫傷寒若治者但以經絡之傳變按圖索驥而此之誤人多矣培元

所著若干卷標本推標刺真衍似靡不煉焉指掌對証對方投劑自霍然已者誠不可不公之世也余耳培元名且久而今服其明堯嚆余閱人未多耳天下未嘗無明醫也

有集卷之三

八經之三

三

題家廟鼓銀簿

聖祖祠自永樂年來久矣萬曆某年有修葺之意子姓既繁慮難今終爰藉邑侯李公鼓舞家之子若孫不期年廟貌改觀此後凡我子姓有進取者輒有所樂輸有二三不率家規而漸過以質者輒有所薄罰蓋皆出自我子若孫無忘聖祖勸懲一念抑祠中藉以廣積貯裕修理廟之得有今日也聖祖之靈也第舊日舉事者髦矣往交後之人寧獨無中者才者析薪而負荷者竊計永樂米舊祠尚有一槍諸亭今日

正魯齋文集卷之三

三

祝融之墟未能盡復而宗祠之後且不可無寢室棲諸神主今除已往動支公費外偶檢匣中尚餘銀若干兩欲遽有營建則大厦非一木所支聽其貯之笥中則奚取於朽蠹別以供不經事無益則亦何膏於諸子姓之一擲敢與諸宗約自今日始照祭祀諸戶中公議有力者每年輸二人傾放一兩爲率一週年子母計一兩二錢五分俱以正月初七日領出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銀交入過期一日罰銀一錢週而復始其有進取倖僥者不率家規者仍如往例量捐示

懲勸時日既久錄積寸累或自可相時舉事其有當領而遜避者是不爲祖宗任勞怨其不膏領而垂涎者是卽自爲染指地其或見儼有喜而取以逢場作樂搬演戲文者是又以祖宗公物恣爲淫蕩之習孔氏子孫當其不然凡我族衆訟言攻之卽置薄一扇載領銀各戶以此意書之于首

正魯齋文集卷之二

三

題家廟祀簿

吾祖立聖祠歲時庠廟舉祀舊矣先是徵聖祖之靈沐朝廷恩波得異於編氓獨一切徭役恩典之廢也自別駕張君署吾邑始張人審編而食垂涎此中不如意諸儒戶免帖置不問且執吾諸逮其敗官去職全於府始得請以歸愆張何如人獨非自孔壁中來耶自是子姓多貧窶往祀典從其豐後且幾於乏祀六洞毛蘋藻可薦可羞吾祖嘗曰從儉曰寧儉曰不與祭如不祭吾子姓飲河思源第不失如左之誠卽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三

不必備物以薦可也舊有祀典載在舊單聊以未入者增入相期恪共無替云

題張本虛伯仲家藏名公暨其先世墨跡冊

張本虛本德家藏 明時諸名公暨其先世在中先生以下墨跡彙爲冊復將丐諸名公題咏以彰其什襲余捧閱浹目不勝欣賞自昔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宋稱二王之妙此蓋古今希罕後世亦不必拘拘刻鵠而圖龍也能留神翰墨揮灑臨池自成一家書譬之絳樹青琴殊安共艷隋珠和璧異質同妍是冊也錄諸名公而想鍾張繇張氏世翰而想義獻合諸名公張氏世翰而想義之昔日尋諸名書自謂鍾張爲絕倫而義獻繼之則張氏之家傳楷則世足其表有以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觀者題而咏之本虛伯仲且又得名公墨跡與此冊並貽後人愛跋骨而賞孤腋又不獨以今日什襲見繼述之一端矣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二八

張一

趙虛白構靜室引

句曲爲金陵地肺脉連五岳往往靈氣所鍾代有異人青元故仙觀嗣法趙虛白髮未頽以懶放與世味不合乃今昇紅塵素白石性命雙修居然葛陶仙風詠者曰買山而隱可乎然青元丹井政雅川修鍊處小隱山林大隱城市何必有所就而逃之速謀於所居隙地構靜室數椽夫余在世網中說玄說妙青鸞白鶴尚非余今日事第有恬修如趙子者余所極爲嘉予而願與同志者共助成之有不愜靈中金此舉庶不爲道傍舍矣

王陽明先生集卷之三

二十九

募小祇園疏引

上人靜逸亦沙門中白足也戒行既嚴慧根亦普一日問疏於余謀修祇園之舍莫聚恒河之沙欲微檀樾功德於大千余聞施舍偈有曰功德施有曰福德性施廣布黃金功德施也度一切菩提心至無老死相大福德性施也亦惟有是功德施而後能成大福德性施也茲祇園之修上人以功德施募諸檀樾諸檀樾必證此修果而或卽以大福德性施募諸上人願上人亦從如是

王陽明先生集卷之三

三十

爲陸復成助婚疏

陸生繼統者家世松陵流寓茅渚地逢梁氏天作奇緣憐丈夫餬口無資延爲西席願女子終身有托選作東床盟方洽于晉秦輒遂征于齊魯海澤何定難尋遊子之踪臺柳空垂幾折他人之手幸之女同心不改適蕭郎異國言歸屏雀猶開欲續緣子種玉裘貂已敝嗟納幣而無金今已爲三十載有緣豈復能廿五年後嫁吾儕目擊此事心惻其人阮叶鳳占忍令亡環之不令助申鴈莫欣看破鏡之重圓可以施

莊齊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一

仁相期仗義全人大婦見我朋友

記

擬癸丑進士題名記 附試三名

皇上御極四十有一年癸丑春會試天下士貢

天子之庭者三百五十有奇既釋褐得勒石成均以

垂不朽故事也時多闕而不舉今

上加意興賢制額視昔有增稱一時典數所以題

名請

上報可屬輔臣記之臣陋劣無文顧此多士臣所薦

也敢無所以將

莊齊文集

卷之三

三十二

明命迨多士者臣惟

國家人文興氣運相爲協應龍升雲翔虎嘯風起

多士策名

天府也天既有以開之登庸之彼制科爲重士應運

而起成進士和璞盡剖振鷺克庭卽不待鐫題

其榮名豈復有加於此者哉唐虞之際得人爲

盛彼其時協和克讓斬於各盡其道何嘗有一

毫競名之思而九官十二牧其名至今在周之

興也豐芑械樸士所涵濡於道化寔深以故濟



濟多士名爲周顧幾與唐虞絜隆比美古之人  
盡道而忘名後之人輒因名以自勸玉蘊於山  
珠藏於浦卽不名爲珪爲璋升清廟明堂之上  
而渾璞之氣猶凝蓄於兩間故士之名于其來  
遇常易完於其旣達常易壞蓋士業脫潛離隱  
稱一時之殊遇則身顯矣名亦顯矣因名而生  
競名之思則恆形異趣不執正而矯奇不寧靜  
而躁競究且盡失其本始夫

國家收多士於尺幅中正惟是平正通達一遵聖

狂齋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三

賢之執而臣所與多士相誠亦惟寧靜之統兢  
矯奇自見躁競相高始素終玄是士以名俟而  
還以悞天下國家亦何取若人之多也而廣額  
之爲且名未可競而顯也士以其未始有奇者  
得名而一躋通顯頓喪其所懷來實之不存名  
將焉附且彼制科之重士與士之爲制科重者  
果一脫離潛隱置身廊廟其榮名遂無已時乎  
道德有僞也事功有僞也節氣有僞也天下萬  
世之稱議褒刺則三代之直道而行無容僞也

彼謂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者非其競名之謂  
天下而盡有顧惜名義之士則綱紀法度無日  
不行於世帝治無名周道之不改所存者名耳  
多士感奮風雲遭逢

聖哲立功立言皆於是乎在然而立德允之德立而  
文章功業始有以自樹卽無意于名而名自不  
朽多士奮勤思不朽之真名乎毋亦常平無奇  
常靜無躁以實

宸謀康流品庶幾哉克成師濟之化不負應運之殊

狂齋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三

遇而臣亦藉以無負

天子重士至意矣是爲記

重修 勅封武烈大帝司徒余公祠記

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能捍大災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余邑城東偏十五里而遙曰余村村故有余公祠不知起何代里中長老皆云公前身卽樓神記所稱陳公果仁當州晉陵人也在隋煬帝時拜爵大司徒唐高宗時以護國威靈封號武烈宋宣和時賜祠額福順今相傳余公司徒則同武烈則同祠額猶榜曰福順則又同不旣慨然陳耶何以余公也毋亦以余村得名耶然邑乘祗載余公祠不傳疑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三

也邑奉公甚虔歲時有事祠下者趾相錯諸水旱疾疫若祈若禳遍走羣望所不得者力能得之神凡枉撓寬抑號額無門者質之神輒昭答知響歲以秋中卽爲迎賽期自邑侯而下若薦紳學士若已民若四方商賈無不儼恪致祭歷四境巫祀應接不暇居常過之卽樵牧必頭搶地難憑虛祀者若赫然臨汝噓嘻非神大祚吾邑有功德於民甚著惡能合離萃渙致血食之報者歲久且虔若爾耶余村爲季曾里祠人就圯予與季會孝廉將謀新之未就季會伯兄首

請於邑侯王公旣獲諸士民檀施者不相而起卽故

址而重厥之前堂後寢棟宇章飛兩廡翼翼亭左

陳地以肅祀事廟貌奕然改觀其前爲孔道故有亭

以憩行者廟址負北岩而峙山色環翠樹籠烟霏神

之靈爽若與山川清淑之氣淪蔚其上先是予上公

車繞渡皖神卽見夢臺中語頗悉且異余遠遊謝不

敏矣丑徵神之靈無敢忘神既從燕邸貸貲寄邑侯

爲檀施者偶而季會伯兄愈藉以畢力營繕功成不

日也季會伯兄早負奇未售中年偶以疾失明論所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三

禮度從暗中檀索一一若獨照謂非神製之不可遽公之福民利國其允合祀典者旣未易更僕隨舉一人一事而靈應不可思議類若此血食億萬年誰曰不宜孔史氏曰神之時義大矣哉神福民於幽者也而明格之非邑大夫首任其責乎民之頌神若歌孔通也不或於祀事孔虔也邑大夫率民事神因以事神者治民以民之神事我者代神治民濡沫卯翼不遺餘力而神格而降之麻可知也此所謂神道設教者也時之時義大矣哉說者謂先聖不語神然而害

盈福謙餘慶餘殃之旨抑何諄切焉徐氏世有潛德  
今廟貌聿新季會輒哀然魁禮聞神之美報則世德  
有以召之矣由徐氏繫一邑人文挺生以冠冕宇內  
者政自未艾語曰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其益隆對越  
無作神羞并無負邑大夫率民之良意予不佞願與  
閭邑諸父老子弟共勗之哉詞新於某年某月落成  
於某年某月已戾王公某號懷楚蜀之澤縣人繼事  
者某公某號某某處人今樹石加庀飾者某公某號  
某某處人皆鄉進士首事徐廷藩即季會伯兄失明  
在傳序之三  
而工程度者也首尾凡八載厥勞最著世奉祀視爲  
本里吳氏共襄厥事者某某例得盛書

論

聖人通變於未窮 癸丑會試四名

天下無不變也無變也聖人不以我爲天下用而以  
天下爲我用變與不變之間不受塞而受通通者靈  
通也靈通即變化也故世若未有以相易而聖人懷  
然世若有以相易而聖人恬然以我窮變不以變窮  
我以我之心窮變不以變之窮我者窮我之心目曉  
聞而天下國家百千萬世之變無所不變無所不通  
通於未窮而變即無變善哉聖人也今夫仲員天慵  
在傳序之三  
方洲和春者不能不變爲陽夏變爲殷秋變爲約冬  
既以迭相易而變則變者已窮既以迭相易而變則  
生而變則變者窮又已通矣彼剝復失姤之際方  
於西旋生於東一生數數復歸一其所爲變者變而  
未窮者其所爲通者通變於未窮者順流如環一象  
緯者可管窺蠡測奚俟聖人爲如以爲變生不測即  
聖人不能不變而又必以變見聖人之用聖人之綜  
理萬物調變元化枕方寢繩塵沉不通者窮理之逆  
氣戾物者絕止之席蘿園而休密穆何有於聖人之

變通於變而窮始變矣以羊之岐窮矣爾羊之藩變  
矣惡觀所謂變而未窮者而又以此顯聖人之通哉  
聖人之通靈通也不通事變而通理變不通形變而  
通神變其視變也猶不變也視不變也猶變也五德  
之變而互推三正之變而迭運繁簡廣文剛柔靜躁  
之變而相救相劑總之吾心之通執道要之相乘其  
要歸之趣漠漠無涯之字其自皇王帝伯元會運世  
以至匹夫匹婦一董一卉息息相通于變萬變正未  
有窮而何不可通之與有故聖人有聖人之通也聖  
在骨齊文集卷之三

第七

人有聖人之變也聖人之通其變常人之所未嘗通  
未嘗變者也常人窮而聖人未窮也何也必無不  
然或然不或然聖人總不以亂其精神皆其志慮諸  
凡微而毗著頤而基洪始而極卒涼而微貪總其憂  
勤惕勵之心內之季常而不塞通之今古而不究無  
息不變無息不通無不變無不通即日中即陰雨也  
即安燭即鼎沸也即泰柳即懷墮也不見舌而通守  
柔矣不景柱而通持後矣不象著而通精丘矣不熱  
升而通炮烙矣春女思秋上悲物化固已自然而始

乎治卒乎亂泰至自多奇巧者則所爲幾者動之微  
人亦能先見之見其所生知其所歸同日被霜智者  
弗傷況聖人乎聖人通變者也豈觀變者哉聖人之  
心一而已矣一則能變一則能通一則能窮無窮極  
無極天地之廣該于六位萬殊之曲窮于五絃非聖  
人莫能盡變者非聖人莫能通變也通于變而卒未  
之有變也仲周盛時諸侯執玉者八百周召之告誠  
其君卷阿旅葵自立政任人外鍾鼓不解于懸有牖  
不撤於前有常而無變迫周道中與克復小雅猗猗

在骨齊文集卷之三

聖

凡熾變爲寧字豈非通其變于既塞者亦可幸無變  
哉而識者猶假其晚蓋張仲吉甫輩賢者也故求通  
于既窮之後周召聖人也故能通于未窮不觀泰越  
人之兄弟乎長兄治未病名不出閭里起人者接服  
裸形而名聞天下然則夫下有善爲其身者願得越  
人乎將願得其兄乎夫治于未病通于未窮聖人之  
爲越人兄也亦大矣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卷五 餘選

論曰聖人之所爲參天地而合而不分者得天地之心而已矣夫心何心也生生者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以靈賡者鍾之爲人人心之精神謂之聖則直邇其所以生天生地生人者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適相生以有聖人聖人儼然一天地而其所生者皆其不二者也聖人與天地一而已矣今夫論造化者播爲始亨暢爲美利而歛爲性情天何以運也地何以處也萬物資始固天之用而乾之元宰之萬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聖一

物資生固地之用而坤之元宰之一元之理有一息不通復循環於其間勢不能轉無樞之戶發無機之弩而造化之生生者或幾乎息矣然則天地之德天地之所爲天地也而是德也人與天地與聖人皆共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候而幾動條而意生握拔吾性撻取吾情失其所以生生者與天地判不相屬而後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舉而歸之聖人天地以其靈氣結而爲人之心聖人以人之心見天地之心天地聖人果且有以異乎果且無以異乎其與知與能即

爲魚之所以天淵其不親不聞卽中和之所以位育其至誠無息卽不貳之所以不測不測者生物者也其有生而有動有所以生而靜而未始有動故方其爲太極一太極盡之矣方其爲兩儀一兩儀盡之矣適相生者之未有已也適相生者之未有心也天地無心而運化聖人有意而無爲故天有明不憂民之晦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聖人之胞予也盡已盡人盡物而非一一而應之與之卽天地之各正性命品物成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聖二

亨者焉稽之古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非所稱聖人者乎有一不與天地合德者乎欽明文思堯之峻德也而如天也溫恭允塞舜之玄德也而升聞也禹之克勤其德也而自謂受命於天也湯之懋昭厥德也而政其克配上帝也周文之徽柔懿範德之純也而卽維天之命也武之執就惟烈世德作求也而卽靈承帝命也周公之明德光上下而精與天協也仲尼之上律下襲小德大德也而卽天地之所以大一德也在四時爲春夏秋冬在人爲仁義禮智流

行天地間爲元會運世靡非一脈之所週流聖人者  
卽淵蛭蟻伏之中其心油然而不自安惻然如有所不  
忍踈踈然如有所不勝惟恐當清寧之世而有一夫  
之向隅有一物之失所有天軋疵癘之象以于造物  
之和此豈屑屑焉效法於卑高以與天地相參驗蓋  
直自其生天生地生我者統之於不二之原而邇其  
生生之理非聖人之德也卽非天地之德也原末有  
分也亦何所不合也如以行曼旒惠爲春以贊賢遂  
良爲夏以厲兵選士爲秋以察隱固封爲冬則亦聖  
人之德之用而已如曰中國有聖人風不鳴條雨不  
破塊河不溢澨海不揚波而天地不愛景星慶雲隨  
泉芝草以寵異之則亦志氣之動聖人合德之應而  
已豈所以與天地合德者哉故天地一元也元卽仁  
也仁人心也四德備而後爲乾合之亨利貞而無非  
元也仁統四端合之禮義智而無非仁也是天地中  
和之德者體元調元以我之心立天地之心亦曰仁  
而已矣

正學齋文集

卷之三

四三

能自得師者王

丁巳授館職

論曰人君所自爲誅合而操宇宙之總者亦自得之  
於心而已矣夫心徑寸耳而宇宙之變化原之絪縕  
不統而孕之於心何也天生人而含靈秉睿則帝工  
聖賢之體與生俱昇矣而此中有惺惺不斷之一脈  
皇帝以降代有師承以衍於未墜而惺惺不斷隱隱  
相適者範我於一成之矩而通我於無窮之紀有師  
也者所以師也如曰師乎師乎匪僞德者先東山渡  
汾溪者先震澤自古時易勢殊如學者之席列林立  
呻吟解脫必有所就模有所符象將以素絲之質附  
近朱藍而必有爲我嚆矢者乎三五而後易演於圖  
書紀以事詩採諠咏禮稱成數禮制作之重爲萬世  
宗主者果其盡泥於理數之迹而無造化生心者乎  
如以師無之而非師也無時而非師也無人而非師  
也觀海者見其澎湃浩濤遂以爲天下無水而不知  
近而求之簪滴蹄澤皆水也吾心自有堯舜吾心自  
有禹湯文武吾心自有天地萬物自本自根潰之而  
甲折達之而勾萌蓬然渤然者無不具焉初非有得

正學齋文集

卷之三

四四

於外自得也師卽我而得而我不能自得其得建鼓  
而求蓬寄一宿獨狗天下微睨往古洋洋震電若人  
不取狎視而玄微卒何關於咫尺哉所謂王者以其  
身托天下卽以其心托天下其心冲夷而不矜域其  
道蕩平而不險及其本原樞紐之地萬靈之所儲精  
毓神而不相侵奪假貸者也蓋匹夫匹婦共稟之性  
皆天地萬物不得不然之理二帝三皇必遵之憲固  
吾心錯綜變化自然而然之用有所自得倣古以成  
摹師也有所自得考衷以爲的師也有所自得自我  
在魯齋文集卷之三 四三

作古而無非師也不然渾渾灝灝噩噩之世懸矣忠  
質文之運亦綦變矣而所爲以時宜之而不悖不謬  
不惑者抑何其如一堂授受毫無齟齬者哉王者無  
一不可師而自得其師千古得失百世異同如晬鑑  
相示隨其自取而或爲斗極或爲前車王者自有師  
而寔能自得其師人見王者之誼合性命胞子民物  
參贊天地乘風載濤之化藐不可及而徑寸之外復  
何所未亦自得之於心而已矣雖然中冓深室幽黑  
無見遠獨則賈物彰此火之耀也而目假之爲明矣

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則皆來賸矣此道之  
材也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大  
禹師水以爲智仲尼無常師而何常不學如取古帝  
王之成法而升髦之師心自用之害又安能自得師  
以自得其王者之心哉甚哉明君以務學爲急也

公論國之元氣 館試

國家有必不可多之議論有必不可省之議論何也國之相維而不壞者紀綱法度也有紀綱法度則有是非可否以參酌於其間而歸之至當故議論者與法度並存以維國脈者也自古帝王開門咨訪懸鉅建鐸去神智之色下建翦堯工替靡所不詢何嘗以論爲諱哉有道之世庶人不議無私議未嘗無公論也公論之關於國也甚矣國家猶人身然人自關竅膜理以至膚革毛髮無不順比滑澤而身始安然無恙身之安然無恙非徒於關竅膜理節指而毛脩之也葆之以天和而灌輸之以元氣周流運轉而無淤底 恙卽少有疾痛自可隨藥隨愈使元氣受傷君形已亡雖扁鵲倉公有不可爲者矣國家亦有元氣紀綱法度之屬燦然明備者猶是關竅膜理膚革毛髮也所爲補偏救敝以是非可否酌其紀綱法度惟公論可以攝持之公論在上爲朝議盛世所不無也公論在下爲清議上屈而下伸非治世之象也然猶幸有此也真好真惡在心真是真非在事天子公卿

正德書文集

卷之三

七

在華書文集

卷之三

七

百執事下建庶人權可執意可爭可佐法而行可伸法所不及而無一可斷其真是非之脈此脈流行在天壤間無名也亦無功也乃國家已陸受其調劑補導之益而國之有公論也其慷慨之氣勃發於人之真心非貪同之謂也非標異之謂也國法與人情不甚相遠而衆論之極國是攸歸理身者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平養者其元氣隱隱充足無以自異以攻爲養藥石鍼砭難焉並投故國家無事之時其調變易而難知有事之時其補救難而易見而總之以公公則明不受是非之欺公則虛不立是非之黨公則平不矯是非之常宋初立一法必問外論何如假假而凌夷變亂廟堂以爲是臣下以爲非長慮者以爲不可當事者以爲可夫天下事信非一家私議而何至必以新法亂天下持兩端者固不足斷大事而何至專計主和不與諸臣謀議當時在庭諸君子犯顏死諫不能當人主之信而國事卒不可爲不知公論之不伸而元氣之侵削亦已久矣然則公論者卽欲遏之而不可遏也紀綱法度之於是非可否合而不分



者也公論君子之自出而君子持論之公每不能操  
小人之勝而倒授之柄至以國運隨其後河朔洛蜀  
諸君子可爲前車何也凡慷慨憤發之過不能脫除  
其習氣而浮游恍惚反至爲邪氣所襲善固元氣者  
靜漠恬澹以自主粹有陰陽之患察其標本以緩急  
施之若宋之分門角遂所謂以金石之藥伐其肺腸  
內不勝燥烈名爲扶助元氣而元氣亦傷以病病以  
藥病發而見其隕越非不幸矣抑周室衰微王綱解  
紐其元氣渙散不屬孔子作春秋以藥之華衮鉞鉞  
以公論行二百四十年之紀綱法度而唐虞以來泯  
泯噩噩之氣賴以長存誰曰春秋世衰之造也然知  
我罪我聽之天下萬世未嘗自處於必爭之地噫君  
臣之間元氣之所醞釀又從可知矣

正學堂文集

卷之三

四

說

心性才情說

圖說二名

天以靈秀者生之爲人而所以生者其理有岐乎哉  
一落氣稟互有因緣舉所爲心爲才爲情者不得其  
本體之自然而總舉而答性夫人之不知東西見斗  
極則審性固人之斗極也如是其紛紛多岐乎哉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性之靜非與動對之靜乃無動無  
靜之至靜而感於物始有動心動而情生情生而才  
見皆動也則皆不離靜也今夫水終日波而不害靜  
斷溝瀆澤風之亦波導之遂注不厭其動風感而波  
石感而聲逝者如斯未改其靜性也心也才也情也  
其果以動靜岐乎哉性不睹不聞而心則有睹聞其  
所爲能睹能聞者何物性何思何慮而心則有思慮  
其所爲能思能慮者何物夫言性莫備於中庸以戒  
慎恐懼爲心之正而有所恐懼又爲心之不正則主  
靜之中更有妙於靜者矣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以  
告子之不動心爲害性又以傳說諸人之能動心爲  
忍性則制動之內更有宰夫動者矣言性其先於成

正學堂文集

卷之三

五

湯伊尹湯之辭曰厥有恒性而尹之言曰習與性成曰恒則不落才情而曰習則又未始離才情矣四者無從分亦無可分故性何如渾渾淪淪者是心何如常虛常靈者是才情何如凡因而應之擴而充之自一身之手舞足蹈極之於保四海皆是性者心未萌才情者心性所露方寸而天地闢焉跖跖焉大人赤子合焉苟不遇性之原以鎔此心而為才情之所如彼不求之雞犬從牧之牛羊卒無別於幾希之禽獸而果其性乎非性乎聖人非無心無才情也如鳥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五十一

避空如影涉水無一與其性違聖人又非皆性之者也如被雲看霄澄波觀水其才情無不可與性合即言心者未言性非遺性也言性者不言心非遺心也即有喜怒哀樂之名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名又有仁義禮智之名總之轉名不轉體體中之用即體見用用中之體即用合體特其體不可見不得不因用以見如堂上之不忍乍見之淋惕情發而才已畢呈而心性已畢露無兩體亦無兩候即此可以證元來之性即此可以證修復之功何也心言正正猶得

而操之才情言為為猶得而制之性也者正與不正皆無從見而可以為善不可為不善獨有此冲漠無朕之理則反之於靜不得不求之於動而欲攝才情以歸心所自出之性不得不自立心始故一性也苟邪惡楊雄渾渾告子杞柳而獨言性善者得統於曾子子思從何體會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噫誠體此而心性才情之說得其一而畢矣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五十一

立身以名節忠義爲本說

韓文

世有所以不毀而士有所以善建者甚不可誤視此身而以爲獨也身者世所托世以身爲本身於何本自古聖賢往往不有其身而能以其身卓然自立擔萬世之重則豈其挂廉隅驗檢閱悠悠忽忽與世沉浮而一無所擇以自固本先仆矣世又何托立身者無其身而有其名節忠義者也有以知羅氏之說矣今夫人盡有身也庸衆人與聖賢何以異聖賢自視重而庸愚視其身亦不輕庸愚之所重重聖賢之所

在魯齊文集卷之三

五

輕其所輕附地運藩首染指如夜蟲之赴火甫及世途有持祿養父全軀保妻子已耳尚復知名節忠義爲何物聖賢立身自有本末一介之不取萬鍾之不受可榮可辱可生可殺質之天地鬼神無愧於天下萬世而總之不自有其身舉生死榮辱成敗利鈍皆視爲身外浮雲無足關痛癢而蒙衣自信寧固毋通寧矯毋隨非無所不爲也有所不爲者也而夙夜匪懈毋二汝心爲世所不能爲非爲世所能爲也而遂爲運指遯爲舒卷有所不爲也而後可有爲爲世所

不能爲者卽其爲世所不爲者也或者曰失上無名士窮見節忠臣累至而行明世亂則以身衛義此皆不得已而後見士君子亦何取幽徑之蘭歲寒之柏乎哉然宇宙正氣耿耿不磨真王之性火三日而益潤豫章之質枝干尋而不撓苟根本之地稍有未真則始未嘗不矯強立身以炫之乎名高也而卒之名既玷身亦不保其碌碌庸流者勿論卽于古稱純孝者無如玉祥李奪婢也仕孤封萬歲亭侯而復事晉官太保客之陳情至斥其故主爲僞朝于古高蹈無

在魯齊文集卷之三

五

如楊雄阮籍雄則著美新籍則爲晉造九錫文夫此數公之立身皆近世利祿之士所不能望其藩者而竟鵬名節忠義之旨以曠其身何耶本不同也故聖賢立身或一時冒于古而不趨而日久論定于萬世後名節忠義皆一人之身被之身何常不存而自視固無其身者也有其身必不先以其身爲懷以其心爲割以其尸爲諫而遺其身者乃有其名節忠義而承其身於不朽不燃者卽功名富貴烜赫一時百年有盡亦何益於成敗之數也耶故士與其爲鄉愿無

寧狂狷鄉愿圖而在狷方無非無刺刺爲愿人論至此而名節忠義細矣抑倡之則自上始唐虞三代無論漢尚名節晉涉清談唐尚文靡惟宋少有三代風骨觀其宗疾奔競之詩馳驚荷進無足取也太宗戒欺誕之詩而以純與直相期也噫孰有違道于進固寵欺君者哉說者謂宋時重名節如重神明世未有不求志而能行義者也宣尼有言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名節又所以爲忠義乎

解

文章根本六經解

解

文以載道也這一而已矣往古之文章曠世如一後世家樹檉人樹舌先聖之經不絕於烟燼者紛更破壞而至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是岐道與文爲二也且文亦非有意作之也自鴻濛剖而儀象著天地已不能自秘而聖人因之以成文文以經天緯地不在于字畫綵繪之間也周語之暴曰天有六氣地有五行皆謂之文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諫皆文在焉齊文集

試思字畫也聲象也散之不過篆籀耳音韻耳豈關神理何以一經文人而宇宙間山川草木盡爲生色卽聖人裁成世教亦不能外焉此而不求其根本徒指風雲月露爲正文之病矣然則根本安在曰微矣渺矣以爲性情耶彼郭中洛下亦性情之至諧也胡不嗣響於風雅以爲心思耶彼委宛二酉皆心思之至祕也胡不超列於典謨求之不得乃返而之六經然而要之至精六經亦聖人之精柏其返而之六經也以爲此其去聖人之精神近也必也不拘聖人

在魯齋文集卷之三

五十七

六經之文而體聖人六經之精不以文章視六經而求文章之根本於六經又不於六經尋根本而以六經之根本印我自本自根夫然後洞洞矚矚見吾性吾情吾心思原函冒天地苞甲古今出人日月動流江河雖聖人曾傳之爲經矣而經之所不能載聖之所不能洩者具在也知此則知聲調不在詩謨誥不在書哀鉞不在騷史微準不在二禮又象不在龍馬苟得琴瑟絃得月忘指橫口之所吐無一不通於人情物理之微無一不入於身心性命之奧無一不當

於天下國家之大無一不協於帝王賢聖之謨彼六經之神理直從自本自根中處之淵源澄合而爲常有道外之文章哉且也根本既茂又無之而非吾真文章勿論六經見聖人之精神卽裨官別笈不知者呼之爲六籍奴婢而知者以爲皆根本之散見已嗟乎自吾心之根本先撥而文章亦不能自主故常攷古今文章如六經渾渾噩噩文采自寓至漢而入不任經矣揚雄以太玄擬易子長以漢書擬春秋蘇季之變詩何間之補禮以至靈曜諸書之附壁經彼皆

在魯齋文集卷之三

五十八

以文視經而不知經不在是昔秦延君注堯典二字至十萬餘言君子不取其文之煩謂煩而無當於經也丁子襄訓周易全書僅二三萬言君子不取其文之簡謂簡而無當於經也則文之所以合經者其根本端可窺矣浸淫今日而文章之流弊刻羽尙畫以經術爲不足守而自命於作者之林枝葉愈繁本根愈撥祗成其離經叛道者耳因文以明道者特聖賢之成理督不死之人心亦曰反經而已矣作文章根本六經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解 館試

今天道與學一而已矣無爲而無不爲者道也學者覺也非道無覺也損益之致亦相懸矣老氏何以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也夫學道者不離工天本體二端間途入室其境不同澄波觀水其體不異使鏡照物而不能去妍媸黑白之跡鏡體必爲所蔽矣夫人之生皆有虛湛之體皆有靈覺之性學者之于道不知其所爲而行之習之皆是知其所爲而增以意則不能靜增以見則不能虛不虛不靜則意見之皆足

在魯齊文集

卷之三

五十九

以害道不益則必不能損不損亦必不能益帝王之性反聖賢之生安利勉百千萬世一心相適孔門之學者無如顏子子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謂日益矣而不能忘億遂不受命博文約禮欲罷不能可謂日益矣而惟其屢空所以庶幾卽聖如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其間十年一更見爲日益不知感消矣命融矣耳無留聞矣至于矩亦無着正所以爲日損也意必固我總歸一無兩端既端還之一空豈非損之又損也哉然則聖道可知矣聖道一天道

也但覺春榮秋落水沈花開萬象自敷演而化工本無工天如是聖亦如是然則道何所容其益也益之說乃欲其從萬歸一從有歸無從增相煨燼之中直求真體是益原求損非求益也學者不知反使支離無味之說竊而據神明之位益嘗論之三代以前道學在人心一畫猶以爲多三代以後道學在文籍六經猶以爲少若夫真知損之義者豈特六經爲羣聖筌蹄哉卽羲皇一畫無所用矣昔孔子讀易喟然於益損之際子夏曰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

在魯齊文集

卷之三

六

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則學之益卽以損者益之易曰損德之脩也盈虛消息與時偕行此不可知其損益之致而見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哉然則以老氏得易之體果與聖道合乎夫老氏之端母謂其異也老氏之學致虛守一虛貴有主有主之虛在天爲健在人爲誠誠卽一也論道者千頭萬緒不離乎一得其一而吾儒之學亦畢矣

原文 館誌

天下有自然而然行乎不得不行者天地不祕其光  
帝王遞衍其脈卽時有升降而其自然而然者卒未  
之少變文是已非初無文而後有文也有文之必生  
於無文也非有文者勝而無文者清也文惟恐其不  
勝而清質之文非文也夫日星之麗天嶽瀆之奠維  
皆文也亦其生天生地者轉而相生爲之吐曜含章  
而皆一本之乎自然而天地未嘗有心天地未嘗有  
心而燦然昭示者無非天地之心人得天地之心以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三

性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河之圖洛之書聖人之  
術而爲八卦析而爲九疇自然之文也唐文之煥周  
文之郁彼其混沌剖矣忠質開矣勢所必至道所自  
然典謨訓誥之間何嘗失渾渾噩噩之意故夫三代  
以前成聲而歌之成信而書之成像而儀之不知其  
文而文也六經刪述以後無非以道之大明者彪炳  
宇宙一變而戰國再變而兩漢以縱橫現辯爲文文  
始雜以風雲月露爲文文始漓然其間卓然成家爲  
道德性命之文者自在或言所已言也不嫌於有所

祖也或言其所自言也因知其無所襲也是猶未盡  
難於自然也夫於自然而徒以蔓辭綺語浮文詭辨  
相高至五代六季之衰而始極唐之昌黎宋之廬陵  
眉山諸君子起而振之文章之氣各隨平時其時之  
不得不然正如兩儀既剖必有一畫一畫既剖而六  
爻而八索九丘紛紛次出唐宋諸君子之不得爲秦  
漢猶是也儒者輒稱先秦兩漢而卑宋人於不爲不  
知心之千古非獨失先秦兩漢之心而亦非宋人之  
心今日文漫淫極矣闢校葉之華而日傷本根敵將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六

妄極誠相與爲蔓爲綺爲浮爲詭而已此非務學經  
根走輝時入之耳目而道德性命之士已見其淺黯  
而無色厭之至矣非厭文也文者華言之炳蔚文也  
質言之錯落亦文也文之可厭厭其諸奇詭詭而非  
真文也使去其諸奇詭詭之習以因其真性之自爲  
流露卽帝王皇霸代有升降文之高下不同亦自明  
白正大灼然可觀唐虞三代之文至今有一脈之寄  
於人心者矣易於乾坤獨制文言乾曰元者筮之長  
亨者嘉之會坤曰含萬物而化光元善之所以爲亨

嘉會之所以爲光皆天地之心自然而然者然則論  
文者宜何如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言者心  
之聲也經者言之祖也宋人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  
文法此又宋之所以爲宋而不知戰國西京之間其  
馳驟縱肆有能出六經之環中者乎叛而去之是又  
與於不文之甚者而遂謂文爲世道人心病噫是玄  
黃不分帝王賢聖不代作亘萬古其鴻濛而不獨虎  
豹之韞爲犬羊矣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考

節試

古未有不明於天道而可以治人者天有不齊之運  
而人無一定之法不能隨時窺測卽已試之成迹亦  
不能百年無所紕繆况萬世無弊乎粵自黃帝受河  
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逮唐堯首政卽  
命羲和欽若天象以授人時虞舜攝位首察璇璣齊  
七政璣衡之制何昉乎日月五星寔司天政天不可  
見所可見者七政所次之度而欲其便於窺測於是  
摹之爲器其制起高辛氏而察之自虞舜璣爲璣而

用以轉動玉爲管而橫置其中以定天體齊七曜傳  
之三代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馮相氏保章氏與  
羲和之所司一也秦火以後其法蕩然漢唐以來其  
法漸密漢之時宣夜有其名而無其傳周髀有其說  
而無其驗周髀卽蓋天之說也落下閎始製渾儀鮮  
於妄人又量度之耿壽昌鑄而爲之象轉而望之可  
知日月星辰之所在東漢張衡鑄渾儀以八尺員體  
具天地之象內外二規南北二極黃赤二道悉曄之  
以漏水唐李淳風爲三重儀外曰六合內曰三辰最



內曰四游梁令瓚因之以木爲游儀詔與一行律較  
改鑄銅儀當時稱李淳風推較精密悉本黃道一行  
復益以黃道儀於盈縮遲速頗詳要以測晷觀象而  
得其自言曰曆氣始於冬至稽其實取諸晷象也宋  
張思訓之渾儀地輪地足象亦不同無非一行遺制  
韓顯符則又踵淳風而爲游規直規之分靖康之亂  
儀象盡歸於金元人襲之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世  
祖至元時郭守敬以爲未嘗測驗於天創爲仰儀簡  
儀及方案閱凡圭景表符諸儀一以觀測爲圭宿度

征魯齋文集卷之三

三

餘分更以一線測之無不可考又四方測景之所凡  
二十有七分道考驗所編參曆法酌取中數以察七  
政視古加密元史具載之而儀表至今爲用無不與  
璣衡合符者然則璣衡所從來矣七政之虧盈遲速  
莫不有一定之度有虞去堯未遠義和氏之所掌何  
至與七政相謬而必察而齊之爲就就哉夫天行至  
健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凡晝夜而一周七  
政者日月五星麗乎天而隨之左旋者也日不及一  
度月不及十三度日有中道中者黃道也月有九行

青赤白黑之道各二而以時出入者出入黃道左右  
也日月相推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無光而爲晦已  
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其合朔也近一而遠三則月  
斜倚而爲上下弦其望也極遠而相對則月光正滿  
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  
掩日而日似爲食望夕而日月之對不同道而同度  
則月亢日而日似爲食日至角牛月行青赤則爲春  
爲夏日至婁井月行白黑則爲秋爲冬嵩高爲天中  
中元樞紐不動之處爲極日之長短以去北極之遠

征魯齋文集卷之三

三

近爲度日道發南去極百一十五度去彌遠景彌長  
冬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去極各九十一度春  
秋乃分焉日月之光聚而爲星金木附日一歲而周  
天火二歲而周天木十二歲而周天土二十八歲而  
周天則又五星所次之遲速也大率天與七政其物  
皆動宜隨時測不宜執法齊天而可以法齊則天不  
圓不能動其行亦不健何至過所行之度上歲之冬  
至去下歲冬至天道一周而有餘日道一周視天爲  
不足六十餘年之間冬至所值天率差一度天運常

舒日度常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是之謂歲差  
往者晉虞喜立差法以追其變謂五十年退一度何  
承天以百年虞劄以百八十六年一行以八十三年  
差數不一然不能不差也其理固然無足異者洛下  
閭作曆時言每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所差之  
分數分於所曆之年欲歲視其所差有幾分而差卒  
未定邵堯夫於日用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  
不差吁七政齊之之故可思矣何也其行之不齊則  
有差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度在赤道而爲之璣衡則

在魯齊文集

卷之三

五七

度在器說者曰四分度之一其分餘者上古未有也  
堯典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皆悉舉成數未及分  
秒非不及分秒也其分秒在據器驗跡隨時推測以  
省改定曆耳如據四分之法則歲累積之爲章華爲  
紀元積至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六甲會無餘分以復  
其初如以隨時推測合之卽億萬年猶有餘分也其  
積算者果卒定乎哉四方異地四仲異時守敬所謂  
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汴京所造而測於大都其極固  
差四度日景冬夏於地亦自不同卽如日食舊稱南

北千里差一分東西千里差半刻則燕朔間廣地差  
亦自可知故天之運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  
大變堯時日短星昴冬至日虛夏商在女周在牛漢  
至宋在斗元在其今積大明至其三四度矣九州特  
天之一處耳分野可以視中國之天而不可盡大圓  
之像卽如璣衡之在唐時堯用以觀天南至南交北  
幽都東嶠夷西昧谷亦卒不可考漢唐以來歷數諸  
名家穿鑿附會者不乏必皆據器驗跡一行之測景  
觀象何嘗專用大衍而守敬之一意推測分逐察景

在魯齊文集

卷之三

五八

豈非察璣衡遺意而識其自然之差數乎哉說者又  
曰日景差也天過之月不及而日之起於子會於子  
無改於故也夫氣盈朔處卽不係於日而不得不據  
日之所行以成歲功則天之差皆日經之差日經一  
差歲功皆差又不得不從日度推之上下數千年歷  
唐虞夏商以迄今何以知昔虛而今箕夫非驗日者  
驗之於此乎故日之所行在天成度在日成曆日月  
行四海之外而入處九州之中必定身所在之處以  
察璣衡測主景先正日變之失而後可課五緯之差

非真能正日度使不差也去其積年積月積日推算之說隨時窺測遞變之以求協於天行卽謂之不失矣當時虞舜以一穀當圓天以寸管收衆象而必察而齊之者若曰幾卽能轉轉者亦定體耳惟管能窺惟窺可齊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求其故而非泥其故後世不知天之心不能以我之心今天之心又不能以我之心合堯舜齊七政之心卽璇璣玉衡至今在何益於敬天勤民之數而當時洛下閭李淳風諸君子何如入必非星官家之僅襲名號者噫衡不違在魯齊文集卷之三

六十五

天政不失時必如班固所稱明經之儒而後爾亦爰

作衡七政考

策

相權

君猶天也相猶雨雨從山出從蛟龍行而沛之白夭則成化工其下霑也亦與水無異矣君猶天也相猶星星依天爲崇隆依日月爲明而懸之在天則爲光芒其下照也亦與日無異矣甚哉君必有相相必有權以君之權爲權以君權之重爲重非下貸也正所以成相之重而行君之權庸至弛英王操弛典操兩不宜受也逃稽

狂瀟文集卷之三

李

往昔卽欽明濬哲之主以暨三代而下所謂詢岳咨牧夢卜登庸者何代不相之兢兢而師濟明良共調元化無綱弛轡委之虞而亦無授柄伺阿之患蓋默不百與羊不九牧尸祝不代庖冠衣各有典功分明而爲吾股肱心膂者知其職業之不旁營獨高精以事一人一人者使之安其位而行其志任重責重名在實在三公之論道經邦又豈有異哉我

太祖高皇帝睿資神授英武天成推有所獨攬罷中

書省而未始不分委六卿再傳而卽有內閣無  
相名而有相實有相實而又有相名就非委重  
於一相乎卽地位太高間有竊君重以需權而  
實行君權以成重其竊者一人怙寵之私共行  
者天下萬世之利亦自不可涇滅而妄得謂輕  
以利器假人也

皇上御極睿智聰明同符

皇祖固宜緝熙罔間乃委任大臣僅得之十渙前而  
近日

在傳齊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一

崇垣靜攝高不可問屬不可開萬鈺化爲釜鬲繩糾  
化爲羆羊解元化之軸而心膂之膏爲虛以爲  
相無權而密勿之精神似獨注于揆席以爲相  
有權而揆席之精神又似不交于密勿何也權  
非虛擁也羣工衆譁不得請大臣一言得請謂  
之權大臣一言得請盈庭無煩聚訟而並無詬  
議于大臣謂之重試舉今之急而羣工不得  
聞其說者相臣得聞其說乎

全書書問

朝御平臨講席塵封

青宮宴逸七豔之序已明赤社桐圭返邇不發本  
支一體之誼燕喜新儀淹久逾時斗柄喉舌于  
耳目最近而大僚辰宿過輶夢斷于長安繫逮  
飛霜于六月諸如此類聳竊而鳴鳳者舉不得之  
皇上或者曰夫各有名心也吾以深閉銷之彼爲吾  
心膂者亦有名心乎且羣工之不得于  
皇上者轉責望於相臣而相無相之名又不得以其  
實之重終求之

在傳齊文集

卷之三

三十一

皇上而拔卜不舉一个臣子然之躬幽獨者不能出  
諸口擔荷者不能弛其負無以慰天下望而又  
無以關天下之囂明知

皇上眷注之重而不明見其所以重真無可自解無  
可自寬而嘔心莫知所措矣伏惟

皇上憬然深思惻然遠覽母乾亢而失泰母渙居而  
滋否行大臣之志以共成唐虞三代之盛失臣  
無權凡權皆君權也臣無重凡重皆君重也臣  
無名實凡名實皆君名實也旁落萬萬不足

也虞

和衷

王陰鸷颺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天之道也與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國家不和處則不能以爲治也和之道尚矣遜稽之昔曰同寅協恭協之義何名從力也從心也心一而力聚非和何以力衆而心一也虞廷既資明翼周室亦助後先旦奭之彼此濟忠和也有虞協和太和在成周宇宙豈偶然哉和衷道浸速漢唐宋以黨分矣黨之名肇於漢烈于唐尤屢

仁學外集卷之三

七

分于宋說者曰君子不黨而君子亦黨蓋嘗評之漢之綱君子與小人爭也彼其名相矜議相激月旦之權重于朝廷之爵級不難亢厲以就之至有關西豪傑耻不得與而宵小之毒益橫總不過曹節王甫輩肆其毒螫耳至唐而爲君子與真小人爭文僥號賢者然其與僞孺構也始而以家黨繼而以維州八關十六子來間伺隙下石落井互相排擠禍卒與唐至終始黨之禍至此烈乎若宋則君子與君子爭而反爲

小人也矣戈矛生於意見之各齟齬門戶分于官地之偶同元佑諸賢不和而紹聖小人得乘之建中韓魯不和而崇寧小人得屑之使諸君子議平氣和修鄰之人何由而起吾又謂君子不得辭其責矣大抵有所以異如方員蒼素之不相入也有所以同如絲篲金石小大修短有敘異聲而和也何論精察長厚又何論謀斷何論戰守之互爲異哉而乃至今日士大夫又有甚焉者營壘未堅城府已設徑勝一岐首尾各用

仁學外集卷之三

二四

人不必要局視其梓桑則曰某脈絡也言不必見端視其臭未則曰某線索也同者臂指使而異者矛盾攻同者不啻加諸膝而異者必欲墜諸淵人人相與助其流而揚其波而彼以言止言以事止事又猶揚渠而彈塵以捫而拭素此馬彼馬此指彼指何異穴而闕者之無辨信而哄者之可憎而誰爲勝場以後息者爲勝乎夫織者日進耕者日却事固相反成功則一水火相憎離在其間五味以和吾人並生乾坤之中

並襄

聖明之世萬形一形比肩事主不爭天下古今之大利大害而以百年有蓋之身輾轉反覆于蠶蠶之毒而迄不自主東西南北誰是中央空具鬚眉何益性命而況其兩敗俱傷乎世道若此天安得不爲世道憂是在虛中以遊者貴賤之于身猶條風之時麗也毀譽之於已也猶蚊蚋之一過也秉德而行譬若鍾山之玉炊以燼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雖以天下之大易許之一

在厚齋文集

卷之三

三五

毛無所繫于志誰得誘之餌之撼之奪之而收之黨人之列哉和者卽未發之中中者不偏不倚此可以知和已

事學

學與事未易言也千鎭所者在劉玉庵所期在盛言試也事事而後足事也釣立而後樂響領挈而後表振言實也有實學而後實事也今之藏詩書修文字者果徒岩居川觀樂考聲而痴衝泌抑志功名之會也出而赴功名果僅獵一時之華騰抑有所挾以出也無事功卽無學術矣故事者學之實用學者事之實體周禮以德行藝實典弓旌實相望于道鹿鳴式好于周行

在厚齋文集

卷之三

三六

白駒莫繫于空谷士亦厚自增修以無辱重典而周楨生于王國多士以之寧邦一時師師濟濟實足以副其名卽兩漢間有成周遺意焉後之豪士以文矣士始窺入于蠶魚枯竹間上以此示警導於齊竿下以此誇長于郢路夫以通經慕古爲高而先王之立德治事昔合爲一者今分爲兩暖曖姝姝偕大德不官之說爲不肯護躬之符飭發成而下之譏爲鄙儒藏拙之地如兩程子所稱四事曰農事曰兵事曰水利曰

算數最得周禮遺意今皆一切蔑弃矣愚生嘗就四者略而攷之農事源流藝見于生民七月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他如亢倉子說黍禾菽麥斐然甚具卽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流凡九家百十四篇而今乃以夫子鄒樊遲之意蔑而不談是今之儒者實學不如兩漢而上之一証也談兵者陰符之經至李筌遇驪山姥而始著握奇之陣至孔明衍八門陣而始明此其說固難言之至于六韜五勝之術天

亦時有効于事而今並廢矣更何以謂之學嗟乎上之取士也綉虎鬚龍而已耳下之應上也取青配白而已耳非獨實蔽也並其文而亦蔽一旦有事茫然莫指卽欲自展一籌祇見其詩張四顧而以此絺章繪句之儒懵懵于世我有美錦使學製之豈不爲明揚羞而並羞道德也乎吾以爲錄士于文稽士于事鼓鑿者期于鳴廉修管而不期于濫觴號鍾誦詩書者期于通道淡物而不期于洪範商頌明試以有用之學而又相備于實際乎居時自有天下爲已任者德行文章政事分之有三合之則一自無夫周禮舉士之意而程朱之諄諄者其廣勵之階勸誘之術皆不越于此矣

曆律

天人之理微矣五行之三十三家陰陽之二十一術爲通天人者乎非通天人者乎天人至律曆止矣日至而靡鹿解月盈而魚腦減曆之所應非曆之所生也蠶明系而商絃絕管下條而天地不能以氣欺律曆之相應卽曆律之相生也昔先王授時成歲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所爲曆之統詎不天哉而曆何自昉昔漢司馬遷以曆準之律六典二其氣相合黃鍾爲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三九

陰始其肇自黃鍾歸于無射陽也天道之陽以黃鍾轉陽漸升則管與陽俱升漸自太呂歸于應鍾陰也天道之陰以太呂轉陰漸生則管與陰俱生年月子也日時子也年月日時之所會千歲之日至安坐而定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乎度之三乎飛鸞之方東方西方南方北總取諸一丈九尺八寸五分寸之三以推周天三百六十之紀分至飛流之序推之盡一寧復謬圭撮而乖累黍也者洛下閭之律根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八一

于卦以卦準之忒乎不忒乎楊雄之太玄根于理以理準之忒乎不忒乎僧一行專用大衍之數以數衍之忒乎不忒乎堯夫之與太玄也獨得其微者矣漢而後暨于元許仲平郭守敬主于歲次定朔爲授時曆我朝因之爲大統曆當人祖布曆之初已不能爲符博士業已愈數度矣迄今二百餘年愈久而愈愆于度孟陬殄滅構提無紀積杪忽以迄分寸日月若斷壁五星若走珠四時若亂轍所謂數當天地之中德秉陰陽之和者顧不能與曆合乎孔子智炳幾先當其所以一逆知其所以不一作易至革衍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大哉聖訓治律明時之象繇華而起今固澤火革時乎司曆非無官疇入非廢業也然迎日推策于數何如轉璣觀衡于理何如石室靈臺之上所爲考辰正晷測表候陰果一星官家能神而明之者哉天之體員天之行健天之星見于復仰稽天之中星虛以觀理冥以符數東方之鳥執規司春時何以泰泰何以



通青陽布令萬物始生令何以震震何以動明  
時起事變律更經月不遁來日無藏往風雲律  
呂之妙可以生曆而必不與曆相違樂之所爲  
象天地象風雨象四時者非獨審聲知政也律  
也曆也一而已矣噫今安得額門之裔明經之  
儒而相與共議正朔乎哉昔者

高皇帝常徵龔敬諸臣分掌曆時置爲四輔且引告  
太廟以重其選蓋見及此矣雖然曆有常度洪  
範以五行配五德而四時失序乃有晝冥宵光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八二

冬雷夏霜不可以爲常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  
傷夫變也可以占得之不可以占消之則不在  
推步家也範之五行在視聽貌言思而已

備邊

國家有備無患疆場之事慎守而備不虞故修  
者修之廟堂之上爲上策修之帷幄之中爲中  
策未有無備而享有寧宇驚非可執也獵者能  
獮之狙不可測也狎者能舞之虎不可守也而  
擱者能馴之諸邊服夷醜其性爲驚其去來叵  
測其欲靡厭其飛揚跳踴之態不可制馭而韓  
之舞之馴之我欲以柔其性而制其命所謂雲  
蛻可下狐兔可擊沐猴冠而擬真烈也而罔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全

出而所爲牧諸邊以寢處之策不踰此我

高皇帝莫驚極倒滄溟而滌之諸欽塞者盡稽顙安  
夷索近如延寧遼蜀諸部迭相淫騁蓋無地不  
蹂躪無處不烽燧焉戎馬騁騷羽書旁午而遼  
之蟻金跳梁寔甚卜首請封頂勦

天使倏然臨辱忽不下拜議者謂虜有越志相顧錯  
愕虜固未政抗

命於草莽也彼其酋長內亂奕棋不定即要我者鑒  
貪有加倍皆不足煩借蒞如

宸謨睿筭不在欺而在備者備未可易言也今日之  
倭情是屬者得氣朝鮮今日以來琉球頓失諸  
近島皆其躍馬不忌備未可易言也若曰虜之  
屬厭于女耳金帛耳何難割以相餌而彼東南  
之寇剪滅此朝食有我

肅皇帝

莊皇帝往蹟在夫我謂彼害叢彼謂我利數我倚彼  
外藩彼望我食邑鼠忘壁壁不忘鼠今日惟有  
備而已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八

皇上居中制外秉道迪德元氣國神氣自張

廟堂之上是非定議論清賞罰燦戰守明所謂權靡  
不籌且預震躋之寇可摩厲以須入望之戈可  
戒車而見不則且擗三軍之旗開行人之口或  
離彼黨而固我與或用我間而搏彼虛彼進不  
能爲難退自不敢挾賞進退計窮腹背受敵我  
以退爲進以靜待動今日之事如遼之蟒金狷  
猱如此不可不一大創其諸蠶爾小醜宵事者  
相機善變以應之儻貪得軍功希圖豐賞而貳

相批相激饒絕兵疲事固有不可知者亦何益  
于勝負之數損威辱國又何如各止其所之無  
患哉故繯縱在手而青骹素羽任其飛翔暮四  
朝三而抱樸登檻視其金華不以生物與之不  
以全物與之耽耽之視且僂首搖尾依于人  
不  
去也卽此可以知備諸邊矣易曰隨者無故也  
無故而隨有故而隨不已晚乎噫有故而猶不  
備是不飭也噉噬何及乎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八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明江左太史孔貞時泰華父著 任尚鼎

弟太史貞運玉橫父閔 男尚豫全編

弟 貞得魯瞻父較 任尚晉

議

足兵足餉議

館試

今天下春春然非無事時矣所當目邊計而借前  
著者日惟兵食兩者之爲急法窮而思變不遇其  
所以窮而徒求善變也時詘而思盈不返其何以

聖學齋文集卷之四

論而別議取盈也夫疆吏之告何代無之先王之  
設兵也豈盡爲承平設而諸宿飽之衆將天雨粟  
而鬼輸金哉木不茂者蠹在內危不盈者漏在下  
兵未嘗不足也增兵於額之外愈弛於兵之內而  
兵日不足遂且轉而病餉餉未嘗不足也增餉於  
額之外愈冒於餉之內而餉日不足遂且轉而病  
兵何也其蠹在也其漏在也急則治標病而求三  
年之艾以視目前則緩而轉瞬間亦所以治標者  
請以目前之便計議之而更及本圖可乎我

聖學齋文集卷之四

太祖淨掃胡氛誕申邦政懸赤幟以樹兵著爲籍牒  
列基布何嘗有一之不備而蒙安之久日有死骨  
尺籍具在戎伍幾空言者盡能枚舉其弊洞如觀  
火不具論論其可採者二曰勾補逃亡曰清查占  
役是矣愚謂逃亡未足問占役未即可清也止就  
見在者有簡練之一法方今隸戎籍者數千里而  
遙數十世而後移名換籍者不知凡幾上行一檄  
曰勾軍補伍捧檄來者但垂涎其募替之貨惟恐  
有一荷戈者隨而前至於郡縣按故事歲一清軍  
檄朝以出夕以銷其所割剝家有戎籍者奉爲年  
例卽畢矣逃亡非不時勾也而曾何補于隻卒乎  
又各有役兩賤不能相占占者弱肉而強食者也  
能役人人卽不能問試觀將帥之家屬役環侍誰  
非隸籍之士而至叩其囊中之月錢又不知幾幾  
十閭兵矣問之偏裨偏裨如見問之王帥王帥如  
是上下之相蒙已久占役非不當清也而曾何當  
於隻卒乎兵猶器也器不砥不銳兵不練必不能  
戰或曰今之蒐苗獮狩猶昔也不知今所謂練者

弓不張弩不勁棘非缺則折接炮而鼓釋甲以墮  
鷄鳴而駕未日中而罷如登傀儡之場內無鬪志  
外無軍容卒然有警所謂羊質而虎皮遇草而食  
逢豺則慄有損於餉而無當於兵卽累千萬人國  
家曾不得一旅之用此真不足也愚所謂簡練者  
按籍而視其人舉重以觀其力人之甲乙可以相  
困力之輕重未可相欺必得夫真強有力者而後  
稽其馳射擊刺之技其能者留之餽之力過十人  
者卽爲十人長力過百人者卽爲百人長長者倍

任魯齋文集

卷之四

三

餽之力不勝雖者汰之竊恐一一而聽南郭先生  
從此遁矣尚復得濫竽而食數人之俸也哉此簡  
練之法也夫兵不知幾萬人呼名則應如響周應  
則通更錯出輟轉如環吾惡乎簡之分管而列令  
相距道里有差同日而誥令相約杳刻無爽易以  
文臣董其事不使其相習也者相與爲奸或曰簡  
之既有以汰之愈不足矣於何取足夫責獲之士  
何地蔑有凡羣不逞之徒授以不仁之器跳梁跋  
扈其初亦兵耳棄之則穢亂收之悉爲吾用雖緣

林紅巾可爲細柳長楊也卽用以補簡練中之汰  
去者此卽招募新兵之說而於額無增亦卽簡練  
中事也語曰十羊不及一狼十狼不及一虎果有  
一人足當十人之用十人足當百人之用先王之  
兵少以爲多者此也兵之真足也苟兵不加練祇  
取備行伍之爲卽

朝廷愛養士卒之餘屢湯蹈火視死如歸亦何益於  
勝負而祇驅之立盡已耳故欲足兵者舍簡練無  
兵逃亡不補補之以招募占役難清清之以實在  
時有不同勢亦互異寓兵於農可守也不可戰也  
以招募之兵補尺籍之軍守可也戰可也名異而  
實不異也兵在則備隨之矣兵實而餉不浮矣足  
餉之議何以越此而就餉論之有餘不足之數內  
匱則邊士必飽今日永密諸鎮何至庚癸之呼以  
身爲亂首大司農仰屋之嗟廛

天子顧慮下貸同寺過搜旁及有朝不及夕明知劍  
肉補瘡之無當也計不得不出此餉所在告匱將  
盡賴之同寺乎夫各邊無時不報節省也報節省

任魯齋文集

卷之四

四

則動以萬計告匱乏則錙銖不辦諸如款市之貧  
整帥領之妄波浮費者訖不收仍襲者重不反欲  
足餉者豈終默然處此而必清此以救目前之饑  
則猶然畫餅也愚亦無多言繁稱惟有嚴追積逋  
之一法

顧宗故事太倉歲貯三百八十九萬以供邊餉有不  
足則以金花子粒取足之自金花子粒改入

內帑太倉之額數非不在也而以中外多故捐額至  
數十萬徵解弗完者至三四百萬不足於歲額而

仁學齋文集卷之四

五

不能免於轉輸懷絕兵諱不得不求之那借夫此  
所積逋者額數也腹內諸地卽帑藏虛耗豈無貯  
庫錢糧以應支解者分遣風力之臣嚴覈京運民  
運積負之數各按所逋數分爲二限下令各郡邑  
於庫藏先支初限者刻期赴計部接濟繼督各  
有司於現年錢糧內按限帶徵償庫二限亦如之  
借支以急邊帶徵而使民無駭抵償而府庫之財  
必不使空之烏有或曰如是得毋以兵故病民乎  
且能保民之不諱乎曰額譯之無虧也大抵匿于

奸民之橐者什三入于猾胥徂吏之腹者什七而  
良民固無得也上急之彼卽以急爲市雖有精  
之官持籌洞計及責簿之際又不覺游於胥吏套  
中矣甚者以金華餉邊之名徵而那爲交際承迎  
之費則有司間亦與有責焉有如奪吏胥之窟宅  
使奸民無所生心而那移諸賓一切禁絕將見民  
不困而賦已出矣縱其間通果在民者按額徵之  
我既有詞而次第輪將無所以迫之又何諱焉或  
曰今果能清其所負尙何以積逋至此有司視民

仁學齋文集卷之四

六

遐視軍士遠上之於有司已遠其於民又隔有司  
嚴之以今攷成之法藩臬監司守令而下歲以此  
嚴最如額者旌玩者有顯罰民有輸官有解而已  
此便計也進而求之邊事邊賞邊處之事易於虛  
張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匿不復言五羊指爲  
勞績所節省者何在必其關戶全對真可數計一  
一季報必聽之計臣之徵發而不憑之外鎮之聞  
除庶不至空名寡實而克有濟乎又進而求之  
國初以迄弘治爲邊鎮僅六增有薊密永昌諸鎮設

史卒至六十五萬

太祖憫惜名器不濫官爵正德而後別立名目陞授職級者三千有餘

國初武職止二萬八千有奇成化而後業十一餘萬不啻四五倍之有鎮則有官有官則有軍是占役之寔而冒餉之藁也初制領兵之官帶親兵不遞五名今至三四百名此四百名者如所稱簡練之法練不及焉官之曲庇也所稱冒濫之弊冒濫在焉官之兼併也宜下令各營衛或止許親兵十名

在粵齋文集

卷之四

七

多亦不越五十名餘者歸之營操用簡汰之法仍召募補之有如一管軍之官止清出親兵五十名則一萬管軍之官各清兵五百名昔不得其用而今用之謂之增兵五百名可也每軍月食糧一石昔聽乾沒於官而今實給之軍士則就一萬之衆卽謂之月增餉五百可也况累積而通計之自不止此弊孔無極類可互推昔之克兵者卽食餉者也今之兵或兵一人餉又一人也幾見豪家子擁高貲於營伍中權子母寔夫疲卒節年稱貸以

月糧輸爲子息安坐一室月支糧數十石凡糧皆兵也三月無糧脫巾而起經年果他人之腹而屏息慮人之或知豈其茹芝飲露正於戎馬之場乎蓋其戎伍中實如無人之境焉大閱則覓丐見市販項刻支持簡練之法行此兵成烏有而芻粟盡以歸公庾合計九邊奚啻數百萬石卽謂之增餉數百萬而懸餉以廣召募則亦兵與俱增而要非議增於額之外也更進而求之如金花子粒人不復出然當年改入內帑爲需

在粵齋文集

卷之四

八

御用如珠寶買辦齊子之屬正

御用也卽當問之金花子粒而依然與九邊年餉併問之太倉乎哉往者合計三歲之通

御用者約四百有餘萬今日之事合詞以請帑金矣萬一不卽得宜以

御用者請悉取之帑金以內帑爲內但當請節省於御用之內帑以外帑爲外更不宜冒濫於主計之邊儲則太倉三歲間可節省四百餘萬而盡輸之邊亦不啻一鎮嗷嗷之哺矣苟且肩隤出奇計於通

恐於今日兵餉不能盡半策也謹議

移班價可久折也工費可管貸也獨首販鬪金園  
金與邊餉相表裏昔葉盛懇田之餘即以粟易馬  
今遵化馬料之缺尚揭竿而呼籲事出非常有駭  
骨而無千金之市彼有兵有餉者專用步卒千歲  
若夫屯田鹽法此邊政之善經也議屯者必稱引  
麗尚鵬之條畫議鹽者動致談於葉洪曰至今爲  
梗噤有治人卽有治法率獨趙克國諸葛亮羊祜  
已試明效祖宗朝宋訥商輅湯博諸人夫非可不  
愆不忘者乎計惟專任風力憲臣重之責成緩其  
征乎

汪子濟文集卷之四

遷徙精神區霍之所致自聿觀成功者而必先議  
之廟堂之上曰何以闢草萊復官屯何以輸邊粟  
疏商引奉憲臣之不難隨形裁割者悠悠忽忽而  
四顧躊躇謀夫孔多是用不集亦無取道舍爲矣  
何也渴焦喉矣勢難指滄海于千里之外惟就今  
日之法窮時詘兵餉中之所本足若於以去其蠹  
而塞其漏管子有言利出一孔者國無敵利出二  
孔者四隣畏之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生財之道莫  
大於是弘羊心計臣也舍天地間所有者而計之

汪子濟文集卷之四

十

對

李廣程不識用兵何如對

關試五名

漢以武功開基歷文景逮武帝時匈奴數犯邊一時所推轂者李廣程不識並稱名將云二將之用兵也廣主寬不識主嚴自古用兵如魏絳穰苴孫武諸人率以嚴得之整軍經武軍之善政也說者右不識而如廣者其功雖多或未可以訓夫豪傑之士以身爲國家干城三軍之士使之履湯蹈火如歸者第以司命在我遂足寄死生乎抑有以固其心而有死之心

在魯齋文集

卷十四

十一

無生之氣也水無定形兵無成勢善用兵者視吾之謀無畏敵堅視吾之堅無畏敵謀故可隱之天可隱之地可使解如雷霆而疾如風雨何嘗有一定之寬嚴哉宜嚴則一笠一錢皆可斬也宜寬則煦嫗士卒如嬰兒明旗幟而緩文法不爲過也若李廣之與程不識何如哉孝文時匈奴入蕭關廣以良家子工射殺首虜其表表於時素矣廣之生乎飲食與士卒共有所得輒以分麾下其精神貫徹行伍已匪一朝夕武帝時有事單于與程不識並在行間其無部曲行

在魯齋文集

卷十四

十一

隙也不擊刁斗自衛也莫府省文書也凡此皆不識之所嚴而廣之所寬當時戰數有功而未見有亂行縱敵之害廣豈以兵爲人僥倖者乎射鵰之手可得射虎之羽可貫下馬解鞍能爲疑兵以退敵今上郡之有完宇豈其有勇無謀輕以兵與人爭一旦之命者乎文嘗以來所爲奪匈奴之魄者獨李廣一人耳不識不與也武帝時卽廣與不識並出擊胡亦廣之餘威先足以奪其魄而豈不識之整軍善戰能獨得之匈奴也故以兵之常論太上因之其次整之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以兵之不常論曰奇兵將所自出又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廣與不識寬嚴之間奇正之所生廣之才氣天下無雙廣能用兵之妙而未得盡廣之用初擊胡時與人從軍耳昌邑之戰亦太尉亞夫爲政未嘗專以節鉞授廣卽爲郎中令將兵之多亦不遑四千騎以四千當匈奴四萬此時卽程不識整齊約束日討單寔而訓之亦何濟於事而子敢之還報猶曰胡虜易與廣真謀而勇者也不識恐未足語此廣之愈於不識蓋不識之嚴刑嚴已耳廣之



寬殆先有以妙運其嚴者在不然何以人人自便而能遠斥埃乎何以百騎當數千欲前則前欲解鞍則解鞍而無敢譁乎是可以知廣矣故士之樂爲廣死卽不識自言之而以七十餘載之雄後此失道之不免彼衛青者固亦未之善用豈李將軍之真數奇哉當時漢武好事戰伐凡以尺寸自見名出廣下者皆得侯封而廣官不越九卿嗟乎廣之善將兵豈讓淮陰而文帝亦曰惜廣不逢高帝耳愚之爲廣惜者非必以萬戶侯封廣或者多多益善究廣之施而不徒

在漢書卷九十八

卷一百一

於寬後之間使人右不讓而左廣也謹對

奴酋金白二酋情形對

薛譯

嘗聞之兵訓曰觀其所爲因與之化視其邪正以制其命此言情形貴審也今之扼腕遼事相顧錯愕者浸言之曰奴酋之飲恨北關也以負婚也以匿通賢也奴之銳不可犯而北朝夕急矣深言之則曰我國家神京以勦爲左臂勦又以遼爲榮衛三韓之蹂躪已久益之以奴酋之虎視其與北關爲難也有隱憂焉嗟乎是皆然矣兵家之所爲知此知彼者知其深者耳區區大羊子盾之迹曾何當於成敗之數乎哉就奴酋今日之形以探其情其飲恨北也誠以負婚也爲其塔通逃數也傷匪寇而婚也奴竟晏然夷落也乎奴據建州要害稱雄長其父它失死于我疆吏之乎奴兒與其弟速兒無日忘襲仇是立庭之誓也其通西酋也必假道北關北關絕則西道之不通而西酋之好絕奴不能無意於西則其御北亦匪一日矣奴方欲寢處北關爲北關者東行殺戮之聲可以無挑矣老女卽不婚宰寨亦可已矣必婚以弟速把亥之女固北之聲於勇而奮於禍然而奴之有越志

也不係此也特口實於此而姑藉爲兵名耳不然者一猛骨李羅也奴僞以女妻之私以美通之徐以通外母殺之視今日負婚匿塔之事奴固等之尋常而獨不忘一老女乎天下惟強而示之弱者其情愈狡其逆形愈彰奴固金餘孽阿骨打之立以叛人何疎之不得連攻遼及遼王徵之兵則又謬爲卑順而遼遂爲金有其卑順故足虞也八百騎可以入清河而顧認罪之恐後十九寨可以迭焚掠而曰質子之無它援引二十七年撫順之耕獲而此曰撒牧種彼卽

在學齋文集卷之四

十五

回撒牧種恣言無忌卑露殺機猶不難叩關而請也其卑順獨不足虞乎以彼其情合暗其形奴捲七酋率燧虎敦台吉皆爲奴用數十年生聚海珠參貂皆爲奴有宋人謂女直兵一萬不可復制今奴精兵數倍之挾強且富之資狀南北之智囊合遼虜之雄長帳下阿都虎都又足以利其爪牙而鷹狗之徒固自不乏卽北關欺焉好懷能使疆場無恙哉言者曰圖北關也開原之漸也圖開原則圖遼之漸也然奴會果志在開原則橫鎮清撫去奴寨甚邇入犯遼陽僅

一甕有餘舍其邇而假道於遠恐奴志不出此况先年并骨太修復南關舊寨距開原僅二百里其獵捷馳獵常兵行數日清撫寂然無聞則開原之守甚於北關不得謂之以漸相及而欲俟北關通聲息也晚矣彼其莊南燧兔遼交近攻入虜寨而謀者果謀一北關已乎就金白二酋之形以探其情曰我屬夷也順夷也然非其素也按白羊骨之祖爲遜加奴金台失之祖爲仰加奴糾結土蠻恣殺圖遼其父卜寨奴林述糾西夷以見鄧等松骨關等恍惚太等攻尅靖

在學齋文集卷之四

十六

安鎮北威遠諸堡殺戮無算金白二酋之逆顏行也猶其祖父也近尋仇于奴而懼焉不敢今於我稱屬稱順也是饑鷹之附也其挾江酋爲奇貨也利江酋之貂珠也匿其婦負其婚以激奴以奴之故激中國是要中國以驕已私也然其力定不足給衆江酋之部悍腹而走奴寨者其衆奴又以厚利啖之江酋亦無固志其挾江酋也是剗肉之計也其匿江酋而欲奴息兵也是驅蟻之羶也諺謂北果稱順而函夏有大防今日知有奴之遠而已楚子之觀兵周疆甯之

輕重未可問耳義不係于伐陸渾也以夷攻夷何虜  
殺有屬者東南北三酋以暨猛那之間紛紛仇殺驚  
驚之性無足異者然則奴將無罪乎曰楚罪可聲問  
昭王不復則辭責以包茅則諸奴固殺我七夷奪我  
物書冒我厚賞而負國恩什此不問而欲以北關相  
詰今日之破戎長寇未盡北關之以也然則北關可  
無赦乎曰惡惡可北之情形與中國共之者北關可  
棄是江黃可聽之楚伐而三輔之左臂可以無涼州  
昔猛那互攻猛酋求救於我邊吏儻邊吏計之必不

在齊齊文集

卷之四

至藏於奴而猛酋之部至今在又得非金白之前車  
乎然則救之者如何邊所向甘肅撤一面則一面夫  
守驅虎而進狼非完計也儻邊者必議於邊兵之外  
餉邊者必議於邊餉之外合之即金白之情形可以  
無恐不然而懷絕兵單輕使之赴關也濟乎不濟乎  
微獨不濟也且有害何也救之而我勝奴即不甘心  
焉猶可爲也救之而北關不保奴益輕中國而且與  
西酋合益之以北而合之以西患且愈棘孤遼無如  
奴何矣楚不制吳坐以巢爲州來之續而郢爲巢之

續也大率類此然則畏首畏尾奴之情形豈無一可  
棄者曰有之可以中制者二可以外制者一紅夷兀  
刺南關等因力雖不支折入於奴其間豈無忠憤之  
士薪膽而國報復者乘反側而招之願歸降擊奴者  
有厚賞且復其部落其謀不反戈相禦是中制之一  
今之亡歸奴者奴分美挾纊使安其居天性故慷慨  
私一貂一參者救無救及夷同氣也如及草管所屬  
皆重足屏息觀望而動耳吾陰用間謀有手刃逆奴  
者不愛龍虎將軍以授之奴即多智未卜死所矣是

在齊齊文集

卷之四

中制之二奴日有事北關猶躊躇四顧而不即爲所  
欲爲者畏朝鮮之扼其背吾進嚴兵於情撫誘之使  
前而審遣一族於朝鮮絕海而北遇之使不得後奴  
將束手待斃而且暮成會是外制之一以其中制者  
合其外制者相機善變直搗其巢以絕東警杆北患  
奪西酋之魄而固神京之衛是時事之不容緩者及  
此不圖竊恐七屬之夷有固志而金白之挺而走險  
也究竟不能忘戰而終曰備之不豫乎語有之諒見  
則窮形見則制我中國之情形有難以語奴者不嫌

窮而示之以強而況其未盡弱也楚大饑戎伐之庸  
人帥羣蠻叛楚爲賈曰廉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  
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今遠左之事但知成師  
以出而已於我則沓沓於彼而欲詢負婚納昏之曲  
直以爲之圖此情形余不知所置對矣

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如何 雜說

世代辭選各有國史以成一代之載籍卽爲一代之  
文章史之擅三長者代不乏人而文章卒闕乎世運  
春秋而後自司馬子長氏承運而出後代正史尊之  
爲鼻祖邈乎尚矣繼司馬起者無如班氏范曄之後  
漢以下皆踵遷固而小變其凡例者耳宋之有歐陽  
永叔非卽漢之有子長孟堅乎新唐書成表上曰事  
增於前文損於舊而元城劉氏復以此詆新唐文章  
不及兩漢嗟夫繁簡之間果足定新唐之得失乎哉

如以簡也卽子長史記以五十餘萬言敘二十四百  
年之事亦誠簡矣如以繁也漢書以百餘萬言敘二  
百二十五年之事不亦繁乎使繁而果足以勝簡也  
則何以曰固不能爲遷也夫作史者尚識不尚詞評  
史者論當否不論繁簡如必以事增文損爲新唐之  
失將兩漢之所以駕唐者僅以其煩也耶則試就兩  
漢論之子長作世家其間若陳勝稱王止於六月漢  
封宗子或不再世乃必編之世家是其煩也且天子  
而下爲世家爲列傳年月後裔纖悉各又重列年

表是其類也。孟堅漢書紀漢事若庖犧以來非漢世  
範泰以前非漢臣何所取而悉羅爲人物表則煩甚  
矣。况典章事數所漏尚多。獨于向之洪範詠之七畧  
朱韜之風謠一一因之以爲三志則煩又甚矣。降而  
范曄贅蕪尤家其最顯者王喬臆履出于風俗通左  
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而亦載之母乃煩而幾於謬乎  
今日以煩爲勝其何以罪作新唐者之心也。新唐文  
則省而事尚鬱而不暢苟暢矣何病於省彼永叔本  
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不有稱其簡古者乎其他掛

正學齋文集

卷之四

漏見于吳興之糾繆溫公之考異者原不以省故失  
之也。竊謂風會有升降文章之高下各隨平時漢與  
去古未遠文獻足徵知子長屬稿所取據左國諸書  
皆足備後人之驟括而宋之圖書其所取裁者孰與  
漢氏史官作述相承專掌圖籍漁獵窮於百氏筆  
削成於一家而新唐書方鎮百官表出於楊堯臣律  
歷五行志出於劉義叟列傳出於宋子京永叔自紀  
志外一切因之其共爲執筆者又孰與漢居新唐之  
世其不能爲兩漢之文時也。卽永叔不襲舊唐之陋

以振起宋之衰而卒不能孰於漢也。亦時也時所不  
得不然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永叔雖或不滿於子  
京諸子欲自表異亦無如之何也已矣不然五代史  
非永叔之一手乎所稱守經陳義微渺有指房玄齡  
以下晉隋諸書皆不之及者以視兩漢竟謂之何故  
新唐兩漢之文章自有定評而卽謂宋之永叔爲漢  
之子長孟堅可矣何必拘拘於繁簡之間哉大抵世  
變愈下記載愈繁名寔愈亂史無專官執簡者依阿  
附會以苟且塞責有能質直不阿提衡其事而濟之  
以博雅者乎今日固自有子長孟堅在一代文章必  
有可觀何必問馬氏之室登班氏之堂侈口麟經之  
餘緒去古愈遠亦不成其爲今矣

正學齋文集

卷之四

二二

疏

館試

擬請

聖斷綜覈名實剖判是非以息羣疑定國是疏

臣聞自昔唐虞之世四岳九官十二牧稽首秉成而二聖不自以爲治率作省成勿聽勿庸之戒與衛室總章之訪交臂而互攝之何嘗一日忌綜覈以開紛紜之路也哉故國之無真是也名寔兩也事之無寔績也綜覈疎也天下能枉是非之名而必不能枉是非之寔天下有是非

在魯齊文集卷之四

二十三

之寔而人於是非者又不能拆是非之名彼其相和相敵偕出偕入處穴之闕治絲之紛其不能審是非之真也明矣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則今日所爲名寔之衡是片之主者

皇上

皇上所提其衡而操其主者惟有遇事而斷不俟終日而已

皇上靜攝以來羣臣不得望見

顏色其以意通者僅憑之章奏耳章奏則議論之所集而是非之叢也

皇上以厭煩羣之故繁置不理上故厭之下故議之風波愈動而實喪愈危竊鬼如昨也城狐如昨也雲鴻如昨也澤雁如昨也邊之封豕長蛇如昨也天下嗷嗷不已曾何益於成敗之數豈一厭事而遂可無事也哉試觀天下之休咎服案者奮庸熙載者與夫持祿而養交者其名實原

在魯齊文集卷之四

二四

自不同而公孤以下所欲責成於內外者非不績而布之有位郵而置之四方與夫國郵民艱是亦嘗藉之爲名而廟堂之上果其寔有著聞而無忝厥職也乎

皇上母厭煩羣也厭之而愈煩矣按其所以紛而明徵其事則名實之外別無是非而以綜覈爲剖判者其道有三一曰明職守一曰定功罪一曰信賞罰顯不百與羊不九牧國家之事各使司存獎理歸之公孤典守還之六部糾繩司之臺

肯掩大德而真爲

國家管職守者亦何以自見其是則綜覈之心有二  
公心也平心也以

國家之賞罰行天下之是非是之謂公而不以

國家之賞罰枉一人一事之是非是之謂平事止一

理理止一是孫叔敖曰是有衆非之所惡國是

者人主之所定明見之而猶因是因非則模稜

之術也明見之而並存是存非則守鼠之說也

明見之而不令天下有是非非則狐疑之門也

故總以斷之一字望

皇上信賞必罰賞罰者鼓舞天下之豪傑者也人而

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勸者亦無能爲

國家之用賞罰一行盡人以其精神用之於

國家管職業之不暇遑暇旁觀淫逞枉是非之實以

潤

主上而恣百舌之聲曉曉論天下事哉以湯止沸沸

乃不止國是之定端不越此抑西漢尚事功而

薄名檢世祖獎節義以風之兢爲名高而顧厠

俊及不免於黨綱宋之立國依忠厚務爲優容

天下多議論以應之以議論之同異爲敗厭而

卒之忠誠絕跡然則事功尚矣舍好名無爲善

之路而以是非太明之蔽棄爲優容尤非所望

修實政以濟時艱息煩言以定國是疏

關試入各

臣聞古帝王之御寓也常以天下人任天下事精神用以謀國而議論較若畫一維時政修矣事舉矣乃建韜鐸以闢天下之言路又何至時事之不可爲而憂羣言之淆亂也哉我

皇上大權在握所爲綜庶務飭朝常者其法守至爲明備乃邇者脊脊多故矣問之閭閻而災祲頻仍錙銖若掃問之邊吏而烽燧不絕羽書日馳問之轉輸而庚癸徒呼脫巾語雖問之國有人

在魯齊文集

卷之四

三

焉而鴻冥龍避寒寒辰星則又悲轉石堯積薪矣蒿目而借箸者豈一相顧錯愕之足以塞責而時事遂可爲乎則實政之當修也語曰人存政舉今之布列有位者燕越殊轅首尾多畏一人之身救過不暇而何暇自營其職業故有任必有議有議論則有是非是者衆非之所惡也辨固爭馳談鋒競利各執其是而佐鬪者多互成其是而後息者勝株蔓之相尋盡人在足非之叢而道謀搖於桀舍言發惟有盈庭如國卿

民艱諸所關函夏之大者誰倡一不易之畫指衆人之是以成國是乎則煩言之當息也然而今日所謂職守日壞論議日滋指非必求多於職守而外生一議論也臣謂

祖宗之所孚範法度之所維持非真有大壞不可爲之事非真多敗羣極不類之人卽或名實相冒口角相騰不過寬以律已苛以繩人以侵爲曠渚難爲實而相尋之未有已耳

皇上毅然更始明與天下相告誠其修實政也母弁

在魯齊文集

卷之四

三十八

覺其事母傳舍其官母爲好我者勸母爲惡我者沮其息煩言也母深戈戟母樹柴欄母水凝火焦於其中母泉湧濤張於其外夫一人之身耳真心爲

朝廷營職業則騁華鬪捷之精神自然收省故增一實事則息一煩置自昔九官十二牧與五臣十亂所爲成雍熙太和之理者事簡則問答止數言不爲少今之三謨是也事隱則問答至十萬言不爲多今之六韜是也何嘗多議論而少成



功乎易曰正其本為事理其原則係於

皇上職業易寬也而上寬之則愈玩論議易苛也而

上苛之則愈疑以天下之事責成於天下之人

而必不以天下所責成之人供天下之口實為

官擇人為職任官有疑則與大臣共質之與羣

臣共見之勿疑則與大臣羣臣共任之蓋凡發

言之至即善照不能無疑直破所疑而明微其

事管子特霸術耳其言曰見其可也事之有微

見不可也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

在魯齋文集

卷之四

二十九

其敢為之乎三代以是非行賞罰後世以賞罰

佐是非則雖復有怨堯舜之口以挽成事而有

職厥職者國是定而時艱其悉有濟矣惟

陛下垂聽而揀擇之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擬

書

請振紀綱防建蔽勵官守壯軍實疏

臣聞國家有可震之名實而常失之疎人主有

必貫之精神而常失之懈人主之精神即一世

之精神與國家之名實相流通者也積疎積懈

之後勢不能以因仍苟且者散之而羣臣亦日

取因仍苟且者為之告誡發言盈廷誰執其咎

悠悠忽忽竟不見其敢舞振作者何在則亦歸

於虛名無實等之乎疎與懈耳而天下事尚可

在魯齋文集

卷之四

三十

為哉所為斷自

皇上提挈一世之精神而綱條之相維神明之獨攝

文吏矢心於內武士戮力於外繫惟

皇上之實操之也臣不勝福心以時事之亟宜雖精

者無如四端惟

皇上垂聽焉一日振紀綱攷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

四方人君如天之尊居上馭下而政令畫一所

謂綱之有繩系之有總無不與天下維繫者也

近年以來名分倒置統體潰裂怙權者行其勢

席寵者便其私說術竊善之奸黨度詬諍之狀  
跳梁亡等之事不可勝詰已不謂有紀綱矣而  
復發姑息多從寬徇模稜於兩可委曲於一時  
大權旁落而不收羣議鼎沸而不問竊者不反  
假者不歸如水之下流迄無所砥而何以振之  
臣謂振之者不必操於法之外而但伸於法之  
中公好惡明是非信實罰盡人言之也必斷然  
行之而後可朱子有言紀綱之所以振舉牢執  
秉持而不失臺諫補察而無私而人主以大公  
至正之心照臨之則檢紀綱之說也一日防壅  
蔽致之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人君如日月  
之明兼聽並觀而幽遐悉耀所謂豐其屋蔭其  
家無不與天下流通者也近年以來官府情開  
釜鬻勢成鮮密勿之諫思寄近侍之喉舌人才  
進退之疏官官繩糾之文典禮兵戎之議多從  
寢閣已自成其壅蔽矣而伺我之間徇我之偏  
工羣小之聲音逢一人之喜怒始以厭棄成其  
壅開遂以壅關成其蔽弄中閤愈甚內降愈頻

如堤之既決不可復制而何以防之臣謂防之  
者不必察於情之外而但克於情之中廣廷議  
通言路把中旨盡人言之也必斷然行之而後  
可宋仁宗曰措置天下事政不欲自中出不如  
付之公議宰相王之臺諫言之則防壅蔽之說  
也一日屬官守春秋傳曰官不易方闢家之張  
官置吏各有職事即下至抱關之啓閉庖吏之  
持籌亦自有本分之報稱者近年以來大小籍  
紳馳騁於文墨議論之習奔競於欲速進取之  
途如希金穀者詰戎兵者理刑名者靡未緩而  
已遷壘可越而不顧綸綬初蒞則委其責於前  
選除番及復遣其艱於後此移官非守官也非  
不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典亦曰修舉實政  
也實政安在罷駕無良不必議官守為何物儒  
幹有力亦與其職務不相蒙又誰不養交持祿  
彌縫其數時之闕以僥倖連化而肯端精於鑑  
慮之托宿乎哉臣謂屬官守者不必侵於官之  
外而但無曠於官之內禁出位申久任嚴考成

無人不言之也必斷然行之而後可齊威王三年不蜚不鳴國幾以靡一日封墨烹阿而齊大治則勵官守之說也一日壯軍實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械不虞國家之厲兵固圉以壯聲援凡扶幟而先登趨風而免冒皆自有平時之愛養者近年以來大小將吏驛驛於羽書之不絕處佈於寇至之無時團三營者布九鎮者分郡國者空名諫於尺籍實力疲於役工簡練如傀儡之場而趨距之勇有幾敢諫盡撻服之衆而庚癸之紀奈何此有軍與無軍等非不有清查勾補嚴禁虛冒之條然亦循行故事也故事何益氣力化而爲金錢營中之老弱尚在轉輸祗以飽陪尅戎行之饑餒如前又誰不僥倖長氣盛偷其一日之安以幾倖無事而尚堪以敵車馬載丘山也哉臣謂壯軍實者不必增於軍之外而但求覈於軍之中嚴簡練清占役稽冒餉無人不言之也必斷然行之而後可宋孝宗一行虞允文沙汰之議及其大閱則器械鮮明紀

律嚴整十萬之衆皆一一強有力則壯軍實之說也夫是四者特事之孔棘既盡人以是說効之皇上而迄不能被因仍苟且之舊豈以皇上之英明神武而當斷不斷聽其疲爽肩越如此哉

皇上深居靜默久矣或者喜逸而惡勞而不知君不任則臣逸臣不任則君勞君任而臣任則無逸乃覓况紀綱一振萬化自理

皇上特以所自有者自還之收人主之威命靈爽以在魯齊文集 卷之四 七十四

還之人主折衷天下之紛紜異同以還之國是取天下之良摺短長以還之文武百官精神一惕而一世之精神已環相乎應而自無虛名鮮實者何勞之有人情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

皇上之憂勤念及於天下萬世當不能一息卽安者臣始終望

皇上之斷而已惟

皇上終垂聽焉臣幸甚天下萬世幸甚

靜所曹先生傳

先生諱友貞字國元丁曹氏中葉而生者也曹氏自  
家宰公族始顯家宰公兄子琛公亦以仲子貴而子  
琛公之伯子則北溪公也仲顯伯晦仲之後且昌而  
伯則卑子之緒不絕如線蓋幾於阮分南北焉自此  
溪公三傳至考樂公始有支嗣又再傳至先生之父  
樂耕公始雅業儒先生之穎秀天成樂耕公最重屬  
之甫齠髮就里選則邑侯樊公天台耿公次第首拔  
之兩公皆表表負人倫鑒不輕有許可而獨爲先生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三十一

靜

相期以遠大者也先生之器之才之遭遇似爲造物  
所厚又似爲所薄夫既家不盈擔石產不逮中人而  
又三要而三失偶以故不得一意於鉛業稍窳小  
試輒利大試輒不利傷哉貧也傷哉貧而且虞難矣  
先生之孝友最篤南膺歲薦客即勸之仕先生曰吾  
輩爲乘墮乎卑泣乎寧以彼易此也蓋晨羞夕膳惟  
循陔申慕云而未幾丁內艱則屏聲色却嗜味一如  
古禮復丁外艱一如內艱禮執喪思慕不啻如所稱  
號風興慟停雲志感者矣而尤加嚴焉于考亭之所

在魯齋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一

靜

羣定長子孝廉君已弱冠未親迎人或以爲問先生  
曰吾不欲蚤婚以教之偷耳而獨於冠則必肅以賓  
位以昨一一如三加之命或謂母適迂乎先生曰吾  
慕古師古豈問俗論也其循繩守約類如此嘗讀書  
千里里有同舍生者俠士也而陰以變婦置齋中先  
生弗知也同舍生出先生就讀於案頭彼婦避帷中  
先生亦弗知也讀且久久且倦欲啓帷以假寐焉則  
見有彼婦者急牽裾以相迎而先生攘臂不顧此真  
善學柳下氏異子老子所云不見可欲而後心不亂  
者也夫先生之蜚聲於邑庠者二十年膺榮於拔薦  
者十年後先蒙知于邑宰者不啻十數輩而先生經  
無造請于謁事以故終其身問其實業猶然始之家  
不餘擔石產不逮中人者也嘗語人曰吾家八世無  
市廛之遊無獄庭之訟無詬詈之言出于閭無追呼  
之吏及于門真所稱德類也而吾敢墮之吾選法當  
得令使吾必競敲朴重桁楊而取錢金以實私橐可  
以遺子孫乎否矣蓋雅意欲爲清白吏云而竟資志  
以歿天也沒之年爲萬曆庚寅距生子嘉靖己亥得

年五十有二孔氏曰余聞曹先生真爲行君子哉余  
未奉教于先生幸廉君博雅負時望而惻惻醇謹過  
真古人有先生爲之前所從來矣夫豐于德而膏於  
遇從古多有膏之而豐晦之而顯吾知先生以孝廉  
君卽先生之名德豈有涯哉豈有涯哉

在魯齊文集

卷之四

三二

贊

龔沙溪先生像贊

道躬之嶽嶽德容之蛇蛇孰不識爲丈夫之鬚眉朝  
服之被被委佩之陸離又孰不仰爲立朝之丰儀噫  
卽此貌公似公而想其得天地勁直之氣立邦家太  
平之基所爭者天下萬世之是而寧委曲以遂特進  
而粉署出而分閭乃文乃武者公何魏史冊之昭垂  
公何魏中外之尸而祝之公功成身退完名全節而  
以清白爲子孫之貽千百年後聞高風而興起瞻遺  
範其在茲

在魯齊文集

卷之四

三八

贊

吳湘川年伯像贊

於惟敬亭靈生哲人破壁藏史秣田不貪擬之謫仙  
百篇一斗白日義皇三逕五柳沈著暨陽其封如房  
不言青鳥爲天所裹總包之讓取瘠取荒既湛而種  
華轉其常而今已矣不可作矣想像見之式穀其似  
溫然而澤先生之脫凜然而清先生之嘯鳴呼先生  
千古猶存何以尚論象舞儀尊

愛雲曾年伯贊

貌癯而莊神清而王若佩炬而帶衡若特立而獨行  
便便經腹而嚴子庭塾嶽微道躬而綽有三代之遺  
風先生天民先生古人夫安知家之食貧樂善不輟  
而享年踰於大耋備福有門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  
式穀令子虎觀講起于秋萬禩用昌而熾乃慰先生  
未展之猷而益以徵戴仁迪德者之長荷天庥

汪隱君像贊

業專精而弗售德潛隱而弗揚捐絮本成諸性孝友  
適率吾常闇然好修之君子允矣未耀之天先身疑  
在魯齊文集卷之四  
三十九  
坎壈后克熾昌乘有餘不足之徵登化工造育之場  
儼遺範其如存徵孝思以無疆

汪隱君像贊

博帶褒衣容溫厲也無情無與行矜綢也獨未封胡  
才多藝也黼黻珪璋尚見帝也遺榮五鼎悲長逝也  
目瞿心勞思不替也

曾近江像贊

有人焉巨之翠彭之清徙倚乎蕪江之濱好行其德  
順而靡營蒼蒼林水萬綠輕風鳳乎飛鳥鳴嚶嚶常

分膏燭照蓬衡不矜朱戟與長纓高冠皮裘佩瓊英  
天地比壽日月明嘯此何人者耶夷猶兮惠莊被服  
今曾史雲烟兮安期與容成吾烏定所行即之爲  
曾近江先生

劉少山像贊

人見公貌子平髯踈踈烟其雙瞳有偉然丈夫之高  
蹇不知暢乎其容坦乎其衷有無懷葛天之風亦常  
與世倪仰混迹于日中亦常綽雲不繫自號爲江湖  
散翁亦常陰行其德登利萬物而不尸其功亦常庭  
在魯齊文集卷之四  
四十  
調七葉而才華文藻掀雷扶電乎江之東然則公之  
生平又何必區區侯與公乃其未盡之所鍾蓋將貽  
振振繩繩之無窮歟

墓誌銘

明贈徵仕郎禮科給事中隱山元公暨贈程孺

人合葬墓誌銘代

諱議元君之父爲隱山贈公母爲程孺人卽世若而  
年矣一日諱議持狀叩而請傷哉不肖徵師門寵靈  
倖一第未建贈公存也先孺人逮存矣而恩綸僅  
貴地下也曩者埋石墳側僅識歲月茲歸而收兆謀  
所以不朽兩先人者微吾師誌之銘之謂不肖終天  
之恨何敢長踞以請余泰通家誼微其先舊矣卽不  
在魯齊文集卷之九

四十一

元二

文無如諱議孝思綢繆于念也爰撮其大者爲之  
誌按狀元之先世爲淮人自淮徙萊蕪則我明仕  
伯者爲鼻祖仕伯生世能世能生積積生正至正而  
元氏以右族著矣正生寧爲卿散實析居萊之李繼  
庄舉子七人三曰卣者能世其隱德卣生宜側儻而  
節詳見劉宗伯志中配趙氏舉子四長卽贈公公諱  
三顓字子處隱山其別號也生而岐嶽甫十齡卽銳  
志誦讀如成人以家硯中落未竟舉子業獨畢力修  
膝下歡友于諸少弟務異之成公旣無貽二人憂而

程孺人婉嫕閑內則年十六歸贈公稱能婦又能和

四十二

元三

程孺人婉嫕閑內則年十六歸贈公稱能婦又能和  
諧姑壻門以內融融如也公與鄉閭處平心平物不  
爲崖異居恒慨慕安得如陳仲弓其人者于梁上一  
事先津津焉性不喜疏息聞財虜逐逐夷然不屑生  
平無片語于親知而獨急人困力偶弗逮輒感不自  
安客至好張具卽倉遽程孺人能出旨當佐其歡所  
居葺茅數微瘠田數畝安之適如矣年三十祈嗣泰  
山起二年始舉諱議舉時夢輿從輝煌冉冉從空中  
降覺而喜曰祥徵也大子門者其在此子年七歲以  
在魯齊文集卷之四

引馬伏波或見于書也願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知  
言哉贈公當贈公不諱之日程孺人誓以身殉勾水  
不入口趙孺人含涕指藐諸孤曲論之強起稱未亡  
人自嘗疏糲而以甘藷存趙孺人一七著必躬歷一  
衣履必躬紉所歡承更什伯贈公存日也諫議公寒  
攻苦孺人策勵之愈至歲甲午補弟子員孺人不一  
其類戒無納賀者迨丁酉舉鄉書成茂成進士乞養  
歸觀孺人且喜且易見勉圖樹立以顯而翁者始基  
之矣明年授楚荊州司理請就養孺人以少孤難其  
在魯齋文集

教要高若某女次禮教要呂君某女孫男四之揖要  
素安州庠生劉君某文書教出之梓聘邑廩生劉君  
某女禮教出之幹聘章丘縣吏部職封司郎中謝君  
某女之裁聘兵科給事中朱君某女詩教出孫女三  
一字邑廩生孟君某子一字邑庠生李君某子禮教  
出一字河南參議吳君某子書教出子姓繩繩纓盛  
矣余聞贈公之歿也先期命治棺次命治襲事若有  
前識風營葬兆墓木已拱於死生之際何達哉孺人  
舍飴弄孫亦自言胸中了無罣碍所稱超然返真者  
非耶諫議君直聲勁節故自不朽先德微先德令人  
動河源之恩矣是宜銘  
銘曰護俗嗜利而酷嗜儒匪釋褐是需將補袞是  
飭誨諸教公也獨薛代終母也功有赫龍章青華  
壤何以責之子忠謹忠謹奕奕青瑣之榜形遐大  
宅今處流廣我銘堂斧今千禩仰



啓

同劉太爽年兄饒魏座師奉差滇中

煙花滿路天書同查錦榮馳蘋藻當廷壯道與渭城  
金唱詠不侔于瞻衆情更劇于扳留夙庇春風暫依  
化日恭惟老師閣下萃苞沙麓源濬漳河代有文人  
藐國共標魏紫名無虛士詞林遠振楊玄珠璣錯落  
千九天霞彩爛呈手五色蓮藏望望毫迎雉尾以遙  
揮制誥盈庭口應龍鱗而躍下清時靈輿軸黃閣待  
絲綸填承 恩詔以慰渙然之埃寔借詞臣以先退

狂學齋文集

聖道

卷

遠之攜君鶴盤龍之勝覽惡知收入錦筍鳳皇鹿角  
之嶮奇會見搜來秀句道幾萬里隔欲經年某等蒙  
洪爐陶鑄融成生干比德密絳帳提撕而諱遶膝同  
歡愁聽驪歌折席塵尾惟是採山芹以獻酬酌澗水  
以明忱雖野人之芹大人將棄庠焉然弟子之供夫  
子必存鑒也敬筮某日之吉丐餘片晷之暇期覓軌  
誨以免異時之愆尤敢藉几筵以當今日之祖餞伏  
惟責顧曷勝虔迎

候魏座師

弘一陶之樊殖幸備籠中難數份之官墻忽疑天上  
惟鳳詔之靈宣既遠遂龍光之日隔爲踈祗候崇禔  
敬撫鄙懷恭惟天民先覺名世真儒武庫青箱學海  
驚珠淵于泛濫鸞鴻彩文光耀玉漱以飛霞祿閣  
校書謂五百年而得韓愈詞林模士如七十子之依  
仲尼乃九重獨重皇華而萬里遙瞻紫氣飄飄意遠  
盤龍金馬吉在手山水之間落洛詞高旋角鳳鳳盡  
發爲文章之興漢桂言返適通陽至之期莊屏開祥  
又對迎長之景備如岡如陵之祝皆作義作礪之基

狂學齋文集

四十六

卷

某等伏在雲魚真同榜標所恃明訓奉爲觸目之書  
神敢不動精應副傳心之教鐸區區結總款款難名  
梅玉未敷政異立門前之雪柳金漸吐蚤期塵座上  
之春遙盼北轅傾心南指聊遂經素不盡蟻丹  
請劉見初侍御爲次兒水語

牙斧伐柯藉主盟于兩姓雀屏中目諸好合于百年  
深成玉成用將芹獻恭惟老親翁台臺明廷儀鳳漢  
派祥麟氣壑九千雲霞化作經天之錦詞吐五谿烟  
浪流爲出峽之源蚤樹駿于花封隨蓬鸞于栢府寒

忠自矢豈一角以觸邪網紀攸司鵠獨擊而論列當  
按部乘輅之日不獨狐狸潛踪今詰戎權審之秋又  
見熊羆吐氣蓋緯武經文之用乃出將入相之才鐵  
柱名高金甌望重貞時夙緣瓜葛金盞蘭金項因鄭  
重結言欲托新姻聯舊好頃使孔懷岳德遂將蓬實  
擬朱門固曰天緣實由月老敬卜服端之吉聊申解  
佩之懷兼葭附玉樹並新此際春傳梅信水泮與風  
生布景相看春叶椒觴快遂鳳占祈臨虎座

候曲阜令茂所宗兄

左魯齋文集卷之四

四七

卷三

恭惟天才駿發聖學淵源詩禮文其在茲孝友施于  
有政金聲玉振續遺響于琴堂絳來動和振餘光于  
花縣譽命上達楓宸 恩綸載頒闕里式瞻祖德快  
親孫謀某猥慚體葑蒺依堦否誰在數千里之外可  
知幾百世之前自北自南不敢登按而捐本若兄若  
弟亦且迴流而尋源久傾注夫賢聲皆輝煌乎聖裔  
謹憑尺幅祇布寸丹倘望林廟而申祖豆之私卽叩  
塔掉而解寤寐之素

回江浦余中尊賀壽

序入春陽之始實階七葉繞新人居壽域之中花縣  
徐芬獨遠辱爲人子感施及親恭惟英毅自天氣吹  
橫斗圖基珠涵洪崖澄道脉之淵緯址瓊巒松門登  
學峰之秀文章飭治學道愛人小屈量于函牛政成  
三異卽觀化于馴雉榮錫九重某質慙葑菲誼忝梓  
桑偶逢老父七旬無足娛親萬一王母花勝此日歡  
會千承華召父棠陰一時分光于蓬萊桑如載衰諒  
迺雲霄人情歡壽欲安知所蒙矣君子善頌善禱何  
以報之

左魯齋文集卷之四

四十八

賀李襄城勳司

恭惟老年丈台臺長庚叶夢大酉儲膺文運闕天灑  
灑五千玄屑墜壇遺月飄飄第一風流還青臚起于  
南都靈紫華升于北闕筮仕而承 君命爭誇朝社  
載馳舉士而拔衆尤共羨驂騑爭步春隆 戴展簡  
權銓暫玉海遙澄影層空而畢照水堂高朗映卿月  
以騰輝彈冠錄刈楚之才歛衽廟瀾之致望高持  
鑑績奏司熟五色褒嘉已見雲中丹鳳三台晉陟佇  
知日下紫泥某曠附有緣雀欣無極况蘭金之笑潤

先珠玉之罪微文章之刺半通謾言報李龍門之高  
萬文用賀及瓜伏冀海涇可勝巖球

謝焦菊園太史壽文

清時耆碩品題北斗之高名世文章價比南金之重  
恩深錫類感切由來恭惟老先生閣下四時元氣一  
代典型峭陞傳臚人在芙蓉鏡裏驚坡視草士誇玉  
笋班頭天祿雲開洞壑立于武庫石渠春滿考文獻  
于先朝載筆何私譽夫子春秋之義勸施不倦郭姬  
公吐握之懷一辱品題盡知濯濯其自慙楊柳虛負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四十九

歲五

椿萱何當老父之生辰至勤明公之著作聖人以天  
自處如開壽域壽臺君子贈人以言若欲日升川至  
曲借養辛之寵真爲蓬矢之光什襲珍藏三薰報謝  
金甌卜相從此于國于朝者將扶杖而朝太平玉鉉  
調元凡在以引以翼者且倒輪以算甲子

復杜總戎

恭惟山川獻瑞星斗騰輝類申甫之生神膺 國家  
之重寄清平鎮靖寢刁斗以無聲懷遠保寧偃旌旗  
于弗用廷使三千餘里氣紀腥羶可當十萬精兵勢

雄虎豹上馬提戈下馬草檄洵文武之兼資入營發  
父出營嚴師顯恩威之互設且恭禪問道復客帷煙  
殺機卽是生機更開徑延賢仔細討論多算總歸勝  
算功成圍豎何言射落雙鷗詩祖浣溪詎羨才成士  
步匪直登壇上將堪當名世宗工某殊守無奇神馳  
有素驚重書之遠及授簡殊慚兼嘉貺之俄臨捫心  
翻愧

復吳維樾撫臺

恭惟台臺扶輿開氣宙合完才藝擅名世宗工作周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五十

歲五

作治瑞應昌期耆碩之紀之綱標擊電于試輿露算  
辭于調鼎是以 帝心簡在爰作西土保釐楊兼文  
武之長十萬兵儲于尊俎久注安危之慮半壁天賴  
以運籌金章揮而草木知風欽巍望玉府開而烽烟  
息迅著神謀所謂有德以尊 朝廷自可不怒而威  
天下長城萬里益宣開府之雄重望三台行親約衛  
之寄某質樸朽樗諒附維桑自展登龍蓬生席而云  
幸未由繫腥梁有月以典思何當對菲不道更辱環  
瑤之錫德馨下拜寵既邁夫百朋信藻中藏威有鐵

之五內

復王司奉登白

化彌寰宇穆穆清風虛索上祥懸肺石皎皎白日映  
天中帝念在茲友信則豫恭惟一腔文字滿腹精神  
岳立瓊雕九千建諸嶽之標中山蔽景潤迴葉思五  
溪接大江之脉洛汭呈波能彌教以明刑雖片言而  
折獄按部風生鳳翥草木知名寒帷雨足龍旂山川  
改色蓋以熟路而駕輕車故過盤桓而顧利器暫須  
勅鼠蟲霹靂以驚寮會見擊蛇禦風霜而肅度其情  
在外外集卷之四 五十一 華七

復徐季會親家賀壽

恭自意衰朽虛通居諸達大馬之微辰微鸞龍之巨  
藻拜貺于箕葉之七款報于木瓜之三雅誼有加隆  
施無已君子善頌善禱如登壽域而情牽辛人情欲  
壽欲安若出泥塗而忘絳甲常謂親家望高北斗更

喜名世意決南園雖蕭柳之人七十遲木天之容三  
年從此扶杖以揚徽寧獨倒輪而算曆可勝啣謝伏  
冀昭原

復鄭玄岳親家賀壽

清時碩彥名世文章品懸北斗之高價比南金之重  
操朱紱以勒報調雙時判若玄黃秉綬筆而挽頽風  
一言凜然衰絨某自慙轉樸虛負格齒何當老父生  
辰致勤明公著作雖有茅山之轍猶念蓬矢之門多  
儀獨蚤有加令人應接不暇信君子之善頌將一世  
在外外集卷之四 五十二 華八

復王季吾求親

恭惟星堂景胃月旦高標華嚴聊托一枝綠野隨開  
三徑振兩麟趾久知高門之亢宗蔚有鳳毛乃問小  
姓而擇婿某自慙非體尤愧蓬門烏衣相望于粉榆  
赤繩舊聯于奕葉家三第面上共聽月老之傳喜兩

姪于茲更見天緣之巧敬承德意曷勝歡悰

賀姚羅浮大京兆

伏以南國舊著我銅虎位隆公東東郊新雨露玉麟  
望重君陳快登巖瞻喜深履庇恭惟吳山毓秀呈水  
儲精文藻瑞朝廷久聞雲五色之彩群鵲據宇宙直  
樹斗一人之標威振相臺之紀之綱到處澄清有泉  
法蘇棘寺有倫有麥普天平反無私惟此龍蟠虎踞  
之區實爲建邦啓土之蹟天子簡名世作兆人司牧  
大人有至道爲重地保釐出入均勞行將並執罔召  
元稹齊文集卷之四

復常州司李何年兄

地球醞粹月鑑含精勿喜寓法外之仁共美于公陰  
德性允若庭中之績咸歸呂氏許刑三尺何私萬民  
攸賴斜恨屏跡威稜與烏府俱前蕭蕭呈芳聞望溢  
黃堂之右其有綠嬰和自愧靈叢楚天寧新譽之聲

燕月照故人之色候承瑤翰超十部以尤賢更荷珍  
儀邁百朋以爲重德馨下拜信藻中藏祗布謝悰仰  
祈台昭

復寧州守王茂錫

伏以三刀著績百城春滿崇陰萬里飛緘一札榮分  
梓里欽高車而作則辱遠注以難名恭惟命世軼材  
照時現行烹鮮小試暫借南寧之鹽嗣象弘猷獨膺  
刻岳之長聲騰召杜治邁黃黃還方欣戴福屋內召  
竹膺簡命某學落不殖賀竊無奇臭味苟同自許青  
元稹齊文集卷之四

到任請錢御冷賀對揚二太史

恭惟天府高華人倫偉鉅吐詞爲當代奎鏞坐論作  
清朝柱石應五百之名世信四海之具瞻某等願見  
大方悵望登瀛之會得尋緒論幸當結綬之辰敬卜  
十一日聊展燕私奉扳鴻馭爐烟縹緲紫氣滿白玉  
之堂柳色芬芳芳玄屑映朱明之候伏冀惠顧曷勝寵  
榮

到任請同館諸年兄啓

伏以中秘聯班佩直諒多聞之益北扉踵武在文學侍從之行當離羣索居之餘有結綬彈冠之會敬卜十一日祗板鴻臚展燕私樓臺題芳棠棣花開忻並蒂綏盟御主蜚孤旗取仰先登幸合鈞于龍津媿連軒于鳳閣同升之慶異數爲榮佇聽鑾鳴可勝鵠候

候建昌余郡丞 原 廣安刺史

春不擇地廣敷恩澤于川西斗轉自天候耀福星於

在學齋文集

卷之四

三

壁

江右奇達極矣咸激勃然恭惟當代真儒熙朝粹品千尋立壁生來奇氣毓武疆萬斛湧泉登已文名浮聖水麟經舊跡九丘八索盡括其臂中魚佩極賦十望三雄如燦諸掌上分榮刺史初鑑秀屏布信推恩莫澤中之鴻鴈發奸摘伏驅境上之豺狐心抱四知化成三異已是循良第一應知治郡無雙豐映流膏冲餘波於去後巨廬毓秀仰峻節於聲先風藹多奇驥足自驤千里隨旄節鴻猷微事一班如某質竊無奇學落不殖父代耕於升斗官伏處于陳崖乃風

有一日之緣無往非二天之庇愛父以及于置腹而推心漫分大酉之義書無虛先覺魏匪叢于之遺業有負後生懷山海之崇深其絲毫而塞稱借申于墨勉布寅丹雖驚駘無歷塊之功而烏雀失聊環之報復焉中台太親家求庚

好聯二姓齊色霽春日交輝盟訂百年雲箋隨朝霞散采風有登龍之望遂諧吉鳳之占恭惟太親翁大人閭閻名門箕裘世業生來奇氣雄乎直上九美少

在學齋文集

卷之四

三六

三

家才華王國鳳珠扇玉鵬翔今開九萬程解采彫章螭頭佇對三千字且龍元奉方美混耀當時自是王謝家義飛鶴指日備福之五報德爲全不肖東魯項儒南山諸士惠徵天幸猶子叨附驥之榮屬有人緣孫息得乘龍之選和虎項于異姓既屬年家調琴瑟以同心敬憑月老忘其蟻族廻拜鴻施快子姓此段姻緣喜星堂常分福蔭鹿顏始光花封紫誥相看堂上褒章樂事駢臻桂馥蘭馨是稱門閥喜氣敢申寸謝別署小儀

又

淑氣上槐林燕豈風微靜趾祥光舒竹色鳳鳴喜在  
龍孫匪直集五福以規耀高門神且契四敬而烟燧小  
在敬憑月老好合年家恭惟闕閱華慶管饗鴻族齒  
隨德進駐髮自囊裏金丹福與壽多怡心爲庭中玉  
樹世濟親家之盛天挺王國之祚

賀郭青螺宗伯

代

鶴鶴五雲際北十勳恩舊領鳳凰于翥上南宮聲布  
新倫物表型模宸中踴躍恭惟山川正氣雲漢文章

元氣以瞻三光詞林獨步澤南遠而合萬象胸次

學三

學三

無倫九苞翔闊服光華着花于皇路五色織雲孫  
駕錦暨視草于木天自是太平理學之儒主盟六館  
允稱道德詞章之選典禮貳卿精日月其光節懸  
雲霄而峻配道與義養成至大至剛公是典非遑知  
誰毀誰譽忠諫久而愈邵公論定乃益思蓋三楚之  
靈異特鍾盡服一柱擎天之手而入表之人望攸屬  
咸切百川赴海之思忠簡紫宸光浮赤壁鳴騶出夏  
口晉階司禮樂三千曳履上春卿承恩近天光尺五

乾樞坤軸看兩間燮理陰陽商鼎周爨睹三代以前  
法物伯夷與禮后夔典樂今日煥手文治之隆召與  
爲保周公爲師明時儼然雅燕之盛知某捨妨矩矱  
涓滴纖鱗孺子何知望巖石而飯依非一日名賢既  
出環海宇盡鼓舞乎二天遂忘分以布丹敢通名而  
呈素台階在望雖未酬御李之懷愛屋有線或不棄  
采封之體仰祈丙照易已寅禱

候陳方伯

代

大地重承宜行中書特隆簡畀高天宏錄造宇下吏  
在禮齋文集

卷之四

五八

承南

久竊耕稼報無從錄哀有感恭惟胸吞雲夢氣壓  
衡轡筆底官商富錦瑟五十絃之奏詞林繡錦森牙  
籤三萬軸之備早題鳳紙以看花隨着鴻猷而展采  
負聲時譽共山斗齊高德盡王家與日星金耀丹葵  
簡在天子紫微行領諸侯王簡映瑤函藩宣八閩金  
章輝紫綬保障一方飭群邑之司共念肅宵爾藤操  
賦財之柄側平病瘥吾身關自非非清不人知而九  
院松之挺挺節嘗物表以千尋允稱岳牧之灵自是  
服肱之托如某才短折線器陋望觀幸依未光蓋承

下采月旦陽春之許可庇我猶天風雲霄漢之提携  
如農得歲即捐頂踵曷既高深政快斗膽暫成日隔  
神馳燕厦湘水長而潯澤愈長夢繞龍門楚天遠而  
心路非遠寅丹所結子墨用申即貢新輪佇視明公  
之補袞有懷舊德益深末吏之彈冠

謝各縣賀滿代

孕製三期胎足敢方平仙鹿華表一牛魚日頓洞于  
靈蛇寵焉若鸞感而增媚恭惟天球麗粹月鑑涵清  
奎聚牛女之墟花映鳬倦之郭陸琴動綠叶馴惟之

佐魯齊父集八卷之四

卷四

卷四

雅音水鏡澄瀾照仙鶴之舞影青臺萬子陰雨到處  
謳謠懋敵清之甘棠盡人涇涇謀不待齊民之瓜及  
自相傳漢殿之芝香某拙技有窮後復無狀棲壘近  
水臭味于焚鼎之梅隣燭分光膠漆比同舟之揖景  
星在望常不隔平光華愛日照人時自親平喧鶴荒  
頃儼然同調珠玉自覺微形似三載之報成效一官  
而不足片言假譽何當琬琰之章十日皆驚恍藏養  
山之重謹三薰以報謝容九首而申忱

啓閩中掖院入簾宴代

代

九天鴻漸人文學奎壁之光一路馳驅名世冠冠家  
之會風雲動色俎豆生華恭惟瑞世紫芝朝陽鳴鳳  
心含萬頃鵬抱濯風涇之潤景立千尋蛟節儼雲門  
而時揚清激濁廉察既還藩垣崇雖飄浮賓典再開  
棘院嘉賓不擇一空當近之狼城樓成林雨聽周行  
之鹿序逢玄默化萬青我縣筆次生靈五成以絢日  
水壺微鑿士三捷而應風文昌龍牛女之墟自相輝  
映武夷飛鸞鏡之彩若獻逢迎某等忻與典賓奉爲  
盟主酌桂醕而始事方稅苑之初開佇看鴈簿羽登

佐魯齊父集八卷之四

卷四

卷四

賢者之盛而臨虎座闢聖作之期

啓閩中掖臺鹿鳴宴代

代

虎帳高懸八陣風雲變化龍門廣闊四科闕錦維新  
敢借斗山式輝奎壁恭惟台臺創展皇路梯俊聖區  
鎮地雄藩富九經之武庫開天景運歷十郡之文昌  
人望所推肅然霜平細柳儒者無敵數春燕于前茅  
歌飽勉就輶文矣旬宣南國舜荒茂棧模皆屬保重  
東郊適逢聖作之期元起于千族瞻賢書之盛恭際  
斯辰玉露凝瑞華紛其絃耀金風騰爽月桂就以



芬芳思皇多士會精神十拔英髦得五有煥文明歸  
掌握兩間化育爲參某等孽妄佳賓祗脩葵典位聯  
北斗清卿八座擁旌旄瑞映南閭魁極三台光祖豆  
沐餘波干鴈運湖鯉承風垂清聽千鹿鳴尊儀歌雅  
請撫臺入簾宴代

節樓闌地長城海嶽倚蘭臺恭迎興天半壁東南開  
桂苑秩初建之俎豆修盛事于永冠恭惟台臺益代  
醇儒熙朝頓領圖基珠網申補澄道脉之屬籍玆瓊  
嶺甌山經學峰之峻專斧鉞之重前茅細柳連雲鎮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六二

第十七

文獻之區棧樑青我接軫詩歌儲武帳下村官畫虎  
頭館闢宏文壇前吉士歸牛耳萬邦爲憲之日英雄  
入數之年凡丹山碧水總屬偉麗彼蘇李紅桃誰非  
陸植某等恭逢盛典適際昌期綠棘聞之方開飛桂  
酌以始事祈臨虎座鼓舞聖作之風雲佇看鵬搏招  
揭賢書之日月

請闕主考徐給諫鹿鳴宴代

雲排閭闔高披垣梧竹之陸天啓宮牆植公門桃李  
之徑文光人斗景運聯奎恭惟台臺當代典型熙朝

正氣振衣登青瑣之闕非仁義不陳補廣高白馬之  
慶有謀猷則告持衡文苑夙秉鑑於人倫奏士賢書  
幸歸模於師匠地爐活火出砂礪內羅治之金水鏡  
澄花辦塵埃中連城之壁對晴窗以校閱恍如侍從  
之嚴驚夜拆以校楊猶疑禁漏之微正文風于渾厚  
選士習于浮麗梗楠俱屬榆材鱗鳳盡收羅網由來  
破的而鶚書屬者盡入數之英孰敢先鋒乃奮孤登  
者皆超乘之彥俱鵬九萬望堯雲振翰圖南湖經三  
千擊舜海游鱗運北某等祗脩葵典式燕佳賓拔初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六二

第十八

以人試聽鹿鳴祈臨虎座

請闕主考張翰林入簾宴代

鳳閣輝騰瑞應五百名世龍門價重卿主一代文暨  
東廣薪煥折看橫樓恭惟錦裳織月玉斧脩雲六紀  
文章清班夾玉皇香采五題詩賦粉署對太乙青藜  
濡穎金闕采燦奎垣生色橫經寶帳談傾天子凝旒  
理學名儒斯民先覺白蘋紅燭渥承雨露之春碧水

月山幸際風雲之會御磨芝檢備式轉關起元氣敦  
之中正是天開于子得士科名之上應如工亮惟寅  
某等叨厠徽垣分榮連影先鹿鳴而飭事樽俎肅陳  
蛇虎視以求賢晉祿畢集拔擢九萬且飛此日鵬鳴  
禮樂三千總屬公門桃李方同侍鶴竹籬和鸞

請闕中陸按院鹿鳴宴代

牙角分輝翊聖震凌霄之栢鹿鳴奏雅統賢泰初稟  
之芽蓬道雅之賓與快斯文之主幸恭惟台臺人物  
三代事業六經破竹詞峰森萬丈倚聖之錫塋胸學  
在替齊文集卷之四

海漣百川吞壑之雷鳳翥一臺色壽齊齊紫電總周  
六轡化敷碧水丹山天網為羅月波為鑑祀綱敷禮  
樂作人在貞廟之間砥柱陣漚瀾得士出科名之上  
綠聞興起威睹從雲之期桂苑香浮盡屬觀風之部  
凡茲題名于雁塔誰非錄範千島臺某等幸際昌期  
祇脩齊典瑞華紛其炫耀如探禹穴之奇丹桂苑以  
芬芳悅人山陰之道思皇多士我有佳賓欣幸人文  
之觀新臨名世之典

請張主考鹿鳴宴代

文光入斗輝煌聖作之期景運聯奎照耀賢書之盛  
薪樞式化桂苑飛香恭惟閣下曠代名儒清明元氣  
驚濤駕彩文光毓玉漱以韜震武庫清和學海驚珠  
瀾于沈藻青錢萬選遂儀承明金馬之庭靈鵲雙喧  
直上蓬萊瀛洲之島八難風浪起春國都是後題詩  
三月柳低垂閣苑更無前轍馬蘭塔秉範棘院特衡  
元老廟廊必秉中行之尚文章襄海宇追大雅之風  
取洙泗之日月洗濯之盤孟澤垂追虞夏若濂洛之  
春秋掌股耳星斗寒芒掩青唐茅茹秉征五色弗迷  
在替齊文集卷之四

送武夷茶

玉壘金沙表玄功千換骨乘雷先火流碧乳以除煩  
快領先春爭稱甘露惟茲鶴鶴之候方吐黃芽既彼  
鳳凰之山式陳茶笋曾孫庭上寶鼎烹來滾雪花王

子座中玉鵲額出生雲浪封藏未須白綢羽翌自接  
丹丘梔子薔薇探摘已詳于花葉含香騎火炊噓更  
妙夫鼎鑪獻武夷九曲之搶旗助文字千年之揮灑  
放野人之芹曝雀舌好先聽蘇子之松風蟹眼乍過  
欲觀青經幸命樵青

請周學師兩齋皆周黨人

恭惟台臺胸中秋水坐上春風帚矩佩衡允矣尊朝  
之德露環擲藻帶平瑞世之文章海流清駭洪波于  
華渚談叢散韻韻餘吳子蘭溪木鐸副天將作斯文

在魯齋文集

卷之四

六五

卷五

之領袖杏壇宏雨化德一脈之源潤其質竄無奇學  
落不殖從二三子望數仞墻維梓維桑喜樓臺之近  
水亦桃亦李儼花木之向陽即莫覓茂叔道學之傳  
已竊附先尼夢寐之契幸濫賢書咸同聖誨爰茲穀  
旦用廣芹恭卜晝舒以長景色久添紅線霏肩聲爲  
律鏗鋳相應黃經辱采體葑願差信錄

請王懷楚父母

伏以天開于子春回桃李爭榮人際斯辰風培鴻鳩  
借翌鳳屬敷之懸範今幸際于拔茅自忘體葑式羞

信藻恭懷北斗星惟西川雲錦腹珠肩玉璫琰洗水  
花溪樹駿流鴻輝煌玉臺金壘能經宙合小試專城  
水鏡澄胸胸中惟周人赤吟琴動操坐前獨擁山青  
善刀遊肯綮之間意匠淡經營之表洛橋彭柳既見  
渡口成梁集鳳翔鸞載親庭除脚雀灑來惠露道化

已高天馬雲龍飄去仁風德聲直接三茅九曲民歌  
衆只士飽陽和冠薦書而百姓政踴躍于瓜期奏最  
績而九重且且暮子之檢某抱質甚脆藏字無多驚  
駭不觀燕收何以報策硤硤屢達楚別候涸珠投宿

在魯齋文集

卷之四

六六

卷五

世之緣屋上烏師臺並劉師提于前挈之于後斯時  
得爲厦中燕我父暨我兄弟庇其身施及其家誰如  
此獨有之天願依于可愛之日官墻在壁冶鑄倍深  
感茲中也養不中惶不國士報國士爰唐穀旦用展  
芹恭伏願仙鳬出駕神龍足板卜晝舒以長景色久  
添紅線霏肩聲爲律鏗鋳相應黃經祗祗濂巖尊祈臨  
虎座

賀徐見興年見五十

恭惟秀毓天經蔚成時彥文章應朝廷之瑞壽星高

斗極之祥辰上青達度初皇覽五福一時咸脩百年  
如日方中肯構肯堂未老戲庭前之綵宜室宜家長  
生獻膝下之觴蓋川至日升豈云大夫之初命而致  
過時可立看名世之然符者也第時因緣不獨如蘭  
臭味自慚小草望甲齡而有喜躬申賀之未復祇遲  
三多敬將九頓可勝華封之祝伏冀淵海之渥

侯頌鄰初太史

伏以瑾瑜五雲夙欽玉笋冠北闕陶鑄萬化今關芸  
閣啓南雍仰止非遐版依倍切恭惟老先生閣下應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台通合叶日捧持地萃龍蟠靈秀環萬衛華泰江迤

燕子文波湧澗金焦斯人在茲直接尼山正脉得  
才而教方羅壁水奇英驚鳳爭鳴驚魚驚化譽微九  
重天子望隆輔弼元臣某質竦無奇學落不植匪得  
先知之要領誰開後覺之典型堅待斷而清思新繩  
削蓬生麻而直實荷匡扶常瞻北斗以徘徊每拜下  
風而竦企敬申積悃祗希微悰伏願示以乃大鑒其  
未將采葑采菲大廓已荒之雅度作舟作礪游垂陶  
鑄之鴻庥

侯焦濟闕太史

伏以北斗瞻嚴欽羽儀之在望東山養重識鼎山之  
攸歸一代宗工百年名世恭惟清時元氣理學醇儒  
願奏三千言共羨虹橋第一經奪五十席爭誇虎觀  
無雙鵷樹扶華綵綸映彩霞而共燦棘園樹秀桃李  
滋化雨以生春三墳五典通古人之正傳斯文在茲  
典九經八絃開天下之平治舍我其誰哉願直方爲  
後世之師而進退合古今之節泰階方轉政需玉燭  
調元禹席未虛已卜金甌覆姓某云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侯孫魯陽先生典試南都

伏以照分東壁幸奉入室之芝蘭拓作南車欣看及  
門之桃李飯依有自仰止非遐恭惟應台選合叶日  
捧持瑤閣慕懸錦帶同牙籤交映花磚影散瑞標其  
彩筆爭研一代宗工百年名世方卜既而論道暫飛  
馬以檢才桃李渡頭碧綠青紅皆秀麗烏衣巷裏斗  
牛奎壁並輝煌士挹吹噓頻生羽翮人希矜睞動飾  
光儀某猥以謏陋謬竊觀型領袖詞填與天生之覺  
後覺咸被教育淵源世好邇家仲之師及師益荷鍾

鍾恩尺運來政擬接龍光千下里驟違雲樹未歸路  
鳳舉于上台敬布寅丹悃申于壘

候沈銘真宗伯

伏以內禁代言風動五花之判中臺典禮光搖萬玉  
之証仰止非遐版依倍切恭惟應台還合叶日捧持  
神搖太乙之精金根家學瑞奪人間之彩蓬苑仙才  
日侍講帷以談經兼綜綸樞而草制春官六十立之  
長以惟專曲禮三千待其人而後舉雲龍際會佇看  
投足旱斐魚水交歡豈但均聲房杜其自慙後進仰  
在魯齊文集卷之四  
至九  
止前脩迥世諒于鳴珂里中敢云繩附瞻斗耀于群  
玉峯頂未遑龍登敬布寅丹悃申于壘

賀黃與泰京兆

伏以京尹望隆紫陰與石城並永榷臺秩峻鳥影隨  
玉節齊高臥轍無從彈冠有慶恭惟星湖毓瑞水市  
儲精家學淵源十六族凱元清美儒宗嵩嶽五百年  
伊倚重光惟此兼旬爲根本之區自是名世顯經綸  
之略望三王而迭拜皇皇于里騰惟齊二鮑以相承  
豈豈四方作則翕然人望簡在帝心八閩擅專席之

雄開府地容半壁精辟草之望節度勳崇方深尸祝  
于留都行見澄清平濤園

候丁嘉禾大司空

伏以望重鼎台宅百揆而時叙春隆散展肅六府以  
用脩愈峻新瞻益深舊敷恭惟台臺清時威鳳聖代  
入龍古心古貌而讀古書圖言圖行而應圖物鳴琴  
句曲垂千萬載春意于棠陰秉鉞臺壘肅一二日冬  
授于栢府急民之事雖寒燠風雨不言勞盡下之情  
凡牧豎衣冠咸誦德一身肩天下之重至誠結主上

在魯齊文集卷之四

七十

卷之四

之知晉陟崇階總持庶几嚴廊永賴政調玉燭于熙  
朝丹楹久需行履金甌千密勿某愧生也晚叨庇之  
深風在思門自父子兄弟皆由陶冶迨迨世好即銘  
鏤聊結莫罄生成敬布寅丹悃申于壘伏願主恩日  
渥日隆一點丹心與震東而懸契相體時康時豫千  
聖黃髮隨聖壽以長延

復孫學博

恭惟秀毓呢哈文迴曲清藻思霞蔚雲興高標瑤  
王樹已收駁譽於南都自看驥控于冀北君子之有

三樂不棄英才聖人之及萬民先之養士暫開馬帳而化雨賓下董帷以培風往牒之爲鄭爲臣沒稱羹矩近日之如翁如趙實將鼎參不佞蘭臭惟馨冶鎔在望嘗懷中心之脉脉每思道範之殷殷有緘自天如窺落月謹三薰以報謝祇九頓以申忱

謝鄭堦柳太親翁

伏以綠深玉荷五百年合參自天惠降金俞數千里好音此日章誥私什用布謝悰恭惟人瑞馳聲國琛擅品挈一經于庭下鳳毛翦稅苑以聯輝挾九老于

在魯齊文集卷之四

三十一

卷之四

社中鶴髮映綸章而生色惟茲闔海景止文衡實由精庭傳流道脉際明主其承寵佐今予以酬恩凡在周親盡仰著帶草之勝豈期鄭重弗拒諸門刺之投報以蓬廬而擬未戶得從舊雅以締新姻顧浪漫之萍踪未成鳳簪而輝煌之錦字已訂鳳占揣分何堪如天之福謹憑尺簡以佈寸丹伏願滄海之含弘細無不茹而碧蘿之附托久而益親

尚鄭玄岳親家

閱魏呈標雅重金扉之望絲蘿有藉謬當玉樹之依

喜溢盈門榮關百世恭惟源鍾桃洞之英材攬博陽之勝里名通德累承閨閤以光輝宦績盡聲矜指鼎彝而勒刻早試循良于冀北遂司禮樂於畿南五馬駕名邦恒山澤水之區恩從高深天府几筵登卓異八閩衡衆士石世武夷之勝文標藻秀公門桃李麗芳菲彩逼三台文傾八斗信是清朝之上瑞寧惟梓里之具瞻某自分謏庸夙叨矧末企高門而仰奮托水語以遙傳何期大海竟不棄乎涓流詎謂積收翻無遺于葑菲合由天作事匪人爲握手思歡悵縮地

在魯齊文集

卷之四

三十二

卷之四

之靡術論心結想埃舉吉以臚陳

謝鄭連岳叔親家

蘭馨斯永合久要于平生蘿附維高訂百年子一月仰承錦綵深藉玉榮恭惟老親家臺下丹穴鍾靈青細振彩喇露繡唇成組織漢苑金莖臨風水骨任端隱謝庭玉樹春之杏秋之桂相將遲早同芳伯也頃仲也篋亦復後先合調切磋投分方欣蓬直麻中翁受無垠更荷繩牽月下以其凡之子結爲婚姻政見今之人莫如兄弟每自惟平瓦礫何緣儕于瓊琚諒

屬潘楊未遑展其芹獻感深肺腑先此布其葵悰云

候館師

材館擢經自任先知之重儒宗式士獨切吾黨之依  
方尊師道以啓善人後轉忠臣而爲孝子感深陶冶  
時倍企思恭惟叶日捧持應台運合侍玉皇香案龍  
輝引德履之星辰燃太乙青藜鶴禁實重離之日月  
久矣帝心簡在遂爾後學攸歸指作南車輝分東壁  
攻瑕直漏驚大匠之風生發覆啓蒙興洪爐之雪點  
在廩齋文集卷之四

靈巖師保樹之表儀某賡賦無奇半落不植叨隨廿

二人之後虛負謫謫之名幸在七十中實賴循循  
之誘有教無類與女弗如惟大幸之暮終身致夫子  
之培數仍孔堂重錦彩永香惹御爐南响白雲盡闕  
音希妙慢知三年夢我之感踈千里芹藻之悚敬肅  
魚賦祗申藥悃伏祈幸維錫類道乃作師鼓元氣而  
雷域中倚昆係國家之重幹斗柄以春天下瞻依非  
小子之私

答王懷楚明府

赫奕新綸下鳳墀而錫寵先淪舊璞微鴻茫以蒙知  
賀與謝并威隨慶集恭惟老父母台下星輝北斗錫  
煥西川奇氣生來劍閣眉山共挺文名夙擅金騁玉  
壘爭雄尋芳躅于子雲胸中玄草寄壯心于司馬橋  
上題名先展米于花封果蓋聲于棘路虞廷錫龍崇  
及所生漢殿疏恩冠于群辟卽看結九重之異眷寧  
只作一路之福曜某甫脫泥塗濫廁石室何當真數  
通沐殊施鳳字輝煌忽動草茅之色鸞旂掩映頓增  
蓬華之光久在下風常依愛日雕蟲篆刻敢云壯夫  
在廩齋文集卷之四

差爲舟楫鹽梅行見上公展銷云

候郭振龍倉臺

我冠柱下本九重喉舌之司繡斧行來政四海澄清  
之日况深履庇尤疎巖瞻恭惟毓秀青鸞濯靈穎水  
胸吞韓策天鍾黼黻文章目運郢斤性裕經綸作用  
蚤飛雙鳧于花縣隨昂一角于霜臺啓沃帝心紀綱  
國是持籌庫吏剔出入孔之蠹雀鼠無聲作柱中流  
清上下江之波鯨視屏息豈徒一時師表實可接武  
汾陽某質本散樗誼叨維梓積丹衷之悃款每憶荆

識于鵠茲聽白下之威名未遂素傾于鴈素乃星  
留山嶽動搖之日而衡門爲雨露徧渥之區感刻五  
中祇申一念

賀汪容庵少司成

璀璨五雲風欽玉笋冠北闕鉤鐻萬化今開芸閣啓  
南雍仰止非遐懽欣倍切恭惟應台選合叶日捧詩  
洛水揚波應萃野名世而任天丁之重靈巖抽秘閣  
紫陽正學以集諸儒之成步躋瀛洲冠冕圖史體樂  
詩書之鐸天子首善成均菁莪棣棠之區聖明特登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二五

人表五百年而得韓愈久傳龍虎之章七十子之依  
仲尼新睹風麟之美風清壁沼瑞應台星某質竊無  
奇學落不羣匪得先知要領誰開後學典型聖待斷  
而清思逢編削逢生麻而直實藉匡扶當紫氣之遙  
瞻實下風之起舞特伸燕喜先代是趨伏願海茹無  
根崧瞻愈峻橋門雨化教育天下之英才鉉路雲開  
調榮兩間之元氣

請丁默存先生

秘府局編摩風仰清標于北斗玉堂迎劍履冀承玄

萬于下風敢枉龍光用陳燕喜共磨模楷有儼儀刑  
恭惟特立名儒間生時彥鸞海鸞彩文光翺玉漱以  
流霞武庫青湘學海驚珠潤于沈藻獨毓齊山之秀  
藍貌魯壁之藏早有令名而南嶽才子推輪由來萬  
選信稱良史而東觀圖書載筆自是三長家學久已  
淵源國典藉之簪枝幾年讀禮片雲遊物外之心此  
日頒綸半夜動席前之問仍簪彤管復侍經緯看令  
史十八人潤色之功養名世五百載燮調之業某等  
蓬蘆末質對菲凡才選與清華浮穢未開刪舊光分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五十六

卷五

朱紫仰止惟有從前敬泥某日肅戒賓筵祇迎台駕  
酌壺觴之元氣調鼎鼐之太和卜畫舒以長景色久  
添紅線霏屑聲何律鏗鏘相應黃鍾伏候鼎命冀覩  
豫悅

公請張瑞石太老師

太乙燃藜光映校書之閣洪鈞政彙春騰同宇之虛  
久山斗之爲瞻遐宮牆而在望敬綠芹獻少布葵傾  
恭惟清朝碩望名世儒宗萃瑞屏靈應之禎滙登書  
荆南之勝花插筆底九天錯落珠璣錦滿囊中五色



爛呈彩秀口噴龍麟而躍出制誥洋洋毫逆雉尾以  
遙揮典謨奕奕禮闈得士盡是寰海席珍楚國榆村  
洵作湘江佩芷後學悉遵其坊範在銘在鈞宇宙行  
賴以澄清作舟作礪某等葑菲下體瓦礫凡材微一  
顧之見售欣二天之共戴淵源有自敢因師以邇師  
佩服無涯難以德而報德敬擇某日之吉用抒仰慕  
之思祈桂屋島不新几島庶祥光高播依玉樹以披  
雲瑞氣輝聯捧尊區而就日

復青陽鄭父母

在青陽文集卷之四

三十七

香凝燕宸萬姓勝五稜之歌化洽維維兩邑借雙鳥  
之重久矣光分半壁蕭然愚鴟十行恭惟彭蠡儲精  
尾廬挺秀奮扶搖之六翮人在下風空驥野之千群  
誰當上駟自是連瀛之彥天將藉以又我國家誓為  
保障之司帝且畀之棟其才識共美青兒騎竹復誇  
淞老拳轅五夜各香剡有琴閑白鶴一床彩筆更無  
江上青峯早已書頌御屏行且召居瑣闥某澤庇棠  
陰情聯梓里史曹局冷頗同薛令之肯宿明府情殷  
至廬劉公之與隸開紙見諫譏面恍若身承詢使得

伯玉心莫禁神往謹托歸鴻而佈謝悃尚容賀燕以  
驅微忱

代謝按臺

輝日緇衣望重校烏之府飛霜玉斧威高健馬之臺  
載觀觀轡無私輒喜臨軒有托仰唯松精提質昂秀  
凝資命卿九重化敷六郡南國蒼黔盡沐和風甘雨  
東吳寧宋威倚北斗泰山某漫庸非分極竭謝才吹  
墜下及寒涯竊附向陽花木策勵俯施驚馬敢云伏  
檻飛黃乃蒙殊旻復寵溢詞心既醉于醇醉思愈鏗  
在青陽文集卷之四

于金石台慈皮別半澤遙昭伏願代天工代天言代  
天憲丹衷耿耿于一人保王心保王德保王躬素節  
昭昭于四海

復王金陽宗長復姓

恭惟鳳穴振儀龍門標俊文章烜赫世欽重席之聲  
金紫雍容秩入司元之選登枝而崇本迴流以自源  
系衍東山識練光于亂馬望齊北海穹聲歷于蟠龍  
是孔家金作王國柱三才帥龍萬里心旌某等瑣謏  
豎儒聞耳下質淵源世爵不期桑梓之懿西門旅家嚴

過叨葛藟之庇情深一體戴切二天顧宜聖之匪遐  
緊諸謀之具在追惟南渡聲自西轡此地由端隱公  
來貴族以文才公去在二十四戶內見文通等之名  
于五十七代時有文英輩之派祇瞻家廟建首文知  
廟凡三兩遷茅山適對青坡舊址傳此五六代文英  
正在永樂初年如彼上馬臺尚是家門之故物孰爲  
鳴鶯柳猶見祠書於遺編緣述稽之耶今日之河山  
依然未改因名訂之也當時爲第季或在不疑弟鄉  
者訖止承仙因未敢侈言福祚若閨邑追加恭酌想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七十九

復徐見與親家謝允

兩姓定姻親自祖乃成世講百年始文定厥祚擬自  
天來叨慙水玉之崢嶸緣富繫赤惠布玄黃之稠疊  
甚溢垂青恭惟氣藹風雷舒吞雲夢望牙籤之萬軸  
詞賦詞流揮玉管以子言擲金賦就雲中秋靜蚤揮

字角鵬飛浪裏春融佇運海瀟颺化振爾麟趾蔚有  
鳳毛實其腹而虛其心高門亢宗有自氣相求而聲  
相應小娃擇婦無嫌頂摩天上石麒麟日中人間屏  
孔雀和垣篴于異姓久屬年家調琴瑟以同心歡憑  
月老拜儀爲屏快日之良辰護輕雲霽遙菊餘秋麗  
晴寵愛日隴上梅茹春芳君雲我龍聲雲仍龍奮於  
世世如蘭合玉比蘭芬玉樹之纏緜別署謝祚祚陳  
副臺

代復納婦

在魯齋文集（卷之四）

八十

序屆小春年書大有經雲護輿離邊菊散秋芳愛日  
龍晴隴上梅含春信適着錦受衣之日偶襲雲錦之  
雙維松花獻酒之辰永締拖松之好天人瑞協間里  
光浮恭惟顯孫世派江夏各宗奮跡儒林士聽談經  
而避席拾才天府會看摘藻以披沙清濁難量器若  
流波千頃文章足用名傳天下無雙誦天公有意之  
詩徐臥龍好開頭角應日食如月之對藏名駒迥出  
塵泥人銷鄙吝心集珠履三千之客學成經濟冀陳  
要道十篇之辭信惟緒續前脩是能慶錫後裔鏗旬

方赫管嗣靡遺藉月老以平章成天孫之邂逅泉質  
守直卿家學私淑傳註之淵源弱女慕德耀清規精  
諦春服之刀尺幸識貴人于中雀得覓快婿以乘龍  
須記橙黃是一年最好之景喜看楓緋應三星在戶  
之辰契彼鳳占卜云其吉惠我雁脩敬用登嘉愛若  
負隨溫同扶續開爐共會頓忘竿栗之窮報李無言  
祇誦橘柚之句儒風道味乃浮浮于筐篚玉帛之開  
父訓母儀各垂亞于文章絲枲之事解墜玉案設道  
金簾星期速報鳳樓人此稱坦腹青春發步蟾宮容

在卷之三

宋二日

二

堪效齊眉願俟光榮共增傾慰薄將報會幸鑒翰因

在魯齊文集卷之五

明江左太史孔貞時奉華父著 侄尚萃

弟太史貞運玉櫟父閱 男尚豫全編

弟貞定與五父較 侄尚濟

書

東毘陵莫骨巷

不佞弟自忘其瑣謬也敢荷長者辱而訂之交六館  
論文時共視席而忘形之雅每邀明月縱高歌把卮  
酒而樂之人生歡極矣無何足下將有事公車而弟  
在魯齊文集卷之五

有三日苦爲場事每追足下從行驚逸膝然足下  
發行旌祖道缺然可謂疎跡特過而弟比歸舊寓睹  
殷殷十行知足下更勤一介別我也此情真與江流  
並弟敢不涓滴而藏之獨弟駑馬蹶足無能附尾青  
雲而北道主人之約惟襄城李兄敎共幣帛夫三人  
諾失一人不足甚異然莫逆之誼一旦隔雲泥之迹  
在好茲約者捫心自思能無慚色乎足下瑤瑤中涵  
雲霞外溢春閣錦章唱隨傳知不煩筆決同志應  
起藉割餘榮可任欣若哉謹藉楮布區區以候桐音

賡如遠思成結

東安福伍中巖

天際良緣得挹足下光采而足下親我又等尋常而  
上至所砥礪出書厨之秘分名室之藏盡捐爾汝不  
佞弟何幸微寵靈若此哉顧世有繡虎泥下潛蛭自  
伏處不敢動如不佞弟者豈待點大將旗鼓有站功  
簿而後奪魄耶足下秉鉞登壇素樹赤幟幸用單刀  
直入再兩戰兩捷策前飲至今字內豪傑盡受約束  
不獨爲麟人壓首而年來此經吐氣則不佞弟今雖  
傷夷未起猶思一奮矣倖僥歸來未嘗候別便翔展  
慶並布候私臨楮遐思曷甚驕驕

寄那樸我

河果執別抵塘溝卽營一舟故人之廬在望故人之  
情在心鼓泄漸開漸遠滿目蕭條不勝纏繞以夢想  
所未到之處而迴修業湖上舛叶金蘭交亦緣深  
千載父惟弟弱體壯懶成癖二三兄弟復不忍惹遺  
欲續舊好弟負笈担簣奚辭千里獨計來年距庚子  
若一轉卽過相期砥礪大事惟禪關雲館不惹塵囂

可以忘機習靜此不佞之腹心不待再剖吾仁兄所洞鑒者蓋弟惟感仁兄之肝膽相照視席有年故不忍乖離去其悠悠行路之心割一切兒女子內顧之戀以再承雅命卽有他約不復之矣惟度節後仁兄登理書齋預移靜榻則弟倦倦之祝

東王忠亨

海暑此中時聞約天廣樂消此炎蒸兄飲酒良快夜擬美人暑亦可忘弟事清福兄爲懷遯雨各得之

寄趙伯休

在魯齊文集卷之三

三

弟落莫之餘不期有此一段緣老師之蓋載如地如天諸丈之提挈如兄如弟旬日之間道義意氣足當千古何幸如之遊子千里奔家一念蓬窓獨對舉目淒其則種種不得意之事盡上眉端又不獨離人之感也西湖之棹如何樂不在境在心湖光山翠知不減春華也韶華易過倏然歲盡倏然春新吾儕所不能足三冬者相期共矢千金之刻乎

寄方孟璣年兄

留都邂逅皆懽懽病客相醫三年如綫之恨未能竟

其一班無何而大事若夢知已兄弟浮流風轉又不知作何去住矣士人有時造物有數蚤一刻不以子人仁丈粹然純詣業已登岍造極惟靜以承之政不須論眼前遲頓也惟弟素業衰落家事蕭條自分溝中之斷而托棲林上之枝東西南北遠無說息中夜羈孤鄉思躑躅仁丈近體近况近作都若何想自佳弟長恆永嘉憂心如醒筆買黃文用知仁丈所在喜其爲書郵附問居啓

寄金洪冶親家

在魯齊文集卷之三

四

世通家之好申之以婚姻翁羽頓接垂鳴百黃口敢問屏雀此自天人留懷奈何鼓造物者忌而奪我視胞中物也亡女福薄還而自殤小姓門欄不能寬此乘龍人咄嗟天道不情甚矣兩番還親家錦里顧瞻德門想見玉樹岐嶷撫襟自苦不佞南還親翁北上逮親翁垂翅歸來而不佞又萍流風轉矣百代良緣存沒之誼無兩天上恐終難爲有心人奪也魚鴻時刻不及待萬結之腸不能述其一班脉脉此中已在親翁左右矣

寄陳礪雲年兄

弟時猶是庚子別年丈於朱桁候忽四過歲弟家計  
料紛毛羽零落借樓天涯之一枝飄萍風轉寧獨遠  
疎清範卽魚鴻未便書郵闕然萬千積累積歎徒此  
滄公徊徨耳今歲在松陵未明知前旌指金昌文岍  
丈業相約偕候而劉師適有事洞城弟繫署中竟垂  
一追隨聚晤之艱信有若此竊惟年丈意氣千秋道  
義骨肉真切之忱直剖雲泥而徵心腎自顧瑣蕩塊  
然枯池隙駒飄忽義成河清不免慨然自廢備年丈  
不學廢工集卷之五 五

軫念遺簪其何策以振脉之家君薦選燕邸計此時  
年丈久已駐京師而登仙署家君敢謁龍門望寵光  
弟肅箋居啓臆戰慄之一班家君經年遠旅以此等  
功名了所未了可想念弟輩之不獲已也選後或屬  
年丈詒知故字下九霄之上肯賜齒牙中之提學而  
寒崖春暖御戰何如

寄劉西和年兄

天涯兄弟相見良難不謂燕臺執別寒暑經幾環周  
矣弟雖三茅人而實家建德年來家計蕭瑟無玄黃

自責竊矧于縣芥豪籠中今年湖上明年江澤去年

之役還復如此抱影自嗟日永左吏招隱之八章耳  
弟值毘陵人卽訊吾丈不值毘陵人蓋思吾丈今歲  
入松陵與文岸丈周旋相見卽口實仁丈得碧螺丈  
致家君書家君感仁丈青睞之雅版版懸懸直入肺  
腑五月前松陵來金沙經金閶訪碧螺年丈一晤夫  
與仁丈別猶遠于碧螺也不期遇毘陵爲夜半而挂  
帆席維長綯明發頓非毘陵矣百感悽惻爲之奈何  
仁丈近況並聞宅令郎種種得意之事俱得之碧螺  
不學廢工集卷之五 六

之口流火之餘弟復趨松陵爾時涼夜方永定須謁  
仁丈刻燭而譚萬緒悉賜冗不能悉聊因鴻便輒一  
仰訊礪雲丈北上矣聞其目病更苦令人念急頃來  
金閶弟繫署中竟不克一晤信天涯兄弟相見之難  
也

邀友入小坐

雨後在即好會不常日以燥濕不時逐逐班荆之約  
露色初開春華滿眼詰朝衰茗以奉清言小集不端  
東齋此歌問於下執

東陽古真

丈夫一相投治頓高千古依依此中別去殊非本漢也第家念何急不謂又逗金陵如許日春城歌姝裝點一番新歲月簾押之宵伯摩各各散去客舍故難爲懷或者行囊中不甚落莫聊足自遣乎倘歸期得在此際歲晚江空千里風帆家弟得並棹而東至菊江分手何如

慰何念鞠專人老伯

侄徵有世誼與念鞠大兄投分爲兄弟蓋在丙申之在魯齋文集卷之五

先自丙申同籍後亦相投而白相許論心于辟雍六館門益敦骨肉之好逮今如許年所大兄靈氣偃才冲襟遠度所令人心憫者去秋方浮桂苑之香此何以足滿大兄之願望竊冀其大行事業方興未艾奈何造物多忌天道不仁奪吾兄而中道夭夫大兄無窮之抱負自來之期許萬不償一今日小於售而賣于年既不能報老伯暨諸叔伯平昔之恩施而反以貽老伯今日之隱痛想大兄生氣凜然九原之下恨多矣任辱在通好意氣金蘭賞心既逝何所因依

得因問於金壇惟有心水髮豎涕淚滂沱而第知大兄諸郎皆有奇氣長郎已善文章阿尊未了之債辭而不舒者業已托諸後人所爲慰阿祖之疑結者直需之旦暮而念鞠爲不死老伯暨諸叔亦且置兩葉愁眉作一片歡心提挈諸孫彼蒼無終負之理達人有起世之情況讀書左券必速求即近取諸念鞠亦既隨試觀効兄何慮焉侄家務糾紛知久入老伯之耳家文瑛尾一宜迎迓尋路侄且寄一枝于蘇鎮之間東西南北泛若飄萍不能寄一潤毛于大在魯齋文集卷之五

東方冲南

七夕星河燁燁牛女會于中天而我二三兄弟以是日起讎歌於江口想同途風雨吹譚自朝達暮今何孤另也悵悵此情倍其常已別後直抵華陽越二日人都門覓我丈行踪而星報驟繁忽得家報知殤我

幼弟嗽然痛心肝腸盡裂兼聞慈母過謝至走池陽  
逆途籌暑伊鬱羣家後疊登病使寂蔑離群殊非故  
我政屬思我天涯兄弟離合之緒偶貴郡胡君過我  
云旬日內有事貴境喜其便也附羽致候胡君擅堪  
輿持龍耳之杖而輒有奇應足下倘進而教之一覽  
山川之勝知人傑實地靈乎弟敢微龍光莫推分胡  
君也

寄徐見與

春間曾寄一紙書竟爲逃奴所浮沉此奴獲於高郵  
在魯齊文集卷之五

得取其書匣以歸其諸物亡者半拾者半而致仁失  
書則確是也可發一嘆學使者按郡縣中想藉陽虛  
者實多弟落莫之人業無志追隨諸兄弟後或者諸  
兄弟猶配焉修故事弟微諸兄之寵如往年附庸之  
因此自諸君子之隆施弟何能爲役

寄王金陽公東

天作之合人際其逢家嚴以峭角得觀龍光二伯年  
來宗系尋之旦暮其祖宗之靈乎抑辱在宗盟其有  
與也且也骨肉眞誼家嚴遇荷其矜昧鄭重百凡推

持不能枚舉其自來兄弟而下銘刻爲感查譜一節  
茅父母曾言之第不言福祚而遂爾因循今秋以退  
兼之後十月中歸自吳門接家嚴信其明日命工印  
新舊家廟碑文並語于族之高年弘賢弘椿同教等  
諸人往青城會承誌諸老者履庸舊址則茅山在面  
如上馬石亦在諸人牆脚大柳樹則貞所家手錄家  
廟舊圖固然此其顯者也漢祖爲文才公闢永樂年  
去而舊廟碑爲永樂年則文知父質移建之而碑後  
廿四戶又有孔文遇也再查分來刻譜查至五十七

在魯齊文集卷之五

十

代有孔文英文五下蓋爲才九才十之子而五十七  
代又正在永樂年間次日復查今孔巷爲孔人勝戶  
者其宗支圖內與譜支英等相同而住基之門去今  
家廟左不數十步自祖傳今呼爲馬臺邊遠成地名  
其石馬臺傳原有十三而猶存其一此中大槩前已  
錄寄家嚴想徹清覽更聽細訂細參如果合符則查  
派定稱請明天子之照臨歸大聖人之孫子不但如  
王中丞李相國之倦倦加意梓里也時以昨日自句  
來池又接家嚴信乃家兄弟已將誌碑等文繫附往



委頓之餘復拜率片言上布行人立俟不備不莊家  
嚴逆旅非爲子者所安一豚淵源惟俯賜履音幸甚

東柯心溪先生

數昨縷縷之衷辱長者不鄙而賜之車轍光日竟夕  
一語一金惟是寒暑本色自率家常王公羞我于蘋  
藻外耳別後捧誦大制譜集諸所傳記詠世德之駿  
烈誦先人之清芬感念于人情風會間無美不揚而  
自兄取節之意無微不謹而不僞薄厚之風大抵仁  
人孝子皆于根本上用功而以道德爲著述言言必  
正學齊文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一一

其身心實際非徒筆舌間離龍鱗虎已也世人桃心  
淺器朝吸小菴暮而責報先生崇基而厚垣樹德豐  
而取諸造物恒若不盡天道其變乎然琳瑯玉樹近  
在庭堦鵬搏鵬化旦夕間輻輳騰起將屬誰氏之孫  
子哉卽論眼前受享稟積于山誰買得人千椿樹金  
高千斗誰換此一種清福如先生者亦不可謂非盛  
德之報矣不佞質甚窳獨此一點素心或不至墮落  
長者以爲可教幸有以提撕之卽日有闔門毘陵之  
行度歸時秋高氣清可圖繼兄尊情二冊附往

復吳武平

不佞貧窶無奇學落不植年來棲枝江潯湖畔間亦  
惟是二三知己轉相臭味以無忘替履登謂瑣謝之  
屬有天緣得後遠心年丈而兄事之因緣于長丈若  
以不佞可與于斯文也而儼然欲訂之交使命且千  
里焉瑤章九鴉膜覲百朋願觀鄭重何以堪此不佞  
卽未得望顏色想見門下雲氣仙才自是卑今隻古  
作宇宙第一流事業又寧忍當今日而失天下賢者  
空勞席麻也弟蘭渚望菰城道里加許朱栢爲大都  
在觀齊文集卷之三

卷之三

一一

寄何念鞠阿鄒

會或者長于精舍足當吾輩課養乎未敢專主先此  
謝覆瑤施誓不敢爲報以疑方命伏惟台照幸甚  
不佞無日無刻不痛尊公念鞠兄從諸君子齒牙莫  
不慶尊公之有子私心嚮往之去春辱以瑤篇問之  
肯人若登頤異開口絕不稱人卽中間有可彈射處  
汗血固千里也且愛且喜不佞以塊樓他鄉之一枝  
久未得通一字昨從柯舍甥得睹新製孟義一首較  
嗜昔又自精進世德深矣以尊公之氣如虹不得舉

其壯懷應世濟此奇男子寧只單單拾第讀禮之餘  
試期尚蚤幸自期遠大有意培風冲霄駕人三年後  
不爲遲即得之亦不過不以分內事讓入耳不佞於  
尊公累世通家分形共臭故不勝其惓切何日執手  
悉此縷懷

寄徐兄典

弟在華陽阻三日雨蚤知弟行日爲親家至止之日  
桃葉渡頭儘堪買舟爲酒何至不期須待耶都門勝  
友如雲海暑過征甚非得計似當暫止長干一以納  
在魯齋文集卷之五

凉一令諸知故皆得再睹顏色且李有懷年丈久居  
天界猶作吾儕大都會主人頃相見卽居啓親家親  
家得無意乎弟名塵不斷先資實疎弄計不多時又  
將向傀儡場中跳弄一番作何結局一腔內熱遇此  
兵昏竟無隻字入胸中那得往微發諸夢寐恨不得  
相向半吐之時方掩關檢得粗筆塗墨數行寄以便

寄繁昌謝元開

小艇暫薄江濤天假良席執手金玉并邂逅尊大人  
不謂加邇之寵過厚舉婦女而下過有頒發何旣如

之明發乘風爲驚莊蝶之栩栩未敢擬謝舟中聯江  
左一帶形勝山靈水靈都會德門德門諸人傑又青  
厚流光椿萱花萼嘉氣醇葱荷龍寶佳固不能獨美  
于前且以尊大入襟期開朗刺有勝情緊然林木深  
溪之想清言徹夜一字一金惟是歸思之迫不克時  
佐塵尾政愷閑家舅以戾爲市得借魚書少布蟻悃  
時入玄英山河之異風景不殊伏惟閨宅清勝各各  
萬福

寄劉夢符老師

在魯齋文集卷之五

小舟滯金陵旬日間至今日始得還候中情耿耿  
寐迴還老師所請討此時事體已定或不足以遂本  
懷則亦俯從下人之瞻依曲體上人之倚重世情濃  
老師浩世路嘔歎老師夷易頃晤遐邇之有心有口  
者實無間于老師矣

復徐少翁先生

恭惟毓秀貞元標奇山斗世欽家學桂郁蘭芬不肖  
偶在兩業師餘孽朝八世講矣願龍門後進宗旨未  
効乎伯陽而麟亭初嘗講集深慙于乎快羣頭之自

飲服何青猷蒙不歸而令孫暨虞二兄儼然以弼席分之規無効消滿於孝先而喜得臭味于長琳者也瑤章九鼎腴貺百朋惟有拜嘉敢不聞命

復長沙司李寄存希

如家沐二年頃在建里比入長安兩番屬素知皆微記室矣老年丈質心邁古智刃發矧弟幸得共藉兄事之而私淑則垂虹水月有風契之深者司李之風稜自是馳馬齊驅而以平反之膏大于公之門此其意可知弟嘗記送別邸中年兄所挾之以往日官評

仁壽府志卷八

十五

則增一分刑獄則減一分而今之述以相示曰不疑人人或不疑及之不背人人或不背求之夫栽培傾覆總歸之因材而篤而後知年丈之冬約春和一造物之仁而哉哉之與望所由崇也三年勞績五色泥金耳目網紀之司舍共其誰卸今麟次待命者不免積薪之嘆然年丈瓜代時窮則變變則通矣弟去秋入都一官就列斯春始得部覆旨已而留中冷局亦煩聖衷鄭重如此那向者寧解令得爲大夫長沙簿之緩其須臾而金湘鄉之旅竟得歸此等占道

真足淺湘水面而衡山者所種德甚厚第湘鄉之奇劉其子奔喪亦復問諸水濱遺蔭之慘如此周念老頃以病請休沐片時與入長安等也而今亦時望愈隆矣劉勿所老師入都公論亦清時下或有差出家仲肆力此道不問別事亦有近刻不審能副年兄厚注否遠辱惠貺肅指報謝一扇一稿佈政臨惜可勝依戀

扶田雙南按臺

恭惟國時饗山帝欽身簡祖宗根本重地緊老公祖

狂學齋文集卷之五

七

彈壓而莫安之所額額引柅久矣錦堂春畫之餘繡節南指此與白臺移孝之忠錫類之仁七郡無疆之福也不佞歎啓茫無闕挾今國家多事疆場不靖徹桑未預于平時書艾頓殷于一旦用賦之法行而露浪之虛苦總惟治臺調劑之若上郡俗清而近恩民無大盜賊亦無大逋往者常見剔蠹清通之法矢入于城狐者少而沒出于匣兇者多今日趨聽風聲又誰尼當屏照而煩斤運者獲樂方新彈冠何量倖德謝復莫已悚瞻

寄泉州司李丁運伯

憶自乙卯夏弟請侍南還一艇江皋過承翰注如素  
之章其自老父感佩無數永幾時年兄曲江春色  
報紫泥矣佛手稱快何異身加力田逢年造物有以  
報苦功者清源金粟之間得吾兄平反而實造福今  
聞司李之權金曰執之而已然此實有醞含元氣高  
大千門百凡不厭詳慎惠露幸後煙翔風邁義義舉  
望實驛口碑爲之慰藉弟去年都一官何異一也還  
延至今僥倖就列靈魚名實不相副稱牛馬風塵未  
不借齋文集八卷之一五

寄沈千秋年兄

弟自朱明徵台寵而奉清言也編星逐照耀洞城弟  
以暑氣崇人拘拘于體中未能肅片箋上訊台禧側  
聞若啓半齋金焦亦半齋牛首鶴鳴間公餘清賞江  
光岫色盡入奚囊金陵之八若有所避反不能享一  
尊以適於下執前旌之返弟敢于松陵錯過垂虹期

月負此設思種種歉積先楮閉布下棕尺咫文牆崩  
斷鳴對

復諸親宗

世過之難一冗官尤難老父遐連萬里老母與偕爲  
人子者數年腸肚牽掛何已今日賦歸卽一月蕭瑟  
四壁空寒攜頭挑得平安二字私謂值錢多矣人事  
倥傯尚未獲同辱瑤輸損大頤溫語深情下拜殊自  
辱也方自鄙返體中奄奄作楚謝復不悉所懷

寄鄭玄舉親家

征書齊文集八卷之一五

抄冬操能自人忽而挂席不及更晉謝以歸歸席未  
貼則胸腹間作臬疾注如塊氣響若雷兼家君初還  
蕭蕭半肩對此四壁無以應人又無可詞說此時大  
似承熊膽人橫身是昔故人在望中夜思之皆有崇  
深於老父者不得窮算計以圖報德奈何家三弟先  
入都片語先布弟稍能涉遠卽可治裝不悉者家弟  
有口矣

復諸兄

蜀道之難終朝望眼今日得家父母蜀歸果是非常

之喜行李蕭索真蕭索也當茲嚴已一冗官能令人  
去思人子私心夫復何求第無奈風負如山索債如  
火祠碑手冊鄉里目爲迂闊令人面皮無處着落日  
前光景大是蒹葭兼不候春來腹中病氣儼若雷鳴  
鄉間紳頭人都不識所謂近有謂以老父之蕭索也  
無以副人求弟遂稱病夫二豎若弟弟病實深而果  
以此病則弟病尚淺誰能鑄我金穴作我金針手弟  
且賴諸知爲泰越人一嘆

復劉望奎司空

白臺奇毓自天割紫桂丹以文章南指天下天下士  
披霧無從而瞻爾小子幸承風之有自則望秋浦而  
觀春暉不肖當爲爾等之驛乃吹噓已到寒廬而勝  
冷之水尚未克朝宗海若將終自解于支離耶一割  
下遺千尋在望又然不安品申記室未將可鑒伏冀  
解酒

復虞來初兄

攜李別吾兄後弟仍反松陵蘭若老伯過我未得相  
面大兄三兄亦得爲片時之對携得兄手札知念我

病不置也此後弟漸安而根尚在十一月去吳興  
移處寧家燈節後家父母蜀道賦歸一家團聚伏庶  
平安惟是肩囊如洗途中一夕之衝若非孔泰我方  
與庚舊日諸兄弟有所饒遺不能抵家風負如山索  
債如大年款之極吸歟六十口寄生活于戒孫辰果  
費千金金又不得丹穴而鑄之既無好懷更舊恙還  
延日復一日與諸紳頭人相商曰氣曰痰曰火應接  
不暇今能飲食如常知無大害以吾兄之心之才之  
品治行卓異自其常理而聞彼中人心風俗極其淳

花邊齋文集 卷之五

三

樸則于吾兄坦衷直道尤爲彰契真居官第一快事  
弟常欲以數字贈人云得意時無見長失錯處無護  
短今日歷練如兄概乎遊刃政不必以此相贅來書  
中念我真切反覆周悉既爲我苦又爲我解即弟今  
日身親之政未能如是言之家父讀未竟爲之淚下  
嘆曰字內有此知已今世有此古人男等有此風貌  
乎損吾兄分俸者即以告糧飽德何涯近來閱歷世  
事人情頗長見識頗相知滿天下非我肝膽兄弟總  
無得力處儼值而行安於時命之讓而已如家父一

官歸來無能度日洞碑手冊難進四壁之寒不入時人之耳然以一冗官前此五十二人悉告罷而去今日思之誰謂蠻貊不可行乎人子私心初無怨尤弟惟直彊不以窮之一字獨人口說今日與兄隔在千里同甘同苦知我念我更無復有如兄者不覺喋喋如覲面敘說一書家父名根未斷益府尚思一往弟以塵飯豈可以資禮失而求之野亦計無復之耳李四公祖一書猶在我哥地方歎甚並與進之事皆荒它可知矣偶便附布區區途長語長可勝依戀

征學齋文集 卷之五

三二

東徐見真親家

日在病林中偷向案頭點完麟本呈上處令郎即需之也麟本皆魚魯此本差善所刪林不過簡以令耶韻異不難過目成誦耳老母癯粗安爾時長女次兒皆病瘡房中無一不瘡者問奴問婢都來問我我且似瘡非瘡豈層數將及敢夜來病君子耶可恨

真趙望松

故仰企閭屏使輪隱辱宛如親面所論運船一節至今日真受累極矣當事者已盡脫其皮毛旁觀者空

自樂于屠齒非翁丈之直洞時艱不避怨何以周計若是敢言若是三所諸人無不感泣謹如約奉詣惟命唯唯事有以勞而得逸人易于和而難倡須翁丈一意搭當詩文同心料理以祖宗必不可逃之門戶寬子孫旦夕之艱危人人受賜矣

寄金養伺

北道歸來瀾洞舊塵不知流光之冉冉去也存想白臺情岳義濟相念直沁人肺腑何能忘之白臺寥寥出古人上不佞即一世情酬酢不能了昨為送客涉

征學齋文集 卷之五

三三

彭蠡把二孤相別在匡廬山下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閃櫂臺下昔日理勝情證修果者造化罔不許俗人尋滑問息亦一振也自遠清芬疏慙萬狀聊附短語稍致候私良晤有在不盡

寄侯官金浮弋

曾在匡廬山下托江魚通訊啓處當不浮沈也出門訪友非弟慣經萬不獲已踟躕建前月丐人驛馬一騎傳來初兄津津年丈治行甚慰當今不難溪刻亦不難脂膏難一真才品如年丈耿玉澄水真肝膽真

磨拳拏把得定質任自然自有真事業應之或有會  
酬對差煩明鏡不疲屢照久之相習自是目牛無全  
弟初至視年文與來初皆閩也或可咫尺趨承不知  
相距尚如許縮地不能懷人政切或重有武夷之興  
則三山主人且視後緣如何

寄虞來初

鉛山尊役旋曾有數行附諸接轡修行李已寧家抵  
家後如適遇者入室錄求四至釋其繫累聊自支分  
首尾之身亦無餘幾然所藉兄靈寵者非小小遊眉  
在集卷八集八卷之三

三三

處皆佩兄切骨處何能言之騷離飛鳥倦而遁還而  
蓋倦政高卧不覺李奎成年兄使闕經此中弟出爲  
盤桓甚兄服兄稿兼有武夷勝情欲地主兄兄自有  
梓懿弟爲數語並報抵家之期牛山之美不難取材  
但須冬間市就春水泛漲乘流而出此時圖之遲無  
及矣相別又成廿日神思依依席罷三更提筆作字  
不盡戀戀之私

復馮何夫諸兄

晝日浪歸歸不得兩頭梅柳空換光陰所去之機會

值遊客如織主者在萬花春谷弟只得封面目於署  
中一出晝遂着長鞭若非飽于之真知范叔之兄贈  
幾半無可奈何然未向街頭尋消問息天教我完公  
全節以歸差無隱愧歸來望眼甚奢索償甚夥稅襪  
露肘自覺親親常記往陳乞保夫生設帳歸去度束  
修不足了人事遂投其金于河此其愚甚於弟弟以  
爲得寸則解寸且自支釋必欲使涸尾填實江河之  
水不能必欲左右逢原那得有此快事弟志易盈眉  
易展數日裡且做一條好漢故人之波潤弟固未能  
王學文卷一第之三

三四

寄吳江金牛

會從天界得兄飛翰造次數行之速依然相思矣相  
思痛苦觀面轉離弟之居諸大半在病魔裡去弟之  
書本大半在丹經素問着精神弟之友生大半爲秦  
越人相問而一腔瘦骨猶是也凡庸之事非不冀灰  
之復燃支離自廢恐不能報策爲知己羞去冬一識  
武夷浮弋年兄尚拘室遠未得看花河陽浮弋兄念  
之眷履誼至高弟心仰矣兄近况應佳呼盧浮白興

固不淺案頭拈弄轉後過極登峰已百兄以字及弟時猶有悵恨不平之意霎時間重來矣鼓行而前舉南北春秋之事一了畢了展眉吐氣不似弟之山東路上穢而奔命猶伏櫪作老蠶魚也努力努力

侯鳥程吳璇卿

別時容易見時難信難哉古人一相思千里命駕弟真嘆服以爲不可及弟何時刻不想吾兄何時何刻不嚮父母兄弟妻子前口吾兄一自淡澗金昌在天之涯縮地無計往昔相與朝朝暮暮時時刻刻竟

庄魯齋文集

卷之五

五

如隔世之事每思曩昔弟久病性命呼吸越人在堂二豎在榻吾兄暨吾嫂爲弟費盡萬般調護而兄初未嘗以繁難厭倦露目端之上弟之垂死而生誰之力也則吾兄之肉我骨也丁未弟綴羽歸非無鯉魚可達此一紙書弟政欲歸而端爲一介之遺卽有便翔腸肚中一輪迴終自止歇且將赴虞來初兄武夷之約欲從兄所泛百湖渡錢塘去必得與兄盤桓數時那知躊躇及冬歲將道盡巧人驛馬長區一切都不得遂徒作此想每一迴腸令人感泣弟去以冬十

庄魯齋文集

卷之五

五

月元宵歸歸得吾兄所郵手翰反覆展讀恍如親對兄近日擺脫家事一意圖南甚喜人只有此精神必欲舉家計一一親之不惟勢有不能而精神埋沒于此除非丟開書本令却功名道念俗念必無兩親之理生今之世苟非被髮入山還是高車駟馬之人方能涉世而其於身於家無不安坐料理家事既有可托者且守吾舊以待天日門戶照出起役應不繁難萬一不然有令母舅諸公在前照拂必不至受門戶之累兄謙亦不大健癖者兄病溫近不復舉發乎今叔尚在兄所相照管平昔日綱紀之僕曾來吾處者仍老成任事乎更有同升家臣足使令乎阿郎想各清勝未輸何官中尚杳然麟音乎案頭筆或有勝友在座乎或自掩關面壁乎阿郎何師乎月異而歲不同應長成學亦應長進弟見近日得肯者其後來應書多非本來真面目乃閣中之牘母論說奇說怪極野極歪尋常以爲火侯未到紀律不協者主司都不照管只作者說得他自己心思暢快心之所想筆之所隨更無簪柳枯稿之狀遂爲必收之技兄舊日



作入想沉鬱有身分有斤兩爲文家所難然不免拘  
題目之中未能主張題目之外而間露苦而不甘抑  
而不舒之意此在心境一超眼界一闊自無此嫌凡  
近日應會此矣弟丁未雖未售拾得敗卷肯作極蒙  
賞鑒批云從來未有則岐路不迷河清有日然獲而  
思之終是墨守多而生趣少咎繇我也弟嘗以兄家  
人丁不見繁多畢竟于風水關係處有未盡協者近  
有一堪輿厠壘峰爲人修焚陽宅或增補或修葺于  
易理甚微于地方有驗今奉延之舍間弟意薦之吾  
在學齋文集卷之五

三

兄所爲添驛搏鵬之兆渠有友約爲昆陵之往弟以  
爲待其往昆陵過震澤而問之則彼弄十里嵩出亦  
可稍省兄繁費不知兄意如何弟病愈治愈病得六  
味丸似爲對症卽根固在以此藥爲日用不敢越而  
代之矣將治遠策此者不能候兄价至幸止爲一日  
留俾知兄近耗而出也僕縷之私各自努力各自珍  
重

寄清城方年兄

悠悠我思常拘室遠去臘火肥清封而空懷魏玉謹

望素書于賓行弟疎漏實甚聊年兄之誼在心臂間  
朱明武夷歸去歸而二豎襲逆几乎長眠入秋纔雪  
然邇來初兄諾再度武夷亦以家常自苦體中初起  
欲遠騁營借知已花暑作我芸窓或可燃寒灰于非  
望未入閨關卽知年兄無變治行水鏡澄瀾劍劍奏  
肯有口之碑津津驛路何慰如之既入來初兄暑雨  
達年兄郵便弟亦不欲以無益寒暄漫瀾筆記歲暮  
弟肩裝自惟弟于年兄爲兄弟行最臭味者雲泥自  
異膠漆自眞弟烏能自外謹留數行附據契聞  
在學齋文集卷之五

三

東龍與麟年兄之聞

赤子歌來暮而朱顏漸去思矣免何以爲情今日張  
姬陽關三唱兄固風流子弟弟輩道學先生座中何  
獨外弟乎雨不成行仍當趨晤寄內兄書敢先呈從  
者照拂願隣封堂翁推屋之烏也

復方夷庚年兄

夢筆風雅室非遠也而勤吾思勞矣天作之達望  
鳬鳥於雲端隔別九秋歡言卜夜夢安塵柄則一切  
離遇之緒都忘之明發前旌已指幔亭更不克追隨

車騎依然吾恩耳年兄清風風人清問休鳴弟願冀  
年兄以清即鮑子知我不以諸關爲禮年兄心如木  
也故人之誼如山清頌鄭重下拜惟有銘藏墨鈔甚  
揮毫落紙非日能之凡上明珠是吾寶也並叩明賜  
炎氣熾弟盼奴子至言返里廬打點舊山束路上竄  
質苦不如人驚足惶負知己奈之何肅此報謝不盡  
縷悰弟體中二豎尚欲伺而爲祟年兄示有金匱方  
甚神幸臚其所治証便擲以生我

寄徐世龍年兄

元學齋文集卷之五

三九

天假良晤卜夜鳴譚姝自兄弟間快事弟無所求拘  
亦復爲人拘束不能從年兄慢亭九曲山靈不咲弟  
弟竊自咲虞年兄欲年兄桓盤適當其兄主人出客  
亦遂去並弟不能再佐塵尾可勝悵悵弟行李無可  
致一念年兄翻有加遺下拜詩箋白雪清風爽氣二  
掃更不故問玄黃矣積愆何窮長安未遠荒稿一冊  
附政新年兄命我也

寄陳爾雲年兄

弟時難遇仁兄適換歲時懷邇之苦亦復與時積累

庚戌之後辱仁兄翰輒達遺望弟敢甚以爲弟足兼  
策也爾時弟二豎之冠實深性命關慮不免長眠功  
名又度外懸懸二載近調之相足生活弟自老父蜀  
歸家常益苦范叔之寒特有鮑子知我年來負書虞  
來初兄暑中即出鄉里遠望塵可以起病軀而更以  
其餘者爲父子兄弟朝夕則弟之夙業不至衰落武  
夷主人之骨肉我也弟每相對輒誦仁兄屬天一  
枝上鶴不便伺江頭之鯉有甚歡及仁兄宗主斯文  
爲百粵開大治之鑑得從來初兄所讀惠潮考卷言

在魯齋文集卷之五

三九

麗詞庫之時得睹正經名理先輩典型豈玉水方員  
生有好奇者耶局愈變愈鮮而盡不出吾宗或經仁兄  
手削耶佩誦之餘如承提命令郎春秋知益精詣上  
香臨試必珍簡費序此番翔翔棘院九萬一飛乎道  
里生岐皆不得音好爲慰弟頭願如許踏燈不前每  
思仁兄至意不敢自甘仄冷舍蠶魚無他伴侶今日  
別來初兄歸去打點計偕不審終作何局如汪六衷  
兄到頭一着竟快生平劉禹和兄即亦百里專城豈  
願此賢冠一頂乎弟甚兢兢慮之仁兄亦何以命之

偶出耆耋初兄云有便敢申居於不備如獲臨情軒

留寄陳欽所王登伯諸兄

人生最苦別離耳別離何足嘆一別則萍鴻疎客之  
候乃不可期而此一種結思又無從以一紙呼解徒  
牢騷腸肚間則弟與諸兄之謂矣蓋弟年來負書遠  
出動經年所視鄉里爲傳舍隔知故於商夢往者相  
與朝朝暮暮時時刻刻儼然隔世之事欲奈何哉諸  
兄况味何似華堂福蔭自應各各清勝室寬遠而從

在學詩文集卷之五

三二

勞爾思同藉兄弟丁未春多暇于燕臺大抵麟次銓  
曹者十有六七頭帶賢冠應宿專城者亦十之六七  
然皆不得現缺薪桂米珠而徘徊長安市上何不  
須更忍堅其休勇乘秋風之勁鼓行而前背城借一  
桑榆之收誰獨謂此中無人乎此皆不滿弟等之望  
所望諸年兄勉旃終出人頭地爲吾黨解嘲詩曰必  
有豐年今其刈穫之時矣且變態多端如池郡中痛  
哉念鞠兄而參寥兄踵之也天乎生生死死感念人  
果淚落何已念鞠兄有子矣參寥有能讀父書者否

候焦濟園太史

句曲距金陵一壑耳以平昔佩服之深叨老先生漸  
被之久自謂華見長者不宜在四方士後顧習三峰  
九子兩地爲家仰望型模無緣請事昨歲曾一申訊  
過蒙愛忘其醜杖拭而滋培之豈小子之可造實爲  
善之與同其爲卿感尤倍常情萬萬茲者假滿不肖  
又將循例入長安矣劣根小器形影自憐倘辱洪慈  
勵前途而鞭其後倘迷鞭以指之南則當奉以周旋  
而不敢失墜者也寸素抵候不盡瞻依惟有老先生

在學詩文集卷之五

三三

爲國自珍遺體日豐引爲私幸而已

寄姚繼泉

接家報兩侄一侄女盡得出痘天下第一快事然貴  
親家親母周旋者多矣視家高年一切當以逃避爲  
主不必與眼前人較長論短尋田問舍但村醪熟時  
隨處半酣與人說好話行好事卽是我自己受用冥  
冥之天聽之而已

寄曲阜令茂所

不佞之來句曲也蓋自四十八代祖端隱公登宋紹

典進士任江陵府觀察推官江陵即今儋府窮人也  
前開 闕里著誌凡八冊內闕達子孫自九代暨六  
十三代凡列仕籍者靡不悉載吾祖端隱公在焉再  
閱新誌六冊偶于第九卷內以闕達子孫易以賢達  
子孫列傳曰賢曰達兼收並錄芝繁就簡更自謹族  
讀之甚快第吾祖端隱公與端問公皆傳祖之子胞  
兄弟五人也舊誌錄而新誌偶遺各載其親者不無  
亦未之思即賢其賢者亦有桂漏之嘆今幸端問公  
下所跋東家古本族譜一段已詳錄于履常公之下

在傳齋文集卷之五

三三

則此處似不必復贅或可以端隱公照舊誌參入數  
行于端問公之後不俟之于闕里適流而尋源世系  
班班可攷即老宗丈之惠顧宗盟而不佞之榮藉多  
矣不肖將請假南還國謁 祖廟並一聯覲清光另  
容躬謝不盡

復方年俚

出遊之意不在平山本之間與盡歸來知足下蕭然  
之况苦矣然特下有職司者未必逐客亦未必喜客  
出門時光景祿可預計特既已成行難中沮耳詩有

之文章遠邇來金食惟門下好耐之以圖騰舉

假轉零歲座師

冬即會蕭一誠臨汶上田百源之役祇候老師寒煖  
私掠不敢復贅計其時已竣事老師震宇人望獨力  
主持固以天下之公心忘天下之德忽然而任勞甚  
美門生籍居里門自謂都門迢遞聊足息肩度歲又  
以老載七十百凡支吾倍于往昔未能免俗具有蓬  
心人京之期都限今冬欲稍從遲緩不審于事體便  
否同門諸門生數則過時則可此書必有愈出愈奇  
在傳齋文集卷之五

三三

寄余初本

弟行蹤在三弟九子間抵句里值兄弟歲試候而時  
序既新矣春間人日又值老父壽遂遲延此土學院  
望日發落後即可之秋浦矣茲春和具審仁兄閣  
衡清勝當有玉燕入懷中欲得好消息而快之見初  
親家品望最崇聞其寢食如常近况都佳不患無回  
天之日而惟養有用之身真大學問大滿養矣請望

如吾兄重耳目綱紀別有前席姑不遑錄饒之聞耶  
弟入京部限雖在今冬弟歸席未溫日凡艱苦此時  
即欲幾千里之糧備一夕之銜勢之所難意欲稍遲  
不審于事體何如伏處之人無所知識亦不審究竟  
何似昨家仲自建里來一日即北渡未暇相通數行  
布候不盡

寄黃經甫年兄

頃者笑問如許不能寫之屬封昨一紙知既達矣弟  
從塵勞中遁去居諸侯而春侯而奉半老父膏時四

在歸野文集

卷之五

壁間展吾兄袁章匪獨貴庭白璧且藉君子之善頌  
為老親引滿此寵何假爾辭爾敬家弟學院營落  
後將去三茅趙九子山下此或息肩之期入都之念  
弟之求也緩俟假將滿再圖商請里居只是百凡型  
財支吾不來吾仁兄近况何似經之管之竹頭木屑  
無非文章大手筆亦尚工筆數作手本否家弟想時  
相迢從春聞消息已近能戀戀仁兄不出都門否吾  
兄卜姓有人否詠彼小星當此春光韶媚小桃開放  
尚無後時春髮凡尚未見題疏想猶潯京邸耶

後甫草今茂所

一派淵源即併在天涯世有離邊脉脉之秉有自來  
矣况宗兄清獻素望弟所寤寐而如渴如飢者更出  
恒品萬萬千零秋舟經汶上暑熱作祟不能申祖孫  
之念遠不能暢兄弟之歡而悵悵焉水木之關參商  
也迄今猶有刺數塊居里門無從馳素忽雲翰從天  
而下殷殷至誼直輒心膺新誌願賜當年宜江寧而  
從句曲者視舊誌更悉什襲珍之宗兄之惠顧宗盟  
明德與此誌共不朽矣載賄政錄往之循良卓異無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五

三六

寄鄭玄岳親家

閩之東即南之蘇也親家之銜鑑前茅於此而中權  
後勁可知矣常見多才之地上有必操之柄下之人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常少今聞來者無不頌親家  
如鑑如衡如泰岱之時案頭盡書聲酒壚無佚士士  
風丕變如響應聲真令人歎然絕倒弟淹寄此中閒

事似竭鑽研則盡即循行數墨亦自書生本等炊桂  
賣珠亦自寒士尋常無奈道俗之交一切苦無頭緒  
潤通居諸爲之悵恨老父以下祖健兒子備痘長安  
居安好大兒近亦事請解碧老出都附申居啓校閱  
之煩知不厭詳慎更惟自酌勞逸爲慰

寄同館諸年且

第自請假入里門時序通易無刻不依依年兄長安  
花樹光景如昨今諸年兄踏歌時弟又在一涯矣離  
合之緒如此初以爲燕臺逐逐里尼耶足宴息乃自

花齋文集卷之三

三七

歸路問舟不得手升之水邊延已極此一快也熱蒸  
之餘婦子無一不病抵句曲婦未及期而產產子卽  
爲異物此候之候也弟子句曲度歲入春又爲老父  
壽增有應酬尚未訖息百凡節簡愈難支吾聞邸報  
知館中命尚未下聲價既定何其遲也想亦旦夕間  
事履茲春和且審年兄閨衙令郎年侄各各福祉倍  
益爲慰弟受提挈方成其去未計其來遲速之序不  
審于事體何如寢席未溫卽欲爲行李計裹糧千里  
備衛一夕亦自難事此審亦未敢申候諸老師俟稍

遲或假滿再圖商請百凡乞爲筆而示之家仲有便  
數行托諸魚鴈不盡縷綜知有原亮

寄周玉繩年此

弟從塵勞中遁去居諸去請假時已暑寒互換歲序  
更新靡過之苦不能時托之鷹封結想何似長安花  
下老年伯伯母亦既板輿迎養否官中爲嫂夫人歌  
小星或卜姓者已金釵十二耶今耶年侄想嚙咲勝  
常爲慰老父四壁間時展年兄白雲黃庭而閑閑自  
喜常咲曰周年丈慮我出都門無有好我臨池者而  
在魯齋文集卷之三

三八

今麾下果有令閑否

寄虞元茹元靜

不通問又如許時矣二兄抵里中石將登彼所片時  
風浪舟行雖遲擇舵自穩亦只委之功名之數更不  
必嘆人情之難春榜又一新家仲又向山東路上再  
睹凶荒景色易者易難者難亦從泰如此兩兄春來  
案頭拈弄如何復增一番勝理耶

寄沈千秋年此

弟伏靈長安荷老年丈遠乘芳訊而儼然說之結戀

者無刺不自爲迴環會侍親與言歸子舍里居三茅  
九子間卽吳興一水不啻長安天上每思名世應期  
自天申之雲中白鶴寧作尋常食息何物病魔足苦  
年丈而今體中果霍然矣善病莫如弟弟二豎所苦  
僅存皮骨陰陽之患幾年萬萬無起色幸且無恙年  
丈之惠邇可知惟年丈厚珍自厭道腴毋就詩瘦可  
也遠心兄又虛度春闈不審意向何侶同門中丁劍  
虹前乞恩未遂不勝鬱邑而小殿起矣今甥玆卿兄  
有便使附申聞疎統惟鑒在

在魯齋文集

卷之三

三九

寄李襄城年兄

柳色鶯聲酒杯詩卷故人相對是人生最快事而弟  
望長于木末不啻望紫氣函關荏苒春云暮矣弟尚  
遲遲句里歸時在夏初始能決計未餘越此春光劇  
聆玄屑十千離索如何如何仁兄猶記蘭溪壽字涯  
共王明府詩豪唱和平頃弟蟲吟鴉畫雨兩無當換  
得仁兄扇頭珠玉弟喜而忘我穢矣出入袖懷仁風  
披拂卽謂之芝眉光挹可也

復述平夏年任

不佞與尊公年兄蕭金之誼真不啻骨肉也一經渡  
濟上天假奇逢永日留連可稱酣快爾時一見尊公  
神色稍減而登謂此別遂成隔世傷哉因問之及消  
然淚落寒吟世態生死交情倘有內難外侮上人相  
知者不佞自當托之照拂吾侄惟一意索頭驥而加  
鞭驅其高舉矣附具生芻補吊尊翁年兄之靈一芹  
並致遠忱不盡

寄究司李呂介孺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五

四一

家仲計偕有一臧相問忽又點額歸來山以東往還  
織路皆值吾兄前旌外指不奉輒言爲歎得經甫年  
兄書粗知兄近况年兄丰稜惠靈冠絕一時品望既  
真方圓互用百凡想自有妙裁茲有所啓者貴郡新  
別駕張先生遜自句庠廣文初起家於今今復其民  
社故物博雅名流坦衷直膺尤工詩賦吾兄唱和中  
足當臭味者則命日知兄與弟同門一切左提右  
挈之恃有年兄在惟吾兄加意逾於常格卽弟之身  
感矣百源兄將之滕以滕視汶非小國也治滕視汶  
可以爲善國百源可展驥矣亦惟司李公襄之家曲

早今遠寄刻志寒宗南遷水木甚清楚相見幸爲弟  
道意蘊密有續集否兄我肩頭詩萬無側之珠五面  
穢我一嘆

寄李五都年兄

兄奈何又點額來耶劔虹兄上翻之牢鑿已極復有  
今日仁兄亦自有今日或更出一頭地亦不可知獨  
遠心兄功名太急耳會場從無此奇怪異事此固  
國家文運大匠不期出韓老師房然此神奸人何能  
測邸報老師有差過南抵都城否倘朝暮有音耗煩  
通一字弟猶得相及候爲安

寄鄭都甫

離邊之私徂冬托素書于鯉腹飽你中尚未盡此款  
款私嘗以爲苦心積學如仁兄而不爲奉天之發者  
必無是理弟終爲仁兄作君平也弟夔涯自局一旦  
向此中問業游汗漫之場失邯鄲之步真如行道捫  
腹之大置之几筵山珍海錯襍焉並陳不食不能果  
然食之必有變咽之患仁兄何以提之展焉篇深沉  
精密兄惟靜類不必磨勵自若知欲壽之梨棗文誠

三  
欲言

復徐懷翠舅

入秘近一年祇見庶常之苦未見庶常之樂平昔不  
能讀書今又不耐勞苦漏洩時日皆岳父所親兄者  
常自嘆去年一今之寄卽不爲自潤計居者一日行  
者一夕或猶可以駕親戚朋友今徒有規耳所可喜  
者兒女佈痘體雖不健較昔日病時亦勝數倍岳  
丈歸紳率布候不盡

狂傳詩文集卷之五

四

寄胡休復尊人年伯

侄屬有天緣得附令郎休復年兄從事中秘朝于休  
復而夕于休復也道義臭珠天作之合矣嗟乎文章  
如休復品格如休復宿儒時彥幾許年之攻苦磨厲  
以有今日之一第夫豈倖致者有以犯造物之忌而  
一旦有此也搔首問天真不可解奈何哉言念爾臭  
追逐嚶鳴恍如昨日已成隔世老年伯樹德于茲貽  
謀以燕見今郎之成而不見斑彩之奉此情此景奈  
之何哉嗟乎往事往矣言之徒瀟瀟如雨耳未能道



此舉當達觀休復半生書債以科目名滿天下望重儒紳落日寒蟬可無悲瑟惟是遺老年伯以不安而休復必不能瞑于地下乞安之命數善自排遣聞休復如嫂業已早叶熊羆之夢貞下起元造化于不可解之中猶爲是可解者以續我休復之一脉以慰我休復于九原以安我老年伯于百歲之餘而着文若于膝上天所以昌大之者其意微遠矣弟惟傳言年嫂淚血無當仁人歎撫孤先問遺孤安在重親如嫂而如嫂不當歸之母家但得天上石麟歸之掌上從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五

四

一之義固視其自爲認取而初不爲如嫂拘拘也台旌至止不能走對惻惻如割不勝聯致一忱乞老年伯檢存善報自玉爲慰及此哽咽更不能語

寄張寶王

仁兄在燕在魯在齊皆不得所在夏間候接雲函詩有之莫愁前路無知己知君到處有逢迎良慰所思遺我社集讀之滿目雲霞自是仁兄聲氣中人敬受教矣公車不遠前旌幾時還里中度歸席未暖又將轍而北較弟離雙三期終不作弟二人仁兄勁氣原

爲無前長安市上釀一尊酒以待清塵弟所爲謝致三通者其在斯乎

復鄭玄岳親家

李父母一段才華上人盡惜之前路可策原不必自爲葛藤翻有嫌疑也總之邑事之壞凡馬牛不及之事皆狐鼠不測之奸爲之爲集梓計爲父母計盈而降之罾者不審何以謝輿情耶復其集不悉其餘

寄鄭玄岳親家

弟計出長安已達康而苦爲織路之人昨始寧安也

在魯齋文集

卷之五

四

而目塵封几席蛛網銜泌之寶不斗大僮輩皆無處下落身心亦未有安頓尚未一通惻惻而先荷自注矣老親暨婦子雖行暑途微台庇祖安短語布謝知有嗣致不盡

寄漳州司李蕭如城

三槐九棘以質以聽理官之柄食日執之然以年丈之道襟春和冬約四特之元氣行焉全聞之骨體年兄以肉乎反既不知幾千對案讀以文章遊戲視狂淫如鴟鳥依人觀風之部即在乎山水之間而動搖

山嶽聳車馳馬無異尚能與二三兄弟陶然詩酒  
翻自仙否也驛清譽翹然則快望素書杳然則思而  
手筆春雲忽自三山來九子則娓娓若對一紙已覺  
十語米壺清映何以能風我也啣之直在心齋

許當堂令何猷時年兄

襟袖三春之藹語言一夕之深風壺月謝如別遊一  
洞天父子兄弟披瑤葉而酣玉笋不知身在行役也  
明發知老父母有投轄之意無奈馬蹄來歇皇皇覆  
上留戀瑤圖中尚許我繼見之樂乎

在魯齋文集卷之五

四十五

寄當堂何明府

頃過蕪陰曾有數行奉謝塊處未涯郵報不得寓目  
今始知有昆陵之轉軼才時棟兩牛之偶斷犀之礪  
此正足當展布快快耐耐宴舍中飛榭開梧堦理方  
新三吳生來佳麗豈惠山諸靈知老父母有意乎山  
水之間使歌來春者爭之境上耶眼前赤子決入肌  
理有口所嚙之情景將何如也弟以句曲論之總勝  
斗極藉洞天河獨再經姑孰通宵好會一時未易再  
得不無室遠之恩幾時飛鳥吳門王明初年兄有書

甚為老父母羨然其治原田每每新聲不比舊時亦  
可坦然由之矣弟歸建里歲數異昔冬仲有女遣仕  
為難自持拙守生平逢人面亦意歡恃愛巧分清俸  
隨便稱貸或報最或入京聽彼中取償以骨肉之誼  
輒及之或政當勿劇不便亦無嫌也

寄劉太凝年兄

弟春間復以一絃系馬足則猶然原封歸弟後揣郵  
報知前旌已帶南荆矣當時在都門循行數墨中兼  
之風塵辭接珠桂艱難以為便歸里門必有一香閒  
在傳將文集卷之五

四十六

適于身心性情大有裨益而今得歸仁兄嘗說之  
亦復何如哉弟緣三茅九子兩場歸家老父正初誕  
日自揣精禪不耐勞苦未歸建里遲之南下至今秋  
始挈婦子來此中毒不受祝即飲省事不能無事慶  
餘無收食指不少女長富嫁又見女之債不得不  
日有碌碌入都之假將滿度歲始定行期大抵功名  
粗有成說此後升沈聽其自然况安排有定全不由  
人如弟與仁兄長安時刻肝膽豈堪此千里之外經  
年之久而茲好會已不能即尋况他耶老師久未相

通德之建德不比留中品遣既難驛使絕罕時下欲得一紙請教其遲速之序兄初歸能有渠渠夏屋否日用能自給否家常能快活否能不快活處尋快活陶陶詩酒間否嫂夫人以下想俱安好令弟諸年丈親文令郎侄年侄各有出人頭地別來愈覺長進否吾兄純心過古骨肉內外之間亦如弟多寒約相倚而未能相副者恐不免過費躊躇弟合家俱安二人俱多兩見教之胡說文章次免微覺明白家常之樂無刻不念吾兄令宅二三弟俱相朝夕四弟樓人

花經酣對甚真桐城父母歲內稍有流謗親歸則原田每每上下同舌矣春禱領袖真二百年未有之厄獨田瑞陽兄天球時棟一朝得手以醉其生平即滿如見稍緩須臾政不爲遲聞之父子兄弟喜而不寐田雙老按差或已瓜代暨令表兄警過錦里又得如長安適從之密然弟在建里邸報所不得寓目出處不能知皆未敢臆率佈候徒有此心陳報之隨弟出都今始歸去同弟甘澹薄只是其人可親久而敬之其歸舟所經亦知距仁兄尚有幾舍然弟舍此更難

復路景行

俗習不古人情真諱不佞亦不願吾黨中有此類風而不謂生平抑抑如門下冒不韙之名受沒餘之實也人盡念之兄辱戚契者平太公祖寬假在先附名公書之末何勞之有以此言感重我嫌疑矣心領明

德珍儀藉手完上知有垂亮

復鄭季旋

老年丈英挺自天氣吹橫斗長安一奉台光已知少  
年時棟春明飛捷喜欲狂已自古明刑卜相而今爲  
年丈碩發恒州君子之心堯舜之道此際有真體用  
不獨動荷山嶽與登車聽馬並馳也快快樹樹前旌  
兩經下邑僕道結轍三茅今奈何相望而失之紫氣  
遍滿關中卽不能平原斗日竟不得北海一草露于  
偵問至此年丈不加督過翻賜注存佩大作于肘間  
在晉書卷之六十五

出孔

知所象矣多儀鄭重何以承之

寄江陵李牧麓

年丈軼材時拂樹芳駿于郢南玉尺朱衣更非尋常  
物色秋開聲氣倍足鼓聖作之風雲翹翹飛舉弟在  
長安時驛碑口自奉二人過里門差池魚馬不啻千  
里江陵我思至遠矣昨從王明初得樺雲翰依依如  
對凌雲之鳥弟不能作北道主人翻承愛渥又何暇  
如之弟頃共泰嶽兄以爲珠桂叢中盡日風塵醉應  
歸沐或稍稍自如而適逢歲儉有文遣仕拙守生平

無可借筋別來絕無善音狀歸假將滿此時而欲累千  
里之糧殊覺其難入京遲速之序度歲再計秋高氣  
清年兄飄飄琴鶴各各福祉增益爲快茲有散友還  
楚襄舟經治疆附楫布謝此人能詩詞與弟處最久  
無尋常山人墨客意倘布唱和不妨過而教之而亦  
不必拘也言通尺素不盡寸丹

寄劉見初侍御

家仲計偕歸具悉啓居近狀並奉謫函依依如對以  
千古忠直之氣一稟中和夷然恬曠謂非得之涵養

正學齋文集卷之五

五

學問中則豈尋常氣魄承當智解領會者能辨此耶  
封事回天祖宗呵護聖意淵宏震海數畧荆于萬壽  
之期建里傳處一涯邸報不易得將計已德音之下  
霽也初春兄閑假還孝可兄以年伯母艱將違其間  
王庭瑞昨羅年伯深以孤台眷爲悵悵弟歸後結歡  
三茅昨始還建里歲餘異常食指不少每奉佩知已  
之教拙守生平未敢差池仲冬有女遣仕仰歸見與  
兄年侄省費未能不費省事未能無事假期將滿尚  
欲嫻嫻其來還不知于事體便否晤葉曾誠兄幸焉  
弟一私訊之

寄石戴素年兄

朱折執別彼此似有得失觀而今都置之矣春光九十弟將千里馬蹄向青草黃埃中迷盡年丈下惟何處鳥在枝頭花飄水面應有許多新興象且以年丈雄文渥抱三載增修統計成功應作第一流事業弟今日春色不收答固繇已亦通傾天心隱隱有所待思心彌結欲語無從豎眉春樹之感可勝悵然檢點空囊微將一念年丈論文之暇以此爲一尊可也

仁魯齋文集卷之五

寄一

祭文

同館公祭馮太夫人

嗟呼開天闢地節義維珍詩標婦志易紀女貞故立  
獄難于殉死久烈遇以成仁物無隔而不兆言匪信  
其曷徵惟靈孕英毓萃凝幽寡德誕發祥于瑜閨肆  
儷芳于鼎閭國史貢以儼規蘋繁修而無缺夫何升  
火之難乍長夜經之舟遽移惻所天之頓背嗟弱息  
之何依遂遇忍九死以猶存矢百折而不悔庶盡茲  
干修嗣截龜之遺美爾遇成教鄒里作頌王家英年  
在魯齋文集卷之五 五十一 祭一

脫穎珥筆清華演綸則 皇猷有赫橫經而道統無  
喪楚國之奇璞畢剖梁門之美科交華亶進賢之上  
軌副移孝之末涯於是美惡本之熊丸榮顯加乎翟  
卯月旦頌其孤芳 天語旌其殊節祥善交聚名壽  
兼崇庭森謝樹絲舞國公詢錫福之具足宜享齡而  
未終胡若華之不歸而造化之歆功嗟乎蟬輝妻其  
夜開婺承寂而宵寒里人輟春而噉燄大老伏苦而  
爽爽哀音上徹宸衷宸悼憫女師之云亡眷名臣之  
在告召內史以受詞命司空而宅兆篋衣綢習幾室

靡羅川流浼今東逝日難歸今西迴惟母氏之風操  
晨生榮而坊哀況乎景祚正昌終未艾暨咬伐于  
青時遠芳猷于遠代其等分明後進儀前聞紫登  
堂而與親羌間計而銷現悵微馨之莫致托彤瑄以  
忤悅生有涯兮此日名無數分永存

祭金壇虞年伯

蓋聞有陰陽者有顯佑有隱行者有昭明况仲翁世  
父純東亮節至孝至友慷慨卓犖炳耀千秋者乎則  
天之報施崇隆峻越自宜萬倍尋常儻然來儻然歸  
曾不足當過人笑矣方世父裴英騰茂登壇作者人  
多謂其踵先大夫大中丞之芳躅循取之寄無何尊  
人遭誣蒙枉遂絕明夷之正志不期利害期白父冤  
設有不濟以身繼之何知功名此雖奇於數哉廉叔  
度之又聞楊直夫之忠章實始基之矣易謂升元亨

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詩謂琴鶴玉璫黃龍在中楊  
子謂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  
致其道德福祿歸焉謂世父也宜其躋艾而舉子男  
子三頭角呼噪皆摩天英物而次君來初懸魁兩榜  
甘棠一方特純嘏之初發兆耳立見孟季奔騰鳴哨  
三鳳倚與盛哉燕山丹桂謝庭玉樹歸然名世鼎時  
國顯而忠義出于孝友之門而世父有以聞之也耶  
適臺望臺相羊晚景天胡不延之期願俾貧遐福而  
大椿倏倏高崧遽驚邦失典型士無領袖遠邇聞之

靡不盡傷况還家猶子謬托慈渥托在毛裏有不痛  
裂肝泣盡而繼之以血哉然人有世父之福未必壽  
壽如世父者未必昌其裔後裔有聞人者或追崇於  
身後未必景耀于生前如世父舉三子人人見其成  
立而循良著聲天寵馳封煒燁章服晏然而逝豈不  
可欣然泉臺也黃獨自丙午同次君登籍後金闕一  
別不得再覩慈顏接其引滿酣歌高談達旦之雄風  
又以匆遽輓輓不得與于哭泣之哀一念及此涕泗  
浪浪百行俱下號天欲絕嗚呼痛哉噫世父今茂又  
聞豪于酒雄于文筆舌千尺寬床頭一夏雲年大耋  
吟神王官小卿今志動投麟經子麟趾今舊猶菱愛  
猶子如已子今鴻雁羣風半廉今晉高士月十頃今  
漢封君胡懸車今遊櫓乃騎箕今弄雲霧珠官中今  
翻帝座句金壇上今搖仙債長岩同澄今長云大垓  
並時今大薰至人常生今有道有德芳聲不朽今郁  
郁紛紛

莫朱杜村封翁

穆穆我公積行累德耀彼幽遐四方維則公方冲歲  
稅園球琳蚤掇賢科蜚譽儒林載登仕籍綰綬名邦  
敷仁與澤流澤覃長卓異政教日宣日懋口碑載道  
靡屆靡究帝曰嘉只期廣厚庸三刀協兆五馬稱榮  
益博乃惠益勵乃節蒼赤猷恩羣兒屏迹花開封內  
雉雉車傍允矣道愛展也循良奈何直道弗容于世  
徒致屯膏弗究其志謂天蓋高鑒善靡遺如復斟酌  
或報或施繫此仁者厥後宜昌篤生令嗣濟發其祥  
其祥維何森桂聯芳瓊瑤華鳳毛麟角伯也神奇  
麗藻翩翩珥管生華媲美宋韓賦就長楊雲蒸風雨  
五色騰蛟萬言倚馬天子曰都登于石渠皇皇相業  
行將見諸亦粵仲嗣天府奇琛東南竹箭荆揚兼金  
射策須時冥鴻修翼蟬聯輝映後先赫奕嗚呼公德  
既著公業既崇公福惟遠公壽惟隆矧其嘉龍勃勃  
方來陟降帝傍雲漢昭回其等爰步明生梓里企仰  
前哲悼嗟莫已醴我清醕侑以椒觥頻首臨几悵矣  
濟獨鍾山翠嶺淮水茫洋我義森森時夜流芳尚馨

祭鄭望柳封翁

萬曆戊午之冬十有二月詔封望翁鄭太親家計至  
京師其南望而哭諸都門之外于是東角載牲携酒  
羣組使人馳往奠之宜有詞詞曰千里一滴重啓再  
闢瞻也如存洋洋其赫嗟惟望翁總德而夙傾軀修  
眉別有筋骨盡閱風塵窮年能屹家君家起代翁幹  
國花封蘭省由泉秉欽鞅掌成勞高爾南北天子褒  
嘉錫翁鴻藻大官几杖歸矣國老饋饗賓筵爰執問  
迺人曰聲價翁曰幻假豈襲讓讓自覺不暇行意行

正學文集

卷之五

五

心愈尊愈下鄉人不驚僂范先生三尺握子牽衣致  
情于酒雞黍茅屋惟迎跌蕩更沈怡性山林岩花溪  
月鹿牌鳥音徜徉其間獨自披襟既壽而昌且徙而  
康庭添鶴啄桂茁蘭芳如翁之耻夫誰敢望惟我兩  
家氣味同論范范豚子獲普翁孫今之鄭孔古未陳  
付憶昔之歲太母之制爲上喧詞時披翁袂照人黃  
者如承春重喜翁蹠蹠同彼翼驟開逢困救迴當再  
涉豈意行露厭厭餒泡鳴呼痛哉泰山屹壞喬木其  
殆家君功業行當鼎彝天子有心方春未忘所嗟翁

者曾不冢待仲君器品的碑室鬼匠石過之不媒自  
採所嗟翁者又不仲待鳴呼越七望八情亦奚忍逢  
年有秋豈不豐收恩承寵詔種德食報考終而明存  
願沒寧吾可無憾獨感幽寢冷冷陳詞靈兮聆哉乃  
記曰遙岑杳落今建之蓬壺朝野推名分山中大夫  
大夫去今中主誰子姓百億兮振威儀尚饗

在魯齊文集

卷之五

五

五



祭曾近江先生

萬曆庚申仲夏之月近江曾翁卒於家訃聞京師

國史官某往與公令子曾九子同社稱通家猶子行  
凶問忽至悽然泣下千里誠詞東蜀寄奠而侑以詞  
曰憶昔成均與令子友投分披襟既深且久延余塲  
茲更被公知余家兄弟通好一時公武南豐吉州右  
族其來塲茲賈而卜蔡誰爲計際誰爲問朱黃仁履  
義性生不渝好急人貧而拯人患不貴組纓無輕食  
賤幸布一諾金石爲堅直道三代豈緣俗遷如陳太

左傳齊文集

卷之五

祭文

祭文

丘鄉里輸款等爲刑加無爲公短亦如蘿桓臧否獨  
持見之人憚不見則思脫歲息機怡情鷗鷺廷植三  
槐交手相付余家兄弟當未遇時公何龜策一見而  
奇余歸過公相視而笑公體素癯徒步如少豈余入  
燕弟亦公車並轡史局踈問起居天不憖遺公忽長  
逝訃音北遶曷禁流涕天不可問問之於人幾都應  
顯沒世代異百年石火死生晝夜四大各離惟德不  
化公旣不朽何惜人琴蘭階桂砌鬱鬱森森易言餘  
慶書闕陰臨食報將來光貢泉室公也何憾余哭而

詞撰毛一念公其鑒之尚饗

左傳齊文集

卷之五

祭文

祭文

祭王樂吾姑丈

嗚呼世未嘗有大觀者也論修短不在年惟立德之不朽天之答善無窮合身前身後與子若孫共久如是而忍知其然即殤子之爲大年哲人雖逝盡火傳吁嗟樂吾墓中丈夫爲天所福爲世所需落落穆穆謗謠平平爲善於躬行自得而不爲之於狀貌聲音若無論解若無好惡而可唾而甘可分厚之酒而春之醢世業之且創且垂何況於爲喪爲奠損有餘以補不足誰不虛往而實歸於此懷仁於彼崇義孝在傳文集卷之五 六十二

友之性成曾無間於父母兄弟弟二難仲逝也先愛厥猶子其愛彌堅黃金滿籬教子一經驟吾甥之參立惟義方之在庭鵬搏鳳翥行且見之已有壯懷躬試于時將謁銓衡貳州刺史飛行李之在途展驥足而入仕胡其一疾計音來報方喜遽悲方賀遽吊嗚呼棟桀摧一旦星斗暗九天庭階玉樹爲三年之淹而分甘之俊未娛於目前得無心有所未滿志有所未伸何其從容以逝不一語及未了之問嗚呼真達人之大觀識大年之不死螫螫螽斯振振麟趾

頭三千龍章五色其方來而未艾皆大德之必得天之報施人誰公似食報似公可以暇矣某等情均兄弟年皆向衰老眼相視骨肉其誰以暨子侄戚被渥澤朝意于茲頓成永隔永隔重泉未由再見相何而泣淚下如霰醒我清醕倍以蕪詞靈其有知庶鑒吾私

祭徐嶠翁業師

嗚呼澄江無波龍泉掩鉞哲人騎箕朝野倉皇安做  
安依矧在門墻於惟先生懿質玄英川渟微時維其  
範矣亦孔之粹怡心率物蹈吉修矯惟其行矣亦孔  
之嘉拙緒丘墳研幾典籍惟其學矣亦孔之式麟經  
卓冠鳳闕舉首惟其遇矣亦孔之厚秩宗典禮爲龍  
爲變惟其秩矣亦孔之璋丹穴振采雙鷺並矣惟其  
嗣矣亦孔之奇爲民先覺爲士章程行將視學簡在  
大醇凡我後生景行行止胡天不憖遺道濠汜春風  
在蘇齋文集卷之三

李三

第廿

絳帳華陽夜雨誰其奉恩執經晤語維諸宇下暨子  
子弟仰答春暉曷克有濟嗚乎先生胡爲乎去胡爲  
乎來方其奉使冊藩過于里而北上也縣官負弩前  
廝後臺江行月迎山邁雲隨而今之歸丹旌前飛素  
幔後圓賓客白衣冠而送之金臺嗚呼已矣明月星  
梁淒風總帳賓酒既空人琴俱喪百身可贖魂無  
丹泉臺永隔孰知我嘆

祭徐蘭皋太親翁

嗚呼得全全巨大德必得誰謂人之取諸造物者不  
盡而或夷其施天之福善至矣不在其身在其子孫  
造物者無盡而計旦夕之盈虧於維太翁英挺自天  
才諱於時遂淹林泉舒厥用之未究誰不扼腕於知  
希太翁夷然不動曰凡此莫之爲而爲仁讓教家孝  
友有政惟崇牖而厚基藏金比訓庭玉愈奇寔多哲  
人江筆董韓國史爲家管絃萬化暨于季曾天若界  
之牛耳詞壇鵬翮雲遶將禮樂於大庭行視事於天

汪學齋文集

卷之五

第廿

池太翁顯之子矣而發源之愈遠益衍慶于孫枝繞  
膝接踵輝煌陸離今同時簡賡序者三太翁方開之  
而喜可知太翁又顯之孫矣謂宜優游大椿之圃享  
遐養而踰期頤胡不爲子若孫湏臾忍而鳳方翥而  
鵬集蘭競秀而松摧說者曰是何天道之靡測慶吊  
之相隨嗚呼世未有太翁之似也有德有子有孫有  
壽有今名備極人世之福祖于無涯卽此收穫寧藏  
已足酬西成于稟曾而况淵鑒珠耀山頽玉出龍章  
龍數勃勃方來又豈與凡谷現立者比然則太翁達

觀不朽縱心大塊所謂至足無憾者而何有子烏免  
之不追救與太翁契四般也盟奕世也吾兄與李翁  
由兄弟而托兒女也太翁遐逝余年何表難表此  
執紼紛雨涕而有淺生第一束爰命吾兒備之墓阿  
用以哭吾私尚饗

祭虞母任太夫人

大江之南人文淵今執發長祥母德長濟天祚有虞  
篤生母懿作配名侶金輝玉麗性道希夷言容莊敬  
屏華甘約懷冲履順有嘯無嘯肅齊受致辟彼小星  
多男聲慶樛木宜慈鴻鳩均厥燕先佐護厚毛專兢  
長公先登謁帝承明初試製錦隨車甘霖將母之  
慈濡沐卯翼母聞而怕不愧豈弟卓異上聞誕膺褒  
勅飲河知源母儀儼飾皇皇帝命龍章寵錫晉司  
銓曹百吏是騰祿養方殷五福云儀謝玉登增寶桂  
任魯齋文集 卷之五 六

靈幃且暮凌雲拔第連類展如之華實國之瑞會期  
百齡適觀厥質氣變灰飛雲掩髮舞少廣催遊驂驚  
倏逝仙姿藏春玉魄長夜純孝躋躋宗姻燮明烟樹  
凝悌露枝垂泣嗚呼哀哉有盡者軀不朽者德形骨  
揚徽千秋內則某等誼辱通家猶子情偏稔聞聖善  
自家刑國計音遠臨既悼且惻燕雲邈邈無從匍匐  
敬陳一詞用抒中塞靈其翩翩鑒此彈醢

祭吳澤玉給諫太孺人

惟太夫人玄丘鍾秀瑤質賦芬毓德素里蘭芷是薰  
煥于高門天作之合以鍾以肅正位閭闔淑人君子  
履發賢胤熊丸佐讀蜚英天振文江翻浪學海迅潮  
從嗣凌霄帝苑高擢製錦岩邑母訓是布板輿迎  
養貲不改度一簪一絲問所從入塵生范甌母心則  
伏政成三異棠蔭摩天山公奏最帝嘉鳴絃有赫  
龍章於皇象服天褒聖善欽時五福顯陟青瑣補  
哀是賴排雲間闔肅清中外不吊吳天遊民在劫發

在皇朝文集

卷之五

七

七

西肆整宿鬼未獵聖主東顧側席縹緲於惟給諫  
碑赤邊籌國倚長城折衝樽俎不遑將母憂心如  
杵日永北堂晨夕頂禱何以報母九如天保淒風來  
楚雲掩妾昏即夕聞計徒步而奔櫛踊哀號僅餘視  
息玄雲黯淡白日無色繫昔家君領簿隣水比隣給  
諫恩同岵時稔聞慈訓爲衆母母百千萬億合頌黃  
耆奄爾辭世趣逆少廣望月方娥可勝愴恍不羣凡  
弟後先登龍辟咤之詔以開我胸道義骨肉飲河思  
以小者北建有涕何言百年石火死生晝夜四大各

難惟德不化母道臣遵代終則同赫赫夕郎直聲貫  
虹子以母成母緣子顯彤管奕奕聲傳得全全  
歸返於帝鄉母何星凝生者情傷未殫楚江莫以桂  
椒函詞致帛楮短意遙恍駕雲輶玉女爲御鑒我一  
鮑情同衆絮嗚呼哀哉尚鑒

在皇朝文集

卷之五

八

八

祭鄭母李恭人

嗚呼太母柯恭人之湛然仙逝也橫波兩句方深悲悼而恭人之因問僕焉條臻前此未聞恭人之抱疴其與姑氏相依爲命而寒暑之未節憂毀之復過傷哉恭人伊婺精之毓杰成閨德之淑清旣宜家而作伉亦思媚以居貞其于歸學憲公也學憲公業振翻而奮英恭人素與離隱而疏榮未嘗戒樂機之累疋也亦未躬陶緝之資給也何以知短裳之儉何以知中饋之勤何以崇宗廟之藻蘋而秉栗蓬豆之芳芬在魯齊文集卷之五 六十九 書

蓋學憲公雖歷躋顯仕無異於諸生之寒我以知恭人之能相君子而雞鳴之不俛仰安嘗學憲公之操檄全閭也恭人不從君子遽而侍姑于庭若曰一官常之庸一家政之經曾未事於詩書而盡曉乎仁義輕財好施嘗脫簪珥以急族姻儼然偉丈夫之志謹謂言不出柵而遠邇周知人盡數恭人之懿行而稱之祝恭人者遐不百年彌穢彌昌豈倚倚之蘭蕙春爲茂草秋萎嚴霜嗚呼恭人已矣其造物者忌取全之美恭人果已耶不朽之令名不朽之德只曾煥龍

章之龍薦申馬鬣之輝說者曰恭人或不足於微蘭之夢而振振濟濟孟斯之惠微恭人其誰歸其倚玉之緣通之百世稚而何知忝爲子婿不禁其悼泣之私泣而繼之以詞以當綿謳佐觴酒恭人暫違太母西池之一時而降鑒於茲尚饗

祭羅年伯母

嗚呼孺人之春秋如日方中如川方至胡遽條然以逝也孺人之敬共如缺之餉如鴻之案胡不偕老百年而遽髮星失嫁也傷哉孺人太似齊稱既靜正且仁柔矣由父德而臻母儀薄仁惠及外內矣以坤厚而承乾施薦生令哲齊聲河東而長公先摩天去也臨慰兩榜簪仕花封冰玉比清賢厥教愛人以爲民之父母也而孰知爲裂機和丸之訓戒懲鑄殊卓譽命上建銓諫清秩自膺簡在長公方將裁袞繡以爲

在蘇齊文集卷之五

十一

卷三

欄泛拒恩而盈危以延慈母于期願未晚也而詎意其止於斯也傷哉今年春長公親天于歸孺人舉止自若也飲噉自若也方庶長筵以列孺于方舉春觴以後樂只胡其蒞任未幾迎養未到而遽一疾之不起也傷哉方喜遽悲方賀遽吊致使長公載踊載奔且毀且號自致終天之悼而彼士使民失其孔邇亦爲之攀車臥轍而無可控告也又誰能不爲之號眺也耶於手豈非天乎自今伊始家乏母儀鄰失閭執誰注望于倚門徒增悲于涉屺雖然孺人生平慈悲

晨昏禮頌修清淨業蓋亦有世外之緣視之而如歸者而况如琳如瑯如鳳如麟之子森然列于庭階也相繼贈封以光爾壤也孰非孺人之所貽則悼痛人之貶不百歲者孺人固有以自慰矣某等或叨年籍或叨婦姻諒切猶子有涕如雲臨風寄莫聊舉一觴心之憂矣醉百于常尚饗

在蘇齊文集卷之五

十一

卷三

同館公祭劉太夫人

地首嶧岫萬里無垠宿海澎湃九有稟潯稷自姜源  
莠原簡狄韓母九熊歐母晝秋今日兼之章太夫人  
克相君子篤啓名臣君子樂只邦家之紀采藻采芬  
閨門化起樞臬澄清贈佩之勲叱馭不避輶鳴之勤  
名臣何居翩翩鳳翥內外宣猷頃旌述著伯檀國香  
有美含章瓊條綽羽芝苑延芳周之彤伯漢之僕射  
左熊讓能平叔謝白作師作實帝簡維新天生名世  
母訓孔遵仲亦幕府功同山甫晉大司空官保碩輔  
佐學齊文信

文信

八卷之五

三十三

對

文昌斗杓獨坐三台一門周歷誰種棘槐後先數朝  
珈翟豐錫板輿花間大官鼎席祿養之豐歸矣三公  
一日不易子善融融貴而不盈華而不芬豈無統緒  
尚爾布裙檀唱無始慈悲于駸間里族比呼爲佛子  
維彼任丘高陽舊臣類項相帝曾此應求今日官廔  
四海攸屬作揖作霖應當鼎軸夢動禁中風虎雲龍  
忽然斐頤輟打罷春鳴呼歷九而八已周十甲百福  
永遵令德垂法有何不願爰爲官廔官廔出處世道  
攸占某等詞館從遊宿步塵後撫此風露有懷如充

臨臯陳詞衛致莫私母其有靈庶幾歆之尚饗

臨臯陳詞衛致莫私母其有靈庶幾歆之尚饗

上



祭魏鴈池母太孺人

伊牛女之故墟兮鍾清淑之佳祥 坤壹而毓德兮  
瑤臺輯其降芳誕蘭儀之婉婉兮肆 之煌煌風  
承訓于師氏兮粵純備乎四德言踵大家之懿今行  
爲閨韓之則容詎假於珮環今工不廢夫組織大姒  
大姒享以揚徽兮拱振振之明結痛靈修之不返兮  
心貞匪石恐先緒之中衰兮捐箕裘而婉結裂機絲  
又和熊羆兮功奏三靈數象賢之歸靈兮鴈鴈勤以  
摩天驚車墨綬篋以出令今夏易俗而移風西江東  
征集卷之五 七十五

瓜葛之深情悽一哭之莫聆兮徒聞訃而骨驚緊四  
序儲其代更今曾何始而不終况聚榮之交至今又  
名壽之俱樂造物者已有完功兮而吾儕涕洟之何  
從也重曰楚觀悲風聲無窮些旂旒鍾萬焚錄黃些  
舉奠空靈隔千里些靈酌在俎三招而獻些遺徽如  
存缺彤瑤些尚饗

征集卷之五 七十六

七十六

鄉同年公莫太倉陸母趙太孺人

太母住世既而而康奕奕庭增長馨其祥天之所啓  
朱蒂斯皇齡毫望臺配馨靈光女床老鳳韵合歸昌  
藍珠籍滿乃游大荒荷維太母銀管流馨婉孌天授  
柔嘉女貞爲婦則詰爲母而型是生令嗣爲王家植  
能九夕勵津兆龍麟可潤九里莫之與京令嗣早歲  
聚華翰墨文采陸離馳環坐壁誰爲苗裔母定種德  
歲在丙午鹿鳴南國翩翩婦綵仁組義纓維小子輩  
有泰附翼阮平於丑而官錦標在玉珂珥在服數綰  
在臂臂天孫之玉  
天之報母厥維瓊瑤令嗣南旋馬鳴蕭蕭拜舞堂下  
母色弗驕曰汝小子如甲舍苞敬慎爾儀中心有標  
是冬示恙遂乘鼎茵令嗣就養湯餅親承旁皇旦晚  
安跽以登母疾爲損母七爲增促子輟車來謁選人  
日月未改霜露甫零云胡厥世遽翔玄里雖則天游  
已備世美福祉所凝映被婁水矧也文孫才華鵲起  
玉村前芳蘭校後疑門泉日新榮觀金紫某等厚綬  
通家世誼承好稔聞母德方占難老罹此重傷極焉  
如禱千里緘誠托蘋與藻忤歌不相非乏壽考彷彿

太母十洲三島哀哉尚樂

莫潛山黃年伯母

士珍百行婦亦四德故坤靜標乎十異窈窕冠乎四  
如此儀不忒厥惟黃母母丁之自出丁故冠族待封  
公蕭然食貧耳乃能出淮布懷中不已德耀之奇哉  
既聚井長而就學室無長物待封公自行束修以上  
糊其口而已太夫人得甘旨悉以啖其子勸之積學  
而已糜粥自給也結理家政辨而裁整而有法如焉  
翁丈夫遇物慈悲無溪刺中表眷屬若飲衡尊各得  
其所宜里中人無間踈若戚無不知有太夫人賢蓋  
在

在

十九

莫

識仇陳媛才儷趙姬稟郝法而貞規獻鍾禮而定則  
此不亦月室之美範坤德之勝業者耶丙申某等偕  
聚井膺里選遊闕下已又同卒業南咸均計聚井且  
暮鵲起太夫人享遐慶無已時胡不少延遽先統頌  
某等情均兄弟與似芝蘭感刻骨而槍心效驢鳴而  
無路問巫陽兮何期覓胡香兮何處木落根在薪盡  
火傳人誰無死死貴安全乃聚井起趙俗矯矯出  
塵龍章鳳質之標滿江陸海之藻異日者賦秦凌雲  
名高片玉即太夫人之榮施綿綿不朽也

嗚呼何恨哉

祭淳湖黃年伯

惟靈鍾山分秀淳湖毓精膏我東漢族右陪京胸臆  
萬斛注之不盈度弘千頃湛之愈清厚積徐發大材  
晚成將昌厥胤僅膏其身長兄連宵奔逸絕塵未展  
鵬翮聊試搏風某等會逢盛典誼辱弟昆方來驛集  
卒業咸均合材較莠首鑑文衡吾儕翹楚聲藉蜚騰  
同袍增色麗澤日新秋來壯氣吞吐鯨鯨共期推戴  
松壇主盟凶問忽殞相顧震驚山斗在望佇仰方殷  
彼蒼早奪抑胡不仁某等竊沾餘潤飲阿思源瞻雲  
在

在

卷之三

三

逆拜無計招魂寸腸鬱結有師有言

祭陳蕪湖明府太夫人代

清泉有黃金龍洞有玉英河九折入于海而流不絕  
者崑崙之輪也自古名世之起事業卓冠寰寓類皆  
發祥母氏之懿誰得登枝而捐其本也哉舅惟陳母  
黃之自出舅惟我族母之自出母之德仇陳媛才儻  
趙姬獻鍾禮而稟郝法國取卿月室之美範也乎哉  
族奉軻訓之嚴氣競凌雲詞高片玉晏怡幾科進而  
枳棲今日之鳩茲令鳩茲三輔重地經以長江水陸  
之途會焉冠蓋趾錯俗惟五方民號難治太母之爲

聖學齋文集

卷之五

祭文

政卽族之爲政辨而裁整而有法太母以茲撫族族  
之治撫亦如慈母之育孺于疾痛痾癢撫摩周至絕  
無溪刻族之勁直如矢而不苟會稽遊亞竹箭族之  
清瑩如玉而不有西昆孰爲球璫琅玕族之信斷如  
金石而不有華陰孰暗此西南之的礫以故蕪之于  
族就之如愛日依之如慈母而餐厥所自因頌太母  
之慈于不衰族之今日發紋暖護于北堂而列宿輝  
星于南國太母之春秋垂近九十而我族之膏澤已  
及三期有是母有是子豈不亦入孝出忠樂意未央

也哉而奈之何萱草編零一朝西母迎太母而逝也  
不能挽太母之生遂不能臥我族之職繞一瞬三年  
我族居廬讀禮之後飛鳥乎帝之庭上龍鶯遷馳紫  
諸于九重黃珠卹于泉壤太母之榮施曷有已時而  
不肖等衆陰在望屨藉墜首不能不歎歎于今日太  
母之凶問也銅山西崩靈鍾東應飲河恩源含焉靡  
寧釀我清昭脩以詠詞頌首靈几愜然躊躇蕪水茫  
洋蕪山半嶺森森我族坤維衍溢尚發

聖學齋文集

卷之五

祭文

祭皖城何年伯年伯母

獻歎悲哉茂德在西有殿于皖少微寶篆相繼捐棺  
吉凶無門就逢其齒舉舉韓人亦孔之哀嗟惟我伯  
昭信基仁拂鍾屹鼎日解神凝判簿嚴邑折竿成化  
道邁棲鸞鳳焉返駕泉石宗里宗祏祭酒樂只楷范  
番番黃耆誰其相之曰惟孟光璇閨胤秀惟德之行  
性秉柔貞體含淫飾賢和楊德里門是式釐爾女士  
從以令嗣國之俊彥廉瞻具斯將射虎觀將藉金圓  
介此眉壽以答春暉空胡不居一杖于朝昊天不厭  
不憊一老川傾於潰日薄於暉風木有感罔極而天  
惟予猶子夙窺家學鷄黍千里升堂有約調軫雍門  
笛起山陽車過腹痛怡然情傷飭置藥費行人致詞  
履其罔魂若或聽之

元龜齋文集

卷之五

八十一

祭

祭閩中秀伯夫人

璇閨挺曜瑞婺儲精肇開女士篤備坤貞登諱公宮  
婉嫺性篤綢繡佩范千卜作嬪儒宗位僊借飛鳳德  
式於閨幃柔嘉懿則各斯不妬敬慎爾止鳩屈下陳  
梁之舉案異也如賓玉堂無瑕蘭幽有馥清閨淑問  
母儀芬郁克相夫子歷鎮閩疆聲容柱礎華國舟航  
憲武憲文作霖作雨策固金城獻高銅柱北門臥護  
東郊保釐民歌召杜已由湧飢誦我方伯令聞有赫  
寔維母儀內佐無敬內佐云何繁瓊茂蘭旦儼聲鳴  
夜和熊光既貴以夫金冊龍章一厥闕卷翟纁衣袞  
風秀關雎教延麟趾龍駒有種濯德之水今予俊茂  
行將奮飛慈訓既嚴展也嗣徽寔時備福胡不慈遺  
青鳥倏來駢車西駕不享永壽而爲長夜蘭闥輝芳  
桂輪瑛采八鴻翁和六祈報變積慶無徵天道好還  
誰爲不朽不朽者名名用善集福以德尊皇皇岳牧  
高牙旗鼓木鳳方新新承開府國之棟梁家之闔貞  
申錫何極丹室嶙峋其分屬棲鶴身庇厦燕仰瞻左  
伯欽承母範丹旌臨途行煙漠漠日慘咽嶺風摧林

元龜齋文集

卷之五

八十三

祭

薄凌風存諒伯其清醕寶瑟在天尚其鑒之

正

八

三

雜著

請追獎淳湖黃年伯呈稿

爲想恩追獎以表遠逸事竊惟幽貞載易碩寬著詩  
自大隱托朝市之間乃處士乘虛名之誦古道荒矣  
隱行缺焉竊見應天府高淳縣已故布衣某係選貢  
監生黃某之父制行孤貞素心高潔敦孝友而義捐  
田宅賑孤寡而惠及宗隣有識歸二無窮慕義且其  
青燈黃卷皓首窮年指河圖洛書於體備一洗纖緯  
之非誠仰觀俯察爲聖真直抵口耳之陋妙罕理奧  
但傳濟文集卷之五  
公五  
老易之注釋可傳博極羣書米廩之異同以合避方  
之外素位而行事不爲矯異而暗事者知心學不專  
一經而專門者讓席斯真巖穴之扁鵲而繼補之碩  
隱者也茲者恭逢太宗師自天縱德以道覺民昭回  
雲漢之章大放薪燠之路將躋斯世於聖域寧葉名  
士於空巖如某之篤行由接在某等見聞已久伏望  
賜以華袞表其閭墓則誠意幽光庶幾藉是不朽而  
廉頑立懦可以風此未學矣謹拔衆志以覲恩光

公陳撫州所運船軍旗四不便

附卷中

為軍困已極運事愈非懇乞亟除煩苛以延旦夕事  
某等屯田直隸池州府建德縣距本省千有餘里額  
設運差近遭荼毒困苦非一朝一夕望救則益熱益  
深可憐下情終于上壅哀乞早撥發軍餉從下便雖  
破甑之無益尚冀喘之少延激切具款上陳

一不便運船報殷實

夫屯田三萬餘畝今止八千餘畝屯軍原八百家今  
總計止得一百五六十家合一百五六十家而共田  
八千畝則牙道之家而非殷實之家矣以百五六十

存齋文集

卷之五

十六

三

家而共當五百名運差逃者逃死者死僅存者又安  
得以報殷實為名而刻剝入髓哉舊年奉議救苦事  
自家有隔宿之糧以至佃種民田者無不徧報官船  
殷實每名或脫以十四五兩或脫至二十餘兩愈過  
十餘名始定而十餘名又各先勒見禮十餘兩昔日  
之罕見運船而若今日之罕見運官而已苦矣金點  
殷實既出于掌印官復出于造管官又出于清運官  
必非空飛一票而點者運船旗甲一食不宜再食而  
進京既無掛欠新運又復議換必非空飛一票而換

者屯中糊口里軍牢持票下臨人人自危人人環  
瑣買軍牢之口者爭先送軍牢之銀者恐後合計每  
家不下五兩縱使果有殷實自有本等運船船非使  
鬼何所避逃設殷實以為船豈為官牢開騙局耶伏  
乞俯查各軍自有各船各船自不各差昔不報殷實  
而未見運上有疎虞今捏報殷實而抵使官書為奇  
貨出示不許捏報殷實照舊各管各船自己皆有貼  
骨之瘡而居常尚留身上之肉軍便實為運便

一不便運船留私債

存齋文集

卷之五

八十七

三

夫一名運船或兩姓輪管或一姓戶丁輪管每當接  
管之際前船告債紛紛下手未有船之累先受債之  
累矣夫運糧旗軍有行糧有月糧卽有萬一之虞有  
通幫灑派何從有債所謂債者政如運官之常例煩  
多勢不得不揭借從之而一等運旗兌糧之際或預  
先折乾或恣意嫖賭用根米如泥沙到京起欠勢不  
得不揭借從之而上船放債之人初見運旗為可掇  
廣放私債與運船私通交好假狐虎之威又或運官  
以一切常例所不能辦者令之轉寫文約捏告通狀

肆侵漁之毒又或見接管之人稍能自給易於取討  
留下債員爲朋比之奸故有指爲鄉宦債官舍債市  
棍債先如膠漆後則讐仇小則本官徑行剝削大則  
訛詞本省批行司總抄提監追困於囹圄者不可勝  
數不思債各有主誰替誰還管船之人邇而復始今  
日不認前人之債後人亦不認今人之債也伏乞俯  
給示於地中有船通衢刊刻木榜不許糧船官舍人  
等廣放私債不許運旗折乾嫖賭揭借私債貽累下  
手其接船之人不許接債造船之日俯給執照一昏  
水爲遵守則管船者不先剝膚于私債而益洗心于  
公報軍便實爲運便

一不便運船科常例

撫所自萬曆戊戌以前造運官常例亦有定數後作  
偏效尤盡失前額如領料銀則每料叩使用二十餘  
兩如領糧則每船叩使用二十餘兩如領三條則每  
兩叩至二錢如領預支則每船叩去折耗二兩復換  
呈色不下叩二三兩如換蓋鈔費輕舊美餘則皆不  
見實在出散而費波無厭名色愈多如新報殷實則

卷之五  
八十八

在魯齊文集

卷之五

八元

卷五

要見面履五六兩新役運旗則要准作埧十數兩夫  
窮軍折骨推髓以走運上止倚錢糧爲命恨至於一  
見面一作揖而身無完膚矣且一揖何榮倘得稍寬  
物力諸旗卽伏首碎腦所甘心乎及取運進京沿途  
派費則所派者有曰領旗曰領磚曰貼買榜板曰交  
旗曰交磚曰交板曰一路衙門投文使用曰各處催  
淺官役禮儀曰送座船僮募捧夫人事之費則又曰  
虎皮曰汗衫曰磁器曰饒沙曰麻姑酒曰扇曰墨曰  
十三總折價總計運道浪銀除在省水次外每船動  
勒出一三十兩此皆不出於官銀而出于軍家之骨  
髓者舊例撫所附帶土宜備買柴鹽不過板片木頭  
而本官又藉口榜板多裝自己土物以占舍口各款  
料派既不蒙少減而每船又重派供給銀一兩飯米  
三担運官果自無供給而此飯米非卽大糧之數內  
者乎大明漕禁一款運糧軍船工部及諸衙門不許  
撥載他物又一款領運等官故有指稱打點饋送計  
船料派許被害旗軍具告提問如跟官書算人等科  
索軍士銀物侵欺入已至十兩以上者業有定律伏



米四升折銀一分二厘今日軍窮運敝不願有過湖  
而願復饒餼久矣懇乞定議依准照舊饒餼起造其  
過湖脚耗仍舊不給則船費不必逆流千里而省費  
不下每船百金軍便實爲運便

一 不便管屯官搔擾

夫運軍卽屯軍出運者也每年上麥管屯官徵收錢糧  
糧軍士隔省千里疾痛呼天而不應卽如往年大浸  
稽天大旱赤地本處民人議鬪議賑獨不得及軍士  
軍士竭力以輸國課亦既苦矣管屯官例有柴薪馬

屯軍齊文集

卷之五

三

四

丁解都司者共計若干兩往來夫馬供給業已軍士  
出辦相沿又有常例等銀逐年加增至二百餘兩一  
等旅甲奉承本官割小人之庸厭官書之腹又有刁  
猾頭目陽加增以入而暗地分賍以出曰倒脫靴恨  
苦極矣管屯官專爲征收錢糧迺至受呈詞給冠帶  
送牌扁換保長牒文夫軍士在水火之中斗粟錄錢  
保其妻兒足矣誰願買冠帶乎管屯官迺能以名器  
假人乎若受詞給牒飛票如蝴蝶滿天拘拿如虎狼  
在道且受呈中更有無體之甚者人言管屯官管軍

屯軍齊文集

卷之五

九十一

四

不啻民凡民之有隙于軍人者餉具呈本官不勝色  
喜片紙一投或具告帑二錢五分卽一介之遺本官  
待茶迎送隨差兩役鎖拿軍人至矣或追私債或藉  
爭闕原無審畢供狀只任意責三二十或棍或夾  
或要三兩五兩三軍民有所父母之皮肉有兩手此  
等軍士皆朝廷納粟食點非遺戍者迺徵賤亦至此  
乎往有軍人買賣安慶命代買鮮餅一兩今千孫卽  
不走安慶每年出票要鮮餅折乾銀兩往有軍人偶  
會打獵或本官命尋虎皮獺皮毛拘皮今千孫卽不  
打獵每年出票要虎皮折乾銀兩諸如白菓茶葉鴨  
蛋之類遠而失真永爲常規不可勝數軍能堪此乎  
每年徵糧有定期催糧有定役今至糧務將完之日  
今日家公到明日舅爺表叔到又某衙舍人到又某  
相公到云來此抽豐又皆于常例之外撥常馬贈多  
金軍能堪此乎每年徵糧只管糧又有前此運官或  
自以利債行一票屯官或自以利租行一票本官彼  
此奉承一起比併軍能堪此乎往年管屯官如已故  
陳千戶爲二百年來未有至今尸而視之近非無立

心爲善者以軍政五年一換視如傳舍前四年不啻  
百版尅已而後一年一網打盡德不勝怨其何堪之  
伏乞俯察下情出示曉諭管屯衙門除徵解外凡夫  
馬供給薪火油炭衆議每年折銀幾多兩豐儉本官  
自辨永爲定額不得受呈送偏一切科派則小軍易  
于完官而弱肉不至強食軍便實爲運便

東建德王中尊轉寧國清軍廳李公祖

生祖孔原籍係江西撫州所軍籍近爲本運逃軍趙  
真保希圖避運牽扯國初屯田事體登告屯院一日

在魯齊文集卷之五

九

九

兩詞一送寧國府清軍李公祖一送理刑關公祖當  
李公祖之初下車也某等起解投審適李公祖公出  
蒙關四公祖寬限祖籍句容應試場畢歸結某僥倖  
中式前在南京已面稟李公祖洞察矣今兩生計偕  
既迫親弟生員等方歸赴解車干切已理合引嫌不  
敢自貢敢直陳始末上徹老父母九鼎之重以不重  
九尼之奸者生祖孔原籍與本運擇駕軍趙真保俱  
係江西撫州所軍丁國初撥建德縣開墾屯田彼趙  
真保潛逃回寧國府宣城縣獨生祖到屯開墾續因

征靖廣東陣亡什七奉例將逃絕之產房召無田軍  
人頂佃觀差弘治十五年奉旨清丈凡民占軍田者  
令之退田還軍有退田之名尚有賠糧之實萬曆九  
年軍民無丈始得清去賠糧奉明旨田既被官民勢  
豪久占者只追其糧不奪其田兼江西屯田道刊刻  
印信牌冊遵祖制一款衙所屯田若有逃絕即將原  
頂屯田退出還官另召現在屯軍餘丁頂佃觀差生  
家奉例頂田所從來矣趙氏戶丁不下數百宣城相  
距非甚遠遠若果伊祖開墾管業豈其不以一人頂

在魯齊文集卷之五

九

九

佃而二百年來棄之若遺置之不問耶田糧貽累生  
家積算百年賠糧何啻數百餘兩百年包賠積苦生  
家獨受其殃一旦稍見清平頓欲撮空而起況田已  
爲豪右之恒產仰明旨只清糧而不奪田趙果有田  
誰是二百年無主之士留待今朝趙必尋田當其奉  
旨清丈之際何不奏理江西三衛八所皆屯軍初非  
一身一家之私弊江西兩院各道有定例亦豈一朝  
一夕之頒行明旨炳若日星江西屯田牌冊見在卽  
二百年以前之事非爭徵人徵鬼者也茲錄近日運

事極苦生家承運船新例金銀炭實造船起運生家  
丁微蠲矣見在數丁俱賴別籍業儒趙氏荏衆家富  
理合造船起運江西屢行拘提無計逃避遂扯國初  
田產希圖抵塞不思屯田之與領運兩差不相蒙也  
無田而爲有田明旨冊籍可復視也此在李公祖清  
鏡一懸洞徹底裏幸老父母與李公祖荒壤臭味上  
想台臺不憚鼎重賜之片言歸杜逃軍不得捏田抵  
運而子弟不至爲誣累則所戴于李老公祖者頂踵  
皆非我有魏草莫知所報而推分之感老父母且施  
在晉齋文集 卷之五

及二百年以前先人矣

真率約

余往病脾胃大費調理乃愈後與親友酌酢或至卜  
夜飲河滿腹明日體中作惡經旬不能復其故我同  
馬溫公真率之會品不過五子膳減而爲三命各三  
資曰安分養福寬胃養氣省費養財不佞酌而從焉  
蓋自視弱驅於養氣一說甚相關切無收侈口腹爲  
性命憂且物力易窮人情何極互相推處其於養福  
養財之意未必無小補云

席開牛羊鷄不用特席不兼牲尋常不特殺  
席五品章三或三品章二素一或隨便加小菜喫  
全不下箸依然撤回自當酬之  
初客席席量擇五品不以爲常  
開席不演戲三旬卽罷絕也况相會政欲清靜虛  
費何聞費用固及之或  
便遇有上賓不以爲常 以上自甘嫚  
客之罪如有召我者丐體而行之始敢赴席

在晉齋文集 卷之五

三



二九居集選十一卷

〔清〕黎景義撰

舊鈔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圖書館藏

二九集

黎氏家藏

叙

學若學海龍騰文場鶴書廚積而立地墨瀾  
天句助江山類是投閒置散情脫風月半緣隱藉光  
思公子而怨美人靈均情懣傳賁賁而稱游使司馬幽  
憂輟輟三光書為愁而善著鏤雕萬化詩以窮而益工  
八义用發靈樞七步多呈鬱結歷覽衣冠之氣增修志  
乘之書探鑑海之遺文得黎君之剡集知人論世丁國  
步之維艱藏器待待會王綱之不紐劉黃下第莫選  
音阮籍窮途不勝痛哭娘殊才於金馬意氣激昂蒼治

歎於銅駝聲情慷慨簫吹吳市子胥漫寫奇胸筑擊  
臺漸離偏多苦膽成二九之摘遶弄風鬚儼百琲之  
得求驪頰陳子昂以風華草澤偶風想綺思張公說以  
宏茂廣波瀾迢迢韻寒烟淡月時舒憑弔之懷流水  
行雲亦綴悲涼之調奏繁絃之悽切疑彈出塞琵琶極  
悲角之煩冤恍聆戍樓威蕩波痕灑於指際聲聲杜宇  
之紅血清流於行間滌滌甚弘之碧當年操觚染翰  
吐絲綠此日探藻揚芬僅留靈蘭片箋片玉香為點點  
青嶠一字一珠宜壽瑩瑩玉版謹詩驚語用弁鴻篇

賜

進士出身奉政大吏兵科給事中巡視西城前陝西  
道監察御史辛酉順天武闈監試翰林院檢討戊  
午廣西鄉試主考大清一統志八旗通譜纂修官  
丙辰殿試掌卷官癸丑庶吉士加二級紀錄五次  
回籍終養凌江胡定靜園氏撰

敘義也

乾隆庚午邑侯陳公延南雄給諫胡公綽其邑志事將竣一日招予過局出殘編一帙曰二九集覓其名邑桃村黎君景義所撰也凡卷有八署以卦名細諦視之靈鑑過半字多滲滅胡公曰順德而何有此人哉君於邑事搜羅幾盡五山志林錄藝一冊何以失此人哉予是役也報者呈牘幾三千出潤發壁者聞有而陽五伴侶之篇亦復不少二九集乃得自將竣之日奇哉遂與細讀一讀一擊節其感遇賦諸篇真離騷遺响詩云

近體悲歌慷慨亦天問大招之餘至若聖門弟子帝三生年諸辨從祀議臣謚議精核淹博升庵諸子有難矣讀其書考其人際板蕩之將傾傷骨溺之必及新亭淚炙午文時時于字縫墨清聞聲山鬼之號露填海之恨穴頭洞胸真欲逞魯陽反日之戈而不得也覽畢雲天慘淡禽鳥啾鳴胡公掩卷而嘆曰是英魂義膽之靈將以待我也可令其埋沒不傳哉遂為駢語以序傳其人於文苑嗚呼黎君九原其亦少慰矣乎吾粵前明之季心懷熱血化碧三年死就國殤不顧十族者有黎遂

球陳邦彥梁朝鍾陳子壯張家玉四五君子賢公之友諸君雖遠遺陽九猶能奮敵愾之師獲成仁之節死為鬼雄恩被國師傳之青史與常山文山後先爭烈以視黎君沒名漆室腐瓦窮窓集類谷音淪諸蔓草其悲憤更何如哉君更有艷史四卷自蒼梧二妃以迄宋明人為一傳非徒宋艷班香供人把玩亦屈大夫香草美人之道與二九集互相發明者也胡公曰予盡前偶以付梨棗當諱不諱之朝陳黎諸公死事文書特書棠蔭紀黎君縱有西臺之歌何用管升之藏矣予遂為之

附黃門後以闡其幽光焉君祖諱材前胡進士桂林府君名景義一曰內美為諸生予族祖天官公虞臣外孫胡公所居志局舊為天官中山別業黎公嘗從學外家池館樹木環繞所栖與胡公精靈默相感召故有此歟噫異矣邑復學石湖羅天天撰



邑誌傳

黎景義一名內美桃村人諸生祖材明進士桂林知府  
景義少讀於舅氏羅虞臣家兼習朝章典故上下千古  
均有論說於當時忠義如黎美周梁未失陳會份陳雲  
深皆素與交好即目所親見事各爲之傳蓋同習舉業  
逐名場而於巖野尤有深契鼎革後美母桃山不出其  
抑塞磊落之氣一見於文嘗取二妃以來迄宋明女史  
人爲一傳寓其香草美人之意著有二丸居集八卷觀  
史四卷姪鴻漸能傳其學

以下原缺

藝豪貴子弟寅緣關節乃反得稱知己盜虛名於世身  
獨留落又家貧承清白後自初盟志古聖賢是師恥學  
阿世之所為不敢少貶以自渝其操錄此坎珂弗揚且  
海內多事壯夫思效乃不得與通舉一驗胸中之素藏  
何若故作賦以明意亦見夫不遇之感今昔畧同先名  
實者匿以謀利榮躬後名實者益進修以俟時焉其辭  
曰

士乎士乎生則贊黃以參玄臥吾仁以為榻駕吾義以  
為軒奚雕蟲而篆刻僅鉛槧之類與萬物而一體惡

立視其顛連盡殺時以行道无樂後而憂先使溘修而  
無以歎用抑孰信其中之所存奈繡蒙之顛賴企豐年  
而未達志安懷而鬱抱磨龍虎以何從欲夏雨而不雨  
且春風而未風川瀏瀏而宗海日熊熊而下春哀壯齡  
之易逝憂吾道之終窮孔豈皇於三月孟不豫於七百  
豈怨天而尤人曰使世治而民澤淵隱約於草莽風蘊  
為邦之偉畫斯陋巷之真儒非箕山之槁皞點暮春以  
道遠藉三賢之奏績果國急而恥愁將童冠其安遲惟  
明試其勲華乃詩書之成德車逃虛以弋高名忍宇宙  
之無所宅於洛陽之年少經濟鉅而多奇旬長沙之行  
道竟歎度此昌期董賢良而對策誠臨軒之絕稱相膠  
西而病死亦何取災異之微詞辭准行其嫉媚平津報  
其陰私豈謀猶之弗淑遺人事之乖違折番幹於尺斧  
繫彌蹄於寸機匪關繆之愆怒曠克己其嗟咨吊古人  
之坎廝塞沈淵而惜懷素小嘗而莫究刳草莽之柄遲  
長離之困樊籠世皆以為難竟睹美稗之苦莠或反謂  
其嘉穀掩本難於重環胡來車之可燭置干將而弗擇  
又烏在其能射玉龍何日而出滑馬何年而利遂叩牛

角以為瑱。敝貂裘其罔。疎而不脫而裏。囊美不沽而輟。匪度天地之有我。殊毛羽之同羣。念蒼生之飢渴。呼爾室之夢魂。況此日之天下。亟待命於經綸。銓周官而何當。計禹貢而何辛。何千城而奮武。何械櫜而興文。屯邊疆而省輓。令禿首以歸偷。靖撥獠以捍圍。化荏苒而救民。閭鼠牙與雀角。感虎猛而蛇存。屬兵荒之靡暇。縣魁淩之汚臻。施奚急而奚緩。政疇華而疇因。幸一朝而登庸。取生平而行素。如機候之弗我棄。猶將淑子來。祚約立身于不朽。詎溫飽之為務。苟飢餓而餐。榮慮軒冕之。余如烈銅具於公庭。岳拜慶於大路。宗元靈麗乎。任文維亦奏。輟輪於貴主。談已事而尚遺。羞諒叩之必不出。其下彼魏巍者。誰子紛妖麗。而無度竊。驕炫于鄉鄰。乃余心之所惡。得昌國子賓旅。報深怒于齊邦。下東城之七十植。薊邱於汶。重惟始隄。而折節。違雪恥而夷強。求穢時之雋杰。起臥龍於南陽。據荆益而定鼎。吹炎漢之末光。微三顧之隆遇。必抱膝以強。載士何代而弗有。方十室而多英。恨見知之不數。終屈沒而不行。執魚水之涵泳。執駿骨之騰驤。望燕臺而席冷。睇蜀廬而路荒。絕

休容以贊。桓樊淑賢而助。莊仲蒙因而赫。莫數出海以。輟翔悟鼓主之要道。責側陋之猖揚。景兩人之懿蹟。魚今日以輝煌。誦薪斧之風言。漂鑠踰之警誠。貞不字於十年固怨。期而有待。修天爵而人從。慎言行而祿在。堅片心於百折。鼓神勇於三敗。騰振羽以昂霄。正旬期乎遠文。晚鴻鵠之屠鷹。奚胸中之薊蕪。拔五羖而橐紂。卜非熊而後載。顯營平於寒羌。舉漢陽於唐代。恒際此而縣車。獨策勳於既邁。知嵩柏以歲寒。曾蒲柳之足賴。聞往者之不返。冀方來之未解。老吾才而用弘。雖遲暮其焉慨。

述先賦并序

內美多病。懶奔遼。日閑戶。讀先人遺書。莊覽璫來。追維祖德之遠。且自愧弗克。負荷作述先賦。其辭曰。帝高陽之御天。今誕皇姪。曰祝融。肇彰名而錫胤。今世司地而顯庸。暨高辛祀高禪。今惟玄鳥。邇以降焉。司徒數五教。今後式。圖有成。湯宅景負。以集命。今建國。壺關而分茅。閭商。璽之六百。今執信。圭于姬周。歌式微之。不歸兮。數旄邱之誕節。屬中葉之攻夷。今塞驅馳而播越。

路既敗其壘宇兮魯復爾彼梁訪王侯巨業不可恃兮  
吾姓則錄茲以萌火何傳而不薪兮衆何故而不長有  
周迄我皇明兮膏彌繁而彌昌繫予小子之生世兮幸  
不瀕于聲聲廢然始以懋德兮邇有念乎吾之祖嗟  
趙氏之遠江南兮吾完顏之盤食四海波流其靡定兮  
祖亦棄扶以晦跡顧行遠以全真兮方顛瀾而冥鴻梅  
福市隱會稽兮管寧辟於遠東聞先旬顏東雄兮又自  
雄入南海是謀及吾桃源兮曰可逆慰而逆止桃山鬼  
冤兮桃渚洋洋哲人居之兮長登其祥式歌斯千兮卜  
世無疆令聞不已兮嘉言孔彰於朝議之融雅令繼以  
卿官之英髦省元冀其兼舉兮難弗勵夫清操趙數世  
生未直兮際明時能高尚做好德誠周傳兮樂名教於  
茲壯躬勤儉以砥俗兮至責矣而節不更教義方以善  
愛兮遠立身以揚名帝曰賢直好義兮隱約自持履祥  
發嗣兮緜祉衍祺惟淑德為無漸於綸綍兮王言誠確  
論也考元吉於其旋兮又大易之徽信也匪弓若治之  
良兮予何以善其表太守家修而獻諸廷兮數用行之  
壯猶奮庸於南都兮位司空平水土服羔羊而委蛇兮

竭北山之靡鹽慕成績以明陟兮載五馬於桂林治劇  
郡猶治家兮咨民瘼而疚心泮于將於初試兮果不負  
此蒼生政駘駘其有起色兮三龔黃而作朋胡督郵之  
貪戾兮懶折腰以求媚修初服以歸徠兮頤世年之高  
致休哉懋德之崇昭兮除若長未隱也也有所遺其未替  
兮繼述將在誰也念來者之蟬嫣兮況先謀而隊之對  
襟筵而俯仰兮祈無忝於庶幾丈夫責克自樹兮豈曰  
惜資之故嘉狄青之器識兮謂渠公吾不敢附惟砥行  
為績緒兮惟積學為象賢苟外此或他求兮增奕葉之  
所憑昔隴西稱望宗兮挺一陵而衆昨惡凜凜如執珪  
兮懼隴越而不可作系曰春卿稽古世範譽聞兮伯起  
清白維則仍雲兮於我鼻祖麟趾振振兮我高我貴估  
敦復人兮克身徐行衣德相襲兮匪詩胡言懼禮胡立  
兮山有喬木其葉芊芊兮匪葉之榮維報之堅兮人亦  
有言立三不朽兮念茲在茲是傳是守兮

我生賦

咨我生之慷慨兮竊有志於古之人舍小賢為未足兮  
期大器之是疎佩衡並以明芳兮懷瑾瑜而自珍懲厥

躬以玉就分，禮毫末於濁，確當讀易至乾之三四，今數  
文言之不我欺，知至至而知終終，今欲進修之及時，顧  
先陰不余假，今年鼎鼎已踰三十，履德業之遙遠，今羌  
寸武之如紮，豫章七日而凌雲，今物猶鍾此其異，邇來  
遂以速，今何身世之不酌，吾志境謝夷，兩得難，今運  
吐散而茹懷，憶數日之環環，今悲伶仃而孤苦，嗚不鳴  
和在陰，今叩獨冲齡而失怙，哀底法於半途，今恨終天  
於陟岵，嗚呼皇考壯年不祿，今母嬰居曰未亡矢之死  
而靡慝，今匹鮫標於共姜，服瘞土之勞勤，今攻組紃而  
靡違，克孝敬以承種，今漂蕩頻於銷，置閨闥子以綢繆  
兮，執荼蓼之弗嘗，念孤貧又多難，今匪貞，慈其何以康  
嗟予過庭，雖得聞兮，尤賴三遺之善誨，既放迪以詩書  
兮，復有以明其義，類使知學而服儒兮，恐先業之或墜  
今德德無所成兮，對北堂而曷慰，欲報德於閭閻兮，在  
修己以成能，忠孝原非兩物兮，經術貴其大行，身雖潛  
於草廬兮，心日行於甯舍，鶴仰霄遠而翔，麟兮，駒亦絕  
塵而駭，瞻日東事之孔棘兮，數旄頭之錯落，望返氣於  
遼海兮，舞難聲之賜，賤且侵京而犯輔兮，頻摧城而陷

郭聞廓清之寥寥兮，擬投筆而橫槊，試利刃於盤桓兮，  
秦折衝之方畧，經濟閱其素心兮，秦君門之渺邈，近顧  
南尤多事兮，紛荏苒之蒼生，醜夷之蠹蟲兮，洋賊又  
肆其狂獍，徧嗷嗷而呼庚癸兮，荒而復加以兵，悲哉屠  
掠之慘悽兮，孰為之弭盜以安氓，予欲有言於當路兮，  
救同室而被髮上傳舍以襄如兮，下衣褐而難達，把齒  
鬱鬱莫伸兮，徒林泉而頌讀，厭俗塵之闐囂兮，屏足者  
於空谷，彼蘇秦之揣摩兮，台誠惡其為人，虞卿窮愁以  
著書兮，又非台之所遵，武侯曾垂明謀兮，寧靜以致遠  
也，范公後樂而先憂兮，仁人之自勉也，世貿貿莫吾知  
兮，怨日居而月諸，乃慈聞之義方兮，每諄諄其訓子訓  
曰，皇降衷於下民兮，聖有域而賢有關，慮厥遠而得近  
兮，苟易之而必難，適不可以不粹兮，忘不可以不斷，行  
百里之前路兮，至九十僅謂其半，鄙人猶知力善兮，矧  
復孱夫，聰穎雖醇濁之輕輔兮，何不獨清而獨醒，既峻  
居於喬末兮，豈幽谷之墜也，聖賢匪別有奇趨兮，元咎  
者善補過也，露寸長與鐵城兮，安足以為質也，世遠非  
無百折兮，勿問而自莊也，吹竽者之慙熱，蔓兮，吾獨怪

其已莫天下事在未然兮明哲蚤知其故愚夫徒變夫  
康莊兮達士弗辟乎巖岫憂患雖曰未常兮要不可不  
存此心又訓曰君子抱道以處世兮惟有用之需謀繁  
乾爪而不食兮固大聖之所蓋臨江濤之浩浩兮信積  
源之非淺晚牛蹄之微津兮泥亦奚能及遠道去芳  
而苗乃茂兮吾懼汝之荒也如浮雲之軒冕兮又胡為  
弗忘也前賢疊疊聞修兮塞國而德愈明誠學行之淵  
遠兮名晦暗而何傷汝第崇明其在己兮牢因人而作  
輒譽至而滋以憂兮毀來而反當悅獻美璞而得則兮

吾諒汝之弗為望黃連於驚犀兮無豫陽而問誰惜殷  
宗之未事齊兮衆止見傳巖之版築世有齊桓而下士  
兮寧子豈終窮於賤牧虞純盜其虛聲兮出必負彼蒼  
生非功名之難造兮祇所學之未成良工閉戶以斷輪  
兮乃出門而合其轍先利器以致用兮後不愧識時之  
俊傑予生佩此嘉謨兮謹書紳以琢磨朝沉酣於邦姚  
兮夕舞蹈於回軻流峙樂其心性兮動植煥其英華求  
古人為師友兮時神遊而詠歌重曰甲有昆蟲鳴豫麗  
兮救水竭力將蜜慈兮漆雕不仕來信斯兮尹子志養

母類怕兮求志達達吾所思兮名滿精微非我期兮過  
此以往未或知兮青山白雲待時來兮山有萬桂澤有  
蘭芝兮遊世無悶以樂飢兮入孝出弟宗鄉儀兮行藏  
任運道不歧兮神龍潛壑變化乃奇兮苟有用我舍此  
安施兮

龜賦并序

龜之為物靜者也潔者也又壽者也惟靜而潔故壽吾  
先子幼時嘗畜其一至於今五十餘載先子往矣而龜  
猶在予既嘉厥德又敬其為先子之所遺也遂為之賦

其辭曰

惟予先子之好生兮下詠記之妙齡畜神物以嬉覽兮珍  
等重於連城性類幽人之淡蕩兮度比修士之安舒與  
優游而弗厭兮信清德之莫渝鄰里頌之鏡翁兮漢無  
營而自適忘義和之冉冉兮蕭蕭之越陳技莫屑而  
問紀年兮數畝過乎半百人己登假於在天兮物猶育  
乎台之側德靜止而澄清兮今當彌性而純常胡食報  
之弗齊兮偏第祿之獨爾康嗟予幼孤而無怙兮亦久  
與爾周旋匪玩物以喪志兮念手澤之猶存吾聞甲之

蟲三百有六十兮而爾實為其長兄麟鳳而弟龍今稱  
四靈而靡讓書獻嘯於洛水兮易取象於離明雖毒  
於人間兮過乎遼光之星挺生質之靈奇兮視水族  
如膏肓下平以法墜兮上隆以效天炯雙睛於左右兮  
合二曜之朗縣紛玄文之交錯兮成列宿之分躔稽史  
記其八名兮周官雁為六屬或登遊於蓬萊兮或用稽  
乎床足彼納錫於九江兮過秋取而春攻灼楚燔以殺  
身兮同民患而知吉山此依人而食氣兮逮剗剔而從  
容侃莊生之要訣兮寧曳尾於塗中昔孔愉至餘干兮  
縱殘生於亭路迨封侯而鑄印兮尚迴首而三顧毛寶  
敗軍郗城兮競臨江而奔赴怨有物以待履兮恍若乘  
風而葦渡兮台與汝同處兮離芳草而蔭靈蘭步曲徑  
以逍遙兮豈濱海之殊觀大寶既曰十朋兮烏知其不  
千楮雖導引以久視兮亦廢德之可召而致冬潛綠陰  
之下兮夏息清沼之隅婉喬嵩之羽化兮邁彭蠡之响  
嗟桑不然於諸葛兮網不願於孫且樂天命而不憂兮  
又何羨乎北溟之魚亂曰天道無親兮旋吉期頤胡物  
尚然兮而人則非貪濁曷兮回損摧哀嗟予先子兮

德威壽徵義諸悻悻兮陟岵何望樹雖欲靜兮飄風是  
蕩撫茲遺物兮痛我哲人羊棗周食兮暮義弗陳清白  
流馨兮維龜同德玉璽溫皎兮散琅版色懋哉嗣美兮  
立身揚名陟降美藉兮聞異趣庭日就月將兮緝熙光  
明庶幾昭考兮不朽猶生

感薄荷賦并序

予年二千有九是高士申孟冬十有六日生男名之曰  
巨觀誕越數日氣聚頗不類常兒一旦嗔咽不能食呱  
呱瀕於死得薄荷而赴予以厥根植館中誤為僕人  
拔棄且枯矣已因復植之詰朝而萌生日漸蕃茂予竊  
心喜厥後巨觀乃遷他疾卒卒之日歿而孟冬七日也  
距厥生僅期月耳藥石百計疾竟不愈又非薄荷所能  
為矣予在館中傷痛無聊亦悟死生之故天無容心至  
春來歲改漸能豈懷而此薄荷蕃茂依然且滋蔓焉親  
之輒弗能自抑語笑未已每變於色詠歌之餘忽成歎  
吁始惜指墨以自遠遼筆而為賦其詞曰  
噫嗟嗟生之不殺兮萬物芸芸載丁其壽兮曠復薄  
荷紛其叢植兮俾後穉子興懷何極兮厥荷雖良三年

之艾兮。日斯月斯。欣戚易態兮。往往在。彌留。復即。產兮。海  
菰。廢物。塞何。賴兮。獻歲。代寒。春。題榮兮。既萎。復茂。物之  
積兮。翳物之。積。人反。或歎兮。知謀。勇力。莫克。懷兮。德汝  
岐嶷。真我子兮。笑啼。舞蹈。云胡。不喜兮。曉昌。神祐。孰謂  
汝夫。兮。邇迨。橫疇。苗而不秀兮。設。孤。期月。遠及。黃泉兮。  
懷提。幾時。璋祿。徒存兮。豈汝之事。抑我之怨兮。反覆。原  
究。孰知其然兮。天道。福善。我豈。淫惡兮。天道。栽培。我豈  
傾側兮。理之。不有。數乃。適得兮。人處。常途。我遭。變域兮。  
展轉。悽惻。匪怨。天兮。喜怒哀樂。錄中。傳兮。人曰。有命。我

謂性兮。精氣。遊魂。條無。定兮。童子。何知。生寄。死歸兮。拊  
畜。弗終。心周。克遺兮。在昔。西河。喪子。喪明兮。賢者。之過  
不禁。歎情兮。泰已。放廢。過物。哀矜兮。胡茲。毛裏。剝愛。永  
昭兮。延陵。習禮。廣悟。陰陽兮。肅博。三統。異世。猶傷兮。我  
生不。殺事。再逢兮。言念。戾辰。震索。凶兮。轉。賤。祭。面。禍。復  
鍾兮。人世。何其。堪此。忡忡兮。老母。在堂。弄汝。令。鉛兮。自  
汝之。存。其樂。怕怕兮。汝之。逝矣。其心。孔悲兮。心旌。搖搖  
涕淚。漣漣兮。折我。孺子。傷我。親心兮。嗟哉。不孝。負罪。彌  
深兮。亂曰。薄荷。縣兮。我心。楚兮。薄荷。芬兮。我心。焚兮。父

子天性不可分兮。雖樹。護草。蔓靡。漣兮。又偈曰。彼蒼。司  
命。曷足。恃兮。自信。不惑。有素。履兮。行已。事親。我自。主兮。  
進德。居業。天何。懼兮。商瞿。五子。終。驗之兮。喜積。慶餘。往  
必求兮。原始。反終。易理。微兮。章編。假年。聊解。頤兮。

恨賦并序

江文通作恨賦。李太白擬之。或述降虜。歎犬之悲。長門  
紫臺之怨。其所謂恨。恨其所恨。非吾所謂恨也。天下事  
固自有可恨者。予觀古史。慨慕前哲。覺其恨。猶至今。悅  
然。於是為之譜。恨。潮聲。夜。泣。聞。鹿。遊也。汨羅。懷沙。嫫。蔽  
明也。薏苡。還車。馬革。志。虛也。軍營。屋。隕。漢。賊。未。滅也。豫  
州。悵。快。內。難。乘也。睢陽。威。陷。力。弗。耐。心也。絕命。渡。河。蒙  
塵。積。憤也。莫須。成。獄。甘。共。戴。天也。嗟乎。日月。沈。轉。代。不  
乏。人士。有心。胸情。奚。能。忍。九。原。可。作。匪。是。將。誰。歸。乎。黎  
子曰。子擬恨賦。非徒。臆。叙。往。典。數。張。陳。迹。而已。往者。深  
之。轍。陳者。新之。鑒。其。不知。恨。古。者。其。不能。恨。今。者。也。過  
恨之。世。蓄。恨之。志。擔。恨之事。尚。無。使。後。之。恨。今。猶。今。之  
恨。昔哉。賦曰。

宵興。仰天。宿文。錯。睚。遺。忠。浩。氣。勃。作。光。怪。骨。掩。黃。與。精。



縣碧蓋膏志崇朝鳴冤德代於是復傑自命奚甘悠泛  
神抱蘭編心血腥繫晉者子香陳靜寧語護紅知謀瑣  
耳霸業成空屬鍊拜賜臨夷浮江國門扶日佇晚康  
蘇臺冷月茂苑淒風凜孤魂之不泯鼓浙浪而清海若  
乃靈均遠逐佗像江皋卜居漁父天間離騷滋蘭九畹  
不敵艾蒿蛾眉豔痛貝錦當朝楚愚木因秦成斧刀懼  
蚘胃之鬼餒願先沒於湘濤江南哀吟巫陽下招悲哉  
秋氣蕭瑟泣擊至如伏波雙鑣北犂南犂情感杜悒箇  
哀哀寄盡頭曳足左右流涕詎曰無功運躬勤事辟昭

十五

王東京司牧倦寢宵皮飢餐腐肉與平子城匡扶輦較  
指日掃除寇期恢復何汪黃之奸妬竟齟齬而桂桔秦  
秦二十還京罔卜未捷身亡英雄痛哭過河三呼人百  
笑贖及夫武穆百勝赫濯朱仙寒心兀木反掌中原恥  
雪南渡望復北轅黃龍欲醉金字旂內權擅政外閭  
業想和議難梗戰功易蠲如何一旦廢齒十年媒孽附  
會嗚呼昊天忍解脰而截股甘以趾而加顛或有埋光  
合浦縛足燕臺首陽微盡彭澤菊開此人恨不經營盤  
錯噬齧寒灰亦復輟情髮立晦跡心摧若乃君臣父子  
天地夷華姓匪幻合道匪贅加才優安濟識別貞邪救  
時造命憂國忘家一夫扼腕宇宙如麻莫不身騎箕尾  
氣壯山河已矣哉五子怨兮秦離悲前歌偉兮繼軌非  
黃河濁兮丹鳳然三光朗兮九仞虧惟不可死而死是  
以感激而歎歎

### 惜賦

賈生磊落中炳外痛哭治安擬躬熙載靈均是哀子  
服馬慨望馬傷渠吾惜其難得陸奇命河衡聯軒廢會  
立哲玉燭金鉉亢龍弗戒寵利或愆禍萌駉來吾惜其

鼎神舉八十志珍聞雖同心戮力兵柄獲司素謀幸制  
疎濶乖宜承明狼狽吾惜其殷孟博利刃登攬澄清首  
陽勵節李杜齊聲鳳鶴奸穢屠齒守廷八顧標榜吾惜  
其於文舉人龍評重展樞謀吳攻戰隱几伊吾現霜標  
繡業鯁當塗偏宕為店吾惜其迂茂弘翩翩匡翊建業  
壯語新亭楚囚愁楚神州斷鞭長江東楫偏安左股告  
惜其怯臨淮矯矯扶傾補陷災日中興凌烟遠驅鬼域  
休心遷延顧懷儀獨勤朝吾惜其閑邨樸男子董席竹  
置志謨三十一何慨慷布衣恤緯草澤干達忘軀薶薇

吾惜其狂衛公相武才畧雄鷺運義折衝威誓河齊飯  
報毗疎朋同黜異挑李私門吾惜其狡策公奇材時欽  
寇老鎮物矯情嫉邪東道澶淵矜功乾祐燭告被酒害  
成吾惜其躁子明爰立休容有餘參贊密必問何如  
封樽降賄結舌天書玉清宮使吾惜其愚介甫威名遠  
過陸駕如水如魚王四帝六銳精富強紛更迫速引侵  
排良吾惜其憤若夫起慮為升迴衷靈燭東驅康廼西  
鞭曉嶂銖銖機均寸蓋虧文屈片暮之不靈舉終身而  
畢喪及夫鱗甲藏雲桷鑿乖和騷眺迷露唇舌滿訛蟲

測浩瀚雖火鬱義亦一夫之共事與萬載之悲歡或時  
東而虛逝或勢得而弗康夏重襄而驟曉冬薄裕而噬  
冰辭獲視而任系去泰岱而依陵成敗勢而寡要成可  
用而弗哀拔木本而攬露折權乾而凌風手指釋而職  
步自辨察而司聰亦有謀成力屈力裕謀稱災符人謀  
人膏天遠龍暴顯而東化鳳銀羽以吳飛心圖迴以仇  
慄業且樹而俄康又如興亡轉輟理亂旋機呼吸成敗  
眉睫是非茫茫宇宙了了幾微匪吾識之不及奈無足  
與有為至乃天惜其各地惜其圻道惜其難於釋迦治

惜其變於變顧故古之惜猶一而今之惜已百莫不扼  
腕何窮舌聲靡極吁嗟乎運會流而遽深網繼化而彌  
蹟易地則世變皆通旁觀則情形愈白崩潰泣樂毅之  
素衣勒驚鄭生之策斯藥暴之獨奴與從衡之說客又  
況于中國之英吾儒之特生志伊而學顏恒溺焉而飢  
搜天主我兮獨秀念胞與兮羣釋復堅軀兮續髦鳥足  
繫英雄之所惜

### 燈花賦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絲條漸老鏡螢著英豈雕刻乎衆

族實生意之句。榮胡燧人之音。美嘉植之芳。多爾其  
發精旭畫。舒光良夜。魄罕雨離。工籌造化。根乃種乎蘭  
缸。香儼聞乎晴。屬獨鼓寂而不勞。頃刻聞而未謝。修而  
菊綻條而英。鳩修而梅占條。而柳宜條。雖冠欲舞。條屬  
爪如寒。修桃通而杏適。條容復而薇先。壯升兮獻。嬌芳  
藥兮技。妍海棠兮睡。起萱草兮愁。蠟初惹。辭兮蘭。親繼  
榴灼兮。權燃既合。歡兮含笑。旋玉燭兮。金錢疑廣寒之  
挺。桂信火宅之生。蓬芝則供乎四皓。荆復於三田。於是  
傳靈照澄空。涵廣宇。漾深宮。增輝篇翰。助美儀容。斜  
穿麴簾。疎度房櫳。動床頭之寶鏡。晃几右之屏風。贈當  
軒之激灑。借隔慢之陰濃。紙帳因之而益潔。理綸對此  
以彌紅。纖綠微乎。窗靖遠。潮明乎。粧鏡雖有。容光竟無  
跡。輒執介顯微。何知生滅。非開露潤之栽培。詎辱痛威  
之酷烈。罔啼兩淚之痕。懶與暉霞重相謁。離白堊兮。黑  
墳鮮青柯兮。綠葉屏然。啄之傷殘。遠鶯歌之哽咽。辭蜂  
信之尋訪。謝蝶情之狎褻。那堪天女之散揚。未許幽人  
之攀折。紫陌與飛錦。漢執浣顏。子難妝。胸前羞縮。東昏  
不鑒於齊廷。屈子靡滋於楚。曉漫鳳麟。以長融。滌疣脂

而漫。現鍾太乙之夢。夢入謫仙之管。若夫皓月迷光  
微風。遊勢至重。橫拖輕烟。薄縹影暫時。而運明態初醒  
而尚醉。意欲舒而猶欲體。將降而弗墜。連英欲其授。嚴  
亦復抱其溫惠。時目擊而興增。曷心聞而勿言。是以亭  
亭落落的。離離班班。都都媚媚。依依紛紛。玲瓏而異狀  
妙變化以多姿。其人在人也。則如佳人之冶色。二八之芳  
儀。婉天質之逸麗。絕粉黛以生奇。飛瓊弄玉。西子南威。  
青翠紅線。桃葉柳枝。莫愁巧笑。靜婉明妃。喬相一雙之  
媛。封家十八之姨。當羅浮之月淡。降巫峽之雲歸。出藍  
橋以寓目。入金谷以揚眉。小小烏能方駕。盈盈豈敢儔。  
馳鸞驚獨覺。飄然若為嬌。馬融之帳。尚設韓壽之香。  
為誰餘生可配。乎仙客深夜。應奔於華。歸環遶史。甫以  
解贈。心慕相如。而竊窺東鄰。懷宋玉。雄浦。感陳思。諒傾  
城而傾國。匪斯言之我歡。其在天也。則如主國宵半雲  
淨。星影宿垣。鱗次河津。葦航辰象。昭於黑府。巖精著子  
青底。長庚炳字。白野。曼惑。煥乎。形卿出紫微。生明堂。運  
黃道。臨八荒。或勾陳華蓋。或招搖頭顱。或野雞天狗。或  
礪石扶箱。或羽林器府。或柱史文昌。或丈人織女。或三

公諸王字異仲兮適父名傳說今王良隨分至以連陽  
繫驪度而殊張感入秦之劉季應讓奔之陶唐避嘉言  
於宋景降精魄於東方五老入鼎而俱化二使來京而  
並翔荀淑登輿以聚德莊陵祀座以備得至比於物尤  
艱嘉洲圓則成珪方其似璧外實散芒中全煉赤合浦  
珠明崑山玉碧填龍耳而未劇望羊麟而可食雍伯之  
婚媾必誦下侯之雪涕當忽又如虎眸怒射猩血鮮羈  
魚日指為之奴蚌胎原是其嬌此夫稱名赫奕取類靈  
積始引伸而未窮終更僕而何極吾想瑤池之圖閨光

之樓九光不死八駿來遊鵲清互騰桃熟曾偷青鳥既  
集玄雲鰲誼時則常立弱水恒滿瀛洲卷山彩蟲漢殿  
香浮又想臨春結綺章華銅駝朱唇皓齒嫩柳柔條映  
布雲母床開火齊筵張瑤瑤樂奏明霓紫塵激楚白紵  
烏栖暑道錫錯日轉雙低時復高燒芳欲掩映玻璃整  
晚顏而上壽恨玉免之沈西指冠纓而欲絕攝辦澤以  
如迷盼君王以微笑願萬歲而相攜至若長門宮附銅  
雀綢塵綠衣感舊紅葉題新羊車不見鳳華無聞航扇  
悲秋金錢傷春望夕陽而將暝倚重龍面而展龍膏徒

惹怨豹體益加噴噴陰滿之斷續哀半余之句溫顧影  
孤而重怯驚遠覺以猶輝又若征夫衣返少婦長吁淒  
涼惜我薄倖情柔裁衣永織錦更餘髮鬢輝輝綠脂  
損朱憶關山於遠道應驕馬於長驅怪瓜期之屢爽依  
雁報之全殊面銀英以寂寞背瓊藥而躊躇思多年之  
別也企浩旦之歸與揭羅幃而翹曙向門前以迎車拂  
霜蛾而手護恐消息之成虛適有髦士龍潛端儒幾屈  
乃歲乃修有始有卒文學儒商博雅僑肝庶子春華家  
丞秋實千帳萬帳之書十竿五竿之筆微雨和英伊吾  
涼風噬其著述爾乃度暮惜陰焚膏繼日壯志投稷窮  
年元元輝煌雪案燦爛芸室巨衡之粉壁常穿車輶之  
錦囊若失看豔藻兮封奇葩耀耀丹紅兮噴絳霞寶座靈  
而不昧波及物以猶賒吾將傳心燈於周孔吹新爐於  
黠華毛斑白而愈奮永青紫而何誇照影余於清夜覽  
世路而咨嗟苟觀光而利用必不抱愧于斯花

子壽賦并序

世父五華先生事母以孝聞今六帙又一兒晚稱焉方  
且夔夔陶陶藉南山之祝來北堂之樂此然仁者壽也

依然爲人子也。陸弟黃補子內美恭親嘉慶作子壽賦以獻其詞曰

翳桃源之胎秀聞珠浦之奇彩呈野分於牛女地靈甲乎嶺海山翠倚屏河碧環帶既繁葉而不凋復澄洛而未艾爾其竹苞嵩茂殖殖中川達長春卉木獻歲植之以南華之椿滋之以楚騷之蕙紫荆愛其如霞文梓森而積黛爰有高人將母以居輝華同愛榮茲是娛或弄榮難或挽江車或含頤肉或躍羹魚或甘雙鶩之酒或苦熊掌之書於是漁文江蘺藜藿騁禮儀翔義域慈

庭早趨友補帶蘭階四秀竹徑三益虎溪自笑龍門常陟瀛風融融伊雪皚皚至於歲影波痕空濤月魄萬客花憐詩展麴夕莫不酹銘各銷奇賞疑新氣遠凌虹名聖溫國蓋皆儀彼徽音造茲碩德孟得仇以成軻蘇有程而誨軾亦復性香菜根骨勵冰蘊忘雖切乎夫憂戒彌嚴於後獲羊角未搏子徒溪驥足姑蘇而伏樞豹澤隱兮鴻遠鳳毛煒兮燕翼若夫載次疆圉亦奮支彼青陽發生應以交鍾際芳辰之韶嫺業麗景之鬱蔥旋覽揆以初度憶周射之桑蓬性俾彌而苒似神峻極而

載降錫之放也偕玄鳥並至鳥之哺也與倉庚齊鳴仰唐在堂慶祥涵霽翠名益母以藏鞋花就宜男而詩獻尹燁之善養何如潘岳之閑居可匹閏冬夏之清溫乃六十年如一日子介眉而弗墜且宿肉而繞臍白雲迴覆于岡陵紫氣還輝於鹽橋是以麻姑麟脯不殊茅度之難閱苑蟠桃奚翅殖懷之橋爾乃賢羅百里安張幔亭光昭堂構喜漾雲耕野壯肥臺菜馨金莖湛玉璫盈羅伯仲速成朋叢劍履集紳緹人如圭璧地儼蓬瀛衣首錄霞佩吟瑤宴有壇有虎有室有寶贊稱詩兮過雲獻

頌兮蜚澆南陔兮既補天保兮隨康當爾時有猶子者酣歌春酒吐茹春華飲百行之首卜五福之遐多者齒之爛服萬毫齡之副如羌摻播而舞蹈達尊節以和歌歌曰寸草之生兮恩報德於春暉嘉城之閑兮綏茂祉於慈懷老人星何煌煌兮僖發女而陸離照珠山以作朋兮萬斯年其不彫載歌曰猗我壺闕德流煙兮孝稱世父標懿鶴兮詐亂塵從景命僕兮有子我昆文錦或兮夢入池塘春意綠兮移孝為忠恒相易兮于其王母受介福兮小人有母希令淑兮願言錫類俾載穀兮歲

歲登堂步芳躅兮

吊劉墳賦并序

崇禎丙子秋有發南漢主劉襲之塚者予既為記其事爰有感焉復為之賦其詞曰

開戶讀書兮吊古懷深公陵變遷兮感慨登臨故獲異聞兮驚傳發藏稽文論世兮厥陵曰康自錄降潘兮玉步驟改郡邑史來兮罔誌彼在甲子周旋兮先七百載珠玉厥埋兮迫露光彩吾廣宅南兮夙號富邦焉始之來兮萬里飄播厥生孔蕃兮厥聚孔臧火齊木難兮空

清流黃封州傳緒兮割據此疆僞楚絕渠兮刺史呼唐

珠以字殿兮玉以名堂叢積奇珍兮扶之偕亡日月是

分邱壠非堂坊夷兮夏屋壓荆榛茂兮扒荒肥樹栽廣

兮特控尊幾代宅穿兮一朝發掘蛟虺遺骸兮久矣消

滅翁仲塵兮竭虎雪蹕域渠兮闕亭垣翻瓊階兮墮珮

瑤珠簾麗散兮鏡刮月金身至兮銀相碾鑽鏤勞案兮

瑤琬斷磨運有興亡兮人有生歟羊必復漢兮物理之

庸玩物喪志兮躋寶殿凶彼以寶殉兮孰破其情身且

如灰兮於財何有不散於運兮亦散於久躅獻於人兮

增誰與守苟非修德兮何能不朽詩曰吾聞歲時義驥

兮制爰奢踰大焉水銀為百川兮黃金為危雁天下不

堪橫役兮攻未竣而作難項籍瑤其營字兮牧兒燭其

顧野迫即金開炎祚兮惟霸陵德最賢惜靈臺之微直

兮示數樓為天下先錮南山猶有隙兮羅釋之之諫言

危陵器咸以瓦兮豐固山而咸阡彼舍西京而勿法兮

效祖龍之安留天既疾以災秦兮墜又徐而禍越雖遐

邇不同年兮竟毀蕩而莫別何如漢之不起墳兮扶人

通而猶罄折天作君綬萬民兮躬節儉以為寶善藏當

于閭閻兮惴惴不解此道昔吾民其何辜兮時乃罹此

苛酷豈知多歷年所兮自護藏而誨盜寶錄無而之有

兮化錄有而過無殆造物之自然兮矧富貴之幻國訪

祇白于會稽兮仰重華于蒼梧斯帝王之芳踪兮聖德

世之令模齊景道羞于千鈞兮墨胎垂其德與明辟以

古為鑑兮尚省悟于番陽之墟

古詩持風雅

難難者鴻

難難者鴻

難難者鴻壽親也老母羅太孺人今年七十有

一季秋念九日。覽按初度。坎忽內美。弟率諸孫上壽。稱慶作雅詩一篇。用申頌禱焉。

雖難者鴻。翔于中遠。顯顯二人。令德有儀。豫章之胃司。

敷之遠。維行于京兆。燕譽于黎典也。

雖難者鴻。翔于中洲。顯顯二人。令德允修。中饋斯躬。終

恭徽柔佩。棠斯贊圖。史斯猶典也。

印生不淑。印考方壯。天歿之年。捐世過征。痛我慈闈。泣

血驟喪。忍死鞠孤。艱苦靡尚。賦也。

日今斯邁。月今斯征。考徂悠悠。漬四十齡。載指載據。載

經載營。不瑕憂殆。以底于成。賦也。

人亦有言。晴烈匪雪。晴燭匪月。候我慈闈。烈亦時雪。燭

亦時月。晴曰荼苦。其甘可嘆。苦亦多年。庶幾則悅。賦也。

人亦有言。範爾諸孤。惟母其腹之侯。我慈闈。匪惟腹之

過訓。勗之詩書世德。頌之續之。先休煙煙。遐不續之。賦也。

辰詔諸孤。憶我父之存。善事王母。沈腴考將得從。厥後

上石先公。吉謁頻藩。宅寥八表。簪瑱希有。勤勤匪今。滄

宰永久。賦也。

辰詔諸孤。憶我父之存。嚴梅博博。兼念王父。嘉靖良臣

誥命榮膺。龍章炳麟。克忠子君。克孝於親。敷華靡涯。啟我後昆。賦也。

通歲大淵獻。屬次於丁。新朝改運。新歷頒行。于印有母。

惟知有明。祀祝舉年。新號絕稱。大義如日。得之珣璣。賦也。

道迫困敦。凶氣未除。屠劉荒蕪。蘭莫思書。于印有母。故

水無餘。怕神如瀆。周渝厥神。清白家風。聞諸先姑。賦也。

明皇帝中興。永曆三年。屠維赤奮若。秋屆畢玄。吉日乙

酉。營謝晦前。設帳際期。八裏開先。有子三人。有孫倍旃。

既拜既舞。既拉既鮮。萬壽如天。賦也。

鄉在己卯。七旬倏加。壽域宏開。戚友頌歌。彤管芬芳。洵

戒孔嘉。惟德之貞。受祉如河。賦也。

今夕何夕。十載又臻。壽域宏開。敦迓繁價。于姓振振。洵

髦孔文。惟德之貞。受祉如雲。賦也。

今夕何夕。十載迭增。壽域宏開。天保定爾。以莫不與。黃

髮兒齒。洵康孔率。受祉未央。惟德之貞。賦也。

度彼桃源。秋菊凌霜。猗猗數母。德慶有光。爾胤繁昌。皇

考餘慶。歲稱霞騰。萬壽無疆。賦也。

度彼桃山。嵩柏或茂。猗猗數母。德爾孔率。弟穉教肅。肅肅

學時篇從以天祿萬壽賦也

雖難者鴻十有六章八章章八句四章章十句  
二章章十一句一章十三句一章九句

### 難鞠

難鞠壽親也先是歲己丑老母年七十有一坎  
忽內美作詩十有六章以上壽焉今歲己亥是  
為八十有一內美且喜且懼且拜且祝復作是

### 詩

難矣鞠華難矣鞠華難矣淑人眉壽無郵難矣淑人眉壽無郵厥生伊何曰

維已現厥德伊何艱貞永守賦也

難矣鞠華難矣鞠華難矣淑人眉壽無疆難矣淑人眉壽無疆厥年伊何曰  
維已亥厥慶伊何眉壽無害賦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豈惟鞠我實撫我維母為父維  
母為師賦也勗我為士成我為儒賦也

母稱未亡人方三十歲食貧度暮歲音帝賦也遠于今年  
八十有一艱苦備嘗兒如昔日賦也

鄉維七葉稱慶愉愉修爾十秋時事大殊賦也虛政攸加道  
產蕩如免賦也業漸溫尚無缺諸賦也

鄉維七葉從兄拜于庭今則如何弟見台兄鄉維七葉  
弟拜於後今則如何弟亦雅登賦也

今則如何戴喜戴傷喜此眉壽傷彼雁行今則如何戴  
傷戴喜雖無馮燕賦也戴甘故水賦也

雖無弟兄有兒弱齡孫事王母曷敢不稱雖無兄弟有  
妹若壻介壽殷勤情物咸備賦也

維母有命潛見隨時豈必祿仕乃見孝思兵凶喪亂仍  
遇饑饉豈可求名與爾偕隱賦也

維母有命曷敢不遵維子不肖前朝逸民前朝逸民曷  
忍言仕不求祿養斯母之志賦也

維仁者壽先聖有言雖則清貧黃髮延年清貧不仕不  
肖之患賦也萬壽無疆斯母之賢賦也

維天有命維母受之維母有年維天祐之維德維福匪  
母弗任萬壽無疆斯天之心賦也

難鞠十有二章章八句

### 古歌謠

### 黃澤謠

黃之澤其馬踰輪皇人如神



黃之渙其馬山子皇人介社

白雲謠

白雲英英，豈風瀏瀏。山川間之，東西道修。子可不死，八駿重遊。

瑤池謠

予為天子，願撫天下。今且東歸，俾厥得所。三年治成，期復見汝。

商歌

南山白石何鑿鑿，南山有人叩牛角。唐虞世往忽如昨，夜寒不明布衣薄。牛兮牛兮，且服犁。平田舍汝，將用誰。

度彥歌

百里奚，飯牛肥。富貴來復何為？國相躋家相。蹊，度彥奚難別者？誰。

百里奚，五羊皮。幾不年別，而西南蹊。元母已埋焦，漸衣婦無歸。死可念，生可踏。度彥奚難人在茲。

延陵季子歌

延陵季子兮，不食心言。解劍掛墓兮，道彼存采葛歌。

我王夫人石室歸，臥薪之旁。勞織繡，萬根如胆。嚼如飴，我行采之。奚敢通。

越人歌

胡然而天兮，新波同梳。胡然而帝兮，在水中中央。綉被離披兮，輝盈青翰。心如木而悠悠兮，焉知彼岸。山有雲兮，江有衆。懷佳人兮，未敢言。

河內歌

鄴令智兮，過西門。鄴田惡兮，灌以漳。泉易國沃兮，稻梁繁。

易水歌

素衣兮，白虹。羽聲怒兮，號朔風。易衣西流兮，不復來。

長鈇歌

鈇文如鳳兮，竹實何空。鈇質如龍兮，雲馭何窮。鈇氣如虹兮，天何以為宮。

李夫人歌

影耶形耶，諦而視之。嗟胡被羞其弗行。

二九居集卷一終

二九居集選卷二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古樂府

長歌行

東南睇滄海。云是桑田基。大年有終極。融結妙游移。白日匿南嶠。何能生朝暉。秋霜易暮容。枯樹無榮枝。少壯不早成。白首寧重緇。

蒼柏植南山。久視千萬年。下呼弱柳枝。侃侃相與言。女雖美顏色。孌娜受人憐。驚恐白帝至。暮容不復存。豈如

我獨立。高節歷風烟。葉凌千仞霜。根漱萬里泉。不抱歲寒心。寧能長拂天。

短歌行

春日載柔。秋風其烈。易我柞榆。更我歸裘。胡騎北鳴。越禽南翔。豈不志遠。懷我故鄉。齊英灼灼。朝華暮落。春酒既旨。云胡不樂。林有歸翼。隴有涸泉。不聞于牖。不倚于門。清烟盈突。鳴琴在室。晴則憂存。暉曜西沒。雖則西沒。良宵可卜。皓月自來。何勞東躡。冉冉紅塵。悠悠白雲。伊周已逝。管樂何人。淵不厭深。天不厭高。彈劍和歌。以遊

以遊

塘上行

蒲生何叢叢。中有孤雁鳴。羽族不重偶。矧云庶彙圖。破家已滅人。義亦仇讎。新人本摯敵。棄爾棄其從。一道未庸終。難以立玄黃。愛憎任世態。鍊金安足傷黃鵠。歌既哀。青陵衣且腐。前史傳餐霞。殿未嘗親。馬為成敗異。棄捐合巷。恩局為殺死。別棄捐。刻下魂出亦勿苦。愁入亦勿苦。愁背天諱。巨毒忘配。過微尤。浮雲旦夕變。流水東西流。拜命祖九原。何顏觀幽州。

梁父吟

古墳馬鬣封。草色青相倚。借問藏者誰。答言齊勇士。二為接開疆。一為古冶子。搏虎卻三軍。誅鼃砥柱水。嬰也過而趨。矯矯不為起。因之饒二桃。等領一時死。文儀雖少疎。慷慨皆知恥。有才必有病。駕馭在器使。嘗聞陳卿強。唯禮可以已。況乃匹夫雄。亦克當更始。惜哉相國業。亦任權術說。開誠集眾恩。何至出於此。

俠客行

破產買駿馬。揚鞭起紫塵。遠道徧天下。吐氣白虹新。腰

橫三尺泉所殺數千人。道逢王孫華。不言贈萬縵。側身  
揖孟嘗。瞋目視秦中。左手折虎尾。右手拔龍鱗。荆卿徒  
憤事。聶政亦殺身。劇孟得虛名。郭解非純倫。獨愛辟殺  
兒。推車驚帝魂。運籌追炎漢。得報相韓恩。亦有淮陰侯。  
滕公嘗見珍。陽墮拜大將。一語定三秦。少年稱下辱。老  
父圯上嗔。豪傑有深育。區區寧足論。白首未為老。無家  
不是貧。相如何落莫。消渴為文君。

結客少年場行

翩翩良家子。不愛萬金囊。求流精駿。復市太阿鉞。朝  
凌吳楚雲。暮蹴燕趙霜。平生重意氣。結客少年場。

猛虎行

波不瀉下和玉。舌不嘗樓盤。和也未識時。獲兮非獨  
醒。志士防東嶽。俯仰壯山靈。猛虎號厥前。掀髯無懼情。  
披霞入云云。挽日出亭亭。攀遊千萬仞。豈為報陰驚。

行路難

君不聞阿嬌。如有金買賦。悟明主。又不聞王明妃。無金  
買畫。悔胡兒。世人重利多反覆。縱有忠信將安施。囊中  
但得錢十萬。天下何人不可欺。西歸滄海流。東沒黃雲

日枯木有紅英。色轉無白質。盈盈都郭女。一夕嫁蓬萊。  
雙鬟江頭石。題為合浦珠。離光栗烈狀流燠。鬼升紫微  
帝入獄。眼見鴛鴦啄竹實。空令鶻雀嗟。朽腹卵為兒。父  
面為雄鷹。翼覆鴛鴦。爪藏射虎青天自廣。白眼誰親桃  
杏。雖芳不如蒿蕘。行路難。難為傳。踰淮橘。枳北南。變三  
月。黃鸝走。懸出門。咫尺傷兩足。我欲凌空行上天。

白苧舞歌

館娃宮中白玉堂。朱門翠鎖金倉琅。木難幃幙火齊牀。  
暖風微微沉水香。西施起舞白苧楊。裾袂掩映雲扶搖。  
縈塵集羽紛相爭。旋武漢霞響簾廊。滿庭擊節和鳴璫。  
輕埃不起清且涼。霧縠侵曉流微光。纖肢百轉如垂楊。  
疑隨綠雲天際翔。將闌復作態非常。徘徊轉盼屬君王。  
華燭頻更歡未央。

白紵詞六首

桃花發。柳葉青。芳華山畔采新女。淒水不歌歌白紵。飄  
飄羅袖隨聲舉。紅顏窮究絕世微。少年青春朝擊暉。香  
車駟馬莫言歸。  
姑蘇臺上春颺和。館娃宮中春酒多。美人二八揚青蛾。

為君引滿玉頻酌  
須臾激楚轟朝輶  
一聲翻落庭前花  
借問承歡有幾家

白紵之白。白何如。當筵起舞。為歡娛。琴瑟鐘鼓。蕭簧笙  
應節。輕盈妙疾。徐轉雪迴。風長帶舒。忽然垂哀。停歌踟躕。  
含情忍淚。欲何須。

芙蓉如綉柳如烟吳娃越婦紛留連舞衣絳繚催管絃  
驚鴻翔燕何翩跹絲羅喬木思極天達期萬歲樂延年

不惜歌舞侍璫筵  
手中簫冷為君煖  
嚼徵含商清且遠  
鶴來鳳下行雲卷

流水潺湲情不斷  
烏啼城上銅龍轉  
西方月明低欹欹

行樂不遑秋夜短

越羅楚練秋雲輕環珮歲蕤蘭蕙馨嬌姚十四已知名

可憐一顧傾人城月影花間下輦迎含羞掩扇難為情

願作平原雙脊令

烏棲曲 四首

門前柳葉藏栖鳥。門中少婦學當壚。薄暝壚頭酒新熟。

郎醉出門何處宿

睡足初更嬌夢醒枕郎左臂郎不驚床前博山沉水爇

輕烟自噴同心結。

孤眠一夜腦脂淡。月來不來。羅幃暗。夜半沉吟憶昨朝。  
自彈琵琶郎渡蕭。

浣紗溪岸鶯鶯睡夕照紅雲溪水醉美人含笑待郎來  
有似芙蓉花未開

長信怨

要本越驍較尉女奉充下陳侍明主陋質偏承寵源隆  
三十六宮無厥侶何期君老溫柔鄉新愛雙濃舊寵深  
白日移光成暗裏含歡飮扇逢金商火迎禍水那能久

願奉東宮從水后。只憑孤影無人問。燕寢空幃甘獨守。

空轉拋影復何言。君是荆莊妾樊。魄絲筆祇將書擣素。  
蕭金粟。用買長門苑路春陰芳草綠。清池炎盡荷華靚。

秋深菊綻圖明極。雲冷梅開妝碎玉。四時月露幾遷變。

夢魂不到含風殿同輦榮恩尚可辭長信幽居何足怨

下不怨雙燕上不怨帝身但懼佳人在左右從今侍側

少名臣

銀瓶怨  
痛來岳  
父冤  
抱忠銀  
瓶王  
趕并死

譏言興天柱傾忠血腥孝魂驚官家父兄沒虜庭反信

奸臣賊兒父若兄，恨兒不及漢。激紫淚光閃，閃濕銀瓶。  
嗟嗟井深泉水深，視弗見阿兄形。吁弗聞阿父聲，嗟嗟  
兒冤莫雪兮，兒何忍獨生。

### 杞梁妻

壯士當棄苦，不與五乘賓。同國非所知，憤然喪厥身。征  
夫已向疆場沒，少婦聞聲腸斷絕。馳驅連道負遺骸，知  
禮辭君却弗來。激烈精誠貫吳帝，一聲號動都城頽。無  
父無夫復無子，婦人所欠惟一死。艷骨葬于魚腹中，黃  
泉婉婉從夫子。世間男兒鬚似戟，忍辱偷生視戴履。何  
如窈窕一紅顏，命若鴻毛赴湯水。

### 公莫舞

芒碭雲氣罩鴻門，五彩龍文日下奔。虎幄香風綠醺醺，  
陸車重瞳情款款。佩玦三看睚眦火，先湛盧齊飛虹影雙。  
樊噲不來子房立，天翻地覆霜花茫。微聞夜醉斷蛇腹，  
血腥深山金母哭。赤精炎炎耀咸陽，白帝子擎那得復。  
公莫公莫，臣在此。沛公今日非卿子，酒闌霸上一騎歸。  
玉斗當年筵碎塵，起。

### 烏夜啼

烏夜啼，烏啼楊柳樹。閃烏夜半郎何去，柳葉垂窗門半  
開。可憐夜夜憶郎處，月明照烏烏自飛。影過窗外詩郎  
歸。

### 楊白花

楊白花飛去，落誰家。春風獨憔悴，南望大江迤江水茫  
茫。隔千里，連臂一聲宮月死。

### 三婦艷

大婦緋桃帳，中婦牡丹裳。小婦芙蓉帶，纖腰束自長。春  
風香滿室，安坐日華光。

大婦郎中郎，中婦夫大夫。小婦婿年小，昨拜執金吾。庭  
前紫荆樹，枝葉愈扶疎。

### 五雜組

五雜組，星霞鋌合從往復運迴文。錦不獲已觀行審，  
五雜組，楊家隊往復還。楚尹佞不獲已聞潛醉，  
五雜組，三春花往復還。夫道車不獲已，堞白麻。

### 莫愁樂四首

陽春二三月，處處種桃花。借問石城人，莫愁第幾家。  
石城在河側，河水向東流。艇子如雙鳥，西來迎莫愁。

莫愁能度曲，媚媚動人情。石城諸少年，認得莫愁聲。  
朝登石城樓，莫泛石城波。石城來往處，無奈莫愁何。

子夜歌 六首

今日斗酒會歡，聞子夜歌。白雲飛去盡，流水覆銀河。  
種生芙蓉花，深水花葉秀。面上初見蓮，暗中自成藕。  
銀針五色綫，愛繡牡丹花。聞郎借絲毫，描向架上紗。  
儂性不解飲，為歡持向來。愛得桃花容，殷勤盡一杯。  
枕歡左腕臥，羅袂暗生春。起視無處處，原來掌上身。  
中夜調桐絲，歡來忽變手。非關曲有誤，欲試知音否。

金籠養鸚鵡，教得似儂。盡月明歌子夜，隔牆慚郎心。  
邇來幾一月，恒賜無兩聲。不愁天色早，愛此日多晴。  
雙燕時左右，度彥橫其間。儂意何郎意，夜夜嘗相聞。  
蜘蛛網屋上，喜子綢繆下。不分大與小，兩處絲相掛。  
只宜花下嬉，詎忍花前別。遠意入樓唇，苦心徒自咽。  
溫風吹流蘇，余半愁空暖。生來自細腰，加之羅帶緩。  
感郎綢繆色，慮不及中情。翦紙作巨鉞，形重實遠輕。  
兩蠶同一繭，爾我交纏綿。只為腹中絲，至死並頭眠。  
今年年十五，與歡同日生。憐愛須及時，轉睫玉容更。

願歡如高柏，願儂如女蘿。枝枝自宛轉，葉葉自婆娑。

子夜四時歌 八首

來心只獨憐，春色當誰愛。東風楊柳枝，自結流蘇帶。  
與郎國百葉，幾度歡儂家。豈謂春多讓，郎心不在花。  
歡戴石榴花，儂紫石榴裙。顏色自相似，但愁情緒分。  
向晚紅雲熱，羅衫微汗濕。歡持白羽扇，不倩涼風吹。  
蟋蟀牀下語，過雁霞邊影。獨自倚熏籠，猶覺秋霜冷。  
邀歡坐金井，共憐明月嬌。美學梧桐葉，因風隨處飄。  
朔風長夜鳴，客窗堆寒玉。早起笑銀篴，為誰吹數曲。

女蘿託長松，纏繞情何極。願因歲寒姿，並泮夜霜色。

前漢歌 三首

憶歡始見儂，過前溪來。今如溪水東，郎能復西迴。  
懷何日閑，出亦封前溪。入亦封前溪，自郎出門去。桃花歸路迷，止見杜鵑啼。  
漢邊種青竹，枝葉何珊珊。春來雨滴文，亦如湘淚斑。能無弄玉顏。

五言古詩

擬古 三首

沼下驚鷺雙居殊可憐樓中佳麗人獨坐惜韶年憶  
年十四五與君相周旋朝和難鳴詩夕調鳳曲終豈知  
頃刻歡一別判兩天羅衣日以故芳草日以鮮仇離望  
雲漢修阻怨山川桑弧志四方知君未返轉安得奇服  
車隨風至君前

迢迢銀漢夕艷艷華燈輝琅琅碧玉投乳乳流黃機織  
手雙袖卷綉裾環珮垂明月斜照柎秋風冷侵絳豈惜  
深夜勤以為君子衣向曉已成匹文彩鬱芳菲中有美  
裝花並頭自相依

文統判河水噫氣關山雲人生有時命安得不離羣離  
羣在形骸萬里役心魂君乘陸道車妾心如車輪修途  
弗親駕宛轉隨飛塵君登江上舟妾心江水沄蘭漿風  
浪急蕩漾離愁念遠固如此幽居誰與論達門終日  
掩不見倉琅根

雜詩十一首

姜牙求志者皓髮始遺逸何意渭水區後車載非然一  
朝師文武郡土青齊東煌煌雖屬焉泱泱表大風假令

不期頭熟舉奚歸陸當其未達時蓬茅甘自終鼓刀斷  
鉅業垂鈎這奇功時哉荷紫遇市井無異同誰知興王  
累乃在釣屠中

種竹山石下蕭疎最相宜玲瓏青玉骨勁挺有餘姿  
筍動然生碧色何穠穠轉盼成高林鳳凰當來儀四序  
任輪轉矯矯涼風吹嚴冬不易禁隆寒無改枝上凌天  
際雲下落清風獨苟非根節固那得此歲寒

涼秋八九月晚風鳴不歇落葉飄前楹衆草臥零露露  
光濕桐林螢火暗林樾浮雲從東來皓魄忽西迫病起

慵執梳篦髮垂短髮衣敝無人造機解誰當結不洗許  
由耳那在張儀古靈鑄鑿巨鼎老難守丹穴時事已可  
知吾生客句遠偏讀信陵傳莫翅枚生發

有婢當開織有奴當問排濟時在素履經世匪虛名名  
譽大蜚揚負荷恐不勝北人操南舟風波多震驚原衆  
青有本君子恥過情橙紅徒早落菊淡乃晚榮晉人愛  
清談祇足誤蒼生

寒食烟火冷攬衣陟山那宿草吐新頰陰雲凝麗愁追  
矚千萬里白楊悲颼颼陳墓墳土中豈無公與侯春花

遙關落百載鳥龍閣。抱山斷石。傳首陽埋一坏。高人有  
遠觀。愚夫徒妄謀。一死縱同歸。厥生胡可俾。九原歎隨  
武。賢哲願從遊。

世人信神仙。愚惑昧雅道。豈知天地間。物擇必壯老。日  
月交升沉。暑退寒始造。節候隨分至。一刻無草草。誰令  
三百年。俄頃不自保。縱使能長生。悠悠同枯槁。異何  
彼歸。餌丹傷壽考。虛誕復何益。真倫以為寶。

鳴鶴立庭中。不及鴈燕舉。風塵多暗昧。豪杰空鋤林。  
衆寂栖遯。草澤澹客與。里耳賞繁音。何繇尊大呂。隆中

比管樂。時人乃莫許。

孟冬寒氣降。莫雪飛花白。公子開玉樓。美人侍瑤席。顧  
盼光彩動。流連歡賞劇。茵坐紛交加。羽觴任狼藉。一笑  
破酡顏。千金安足惜。明月已辭歸。銀缸珠灼燦。相將罷  
管絃。亦復亂簫寫。但覺蘭幃溫。風漫薜蘿。不知蓮門  
如龜手。苦夜績。

清清沼中荷。表裏無支蔓。舊當幽意含。澈澗微香泛。新  
開玉掌合。並立花容艷。月色瓊瑤美。波影雲霞爛。鴛鴦  
戲蓋陰。比目游蒲閣。佳人不在茲。對之恒永久歎。

蜻蛚出深水。蟬蛻藏層林。玄根吐青苔。赤日泛幽陰。變  
化相輝燁。高下旬升沉。時會不可覓。運阻豈能尋。物理  
固如此。胡為勞寸心。

方舉相良馬。不在驥黃間。神理有深契。區區何足言。焚  
香芳樹下。清飈和徽絃。天機匪襲得。恬淡無羈絆。飢餐  
蘭芷潔。寒衣芰荷鮮。獨坐眺遠岑。臨流樂鳴泉。明月真  
性朗。白雲心緒閒。豈為耽幽寂。吾道原自然。

哭灝子

曰若丁卯秋。夢有熊羆。既一索。獲震祥慶。深尸已遷。遂  
矢并桑弧。環射一何壯。鍾彼清淑氣。誕此岐嶷相。嬉笑  
曾幾時。吁嗟罹劇急。拊書亦云瘠。力命難相抗。詰旦乃  
端陽。溘然竟長往。哀哀孺子。魂棄我將何向。回頭憶弄  
璋。轉盼已屬殯。生當桂葉芬。死值菖蒲芳。有名登鬼錄。  
無語歸陰壙。玉樹摧庭前。蚌珠銀掌上。達達連厥虧。天  
性失攸暢。痛哉梓初拆。苦矣橋安傍。札號三歎絕。商明  
兩將喪。童烏玄未開。草祐環珠。誰償魏魏桃。山腰弱骨於  
焉萎。屬子埋芳艸。龍駒委埃壤。捧土泣永訣。中心煩自  
想。夜臺寂無音。難露蟬堪唱。林木為悽悽。行雲相悵悵。



短草覆孤墳。出門不忍望存沒。雖既殊幽明。豈能忘耳聞。啼笑徹目記。睽依亮欲睡。未睡時。孩抱一如。羅閣時不見人。燈壁搖微。既汝祖吾堂。慈愛汝實莫。尚條歎含鉛。虛朝夕頻嗟。嗟汝母悼汝。賜春毒不可量。宵夢汝在懷。依依猶故狀。醒離原死別。路絕焉從訪。烏鳥失哺雛。慟號窮肺腑。嗚呼聲如九京涕。傾浮春漲。三更風雨淒淒。滿助哀。心傷賸鬚飾。淚滿遺衣桁。鄰婦慰增悲。家人哭愈慘。我生二十餘。七尺雖軀。離情仰弗愧。作奚辜。吞蘭。彼蒼胡不仁。酷禍偏余降。聲我鶴。和歡慶。殃從見。還圓。拋烏歌。風池塘魚噴浪。晚來花韻馨。夜半月瀾。時遠者論詩書。適今反直諫。時昔得意場。俱作淒涼況。盡談時類狂。愁慙恆成憂。忘憂情筆墨。遠憶惡醺醺。蒙莊號達生。探理終隔忘。數乘運可安。倫摯情難曠。三萬六千報。悲吃何時落。我茲思子吟。聊以鳴惆悵。

### 古意

君子事遠役。悠悠牽我思。室家一何樂。潤別良非宜。空房嘆薄命。永夜憶佳期。踰千萬里。妾愁君豈知。玉筋為君風。朱顏為君裏。昨夜夢書四壁。覺猶記之。擬續迴。

文鏡寄報陳我私。功名倘少建。握手當有時。魏魏帝王鄉。勸君勿久羈。駒隙不相待。少年條已移。及今得歸來。敢云邂逅遲。

### 巨靈詩 事見洞冥記

西京有少女。其名曰巨靈。青春多斌媚。玉貌悅宸情。君旁青珉壺。出入綺羅輕。應是大羅仙。幻來天子庭。語笑春花紅。嬉遊秋月明。美人空自羨。七子暗相驚。遲寵驕鉤戈。殊恩尚尹邢。離宮雖六六。不敢與爭榮。一朝將永訣。忽遇東方生。東方亦何語。目視雙頰舉。看遠看化青。崔嵬入雲宇。雲影半天開。高臨青雀臺。青雀去復返。不見巨靈來。

### 夏日述懷

高臥枕書帙。涼風復在茲。沈吟適會意。起舞臨前池。劍光拂日彩。寒飈滿荷衣。舞罷忽接首。流涕橫交頤。青天萬里道。持此將何之。候生監夷門。朱亥隴屠兒。天不生信陵。白頭誰見知。長嵩雖夜霄。蒲柳當見嗤。但逢春色茂。寧問雪華欺。富貴吾自有所憂。非暇時秋霜不避人。將來變綠絲。

秋夜達生達生克蒙克慎昌言更廷諸昆弟賞月得月字

秋深微露泣。入望茶烟歇。散步凌霜空。披衣浴涼月。薄  
寒遠疎極。夜色光林樾。花陰涵藻蕪。桂影飄餘綠。既憇  
清虛殿。詎受黃塵謁。別茲當棟華。轉轉皎冰雪。兩難盡  
紀。羣謝多胡羯。談笑喧脩虹。天際橫不沒。飛竿醉霜  
娥。兼以金谷罰。俞枕乘厥時。曠取何超忽。狀杜韓寬囊  
賡吟連明發。

瘦馬

本是濕注駢。汗血流光范。四蹄依棧七。尺如壁立乍未  
親。鞭蓋苦懷在。羈勒皮粘寒泥。雲黃清道雪。汗尊雷經  
古戰。八陣慣出入。陰山風似刺。朝暮電飛急。朝連鉦鼓  
嘶。夕踐旌旗集。輟勦實備。露奔騰日不給。豈知功未成。  
局促歸原隰。驪黃任吹求。壯壯隨提拾。王良與造父。見  
之當灑泣。搓牙骨尚壯。萬里直呼吸。首猶清漢紫。一食  
凡馬十明年。會長征。慎勿嗟何及。

病鶴

嗟鶴亦何病。飲翼即卽忙。灑灑留清姿。昂昂聲羣衆。排

細南山。岑往過北山。屋傾無傷鐵。味寒無柔橘。祿有時  
發。長嘆響震太微。聞者驚其聲。皆疑謂無疾。九萬奮  
雲程。大鵬乃嘯。匹霜毛。絕纖埃。自憐徐句操。但令雙羽  
在。胡至混。鶴。金風秋曉鳴。天半何蕭瑟。翹首久傾聽。  
愴恍如有次。偶然遭困頓。終非樊中物。遮莫養健。一  
飛凌霄霄。

貧女

不生王侯門。不墮歌舞數。雖云良家。燈清白。由來久。聲  
竹加雲。縹緲約玉。腰衣裳巧補綻。漱澣屬無垢。恒亦  
佩蘭。縷芬芳。性本有。那知金作屋。更疎珠量斗。幼時往  
東鄰。瓶人拜姑舅。珍草紛藏。綺羅爛星柳。德客果何  
如。效顰不悟醜。徒能威妝飾。便既奉箕帚。何哉此荆布。  
寂寞空自守。屈指數生平。來年邊十九。可憐婉婉質。清  
淑勝瑛瑤。塞修遠。紫陌未嘗顧。寬。瞻憶此。感復羞粉頰。  
忽被酒。辛苦事女紅。曷惜。處。移手。處。剪。母。即。師。機。燈  
是偶。霸陵山中。人詎識。為誰某。

素絲

艷色皆染濡。茲惟存一潔。綿綿悉幾微。噉克克汗淫。殆

是天所生。而非人所當。碧空秋露。紫洞瀑流。世道  
趨浮靡。華飾以為悅。君子神閑淡。實心迴區剗。繪塗祇  
增巧。清白寧傷拙。縱使成文章。畢竟屬後設。豈若絲之  
素。自然高綺錯。蒼蒼正色。雲彩幻一瞥。黑將惡露雨。  
顏亦憎蠶蛭。所貴有本真。宇宙乃不紀。

璞玉

美玉產崑山。渾然璞璽異。雖礪雖未加。體質獨醇懿。川  
微挹精深。毓茲王者瑞。桓信頌公侯。璧琮禮天地。密研  
塞囊中。特達世塞二。風塵更顛倒。必將題曰偽。造就幸  
日長。琢磨誠匪易。白虹既應天。人言馬足累。影只小  
才。養晦乃大器。善價毋馳求。良工當自至。明廷縱遲暮  
陋巷好潛貴。竊怪陵陽侯。多泥干利淚。

壁弓

棄置復棄置。棄置何足訝。矯矯七札弓。間寄北簷掛。正  
如遊宦子。力倦得休眠。朝夕蒙坐席。倦塞臥膝下。又如  
廢將軍。解兵返田舍。第恐醉生肉。不應拜而羞。錫周可  
開王。秦晉曾定霸。彼美養繇基。春秋名善射。一矢應弦  
飛。憑仗烏號括。今年洋中獻。明年郊外馮。壯士誰穿楊。

據臂執其記。護氣從西來。蕭蕭入窗幃。暗開露露。獨  
裏鳴長夜。

北舟

南人造巨舟。可坐千人家。此時大海流。龍拔青山重。環  
觀城百雉。巍望屋萬椽。水負誠多力。天涯渺難控。噫氣  
道相乘。凌虛飛鳥翔。胡為當風利。咫尺靡敢動。駭督方  
冥迷。袖拳尤倥偬。借問舟上者。指麾於誰共。生長幽朔  
間。曉習惟鞭鞭。一朝航南海。創見若奇夢。所以波浪惡  
茫茫。失操縱。付之非其人。何繇得大用。

畫月

大明錄東升。暫欲指西赴。衡陽次昆吾。夷麗未云莫。纖  
纖蛾眉月。宛宛隨空游。遲遲過宿分。皎皎涵光素。天行  
從旋轉。二曜親來牙。豈如參與商。相睽不相道。哉生復  
上弦。臍胸循常度。需之無尼軌。促爾誰競步。惜彼盈虛  
理。因之知生死。數遊始所當。然金鵲。昨見如須臾。入高  
春。夜色初。聲聚果。輝被星。文清彩微。雲路桂影。三垣  
霸客九地。布晴能憶。偶缺而不深。仰慕寄言塵中人。皓  
魄只如故。顯晦自有時。那得尤蟾兔。

春竹

條風聲發生。萬卉欣戴青。青皇修富貴。色色傷奇。其  
中有此君。矗立森蒼玉。班淚不相江。元首仍嶺谷。虛心  
凌霄漢。振節耐注。盈本同蒿柏友。園苗蕭艾族。際遇滋  
竭夷。化工妙亭毒。百枝十枝秀。千葉萬葉。或鮮澤。滋若  
波。輕盈薄於靚。乍可落成陰。旋將開滿目。澤忘考參苗。  
寧論參並莖。既曰披茸茸。又曰茲較較。請看歲寒月。依  
舊春時竹。

哭淑則

愛女生四載。歲月忽蹉跎。不幸而短命。一朝災禍羅。僅  
臥委十日。永辭歸山阿。死者竟已矣。吾生長悲嗟。無病  
防汝病。有病懼病多。未死憂汝死。既死傷如何。當汝未  
死時。依依色笑和。身披紅布袍。足穿烏革靴。樓階下復  
上。舞蹈何婆娑。睡起弟嬌啼。無人嘗自歌。伯叔父若母。  
情愛咸匪他。祖母勤顧復。飲啖分雞鵲。提攜賴諸姊。奔  
走隨阿哥。嬉戲有餘歡。稱名帶徽號。池邊觀金魚。庭前  
攀綠柳。今年我教學。達離錦水渡。每過一歸來。迎笑不  
覺。謙瞻拜忘其疲。春戀若有加。值縫新帳成。時於帳中

過角鈎弄流蘇。簾畫橫春華。胡為條髮疾。熱癰成沉疴。  
不食復不語。始猶呼飲茶。既遂痛苦甚。揮手徒噫嗟。彌  
留已決旬。兩眼濕流淚。嗟。嗟。嗟。慘懷。奮與勢微斜。恨身  
結床席。恨聲滯齒牙。知汝與我訣。無復得撫摩。我言汝  
其死。命也難復。瘞。瘞。天地各相看。淚滂沱。豈意我一  
出。汝魂竟登遐。自此從外還。不見汝在家。哀情託畫陳。  
脾肝刺刀戈。終夜但展轉。淚多眼生花。愈想愈狂悖。歷  
亂心如麻。時序自淹連。今茲反難過。此生終有涯。此恨  
焉能磨。

七言古詩

美女篇

有女鄉壘。窈窕。容華二八芳齡少。建態環姿習以都。  
凝朱一點微含笑。明眸善睐秋波。滌眉曉望春山。綽  
鳳簪。浮動傍奇詭。曼鬢似雲光可照。楚腰怯柳。秀堪餐。  
環珮吟風音悄悄。輕盈羅襖露柔荑。石榴裙壓金蓮小。  
瀾輝掩映綠池間。一枝乍發芙蓉嬌。父母嬌憐掌上珠。  
姊妹紅顏。孫弟如銀針。愛繡鴛鴦譜。綠華能題蝴蝶圖。  
侍兒三五同嬉樂。不信佳人多命薄。惜紅拾翠盡遊歡。

燕語鶯啼春睡覺雲銷霧散暗生香離魂巢燕遠願長  
恨雙龍腦紗窗靜閑封寶形綺幔光乘曉花下殊芬宿  
待月簾前清影涼月明曉暖年年寒粉黛幾人應與友  
悲生銅雀西陵望聲效字難東里醜卓女淫奔司馬琴  
文姬失落匈奴扣兒生淑貴更何來未知當作誰家婦  
不字幽閨貞十年還歸應勿怨期怨桃花含芳灼未發  
梅實滿林青自縣鵲難息羽擇嘉樹龍子潛鱗思廣淵  
沈吟不覺心語口願得賢如梁伯鸞

裁衣篇

七言古詩

五

一從夫婿去年別忽見霜風秋發發深閨衫薄直難安  
人在邊城豈不寒邊城之寒遠可慮直待裁衣寄將去  
笑殺兒家弄艷才龜文獻出換夫回曉前聚首雖共送  
誤却狼居始行續夙昔襟期信業砧半衾不暖無愁心  
昨夜夢郎顏倍壯身長十尺衣相當顧郎控裏出龍庭  
燕然隆碣自書銘威靈罕于衡霍軀蟬玉蚌輝麟閣此  
時方自朔方歸金印封侯着錦衣夜半孤燈刀尺冷銀  
藏針密引更聲永裁衣已就意躊躇殷勤更寫一封書

題胡笳十八拍

有手當為李嬋手有足當為實媛足胡為弄逐亂離秋  
一死不能雁恥辱胡人慈母漢人妻傳得胡笳十八  
曲吾讀胡笳情最悲何如衛婦柏舟詩多才未貴節為  
貴勿羨中郎有女兒

春晚曲

旭彩東飛新獻白嫦娥入海金波圻窗蟬鶯喉報曉寒  
氍毹驚起芙蓉魄算火添香玉掌溫粧成錄帶約羅裙  
春風昨夜憐花落展繡苔錢認薄痕

嫦娥歎

嫦娥本是有窮妃錦綉繡帷相隨竊吞金母延年藥  
暗惜朱顏速別離有黃枚呈云其言翩翩歸妹西行日  
廣寒清虛路不遙身輕微步霞蹤遙從此幽棲謝紫埃  
脂鉛無事獨徘徊瓊樓玉宇重門鎖翠幃鼎簾高影開  
滿空霜露蘂蕊底低望人間隔烟霧幾回欲下步雲階  
宛轉愁腸為誰訴秦樓處女善吹簫鳳取雙騰入九霄  
我來悔不騎鸞乘只博青天怨寂寥天環生兒情何極  
雪床冰簟深相憶桂葉年年褪晚黃離夜啼啼空碧羽  
衣嘹唳霓裳新素女無愁春復春舊時前殿看歌舞今

夕淒涼少一人。玲瓏玉杵驚寒夢。擗就玄霜凝不動。為  
感君恩未忍嘗。擬酌靈藥無由送。請看織女會牽牛。為  
鵲銀河渡曉秋。何如孤抱步商懷。縱使長生自浹漉。曾  
聞霹靂振山嶽。聞弓九射九日落。何不一箭破蟾宮。蟬  
娥墜地歸椒闥。

或問射日生處。有舊出夏。同名異世。未可齊合。  
為一人也。子曰。然。非此。我亦不知。射日。乃  
天乃。古之射日。人於。是。有。名。射。日。者。少。有。之。  
意。昨。欲。射。日。故。射。日。以。射。月。也。夫。神。道。妙。於。上。  
境。寓。意。自。遠。是。故。夫。婦。交。受。時。夏。之。恆。度。空。上。  
界。神。性。之。修。而。假。月。宮。以。發。其。意。也。其。意。蓋。存。  
虛。無。從。去。不。辨。自。破。矣。故。曰。以。意。為。度。是。天。下。為。道。子。  
之。區。區。人。事。之。同。異。又。其。數。論。耶。云。中。未。夜。談。

壽清溪祖叔七十一初度

瓊河碧淨明南極。瑞繞卿雲五色。下燭桃源多異人。  
滄寧幽遠晴能識。我翁清淑挺其聞。胎結英芬胸八袞。  
粲彩鉛輝吞武庫。華清墨霽貴名山。弱冠章達觀璧水。  
春華秋實紛堪紀。席珍遠待舉呦鳴。雄踞詞壇拔斗耳。  
吾宗錫胤連蟬蟬。金紫吳萊六百年。憶我鴈鳩揚烈後。  
得翁鵬起奮光前。仔肩堂構聲靈顯。類駕燕貽昂幹蠡。  
桃蟲縱使偶拚飛。果土綢繆那敢侮。程門皓積雪龍能。

融也高堂施絳綢。小子翕然歌舉聖。泰風何處不涵濡。  
我思有才必有用。行藏總擬隨時擇。行懸楚天雨望著。  
藏者文星星。施動當世如孫。豈盜名。學優盟志繁蒼生。  
素殊軒澤富而艷。託放竹林談自清。公車竟斷長安道。  
黎吹空照英芝老。形輝聖主頌難。白首潛夫篇就草。  
只今覽揆達從心。鴻羽儀形粹德音。願教歲歲人如玉。  
何必靈靈肘曳金。邇來締社珠山下。斌斌不乏於焉者。  
賦輟馳驅追屈宋。文江浩漸凌班馬。賦事千秋意氣多。  
宏襟五嶽臥遊過。醉吟居士香山會。康節先生安樂窩。  
邵德遐齡古稀貽。唐賢十五開潤獻。羊裘鶴髮已傳優。  
麟趾鳳毛尤足美。未了勳華付有人。豫章七日何輪囷。  
結練晶芒升紫氣。渠黃逸足絕紅塵。庭前森植三槐樹。  
柱殿雲爐會霧氛。芭羅叩得寶輪來。長向瑤池伴青明。  
弔洪康使并序

紫雲洪公。諱雲蒸。湖廣做縣人。萬曆庚戌進士。  
天啟乙丑。錄戶部郎來為吾廣太守。考滿擢本  
省憲副廉參議。督兵入衛。回任晉參政。攝忠潮  
兩道。監軍征勦九連山寇。陳萬鍾凌秀等平之。

添設連平州。晉接察使。分守嶺東。適整飭仲威。  
兵備。會澤賊劉香作亂。入耽海豐。督府檄公往。  
撫之。為賊所留。公以死自誓。糧不屆。踰威官。  
軍出討。賊各公約。兵公曰。吾恨兵來遲耳。又遙。  
呼我軍連戰。勿以我為惜。云。遂遇害。是日賊平。  
崇禎乙亥四月也。後數日得尸水中。面如生。粵。  
士民莫不思公德。感公烈。遂請臺憲奉公入祀。  
名宦。多為詩以弔焉。

攬槍吐妖搖南嶽。海波飛揚億萬頃。白雲越秀逼狼烟。  
奮探戒嚴耽膽冷。公本湘沅一歲星。壺間扇緩解論兵。  
投袂窮巖探虎穴。披髮黑浪截長鯨。思掛難命濟蒼赤。  
一死鴻毛何足惜。聞當我軍壓集時。縱橫戮賊甘如飴。  
陰霾殺氣慘咽咽。積草炎雲愁不飛。見危授命誠稀得。  
敵愾烏能顧七尺。恨不頻更碎賊頭。追語龍鱗面努力。  
此日吁嗟已首紅。此時就難何從容。真卿仗義苦希烈。  
張步矯虔賊伏陸。亦有英雲與王裒。滇南死節誼雙忠。  
彭殤草草今安在。祇見流丹露光彩。既逢靈均英莖魚。  
魂成精衛思填海。憶裏一麾來五羊。翱翔蕩寇揮寒霜。

萬里提師衛京國。宣威禦侮勸勤王。班駘借寇旋東土。  
樂只十年詔召杜九連。之山多巨盜。暫試鈴鈴淮羅虎。  
條秦廓清因建州。瘡痍盈眼勞摩撫。千壑叢菁萬壑。  
盡化桑柘。麻樂安堵。如公才畧自崢嶸。姑衍然儲威。  
名可憐小。魄偶相。遂斷迷。敷庸。聲。放。生。為。肝。鼠。臂。那。堪。  
說。惡。醜。腥。龍。凝。碧。血。河。伯。震。號。礪。石。潮。山。靈。夜。弔。羅。浮。  
月。白。蛇。紀。月。青。冢。年。縣。此。光。爭。南。曜。縣。為。厲。獻。因。心。已。  
慰。有。功。民。祀。廟。巍。然。我。生。不。濯。人。間。淚。獨。向。忠。臣。曾。雪。  
涕。漫。賦。悲。歌。續。大。招。魂。篇。金。管。榮。無。際。

己卯年偶然作二十韻

家賢素若縈印綬。而獨儒冠因默首。世間輪奐說凌雲。  
而獨儒宮無一畝。空嗟壯齡逾六六。却不應陳九九。  
學道原思生自貧。擇賢德曜容偏醜。璞在寧堪幾則足。  
統存依舊不龜手。道遠天地鳳凰翔。落風塵牛馬走。  
狗盜難鳴徒爾為。徒安衡怒非吾偶。藥籠一日不可無。  
冠玉其中未必有。蘭晚將成椒與茅。馬羣止識驪而牡。  
效虛畫虎且屠龍。名艷南箕及北斗。柳州乞巧巧誰多。  
昌黎送窮窮去否。登夢於何故乃心。談經聊以糊其口。

眼光億丈照三辰，胸潤十圍藏二酉。猶恐疎身作荇靡，勿學草玄供醬餽。道路嘗憂祖述先，平時孰約張良後。南陽寂寂隱耕夫，渭水悠悠閑釣叟。雖云意氣叶高深，未免饕餮躬并白。懷古千秋感激深，全真一我周旋久。贊修尼父欲無言，沉醉淵明仍止酒。憑仗先人煮字鐫，為印此日塵愁帶。

象山草堂為趙家玉賦

伏龍之麓標勝竒，石崢嶸矗霞外。主人汴宋諸王孫，肯構不忘皇考愛。辨州刺史來吳京，象山草堂獨得名。綺花琳竹傳幽韻，月客風人敦好盟。側聞隱翁拱四寓，臥遊久已知其處。空同始射醫，無閭家輝亭云華不注。羅浮九疑何窮哉，青城巫峽鬱鬼崔。伏虎驅羊壺嶠幻，雲峰劍壁芙蓉關。神物言尋高士識，蜚來詒壁堂前懸。五色鸞看嫺補餘，萬鑑應非遁買得。隱漆層嵐玄實稱，金鉤環珞邁支機。觀明樓外浮青黛，敦良門邊連草微。羽獸行占夏，翟貢朝陽可聽鳳。鳳飛結廬陟降山之下，倭見巖巖喬仰者。豈虞術國散平泉，未數眉山記木假。况復堂中藏寶傳圖書，翰國萬軸縣負荷。折薪光燕翼。

長雖毛采紛翻，著書藏山芳譽。象山旁亦生書帶草，終南佳處何須羨。秦岱崇瞻旋自考，邇之梓里遠楓宸。帝室方需柱石臣，異時庸代銘於檠。多是象山堂裏人。

七言古詩長短句

夜讀孝經歌

微寒襲衣袂，夜雨聲相屬。燈前簡古書，靜展孝經讀。聞篇恍然入闕里，云是七十二賢之所履。泗流淵源魯可尋，東家峻極堪仰止。中有一人號素王，免顙舉項依稀似。侍坐者誰人，無乃子與氏。師徒相對何諄諄，無非一孝而已矣。古來百行茲為原，先王至教錄之起立身揚名彰厥終，鬻膚不毀護其始。詔我以三，除誨我以五。備警我以無親，刑屬三千。弗與比幽通神，顯移事愛敬。生哀感死，悖德逆禮洵成惡。從今不爭非為美，下為庶人上天子。仰玄俯黃執離此，思人有此身。借問奚攸生，毛裏知同體。勉勞見至情，受恩並殯確形色。所以成足行，是地義手持。是天經，聽來明往皆民行。至德要道蓋虛名，嗚呼人生喜懼年光亟。況乃有觀不竭力，風未含悠亦既遲。一始一終當盡職，我今民聖言私哀。增感激疎。



惶再拜謝不敏服膺斯誨而無數

飲酒歌

勿歌行路難請歌將進酒舉足羊腸懷恨多巨羅三百  
悅吾口周泰去後漢唐來蚌蛸人世歸烏有金龜母惜  
換十迴濤飲自然傾十斗左慈太白肩右握淵明手耳  
熱臥中庭皓月即吾庭鮑顏弗管時飛箭鴨綠鵝黃好  
歡懽地下應難覓杜康佳城寒食厄盡其難門救喝豈  
足哀金張許史亦成灰寄語驍駒并伏馬渡巾脫裘何  
樂哉功名富貴不可以力致鹿蔥花下且啣杯

戌婦詞

去年雪花白長亭送行客今年綠草新空閨憶遠人嫁  
君曉一秋別君如十春篋中衣未寄塞外鴻不聞相思  
當面晤歸期在建勳君身已許國妾身已許君君心唯  
知盡忠烈妾心惟知守苦節違計生離與死別

五排

辛酉歲

紀元逢作噩太歲在重先今昔時多變悲愉事靡常六  
龍新御極五馬舊流芳祖武貽來遠孫謀翼後長顧茲

三鳳侶于彼二難方弱妹娛斑綵嚴君恒救藥過庭非  
異經同被曷漸姜性分生何損天壤樂未央躬伊可  
慶微命大堪傷意父強捐館孤兒幼絕腸靡瞻情莫及  
周極德難忘所賴熊尤苦能教豹彩彰割綵成孟子畫  
秋造歐陽鉛紫馳千古埋荒和一堂帷燈殘雪色匣劍  
逼星芒理義趨家嶧詞華揖漢唐裘箕為自善操獲肯  
誰妨涕急言希誼澄清志邁滂壯行雖有待尚友正無  
疆十載條跼八孜孜敢怠遑

秋興

五律

吹到風非號飄來葉是梧金天初獻白玉燭轉辭來帶  
露庭爭起驚霜木漸枯雲行兼過雁月出接棲烏遠塞  
愁衣薄寒閨數影孤班妃長貯恨魀魎重嗟吁

公主和戎

鳳館輪唐好龍庭降漢恩座圖懷赤子左策嫁烏孫六  
轡來毡轡三同御氍毹春花辭月照朔雁帶霜繁蕭轉  
樓中韻笛鳴塞上寬金城空墜淚青塚不歸魂帝室忘  
深恥天驕敵至尊幸逢明威日非類絕來婚

初夏賞蓮得天字

春色昨辭去，韶輝更朗然。乍逢形火帝，奉對碧波仙。畫  
永芙蓉麗，風涼菡萏傳。神清宜綠水，性直與蒼天。潭影  
頌疎橫，浮香濯遠漣。眠陰驚夢覺，吸影斷腸斷。雨過不  
含淚，雲多愈覆肩。銀湖空復來，玉井竟誰攀。葦葦居何  
遠，栽棠體自翩。濂溪千古意，只在小窗前。

哭從弟克簡

天奪汝何速，飄然朝露零。取妻七十日，為子八三齡。半  
世辛勤業，微生淡薄形。弟兄眉亦白，父母鬢猶青。命也  
身難贖，哀哉禍早丁。謝階摧梓玉，荀室賈賢聲。有梓皆  
停柩，無兒孰乞銘。迷途何處泊，一寐幾時醒。我祖同鄉  
紀，昆行長雁翎。總麻方服禮，杖屨除經筵。樂道雖無  
傷，悽動奪令奇。歸還素位，修短憾蒼冥。草元不成夢，寒  
亡馬可聽。珠山臨定穴，雨淚濕林垌。

漢園書事

漢園行樂地，日夕氣何佳。俯仰金丸轉，寒溫玉燭諧。桃  
源澄碧澗，竹迳倚丹崖。洞舍堪龍臥，亭幽可鳳階。接雲  
看漢漢，過水聽潺潺。亮立苔封石，扉開柳拂柴。陰柯禽  
趾聚，蹲蹕鯽排落。龍輿輕颺，雲吹涎細雨。靈峙汎真日。

用龍躍好生涯，猶實當親故。量根贈婦，飯時為菜子。舞  
不作太常齊，荆紫藏田宅。蘭芳揚謝，隋五絃無異調。萬  
春是同情，但有宜家順。何妨習俗，乘管城花燄。藥書帶  
草滋，萊塵世悠悠者。焉知遠士懷。

留別諸生二首

相從多俊秀，張影漾朝霞。帶綵春生草，屯揮夜夢花。知  
人權郭泰，問字愛侯巴。八斗才華競，千秋意氣蒼。理俱  
襟岸潔，絮舞柳堤斜。歸去玄英莫，桃源一水遐。  
一日玄談合，韶光惜轉眸。雪消伊嶽侍，風送舞雲遊。此  
去情誰忍，經年業自悠。龍歸潭影別，鶴過洞雲留。方朔  
三冬趣，希文四海憂。勉旃瑚璉質，莫已琢唐修。

哭索男一百二十韻

翩翩張氏子，磊落茂才姿。豔藻襲邦國，端闕邁等哭。荆  
金齊袂袂，梓府瑞夔夔。手摩原無恙，風流復在茲。先民  
求卓犖，吾黨賴歲。俊來賢巨頌，饒題幼婦碑。露深藏  
豹澤，雲達奮鵬池。宅有林林柳，江生葉葉葦。澄清能發  
奮，醉濁亦推移。邑序初鵬舉，蘭屢奮馳。束修朋澤麗，  
既康帝恩康。鳳覽希千仞，鶴棲陋一枝。我親君是弟，君

敬我如師結誼嘉良厚成名惜獨遠虞球兼趙壁夏鼎  
又商彝總角重桐鄉芳隣近共雄躬耕方管樂志學尚  
顏伊用含需吾信居持謝我欺馬形忘壯龍氣合雄  
雖微調高人和玄篆後世知祖生先一著玉勒後何居  
古道車乘中原可建旗賞文誇狗監降意過牛醫詎  
割華歆席恒潛董子惟書心宗古帝易理悟危巖左氏  
公羊殺周官戴禮儀能傳三百妙寂辨五千卑雪簡忙  
中投風襟快裏披登門寧厭峻命駕勿言疲蕪徑筠遮  
樞陶家菊侍籬寒寒像各褐寒株釣瑣綠羽翼雙壺箭  
醉駘百屈厄倉毛憂蹕同室念瘡痍盜賊頻震警軍  
戎興奕棋升臺占列宿展卷按邊陲亂自遼東擊兵連  
漠北彌野腥憤次律塵浣辟元規燧報多蛇豕管屯罕  
虎貔金城圓怯素銅柱績懣施下下勞心某平早畫計  
誰附庸三輔難萬目四郊危劍佇樓蘭伏縷將冒頌萬  
結屣惟把膝入社豈攢居席上徐揮塵帝遠就解龜馬  
嚙豕提魚樂動漣漪臨滔天光澤開窻月色空梓霜  
猶帶興棋醕每陳奇難佩道何斯歸祀應不哀河沈難  
組餐日會匪戈虎草既尋生漢平餘繼以彼京輒隨影

去萍泛逐波歧館隔仙城背遼分錦水湧營林畔盡白  
駒陳蕃徒縹緲蘇雖明基鄉關實遠而安排暗故態早  
擬話遐思夜永蟬蛩冷天過雁字敬浮沉聊付世留落  
就如台學鈍蒙元友家貧仰母慈詠吟歡郡紳酬按習  
蘭芝羞食甘存淡遂居便覺綏三連成五處十上說泰  
時紫綬咸割眼黃峻但相皮解生多病肉頰長苦吟說  
虎觀經珠漢龍門策潯隋炎涼涼還扇出處處囊銀自  
歎云才短人嘲曰數奇得名緣因得怪事遇慈尊有女  
瑞而死何人淚弗垂懷中珠已碎膝畔蕙俄萎棄置尋  
常有凄涼不可容目光昏曩歷腸曲斷遠遼若舍平生  
契焉知此際地祥災何刺虎修短都參差連疾疎無間  
關山乍尚疑蓬然達二豎溫爾零三尸未送窮仍在難  
堪獨修船長沙來鵬兆大野威麟噫樹折樟枿質星類  
奎壁資人間失國幹地下還文司正似遊山往吳頰荷  
錫隨象棹何森迤辟殺世長辭識驗花間句歌吟木壞  
詞華拉翻化旒纓輟轉成輞白玉樓應就丹砂集莫道  
生年那滿百壯歲僅踰荼載次庚辰值秋重丙戌履幼  
勞哀並絕此站憾繁瀝門倚音除望庭趨跡鮮斷雁行

桐兩季。雙鏡泣霜。顏色驚分。老境聲。悼別。死生真  
 是也。歌哭互於斯。太乙青黎。滅生徒。絳帳。暮終。盛皓  
 髮。功乃欠。形塚。志。窮。知年。茲。誠。貴。向。日。墓。物。嗟。身。因。賤。  
 天。詩。意。胡。為。踰。邱。俱。延。壽。淵。塞。反。早。虧。鶴。齡。空。冉。冉。馬  
 驚。歎。索。索。莫。喻。蟲。還。展。晴。論。蝶。與。鵲。有。文。堪。自。祭。無。草  
 以。相。道。事。定。楊。哭。咽。歸。全。楚。露。漢。名。添。今。國。乘。位。與。昔  
 賢。祠。買。骨。留。燕。價。招。魂。續。楚。悲。家。皆。碑。溢。口。余。楚。血。交  
 頤。綿。引。前。與。推。綿。陳。漬。酒。私。滔。滔。漂。訣。鵲。渺。渺。祖。歸。驪  
 北。郭。縣。緋。彩。西。州。返。疊。脂。曉。容。偏。慘。淡。秋。氣。助。凄。其。健  
 筆。憑。誰。灑。酣。脫。少。汝。持。驥。蹄。起。上。駟。離。羽。有。長。離。叔。向  
 非。無。龍。孫。堅。幸。有。兒。寧。馨。差。足。慰。藉。甚。且。深。期。室。作。雷  
 能。操。弓。良。必。善。箕。披。肝。情。琴。琴。在。耳。語。淋。漓。墨。汁。蜀。牖  
 膝。毫。輝。蹟。竇。窺。琴。絃。牙。絕。弄。留。響。秀。聞。吹。字。宙。孤。塵。濟  
 風。塵。關。切。慙。韓。公。銘。子。厚。白。雙。吊。微。之。誦。讀。曹。同。品。經  
 綸。憶。見。推。素。心。懷。宿。草。班。管。寄。新。詩。從。此。千。秋。業。徒。教  
 獨。力。支。

林伯漸宅蜀茶花

種自驚叢得名。隨陸羽。彰意。欣。合。化。露。容。止。麗。朝。陽。顏。

玉雕瑜。質。形。雲。綢。卿。光。筠。獨。頻。詠。楚。杏。蔭。擬。裁。章。愛。讀  
 陶家。鮮。滋。同。楚。晚。芳。春。暉。和。靖。宅。何。必。羨。姚。黃。

七言排律

賦得津字戲贈郭少德

髦士風流。夙絕倫。宋家牆外。倚東鄰。幽懷夙也曾書葉  
 綢質。胡然少食苗。垂絳影中。窺去慣。襲馨衣。裏。竊來頻  
 颺。歸北。謝。應名。燕。日照南樓。不姓秦。有意。愈。散。髯。似。戟  
 多情。誰折齒。如銀。慙深。幾曲。飲。囉。噴。才。麗。微。波。賦。雖。濱  
 渠。事。何。聞。嗟。幼。婦。是。鄉。堪。老。陋。山人。藐。孤。雪。築。雞。頭。軟  
 僮耳。潮。登。嶺。隨。尔。已。忘。靡。蕪。穰。韓。韓。紛。看。芍。華。燦。麟。麟  
 登。獲。兒。轉。爭。芳。夜。園。扇。招。搖。駐。好。春。行。伴。月。客。光。漾。炬  
 坐。便。花。氣。飄。減。苗。憐。憐。莫。訝。胸。前。草。惜。惜。那。勝。掌。上。珍  
 薌。澤。醉。聞。齊。馨。塔。玉。顏。欣。見。楚。巫。臣。生。憎。換。馬。驚。連。塞  
 笑。設。牽。牛。眺。漢。津。臂。親。每。留。妝。梁。色。心。癡。寧。慮。渴。生。塵  
 高唐。雲。雨。迷。朝。暮。贏。得。駭。徒。幻。筆。新。

贈門人林見龍。雖龍入學二十四韻

渥水。駒。駒。汗。染。菴。溪。池。鵬。奮。翼。雲。餘。五。陵。在。昔。誇。年。少  
 九。牧。而。今。驗。慶。餘。信。是。粵。材。多。竹。箭。應。知。荆。產。亦。璫。璵

三羅早識此先隨。二璣寧漸場次。璣英會鳳雛來。雖下  
汝南龍子起。平與烏鵲英。英表巧衣馬。翩翩劍佩舒。  
調裏標麗清。宛轉樓前花。芳蔚扶疎。自饒巨力。能藉古  
相與深情。競起予。卓爾不羣。實際鶴。天然無飾。飾治中  
華。悟玄了解。伴君實作。賦英名。通子虛。說處碧山。諸代  
史旁通。黃石幾篇書。觀鱗聽羽生機。動弄月吟風。樂意  
摠快觀。聚星宵映座。爭看佳氣。曙充閭。桃霞李雪。紛成  
列。藻潔芹香。采既胥。色借瑞雲。侵黑髮。時欣化雨。灑藍  
裾。神傳畫譜。濯還淡韻。妙桐絲。溪又徐驥足。並馳超羣。  
遶龍泉。聯環發硯初。無雙士必趨金陛。數萬言將獻玉  
除。明哲此身堪補衮。澄清印志任登車。儀形佇采圖烟  
閣。管領含光射石渠。晚雪淵行未忍春風。淡蕩坐何  
如。心天應旅。須縣鏡臺園苑。無可荷鋤。小范秀才。角宇  
宙元侯。文學越平居。儒冠文可匡時務。吾道原非效靈  
魚。

二九居集選卷三

順德黎景義克



五律

閑中

閑中吾自意，淡外世何求。  
酒陣攻羈戀，詞源滌野愁。  
巖憑嶽峙岸，古任潮流。  
何事邯鄲夢，紅塵易白頭。

紫駱馬

駱馬千金價，連轡汗血殷。  
長驅飛翰海，轉戰躍陰山。  
載王嬌出曾馳李，廣遠狼烟如已息。  
帶月卧天閑。

有所思

不寐聽寒漏，相思慮薄裳。  
夢雲驚蝶蝶，涕雨漬鴛鴦。  
憶大垂手歌，憐秋夜長。  
傷心人北阻，極目雁南翔。

春風

舞雪留邊興，披拂復依然。  
春波面添紋，繡林間助管絃。  
窗開春夢破，花落曉香傳。  
乘此歸何處，應為閑苑蓮。

春雲

曉曉離青漢，紛紛映紫台。  
浮陽殊彩動，如月厚陰乘。  
親奇峯幻蓮，誇明蓋開北鴻歸。  
去急清影共飛回。

春山

巖巖遠太嶺，無日不蒼蒼。  
晴聚多嵐色，高流有瀑光。  
草茸閑路狹，鶯勢倚天長。  
石峰條風晚，差我礙夕陽。

春郊

曠野連朝市，韶光更可人。  
花烟籠絕岸，柳眼睜長津。  
記小通千里峯，連列四鄰王。  
孫遊不倦，驕足遍紅塵。

春草

茸茸隨處長，楚楚為誰榮。  
葉嫩禽爭啄，根圓蚓未鳴。  
雨繁滋有色，風細偃無聲。  
厭意於吾協，從教補外生。

望月

天公一寸刃，昨夜殺妖星。  
使使高樓月，光流五色雲。  
山連水面烟，樹郭人家身。  
在清虛府，何勞借海查。

達寄

天涯望陽斷，金玉恨遐心。  
數夜成蒼白，因風寄素砧。  
白雲行處識，芳草夢中尋。  
願似迴文句，行行有轉音。

夏日即事二首

嘯傲閑庭午，優游小院晴。  
葛衫披處爽，木屐步來輕。  
治底看魚戲，林陰避日明。  
景風拂短袂，饒有故人情。

但有微涼到。偏宜伏暑延。紅垂一樹裏。白挺幾枝蓮。花  
色驕羅綺。蟬鳴藐管絃。楚騷多妙意。獨愛遠遊篇。

十僧詩和曾子唯

蓮社多佳韻。才華別趣奇。分題咸尚僻。覓句不嫌適。七

字堪為號。單言即是師。想從天外去。還似坐禪時。僧右詩

禪心雲水適。無事梵林閒。捲盡紅塵滿。高眠白晝閒。僧右詩

檀灰旬燼蘭。若戶常關別有牛。頭上融公若是班。僧右詩

振袖離蕭寺。修途寄適踪。渡蘆江月破。飛錫嶺雲衝。不

記歸來路。常聞到處鍾。舊時方丈外。西向幾枝松。僧右詩

搖塵談真性。青烟繞梵爐。任教鶴自伏。不管貉相聞。法

舍飄花雨。精壇聚石徒。誰云有文字。難與悟浮屠。僧右詩

屹然接古刹。身世豈堪悲。無鼎相看熟。禪牀獨坐罷。雙

長猶懶難衣重。不勝披但遠。空諸蘊矣勞。灑柳枝。僧右詩

延齡志鳳凰。微髮白參差。入定心神了。安禪氣力衰。蒲

團閑道久。貝葉讀經遲。衣鉢長無恙。餘生樂住持。僧右詩

瓶鉢生涯淡。寒窗與俗遺。伊蒲恒絕饌。無垢不完衣。塔

院慈雲宿。房廊慧月歸。最饒清淨况。誰復羨巍巍。僧右詩

峻嶺超塵劫。靈霞半寺涵。龍龜參大衆。合香禮瞿曇。瞿

谷酬晴壑。雲繡染晴嵐。龍吟如更響。疑是在終南。僧右詩

塵埃何所惹。無作坐禪陰。拂戶非風動。盈庭自雪深。值

教三昧撒。那受萬緣淫。悟到忘言處。空室是此心。僧右詩

自得真如湛。何煩畫刻章。紫衣同取次。青鬃異尋常。洗

鉢遊嵩但鳴鐘。焚柏薌莫疑。非釋姓煩惱。已相忘。僧右詩

遊海珠三首

慈度登臨美。芳樽覽勝開。空階初雨歇。古木自風來。笑

傲行龍領。逍遙踏跡胎。翻疑起弱水。羽檄入蓬萊。

一點鮫人淚。江心戴故亭。古今潮迭長。遐邇客頻經。廣

海環基碧。隴山隔嶼青。平生慕志蘭。今日拜遺形。

蘭若中流出。征帆四面遊。瑤臺臨廣氣。金地鎮龍頭。波

定形如意。清鷺勢欲浮。興狂不覺晚。帶月泛歸舟。

懷梁七克矩

有客馬蹄遠。無書鴻足還。韻裁廣雨霽。杼憶戰燈閒。傲

竹敲琅骨。醞蓮西峰顏。南熏吹別意。一夕渡吳山。僧右詩

春宵無集喜五華伯入社二首

春暉入蓮社。良會過高春。霽朗鳥情美。風和蘭韻深。笑

來忘是虎。登處即為龍。群問竹林友。何如阮仲容。

今夕天文異壁叢多一星燭夷當世務塵尾古人靈肝  
膽坦飛白勳華俟殺青相期捧九萬吾亦附靈輜

春怨

記得牽衣別今年此日同草舍多恨綠花褪可憐紅燕  
燕新翎協鶯鶯煙語融柔腸十斛怨露出灑眉中

爛醉

此身非舉阮亦向醉鄉遊憑仗杯中物洗除分外愁事  
但感幻夢年改邁滿流酣臥不知曉吾生一贅疣

張啟男崇南過集

五

知己朋簪合樓荒妙友于當歌風景淡薄醉月華都瑣  
古商奇字詢年惜壯圖吾情有真韻偏與俗人殊

山中書事

山中頗幽僻畧俗不相聞性果憑心植書的倩筆耘天  
青光氣迥水碧細流分感發風生處翔鷹繞朔雲

暮冬題齋壁

臘雪飄寒色蕭蕭一草亭標成多綠綺敲幾青萍客  
里猶捫虱書橫自史堂梅花當夜發心緒若為馨

宗弟和生過訪華伯航叔全集部懷梁文瓚二首

星聚女牛炯春深池草生弟兄今夕滿天地幾人情坐  
久看花發談豪忘南晴昨宵民不遠有客數分萍  
乘雨淹歸棹斜陽霽晚空席間題謝賜關外憶梁鴻  
髮削年華異交遊感慨同停雲無限意過寄對牀風  
借方子雲偶至慈度菴

行行唯恐盡意外得梅林徑草碧相引疎鐘遠可尋聽  
禽寒色外咽茗小亭陰幽靜能如此愴然似我心

寄梁感祥

尚友如吾黨平生慎嘉聲喜於楊子宅得接伯鸞音目

治即青色神交先素心桃源遠歸興桂水引遙吟

門人何乃圖過訪留宿賦贈

澹交離索久一見慰遐思朗朗百間屋汪汪千頃陂壯  
心憐曉月佳句逼寒颺白首吾無似青雲爾厚期

哭敬叔十三首

與子為兄弟生強十數年相期齊白首可惜隔黃泉浩  
氣山河壯高名日月懸爾姑吾老母悼爾重懷然  
昔我壯遊學同人多冠軍奇君方數日擗管便凌雲獨  
步壓東園先鞭起北羣今朝讀書處難復與論文



十月發梅花寒飈感物華我方嗟瀾別而乃報登還電  
影徂驂憂霜老悲鏤錦著書知滿匣殊真卿家  
古來皆有死若子弗慚生小學觀鵠集高科聽鹿鳴無  
雙信不忝第一愧尤英更愛天癸辛真醇自性情  
豈徒傷短命三疊數秋風世變初今異心惟爾我同門  
常關柳畔還祇開篋中共勵千秋業誰知一半空  
白玉樓文就靈光殿賦傳筆區潛有翰館念忍言捐發  
輟推滂軸中流覆秋船哭君無限意總付獲麟篇  
二人猶未老一去竟何之寶母望無跡顏辭情孔悲修  
文雖足任骨構若仍虧抱子憐渠小年將及殤梨  
歲通屈龍蛇賢人起嘆嗟少微悲雲嶠子服識星沙迢  
迢何無盡吾生却有淚可憐徐淑女腸斷泣秦嘉  
斯文歟已竟天道信寥寥駿骨知彌貴虬枝訝早凋  
高靈氣冷箕尾曙光遙見爾英魂在哀歌續大招  
伯兄今半百還辱寄新吟米織流霞綺焚馭地金序  
仍鴻雁列情倍眷念深念此題萬里啼痕遙指陰  
三十四青春點華遠未疎孝廉初北謁京國轉南淪  
略堪與漢主才可敗秦英雄今日淚為爾盡沾巾

神武風雲際明揚首見推中興方定國大作正當時漫  
化韓如臂空留豹是皮不知行在所何以慰宸恩  
幼安辭寓舍靖節命歸軺跡豈淪三國時非落六朝陶  
家原屬午漢地尚名遼他日修綱目吾將直筆標

贈黃心明文

牛醫傳令德馬隊寄幽盟世道雖然暗君心獨自明頻  
音飄奕遠桂影漾樽盈一任雙丸轉遙達此生

武韻酬劍客秋雨過宿

連宵夜雨急留客掩雲扉濕重垂黃菊寒深入絳幃滿  
滿遊子賦戀戀故衣衣幸有晶盤在平原十日歸

七律

都粘三忠廟吊古八首

僻郭清廟表忠靈正氣熊熊炳日星素識姓名於舊史  
款瞻眉宇在新亭寒風晚拂淒涼樹動草秋搖日月汀  
祇謁曷勝悲往事疾揮金管為書銘  
間關千里逐戈兵斷港行宮幾戰爭寒外雁來多憤激  
江心鵬沒共冤情魂依粵水蒼海怒血誠燕雲碧玉成  
更向都寧留烈緒英豪吟嘯聚沾纒

回首中原嘆陸沉，樓存澳岸避夷侵。南來縱少無雙士，北去猶懷惜一心。繞樹暮雲傳怨憤，涵山秋氣動哀吟。縱橫千櫓力勤王，存喪玄宮自主張。戰馬還家嗟屢北，飛龍新立泣旋亡。三分寧鼎同諸葛，一族興衰異少康。野草寒燒精爽在，暮秋山下月蒼蒼。

三閩四廣不堪論，念及祥興倍怵神。夾鹿君王歸海若，從龍妻子作波臣。乾坤抱憾寒嵐黯，風雨含冤樹壟塵。鼠臂虫肝誰得免，綱常扶植賴三人。

上律

九

軸輻破海已無功，淚灑憑元幾夜風。故國山河波浪裏，新祠櫓炬夕陽中。一生未雪程嬰志，萬死難灰祖逖衷。我亦臨流愈慷慨，敢將成敗論英雄。

紅葉黃花峻嶺陰，罔然淹廢恨猶深。化兒降禍金甌缺，颺母揚威玉璽沈。太史編年多炳耀，騷人懷古漫登臨。指南集杜那堪識，肅氣瀟瀟透短襟。

成仁取義此心安，運去舟沉祚復難。大學數行酬赤床，小樓三載誤黃冠。川陵在在非胡地，墮字年年祀宋官。山色自青波自綠，春霖秋旭粵天寒。

新月

哉生明渡極之東，仙籟無聲萬頃空。暗魄未盈銀漢迥，清輝深入翠簾通。天河蕩漾疑垂釣，雲陣氤氳空掛弓。別有多情京兆尹，欲摹纖態可能同。

秋望

何處砧聲向晚催，遠峯斜照繫高臺。塵吹落葉歸人急，影帶飛霞過雁哀。脉脉小溪漸淺離離曲，徑菊頻開登臨不禁裁。清賦莫道今無宋玉才。

幽居書事三首

碧水池邊便會心，清風林下每披襟。宜家喜免琴堂樂，在野羞裁婢僕吟。欠餽何由得意無，絃琴亦有知音從。來壯士真顏色，寧繫牀頭一片金。

小閤層鈴弄響沈，短牆花樹落英深。體胖豈向錢名壽，性潔何須水貌淫。郵矣千侯投璞玉，賢哉韋相少黃金。前階月冷簾風淡，忽憶單絃樂可尋。

陋室安閑亦廣居，魂清時化蝶遊遽。蓬窗懶賦憐楊妾，乞巧無文笑柳諫。翫世曷辭呼是馬，臨流誰謂樂非魚。所忻秋水遑將母不學，王孫致倚閭。

水

澄清惹綠濯纓歌一望連天萬頃波披畫有時濃藻墨  
纖綫隨處魚梭迎風海面銀花爛映月江心玉鏡磨  
流入七絃成雅操鐘期高悟歎江河

中山懷古三首

中山在鳳城中有劉生遇靈香神女之事  
余讀書其間道踪宛然訝其遇之妖且奇因竊  
高唐雜神之意漫成律體中山為余外祖別業  
余幼從外祖言如此

宜我事依巖翠閣劉農半載住天台丁寧莫許題壁  
沉醉醺醺露滿杯樹色山容猶在壁月情雲意却成灰  
梅花深塢知何處落葉無心覆石臺  
傳說花間有異芬清飈吹我恍相聞銀牀獨坐看金液  
青鳥遠飛隔白雲池柳染烟前錦帶山榴然火舊羅裙  
可憐洞口吟仙字歲歲薰風碧藹文

幽林如畫石如屏知是劉郎此寄情二月蕙蘭長寂寞  
一天雲鳥自縱橫雨迷巫峽詞空賦日落崑崙夢不成  
誰信當年果相狎祇今何往步虛聲

開吟

纖纖滿毫淺淺吟半生清畫幾升沈斯堪總付人雙眼  
巧拙從憑我片心所以醉餘還事後兼之畫永更宵深  
縱悲橫恨憑魔都大笑無煩淚滿襟

有感

雲蔽陽虧大宇荒黃河紫轉太行巖雨漢晴管蕙蘭泣  
風寂孰同桃李落繁裏固然難進納釜前無處不遭驚  
俾聞琬琰聲華貴璞破威驚質是璚

秋夜

聞聞吹秋到小樓簾鈴窗箔和颼颼寒生石磴露蒼濕  
香殘花陰烟態游燭東斜先疑火杖棋敲清韻當更籌  
凭欄何事久忘寐為愛蟾輝白欲流

趙師雄梅陰乍覺三首

邂逅松林倒綠樽  
乾霜嬌月倚黃昏  
引商喚曉和清韻  
集羽翻翔露短裊  
醉後有情聆麗語  
醒來無路覓芳魂  
寒天欲曙花如雪  
惆悵羅浮山下村  
奇緣疑夢轉疑真  
眼底梅花意底人  
昨夜酒家疑隔世  
此時林下祇孤身  
石圓疎影當瓊枕  
省視殘英代錦茵

春色枝橫自幽絕，依稀猶在對花神。  
星散雲飛恨獨長，那堪向曉月茫茫。  
銀英綴雪留清臉，玉萼迎風動素裳。  
離別親妝心尚醉，徘徊孤影魄還香。  
空山寂寂誰相顧，翠羽無情語斷腸。

句數

句數明時却賤貧，數華意氣總流塵。  
鮑牙已死無知己，鄧禹如生果笑人。  
鵲險雲階千里翻，鯉潛激戾萬重鱗。  
盤根錯節知何在，硯發年來蓄尚新。

夏夕漫興二首

五月黃昏暑景銷，牆蕉斑斑自田田。  
雲扉未動微涼入，簌枕閑親暝色傳。  
雨過沿溪魚不覺，烟濃花茹蝶先憐。  
南風拂袂挑詩興，擊節高吟和夏絃。  
晚涼偏稱北窗眠，火色那知滿大千。  
單石當窗欹獨立，白雲堆牖告初旋。  
歌來燕子歌蕭鼓，舞歇荷花謝錦纏。  
更愛此君能脫俗，青筠孤影夕陽天。

美人詩二十首

柳外窺樓百尺餘，凝妝憑眺柳條疎。  
鳳凰下上依層瓦，燕子淒涼憶高書。  
界婦近看留作鏡，封姨高接剪成裾。

王孫遙隔尋芳草，目斷齊雲見徐娘。  
骨節玲瓏動綺香，從容橫漫畫紅妝。  
龜羅貧印金蓮緩，蟬蝶腰輕玉佩瑤。  
柳岸遠迎迎月扇，桃波低半映霞妝。  
含情欲候牽牛至，來往天河鵲一行。  
珍踪掩映豈無衣，浮動微香漾淺漪。  
影暗却嫌風不撲，隙踪誰許月來窺。  
輕塵只隔開垂手，遠黛難親覩薄眉。  
最是芙蓉籠曉霧，朦朧春望未明時。  
瑞匣晨開共目成，徘徊含笑待逢迎。  
難頭暗露羞無語，蟬翼如飛綽有情。  
翻訝玲瓏空借彩，寧教曉府獨為清。  
相看姊妹傳神處，不辨喬家大小名。  
春先處處可遊散，有女孤春雜綺紈。  
鞭振珊瑚縣玉指，裙垂翡翠蔽銀鞍。  
流妝內殿朝天子，恩曲邊關嫁可汗。  
日暮欲歸前路遠，馬蹄踈踏避花成。  
桂棹蘭橈載綺羅，清花迎舞舞銀河。  
春風淡蕩春浪水，夜月清寒鄂渚波。  
魚龍罷容翻浪迴，海濤圓新錦遊過。  
遇中流錦慢橫飛急，兩岸環環俠少多。  
問芳尋芳綠徑行，鵲林光景玉峰情。  
花如人傍雕闌笑，人似花臨綠葉生。  
裙芳簇迷珠履滑，斜枝低壓翠簪橫。

羣英含顰羞難發樹下誰催羯鼓聲右看花

詭耳呈異何處聲輕颺送洞房清枝頭晚春將莫

欄外閒關月正明隨意磨詩幽韻合幾回呼睡豔魂驚

含愁久已如桃李倩爾能言子夜情右聽馬

高秋月皎片霞輝倚月人如濕又非綰腰帶風長耐冷

綠鬟凝露獨憐歸香浮碧落疑雲彩漾瑤階見羽衣

幾處關山別千里相思一夜共清輝右月落

情恨焚煌半掩開流蘇閑倚對紅明徐吾靜室方同續

雙燭華筵未絕縷影借木難心與照光搖陽燄色加紫

嬌慵不入荆王夢幾惜燈花候曉更右燈灺

玉砌霜華映好明金梭潛度香無聲西河泥送牽牛淚

東望窺忙折齒情蟋蟀三秋吟轉促鴛鴦一日樣初成

縱橫若有斑璣字好待襄陽遠駕迎右織錦

宛轉林陰奏小蟬參差吹和晚風前十枝春筍隨聲動

一點櫻桃壓管圓業識舞蛟悲寡婦行看騎鳳作蜚仙

日長曲罷人歸去猶有餘音繞碧天右吹簫

文姬自小解宮商第四絃聲辨勝花按譜料非彈別鶴

聞心應是操求風寬彩右據三鉢袖月鼎前燒百和香

安得知音起艷俗吳事為秦楚明光右詞琴

驚銀決勝手投輕姑婦山中豈復生得意秘謀俱脈脈

騁才陳韻數丁丁睡輝炯下現為子指甲微敲敲作枰

簾外有人宵不寐止聞三十六聲鳴右奏戰

綵綃紅笑幻春風自信針芒有化工雪指纖纖奇意出

雲紗漾漾暗香融迴文獻關龜形巧比翼攻霄鳳影同

入暝向教添弱綫一陽當日到房櫳右刺繡

院裏嬋娟學半仙珮環清韻碧空傳輕袖燕體飄蕭蕭

急響腰腰破霧烟青鳥報從三島降綠華尊望九疑臺

戲餘笑語未曉曉侍女殷勤拾翠鈿右鞦韆

慵來墨起整新妝嬌拂羅羅羅粉香白燕欲飛驚影震

青鸞頻舞鏡波光柳眉詎情張京兆梅額事言來壽陽

疑倚展輝如有待賣花聲過綺疏忙右妝成

昨夜銀缸耀赤脂曙光盈翠接未曉曲房步轉茶蘼帳

隔牖禽呼芳藥枝紅聚枕痕膚雪軟綵絲宮樣鬢雲散

海棠何似遊龍態美情羨沈香帶酒時右睡起

白字當歌字未終翩翩誰不羨驚鴻為憐竹葉滿杯碧

惹得桃花滿頰紅秋水倦慵說尚醉迷山翠嬌黛偏蒙

姑蘇臺上西施舞。一笑顰顏五夜窮。古詩

博山鑪火煖春香。蠟喜花散伴。芳愁未几。靜中晴俗。

碧堂深處。午珠幽。爵簪侵撥寒灰。積鸞扇。徐揚。飄氣。浮

久立。芬風吹彩袂。澹烟濃雨。思悠悠。古詩

案頭鸞鵲墨痕青。研索遠。蒼想愈靈。漢殿秋風。悲畫扇。

謝家時雪。鎖芳庭。疾書錦繡。盈眸麗。微詠。脂蠟。畫簪

欲得天孫機杼。巧蜀箋。織起鳳鸞形。古詩

羅襪池邊。不勸塵。臨池摹倣。夫人。鼠鬚輕染。飛烟濕。

魚網平舒。錦霧新。如是司書方調降。豈緣舞劍始超倫。古詩

黃金買得終南石。刊就移文字一珍。古詩

宮詞十二首

日日芳顏換鏡中。榮塵激楚亦徒工。如承寵錫應為燕。

獲侍宸遊。宜懼無窮。翠箔珠光影落。芙蓉情寂。暖香籠。

玉環空自圓冰腕。斟酌無人禁守宮。

桃蕊含芳乍欲披。雨來悲咽濕胭脂。已無一鎖遺蓬將。

運走千金似畫師。永夜關鶯語。上林春老蝶歸遲。

霓裳亦是鳴歡曲。聲入長門却淡垂。

團扇恩疎篋笥藏。東宮寒寂望昭陽。水晶簾覆形環靜。

雲母屏開紫禁涼。暮雨幾時尋舊夢。晚霞何意飾新妝。

歲成推却年華盡。越近銀針線纔長。

無思虛帶辟寒鈿。鸞鵲林祇自憐。閒開要臨窺寶鏡。

庭闈春戲擲金錢。故香荷罷。歌詞麗。積翠承歡舞席連。

慚愧下陳常望幸。象龍不見負韶年。

芍藥叢開燿紫微。萬年枝新露華稀。竹盈錦戶羊何在。

往花梧香鬢蝶迷飛。丹的似雲當疾避。賴弓無自與謀。

祈璫階月皎空延。佇望曉冰垂不忍歸。

白苧楊阿總斷魂。木難長絕掌中恩。容於二八能傾國。

隊逐三千學倚門。慚親駕鶴遊結月。惜聞鸚鵡話黃昏。

霜前仙蹕無尋處。弱草青餘輦路痕。

怨飲青蛾久未開。何心紅粉理晴來。楊花白灑宮牆紫。

楓葉丹連苑徑苔。鏤鎖結衣。廓影合銅壺。飛渡箭聲催。

近臣侍從多文學。誰似相如作賦才。

殿閣幽深誤細腰。翠翹瓊佩倍蕭條。千門榆柳霜枝倦。

萬井梧桐露葉飄。雁字數行悲易寫。螢燈幾點恨難曉。

年年乞巧珠絲密。複道虛空異鵲橋。

冉冉流塵滿綺羅。應門處處遠如何。地寒不履金蓮跡。

天遠難聆玉樹歌。星滅燭龍輝。射日斜香篆。綠烟多。  
紅顏未及荷花色。滿舊香沾太液波。

天帝徒驚忍禁排。增城孤影自回看。樓東賦罷筆猶閑。  
塘上行歌聲餘醺。心想翠華嗟來葛。夢旋金屋討頻蘭。  
然燈未賜房。嬌柔獨倚熏籠。敲夜寒。

嬋娟選御句良家。十載偏憐。紫綃紗窗鐵薄。余英綺冷。  
雪裁輕帶。越綰。恨隨流水漂紅。葉裏寄英雲。灑白華。  
不是開氏秋寒苦。啼痕猶復點琵琶。

後庭惟悻理蠶絲。繡闌誰憐。短夢覆羽。排雲宮扇。邀  
龍鱗。浮日御。牀高。遶秋荷。實心偏苦。傲臘。望柯節。愈牢。  
緣隔今生。歸命薄。記將佳句寄邊袍。

### 太公望

蒼姬佐命最多賢。獨有元勳異少年。孔海正惟能易地。  
西方由此賴開天。詒謀仲父荆氛歛。投策留侯漢火然。  
今日浹浹來東國。大風猶向樂歌傳。

### 蘭花

九晚何須楚水濱。小亭池畔挹仙芬。新安雅淡清能識。  
香氣幽深靜始聞。疎影晚寒驚月滿。綠叢春煥沐風醺。

主人情性偏相賞。百卉頻開不可羣。

### 冬日梅花

萋萋春風扇。歲寒偏自挺冰姿。幽傳紙帳三更夢。  
累入香囊十里詩。雪鎖澗痕晴不見。烟籠曉曉暗相思。  
一搏欲醉羅浮月。薄暮高林歌舞時。

### 忠肅子公

皇明不繼。寒南渡。倚重子公手。補天疏。陳兵食三千贖。  
身繫安危二十年。縲絏無辜。唯意欲絲綸有贈。且心憤。  
忠勳輝映天台月。萬古西湖波重懸。  
須有之。竟也。或記初制復公官有。曰先帝已知其枉。心實憤其忠。

### 賦春字

### 春夕

且倩藜吹照。流中相連華髮久。如新。祇堪彈。疎供今夕。  
聊以交遊。徵古人。徑月陰移。將赴曉林花。看老欲留春。  
百年何地無幽賞。未許塵緣絆此身。

### 桃岩晚眺得門字

落木蕭蕭斜日昏。薄嵐含暝染寒村。雲中雁字微流影。  
樹裏人家半掩門。懷古不禁搔短髮。憂時聊且問清樽。

天南草澤多留駐北望燕臺一照魂

新春書懷

一雙睜眼豁春迷四壁晨光獨自題  
山水癡成中散飯典蹟疑似太常泥  
寒生短褐兼雲著病對長鏡帶月攜  
記得少年裁木果祇今高興麗難齊

感懷

浮雲世事幾蒼黃聞淡幽懷九曲腸  
慶弔祇今曾失馬賢愚從古亦亡羊  
山言自至難資獻陸語雖新亦拜颺  
時物春榮秋復落獨嗟高柏挺寒霜

亂後得蘇伯寬詩聞其失偶

我雙三秋雁不飛郵筒天外忽來歸  
愁懷暫慰生離別故業還看半是非  
雲咽獨音棲鳳管月明羣影臥牛衣  
便期雪棹齊相寬共醉江樓倚落暉

庚寅生日

四十七年容易過驛間其奈肉生何  
書新字渾孤情滿綫密衣縫客思多  
幾處中流催擊楫何人背借助揮戈  
平州絳帳薰風滿且正兒曹讀字說

春日社集得吾字

甲午年

披拂春風興不游二毛相視數看頭  
每從醉裏忘斯世還就吟時認故吾  
笑語何妨成日好樓邊應使畫名惡  
慚余半百年偏少遮莫看山復贈圖

寄題張餘菴夢天居

天裏人原夢裏人談天說夢益超塵  
已知爾日明猶晦誰悟當年幻即真  
鹿失勿疑蕉葉蠹蟻存還見樹柯新  
儘教夢夢遊天外此意何堪向俗論

暮冬寄蘇叔子

我生長恨隔唐虞暮盡偏欣獲友於  
手筆垂芬隆世業江山留跡憶真吾  
柏容禦臘迎飛麝梅性含春帶雪羅  
此際思君情倍切絨筒聊寄愧驪珠

秋夜寄懷代作二首

曾入秦樓和鳳吟豈期消息近沈沈  
時過七夕榆花落想結三秋荻影陰  
離浦雪迴情好賦高唐雲暗夢難尋  
可憐天上將明鏡分照芳齡兩地心  
咫尺天涯望月宮靈犀一點幸潛通  
花名夜合香先艷豆解相思色愈紅  
殘漏恍聞脂細膩銀燈憶附玉玲瓏  
秋光最是多情處莫遣雕檣翳碧空



代答 三十

覽能不寐怯春涼。信是秋來分外長。青玉案傳雲雁速。  
白頭吟就錦鴛。翔腸繚繞綠成佳藕。淡葉翻紅字。海棠  
夜夜月明滿。繡幃可堪孤影伴寒光。  
憶初文梓倚新聲。轉盼商音綠。鴛鴦霜氣半侵。駕被冷  
露華。通共翠簾清。空教倩女魂難去。料得荆王夢不成。  
解意屢呼春。吉丁秋期誰謂香無情。  
燈花無語豔麟麟。雪簾瑤牀皎絕塵。丹桂蕊樓蟾別弄。  
碧桐枝軟鳳歸秦。釵斜半墜香鬟滿。銀約嬌慵玉脫勻。  
願化流螢光幾點。案頭長照薄情人。

並山樓武方楚卿韻

翠微高閣倚巖巖。無射風清石壁曉。樓對山平遙旭取。  
山馮樓立巨雲帆。巖深百尺寒凝棟。晴瞰千尋綠覆杉。  
況有臥龍人賦賞。競看春雪溢雲函。

春日即事排字

關門懶臥枕溪流。怪我心田薄五侯。風過塔尖驚暮燕。  
葉張池裏敗情鷗。三春莫負蒼苔少。一帶紅霞八日浮。  
起坐梅軒通咽茗。却應搔屐和狂謳。

晚眺寒山得花字

邱壑胸中豈有涯。縱醉郊外興何賒。白雲返照皆成雪。  
紅樹迎昏盡放花。遠映一珠潮候淺。低籠五石夕陽斜。  
翠微繚繞襟襟抱。不覺前峯露月華。

辛丑七夕

霜霜短髮感先秋。雲漢微茫萬里愁。但見夢中皆失麗。  
宛如天上。有牽牛。歸來年賦慚彭澤。乞巧成文讓柳  
州。搖落祇今悲已甚。盍攜藜杖醉鄉遊。

驛口望海幢限韻

海幢新剎鎮潮流。一望蒼葭十里秋。樹影帶雲樓彼岸。  
鐘聲和雨度江郵。情深穗石羊名驛。目斷花田鳳作洲。  
三笑遠公吾奉識。漫圖乘興命扁舟。

五言六言絕句

漫興

月到心先涼。風生意早涼。年華不必問。幽興此為長。  
游鱗戲芳沼。蛩蛩息深樹。對此寂無言。塵心何處去。

別情

眉流憑誰畫。林空只獨居。天涯音信絕。遠寄夢中書。

玉容誰似裏青沐好勤施美遠君歸日不如未別時

春夜

花發春幾半燈明夜春眠條風推小牖將月到牀前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思君似綠筠年年枝葉瘁只有節如新

即事

造化知何意春歸雨又風今朝花落處昨日滿枝紅

偶詠

桃花李花續發竹影柳影雲翻此中何多妙意悟處只

五言絕句

廿五

在無言

美食不如樓樓窮愁何似虞卿如意手中敲碎美那壁

上聞聲

仰天慷慨搔首對酒淋漓放歌弱骨相忘病久壯心無

奈裏何

七言絕句

閑居

方壺負嶠總茫然院落蕭閒別一天紅氈亦微文武火

贏將怕灑作神仙

步作安車布作衣處除護草吐新蘇日長只解翻清夢

不夢南柯夢蝶飛

楊柳枝詞

拂水含烟舞態輕河邊橋畔總無情若教生長荒山裏

不解行人唱渭城

落花

為誰歸約為誰荒色色空空夢一場寄語幽叢雙粉蝶

何須遠聽舊時香

聞怨

七言絕句

廿六

春愁溟濛處處迎園林終夕霽烟橫綠楊樹底聞來往

如在行人夢裏行

陶靖節

恥今姓字落人閒故園深情託醉顏種柳來識先鞭事

柴桑原是首陽山

王昭君

墓草青青盛艷現那堪曉艾過前村自知遠色明君事

薄命何須怨漢元

絕句

見語桃夭灼仲春又聞簪玉紫纓新孟光三十猶稱女  
那識林中牧豕人

詩餘

滿江紅 追和宋岳忠武王原韻

君父蒙塵十餘載沈憂秦歌惡豪使雞鳴起舞燕然銘  
烈征旆寒瀟沙漠雨戰騎嘶落關山月誓吾一鼓復天  
塹心偏切射雕箭翎似雪斬馬劍光難滅望中原悲  
憤金甌傷缺虬髯指搖玄弁影虎牙嚼破丹顏血待憑  
臣萬里奉雙鑒還仙關

詠史水調歌頭

廿七

千古特聲烈博浪一椎飛祖龍驚碎魂魄由是竟埋魂  
人曰少年豪氣吾曰英雄作用中自有主機散步瑯橋  
上大槩果何為三人杰何獄繫信東夷功成辟敵輝  
德千仞望長離諸葛能而不得房杜可而不肯此度獨  
難希昔一陶朱耳夫子更孤奇

即事風流子

士而貧固爾貧而餓又是士之常我三旬五食濟之瓜  
菜茶烟長冷菜色何妨日間坐詩書當野壯古史作笈

簪素志澹寧有期諸葛家風清白葛悅西楊通來達  
新霽初更靜最愛明月窺簾與至偶成佳句誰識琳瑯  
況妻兒一六雖嘆無補慈親七十鎮減心康吾復胡為  
不樂且問清觴

七言集古

春興二十首

小欄花額年晴初司空家在桃源穩卜居徐中壯士不  
言三尺劍杜男兒須讀五車書杜甫天荒地老無人  
識笑志歌懷亦自如杜牧負米到家春未盡戴叔倫鄉園

行樂想潘輿梁有

七言集古

披書蠅暇即焚香陸龜紫氣猶寒北斗傍杜牧小院迎  
廊春寂寂杜甫斷烟殘月共蒼蒼趙嘏態看地色連天  
色司空圖四顧山光接水光王安石荆樹有花兄弟樂許渾  
護將心事話連牀許渾  
白雲應長越山薇許渾城郭休過識者稀許渾漢漢稻  
花資旅食韓偓輕輕柳絮點人衣杜甫水邊重閣含飛  
動韓偓竹裏衡門掩翠微蘇軾此外俗塵都不染李頎  
直勞西去問樵機許渾

芳草人間自渡深原倫落花流水怨離聚詩序三春月

照千山路溫庭六暮天空萬里心司空公道世間惟白

髮杜牧高堂何處有黃金羅隱為人性癖耽佳句杜甫

題在空齋夜吟時許渾

楊柳青青江水平劉禹黃鸝空啼舊春聲武元沾襟正

數人問事趙嘏小隱堪忘世上情高駢三徑蕭條應自

往梁有五湖烟景有誰爭崔塗榮枯盡寄浮雲外許渾

不覺前汀月又生李中

司馬於今已倦遊梁潛百疊芳醪里清憂胡宿公車未

結王生機許遠浪迹堪憐李子裘謝榛夜月隔花追數

別曹唐空山流水獨成愁高啟不知芳草情何限韋莊

朝夕催人白頭杜甫

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萬里沙鷗弄夕陽杜牧白首相

知猶按劍王維青春作伴好還鄉杜甫桃花細逐楊花

落杜甫野色遙連日色黃吳融閑戶著書多歲月王維

子期凋謝呂安亡辛莊

寧知四十九年非王維不用登臨歎落暉杜牧明月自

來還自去唐詩暫時相賞莫相違杜甫春臨柳谷鶯先

覺陸龜雪滿空庭鶴未歸劉渢醉臥白雲閒入夢文蔚

松聲草色共忘機溫庭

不羨乘槎雲漢邊蘇頌可堪芳草更芊芊李華春寒單

竟無多日楊守風景依稀似去年趙嘏林色晚分殘雪

後曹叡人家忽斷夕陽前杜牧春花開花落長如此羅隱

須讀莊生第一篇許渾

吾欲常隨鹿豕羣宗臣落花飛絮正紛紛鄭谷祇今文

字傳清簡元稹去作先生號白雲高駢每飯獨慚徐孺

子謝綽錦衾深愧卓文君陳陶等閒遇事成歌咏皮日

歌雖漁樵斷更聞李商

何必遶萊宮裴行王陽東風相引有詩情杜牧柳塘日

暖花爭發金知斑竹年來多自生羅翯世事茫茫難自

料韋應生涯獲獲竟何成武元狂來直欲吞雲夢王維

彈劍悲歌氣未平謝榛

處處斜陽半似苔韓偓天時人事日相催杜甫籠中嬌

鳥暖猶睡溫飛山下碧桃春自開許渾萬里雄心摧說

劍張翥百年多病獨登臺杜甫歸家但草淩雲賦蘇軾

莫道黃金漫作堆張祐

曉鶯啼破夢忽驚蘇軾得喪悲歡盡是空溫庭細水浮

花歸別潤韓偓斜陽和樹入簾櫳韋莊天杏艷清明  
近蘇軾鄴天澹雲開今古同杜牧除却數函圖籍外陸龜  
但將懷抱醉春風宋濤

聞道桃源好蘇軾避秦蘇軾半溪山水綠蘿新杜牧細看造

物初無物蘇軾却恐閑人是貴人蘇軾豈有文章驚海

內杜甫猶將談笑對風塵鮑防落花踏盡遊何處李白

時雨來觀晨庵春謝之

今日殘花昨日開韋莊暮潮歸去早潮來韋莊應為文無

出相如右韓愈欲賦慚非宋玉才溫庭道有升沈寧有

定仁守心從到底即成灰韓偓多情只有春庭月蘇軾

片影漂搖落酒杯李羣

朝看飛鳥暮飛還李頎嫩蕊濃花滿日斑杜甫曄曄自

憐過白首徐中拂衣何處不青山李羣依稀似笑還蘇軾

笑元稹長擬求閑未得閑司空圖人世幾回傷往事劉禹

至今遺恨水潺潺吳融

文君不厭馬卿貧韓偓起綠樹重陰蓋四鄰王維自笑平

生誇膽氣韓愈豈知書劍老風塵高適數莖白髮生浮

世韓愈千里青雲未敢身胡宿解釋春風無限恨李白

紫門空閉鎖松筠杜甫

積雨空林煙火遲王維百年世事不勝悲杜甫少陵老

去憂多病江革庾信哀時尚有詞張以綠樹碧簷相掩

映吳融南園北第兩參差蘇軾平生來國紫懷抱晁補

淚濕春衫紫腳垂王季

杜鵬枝上月三更韋莊欲化西園蝶未成蘇軾眼寒看

春春欲暮徐清此中多恨恨難平盧弼蟬橫詞翰千秋

事徐中獨抱風流萬古情李羣莫笑書生無燕領王世

論功還欲請長纓杜牧

朱門先達笑彈冠王維仗劍猶悲行路難郭泰芳草有

情皆礙馬羅隱碧桃何處更停驂翁遙樹色含風

冷周之竹裏棋聲夜雨寒許渾白雲調高歌不得劉禹

怨令如意碎琅玕王世

旅秋四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杜甫飛蓬捲盡不勝簪飛蓬三秋水

落半狂客薛逢一夜月明千里心許渾翠帳帳窗寒寂

寂顧况竹欄松徑故陰陰吳國鱖魚正美不歸去趙嘏

空作西州擁鼻吟胡宿

梧桐葉墜擣衣催。賁至忽觀雲間數雁回。難逃花運不

曾緣客掃杜甫故園誰道有書來。曹松杯中澆酒一時

盡蘇軾陌上黃花無數開。蘇軾更信平生最蕭瑟。杜甫

題詩還愧謫仙才。仁守

鄉書無雁到家遲。許澤世難還家未有期。韋應物樹影悠

悠花悄悄。曹唐愁雲漠漠草離離。寶屏浮生已悟莊周

夢。蘇軾搖蕩深知宋玉悲。杜甫想得故園今夜月。杜甫

不堪越望更相思。趙氏

山上有山歸不得。孟遠秋容無跡澹平空。王初雨侵苔

蘚沿階綠。賁之露冷遶房墜粉紅。杜甫自顧塵纓猶未

濯。蘇軾可憐鉛粉竟何功。杜牧分明記得還家夢。宋

石壁千重樹萬重。李涉

二九居集選卷四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論

德禮出治之本論

治天下者必有一居要之道而後以簡御煩以獨制衆天下翕然如風草之偃而莫測運治之樞是故有治衆有治心衆者末也心者本也心之所藏最微而所用最廣惟明君為能以其一人之心周旋於四海復能化其四海之心會歸於一人苟為不然則漫然弗知其經術

卷四

之責而徒紛求諸天下於是有所作內政以寄令者矣於是有鑄刑書以救時者矣又於是有所從本示信而謂流畫赤者矣行之以權謀却之以威力天下翕然日尊於規條刀鋸之中而不復親三代閭閻之治嗟乎豈非其所以出治者不得其本故哉善乎孔子論道齊在德禮而紫陽氏以為出治之本清即其言而申之無政不足以致治從來有法不立令不行而克以虛無御極者無刑又不足輔治從來有奸不誅害不除而能以清淨成理者夫虛無清淨老氏之空談非吾儒之實事也吾

庭葛天之風不可以語於二帝三王之世也明矣然則所稱治本之說何居蓋政者治之其而已非本也刑者治之法而已非本也為治誠不能廢政刑而政刑斷不能徒行也則夫操其本者必在於德與禮矣人主惟有德與禮則先自治而後治人彼夫穆清之宰輔康之聞官臺之所優游臣寮之所接見內之有清心寡欲之功外之有拾遺補闕之助生之以聰明拘齊之美繼之以齊明威服之嚴言乎其心則已正言乎其意則已誠言乎其身則已修言乎其家則已齊其所以德禮自淑

者如此乎無數也雖是發一令焉人克謂象親之昭垂此以為淵淵之凝注也雖是誅一人焉人見謂爰書之肅振此仍是神明之糾絕也雖是四方風動焉固固空虛焉人見謂大業四三王歲歎六五帝而孰知其九重之克明自精宥密之制心自敬也粵稽古昔恭己無為垂裳天治過杞存神上下同流之盛蓋莫齊若矣跡其在璣衡以齊政封山濤川迎祥祥觀於四岳三考熙陽幽明政何如其備也並於寶美稱夏寇賊奸究則命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弼教過故必審輕重折衷刑何如其

詳也而究其所以出政刑者。亦有所謂清者溫恭乎不有所謂允微精一乎。不有所謂天秩天叙。傳典五庸乎。假令舜之德未粹。禮未純。吾恐九官不服其鳴。而四罪亦不受其竄。強矣。烏觀其從欲之休。好生之治乎。又稽周家立國。世德作求。制作大備。至今獨讀周禮一書。自家宰司徒。以訖司空所屬三百六十。大而禮樂兵農小。而服食器用。遠而閭閻蠻貊。近而聲御燕私。皆有畫一可行之典。至於司寇所屬九棘三槐之所。聽斷嘉石。肺石之所。平決。迨及後世。荒荒之主。猶得以其遺意作

呂刑焉。是周家之政刑。原不去也。乃吾觀其所以出政刑者。於穆不顯。文之德也。雖宮廟文之禮也。執競秉文武之德也。升書敬試。武之禮也。周之化行江漢而四方。彼同無思不服者。蓋歸於此。程正叔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也。舜有出治之本。故彈琴歌風。後世莫可及。文武有出治之本。故太和在宇宙間。千古神往焉。吾故曰。治天下者。誠不可無刑政。而第不可以無本也。得其本。則有政國為皇極之建。無政亦為恭默之概。無刑國為仁育之寬。有刑亦為義

正之嚴。不得其本。則雖藉口烹鮮。而職事之紛更愈甚。雖託言刑措。而頑民之梗化愈多。辟諸本政。則其枝也。刑則其葉也。德與禮則其根也。彼夫標標之林。巍然凌霜。蔚然蔽日。枝非不茂。盛也。葉非不著。盛也。而苟其根或盡焉。則雖幹葉千尋。蒼垂萬里。亦不崇朝而立稿矣。何也。為其無本也。抑有未之奉有本之本。禮之在人。君國為本。務然非毓於天者。清明不惑。澤雪極勤。則福藂祇是虛儀。等殺猶非至當。世運之所以不王。而霸治化之所以不致。其大同而僅於小康。未必不歸於此也。故紫陽氏又曰。而德又禮之本也。然其說實彷彿孔子矣。大學之言新民也。必本之明德有德而後有禮。而政刑亦出於是矣。財用放流之說。非與吾謂慕德禮而廢刑。政此天不識本之尤者也。

### 王道如精金美玉論

論曰。甚哉王道之純也。使幾微混以法術。則人得以指其蠱而弗純。使幾微參以刑名。則人得以指其惡而弗純。何者。王者之治天下。豈本乎天理以為用是故陳常建極一道。同風仁之至義之盡。而無一毫有私自利之



心所以治定功成立隆千古後仰人仰而慕之如天之不可幾及其純也若夫霸者則不然運之以權謀取之以詐力凡其立國規模政教綱紀雖曰施仁仗義究皆假之而已夫假則雖雜則非王王與霸之相去判在天淵際若水火非如影施五采主黃黼黻可以錯映要擊八音絲竹匏革可以互陳也故欲識王霸之異者必先辨其純與雜斯得之矣張敬夫有言王道如精金美玉有味乎其言之也蓋漢宣帝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噫王道何容雜雜則終成一霸道而已矣

且漢以漢家之制度言之無論文之黃老景之刻薄武之多欲即寬仁長者如高帝亦祇以馬上之習蝕其純心或謂約法三章除秦苛政用董公言為義帝發喪皆為王者之政然亦其作用偶合耳至察叩底裏所謂精而美者果安在也况宣帝綜核名實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者嗟乎彼亦安知王道之何如哉謂霸雜焉可謂王雜焉不可謂霸雜於王焉猶不可謂王雜於霸焉愈不可吾嘗觀諸三代矣夫三代之盛其君穆穆其臣明明其民皞皞或祇台德光而四方風動或肇修

人紀而九圍作新或輯熙執競而允升大猷太和翔洽孔子之所謂大同孟子之所謂與天地同流者故實其時封建也井田也正朔則寅丑若子也學校則放射若養也制禮作樂則享郊廟而采風謠也布政明刑則調寬猛而順過揚也斯道也何道也斯向所謂至精至美之道也是以易官而家不傳賢而傳子而天下不以為私易讓為征放南巢黜太白而天下不以為利蓋其存於中者無疵類則其施於外者自無駁雜平康正直蕩蕩乎平無不學之失無清淨之名無慘酷之法無神仙土木窮兵黷武之事又無鳳凰之誕甘露之誇與夫王成之冒實趙蓋韓楊之濫刑若是者其制度之純可知矣三代之制度純故其道為王漢家之制度雜則其道為霸自今觀之郡縣之不如封建也阡陌之不如井田也建亥之不如夏正也石渠之不如辟雍也以言乎禮樂則叔孫通李延壽之不如夷曼國召也以言乎政刑則兩吉魏相霍光蕭望之之不如夷曼國臣之不如伊傳華榮也其道之愈趨愈下雖遵會使然然其純與雜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故曰道純者人不得指之為粗其可指

為粗者必非王道亦不得指之為惡其可指為惡者尤非王道王自王也霸自霸也彼以霸王為可相辨者非特不知王并不識霸者也今夫金之為物也百鍊者精則踴冶者弗精王之為寶也溫潤者美則瑕璽者弗其雖曰夫孺子無弗知之至於治道所關王霸心術之異雖有明主大儒亦或不能辨者則曷不於金與玉一觀之乎吾稽古昔王莫若禹湯文武霸莫若齊桓晉文是故危微精一心學相傳見知聞知躬行益勵是百鍊之金也彼內政之寄葵邱之驕史崇之遘河陽之狩則不免於踴冶矣寬信敏公教化大行尊富饗保顯名不失是今瑜之璧也彼內嬖匹嫡寵豎致亂辰蕝降服請隧要君則難掩其瑕璽矣至於秦漢以來居桓文之下者吾直比諸瓦礫沉諸破硤又何足與精金美玉較量醇駁也哉大易之贊乾也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中庸之贊文王也引於穆之詩而曰純亦不已夫王道猶天道然誦易詩而味純之一言亦愈知精金美玉之喻矣抑人亦有言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若其意似己不滿於王者不知此亦論其時而非論其道也霸之與王其時異

其道亦異王之與帝其時異其道則同如敬夫可謂深識王道者故舉而喻之精金美玉有哉國有哉司馬君實修實治道鑑乃謂王霸無二道當時胡明仲著請史管見機其不識王霸西紫陽取之此其意殆亦與敬夫合與尚論者欲辨宣帝之誤請斷諸敬夫之言

人臣盡死難自商夷齊後春秋書孔父仇牧皆惡焉其能以死殉君也綱目繼春秋而作其於歷代諸臣或死君或死社稷或死封疆或死討賊皆書死之以予之

所以著在人臣者立身事君之大節示後世要質意之烈也漢劉崇賀義劉快傅愛耿紀周處對記  
趙恢呂王叔平蓋桓彝沈勁荀何無忌謝安對記  
殷琰品于丞張相李玄通段秀實裴君愷謝安對記  
盧爽類果卿張與張巡許遠段秀實裴君愷謝安對記  
魏延孫吳張西涼韓彼慕雅蕭齊顏見元魏謝安對記  
重復晉滅後漢吳越孟蜀趙唐各一人符秦謝安對記  
蕭梁陳魏各三人後唐謝安對記  
明二人而婦人惟秦毛后焉雖然不盡此也改其事知其人書法雖異西忠烈不可掩也則有以年書者非迎

漢大夫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觀閔微故晉散騎常侍  
辛謐為太常二人俱不食而卒此非劉氏司馬氏之夷  
齊與則有以及書者宋劬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東  
淑侯射徐湛之尚書江湛此三人者與春秋書孔父仇  
荀無以異則有以殺書者漢建武三年張步執伏隆殺  
之建安二年東術殺故袁州刺史金尚晉咸和四年蘇  
逸殺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以至隋破相州尉遲迥  
自殺唐殺隋河東守將免君素武后殺衛右衛將軍李  
安靜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是皆殺身成仁守死報國  
不事二姓不忘故君者也唐興元閔顏真卿為李希烈  
所殺不書死之說者謂惜其死之晚非也真卿忠義天  
植百折不回甲子八月之事有從容之致焉何計卒晚  
然而變文書之者病德宗也何病乎德宗有臣如真卿  
不能用乃聽奸謀擠之死地而不惜使真卿在朝希烈  
安得而殺之西世元老委以遺賊變文書之以是為深  
病焉爾天寶末安祿山陷陳留殺張介然陷陳州執太  
守薛原長史龐堅殺之此三人者時且與李盧張許同  
追贈矣事跡雖異而其死則一也若夫嗣聖初李孝逸

擊李敬書殺之君子以為武曌將滅唐室敬業首倡太  
義與兵討逆不竟見殺斯漢翟東郡復起也而書法若  
此得非偶置之耶則有以死書者陳湖州刺史陳叔慎  
起兵敗死與夫漢巨鹿男子馮遂求謀誅王莽晉淮南  
王允討趙王倫南宋中書監袁崇禎書令劉東謀誅蕭  
道成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唐趙王貞卿王仲父子  
舉兵匡復皆不免而死焉斯又與漢之安祿徐卿少府  
司直諸人先後一轍圖亂賊於方武扶國祚於將顛自  
靖獻乎先王存綱常於萬世豈可以史筆偶殊而謂其  
微寓不足乎夫春秋之法善為長忠臣義士聖心嘉  
予况捐軀殉國太節炳著者哉若乃化工之筆美惡不  
嫌同辭故當時惟錄事主書而褒貶自見善觀夫者當  
攷跡以明心無因文而害意斯可與論世矣

#### 綱目臣卒總論

綱目人臣書卒者自太子王侯以至婦人夷狄五百二  
十一人其不從臣例者不與焉周世列國諸侯書卒者  
或賢之或因事而著之也其偕王者書君正其名也列  
國臣書卒者四綱中不著薛公田文趙亦賢之也惟田



使同平章事一轉賢之也。綱目前此臣卒。皆無書識者。至唐書識者十三。光武行俠秋仁傑張亮蘇瓌宋璟李杜黃裳號識官爵賢具者一。韓子其卒書官後因事而書爵識者一。九皆錄其賢也錄其功也書未至而卒者二。雖惜其賢不及用也。諸不書官爵者削之。貶詞也。亦有恒詞者焉。節度使皆書其卒者。著藩鎮之強也。其或有書亮者則傳寫之誤也。五代臣卒書官爵者十四。唐張承業劉崇漢劉崇文唐李延翰宋克周馥馮道郭仁賢之也。惟馮道具官爵為譏詞醜之也。終綱目太子書卒者九。漢代定魏吳齊長魏吳侯國太子一秦故太子一唐承婦人書卒者十九。周秦李氏漢新野晉趙安君漢郭氏魏氏周周公主後唐劉氏魏晉隋蕭氏唐楊氏李氏漢郭氏魏氏周周公主後唐劉氏魏晉隋蕭氏馬氏外書亮者三。晉太主周氏唐平美刺俱存焉凡卒書前官者六。郭弘祖杜陳文衡錄賢也不食而卒者三。魏郭弘祖也卒於軍者八。劉方及文嚴任推相李崇嘉死事也。有卒於後代而仍繫諸前代者。張齊王崇嘉表其賢也。有卒於其朝而不繫以國號者。秋仁傑哀其功也

斯綱目書法之大畧也

岳鄂忠武王論

今之論忠武者莫不惜其歸。痛其死。固也。然亦有識其不能見幾。避難為昧於進退之機。又或咎其不解兵終喪。杜門謝客。終陷大難。自貽伊戚者。此皆小兒之見。不足辨也。唐齊泰氏則斷以左傳而難其與權。雲國張氏又律以春秋而責備其化工未及。為此說者亦深恨當日一歸則中原不復。坐失機會而棄垂成之大功。毋夫盡君命而輒行。無論忠武天性忠孝。斷所不為。即為之而復中原。還二聖。播詔成功。吾未嘗謂非用權。亦未嘗謂恃春秋之義。而第非所以論忠武也。弇州王氏則謂大夫出疆之法。非純臣之所為。斯言似得之矣。然但以其勢言之。是忠武之歸。迫於勢不得已耳。如此則雖進兵亦不能成功矣。而且慮擒賊以尺一削其官。而且虞孤軍深入。勝負未定。吾謂其皆非也。夫不違詔則已。苟不憚遠詔。擒亦焉得而削之乎。方是時。虜衆雖強。韓張諸公雖未盡出。而兩河響應。元末將遁。唾手燕雲。朝夕可得。是故當日之勢。決能奏績。然終不敢擅留。求命而

選忠武之所以為純臣也。然則如忠武者，真深於春秋者也。何以言之？夫所謂聖經如化工者，有一時之宜，有不易之則，而人之通經者，有出奇以合道，有率性之自然。故矯詔者得處事之變，而奉命者循臣道之常。進兵滅虜，雖不失經世之權，而違名班師，乃自然之正理也。如禹以違命矯詔為善於春秋，則是化工偏有其變，故而盡失其中庸。斯僅春秋之一節，未觀其大全也。故使忠武不歸，則必成功，而高宗亦必不以為罪。然而人臣之正事，君以忠君命進，則進君命歸，則歸不冀此日之榮，大烈而萌幾微弗順之心。且今日雖命之歸，烏知異日不復命之進耶？又烏知異日之進不可以成功如今日耶？惟是矯制行權有功無罪，忠武能為之可為之，而率其自然而不為，斯正其全體化工者也。善乎楊升菴之言曰：陳恆弑君，孔子沐浴請討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是病聖人之未盡也。不告於君而擅興兵甲，則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鄒王承金暉之名，或勸之勿班師。王曰：此乃飛反，非擒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嗚呼！必若斯言，乃可

以論忠武矣。乃可以論春秋矣。吾故曰忠武者，真深於春秋者也。

### 春秋論

胡文定傳春秋，其闡筆削之義，不無過求而失諸鑿然未善者也。獨是矯詔聖經大失仲尼之志，莫如夏時冠周月之言。何也？聖人為下不倍，生周之代，為周之臣，從周之禮，其作春秋也，大旨尊天王，遏僭逆，故其紀事之始，書曰：春王正月。蓋春正月者，魯史舊文也。加王者，孔子之筆也。王者孰謂？謂周天正也。即此一字，尊王之意昭然如日中天。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謂其正名分以明王法，非謂無其位而實擅其權也。而妄解春秋者，乃以為孔子當日實以匹夫而擅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達於歲首之紀，建子之月，舊史書周正冬十一月者，改書為夏時。春正月，是自武王以來，王朝相承二十餘世，皆不改時月。至孔子而始改之，噫嘻！何孔子之無王一至此乎？將所謂加王於正者，孔子直儼然自為乎？天王者，受命創業，然後改正朔，定時月。此其事非細故也。夏五之闕文，猶傳疑而仍其舊，況時令者聖王

之定制。史冊者昭代之憲章而輒恣應擅改是阿惑也。孰不可忍也。孔子未嘗自王而後人強以王加孔子豈獨何休黜周王魯為春秋之罪人哉。孟子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然專改周正變亂國典其為亂賊也滋甚身為亂賊而曰吾以誅亂賊也相去幾何。又焉親其懼也。失武王已改時月者也。則意其未改嘗改孔子從周直述其時月者也。則據謂實改焉是又待與王若凡民而擠至聖於篡叛也。嗚呼亦悖矣。曰前此商後此秦皆不足據與曰商自商周自周也。周書蓋誓紀十有三年春武成紀惟一月未聞其書十有一月也。此已與商書異矣。以商證周孰若以周證周之為得也。秦於三統之外另首建亥時令俱失自不容以冬為春况秦以來之史皆屬後代纂修非若春秋為當時親筆也。且可據商而必其不改月據秦而必其不改時獨不可據春秋而必其時月俱改乎。是故尊王守法直書時令傳信萬世明白可據孰有過於春秋者。學者能明乎此斷斷乎不但不改時月之說之非即改月不改時之說亦非矣。胡乃不據春秋以為改時月之證而反旁引他史

以重春秋之証。至於枉聖逆天呼道賊義而弗顧則惑之甚者也。曰夏時之說奈何。曰行夏之時乃居恆斟酌禮樂之善而云然耳。豈遂以輒改國史乎。然則秦殷之輅孔子亦將使魯國君臣出入乘車者盡剖其金玉之飾而申戒輪輿百工尚攻不輅乎。所謂樂則韶舞者何不於自衛反魯之日與師執諸伶約而令其於朝廟中盡去雅頌諸篇惟習九成之聲容如在齊所聞乎。是二者孔子未嘗為之獨行夏時一事輒敢輕改國史用從其居恆之論雖婦人孺子亦知其不然也。或曰以夏時冠周月弗有大聖人之識力弗能為此非專帝之見所及也。曰聖人之道中庸而已吾竊怪世儒不以庸德觀聖人而偏以奇行索聖人也甚矣文定之易於立言也。

春秋論

春秋之法據事至書一筆一削而褒貶自見。宋孔父仇牧荀息三臣之死難春秋書之古今論者非一或曰褒也或曰貶也余斷以為褒之是貶之非。曷言乎褒之是貶之非也。其為貶之之說者曰三人皆稱名孔父者是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仇牧

者不譬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荀息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夫春秋於諸侯之卒例皆書名與夷也捷也卓也皆名也。試其君既書名於上則及其臣安得不書名於下。故三人稱名者君前臣名之義也。非貶也。孔父為司馬不能匡君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荀息從君殺嫡立庶所輔不正雖死焉能無罪。然因其死難而追貶其素行之失春秋不若是苛也。仇牧事無可考乃謂其無善可褒夫無善可褒猶特書以示貶則身有大罪者尤斧鉞所不赦矣。宋閔之難華督同死焉華督殺孔父及陽公者也。如謂仇牧為貶則弑君之賊春秋必誅者孰若華督而春秋書仇牧不書華督是賢者華之惡者削之也。惡者削之則特筆書之者之非貶也明矣。其為褒之之說者自三傳以至胡氏皆曰孔父義形於色能為有無仇牧不畏強禦苟息不食其言此三人者名弑而死於其難春秋之所賢也。故著其節而書及不去其官而書大夫然則凡能死者聖人皆賞之與曰非盡然也死節固當賞然亦有權衡焉。齊襄之弑有徒人素石之紛如齊莊之弑有賈舉州綽邠師公孫教封具鐸父

襄伊倭狸視仇父申剗此數人者聲傳之臣晏子所謂其私暱者也。其人不足及故雖死難春秋皆畧而不書。觀徒人費諸人之在所畧則知孔父三人之在所褒矣。曰宋昭之難蕩意諸死於其職意諸司城非嬖倖私暱者比也。何以不書曰蕩意諸亦孔父仇牧之流也。而魯不書於史者宋不以告也。春秋謹嚴闕疑之書也。鄭國之事得諸遠聞不赴告則無所據故不書。白叔仲惠伯死於赤之難何以不書曰惠伯不書者為宗國諱也。春秋於內君見弑皆不忍言弑而諱之。或書薨或書卒子亦為遠所弑。惠伯死之春秋書曰子卒而不及惠伯諱之也。非削之也。諱其君而書卒於上自必諱其臣而不書於下。是故君書弑則其臣可以書及。君書卒則其臣安得以及書。此春秋書法也。然則謂蕩意諸叔仲彭生之不書為貶之者則聖人為國儒謂孔父仇牧荀息之書及為貶之者則聖人為國儒謂孔父仇牧荀息之書尤非春秋也。余故斷之曰褒之是貶之非也。

議

太廟議



自古有天下者必建太廟以饗其親而歷世升祔祖功宗德禮莫大焉唐有文祖虞有宗廟號於此矣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歸祖顓頊而宗禹此雖配天之祭抑亦宗廟之禮也商湯稱烈祖其後太甲太戊武丁稱三宗而契則其始祖也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七廟之制其來舊矣至周禮制大備太祖之廟居中百世不遷三昭居左三穆居右八世之後每一世而一遷後者祔則前者祧及行大禘則出其祧者與其未祧者並奉而合祭於太廟以至禘郊皆有定制聖王議禮可謂蓋善矣蓋周以后稷為始祖而文王武王有功德當宗雖昭穆數盈而不可祧也於先別立二廟於昭穆之上謂之文武世室故周有九廟焉蓋宗無定數不在七廟中也漢太祖走匹夫先世皆微賤無爵土即位之後惟尊父為太上皇而追王上祀之典缺如也晉世祖唐高祖皆藉祖父之業以得天下宋太祖之先亦有祿位當時尊號宗廟自不容缺然其制度儀節或不能如周制之盡善矣逮我皇明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制禮定祭罔不號美

姬周洪武元年春王正月乙亥即位之日追尊皇高祖玄皇帝廟號德祖皇曾祖恆皇帝廟號懿祖皇祖裕皇帝廟號僖祖皇考高皇帝廟號仁祖四代考妣崇祀太廟禮體巨與真非漢祖所能及也自是以來列聖繼承至於今十有五世矣建文初太祖升祔是時廟數未盈則遷祧之禮未及舉行也嘉靖中改尊太宗廟號為成祖與太祖並為百世不遷之廟列祖列宗以次遞遷如禮焉乃當時有議者以德祖為始祖比周后稷以大成二祖廟為世室比周文武則竊以為未可何也我朝之興惟與漢周而與晉唐異與宋亦異故四祖皆布衣如漢先世非若后稷開闢始封之君而歷代皆諸侯也高皇帝親功峻德躬有天下自當為皇明始祖此如孔子太聖特興雖其先有孔父嘉為得姓之祖有鄭大夫為聖父而後世子孫必推孔子為始祖其世數斷自孔子而下不得上及祖父也故我朝太廟定制斷以太祖為始祖廟居正中百世不遷如周后稷成祖有功當宗特立廟始祖之東南左昭之北上亦百世不遷如周世室後來列唐左右分班晉祔隨世遷祧如周之昭穆六廟

德懿傳仁四祖觀堂當祧則建寢於始祖廟北以藏神主如周之夫室及後之祧主皆藏於此至於太祧則奉德祖於太廟中位獨尊而太祖亦與諸祧主廟主列位賙穆相向以東西分左右以南北序尊卑祭畢則祧主還於夾室廟主還於昭穆而太祖復正位居尊焉至於太祧則奉德祖為所自出之帝而以三祖及太祖配之至於兩郊則自建文永樂而後皆奉太祖以配斯為德禮之正吾無間然者矣然猶有議焉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生兩克嗣其位則沒西得稱其廟建文皇帝踐祚四年而後成祖繼之夫建文與成祖俱太祖之胤承天受命克嗣太祖之位者也然至今而帝號猶未後宗廟亦未與者此甚非太祖心尤非成祖心也故建文者所當復帝號上尊諡稱宗享廟如列聖者也景皇帝踐祚七年亦承天受命克嗣太祖之位者然帝號雖復而宗廟猶未與也此亦非英宗與二祖列宗心也統景皇帝者所當加上尊諡稱宗享廟如列聖者也至若嘉靖中尊獻皇為睿宗晉享太廟則尤有可議者恭惟世宗廟皇帝入紹大統以嗣太祖之位蓋非為孝宗後也其於

獻皇自當稱親稱親則稱帝稱帝則稱宗禮也當時之議者亦幾失而復正焉獨至晉享太廟班於武宗之上則大不可何也天下者太祖之天下非世宗之天下也謂是世宗之天下則附皇考於太廟比於仁祖亦執得而非之而謂是太祖之天下則睿宗未嘗嗣其位也又安得附其廟乎且睿宗不惟不得比仁祖亦不得比興宗故在建文可以附興宗而在嘉靖不可附睿宗也夫商王彤曰祖己戒其豐昵魯臣躋明仲尼斥其縱逆斯禮也夫人而知之矣當嘉靖時天子尊親念篤不憚越禮以盡孝思而在廷諸臣違君者多知禮者少寧陷上於過舉而不一匡救悠悠至今易世再三輔臣禮臣詞臣諫臣竟無言及此者徒使宗廟之中失禮已甚不顧貽譏後世深足歎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當時亦有言之者矣今諸於太廟都宮之外另擇基地建廟以奉睿宗獻皇帝之祀并復興宗孝康皇帝號諡亦另建廟奉祀如睿宗之制而建文景泰兩朝作主祧藏夫豈以時從拾祭於太廟布告天下臣民俾知大禮得正無過可議斯為仁之至義之盡而天

理人情毫髮無遺憾矣。列祖宗妥備之福。聖天子繼述之善。億萬載運祚之長。皆在於此。是皇明大典實與唐虞三代並隆。豈特遠過漢唐高出晉宋而已哉。

### 配享議

盤庚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雖詰曰：祀功宗以功作元祀，人臣之有配享，自三代而已然矣。然名數未得其詳也。漢有天下，其臣首稱三傑，又次定元功十八人，而配享之。典初未嘗舉。至宣帝表揚中興輔佐，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首霍氏，至蘇武凡十一人。至明帝，又圖畫中興功臣於南宮雲臺，首鄧禹，至卓茂合三十二人。然皆非配享太廟也。魏丕稱帝，追尊其父排為太祖，始以程昱、鍾繇、典韋配享於廟。追其孫奂，又進荀攸、馬超，而後如北周之賀拔勝、魏羅、李弼、子護、劉亮、蘇綽、盧辯，則配其太祖。秦如後梁之蔡大寶、魏益德、尹正，則配中宗。又其後，如後唐之李嗣昭、周德威，得存者，則配莊宗存焉。此皆創業之君也。若夫創業守成，歷代皆有名臣配享。惟唐李氏宋趙氏為然。蓋嘗考之，唐凡四十二人，其創業者，在高祖曰：淮安靖王神通、河

間元王孝恭、鄭師公殷、開山滄夏公劉政會、魏公襄寂、魯公劉文靖。在太宗曰：梁文昭公房玄齡、萊威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中文獻公高士廉、衛景武公李靖、蔣忠公屈突通、趙公長孫無忌。其守成者在高宗曰：英貞武公李勣、高堂忠公馬周、南文忠公褚遂良、北平定公張行成、修憲公高季輔、樂城文獻公劉仁軌。中宗曰：漢陽文貞王張柬之、博陵文獻王崔玄暉、平陽惠王敬暉、扶陽忠烈王桓彥範、南陽貞烈王袁恕己、梁文惠公狄仁傑、齊貞公魏元忠、琅邪忠公王同皎。睿宗曰：許文貞公蘇瓌、徐文獻公劉幽求。玄宗曰：燕文貞公張說、代公郭元振、趙公王琚、肅宗曰：韓懿憲公苗、晉卿、冀獻穆公張冕。代宗曰：尚父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德宗曰：西平忠武王李晟、咸寧忠武王渾瑊、忠烈公段秀實、憲宗曰：祁宣公杜黃裳、晉文忠公裴度、咸武公高崇文、文宗公李愬、穆宗而下未識也。宋凡二十四人，其創業者，在太祖曰：韓忠獻王趙普、冀武惠王曹彬。在太宗曰：司空薛居正、右僕射石熙載、韓武惠公潘美。其守成者在真宗曰：文靖公李沆、魏文正公王旦、忠武公李繼隆。仁宗曰：沂

文正公王曾。詩文靖公呂夷簡。武穆公曾。韓英宗曰。親志獻公韓琦。宣靖公曾公亮。神宗曰。韓文忠公富弼。哲宗曰。溫文正公司馬光。徽宗曰。魏公韓忠彥。高宗曰。秦忠穆公呂頤浩。豐忠簡公趙鼎。斷忠武王韓世忠。捕忠烈王張俊。孝宗曰。魯文正公陳康伯。趙文惠王史浩。光宗曰。文定公葛邲。寧宗曰。福忠定王趙汝愚。理宗而下未議也。然其間有未協公論者。如唐之武士彠。許敬宗。宋之王安石。蔡確。始雖冒進。而後必褫黜之。蓋祀典若是其嚴也。我朝立帝王廟。京師命禮官擇名臣。始終全節者。以從祀。前後議定凡三十二人。曰。風后。力牧。曰。皋陶。夔。龍。伯夷。伯益。曰。伊尹。傳說。曰。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召方叔。曰。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曰。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曰。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蓋祀其君而及其臣。斯亦當年配享之典矣。然此外如宋趙普。以負太祖不得祀。元木華黎。伯顏等五人。以夷狄與其君俱罷祀。信乎祀典若是其嚴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開天立極。其開國輔運功臣。侑饗廟庭者。則有若太傅石丞相中山武寧王徐達。

太保左丞相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鄂。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有若號國忠烈公俞通海。恭國忠毅公張瑄。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有若永義侯孫世傑。厥後則有若誠憲伯太師文成公劉基。又有若營國威襄公郭英。成祖文皇帝。繼文續緒。其奉天靖難功臣。侑饗廟庭者。時則有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有若寧國忠壯公王真。厥初則有若少師崇國恭靖公姚廣孝。蓋在洪武定配六王五公一侯凡十二人。永樂定配二王二公凡四人。至嘉靖中肅皇帝。載定侑饗巨位於太廟。進劉基郭英益為十四人。於成廟出姚廣孝。大興隆寺。損為三人。焉。雖今觀之。墓之進公也。英之進私也。廣孝之出。雖非私。亦未得為公也。夫墓為太祖于房。開國文臣第一。其進配有無容議矣。英功非無可稱。而考當時居英上者。有馮勝。傅履德。李善長之流。與英伯仲者。有馮開用。廖永安。廖永忠。耿炳文。吳良。吳楨。曹良臣。丁德興。華高。吳復。茅成。東茂才。孫興祖。韓成。花雲。殷元興之屬。其他尚衆。英雖有

功安得越而進之。即較諸永義似優然世傑與徐常請臣乃孝陵所自定非後世所得低昂也。蓋英之進配出於其孫勳之請勳時以謀禮被上寵乃得濫冒斯舉耳。然亦可謂証其祖矣。廣孝之出也以其為僧故夫配享報功之典廣孝誠有功雖為僧何病且功成而仍不改僧服似有遊湖辟穀之意此正其高也。況其與三臣同配乃長陵所自定長陵之有榮國猶孝陵之有誠意也。雖為僧亦安得而斥之。是故今日誠宜罷英而復廣孝則配享之臣悉合天下之公論而祀典亦不失其嚴也。然此乃創業者也若夫守成之代明良喜起相得益彰豈遂無其人哉。欽惟列聖相承興通致治帝臣王佐實繁有徒請得而歷數之仁宗朝有輔臣太師文貞公楊士奇太師文敏公楊榮家臣太師忠定公塞義計臣太師靖公夏原吉勲臣定興忠烈王張輔宣宗朝有輔臣太師文定公楊溥計臣太保忠宣公黃福禮臣太保忠安公胡濙英宗朝有輔臣太傳文忠公曹鼎太師文達公李賢家臣忠肅公王翱勲臣興濟忠敏侯楊善景皇帝有樞臣太傳忠肅公于謙勲臣定襄忠武侯郭登

憲宗朝有輔臣太傳文憲公彭時太傳文親公商輅家臣太師端毅公王恕勲臣宣平武親王朱永孝宗朝有輔臣太師文靖公徐濟太師文靖公劉健太傳文正公謝遷太傳文莊公邱濬家臣太師端肅公馬太升樞臣太保忠宣公劉大夏武宗朝有輔臣太傳文恪公王鏊太傳文忠公楊廷和太師文康公梁儲勲臣先儒新建文成侯王守仁世宗朝有輔臣太師文忠公張學啟太師文襄公楊一清太傳文康公李時太師文貞公徐階樞臣少保端敏公胡世寧少保康惠公李成勳穆宗朝有輔臣太師文康公高拱少保文肅公趙貞吉神宗朝有輔臣太師文忠公張居正太師文定公申時行光熹而輔則有樞輔太保孫承宗首輔少師劉一燝韓爌大家宰周嘉謨大宗伯孫慎行都憲鄒元標楊漣凡此諸臣謨弼忠勤勲庸顯視唐宋有光焉今禮官擬能建白下廷議詳定奉旨裁允俾俱進配廟庭則我朝盛典明備罔缺知禮之士可免有君無臣之歎矣抑猶有說焉建文皇帝既謀追祔太廟則其一代之臣亦不可遺嘗攷其功節最著者有親國公徐輝祖文學傳士方孝

儒御史大夫鍾子寧兵部尚書參軍務鐵鉉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之數人者皆當褒錫贈諡與配享之列者也。在禮言禮必使幽明無憾理得而心安然後天下萬世無有議其非者。缺者備之失者正之斯草莽之臣所深望於今日也。

### 文廟從祀議

文廟之有從祀也所以崇德報功厥典甚重故其人必能於聖人之道躬而行之若立德若立功若立言文行兼臻名情相副入而有得於道統之微出而有裨於治統之實者斯可以與列其中非獨取專門著述高談性命者遂為足以明道而有功聖門也。夫七十子親受關里之傳或具體或一體而教分四科各具實用身通六藝不事迂談則後之學者可知矣。是故從祀諸儒其有文優行殆公論難掩者雖已進而必顯而在將來謀進者亦必其德醇學正功言並茂而非名浮於實無益於天下萬世者也。蓋自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後儒脩食孔廟時併卜子夏進者凡二十二人曰周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漢伏勝孔安國毛萇高堂生杜子春戴聖劉

向賈通馬融何休鄭眾虞翻鄭玄服虔魏王肅王弼晉杜預范甯至宋元豐七年進三人曰周荀況漢楊雄唐韓愈崇寧三年冒進王安石配享政和三年又冒祀其子雲溫祐元年進五人曰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景定二年進二人曰張栻呂祖謙咸淳元年進二人曰邵雍司馬光元皇慶進許衡進順進漢董仲舒皇明洪武二十九年亦特詔進董仲舒至正統二年進三人曰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八年進元吳澄弘治九年進宋楊時嘉靖九年進五人曰漢后蒼隋王通宋歐陽修胡瑗陸九淵又進康獻元定與程子父珦朱子父松從祀啟聖公祠隆慶五年進本朝薛瑄萬曆十三年進奉朝陳獻章胡居仁正守仁二十三年進宋周子父輔成啟聖公祠毅又進宋羅從彦李侗馬第其中有不當通而進者宋靖康元年用祭酒楊時言罷王安石配享然猶降居從祀之列理宗溫祐元年乃黜之併黜其子雲皇明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始建議請黜楊雄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弘治九年少詹事程敏政建議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八人

祝壽罷祀併請黜荀況而鄭玄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請改祀於鄉時未果行至嘉靖九年肅皇帝屢正祀典始允廷議采其言而行之於是荀況及戴聖等八人俱罷祀鄭玄等五人各祀於其鄉又特罷元人吳澄蓋此數人皆所謂文優行站公論難掩者黜而罷之於以尊聖道而重國典扶世教而正人心匪淺鮮矣今按兩廡先儒定祀勿替者周三人漢七人隋一人唐一人宋十八人元一人本朝四人合三十有五人然嘗攷之前代尚有可議進者三人焉若漢丞相忠武侯諸葛亮若唐平章宣公陸贄若宋參政文正公范仲淹忠武一生自躬耕南陽承三顧而出輔漢定鼎托孤寄命自任天下之重無不與伊尹相符功業雖未就而三分割據讀漢正統四十餘年文章雖不多而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用兵若三代之時兩事君東文王之小心澹明寧遠之言則求志達道之旨也成敗利鈍之不計則正誼明道之衷也開城布公集思廣益則大學之存客也六出伐魏討賊而卒於軍則春秋之大義也故文中子謂禮樂可興程子謂有儒者氣象羅豫章謂可與權

誠見其立身行道合於聖人者多也宣公春猶多知道之言事上能不負所學蘇東坡稱其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楊龜山稱其在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遭貶則杜門集古方書可謂知進道者朱子稱其論諫本仁義詣練既多學更純粹而胡致堂則曰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如命之事也又論權而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泰漢諸儒所不能及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敵為通達而弗畔於道也此所謂真洙泗之徒也文正有先憂後樂之志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故其位宋皆聖賢事業自豐無瑕朱子稱為傑出之才吳卓庵稱為百代珠純人物而呂本忠亦曰本朝人物公為第一其所學必忠孝為本其所為必盡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若成否不在我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利鈍之誠心也蓋嘗以左氏授狄青以春秋授孫復又嘗以中庸勸張子載則其學術之源流猶在關雎之先者也然則此三人者並舉從祀誠為萬世人心之公而備聖門祀典

之盛矣。又崇禎初年有國子生上疏請以漢諸葛亮、唐張巡、宋岳飛增入孔廟。從祀天子。下其章禮部令議。題覆。夫亮已有前議矣。若巡、飛二人之謀進者。殆非無見。請得而確攷之。二人之行之才之功。不具論。惟論其學。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記其平生讀書甚多。不過三過。未嘗復讀。而終身不忘誦之如流。此其天姿學力太過。人矣。而窺道之深。知本得要。則莫如人倫、天道之言。夫人倫、天道、大原。無二此物。則奉養、降殺、獻之妙理。中庸所謂天命率性。孟子所謂有性不謂命是也。巡之學識及此。殆起於秦漢之上矣。岳忠武本傳記其況厚。家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是則自少讀書。不徒尚拳勇者也。而學問之純。涵養有素。則復於德勝。君子之論。夫審德勝才勝之異。定君子小人之分。而無德者。敗之有德者。勉焉。此就文所謂忠信進德。先聖所謂君子尚德也。飛之學識。若此。殆不滅閭閻之徒矣。况先聖述六經以垂憲。而其志則在春秋。巡能起兵討賊。過採山而保江淮。大節不奪。殺身成仁。飛欲滅虜復讐。復中原而還二聖。來詔班師之死。靡憾其所以履華夷。

之防。盡君臣之義者。何如也。然則二人之於聖經。不必以言明之。而直以身明之也。雖是言之。舉從祀而及此。二人者。不為過矣。至於本朝之儒。近代屢有陳請。少或數人。多至十餘人。今觀其學行最著。確然當道者。有六人。馬克己功密於藏銘。尚友益深。於贊古文章。則特論正於蘇氏。大節則絕命烈於首陽。高皇帝目為異人。蜀賢王尊為正學者。忠烈方選志孝孺也。作夜行燭。則一書。熙化。厥父為州學正。而兩庠爭以為師。定儒家宗統之譜。開我朝道學之傳者。靖修曹月川端也。經世之志。見於世史。正綱治道之詳。見於大學衍義。補宗傳之緒。見於朱子學的者。文莊邱瓊山濤也。好古力行。安貧樂道。廷對萬言。數奏實學。起復一疏。扶植綱常者。文毅羅一峯倫也。介以守己。不先朝於逆藩。虛以入道。惟自砥於藏密者。文莊蔡虛齋清也。恭莊實踐。象欽行己之端。綴撤淫祠。益徽信道之篤者。恭簡魏莊渠棫也。之人者。著述既富。躬行亦真。理學不侵事功。尤顯所謂文行兼臻。名情相副。有得於道統之微。有裨於治統之實者也。其餘猶不乏人。足見昭代人文之盛。是以真儒輩出。數



溢前朝行將並列廟庑增光俎豆而吾道有功臣聖徒無偽士矣雖然前所議出祀於鄉者蓋皆稱爲經師如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之類者也夫訓詁之學固未必得心法之宗然當泰火之餘守其遺經各相傳授以待來學即後儒如程朱輩亦皆由其文以釋義則不傳之脉未必不藉於此也況夫立身制行原無疵類未嘗得罪於名教而實有功於聖門乃使其以有功而進以無罪而退無乃過乎又按祀人中如劉向者初喜神仙方術未免年少之感然晚歲氣象殊勝於前志興禮樂以行教化顯昭宗室諱刺王氏忌痛切發於至誠所著新亭說苑列女傳皆不悖於聖人意在諷君教時要非無補於世其洪範五行傳正爲王氏起論縱類陰陽術家之小技而於道實無害非若楊雄美新何休王魯吳澄仕元爲名教之罪人也論者謂宗巨憂國雖屈原不能及是豈可與馬融王肅輩同日語哉然則鄭康盧植鄭玄服虔范滂與劉向六人宜復其祀則學宮無失人之憾道術得折衷之衡公議愈明而祀典愈重矣

### 臣謹議

昔者周公旦太公望關闕王素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蓋者行之道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成於己名生於人易其名者不可誣其行也有淑惠故謚法特美惠並著焉子之美謚所以揚有德表有功予之惡謚所以警奸邪誅亂賊也此即舉措之大權刑賞之大憲其效將使違褒之可與豪杰之惡齊追貶之可銷悖逆之不軌周公之制謚法孔子之作春秋其義一也自天子諸侯而下若卿大夫生有爵死有謚士無爵則無謚其無謚者雖至聖大賢不得濫加其有謚者雖天子不得冒美所謂至南郭稱天以謚之其臣子不得私也此古制也迨其後則皆以爲褒美之典而貶惡之意漸失矣春秋周之卿士齊晉衛之卿魯之卿大夫無不謚者然迹行多溢美焉躬爲亂賊強僭者比比矣而咸得美謚至於得罪出奔如魯滅純晉荀寅至於身誅族滅如晉樂盈齊崔杼而咸得美謚乃曰靈曰厲曰幽曰煬則以謚其君而不聞以謚其臣也兩漢通侯襲爵者皆有謚其美者什九其惡者什一歷代

惡謚則惟太子親王或有之而卿相大臣悉有美無惡也晉之東也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與之謚至符泰遂及於處士矣此則嵩為裴賢彰美而設而不復知有惡惡之意者也故自漢以來人臣之謚有當美而得美者凡諸既謚者皆是也有未盡美而得其者亦諸既謚者是也有當美而不得盡美者漢蕭何之為文終耿弇之為愍也亦有當美而先未盡美者宋岳飛之為忠愍武穆而後忠武也有當美而得惡者漢王商之為戾也有美惡不相掩而兩得之者唐蕭瑀之為貞褊也有當惡而得惡者漢審食其之為幽魏子禁之為厲梁王亮之為煬唐宇文士及之為縱南唐宋齊丘之為醜諤也有當惡而後乃正其惡者唐封倫之改為諤宋秦檜之改為諤醜也有當惡而得美者晉賈充之為荒而武唐許敬宗之為諤而故元載之為荒而或也有當惡而應得美者唐李吉甫之為敬憲忠懿宋夏竦之為文正文莊京鏐之為文穆莊定也有未盡惡而得惡者梁沈約之不一而隱魏鄭義之不宜而文重也有未盡美而先擬惡者晉何曾之諤而為孝唐裴光庭之克而為忠獻宋康

禮之事而為敬宋陳執中之崇靈而為恭也然又有大美當謚而未謚者漢陸賈賈誼周亞夫董仲舒汲黯蘇武司馬遷劉向何武劉崇翟義龔勝陳咸第五倫鄭弘袁安任延楊震李固杜喬楊東陳蕃李膺王允孔融耿紀韋晃管寧諸葛瞻吳陸抗張悌晉賈足祖遜辛湛宋袁粲劉秉梁王琳魏崔浩齊斛律光周尉遲迥唐劉文靜長孫無忌郭元振王忠嗣張巡許遠李泌裴垍李德裕周王朴李筠李重進宋呂誨韓維陸秀夫張世傑之屬是也則亦有大惡未謚而當謚者漢張禹董賢孔光王莽梁冀董卓晉王敦梁未昇齊祖珽唐武三思崔液李林甫楊國忠盧杞崔胤宋丁謂章惇蔡卞蔡京王黼蔡攸黃潛善汪伯彥韓侂胄丁大全賈似道之屬先也今議者徒知表揚功德裝貴忠節是得其半而未得其半也明興以來同姓親王郡王異姓公侯駙馬伯皆非獲謚皆得謚文武諸臣京官三品以上賢而有功者例得謚三品以下及外官至處士德行顯著殉節盡忠者亦得謚然猶考覈行迹公論無訛而後予之其不賢而有過雖如例亦勿予其或濫予則但削奪之而已故今

之得謚者。悉為褒美之典。未嘗予惡謚以示貶也。是亦得半之道也。欽惟太祖高皇帝。賜功臣美所當其。按行易名。不拘古法。賜謚親王。則秦王曰隱。晉王曰恭。魯王曰荒。瑕瑜不掩。無溢美。兩大哉。聖人無私。超出晉唐。萬萬矣。因是而親王有曰屬曰隱者。郡王有曰悼隱曰榮。庚曰榮。琛者。豈謚法之公。獨可行於同姓而不可行於異姓。與抑擬謚者。無秦秀袁思古其人。與然則褒貶並用。原昭代祖制之善。深得周公太公之意。而議者所當兼舉也。竊見我朝既往諸臣。應得賜謚。尚有待於今日者。以其萬者言之。則有宋公馮勝。顯公傅友德。韓公李善長。郭公馮國用。姑熟公陶安。德慶侯廖永忠。長興侯耿炳文。永義侯桑世傑。高陽侯韓成。東邱侯花雲。南陽侯葉琛。高陽侯許瓊。東莞伯何真。靖雲伯胡琛。丹陽男孫炎。當塗男王愷。御史中丞章溢。學士承旨唐同。大學士吳況。吳伯宗。御史大夫安然。大子太保唐鐸。都督韓觀。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太子賓客胡儼。翰林學士解縉。吏部尚書郭進。戶部尚書師達。兵部尚書張本。刑部尚書魏原。按察使周新。都御史羅通。軒輅。魯穆。楊

繼宗。文趾。都督呂觀。參政劉豈。馮貴保。知府劉子輔。易先。都指揮李任。布衣陳真。侍郎張元。補。錦衣指揮使袁斌。按察使楊瓚。給事中賀欽。吏目鄭智。尚書庠。泰張泰。都督王信。布政使陶魯。指揮張英。寺丞黃輩。御史陳茂烈。楊爵。副使李夢陽。都督馬永。楊照。而所當先褒錫。關係最重者。莫如建文之代。蓋一時忠烈之多。從古未有。而其尤者。如文學博士方孝孺。兵部參軍孫尚書。鐵鉞御史大夫練子寧。魏國公徐輝祖等。不下三十餘人。馬以其惡者言之。則有都御史陳寧。劉觀。尚書張綠。大學士焦芳。劉宇。曹元。嚴嵩。然惟呈身逆閹。謀危社稷者。莫甚於天啟之李蓋。詔附擁戴。贊導頌美之惡。從古所無。而首逆同謀。如崔呈秀。交結近侍。如魏廣。擬等。亦各有其人焉。今當直道大行之時。明天子在上。禮臣建議。正皇遠述。周公進。遵聖祖舉美行之多者。賜以美謚。揮惡行之大者。賜以惡謚。又其未盡美者。如彭韶之惡。安則更加以美謚。其冒得美者。如萬安之文康。劉吉之文穆。亦追改以惡謚。如是。則理得其公。法得其正。賞罰之政行。而天下知所勸懲矣。故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表。

一字之貶辱深芥鍼此春秋所以撥亂反正也豈徒然哉

二九居集卷四

四三

二九居集卷五

辨

順德黎景義克



周禮辨

周禮大司徒媒氏仲春命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不用令者罰之此言男女淫奔而父母不為禁止與夫自相昏嫁弗稟命於父母者媒氏皆得司令而行罰焉所以正人倫範禮義明尊卑定綱常也於是時也以下連綴至罰之辭旨方全中若字猶及之義古書多有之記曰娶則為妻奔則為妾鄭衛淫奔諸詩聖人采之以刺惡此奔者不禁之可罰也奔不告而娶是為有故苟其不然則自專之罪大矣此無故不用令之可罰也詳觀其辭一以責尊者一以責子姓至文立言自是無與後之學者不察連從不禁句絕不復聯屬下文昭代方正學先生著周禮辨疑亦持此論其言曰王者之防民範之以禮猶恐其為邪况納之於邪何以責其不由禮乎人情易於越禮以適意今日不禁人之奔是令一行男女無以禮合者矣啟之以淫奔之路縱其越

禮而不詰武王周公為忍為此姑息之政以亂大倫也哉噫此讀書不詳之過也使其實過下文備魏語意豈有此失夫讀書割裂逆致聖人為淫亂之倡聖政為夷禽之俗其害甚大非獨亥豕之差根銀之謬而已毋惑乎今之儒者以周禮為王莽劉歆之書而詆毀不置也曰正學之辨非與曰正學之辨是也其讀周禮者非也正學亦未免面莽與曰方先生理學大儒知言好古況用禮一書其平生精究者也當無疎畧至此然則曷為乎有此辨曰先生所著初皆憤不傳其後國禁漸開道文始出於世夫古聖賢者書為後人附會增贅亦多矣烏知避志一集獨無以疑似混之者乎是周弗足為正學各第學者讀書稽古將以觀先王之政揆聖人之心誠不可不務詳也

牛易馬辨

晉史載元帝之母夏侯姬與小吏牛金通而生元帝其說出於魏收輕鐵人帳簿之私曖昧無據非若呂不韋黃歇之事之詳確也胡致堂因是而譏元帝賈續晉宗偽姓為辱謂其世系類曹操且曰操崛起既不旬知可

同父姓。元帝冒姓司馬。不若徐知誥歸姓李氏之為實也。噫嘻。斯言何悖謬之甚也。就使元帝誠為牛更子。擬諸操父。焉素於曹。知誥素於徐。事大不倫。且夫操亦非不知元帝亦非知之。而冒帝冒之。榮也。謂人母姦私而生子。此屬何事。而可以知不知。登其子耶。必欲使元帝父金而姓牛。如李昇之為者。無論與牛大絕。人心團聚。萬萬不可。將置瑯琊恭王夏侯妃於何地。此其事猶不可以責秦始楚幽。而可以之責元帝耶。況乎元帝實非牛更子也。又曰五馬渡江。一馬化龍。斯固冒姓之識。又魏青龍三年。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實石負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晉自宣至愍。通及七代。如石馬之數。當時復有牛繫馬復之謠云。夫渡江化龍。正為帝承正統。中興南國之兆耳。於冒姓何涉焉。元行冲著魏典。引柳谷瑞石有牛繼馬象。曰道武之祖名健。實為繼晉受命之符。按司馬氏自武帝得天下。傳惠懷。應元明。成凡七世。當咸康四年。而什翼健興拓跋氏。縣是愈大。然則石象乃後魏之祥原。非以啟東晉淫德之羞也。符瑞重譏。後雖偶應。君子猶以為無稽。而必繫其事以實之。至於誣

人之汚易人之姓。絕人之宗。用微識諷之。驗儒者讀書窮理。論世斷古。豈如是哉。劉子玄唐之良史也。其作史通有曰。魏收嘗附北朝。南關承其說。妄重加誣。語道云。司馬出於牛。金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亂嗣死遺。割斷蓋亦陰過所致。可見牛金之誣。在唐世已有明辨。何復徇猶沿其妄邪。帝王家法。非屬小德。聲權下筆。關諸天道。讀史者不之東。漫生譏刺。大感情理。立言悖謬如此。致堂之過。又浮於魏收矣。管見議論多可求。獨此大為史累。不可不辨。

無可無不可辨

昔孔子論列遠民。因自謂無可無不可。其後馬援構漢高帝。亦有是言。論者謂高帝不足以語孔子。而以孔子擬高帝。亦不識無可無不可之義矣。夫世主之不如聖人。學者誰不知之。援之學之識。未能窺聖道之奧會。聖心之妙。亦不害其為知也。論人之旨。各有攸存。以高帝之明達好謀。知人善任。聞言即悟。不憚轉關。隨時應務。不膠一轍。無可無不可之云。可謂深悉其為人矣。孔子自對遠民而言。其異高帝自視先武而與之殊。援言偶

相符耳不必牽合以絮短長也雖然孔子之無可無不可以適言也而事未始不在其中高帝之無可無不可以事言也而未始非時與道全大抵後之儒者視聖人遇高凡一言一行每推而遠之以為不可幾及不知聖人之適即庸人之道聖人達權比義從心不踰庸人見聞者察固不能渾全變化如聖人而豈遂無一言行之偶合於道况開代英主天資卓越者哉是故隨時屈伸與道消息聖人之純詣也長於從諫善於趨時世主之靈性也此高帝一端之懿與孔子適肖語心體則有偏全語才識原非迥別由是觀之高帝未嘗不足語孔子而援亦不可謂不知帝矣

天知地知辨

胡致堂曰揚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為名言君子正之人與我可為二天地則一而已天地非惟不可以二言亦不可以知論知者有血氣心思之性也震為此論其燭理幾於未明矣余謂震之言原無弊也在昔聖賢語天不及地者多矣五舉天地而析言之者亦多矣陰陽二氣如夫婦二人上浮下凝是謂兩間乾坤健坤順南北對

待故易繫兩儀禮分郊社焉在天地不可以二言也夫所謂天知地知者亦曰時雖美夜而所載者天所履者地幽靜之中自有炯鑒云爾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又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此天知地知之說也孔子曰知我其天焉在天地不可以知論也書曰天視天聽詩曰監觀曰聲聞如必有血氣心思而後可言知亦必有血氣心思而後可言視聽與然則燭理未明殆致堂自道也致堂又曰震被薦鄒陽當於去就疑其處人未精余謂君子筮仕非受明主見知則為大臣汲引漢安之初鄒陽為大將軍在位能推進賢士正得大臣以人事君之誼震於此時應其辟而出處之正無可訾者高昭季掾非齊魯用事上卿哉而孔子因之以仕亦將曰處人未精與若以陽貴戚不宜就舉則太公在周武成二代當無適用之士矣以是斥陽而短震不亦迂乎

孟母辨

孟子幼時聞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豚肉以食之君子曰此非孟母之言且更非孟母之事也教

子之道責於信不責於欺信者何也始終不欺之謂也縱偶有欺之言又焉可鑒致欺之之實夫既悔初答之誤矣則盡正告之以前言為戲母子之間豈不坦然明白天性乎諒哉而乃買肉以食之是重之欺也其為不信孰甚焉其子無端拜東家之惠而不知出於母之所買東家但見其母之買而不知借己名以啖其子使其子異日者或過東家而謝焉則親姓施惠者方茫乎弗喻其所由而受遺食肉者愈愕然怪之適彰其母之詐矣孔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異鄰而與之明其曲意徇物害直為大也況母之於子屬毛離裏真性合一而妄用多此周旋強行請誕孟母之賢必不為此故曰非孟母之事古者賢婦妊子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若太姒之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是謂胎教孟母考上懿德必能如是豈有有知之子問鄰家之物而遽生戲語以誨偽乎禮曰幼子常示毋詭自古淑人知禮者咸稱孟母後世莫能及啖汝之戲必不出諸其口故曰非孟母之言也然則傳記曷以載茲曰傳記非盡誣也意當戰國間有令母者實

為諸事時人相傳以為善訓厥子因以附會於孟母云爾雖然能悔其偶然之欺而必欺彰信以立教以視世之弗克義方而納子於邪者其賢否抑亦懸殊矣即未可語於大賢之母德亦不失為聖善是故君子猶有取焉

#### 顏子生年辨

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年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也論語顏淵死夫子對顏路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說者以弟子之年考之謂回先死於鯉而夫子為設言夫伯魚在庭而聖人豫計其死定為無槨之制以處之萬無是理故朱子謂非人情家語亦未可盡信余按家語弟子解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三十一歲死此其所以誤也嘗見關里志孔子年譜於三十九歲下書弟子顏回生則是顏子少孔子三十九歲也志又記顏子三十二而卒則是顏子年時孔子年七十也然則顏子之死尚在伯魚死後一年關里志確有證據而家語之誤可見矣夫年歲之數易差而聖人之言不安但即論語觀之則鯉之先死於回自然明白乃感年



數之傳錯反謂聖人有此非情特是說者尚足與讀書  
乎又家語原憲少孔子三十六歲孔子為魯司寇以憲  
為宰顏刻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過匡居衛時刻皆為御  
按孔子為司寇時年五十二原憲以志學之韶齡膺陪  
臣之妙選少年雖仕猶曰賢者能之若夫畏匡之時孔  
子年五十六子驕時方六歲恐未能任馳驅之役也此  
亦其年數之不能無悞者也余非哂世儒泥古書字之  
訛而竊異夫輕解聖言之謬因著此辨然實非臆說也

### 南容辨

南容非南宮敬叔也何以知之以二人之行知之論語  
紀南容言行者三一曰慎言人也一曰尚德人也一曰  
足與足容人也家語亦紀其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  
不污子貢言其行曰獨居思仁公言思義一日三使白  
圭之玷是宮縉之行也蓋聖門高第七十子之列孔子  
以兄子妻之姓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魯人也此一  
人也左傳紀泉邱人女奔孟僖子生懿子及南宮敬叔  
僖子病不能相禮屬二子使事孔子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故敬叔師事仲尼後嘗救火命周人出御書家謬孔

子與俱至周見老子及定公時以富得罪奔衛衛侯請  
復之載其實以朝孔子曰若過其質也喪不如速貧之  
愈又曰富而不好禮殃也以富畏矣而又弗改吾懼其  
有後患也禮弓亦載其事此則魯世家大夫仲孫氏父  
僖子兄懿子名說又名閱居南宮縉敬叔又一人也夫  
慎言尚德不廢免戮其品至高其學亦粹斷非世祿之  
子戴寶之人所能為且仁不言富義不好貨智不處殃  
彼幼而學禮於聖人長而以不好禮得罪其玷於言虧  
於德者何如耶失位出奔復猶不改孔子方以復惡為  
懼焉觀其能不廢而免於刑戮耶將無聖人之賞鑑不  
明抑擇壻之時姑諒為虛譽耶二人之行反若白黑判  
若參商安得混為一也抑又以二人之名字知之論語  
於南容稱名一稱字二蓋及門諸子之通例於諸大夫  
則皆稱氏及諡如孟懿子武伯敬子季桓子康子叔孫  
武叔子服景伯是也南容若即仲孫則胡不稱孟敬叔  
敬叔若即南容則乃兄懿子亦嘗學禮於孔子胡不稱  
姓稱字與諸弟子同例耶且其兄弟同學胡泯泗之徒  
獨過弟而損兄魯之貴族多矣又胡獨為快壻者得稱

高弟也故說與何忌雖書師事仲尼而皆不與七十二賢之列南宮則及門受業七十子之表表者其別為一人昭然矣是以家語弟子解但曰南宮結魯人字子容初不云孟僖子子也司馬牛書其兄桓魋而此不書其兄何忌高子羔書齊高氏別族而此不書魯孟氏公族泰丕茲書其父董父以力聞而此不書其父轅屬子寧禮之可則效明乎南宮非南宮敬叔也況二語南宮之名字與左傳敬叔之名氏各自懸殊獨此之姓及彼之居偶同耳又安得並混為一也余嘗按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作春秋傳蓋聖賢均以直道維天下效孔子言足恭匡怨之人已與邱明同恥之乃程子以為古之聞人謝氏遂以老彭為比但見聖人稱引之辭溫厚謙遜便謂是其前輩而非受經作傳者獨不見孔子論成人亦稱冉求之藝豈冉求亦孔子之前輩而非及門之士耶噫南宮二大也而一之左氏一人也而二之古人於此蓋有幸有不幸焉而稽古論世者至此亦不能無辨也

### 孔門弟子辨

孔子弟子見於論語者三十人余觀家語亦畧記其行

事然多有失實者其傳述之訛當以論語正之而其附會誕誣尤不可盡信識者有以辨之矣顏子之死後於伯魚孔子自言在論語確可據矣家語乃云少孔子三十歲是其年數之錯也閔子騫不仕季氏汶上之辭何其明決家語乃云閔子騫為費宰閔政與論語相戾余按左傳魯昭公時有閔子馬豈問政者殆其人耶墨馬字況理或有之縷不其然但以論語為證孔門閔子決不為費宰為費宰者決非閔子騫也且所載孔子答辭大不類聖人之言是不特誕閔子矣宰子與田常作亂以夷三族後人多疑其事惟司馬貞史記索隱據左傳齊閔止字子我與陳氏爭寵為田常所殺蓋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此辨極有識可謂善讀書矣近有援李斯上書云田常為簡公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廄遂弑簡公如斯所言則宰子之死仇牧之類也為此說者第明宰我非作亂之人耳不論其事之有無也余謂李斯本語偽小人其言亦何足據不若索隱之辨最為得之耳且烏知斯所稱宰子非即閔止之語乎子貢亂齊存魯強晉亡吳而霸越不過戰國遊說之習蘇秦張儀之

洩此非端木之所為也。蘇子由古史考嘗辨之。楊用修亦主其說。皆確見也。余嘗讀論語貨殖之章。蓋謂其穎悟過人多學而識。如彼所稱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云爾。家語因而實其事。謂子貢好販與時轉貨。史遷遂以入貨殖傳。與烏氏保塞婦清同列。豈不謬哉。孔子教仲弓用人不可拘世類。故有犁牛駢角之喻。家語因云生於不肖之父。而史記亦曰父賤人冉牛。天命將終。孔子問之。痛其彌留不起。故有斯疾之歎。家語因云有惡疾。充記亦然。淮南子遂以為癰也。公冶長素行無玷。雖世法不能累孔子。取之故有非罪之嘆。家語因云為人能忍恥。後人遂造為通鳥語盜羊之事。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大抵謂二子之賢不徒以言貌之美也。蓋亦泛論取人之法也。家語細以為既詞而質之。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予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則既失聖人之旨矣。充記又翻之。謂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夫應臺品行至高子游嘗舉之以對得人之問矣。寧有孔子不素知其為人而猶然薄之耶。又謂其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及

離畢而兩家語繫諸亞馬期。商賈有五丈夫。子家語繫諸梁鯉。二事與有子俱無涉。此則史遷之謬也。余按孔門稱七十。始自孟子。蓋舉大數也。至家語弟子解備載凡七十六人。史記列傳則七十七人。文翁石室圖則七十二人。近世定從祀之典。一以家語為據。於是公伯寮冉再顏何申黨俱罷祀。遂伯玉林放俱出祀於鄉。又按當時七十子而外。見於書傳者。左傳稱孟懿子南宮敬叔。史記稱顏濁鄒。孟子稱牧皮。家語禮記稱公西赤。哀序照孔叢論語稱林放左邱明。孺惡皆及門之徒也。名施於諸侯。孔子聞之。乃自魯前日之失。寧有孔子徒以容貌觀人者。將無知人之哲。達不及言。氏子耶。此皆以意穿鑿。妄為增益。如犬吠聲。附會成獄者也。若夫七十子之數。有琴牢陳亢而無公伯寮及縣亶。說為鄒果。詳邦改為鄭國。則當以家語為正。又若南宮縚非仲孫閱。公孫龍非談堅。白孝亦家語本不載也。又子路初見孔子。家語但云戎服舞劍而已。史記則加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之。後乃因門人請為弟子。又弟子欲師事有若時。以曾子不可而止。矣。寧復有避座之事。且月

但以不載弟子解故不進與其列然其中或姓名重複或字畫錯誤如申續申索泰再顏何之類亦未可知矣夫公伯寮之然以其怨子路遂伯玉之非及門以孔子稱為夫子皆取證於論語以決其非是故雖收於史記文翁而實不容混也獨林放者言行見於論語既非僅留姓名者雖家語史記無之而文翁圖有之又非若伯寮之譏賊伯玉之同儕其決非聖門高弟為有確證也然則林放者謂非受業身通異能之士乎余竊謂從祀諸賢復進林放為七十七人未嘗不可也

孟子齊魏事辨

十五

按齊之伐燕也事在周報王元年丁未至燕之畔齊也在報王三年己酉孟子書所載前後凡四章明著為齊宣王時事與戰國策汲冢周書合而與史記荀子書不合史記年表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以丁未之歲當湣王之十年金仁山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通鑑有見於此則下滅湣王之十年上益威

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此據戰國策汲冢周書而以孟子之書為實錄也然即以丁未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猶有未合者當宣王之伐燕而取之也孟子固勸之置君以存燕國以止諸侯之兵而宣王不聽其後二年燕人果畔王乃深悔之而有慚於孟子之言此漸於孟子之王是宣王非湣王也明甚若遂以丁未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宣王薨於是年至己酉燕畔宣王之薨已三載矣安得復生而慚於孟子乎此可見宣王之在位未必止十九年也即止十九年則丁未未必是十九年也年表諸王之歲數多少必有差訛殆不足據者矣且宣王初勝燕而欲取之也孟子教以當順民心之悅而取法於武王文王及其對沈同與或人之問則見燕雖可伐而未嘗勸齊伐之也孟子之意曉然矣文記則反謂孟子勸齊伐燕其言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亦可見史記傳聞之誤不如孟子之書之明確足信矣然則非獨伐燕為宣王事而燕畔仍為宣王事也非獨丁未伐燕屬宣王之時而已固燕畔仍屬宣王之時也何也有孟子之書為實錄也又

十六

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觀王二年壬寅魏君營卒孟軻去魏通齊報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孟軻去齊蓋孟子居魏十八年初見魏惠王逮事其子襄王居齊八年則事宣王未及其子湣王也故孟子書所載於齊惟見宣王於魏則見惠王及襄王余考魏世家惠王營立辛亥改元至三十五年乙酉即周顯王三十三年也是年孟子至梁明年丙戌惠王薨子赫立是為襄王丁亥改元至十六年壬寅即慎觀王二年也是年襄王薨其子哀王立癸卯改元此其世次自惠王至襄王乃至哀王也綱目書魏君營卒繫於壬寅則是惠王在位五十餘年自惠王直至哀王似中間無所謂襄王者夫襄王明載孟子書其在位十有六年當是實錄然則綱目所書魏君者當為魏君赫耳由此觀之孟子居魏十八年事惠王僅二年耳其餘年皆在襄王之世吾意孟子初以惠王卑禮招賢故應聘而至閔再期惠王捐賓客嗣君代立雖非能用賢者然或待賢之禮猶不失先君之意故孟子亦復優游其國而未忍決去也況孟子義不見諸侯當時諸侯亦絕無幣聘

之舉是以十餘年間輟跡未嘗出大梁也迨至壬寅襄王亦厭代矣當是時列辟惟齊辟疆賢尚可輔以有為也夫然後乃去魏而適齊至若去齊綱目書於丁未伐燕之歲又與孟子書不合何也凡孟子書所記齊王皆宣王非湣王也當孟子之去齊也王嘗命時子留之而孟子懷慊於王之足用為善而不能舍孟子去時宣王固無恙也至於燕人畔而漸則陳賈嘗見孟子而為之辭以解之是年為己酉矣孟子依然在齊也是孟子之居齊固不止八年也然則綱目書孟軻去齊當繫之己酉燕畔之後耳

#### 孟子去魏辨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乃詳述其問答言天下之大勢統歸於不嗜殺人君而且一喻之於苗再喻之於水孟子之意在於因問而對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矣梁虛齊蒙引曰孟子見襄王為其容貌詞氣之間皆不當人意蓋將去之故出語云云決無久留於梁之理矣凡聖賢之至於其國而見其君皆是欲觀其動靜以卜吾道之興廢既見襄

王氣象如此，其不足與有為決矣。故出以語人而去之。此以理斷之。決然是去而之他矣。合謂蒙引之說誤矣。孟子見襄王之將，原未有去志也。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明年惠王卒，襄王立。孟子至梁兩期耳。襄王為世子時，想未與孟子相見也。故其立也，孟子在梁，入見新君禮也。平生行道之志，既不獲用於先君，則於嗣君有深望焉。不謂一見之而異威儀，詞氣有不滿其意者，則行道之志孤矣。故不禁出以語人也。豈其因此達有去志哉？吾觀孟子之於齊，當其去也，猶幾徘徊而不忍舍，豈其於魏當其始見而決去之，連若是耶？且夫不嗜殺人，人之對孟子，未嘗不厚望於襄王也。故散之以時而之苗，又散之以就下之水。孟子誠有厚望於襄王也。何嘗於一見之頃，連萌欲去之意耶？如蒙引之說，則孟子亦無異悻悻小丈夫耳。噫嘻，此豈君子之所為哉？按魏世家年表，孟子至梁在乙酉，惠王卒在丙戌。襄王改元在丁亥，立十六年卒在壬寅。孟子去魏，正當壬寅，是孟子去魏在襄王既卒之年，非在襄王初立之日也。以此證之，孟子實無去襄王之事也。雖然，不必以此證之。

孟子原無去襄王之意也。而況其實無去襄王之事也。故余謂孟子此章大旨，於去之一字，絕不相干者此也。然則蒙引之說如何？曰：蒙引之誤，蓋由通鑑之誤也。倪氏曰：通鑑於壬寅年書惠王卒，即書孟子去魏。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此蒙引所以誤也。曰：通鑑亦有誤乎？曰：聖賢之去就天下之治亂所關，通鑑記大賢去國，為當時有國者惜耳。若其所繫之事，與其所錄之文，或前後錯簡，或傳寫承訛，則固不能無偶誤也。故余嘗謂通鑑綱目書魏君瑩卒當為魏君赫者，此也。

考

列聖生年考

孟子序列聖之統，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皆云五百有餘歲。蓋大約言之也。書攷之，堯生帝嚳六十九年，于亥年十八甲辰即位。七十三載丙辰，使舜攝位。又二十八年，一百載癸未崩。壽一百十七歲。舜生堯四十一載，甲申年三十三丙辰，攝位二十八年。癸未崩。三年喪畢，丙戌元載即位。三十二載丁巳，禪禹。又十七年四十八載，癸酉崩。壽百有十歲。禹生

堯五十五歲戊戌六月六日年八十癸三十二歲丁巳  
受薦年九十六癸酉齊崩三年喪畢年九十九丙子元  
歲即位八歲癸未崩壽百有六歲舉陶甕於高二歲丁  
丑禹時年一百舉亦應不減百歲矣衆之生與禹先後  
蓋不遠也湯生孔甲二十七歲戊辰年七十一戊寅為  
方伯十八祀乙未伐桀年八十八歲為天子在位十三  
年三十祀丁未崩壽百歲伊尹薨於沃丁八祀戊子壽  
百有五歲則其生在桀二歲甲辰也文王生祖甲二十  
八祀庚寅年四十七帝乙七祀丙子為西伯在位五十  
一年約二十祀丙寅崩壽九十七歲世傳太公遇文王  
時年八十文王時年九十二太公之生乃庚丁元祀壬  
寅也至康王六年戊辰卒壽百有四十七歲或曰壽百  
有十歲則是過文王時年僅四十餘恐非也孔子生周  
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今八月二十一日  
卒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今二月十八  
日壽七十四歲自堯之生至舜之生凡五十八年自舜  
之生至湯之生凡四百六十五年自湯之生至文王之  
生凡六百二十三年自文王之生至孔子之生凡六百

八十年孟子又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趙氏  
德謂魯哀公十六年後歷悼元穆共康景至平公五凡  
一百六十四年孟子必生於共公之初留青曰孔謂孟  
子生周定王三十七年今二月二日卒周赧王二十六  
年今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按史周貞定王無三  
十七年且自貞定王至赧王相去一百五十餘年日孔  
所記定王斷非是不獨年數之誤也今據孟子卒於赧  
王二十六年歲在壬申享年八十四則是孟子生年歲  
己酉乃周烈王之四年魯共公之五年也至乙酉遊梁  
之歲孟子行年三十有七魏惠王三十五年周顯王三  
十三年魯景公十年也其後二十三年丁未齊伐燕而  
孟子在齊齊宣王十九年周赧王元年魯平公三年也  
孟子行年五十有九矣然則自孔子之生至孟子之生  
凡一百八十一年也

#### 四書地理考

今天下建都二曰北京曰南京設省十有三曰山東曰  
山西曰河南曰陝西曰湖廣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  
廣東曰廣西曰四川曰雲南曰貴州自周以來郡邑沿

革代各不同而古蹟具存可按籍而稽也夫孔子生於魯孟子生於鄒皆在山東兗州府曲阜縣魯國都也縣西二里有魯城焉城內有周公廟所謂太廟也有宣聖廟即闕里故宅也在兩觀闕右故名闕里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闕里管洙泗門有石闕去洙水百餘步後漢鄒國志曰孔子闕里荆棘自闕從講堂至里門里前為杏壇東為顏子廟即陋巷也城東二里為古魯國城南有舞雩臺又南七里有溫泉流入沂水沂源發尼山之麓西流入泗泗源發陪尾山四泉孟發循泗水縣北入里始合為一西經曲阜實府城下至濟寧南流過徐鄒諸州達於淮縣之西北八里為孔林孔子之墓子貢常築室焉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其塚百餘畝塋中樹以千數皆異種無荆棘刺人草又無鳥巢木惟楮最盛子貢手植也論衡云孔子嘗泗水而蒹葭為之却流謂此也自顏冉諸賢暨閔子有子公西赤樊遲遲子賤南容申枨皆產於是縣之東有防山則顏子墓處也鄒縣鄒國也初國名邾里穆公改為鄒縣境內有鄒城其東北五十里有昌平山所謂昌平鄉陳

邑孔子所生處也縣北二十里有馬鞍山孟子墓母處也泗水縣卞邑也子路產焉滕縣滕國也其南四十里有薛城則薛國也其北十五里有休城孟子去齊所居也其東三十里有靈邱城齊城邑所辭也嶧縣北車稍山下有滄浪澗孔子聽孺子歌處單縣北有西防城是為臧氏防邑魚臺縣東北有郁津津是為魯卽邑春秋傳費伯城卽或曰費惠公乃其後也曹州曹國也曹縣南二十里有湯陵放太甲之所西北五十里為諸馮其地與濮州姚墟相去不遠府城附郭滋陽縣為負夏水經注云負夏即負瑕古瑕邱地也濟寧州任國也鉅野縣有古南武城魯氏所產也東平州汶上縣齊平陸邑也其北為濟河壽張縣為古微國東阿縣西二里有三歸臺陽穀鄆城曹濮之間為莒父邑其地近晉春秋城莒父及費以備晉也沂州費縣西南社有石門山子路宿處也其縣卽李氏之費邑其西北九十里有類災城卽魯附庸國轉近二十里卽為蒙山所為東蒙主也又以其居魯地之東一名東山登東山而小魯亦謂此也其西北七十里有武城子游所治邑也濳臺產焉齊南



府大清河即濟水故道自兗州東北流經濟南入於海  
章邱縣西南即濰河其源出長白山泰安州西南即汶  
水其流經兗州汶上諸縣州之北五里為泰山東嶽明  
堂在其下焉萊蕪縣即齊城邑齊河縣西六十里即高  
唐縣駒處於此長山縣灰白山北即於陵陳仲子居之  
濟陽縣東北三十里有閭韶臺德州城東有黃河舊迹  
濱洲利津寔化海豐諸縣皆近海之地也九河故道在  
濟南者五環繞平原之東南商河之北曰馬頰在陵縣  
西至海豐北曰覆釜在德平西南至陵縣東曰鉤盤自  
齊河經禹城平原德平至樂陵海豐之北曰禹津在齊  
河縣北曰徒駭餘在直隸滄州東昌府高唐州亦有馬  
頰枯河又為濰河故道府城東北有微子城堂邑縣西  
有故棠城孟子嘗請發者濮州東北為古帝邱顯頊之  
墟衛國都也衛成公始從曹縣楚邱遷都於此州之東  
南七十里為厯山下有姚城援神契曰舜生於姚墟應  
劬曰姚墟與雷澤相近後世稱姚城鄭玄曰厯山在河  
東國禮職方河東曰兗州指濮而言也雷澤屬濟陰皇  
甫謐曰河濱屬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范縣齊范

邑也青州府附郭益都縣城內城隍廟西有雷宮遺址  
存焉臨淄縣本營邱地齊國都也有古齊城中有莊  
里齊獻公始徙都此縣南十里為牛山近此有莒頭山  
桓公墓在焉莒頭之南乃太公莒衣冠處袁氏云轉附  
太公墓所在然則轉附朝儻二山皆在處也縣西北有  
畫城孟子所宿者昌樂縣有孤山山之側為北海之濱  
伯夷所居也縣東南有營邱舊城乃太公初封邑蒙陰  
縣在東蒙山陰亦顯災地也臨朐縣即伯氏駢邑其南  
有沂山東麓汶水出焉諸城縣東南百五十里前枕太  
海是為琅琊莒州或曰即莒父地沂水縣南北七十里  
有蓋城即陳戴王驪之邑有閭公山則閭子避名處也  
樂安日照諸縣境皆濱海登州府三面距海府城東南  
三十里為羽山殛鯀處孔安國註在東齊海中即此也  
萊州府北皆海平度州濰縣東南有堂邑是為東海之  
濱太公所居膠州即墨縣有棠鄉亦即棠邑也若夫高  
子羔公冶子長皆齊產也棠齊地不出青州南陽近魯  
應在濟兗之境而齊東之鄆及東方之九夷亦俱隸山  
東城內矣由山東而西且北為北京項天府附郭大興

宛平二縣燕國都也。昌平州密雲縣東北五十里有共城。共工流幽州居此。保定府唐縣帝先始封唐侯之國。易州東南廣袤六十里亦燕都古蹟也。河間府滄州有九河故道。徒駭亦在焉。南皮縣太史簡潔俱在焉。慶雲縣胡蘇在焉。鄆道元及程子皆曰九河已淪於海。後世新河傳其舊名耳。大名府潞縣西七十里有朝歌城。殷有天下紂時所都也。管叔所監即此。開州長垣縣西南五十里有匡城。孔子所畏地。永平府廣龍縣為山戎。廣平府永年縣為赤狄。而其在北方者則貉之屬也。由北

京而西且北為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本古晉陽。唐叔虞始封地。太谷縣東有箕城。為古箕國。靜樂縣北有石峽山。晉伐虢假道於虞。出此焉。平陽府附郭臨汾縣。唐帝堯有天下之都也。郡名河東。七國時為魏境。趙城縣。趙父所封之邑。其後趙襄有功於晉。至簡子猶居之。是為趙家。曲沃縣。南有桐鄉城。亦即放太甲處。蒲州。本古蒲阪。虞帝舜有天下之都也。其東南二里有二井。東西相連。是為舜井。其南百里亦有厓山。又東南三十里。為首陽山。即禹貢雷首山也。上有夷齊墓。其中條山有虞坂。亦晉人所假道也。解州夏縣有夏城焉。夏禹王有天下之都也。安邑縣亦禹所營之都。縣北二十里有鳴條岡。一名牧宮。即此。平陸縣。秦伯之後。虞之國都也。其東為傅巖。其北五里有魏侯城。乃古魏國。晉封畢萬於此。是為魏家。絳州絳縣。晉國都也。潞安府潞城縣亦有微子城。汾州府附郭汾陽縣有項索祠。史記項索七歲為孔子師。或曰即連卷黨人是也。府城東有武賢閣。乃魏文侯過段干木所隱處。石樓縣東南四里有屈產泉。昔有馬飲此泉而生龍駒。是多良馬。平陽太原之間地名垂棘。是生良璧。大同府諸縣北狄所居。南自大同流逼保德。奇嵐州與縣西南入平陽府石樓永和等縣。蒲吉等州東入河南。則皆黃河之所經也。由山西而西且南為陝西。西安府城南五十里有山馬。東西連亘。長安咸寧藍田藍屋鄠及鳳翔岐山扶風諸縣之境。是為南山。咸陽縣秦國都也。孝公徙都之。縣之北有畢原。即畢郢也。周文王及武成康皆葬於是。咸陽界鄠縣之東。為周豐鎬二邑。有靈臺焉。文王作邑於豐時所築也。鎬京有古城。城內有周廟。周武王有天下始建都於此。商州為

契始封地同州郃陽縣伊尹所耕有莘之野在焉韓城縣有古韓城晉韓萬所封邑是為韓家華州城北有古城鄭桓公始封之地華陰縣南十里為華嶽即西嶽華山也乾州西北五里界岐山東北五十里為梁山周太王所踰者武功縣西北有周城太王邑於岐山下即此也郃州即古豳國太王所都鳳翔府鳳翔縣本古雍邑亦秦國都也自德公始遷此穆公以下十七世皆都之岐山縣為岐州地岐山在焉文王所都也隴州南有秦城秦初非子所居鞏昌府秦州亦非子之封地也慶陽府寧州公劉所封之邑後乃遷郃馬近郃岐之間是為獫狁又為昆夷延安府郃州亦為白狄鞏昌慶陽洮州衛亦諸戎所集也行都司肅川衛西八百餘里有沙州城其東南二十里為三危山漢中府南三里為漢江源發嶠冢始出曰漾水南合沔水東流為漢又東至漢陽府會大江臨洮府蘭州為黃河所經道河源出西域崑崙山自積石至河洲界流經州城東北越亂山中過寧夏出塞外始轉而東南入中國又自龍門而下歷漢城郃陽至朝邑稍折而東入蒲州山西境焉由陝西而東

為河南開封府附郭祥符縣魏國都也郡名大梁惠王自安邑徙此杞縣杞國也儀封縣儀邑也蘭陽縣而北二十里亦有儀城中年縣或曰古晉邑新鄭縣鄭國都也武公遷於此有水焉源出禹州靈縣東北至新鄭二水合流為雙泊河即漆水也鄭州管國也陳州陳國都也子張子禽亞馬期產焉南有厄臺孔子絕糧之所商水縣有鄉是為丘鄉歸德府附郭商邱縣宋國都也原思司馬牛產焉其東南四十五里為古亳邑商湯王受命之地其西北有小蒙大蒙二城所謂蒙為北亳者也夏邑縣本古穀熟所謂穀熟為南亳則殷湯有天下所都也寧陵縣北十五里有葛城即葛國也與北亳為鄰廣城縣乃古虞國商均所封睢州西亦有巨城為孔子畏處考城縣東有萊邱齊桓公會諸侯處也彰德府陽陰縣有西山是乃晉中牟邑衛輝府淇縣衛國都也子貢琴牢產焉縣北閭西社即古朝歌舊邑原殷王之都也衛康叔初封於此有水焉源出彰德林縣西大號山流經淇縣所謂淇澳也亦名淇園是生美竹迨兩漢猶盛武帝塞狐子嘗取之以為棹至冠帽時亦嘗伐

以為矢百餘萬云。昨城縣東北三十里有石邱。孟子過宋，慼處懷慶府附郭河內縣，亦名河內。七國時為魏境，與彰德附郭安陽縣皆殷畿內及周三監之地也。濟源縣亦有濟水，溫縣亦衛之邑。子夏產焉。河南府附郭雒陽縣，周有天下之所都也。成王營雒，為成周王城，其東三十里，雒水之北，又有城，乃國之下都。平王自錫東遷居之。又即古豫州之域，在冀州之南，所謂南河之南是也。偃師縣為西亳，亦殷之都，登封縣有山焉，是為陽城，其近潁水者是為箕山之陰。陝州靈寶縣有古號城，即號國也。號有三，實難為西號，汜水為東號，此為北號。王季子號仲之後也。開封衛輝懷慶河南皆黃河所經之地。南陽府唐縣有水焉，泉出桐柏，東經汝州信陽，會沂泗入於海，是為淮水，四潰之一也。其流縣嵩縣，經本府東流入淮，是為汝水。裕州葉縣即楚之葉縣，其北十里有黃城，山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國津處。汝寧府亦淮汝所經之地。上蔡縣蔡國都也，漆離氏東焉。新蔡縣亦蔡都，平侯徙居於此。者河南而西且南，為湖廣荊州府附郭江陵縣，荊楚國都也。府城東北有郢城，楚文王遷

都之歸州有丹陽城，則熙輝始封之國。岳州府附郭巴陵縣古三苗國也。澧州慈利縣西三十里，是為崇山。永州府附郭零陵縣是為有庫之墟。道州城北有鼻亭，乃象所居之遺跡也。長沙府亦三苗地。漢陽襄陽荊州諸府亦漢水所在。武昌黃州漢陽荊岳諸府則大江所在也。由湖廣而東為南京。鳳陽府虹縣亦古夏開禹初封夏伯邑，此為壽州。本古壽春，亦楚國之郢都也。考烈王始徙都之。州之西北為淮水，其源發桐柏山，至此合肥水，至懷遠合淮安，渦水東流，歷府北境，又東北入泗州。會泗水東入於海。潁州南百二十里為汝水，其源發汝州天息山，經新蔡朱臯，東流入淮。太和縣流入潁州，下達於淮。泗者為黃河，淮安府邵州上達徐境，下入淮河者亦舊黃河也。海州贛榆縣有羽山，其下有羽淵。蔡氏傳云在徐州，謂此。廬州府舒城縣即舒國也。徐州沛縣亦有五鄉城。蘇州府附郭吳長洲二縣吳國都也。嘗熟縣言游氏所產，縣西北故宅在焉。又有子游蔡文學橋。常州府無錫縣吳泰伯始居地，名梅里，應天府太江源出四川岷山，合湘漢豫章諸水，來自府之西南，經西北

過鎮江東流入海在應天界二百餘里名揚子江而蘇州嘗熟爲江華亭常州武進鎮江丹徒揚州江都安慶懷寧太平當塗池州貴池皆太江所在至若淮安海州楊之海門蘇之嘉定爲江府之東南則皆海之所際也由南京而南爲浙江紹興府附郭山陰會稽越國都也勾踐居之諸暨縣亦越都允常居之新昌縣連於海杭州海寧嘉興海鹽寧波新慈溪定海象山台州臨海黃巖寧海皆近於海焉由浙江而南爲福建由福建而西且南爲廣東福州福清長樂連江羅源福寧寧德泉州晉江惠安同安興化莆田漳州龍溪漳浦皆近海之地廣州惠州潮州肇慶陽江高州茂名電白吳川雷州瓊州亦皆近海之地也此四書所載國名邑名地名水名可考於今之京省府縣者也若夫江西四川廣西雲貴則當時聖賢履歷之所未經亦構引之所未逮茲故不暇詳述焉

### 子思百歲考

三山陳氏曰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過銀前編書四十有七年魯侯尊禮孔伋余

按是年歲在壬申自此年倒推至魯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之歲相距七十一孔子卒時伯魚已死五年子思雖幼應有五十六歲至穆公元年子思必已七十五六歲矣穆公在位三十三年中當子思老年其尊禮之事非一諒非僅在元年之始也或謂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是子思之卒尚在魯悼公之末元公之初未及穆公之世也魯哀公十六年後尚有十一年又歷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而穆公始立穆公尊禮子思屢見孟子書自是實郭乃謂子思年止六十有二其年在穆公未立之前二十餘年殊不足信今以陳氏之說及魯諸公紀年考之則闕里志所記子思年百餘歲最爲有理但未詳其生及其卒確在何年耳通鑑綱目載子思與衛侯言事在周顯王之世是時衛自貶號爲侯服屬三晉蓋成侯也成侯元年庚申乃顯王八上年上距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幾一百二十年此亦可爲子思年百餘歲之證

### 聖賢生年實考

史記世家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廣成之歲通鑑

綱目前編亦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書孔子生宋諸儒據公羊穀梁二傳辨證詳確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二日庚子而世家遂節所記歲數皆少一年然則孔子實生於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之歲也諸弟子少孔子若干歲見於家語不無疑誤與史記列傳亦有異同闕里志孔子年譜暨通鑑綱目前編皆書諸弟子生通鑑所書多與史記合今考其實亦多從之故以孔子生於己酉為實則書其生與諸弟子之生皆應移上二年如顏路少孔子六歲是生於己卯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也子路少孔子九歲是生於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也漆雕開少十一歲是生於庚申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也有子家語少孔子三十六歲史記少十三歲通鑑所書與史記合有子實生於壬戌景王六年昭公三年也閔子家語少孔子五十歲史記少十五歲通鑑所書獨此與家語合家語通鑑時年方十三殆非也據史記為是閔子實生於甲子景王八年昭公五年也漆雕家語少二十九歲史記少二十九歲按梁氏譜則是少二十七歲譜

載鍾生於丙子景王二十年昭公十七年也冉有仲弓商瞿俱少孔子二十九歲是生於戊寅景王二十二年昭公十九年也巫馬期少三十歲是生於己卯景王二十三年昭公二十年也子羔家語少四十歲史記少三十歲通鑑書與史記合子羔亦生於己卯也子貢少三十一歲是生於庚辰景王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一年也原思少三十六歲是生於己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也顏子家語史記俱少三十歲通鑑書亦同闕里志孔子年譜三十九歲弟子顏回生據論語夫子對顏路之言鯉先死於回則年譜為是顏子少孔子三十九歲顏子實生於戊子敬王七年昭公二十九年也漆雕開家語少四十九歲史記少三十九歲以子游敬重滅明必年長於子游則史記為是滅明亦生於戊子也陳亢泰商俱少四十歲是生於己丑敬王八年昭公三十年也公西華少四十二歲是生於辛卯敬王十年昭公三十二年也子夏少四十四歲是生於癸巳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也子游家語少三十五歲史記少四十五歲通鑑書與史記合是子游生於甲午敬

王十三年。定公三年也。曾子類年俱少四十六歲。是生於乙未。敬王十四年。定公四年也。樊遲家語少四十六歲。史記少三十六歲。按左傳哀公十一年。邴邴齊戰。季孫謂其弱。冉有謂其年少。時邴年方二十二矣。此則家語為是。邴亦生於乙未也。子張少四十八歲。是生於丁酉。敬王十六年。定公六年也。子賤少四十九歲。是生於戊戌。敬王十七年。定公七年也。冉儒伯度。曾師俱少五十歲。是生於己亥。敬王十八年。定公八年也。顏刻亦少五十歲。按孔子適衛過匡。皆刻為御。孔子時年五十有七。則刻方七歲耶。此刻之歲數必誤也。公孫龍少五十三歲。是生於壬寅。敬王二十一年。定公十一年也。叔仲會少五十歲。與孔瑗年相比。一云少五十四歲。按此二人。即闕黨童子也。歲數應以少為是。是二人。生於癸卯。敬王二十二年。定公十二年也。孔子之兄於陳。蔡也。當周敬王三十一年。壬子。魯哀公之六年也。孔子時年六十四矣。從者十哲。李路最長。時年五十五。閔子騫次之。時年四十九。伯牛時年四十六。仲弓再有時年並三十五。宰我無可考。子貢時年三十三。顏淵時年二十五。游

夏最少。夏年二十。游年十九耳。通鑑前編。周威烈王十有九年。晉魏斯受經於卜子夏。按是年。歲在甲戌。晉烈公之十三年。魯穆公之三年也。魏斯者。文侯也。時嗣位十八年矣。自周敬王十二年。癸巳。至四十四年。傳歷元王六年。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至威烈王十九年甲戌。共一百有二年。子夏生於敬王十二年。至魏文侯受經之年。實已一百有二歲矣。孔門諸子。如子夏者。最為高壽。此其可徵者也。

#### 諸賢生年續考

余初述孔門弟子生年實考。蓋本家語史記。參以年譜通鑑諸書。其有訛誤可疑者。以理斷之。於其可考者。各著其生年。歲次。干支之名。而繫以周魯紀年。斯為得實者矣。後又得宋學士孔道輔所撰孔氏同門序年紀錄。從遊之士。二十有八人。首泰西伯度自長。及幼各著其生年。干支。而繫以時王紀年。及少孔子歲數。甚為明白。余觀此。二十有八人中。有家語史記諸書所不及者。載者一人。曰冉耕。字伯牛。魯人。丁卯生。時周景王十一年。少孔子十八歲。其於顏無繇。李路。曰乙卯生。少孔子

六歲。閻損子壽曰甲子生少孔子十五歲。梁鍾叔魚曰丙子生少孔子二十七歲。曾參子與類辛子柳俱曰乙未生少孔子四十六歲。類孫師子張曰丁酉生少孔子四十八歲。安不齊子賤曰戊戌生少孔子四十九歲。冉孺子魯曹邱子循伯虔子析俱曰己亥生少孔子五十歲。此十人皆與余所考者合。其於仲由子路曰己未生少孔子十歲。漆雕開子若曰辛酉生少孔子十二歲。有若子有曰癸亥生少孔子十四歲。冉雍仲弓冉求子有俱曰己卯生少孔子三十歲。高柴子羔。巫馬施子期俱曰庚辰生少孔子三十一歲。此七人與余所考者下差一年。其於類曰子淵。澹臺滅明子羽俱曰丁亥生少孔子三十八歲。公西赤子華曰庚寅生少孔子四十一歲。卜商子夏曰壬辰生少孔子四十三歲。言偃子游曰癸巳生少孔子四十四歲。此五人與余所考者上差一年。其首錄者曰泰商字子丕楚人。癸丑生時周靈王二十四年。少孔子四歲。其於樊遲須子遲曰甲申生少孔子三十五歲。商瞿子木曰丙子生少孔子二十七歲。叔仲會子開曰己亥生少孔子五十歲。此四人與余所考者

一上差三十六年。一差十一年。一差二年。一差四年。其於孔鯉伯魚曰己巳生時周景王十三年。少孔子二十歲。若以余實考之例計之。孔子生於己酉年二十生伯魚。則伯魚生年應在戊辰。茲云己巳。亦與余所考者下差一年。太抵家語史記。但記歲數。故易至訛誤。此則各錄生年歲名。繫以周靈王景王敬王在位紀年。亦與春秋年表適合。當是實錄。非後人臆度無稽之論也。其與余所考者雖有上下一年或數年之差。要於理無大礙。均之不害為實耳。蓋余據公穀二傳。以為孔子生於己酉。此則同史記以孔子為生於庚戌。余子所少孔子歲數。皆隔一歲計之。以誌多寡。此則連彼此所生之歲計之。斯其所以異也。由是言之。雖有上下一年二年之差。究亦非差也。今亦不敢盡以家語史記為謬。不必改余所考者。而並存之。詳錄此記於後。項之續考覽者識其異同之故。以此為正可也。孔學士之言曰。仲尼設教七十二子。焉往而弗與俱。而茲錄之。刻止於二十有八人。何也。嘗考唐類編師古氏云。齒數子者。乃復夫子遊舞雩之下者耳。其列以齒為序。樊遲問崇德。修惠。辨惠。



而夫子告之為諸賢之所共聞也。當時在座即有紀其年以傳者。師古距類子惟三十七代。熟於典故。斯言豈欺哉。可見此為古刻之傳。先代名賢皆信為實錄矣。

按孔氏同門序年紀乃家學士精雲侯。梁汝嘉仲謨所刻以傳世者。蓋得之宋中丞孔道輔。又得之唐侍郎顏師古。三公皆聖賢之裔。中丞者至聖四十五代孫。侍郎者復聖三十七代孫。精雲侯先賢梁鱣叔魚四十八代孫也。今述原記列書二十八人。其外有可考者六人。并如例編入共三十四人。備錄如左。俾尚論者得覽焉。

泰 商。字子丕。楚人。癸巳生。時周靈王二十四年。

少孔子四歲。原記

顏無繇。字季路。魯人。乙卯生。時靈王二十六年。少

孔子六歲。原記

仲由。字子路。弁人。己未生。時周景王三年。少孔子

十歲。原記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辛酉生。時景王五年。少孔子

十二歲。原記

有 若。字子有。魯人。癸亥生。時景王七年。少孔子十四歲。原記

閔 損。字子騫。魯人。甲子生。時景王八年。少孔子十五歲。原記

冉 耕。字伯牛。魯人。丁卯生。時景王十一年。少孔子十八歲。原記

孔 鯉。字伯魚。魯人。己巳生。時景王十三年。少孔子二十歲。原記

梁 鱣。字叔魚。齊人。丙子生。時景王二十年。少孔子二十七歲。原記

高 獲。字子木。魯人。丙子生。時景王二十年。少孔子二十七歲。原記

冉 雍。字仲弓。魯人。己卯生。時景王二十三年。少孔子三十歲。原記

冉 求。字子有。魯人。己卯生。時景王二十三年。少孔子三十歲。原記

高 柴。字子羔。齊人。庚辰生。時景王二十四年。少孔子三十一歲。原記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庚辰生時景王二十四年少

孔子三十一歲原記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庚辰生時景王二十四年少

孔子三十一歲

樊須字子遲魯人甲申生時周敬王三年少孔子

三十五歲原記

原憲字子思宋人乙酉生時周敬王四年少孔子

三十六歲原記

顏回字子淵魯人丁亥生時周敬王六年少孔子

三十八歲原記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人丁亥生時周敬王六年少孔子

三十八歲原記

陳亢字子禽陳人己丑生時敬王八年少孔子

四十歲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庚寅生時敬王九年少孔子

四十一歲原記

卜商字子夏衛人壬辰生時敬王十一年少孔子

四十三歲原記

言偃字子游吳人癸巳生時敬王十二年少孔子

四十四歲原記

曾參字子與魯人乙未生時敬王十四年少孔子

四十六歲原記

顏幸字子柳魯人乙未生時敬王十四年少孔子

四十六歲原記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丁酉生時敬王十六年少孔子

四十八歲原記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戊戌生時敬王十七年少孔子

四十九歲原記

叔仲會字子開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子

五十歲原記

曾卹字子猶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子

五十歲原記

伯虔字子析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子

五十歲原記

顏刻字子騭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子

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衛人壬寅生時敬王二十一年少

孔子五十三歲

孔 璣 魯人癸卯生時敬王二十二年少

孔子五十四歲

冉 孺字子魯魯人己亥生時敬王十八年少孔

子五十歲

原記在魯師上

二九居集選卷六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傳

始祖金紫公傳

金紫公者諱厚芳號中峯其先贛州人也公當宋朝常仕為朝奉郎歷朝奉大夫判先祿寺進階金紫先祿大夫初公自贛還南雄珠璣巷結興來金人入寇天下動搖而珠璣離府城二十里許實為南粵咽喉公以此用武必爭之地非可懸止久之乃又自南雄還南海桃源

英六

桃源故南海邊隅也中有山焉建多桃樹方春蒸灼一望如錦鄉庶環山而居青連綠遠林木蔚蔚適者以為武陵桃源不是過也公挈家避世倫處於此有終焉之志契龜告吉遂築室者籍為南海舊姓者老咸敬禮焉恨相見晚也公配朱夫人巷夫人母曰何氏亦隨公徙公與朱夫人何氏恭謹何氏卒公哭泣成禮送死甚厚為卜宅兆而安厝之公自以棄官遠適接連幽僻有埋名之志鄉人稱公曰十五朝奉朝來者公初官之名十五者其昆弟行也公寬仁大度終不問家產業以修

真養性為事年老以壽卒於宋子三人曰夢祥夢周夢弼夢弼子震震元至元間創廟祀公為黎氏始祖公家在桃山朱夫人合葬焉何氏家在其東

國舍朝議公傳

國舍公者諱夢祥金紫中峯公長子也英敏夙成為子祇服殿父事為先念鞠子哀補國子監生人皆稱為國舍不任其季弟曰朝議公朝議公者諱夢弼少瑰璋抱舟車之累以父任選官進階至朝議大夫未幾致仕歸

鄉主二官人傳

蕭鑑記

鄉主二官人者金紫先祿大大中峯公之次子夢周其諱弱冠賓興於有司赴選臨安中流遭颶風覆舟達溺卒越數十日其尸遡洞而返見者驚疑至家具驗體不壞面顏如生妻聘莫氏三山人聞之惻絕即伏泮泮盆水中不復蘇家人感其節以棺歸黎氏與公合葬桃源之墟今所塑像座下是也厥後公屢見英爽鄉人即其地建廟祀之自宋及明祀事益隆歲時伏臘微鄉駁奔走廟下戲竿拉松水陸觀極其不替肥香燭篋篋簾簾簡笛莫不備舉老幼疾病早潦災疫盜賊狂攘莫不禱

祈感應如響其廟在挑山之陽四棟聯立崇堂覺極室  
房表因庭垣庠殿將系欄樓烏華臺飛閣前為市商旅  
輻輳巍然桃源一形勝也皇明天順中重修棟宇如舊  
鄉父老曰昔建廟百工皆具獨需材未獲一夕大風而  
潮長比常加數尺有大木浮至遂取用之如所需不乏  
焉公歿至今四五更載神靈顯赫難可縷述廟祀晝夜  
恆見英靈出入幽薄咸都清道呵咻車馬森闐祭輟輟  
森羽旄繡旒電掣龍翔火先燎暎年月弗絕習以為常  
無復怖悸橫岸人醉走堂上出語侮慢忽仆地若面縛  
狀扶歸其家即死景泰中冲鶴人黃蕭養作亂稱東陽  
王僞署官屬里人亦有從之者集引醜徒剽掠村落一  
日賊已劫却粘沿海將至竟外望山上古萬大樹悉成  
將軍虎貌桓桓草木朽蔚劍戟交加兵伍雲屯焉何雷  
礮蚊蚋聚蜚蛻蛻鼓譟旗幟盈天風聲飄烈賊乃駭散  
不敢犯居民以安廟大門將圯人怕弗覺蓋生嬉語者  
且數十輩忽有人言隔岸火異常衆趨出登岡觀之人  
去棹无迹疑無一人及者久之實無火嘉靖初御史鍾  
善經理夫集公威德作迎享送神之辭俾道流歲時備

歌以祀公公之稱名不襲神號猶仍故民俗之常曰鄉  
主二官人云莫夫人塑像於寢室其生卒年月皆缺本  
及詳

### 鄉官解元公傳

鄉官公者諱震號存明一號龍泉皇考諱夢弼宋理  
宗時官為朝議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世亂不仕善治  
生多童僕置莊田百千畝皆至鉅萬今人猶相傳其居  
棟宇壯麗擬於王者云公天性直諒好行德無鄙吝以  
此為閭里率故富傾郡而人爭欽重之其言無弗從者  
鄉鄰莫不事無巨細咸決于公公所處分曲直人亦  
無不心服也是時桃源地踰達於南海兵盜騷擾有司  
政教亦不及而居民惟知尊信公相與推公為鄉正號  
曰鄉官於是鄉官名誼甲一州矣既以德行推重一時  
心不欲以疎陋示俗黨無論吉凶賓嘉進醴飲食俱依  
則往典凡事雖迂腐不憚躬行也嘗自擇地挑山下作  
祠堂奉其祖禰暨世父之神棲之每擇令辰帥其子姓  
以從時事公慈善術省肅清如履己乃合州鄉朋友婚  
姻弭苛姦惡合其嘉好歲以為常里人爭慕效之自此

以來則陋俗為之一變。羣羊州夷。彬彬成禮樂之俗矣。父老常言。當宋末天下大亂。黎民厄於兵荒。不免離散。獨賴公豪富。能建祖廟。以鳩其宗。存郵族。類由是家與家相睦。無轉徙他邦者。公之力也。公長子曰世賢。舉解元。以文學鳴。

解元公者。諱世賢。號哲菴。為人沈毅而好學博聞。強記。當是時。元代末有天下。朝廷功令。崇舉門賤儒術。海內靡然向風。公獨守家學。確尚儒雅。湛於經術。以文藝知名。當世所為辭章。奇思麗發。成一家言。時流多孫仰之。見其著作。無不以第一人相許。延祐中。公老矣。試於省。果舉有第一人。郡中學士大夫。乃相賀。且喜。囊知公謂名下無虛士也。自是人皆稱爲黎解元云。其後元政日亂。嶺海騷動。枹鼓數起。公知夷祚弗長。遂不求仕。屏居鄉曲。教授以終身。公兩室俱區氏。初區翁者望族也。生二女。俱有德容。區翁極鍾愛之。嘗自矢二女不凡。必不以嫁。凡子慕人為壻。久之無當意者。解元公聞而求娶焉。區翁雅服公才。時名藉甚。大喜。遂以長女歸之。既而區翁為其次女擇配。久之無當意者。計求快壻。當無踰

黎某。遂復以次女歸之。於是區氏姊妹俱為解元公婦。一時傳美其事。成比之歐陽公焉。

#### 處士公傳

處士公者。諱世傑。號鶴軒。鄉官龍泉公次子也。解元哲菴公介弟也。兄弟俱穎拔。哲菴公既以明經舉於鄉。文章滿林。藝林褒重。公性高潔。不慕工舉業。見奇溫溫。改玉夷政。派禁。志存韜晦。曰。此字可有為時邪。儉德辟難。易告我久矣。遂以耕鑿為事。勤勞謙牧。至老益謹。配梁氏。郡馬之孫。家素豪富。亦屏威飾。服隱居之服。克成公志。訓子姪以身為憲。絕奇詭。戒輕薄。懲耽。務修庸行。敦龐樂易。無怨無競。鄉黨咸欽仰。其賢年七十六。泰定四年卒。有子三。長名曰叔雅。次名曰叔厚。季名曰叔溫。

#### 庠士六公傳

霍夫公者。諱忠霍。夫其字也。性侃直。有大節。言論慷慨。既為郡庠生。益務博貫。兼通六經。尤精於易學。吾宗俱以治易顯。而公實居最。時人宗之。年亡子。以兄子金為嗣。

洞雲公者。諱文邦。字宗獻。幼警敏。七歲直皇務學。端慎。

軼凡兒年二十進廣州府庠生文采陸離聲振一時性復寬弘尚義好行陰德又能敦睦比族嘗倡議修始祖廟捐貲以竣工庾无之費悉倚公以辦居恒訓諸子曰人生積德為上積產次之吾兒追孫恪守吾訓後嗣必昌正德辛未公年六十二卒三子長曰善字伯祥次曰登字仲高號抑齋與公同傳三曰喜字叔貞皆有學行稱克家子焉

抑齋公者諱登字仲高洞雲公仲子也裔充郡庠生為人魁奇昂聲高視闊武且輕財樂施不事纖黠為文類其為人後以數奇不第義命自安達末例魁帶恬退日以詩酒自娛與同鄉梁太學晚香結社遊咏投分甚篤梁以女妻其子兩人蘭臭浹洽久而能敬其唱和最盛時論者以比古元白且謂過之公嘗著桃岩社業今已軼有四子喬達喬選喬達喬選即舉之壻喬選別有傳喬選與公同傳

勉亭公者諱琰字廷臣少習儒業即知崇實行不事口耳及長充邑庠生教授生徒善于誨誘耽嗜經籍至老不倦每歲莫解帳自遠方還恒處外齊開戶讀書而已

家事悲弗問為人端方朴諒宗族敬兩式之有子四人曰樸曰槧曰謙曰讓

式卿公者諱五典字式卿飭躬勵行言必務本讀書講明經藝多獨得之解其為邑庠生同列推服謂顧名思義惟公為不忝明倫弟子云予以書路達豪放為縣吏亦以才能稱

見源公者諱毅字子忠幼名喬選祖洞雲父抑齋俱見於傳公弱不好弄長襲儒服能紹其先業為郡庠生與其族兄郡伯公者最善郡伯公致仕家食穗城惟公相從者累年從事楮牘各誦圖史言不及阿堵應試有司絕不以薦揚相託時邑侯李公有則及俞公思誠皆重其為人輒請見之公未嘗借勢營私少有干謁年僅四十餘即乞休退意致飄然諸弟嘗具貲斧童僕勸其赴秋場勉為一往即歸不問投否居家寬柔溫謫未嘗大聲疾步家人不見其喜怒之色年六十而卒子三人長應麟仲應麒李應球公諸兄無嗣今其仲季為兩兄後焉應球幼聰慧善詩文補縣庠生自有傳

### 壽官公傳

壽官公者諱樞字壯卿號石湖未直大夫璣齋翁之季子也公兩兄遊學在外日有名而公獨績書笈力為治生計謹身節用以奉二人惟飯稻羹魚肉如也事母張宜人有婉容張宜人鍾愛之踰於兩兄然而公事兩兄俞樂無他賜仲兄太守公有所親物極貴重一旦念公無有即舉以授之公即受之不辭兄弟異官居而孝友無間公性巧常制竹製器以備用彈謁寒伏暑不輟功公年踰八氣以齒德高劬奉例為冠帶壽官修身式俗折節儉素不厭發言爾雅禮讓斷斷市井遇公者咸相忘為世家也時歲飢有盜數十人夜持刀入公家家人散走公臥病在床賊至公前公徐曰兒輩勿火我文簿耳其餘財帛無所有有即任兒輩持去勿留也賊聞之駭曰好人好人於是羣相戒毋驚搖公遂趨出其能化越如此公諸孫婆娑膝下撫之極篤愛誼謀啟復俱有法則仲兄太守公獨一孫零丁孤苦依大母錢以處公提攜教育至於成立與已諸孫不殊其慈祥無間如此

方泉小醉公傳

方泉公者諱樞字佐卿為廣州學生以文顯于時與林

民部朝鑰相友善有二子長曰道行號小醉

小醉公者諱道行字惟顯一號文庵方泉公長子也生而端懿傳父伯之學明經通藝作舉業訓辭深厚卓犖不羣國人事廷之為師北面受業者踵繼嘗遊青巖追和太守公詩有曰烟橫遠樹千山色風入長江萬里濤時同遊皆擢筆書以禮義導子弟子弟亦慕其教沒世而卒之若存我始祖終蓋桃山子孫環居山下世守其墓歷代既遠屢經兵荒宗子貧困瞻掃遂缺公慨然灑泣倡協族族修封樹巡其屬躋其域各捐私以置祭田清明成集于孫以薦事制立儀節一範諸禮夫培植本原義也因時思報仁也遠而彌篤孝也舉族咸禮睦也殆不朽之盛事云

近川公傳

近川公者諱喬選字秀卿柳橋公仲子也善事父母友于兄弟伯兄次桃公被敵人誘獲船中逼寫服狀公時方垂髫肄業鳳城聞報即赴縣擊鼓遂免兄於難一日次桃得罪於父父令跪階下時方隆寒重以風兩次桃衣體盡濕震悚不能言公涕泣脫衣冒雨跪泣階下願



以身代死。父乃感悟釋之。人皆以為難。

### 巖石公傳

巖石公者。諱獻。文字純卿。天姿秀整。有英才貌。能屬文。尤長於詩。命晦無所遇。優游褐屨。年七十餘。以疾卒。所著。尚石藁若干卷。今不傳。公出身寒素。以鼓鑪餬口。少以文章稱於時。而處約恬淡。恥為曲阿。萬曆初。郭光祿夢簡姚郡伯同卷。諸名卿士。夫結社浮瓊。特知公。工詩。招致之。公謝不往。聞諸長老曰。詩亡於宋。王皇明其道。復興。故李何龍躍於弘正。七子鳳鳴於嘉隆。一時倡和。嶺南尤盛。公雖布衣。起其後。使楊泉然。吳遇刺豪貴。與名士並驅爭先。何遠不如孫太初。謝茂秦。諸君子而乃夷然不屑。沉冥里閤。若不知世間有顯名人。此則公之高也。

### 見峯公傳

見峯公。生而靈異。聰穎獨齊。稍長。好文學。通經史百家言。侍父太守公。出居五羊。五羊嶺南都會。多名士。結社為文。太守公命公往遊。其中每為文揮毫敏捷。亡一字落。路徑諸名士。人人自失。自此會城人。皆聞公名。時太

倉曹公遠來守五羊。見公文。輒擊節嘆賞。刺刺不能休。更游揚之。以為貢生復出也。時公年方十八。會督學使老試士。得公卷。果大奇之。還充廣州府學生。公安容瓌偉。舉止端聞。又文譽藉甚。人皆慕識之。每出爭先觀之。為快。性復沈靜。潛志誦讀。有疾。及女色。輒攢眉弗之聽。及既遊。費序益肆力於學。太守公深器重之。此千里駒行。且過都超閭。如歷塊而父驚駭耳。且伏櫪矣。不足步趨也。明年應科舉。歸得病亡。何遠不起。太守公窮衷極慨。不翅喪明矣。公少時有星者謂曰。十八歲過庠。十九歲留不住矣。時乙卯鄉國當大比。士人或謂此貴侯也。及公卒。始知星者為隱語云。公埋玉屏山。王父奉直公之下。歲時裡祀。則附太守公焉。

### 小楊公傳

小楊公者。石湖公李子也。諱道南。字惟明。形質清癯。少敏慧。好學。嘗師孝廉孔祖頤一吾。習帖括家言。聲藉甚。公伯太守公。以其能文。將薦之。公雅不處。連時流奔競。深以為恥。曰。錄薦而得舉。與以偽售者何異。遂逃匿。不赴考。是後一意潛息。不慕仕進矣。內外滿謗。事二人得。

其懷心有子六教之善。屢晚年益篤志聖賢之學。因其名自號小橋。並以龜山自期也。時與鄉人梁紹藩、孔薦、孔適及族叔純卿數人結桃巖社。攜酒賦詩。躡蹻臨清。脩脩乎古竹徑蘭亭之韻焉。著詠頗多。數失今所存有竹軒近集藏於家。

### 清衷公傳

清衷公者諱應球字鳴周。曾祖曰洞雲。祖曰抑齋。父曰見源。俱為本府庠生。句有傳。公幼聰穎不凡。傳其家學。既壯充本縣學生。見源公三兄俱亡。子命公出為次兄。近川公嗣。及見源公卒。公與其兄弟營治喪祭。不以出嗣伯父而薄其喪。母黃氏年九十餘。於公特憐愛。公事之亦無不得其惟。公體貌清癯。神情爽勁。談笑慷慨。作為文章。不事攻苦。而自有奇氣。自少能為詩。尤善律體。口占立就。暮年偕諸子姓曰覺先。輪瑞梓景仁。景義會同鄉西洲梁麟孔瑞。梁德方兄。矩開聚星社。唱和不輟。年七十七卒。有詩集若干卷。

### 四公傳

敬持公者諱永元字仁昭。學博才聰。風度舒徐。能詩文。

諸律令妻兄本穗岐為太平知縣。攜公偕往。參居官政。事無寬滯。皆公位之。素不喜飲酒。惟矜持筆墨。讀書有快意。沉吟不輟。音韻冷然。低徊自述。與人交提客和。照善開發人意。獎勸惇篤。人皆愛而敬之。事母有孝思。其往太平。甫至即馳書還戒其三子使勿往。以老母在堂。欲諸孫代定省也。公年六十有六年。長子朗先好學。精帖括。弱冠為提學參議。陳一教所鑒賞。擢第一補縣學。出次子覺先才識過敏。能文章。善書法。有父風。

覺先公者諱永聰字性昭。天資穎悟。家貧喜學。工舉業。屢為有司優選。為人恬謚。不事奔競。嘗應縣考。擢高等。及赴覆試。縣官偶詢其年格過少。公不對。即趨出。年五六十不復應試矣。乃時時猶拈題作文章。是時諸族子行有宗朝氏者。名翔翼。亦工舉業。再三升於郡邑。而終以不通老。雖老而不廢。咄嗟恒與公為文會。私相評閱焉。

振南公者諱有光字少玄。祖父皆以耕佃為業。至公乃業儒。通易詩。涉獵史志。旁及醫卜。並擇日。推命。陰陽風水。推步天文九章算術之屬。無不究覽。又多技能。耕

田種園作船建屋修造器械或躬為之錢鏹刀斧不去手。暇則借書抄錄。雖殘編碎紙無不濡墨磨臂皆滿。其為詩不事雅醇。但取叶平仄。率其方言俚語而成。遇事則隨其喜怒而一發之於詩。人傳之以為笑謔。或不禁絕倒焉。晚年嘗以堪輿曆日之術遊於鄉邦。至人家見器物毀敗。即為解治。置物不得所。即為移徙。人歎之不責其美。與人言不離朴淡。勤苦以相勸。亦其素性也。率真公者。諱天保。字佑賢。又號室白。幼孤。讀書曉大義。博覽性理通鑑諸史。尤善莊子。好大言。慷慨論事。每商確古人得失。與史傳評斷。刺不休。人號為熱鑑公云。美鬚髯。有居戲。諷雄辨。優人而能為理屈。胸無涯岸。嘗結社作諒。率效法昭代七才子體。律余居與公最近。自少侍公。言笑周旋為久。時舉前史微言。幽行以相詰。曹王父太守府君為一代名臣。壽考終命。而行狀缺如也。公往往為余談其居鄉遺事。暨宦遊政績。後余識之。余不肖生既晚。先人芳躅罕得聞之。而猶藉公有以述祖德之萬一。以貽後人。則今日宗書之成。亦公之力也。

先考耀日公傳

公諱曰德化。字曰廷賢。小字曰匡。耀日其號也。父敬谷。公母衛氏。以萬曆九年辛巳十二月初六日申時生。公羊城社仁里。公生凡二十四月而敬谷公年。舅奪母志。祖母錢安人憐公孤弱。躬自抱哺鞠之。公幼有至性。極休德錢安人。甫離襁褓。即入學受書。舉止詳雅。迥別羣兒。一時胥異之。謂黎氏有子矣。厥後愈奮勵。文行通達。強立聽從。錢安人訓守身矜重。非義不行。築亭桃山下。扁曰南來一味。又辟春雲館。刻苦誦讀其中。其課工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暇則與諸父昆弟杯酒彈劍明月賦詩。怡然自得也。肄舉業。殊弗適人。而屢試不利。遂幡然有萬里封侯想。投筆歎曰。嗟乎。班定遠豈異人哉。於是談兵法。習騎射。日較擊。七書輯其居要語。而間以己意發明大旨。又為之序。出應武士舉。竟弗售。公曰。是有命焉。命不可恃。時不可遠。余姑輟時以俟之。既而曰。吾賴大母撫育得成立。今大母老。幸康健。夫誰無鳥鳥情。而皇皇求用於世。不亦悞乎。吾置可以為食易吾黎藿哉。遂矢志隱居。以將錢安人為樂。間窺視膳。雖長壯有孺慕之色。而安人含飴弄孫。極其融洩。安人有

不佳。公笑不至。期調書藥餌。未嘗頃刻離時人。比之李  
憲。錢安人辛。公辟踊備至。美持三年服。識者以為達禮。  
語在錢安人傳中。先是家有八喪。戚未歸土。錢安人執  
公曰。而嘗圖為。而祖暨諸父兄。裏大事。圖之先為時矣。  
公曰。謹受令。遂築宅南山。東八楹。柱之。時維丙午年  
夏五月也。拮据墳塋。不遺餘力。從者規其勞。不施。會大  
雨。澗流將及冢。公以身壓之。僮役近百人。營攻三月。費  
錢二十萬餘。而酒食之供不與焉。公素履修絮。不惑邪  
妄。淫哇妖麗視之。若泥。讀書不斤斤章句。了大旨而已。  
又善戲謔。能嘲黃。王言正事。則侃侃不阿。義形於色。接  
賓客。嫻威儀。治家嚴整。外內有別。垣屋扁額。唯謹。時雖  
外出。家人不敢窺園。馭藏獲。肅而有恩。對人雖卑賤。不  
為大言。傲色。以此鄉鄰工賈。常稱公善。人無異辭。平生  
疎財好義。急病。讓美。賫貨。贈遺。一不責其報。家無奇藏。  
亦不為積聚。計。凌暴侵。致者。怙弗與。較人。以柔茹少之。  
公曰。吾非畏強禦也。古語云。自勝之謂強。顧財產。身外  
物耳。吾能積詩書教子。俾無廢先人之業。自勝。孰甚焉。  
每食不撤。誠魚。宴飲雖珍饈。盈前。弗之喜。有知其意者。

為設誠。則欣欣說也。居間恒弄筆。札有忘得失。一死  
生語。嘗慕陶淵明之為人。也。初公卓犖。有夫志。期以功  
能者。見於天下。然數奇。學儒不成。學武又不成。過一以  
養親。訓子為務。顯皇帝四十年。歲在壬子。公遭疾。以二  
月二十七日戌時。終於正寢。嗚呼痛哉。蓋棺既畢。遵顧  
命。停殯中堂。俟卜地。奉蓋。為不肖孤。惟李習之。自作皇  
祖實錄。歐陽永叔。為父作瀧岡阡表。論撰前幾。君子避  
之。今先考德善可彰。若弗謹識。萬一久而埋。切無以昭  
示後世。不肖孤不孝之罪。滿巨。是用追憶先考言行畧  
為述次。并血淚著於篇。

#### 朱夫人傳

朱夫人者。我黎氏始祖妣也。我始祖大夫中奉公。偕夫  
人南遷。至桃源。持奉夫人之母何安人。與俱。至中奉公  
待何安人如親。母夫人既無舅姑。其所以事何安人。朝  
夕有甘。病疾抑搔。視在室。益備至加謹。及何安人卒。以  
禮葬。桃山。歲時。禮祭。靡缺。其後中奉公與朱夫人俱葬  
桃山。祀事。兼舉。至今不絕。蓋遺訓也。中奉公初以流寓  
居桃源。而著姓巨室。皆推尊之。其婦女亦奉夫人為師。

夫人佐中舉公開緒業。為誰無計。三子葦祥。學周夢弼。皆夫人出。夢祥生寬。祖夢弼生寬。秀寬。靈寬。靈寬。皆以學行世其家。君子曰。朱夫人之懿備矣。夫婦德莫大於孝。敬。行莫先於勤儉。若夫人。事其母。何生存。死亡。曲盡孝。敬之道。其於蘋蘩。錡釜之薦。可知也。不以既貴而驕。雖處豐而彌約。所謂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者。非邪。真可為來嗣家人法矣。

### 熊西公傳

熊西公者。諱時。號子敬。號熊西。性敦厚。質直。治家事。勤而有法。躬親稼穡。天賦強健。手足胼胝。不見其勞苦。場圃之隙。肆及漁樵。至年踰耄耄。黃蒿台背。而拮据不廢。亦復為商。南都西粵。經營四方。奔走道路。雖少壯有所不及。自食其力。不為苟得。與人平正。無私不恤。不求元配黃安。人內助之。勤克與公並。由是家日完美。然其天性朴淡。毫無驕泰之色。蓋亦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諸子稍長。延名士以為之師。其待師之禮。盡誠致敬。厚意款款。始終如一。不怠。人皆服其知先務也。凡遇宗族子姓。每得傳以盡心讀書為誨。內而詒謀。外而範俗。

齒德皆尊。遠近無不欽仰焉。享平九十有五而卒。李子道。整克。承公志業。儒有文名。

### 小蓮公傳

小蓮公者。諱曰覺。字明倩。小蓮其號也。公之生也。心胸穎敏。重以修。自入大學。讀書窮理。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作詩有厚詰。浩然之風。謀篇以昌黎。虛度為法。凡所著述。皆垂世之業也。既遊類文藝。並詳器識。蓋起於是。信從日眾。學已達於鄉邦矣。弱冠失怙。孝事北堂大孺人。不之愛日之歡。撫弟仙客。公最友愛。侍宗族鄉黨。情義尤篤。因侍母病。遂精究岐俞之術。扁鵲為子。無以過之。推以濟人。錫類愈廣。而復不吝施。不責報。由是亡遠近亡老幼亡貴賤。多荷其德。杏林之盛。凡拔濟者。生天下之功。與良相等。人皆以為父也。坦懷和氣。與物無競。先風霽月。磊落可人。其處財尤揮灑。自如不貪不鄙。其處遇雖約樂靡常。夷險異况。亦無入不自得焉。平生麗澤交遊。皆知名之士。社中無不兄事之者。玉成子弟。造就後學。實繁有從。自治者佩服德言。耳治者瞻望風采。非愛名山諸勝。不以躋履為勞。如羅浮中嶺。洞天福地。皆

其所常登眺也。有子如南宮二伯。棟郭群。孫如孫。庭諸。封胡。楊未。芝玉。叢生。曾孫三四人。長能勝衣。趨拜。頌詩。舞勺。幼亦含飴。置膝。克岐克嶷。歲時爲春酒。以次上壽。則一堂聚順。四代承歡。內外肅雍。樂且有餘。斯亦人倫盛事也。聞道既早。進修不懈。年彌高。德彌邵。樂天知命。平格延齡。享年八十有九。全歸考終。宣尼曳杖。消搖宗聖。易黃安正。殆庶幾焉。所著有羅浮集。行於世。

### 五華公傳

五華公者。諱光翰。字公昭。天性醇謹。行端方。聚順二人。勤勞孝養。友於兩弟。靡有間言。平生資稟。頗弱。然勵精讀書。發憤忘食。刻爲文。必臻至善。講說大義。每以片言居要。學者咸服其篤論。訓誨子弟。誘掖獎勵。罔不迪之。有成。館于夏教。與同宗希儼。希白。諸公。合志同方。砥礪數十年。至後昆。猶佩服其教。居家環堵蕭然。淡泊明志。惟抱膝而咏先王之風。未嘗他有營求。終身事嚴父。八十年事嚴母。九十二年父母時諭之曰。汝教學之實有限。供養不必過強。而公敬承。益至凡力所可盡。無不殫竭。以服事也。與宗族鄉黨交遊。恂恂和厚。胸次悠然。無

入而不自得。好學之功。老而不倦。雖數奇。不售。人皆爲公抱劉蕡之戚。而公處之泰然。結社賦詩。苦思力作。篇章盈箚。其論文奇詠之興。自少至老。無一日懈焉。乙未公卒。壽七十有九。一子名景韜。字耀廷。自幼守趨庭之訓。博學篤志。善屬文。設帳他鄉。其門人率多遊類。有登賢書者。今老而家居。猶不忘攻苦。仍以教讀爲事。斯爲真讀書人。不愧乃考者也。

### 安雅玉鉉公傳

安雅公者。諱德瓊。字華賢。玉鉉公者。諱德珍。字玉賢。皆小楊公之子也。二公皆敏而好學。工舉業。文藝斐然。居恒下帷誦讀。恂恂儒雅。不尚豪華之習。投分擇文。皆直諒多聞之儔也。嘗與同鄉茂才張以謙。益仲。梁德竣。克明。暨族兄弟曰覺明。倩瑞。梓挺。昌結。淡游。社其外。則梁德方。克矩。張琬。思耀。族子景仁。克復。亦與焉。每歲中攜酒共集。登臨覽勝。懷古感時。修禊蘭亭。投春湘江。對月度樓。落帽龍山。莫不唱和于萬淋漓盡興。致足樂也。時諸同人。或有外出者。二公則偕某鄉居者。會課修文。實奇析義。盤餐樽酒之供。極其致洽。而二公嘗爲之倡。以

主其事焉同父六人五躋皓育二公孔懷天顯絕無相猶蓋其性情之稟天賦均齊學問之成壞蔑迭泰無論持身涉世縉緒論謀一生行事無不相似者真兄弟也終身從事聖賢之學至老而不廢雖未嘗采芹泮水而所造就若此並稱文學之士矣泰哉

### 沃明公傳

沃明公者諱朗先字獻廷敏持公長子也生有異質聰明敏銳肆力學問為文成一家言年弱冠以督學考選第一名釋褐寶宮舉業粹然一出於正佛老莊列之說絕不入其筆端且有定識統一聖真雖文運多變獨不為時趨所惑教思無窮譽髦之士有德有造者甚衆善事二人得其歡心食饗不驕晚美不爭克盡庸行之常而無忽親沒之後盡思不忘常有不能讀書飲器之恨行已有和寡于言笑容貌端嚴美形于色家世儉約澹泊寧靜未嘗戚戚為茂才五十餘年未嘗一揭有司奔競當路也一生和妻子宜兄弟順父母與朋友交不搢不瀆亦復恬守義命安土敦仁晚歲見性益超天壽不二自言朝聞道夕死可矣况齒進古稀生非幸免以此

著

全而歸之尚無泰先人耳行年七十有五偶得微疾含笑待終斯亦存順沒寧者矣

### 陶齊公傳

陶齊公者諱崇先字蓋廷生而顯異手姿秀朗濯濯如玉且沉潛問學極深研幾甫六尺入大學即工為文章思如湧泉習龍澤釣稱一時大手筆鉛槧之士多遜之弱冠充本邑弟子員屢試皆前茅戊午錄科第一等第一名進補廩膳生秋場至是已再中式而復乙之辛酉天啟元年以哲皇帝登極恩詔天下貢士公拔過冠軍一過赴京廷試列第九名入北監候選未幾告假回籍進德修業與日俱新又講學設教樂育不倦從之遊者多譽髦也讀書守道數十年凡九試棘闈四登副榜而竟弗天售道之將廢公亦付之命而已晚年見天下將亂遂潛確不仕雅好詩酒每遇登臨之興則執筆揮毫與同人倡和吟咏不輟焉丙戌年止五十有五所著陶齊集行于世丈夫子六人次子名今係字甫式三子名天錫字甫若皆嬰英靈序實時棟之才云

### 濟良公傳

濟良公者。諱上養。字錫廷。天資超邁。氣量過人。聰敏好學。尤敦孝友。事父小異。公母何安人。曲盡殷道。每侍食。見父母進饌如常。即愉愉自喜。若稍減。則戚然不樂。必察其因由。多方調理。亦為之少飯。父母床幃枕簟。時常簡點。或恐去不盡。嘗外出。不閱月。即歸。有體依膝下。辨容審色。不啻逐出。數載歸。獻所有。毫無私貯。床幃枕簟。愈加搜剔。余稠衣服。靡不淋漓。每自舉食。必問奉父母否。或堅對曰未。即拂袂起矣。小異公樂善。好朋友。晚年交尤廣。每相遇。必醉以酒。公諸弟多讓。以給之。無缺公外。回必補其釀費。常恐父意未盡。懷惟事。勸勿多醉。過度為憂。蓋一生無甚繁切事。惟務得親之歡心。為切耳。性剛介。重義。不畏強禦。人有不義。必直責之。平生大志大言。有說視浮雲之熱。年三十三。往廣西。得病。回彌留之際。言不他及。惟曰。難為父母。遂歎數聲而卒。配梁氏。稱未亡人。遺腹子名良翰。字樸衷。公猶子有良翰。公者。字吳。號瓊鳴。早孤。家貧好義。嘗拾遺數金。見失者。便欣然與還。恬不介意。時世大亂。海賊數十艘。突鄉劫擄。公奔外。遙望舍前烟起。急趨回。囊祖者諸神主出。

逃路遇羣賊。截搜囊中。止見神主。並無別物。笑曰。汝懼吾放火。故負此走乎。稱數聲。此人孝心。繼之。去年三十四年。配董氏。守志一子名龍。又有良斌。公者字藻。良性至孝。小心恭謹。父有疾。湯藥必先嘗。以進。父病久朝夕不離側。衣不解帶。見父病甚。憂懼幾至氣絕。父竟得痊。事繼母尤篤。敬承順。志凡有使令。莫不唯唯聽從。不幸未娶而卒。父命其弟之子繼焉。

### 先妣羅孺人傳

羅孺人者。耀日公之元配也。邑城人。祖曰司。歟。原子公。父曰處士。鳳。滄公。孺人其中女也。自幼學女事。姆教婉婉。聰從。識經。組。禮相助。莫皆異乎。常率性敏慧。謹經書。悉過大意。及笄。歸耀日公。事祖姑錢大安人。承顏謝意。克盡婦道。酒食之議。無不稟命。太安人最鍾愛之。而耀日公則甚。善其能得親心也。耀日公為祖父諸喪。治墓於南山。所費不啻孺人極力贊之。以襄大事。即破產負債。弟為憾。惜耀日公不祿。孺人年三十有奇。矢志靡他。以教子為務。平居容說。不為飾言。語不外聞。不出戶庭。不與宴會。雖嘗思慕父母。亦不敢歸寧也。力持家政。



執麻桌理蘭絲字雞豚時藝植勸勸不怠且儉於飲食  
淡泊自甘由是家產恆入之外日用所需賴以不匱又  
有以酬從前之質貸焉歲時承奉先公各官太守以來  
歷代祭祀極盡誠敬頗謹莊整必致齊潔外神有祭罔  
或弗虔至丑尼之屬則殊不能感也三子就外傳纂歸  
孺人自教之每夜無燈則紡績之以與之交作伏臘不  
輟率以為常其家政或有當用書契之類孺人或自為  
之口占起草急中條理以母儀而兼師父之道義方嚴  
正有孚威如三子受教惟謹其長者已有室外出偶過  
墓不遠猶施復楚焉違尊老和而敬恩畜婢僕而內外  
出入肅然不敢越家方集葵為拊蜂蟹亦惟順理以弭  
之及諸子皆取婦有孫孺人撫愛甚篤待子婦慈而有  
禮時有言論惟脫脫以無廢先人為訓年登耄耋猶不  
廢女紅有言論惟脫脫以無廢先人為訓年登耄耋猶不泝澗鏤盆典少時無異好覽通鑑及兩漢三猶  
諸史以至架上書籍時取而觀之孜孜如有得者雖夜  
分不厭也稱未亡人五十年始未嘗不誦子以用世之  
學欲其懋建明德以恢弘先業也違晚歲值山河之改  
家業因之盡泐諸子皆托跡箕山孺人心甚寢之樂與

偕隱安貧守雖雖菽水不足而處之如常毫無怨憾祀  
祝所陳不知磨數惟稱甲子而已如是者十餘年清操  
不易歲在己亥孺人壽八十有一冬十月二十七日甲  
寅終于內寢越月庚申與耀日公合葬挑山異向之原

### 先兄七來公傳

七來公者諱景仁字克復耀日公長子也六歲知學十  
一歲而孤與兩弟就外傳歸則母羅孺人實教之公頗  
敏異常讀書不過三遍即能記不忘且有頓悟博學篤  
志於書無所不讀自稱年往邑城羅氏外祖家外祖家  
故多書有不徃往即取讀之同鄉梁司農家書亦甚盛  
悉假歸讀之親友有書無不借觀者常恨先世遺書多  
散去每歲有事出省城必從書坊買書以歸積久共架  
連屋篋笥凡案皆滿然與一卷不深手澤者時復編過  
彙輯皆手錄各或一部稽古之志遠老猶勤為文有奇  
氣帖括往往驚人尤長於詩各體咸善感時撫景頌刻  
成章與朋友交披肝相示慎終如始相遇會文極盡款  
洽如醉醇醪每邀同志及親戚兄弟宴集必致敬竭歡  
饒籌交錯佐以吟咏有伐木頻弁之風對客飲雖多不

亂醉則軒輊起復能飲雖數日不困也一日以濡首  
踰量幾至成疾賊彼盈之詩七章以自砭焉天性孝友  
父沒時哀痛幾絕父命其入繼世父卓賢公為太守公  
嫡孫所有繼業悉與兩弟均之兄弟怡怡家產悉公統  
掌之惟分租穀以各養而田地貲財未嘗分也年僅五  
十有四不得終養先老母卒所著有天心亭叢書天山  
類編復旦新章重纂漫錄若干卷藏于家李弟諱景禮  
字克敬八歲而孤兩兄治舉業身理家政然聰敏讀書  
有識好觀通鑑綱目以其論斷而折衷之無不臧否中  
理嘗集字畫音釋為一書引證辨析甚詳又述都粘堡  
堡志記錄有法為一鄉之史事老母能孝奉養備至不  
幸先母而卒年五十三

二九居集選卷七

順德黎景義克

傳

高祖奉直公傳

奉直公諱庇字汝祐取周易履上九之義自號旋齊家  
素貧嘗與人刺船吸印花紙為生邵勤親儉累無告家  
家稍饒則購書延師教諸子為儒學次子材登賢書人  
多勸公賣刺揭有司當得通關說入私賄公曰吾野人  
也莫敢與當路交際且受賂者伸於此必屈於彼奈何  
自利以屈人為也不幾及子材舉進士供職南都三任  
至水部員外郎厥有成績天子嘉之錫以恩典嘉靖二  
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制詔員外郎庇朕聞治天下者  
顯賢達孝悌本推始此乃先王崇厚之義也今有抱德  
於躬而教忠於後其可無褒嘉之哉爾庇質直好義隱  
約自持躬履慶祥登之乃嗣列職在朝朕甚嘉之茲以  
新廟均麓特封爾為奉直大夫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  
員外郎爾尚益衍遐祺以綏茂祉是歲也公年已七十  
矣配張宜人同日受封公以素貧賦卷天寵拜誥命躋

貴職恬若固有殊無驚喜之色自是益嚴履蹈不肯謁  
有司如未膺封時嘗曰某無似叨被重書授官五品尚  
何求於世彼好德以終餘齒此素履之願於吾足矣  
筆墨折環行簡以獻媚乃鄙夫之事吾弗為也世皆避  
其言公為人敦厚不妄言笑自少恪奉彝矩日以處義  
足以踐德弗有怙淫心據約出於天性雖階淺明而自  
視敢然里人崇尚綺麗競宴遊為豪舉而公獨否衣冠  
朴野車然先民之遺軌焉居恒誨子孫或與人語每諄  
諄不忘平生窮苦也先是諸子豪宕不羈公聞以憲履  
躬自課業夜分而後即安或時月不闕門繇是諸子鞠  
力學闢年成其名入胥多公有義方云公居遠城郭棲  
遲閑開與張宜人俱以壽終  
內美拜手稽首曰余鄉人有子執科職仕十餘載而獨  
三人得蒙天恩誥敕封贈如其子官三人者鍾御史恕  
梁知縣祖寅暨我高祖旋齊翁也然彼皆焚麻邱壠靡  
遑身享余高祖則夫婦偕老並膺褒錫閑居優游者幾  
十年嚮用五福庶乎兼之矣故親以彰命服之榮子以  
致鍾鼎之養不亦良顯之至哉易言視履考祥其旋元

言非余高祖孰能若此名稱其情者乎

### 曾祖太守公傳

太守公諱材奉直大夫旋齋翁之中子也字用卿別號虛谷正德三年戊辰五月十三日巳時公生少有奇表氣宇軒豁旋齋公知其非凡子也誨之儒學公穎悟絕人自數歲時讀書即能會通有要他人所兀兀聲牙者公過目即成誦每操觚警拔不羣里塾為之傳寫於是聞者大奇之鍾繡衣善經曰吾鄉俊秀雖多然皆非遠器獨黎汝祐有令子才質異常年雖少廟中人也是時公疏行嗜學慷慨自許與其兄權自相師友有先憂後樂經術經世之志矣弱冠舉茂才為縣學諸生文舉蔚起嘉靖十有三年甲午公年二十有七以易經中式鄉試舉人明年上禮部不第十有七年戊戌又不第公不以得失為念益務求志居業歸闕社學授生徒進學不解二十年辛丑公年三十有四禮部會試奏捷廷試賜進士出身觀政工部二十有二年癸卯除南京工部營繕清吏司事修理三十六衛倉廩兼管後湖冊庫夏四月履任達練官曹百獎釐剝明年甲辰改都水司主

事署員外郎事尋實授員外郎水利財費悉心經畫奉公守法清操不移又明年己巳太廟成制下吏部考兩京官稱職者俱得貤封進階天子曰員外郎材佐司堂宣力有年聲績茂著其進階奉直文夫父庇受封親之母張氏妻梁氏俱封宜人錫之誥命公服官數載歷職營繕司郎中二十有九年庚戌秩滿考最擢知桂林府事桂林西粵都會靖江分茅諸司鱗集土瘠民獷苗獠熒義肆為寇竊故號劇郡難治公八月派任進禮耆老詢民間疾苦勤耕桑節征徭轉流冗實國庾飭兵防嚴撫捕伐豪強恤窮困清理獄訟審遠寬滯乃又興學校誨英楚崇禮儀絕邪惡數月令行禁止上下孚悅是時古田新服反側不安公施以威信芑集款戴上官咸嘉重公而總制都御史歐陽公必進特移檄旌公治行為兩廣第一居亡何同郡趙御史巡按廣西值宴會有戲謔語御史達衡公不置且因糾察吏治恐有以中傷之矣會桂林人居官京師廉知其狀又推聞公德政恐為所詆控遂馳書來報公得書曰自吾結髮通籍薦紳間無過不謂達腹創至此此境毀得忘之日吾又睽孤不

可與爭鋒弗去懼有後悔又曰幸獲備郡守志安羣黎  
方造端而遭此齟齬是命也夫吾與百姓於此決矣即  
日詣上司乞休報允三十年辛亥公年四十有四解印  
治行吏民請留不獲走送郊外多泣下者公去後桂林  
人思慕之有半載歸官天沒眼之謠時公父封君母宜  
人皆年老公歸休侍養孝謹弗求几杖饋醕不遠左右  
新訢如也歲時稱觥上壽鄉人以爲榮三十有一年壬  
子冬丁外艱明年癸丑冬丁內艱讀禮終喪哀戚極至  
隆慶元年丁卯公年六十茲皇帝新即位有詔起天下  
耆碩或勸公復出公曰吾壯年無狀承乏西府不克宣  
化澤民速罹猜忌心甚惡之今老矣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復求從政恐無裨於國家老聃云知足不辱吾聊辛  
歲林壑爲太平逸叟不亦可乎自後新建李端峯達太  
倉浸洋山雲翼相繼仗節鎮來鎮兩廣二公皆與公有  
舊前後登名薦剡公國止之高尚不起萬歷六年戊寅  
公年七十有一秋七月二十九日酉時公卒公尊高經  
學淹貫子史凡國朝掌故百家小道罔不該究作文章  
不經思下筆立就千言枝葉扶疎行止自如若雲漢達

迨於天而光含景流也若水之蛻蛻周折於地而波濤  
句磔變態弗可窮也平生志在濟世復有廉能歷任南  
曹出守千里竭力王事勞心民隱以方正不容抗節平  
遠乃遂一意肥遯放浪山水胸懷灑落與物無競時或  
酒酣浩歌梨園梓澤無往而不自得焉家食且三十年  
簡易質直不爲墻激之行嘗白衣布袍復步市肆旁無  
童僕人不識爲老大夫也能飲酒鄉鄰招之無擇良賤  
皆赴之雖非有義亦必爲之盡醉舍旁築小館旬憩娛  
心載藉客至共其親調蠡羹又精醫藥故急濟人獨聞  
機祥至晚之說居國無事亦或能經爲仲學導引之術  
然實非僻好聊以自適也時歲數就民迫饑寒流爲盜  
賊所在竄起有司方議剿捕公聞之曰上失其道而殺  
其下非理也民不知罪則刑繁而盜滋乃說有司緩征  
緩德勸爲招撫於是里盜賴公解散歸農帶牛佩犢卒  
爲良民者甚衆村民李某率十餘人撥坑田間哨遊者  
以爲盜執解冒功罪戾不測公憫其無辜直之官府衆  
皆得釋其排患無所取多類此者至今人猶感公德不  
忘公卒後二十有八年爲萬曆丙午諸孫德化乃克襄

公番禺之南山。元配梁氏封宜人。有傳。

內美拜手稽首曰。美讀史漢。史稱政平訟理。而庶民無怨。數之聲。其惟良二千石乎。今觀我虛谷公。為天子守桂林。治有異等。使得竟其政。雖渤海頭川。何以加焉。至其拂衣言還。急流勇退。此與仲山甫明哲之義。何異。然以美所聞太守吏民之本。弗可變易。況於去職。學道未展。深足惜也。夫事修則謗興。德高而毀來。乃自昔記之矣。嗟乎。讓譽彰晦。當得不當得。得之不當得之。雖古達今士之扶義做僕。不見世用。用亦不究。其功名無錄。著於春秋。豈可勝道哉。

### 誥封張宜人傳

張宜人。奉直大夫旋齊公之元配也。其父邑庠士諱驥。字德良。號最愚。雙本鄉東達里人。其居與奉直公居近。甚奉直公家園。資而其為人敦厚。而英發最愚。雙獨器重之。遂以次女字焉。即宜人也。宜人既子歸。婦道甚修。生丈夫子三。女子子二。宜人教之自幼及長。一範於內。則義方嚴正。絕無姑息之愛也。奉直公允產灌園。自食其力。宜人性敏約。能以勤勞相之家。漸豐而所守不渝。

其素好合型。子有翼。野虎門風。諸子咸秉教成德。嘉靖

辛丑。仲子虛谷公舉進士。拜官南工部。歷員外郎。己巳冬。奉誥命封宜人。制曰。朕嘉人臣有能事朕。而其父母善廉者。此人情之至。樂也。爾黎材母張氏。克敦孝睦。作範於家。藉使顯榮。連爾偕老。斯亦善慶之祥。已茲特封爾為宜人。華命是承。並隆無替。宜人既受封賞矣。而躬親家政。待子婦家人。都無逸豫。慈庭閨中。饋奠不肅。如也。虛谷公之官南京。及西粵。宜人與奉直公俱不隨任。在聚勤儉如故。虛谷公官留都時。嘗寄俸金歸。為宜人壽。宜人得金。不以市旨甘。而以償地。為桑麻資。今學堂園是也。迨虛谷公以郡伯致仕。歸里。宜人與奉直公俱康健。志養數年。宜人後奉直公一年卒。歲癸亥合葬屏山。

### 誥封梁宜人傳

梁宜人。太守虛谷公元配也。虛谷公官南水部員外郎。蒙錫誥命。封從五品。是為宜人。父曰梁淑。號古愚。龍頭人也。以正德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宜人。時有星士談命多奇中。賀淑曰。令閨秀當必榮貴福澤。且不可量淑。

喜信其言。宜人姿性極敏慧。婦教婉婉。婉聽從淑。最憐珍之。為宜人相依。以歸太守公。為太守公家故。涼宜人則勤修女事。持家東。太守公賴與內顧。臺宜人。事姑張宜人。克舉婦職。張性固嚴。棘亦未嘗失其性也。先是張有子婦三人。其家婦者。因餽豕。揚聲呵豕。來食。張不悅。其家子聞而出之。當是時。張獨昵其季子婦。常授以坏土。私藏金其中。至接宜人。顧不及也。然而宜人下氣怡聲。曲盡謹嫻。又能諧謔。如嫌。不以厚薄萌意。望久之。張亦感宜人孝。愛之如一矣。宜人所生子男一女。二男

白在堂而服官。為里之外。竊為君計。孝子忠臣。容可得兼乎。今因事求去。旋國終養。妾亦得從君後。慈以肯甘。其樂大矣。願從此言歸。毋使留戀功名。誤愛日之娛也。太守公深然之。遂歸初宜人在室。事父母盡孝。敬既嫁而懷存不衰。其父古愚。公老終。瞶下時。宜人已責自捐。索為買。勸竹都。邵沙田五十三畝。俾諸後嗣。供祀事。迄今尚存。梁氏諸曾孫。演講每為余感述之。云宜人歸。旬桂林二十有二載。先太守公卒。又三十有四載。諸孫德化。蓋南山。

### 錢安人傳

內美述錢安人傳。悲嚴交集。嗟嗟太愚。曰。嗚呼。錢安人之有。功於黎民。豈眇也哉。昔在趙氏。有下宮之難。誘中之兒。殆若累卵。而賴程嬰。匿山中。卒立孤於十五年後。宣孟之紀。幾滅復興。是及苗裔。享國十餘世。千古稱安烈大夫焉。況其在婦人女子。家丁數喪。總惟聯設。不超下宮之厄也。幸有孤兒一線。未絕不超誘中之厄也。孀嫠在疚。母子義殊。不超十五年。前山中之居也。而終令小子有違。而克昌厥後。即稱為烈丈夫。其誰曰不然。李

今伯有言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乃今於錢安人復見之安人者蘇州人以四月八日生因名曰佛其父故良家子也初太守公舉進士之官南京聘安人為側室安人子歸事太守公梁宜唯謹彈心中饋力女紅能敏而忘痺及太守公捐館舍數年間安人所生三子曰道弘道充道原諸子曰道平道平子曰德裕皆相繼中道夭唯道原遺孤德化小字匡即耀日公也年僅三歲母已改志安人撫之自傷曰自而先祖積德累仁至於今遺而小子乃艱難無怙恃焉有不測謂天道何天祐善人必不令而祖無後存孤保胤非我而誰因飲泣不能語耀日公幼羸弱安人時其飲食療其疾病稍長謀其誦讀誨其孝弟之則雖極瘡痛未嘗少解耀日公出就外傳每從學舍歸即招諸從昆弟於堂中論文揖讓安人輒私喜曰治其佐之不吝其或與遊非人則大怒痛加禁止耀日公年十餘歲始患瘕疾甚惡頻死者數矣安人大憂之晨昏燒香祝天願匡孫毋棄我去長跼移晷猶喃喃不絕語一語一稽首願為之流血耀日公疾竟得愈非安人精誠能感天竊恐藐孤先朝露矣

其後耀日公取婦生男子安人憂當稍寬然性慨然有不豫色迺念先人與嚙昔艱危耳安人精性嚴厲婢僕小有過失無所逃鞭扑而耀日公事安人隱依左右溫清甘毳靡不得其歡安人嘗坐觀諸孫嬉戲且慰且戚曰吾今乃可以下報先君主矣安人年七十四而卒耀日公嗚咽言曰天乎吾昔幼冲父死母去號啼疾影形相弔復嬰劇病幾後先人地下不謂乃今得為人非大母弗見逮此今天奪吾大母吾雖非嫡孫禮不承重然吾荷大母恩厚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昔韓退之少育於嫂嫂卒而退之服期以報死吾不為大母終三年之喪甘為退之罪人於心安乎且異日何顏見大母於黃泉哉遂持斬哀帶經括麻削桐哀痛幾絕縣飲奠迄祥禫輒悲慟無已時君子曰錢安人為不朽矣諺曰鳥必反哺達能踰乳言賽德也今觀耀日公之於安人生竭其力死致乎哀蓋安人有其功自當獲其報孰謂視天夢夢哉今夫匹婦孺窮無任厥苦不忍親淪亡之藉輕於實命此溝瀆之諒世亦有之令安人弗思先德弗恤來裔即能捐軀成烈真異溝瀆然終願復遺孤甘



茶集聚。不為一朝之決。而為百世之謀。黎氏之嗣。允茂復燃。過此以往。億萬斯年。皆安人賜也。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安人有焉。初安人未沒時。耀日公有子男三各奉命。與安人之從孫德珍為諸祖父。繼厥後承厥祀。皆血食無疆矣。安人既沒。諸曾孫年漸長。歲時伏臘。明德以薦馨香。安人九京之心。當益無餘憾矣。耀日公常語小子輩曰。安人之德。不可忘也。小子謹識之。今安人見背二十餘年。所小子追憶當日幼苦狀。每數教涕下。不能出諸口。然安人威德。弟以傳示于孫。子孫何難知。先世賴安人中興也。嗚呼。其忍言邪。其猶忍弟言邪。

## 二生傳

二生者。不著其邑里。亦不詳其姓字。其父有三男子。而再索得之。故以其行稱曰二生。云。歲在青龍。月在乾。而二生生。二生生九齡。而父不豫。乃其母則知書。諸大義。熊九執筆。反始駕之馬。於是二生自幼學至弱冠矣。且壯有室矣。吳文章爾雅。彬彬於禮樂。以母故。二生少其兄二年。穎敏不如兄。而沉潛稍過之。世俗學為場屋計。不務古文辭。革套襲舉子業。二生能為舉子業。願獨嗜古

文辭。嘗自恨其家少遺書。親友有書。則假讀之。得所假。則斯斯如獲。珪璧矣。其於詩古風樂府。弔古感懷之屬。閱古成章。然輒焚草。弗肯示人。亦鮮與人贈酬。日扁戶讀經史。有會意。即華華。弗記疏水家人屢呼之。亦弗之應。暇則攜小孩庭中。才于為樂。是用城郭市園。俱鮮二生跡。二生為人恂恂。無城府顧。獨於沙門巫覡等。深相摯。絕嘗自報。當世無火書。廬居之。令盡爾輩。象之人。盡天下斯治道一大缺陷也。聞語及天下事。素心慷慨。驟露先憂之志。人或目之為憂。二生弗顧。愈慷慨。不少哀。或聞報有權奸凶亂者。每搔爾惡。借劍閱正。直戮逐之。釐乃為之蘇。蘇實涕。或方食。即押食不樂。其忠義奮發。亦天性也。是時朝廷新政。剛明。然大臣有寬詎得罪者。一日有兩使者來省城。勾當公事。二生忽自念。漢嚴安徐樂。隋王仲淹。我明陳剡夫。皆以布衣上書。關下。其生長南土。恨無錄。至京師。故諸人言天下事。然恤緯有憂。誠及時。表記兩使者。幸還京師。以聞。茲一機會。不可失矣。會兩使者安。二生又病。弗果行。二生家居。寡文遊。惟兄弟相師友。日討論歷代鑑史。及昭代先進數千

年事判是非。敵賊。其弟嘗問二生。孔子皇皇以用世為志。乃奈何渡諸儒。有僻習幽潛。虛度族性命。置理亂於勿聞。以自重為口實。終無所表見。而著書講道。自詡為聖人之徒。假欺人之辭。以文無用。此非禪則玄。非迂則偽者也。二生笑以為然。

贊曰。二生之生。二十有七年矣。為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須眉婦女。襟裾馬牛。有一於此。匪殿傳矣。創埋獄而燭天。雖處棄而脫穎。嘉哉二生。豈甘以此終乎。鼓美碎琴。吹其壞麈尾。失厥墜。守身以將母。在我則求。居易而俟。於戲。二生雖以此終。胡不可胡不可。

### 黎美周私傳

黎美周。名遂。球號長齊。一號連發道人。番禺板橋人。曾祖諱瞻。嘉靖壬午經魁。順天通判。祖諱大同。庠生。父諱密。字鎮之。庠生。精詩有威名。美周弱冠。晉學。凡三年。天啟丁卯。中式鄉試。二十一名。天性至孝。居喪廬墓。不御酒肉。鄉國稱慕之。監甲申。聞變。美周灑泣移檄。遠近討賊。其檄曰。蓋聞復仇者忠厚之良心。討賊者春秋之大義。我大行皇帝憂勤惕勵。而儉端莊即位以來。無非以

宗廟社稷為事。未有荒淫樂慾之失。姦盜賊逆。惡乃滔天。聚烏合之徒。為獸羣之逐。無日而不折人之骨。陷人之肝。擄人之妻。屠人之父。其虐毒則克甚豺狼。其潰亂乃慘昏魘。而國家相承。政令惟在除害保民。故頻年措餉徵兵。務期勦滅。致我江廣各省。膏脂頓竭。死亡載道。凡所憂害。皆繇斯賊。賊乃狙猾變詐。指徵輸為暴虐。欺愚民使信。從不思因賊乃殺。共因兵乃急餉民之。不安。惟賊之故。矧賊非有點金之法。厥眾不能為無米之炊。聽其貽欺。終遭報掠。方將申明大義。滅之而後朝食。何意藩封半蹙。烽火纒傳。奸豎潛通。北都失陷。大行皇帝暨大行皇后。英烈仁孝。大塞中節。率同忠義諸臣。正位正終。共殉社稷。蓋將上以激訴祖宗百神。下以鼓厲文武臣庶。使知奮勇滅賊。嗚呼痛哉。要娶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本此以戰。何賊不克。賊乃不自畏。悔妾意。偕竊。從來書許魚腹。何異事幻鹿蕉。况以腥穢之徒。相為鑼鑼之笑。行見天地震驚。雷電迅擊。而我國家自太祖高皇帝。臨胡實有大功。卜許宜過。應成祖列宗。深仁厚澤。法度端嚴。植立涵濡。我臣民衣食廬舍。詩書

禮樂何者非歷朝之賜普天之下誰肯背恩忘仇昧心從逆幸南都之鞏固中有中興之聖君正宜聯合羣情痛切激發今以事勢言之滅積年苦勞速獲必驚驕固立亡怯更易擊我守則據天塹之險戰則衆人怒之全六月與周宣之師一旅皆夏后之衆謀者竭知勇者効力富者以財資者以身而兩粵有火器之利一兵可敵萬賊土司之卒徒說可當重甲以此入援北伐即宜靖揚中原俘逆賊以報吾君此所以同李西平之奇功當不煩段太尉之笏擊也且賊惟習騎兵以度嶺道則阻我兼資舟楫以保江南必固何煩觀望待決避趙趨吳皆公自運禍運滅門毋尚徘徊不前言占極焉嗚呼魯史嚴誅亂之例尚於盜不書弑衛文有秉心之化豈可人而無禮勉報祖先之德且亦功名之時焉哉痛檄崇禎十七年月日是時粵中鄉紳士衆各助餉解南京美周獨產製銃一百門以急國難歲乙酉美周見時方多事先為桑梓計鼓舞忠義結納鄉勇以保疆宇儲將才振聲援六月具呈番禺縣曰切見國家多變忠義雖明念太祖高皇帝以來無窮養育教誨之恩在草莽與市井

之臣咸有感激圖報之意特以承平日久英雄埋沒於屠釣者實多兼之友法向拘騃驥屈伏於車梃者不少當茲破格用人宜濶目以收羅壯士矧在世豪大姓資勇力乃保守身家竊有一舉兩得之策實為因勢利導之機敵鄉板橋一帶以至艾塘沙灣兩都中間詩禮之家輯集忠孝之誼素明耕鑿歌沐浴威明之澤最遲扶持友望捍衛長上之慮必周甚至走犬鬪雞無論新蛟佩犢一呼義膽立鼓精忠但須開其登進之階印以保守各境為務給示鄉村先推領袖或以長厚諸生恩信素所悅服或以慷慨俠士然諾或為飯依每鄉給一印冊聽填報勇力精悍之士多至數百少亦數十餘名每月即就各鄉練習技藝倘或寇賊生發能拿獲者賊物盡數給賞仍即報功以惡不次優擢小則守把之職大則參遊之銜其有能安各鄉村使寇賊不犯者每閭一季本境無事量擢數名優補總哨領袖之人願給冠帶者聽此乃農隙講武之意不同饋餉抽調之煩若大姓富貴家利其捍禦必當量給犒勞之需若司道府縣間行閱實幸無議及征調之事將見朱亥勇士從效力

於侯生。韓信王孫，還傾心於相國。無事則訓練道，得千城而詠免。賊入聽踴躍追呼，奪輜重以供牛酒。隱然為郡邑聲援。母愧白頭三千行，將作公侯先資。豈止若少康一旅，又念鄉人質拙，思信宜乎。若必官府文移，恐滋差役騷擾。遂球戚友散處各鄉，旬揣平昔忠義同諒，精白共知。如連年飢荒，遂球首倡蠲銀買米，平糶賑貧。又如國變驚聞，遂球罄產首倡蠲製班鳩銃一百門，合得五百餘門。蒙兩院具題，遂球仍捐貲自解。又曾奉前院發傳，遂球限三日內募題助餉一千餘兩。繳數奉

十九

院行藩司，令各自納。凡此皆本一片熱腸，非有他覲。遂球以八旬之母在堂，屢經舉薦，不肯就官。今惟計保民生，以鞏柱稷之安。原不妨滙肝膽與結弟兄之誼，但明示之頒行，願執鞭以敦勸，庶幾信難聲非惡。因而驗照領可封時署縣事。本府禮補通判陸公世廉，深題其策。即刻示給諭各鄉，申詳兩院各司道推廣通行。丙戌六月，美周母喪未除，而有詔勤王。賴城又被圍，廣州司李龔公芬率兵赴援。美周召募義旅與偕行，至績進戰，互有勝負。已而城破，援兵俱敗。某月某日，美周為賊所執。

不屈，遂遇害死之。美周少傳父業，工詩而敏，齊吟咏某富，嘗於南都。與諸名士集鄭孝廉起宗影園，賞黃牡丹。美周席上賦七言十律，同賦者數十人。起宗索寄錢南湖宗伯品定之，以美周為第一。都下相傳號為牡丹狀元。其為文無不追古，馳驟史漢韓歐之間。每操筆作序記，日給人之求無倦色。由是名播宇內。數與計偕遊兩都。天下名士投刺拜訪無停日。時或漏下東燭，門外耕駒猶聞咽也。少以才子稱。風流磊落，樂部名流咸慕之。金陵妓張二番有美色，能作詩，頗清秀。從母來五羊，與彭茂才善。未幾卒。彭集梓美詩，美周書為誌其墳。又序其集曰：語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國變以來，余往見名士大夫，中有擁紅粧笑歌為樂者，嗟夫！此得為鍾情人哉。同為先帝臣子，而本青黃辨，未黍滿宮，當斯時也，何鸛鵲喉，非杜宇血，矧復悠悠度日，正恐美如城北徐公，亦將髡髮，髡髮坐，上如花人，又安知不拍胡笳，抱琵琶，埋青塚，乃徒共作一場醉夢，以斯迷之。此得為鍾情人哉。憶數年前，與彭子孟陽作走馬章臺戲，余固已解絃索，抱弓弩，簫菱花，鑄芙蓉。彭子亦慧劍，疾揮，威弧奮。

振騷激於懷。乃留得斷腸詩為張麗人傳。在麗人生為漢艷。死不朽於胡塵。所為以聲色蠱媚人。而致於忘國家之大難者。俱不任咎。至若彭子。即此一片熱腸。已足為君父用。余所以望彭子出而建忠孝大節。彭子鍾情人也。其詩如此。隆武元年除夕。其立言雖在綺麗場中。而不忘忠孝血性。大都皆此類也。美周嘗謂梁漸子曰。吾人生身。當為國家樹立功業。不負天下有義。死則棄尸沙場。烟雲同化。復還諸空。斯為得所。如必衣衾。棺槨。擇地藏封。猶為惑者也。嗚呼。美周至是酬其言矣。平生立志可謂允無負矣。美周死年僅四十有奇。有子二人。曰延祖。仁祖。

### 梁未央私傳

梁未央。名朝鍾。號車匿。番禺松岡人。曾祖木灣公。諱士楚。以舉人起家。官至貴州右叅議。稱一時名宦。老居鄉里。德望甚隆。伯祖諱元最。舉人。祖諱元昊。父諱與基。俱有聲譽序。未央自幼逢學宏才。在童子科中。其名已不脛而走。迨遊邑類。未幾補廩。文譽益顯。總督部院心聞。熊公文燦。慕未央籍甚。延為館賓。未央性介潔。唯事讀

書。不獨藝其請託不肯為。一切竿牘賄遺。咸絕無所與。嗜欲淡泊。長齊茹素。若將終身焉。且涵養鎮密。時師旅方興。盜賊充斥。熊公常夜為刺客至其門。試之。未央寂然弗動。熊公服其勇。厥後流寇愈熾。攻陷城邑。熊公為總理。督九省兵討之。遂攜與偕行。未謀軍務。將有成績。及熊公得罪。未央返初服為諸生。壬午鄉試中式第七名。裴然冠經房矣。讀其文者。猶以其不得元為憾。泰未八月。會試與乙榜。時閩事孔棘。未央素抱大志。至於救時。方擬就銓。會有阻之者。乃歸。明年變作。逮弘光隆武三年。國雖居家。而報警興復之想。未嘗忘也。丙戌。帝弟唐王至廣州。蘇閣部觀生。奉而立之。十一月二日即位。改元紹武。特簡未央為翰林疏簡錄。兼兵科給事中。掌起居注。未央嫻威儀。左右贊相。周旋手案。偉如也。尋授國子益祭酒。未央疏辭。改授司業。十二月十五日。修養甲等。潛率兵至廣城下。直入東門。城中初不為備。倉卒迎戰。而事不可為矣。未央從容整冠帶。拜辭家廟。赴水不沒。鄰僕共救起。賊至大罵。被三刃死之。時年四十有奇。無子。未央舅氏南海霍覺商公子衡。字蒙伊。石頭鄉

人萬曆丙午舉人歷官袁州知府唐王立以爲太僕寺卿至是率其子婦九人俱赴水死乙酉孝廉梁萬爵字天若葦浦人亦赴水死唐王一月之間建置百官各在位受國恩其克親身或仁舍生取義者惟未與覺商公天若數人耳未與覺商是舅是甥豈天之生是使獨邪何死節之同也曩北都之陷有倪鴻寶馬素修劉湛六周巢軒汪長源凌茗柯孟肖盈數先生或夫婦同死或父子並死忠烈炯然千古猶有生氣今吾粵東有梁若霍可謂靖獻乃心殉君報國與倪馬諸公相後先而傳不朽矣未與所著有輔法錄家禮補賸日記錄喻園集文成一家絕不作今人語至言兵事尤懇摯深明分數參將江瑞損嘗稱之曰夫子弱不勝衣然每畫策軍事多奇中其知兵如此初未與舉於鄉自題其所建旗曰是讀書人曰乃廉吏後時人或異之信其自待與旁炫榮耀者迥別以今觀未與清忠風烈若此此其所撰無忝厥祖不負所學者與於戲未與死矣未與實不死也

### 陳會斌私傳

陳會斌名邦彥號若野順德龍山人祖諱嘉言郡庠生父諱詔音者儒會斌生有異質雙瞳炯然穎悟絕倫於書無所不讀過目成誦即能洞晰其要舞象時隨父館肆業父故習易而其徒願學戴記父辭不能會斌遂代父講授雖專門宿學無以逮也尋以易擢邑考第一入學過試輒居優等屢屢冠軍海內傳誦其文京師大杜名流皆過慕之賢卿大夫宦遊粵東者無不欣賞教重嘗設教郡縣每歲受業門下者多至三百餘人凡歲科邑中選士暨習學考衣新進諸生若干名出於其門與其所保結者類必十得六七其高第先會斌舉於鄉者已十餘人矣吾粵名儒教授生徒就學成名之咸自昔所未有也會斌之學微獨舉業詩文衆非獨步其於天文曆日律呂卜筮醫藥堪輿星命皆所素諳每有指發恒出人意表尤精通兵法該蘊輜星一時咸稱爲文武才斌有以識其養也甲申聞變會斌志切赴難旬念東髮爲弟子員食餼有年沐朝廷待士恩甚厚一旦大變至此討賊復讐義不容已遂其至休縣願給引赴南京上書闕下庶得採用宣力行聞以報國家時縣尹顧公

其言大加欽賞。即為中牒上司。俾輶傳以行。會斌盡捐家貲。備裝南征。既至京。撰中興政要書八篇。上之。其序曰。臣觀自古國家創業。能統一區宇者。後世雖值式微。必有中興。歸功德潤。閭而植根。暗固也。恭惟太祖高皇帝。蕩滌腥羶。再造區夏。重以列聖二百餘年之德澤。思皇十有七載之憂勤。卜世卜年。謂宜萬機勿替。不幸遭逢異變。萬靈飲泣。率土痛心。由是天地祖宗。駕祐皇上。發祥豐錫之區。續承服膺之重。臣故前代之中興者。旬夏少康殷高宗而外。若周宣唐肅。則勢漸於削弱。東晉南宋。則跡阻於偏安。惟漢光武恢復舊疆。光昭嗣殷。為中興全盛之令主。伏惟高皇帝渡江之年。同符漢祖。皇上紀元之歲。同符光武。全盛之象。已見端於此矣。惟是大命方集。弘道在人。將為觀光揚烈之圖。宜有革故鼎新之勇。書曰。若生于罔不在厥初。生自始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言慎之於始也。臣分隔蓬茅。心懷葵藿。不揣蕪陋。恭輯此書。竊惟皇極者。庶幾之本也。故首端本公卿大夫。所使相助為理也。故次肅吏。郡邑。淪隔相繼。非盡無可守。隸民心之弗固也。故

次保民。世喪廉恥之防。人懷利祿之志。禍變所繇。滋也。故次勵俗。搜括纖悉。而軍日名。與進秦孔之謀。是益之亂也。故次制用。士不驕於故。而驕於伍。兵不盈於戰。而盈於繕。安復其未可幾。故次取戎。能守而後可以戰。申畫郭圻。設險保國。古之訓也。故次固圉。聞賊罪大惡極。神人共憤。天討所必加也。故終討逆。竭本之目。曰崇聖。學公好惡。求直言。罷獻納。肅吏之目。曰戒朋黨。慎違際。久任使。廣恩禮。保民之目。曰壯干城。寬賦役。禁侵漁。嚴保甲。勵俗之目。曰獎廉讓。屏浮文。求真才。褒忠節。制用之目。曰裁濫費。汰冗員。謀也。曰策鼓鑄。取戎之目。曰謹禁衛。擇將帥。汰驕羸。明統馭。固國之目。曰重守令。撫遺黎。塞關隘。審方畧。討逆之目。曰復襄陽。結甘涼。勵和衷。定大舉。伏念寇虜交誼。兵餉為急。而臣本之內治。參之民情。不為一時應猝之謀。而為立國長久之計。此當世之所見為迂也。然欲復祖宗之鴻圖。通靈長之景命。迨不越此。記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伏願皇上。萬幾之暇。少垂睿覽。倘臣言有實。與公卿大臣。見之施行。臣得蚤見治平。復為全盛之臣子。於願畢矣。臣書具錄。左方敬

先序其概如此。因爲疏奏曰：廣東廣州府順德縣儒學廩膳生員陳邦彥謹奏。爲數天之大警未嘗恢復之全策未舉。雖輯中興政要書隨疏恭進御覽，以效愚忠，以裨聖治事。臣聞咸王不廢輅鐸之求，而臥碑獨嚴生員之禁，蓋自平世言之也。天造降其傾側，時事積於艱虞，苟尊親之戴，未泯於人心，則呼籲之誠，豈遺於草莽？臣感憤國難，痛哭涕思，率王莫非臣子，而捐埃或位高深，是以睽棄皇家，踰履霜露，願畢志竭忠於皇上之前。夫今日之所急者兵也，餉也，守也，戰也。此盈庭所時衡而策也。然臣以爲有急於此者，何也？人心不固，兵難多，不能使勿潰也。風尚不清，餉難多，不能使勿耗也。今日之勢，必也聯結人心，激發忠義，然後兵餉皆有定查。戰守不屬空談，乃謀議而進之存乎羣臣矣。建極而錫之存乎主德矣。恭惟皇上躬神聖之資，撫天人之應，臣逆稽載籍，高皇帝以乙未定金陵，與漢高祖王關中之歲同。皇上以乙酉紀元，歷與漢光武建武之年同。此中興之瑞符百靈之啟佑也。惟是締造伊始，而積習相沿，外侮弘多，而內治尚闕。所宜易轍改絃，以應天眷。臣萬

目當世著書八篇曰：端本曰：保民曰：勵俗曰：制用曰：馭戎曰：固關曰：討逆。每篇之中，其目各四計三十三款。草茅不識，忌諱，聞亦有羣臣未及言者，是以忘其疎賤而獻之闕下。臣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烈皇帝恭儉仁明，好學勤政，古之興王未或過也。而一時臣工無能精白以承休德，快意恩仇，肆情欺罔，鬪弄蒙諂之風，裁怡堂為安，號稱相度，危機既迫，猶緘默以取容，艱臣裨遺，輒規却以自便。章奏不乏公忠之語，而賄路彰顯，行闕時騰克捷之聲，而封疆日蹙。先帝痛班聯之乏人，傷付托之不效，爰始不次掄材，闕門求諫，而羣臣資格特之，諛諛繼之，慎重名器，即獨營託之門，嚴發言路，實為聖蔽之術。往事既誤，股鑒非遙，苟舊染之未滅，恐伐柯之不遠。方今寇犯巴渝，欲據上流之險，虜寇徐充，漸聞南牧之謀，而逆聞震驚，廟社竊據，嶠西負隅之勢，猶存。講街之謀，未正。此朝廷臥薪嘗膽之時，非臣子戲擇馳驅之日也。臣杞憂狂慙，謹以所著書繕寫成帙，隨疏上進。昔東方朔奏三千牘，武帝每讀輒乙之。臣書篇有七千餘言，自知煩瑣，然所言皆中興之要，伏惟皇上



垂慈省覽。采擇施行。於以釐百工。而新庶政。雪國恥。而暢皇威。臣書之言。或亦有裨於萬一矣。臣不勝激切戰慄之至。崇禎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投遞政司封進。二十九日奉聖旨。這所奏知道了。久之不見用。且時政大不副始望。不得已復還廣。旋有恩貢之詔。會斌復膺首報。未幾又有南都之變。福王立於閩。久知會斌名。取赴京。陞見。復奉敕募兵出贛。准以推官職銜。軍前監紀已拜命受職矣。適廣東鄉試。會斌爲列名第七。馬會斌素有恢復之圖。重之以被詔旨。益奮不顧家。招結豪傑。即綠林嘯聚者。亦躬往撫之。無不踴躍受命。所在響應。而與當路議不協。凡有申請多見<sub>（一）</sub>乞身所曉。經營數月。未卽果出。丙戌冬。又有延平移蹕蒼梧。會斌入賀行在。而廣人別立益王<sub>（二）</sub>。養甲李成棟等所襲丁亥春。會斌往來兩粵。籌辦<sub>（三）</sub>。會閣部陳公子壯起九江。侍郎張公家玉起東莞。一時官民多潛應者。六月陳閣部率舟師至廣州。不利而遁。會斌遂入清遠。清遠白指揮常贊。留之共守。李成棟率兵攻城。兩月不能拔。乃於城外屋中暗穿地道至城牆

底。仰鑿去牆中土石。留牆皮不使露。成大空穴。納火藥數桶於穴內。以竹簾藥引通於外屋發火。嘗用此術攻城。無不立破。而城中不知也。至是夜。火藥暴發。城崩。所者數大兵乘而入。白指揮逸。城中男婦屠掠殆盡。會斌居一民家。衆揮刃至其前。會斌叱之曰。我陳邦彥也。以木板甃扛之出。見李成棟。會斌躡生甃上。大罵不絕口。李默然。命以小舟載之。送還廣州。會斌時已被數創。足不能步。而慷慨自若。投水弗得。便在舟中賦詩。若干首。有曰。無孝無勇。無餉無兵。聯結山海。天佐甲與。天命不祐。禍患是嬰。千秋而下。鑒此孤貞。又繼闕<sub>（四）</sub>。慷慨<sub>（五）</sub>。一命微。負傷如未覺。無淚不須揮。魚吃艱。負血水爲購。謹衣祇。應魂魄。長繞玉階飛。又曰。平生報國情。深望斷。西方好音。既與義弘化。整復同。屈于俱。沉詩皆信口。成味。直抒心膽。忠貞而絕。從容而就。豈可見焉。及見陸元璣不屈。屢詰而誘之。不容見。休養甲坐地。瞪視使爲書。招陳閣部。笑而距之。辭色愈壯。終怒令磔於市。會斌神色不亂。倏然受割。死之時。八月某日也。聞是復與會斌同死者。有曾秀才等六人。皆剛壯挺立。視死如歸云。

又海豐起義進害有舉人林呈祥林望春庠生林士成  
暨馬正奇馬天魁馬天學蓋父子也嗚呼為臣死忠鼓  
官常諒而會試立志盡節定於為諸生時矣雖一時  
未見成功而凜凜忠烈為天下倡以其智累蓋世出奇  
無窮偶因城陷被執才弗發展是亦有命焉莫之致而  
至者匪其謀之不長力之不裕也會試在漢為翟東郡  
在唐為張睢陽在宋為文信國職官委任或殊行事存  
心則一成仁取義視古有光矣人生無不死而克以一  
死立君臣之大義完浩養而挫凶氛鼓忠勇以圖報復  
匡扶天地則位成節重光日月則功首聞先斯論者  
之所未及也會城生於神廟三十一年癸卯四月一日  
得年四十有五其妾何氏亦被殺死之子六人曰蘇尹  
馨尹和尹虞尹升尹弘尹今未悉其存亡  
明遠史曰累萬歷庚申故侍御江夏縣齊吳公裕中令  
吾順較士首會斌洎天啟間番邑較士乙丑首美周丁  
卯首朱矣則皆大司馬東陽王爵張公聞雖為令所識  
拔也三子之始進皆衰然以第一人與蓋所稱天下士  
非特一邑之雄也當是時余俱逐其役而狼狽特甚未

克附驥自時厥後浮沉童子科二十餘年崇禎辛巳御  
史持澶鳳唐柳公寅東巡按觀風廣司李黃慶秀升阜  
公賢與厥試壬午少參宜興翁若吳公貞啟督學錄科  
余乃始蒙首擢釋褐貴官會試則謂余中表羅子敬叔  
曰某與余表髫齡周事文場某幸先為然不離青衫呈  
今將兩紀今表仍以冠軍膺選孟驪棘聞信乎士之遇  
適逢固有時且蚤達不若晚成也敬叔者余舅子會試  
之門人先其師舉於鄉者也以其言語余余聞之敬然  
而壯志益以不衰蓋余及三子者生同時居同地所學  
同世業於黎子梁子初猶以耳治子陳子以目治而未  
與有也然嘗重其名而知其人實其文而信其情不啻  
投分焉抑陳子之知余者尚矣北都之變彼素為海內  
所推工文章播威名無論不能盡節方且上勸進表安  
污穢古人以管仲親微自附聞者痛忿反謂讀書作文  
適為亂賊之資也嗟乎此豈真能文善讀書之人哉乃  
吾粵有三子者習孔孟言其文章直與秦漢相上下心  
得力行實大而聲宏故臨大節而不可奪忠義天性求  
仁得仁事君立身若三子者可也三子或以勤王死或

以殉國死或以起義死均皇明之仁人無愧聖人之徒矣

### 雲淙陳公私傳

雲淙陳公南海沙貝鄉人諱子壯字集生號秋濤雲淙其晚號也嶺南文獻之家稱陳氏為最自公五代祖諱珙以貢起家為上猶訓導高伯祖諱錫弘治乙丑登進士歷官應天府尹高祖諱葵顯名學校曾祖諱紹儒嘉靖戊戌會魁成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尚書祖諱成任善化知縣父景菴公諱熙昌字當時舉超貢中式萬曆丙

午解元丙辰進士由平湖知縣擢歷吏科都給事中辛贈太常寺少卿長伯諱熙春廉厚次諱熙詔同景菴公超貢中式己酉舉人叔諱熙陽亦同丙午舉人從曾祖紹文從祖士選從叔良貴俱舉人諸弟子多食既承恩一適者公生而秀偉天才森發筆不停晷入番禺縣學年二十中式乙卯鄉試第八名己未會科第七十五名廷試第一甲第三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才重素著年采魁格都人目為真探花天啟元年辛酉奉使祭南海神使道歸里鄉黨榮之隨還朝直史館甲子奉

命主者浙江鄉試所識拔悉超恆格取翁提學鴻臚為解元榜中名士甚衆時服其法眼翕然號為得人乙丑以原官管詒先是是聞魏忠賢擅權兇橫滿朝政之不勳景菴公在諫垣疏衆逆瑞璽惡異常輔臣調停非計公在浙聞命論題天下事制之在始程錄出公手指斥歷代官宦之福極其痛快魏忠賢深忿憾之因摘其論中庸主失權英主擅權而亦失權二語以為謗訕遂父子俱落職為民公侍父回籍丁卯烈皇帝登極誅魏忠賢年改元崇禎詔起公補原職尋陞左春坊諭德未幾丁景菴公憂辛未服闋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既而遷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數年間或立朝供職或予告休家民望愈重矣乙亥公佐禮部是時天子勵精圖治用人甚亟且憤一時巨工莫濟大任於是求賢於親始有宗室援授之例公在官言官深慮後患上疏條陳其不可數事且引靖難為言頗傷切直上怒其非祖聞親下刑部獄法官獲輕典而宗室亦有申教者乃得釋放歸癸未上思諸詞臣之直言者皆起用之遂以禮部尚書召公應詔未行明年三月北京難作迫

弘光皇帝立南京。公往赴之。至授掌詹事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廷臣多舉公入閣者。未幾南京陷。於虜。公奉皇太后遺旨歸粵募兵。勸王乙酉閏六月。隆武帝立福京。八月望日。詔至廣州。公首率臺軍文武諸官祇接。既蒙召長春官。又奉勅趣起兵應援。時有流言謂公屬意西藩者。當道或疑之。然而公心實無他。也惟召募義旅。將以赴難。至丙戌十月有髮平之變。不兩月又有廣州之變。今皇帝正位端州。進公閣輔。加宮師。兼掌建兵二部督師。初佟養李威棟入廣。各府州縣俱已從公。出居九江堡。潛糾忠義興師。恢復漸有或緒。丁亥六月。會侍郎張公家玉兵科陳公邦彥兵俱起。而青遠指揮白常贊三水鎮將霍師達俱承公令。赴期並舉。內外兵民俱響應。公布置已定。車舟師鼓行而前行。牌曉諭各處鄉鎮曰。欽命督師賜高方劍便宜行事。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禮兵二部尚書陳為申明大義。以彰天討事。照得地方盡被虜。天怒民愁。難藉誅討。今我皇上為神宗皇帝嫡孫。改元永曆。移蹕桂林。遣楚兵四十萬。西粵狼兵二十萬。本閣部叨奉勅諭督師。未粵糾

集水陸雄兵二十萬。移會侍郎張兵科陳分道夾剿。另出奇謀。布置堵截。務使隻騎不返。以除民害。為此牌行諭遠近紳衿保甲軍民各色人等。亟宜反邪歸正。聯絡義勇。隨方戰守。有能助餉出船備器應援者。連投報軍前確驗。以憑錄用。徑擒渠首獻者。即從重賞。分別題敘陞授。如尚執迷。依回兩可。義旗所指。纖悉無遺。嗟嗟爾等。雖被逼脅。久食漢德。良心未死。各宜猛惡之毋貽後悔。須至諭者。是時城中士民城外水卒已密約反戈內應矣。時築海珠寺為銳臺。及西門外沙角尾沿海皆翠臺。多置大鏡。以兵守之。其兵為我應者。悉以鉄釘塞其銃眼。我兵亦假裝乘馬執弓矢。雜於太平橋等處。眾以為我兵一至即開門。而部將善事者欲邀奇功。輒先期獨進。覺其有變。搜獲我雜兵。與諸應我之兵悉殺之。大加戒嚴。公舟至知有備。又無內應。乃退師餘舟為所獲。佟李之襲廣州。城門不聞。無迎敵者。後稍出兵攻陷城邑。屠掠村落。謂之打障。自謂善用兵所向無敵。及公三人起義。始大懼。張公增城之搜殺。卒千計。李幾不免。至是幾復廣城。佟益懼。乃誘諸奸人刺客。重懸賞格。購

得公甚急以書招張公張婉答之及獲陳公亦使作書招公陳不可但言公非可招者且大兵將至殺爾不日耳公時駐師高明李率眾往攻之不克先攻破九江堡乃詐以九江人為鄉兵來附集高明城下請公點閱公信之出因伏兵執公歸公見倭背立慢罵辭頗益厲有親黨被獲語稍涉求免者公諭之甘死勿怖死得為明忠臣乃為得其所耳有戚友在座者或言或慰公以太義責之皆不能對初倭甚懼公既得公甚喜且忿親驅出教塢支解之磔其體臟使居民皆往觀焉欲以威眾象也公臨刑恬然如歸氣色外若縣首四牌樓市眉目儼然猶生越數月依然鬚髯不脫神未可拘見者無不驚異自後倭出堂上每見公乘八座至門衣冠甚偉驕從呵護前後甚威云遂令即公舊居為祠以安公所執公之子姪皆不殺公生萬厝丙申某月某日死永厝丁亥九月晦日得年五十有二長子上庸從戎卒於九江與公同事見執遇害者九江朱實蓮子潔辛酉舉人仕為臨淮知縣夔州公讓之孫公母之婉也在城先公遇害者龍頭寨若衡簡臣庚午舉人庚辰特用仕為左州

知州憲副公亭表之子公之妹婿也白常贊世襲指揮霍師達南海石頭人獲俱走元張侍郎家玉字主子號並園東莞萬家租人丙子舉人癸未進士選庶吉士闕賦之變抗節不屈而歸隆武初授翰林院侍講兼吏戶禮兵四科給事中永曆初晉禮兵二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總督武興營軍務傾家倡義起兵羅浮屢戰皆捷後增江失利單騎入陳中結綬而死倭得其首縣都門頭色不變秀眉如畫怒髮欲指一日過之忽雙瞳躍出向東方飛去其神異如此嘗有答倭兩書及詠史詩十餘首其得年僅三十有三猶未有子云陳兵科邦彥事載殿傳中

明遠史曰天生英物必大有卓異於人余初得雲涼公時繫讀之清真雋遠飄然凌雲無半點擬人牙後慧真仙才也不獨嶺南獨步海內亦遼萬塞傳既遊宦途所為程文擬墨諸作無不根極理奧抒寫性靈直開風氣之先夫其所得於天者多也迨詹公客觀玉潤修禪龍章鳳姿所稱鶴立鶴羣者余益信公為非常人至其在朝行事類晉度越儕輩居家不務財產惟嗜山水之樂

嘗修舉白雲月溪象抗諸勝時往進馬累月忘逆何香  
山宮室田園頗稱繁麗。邀公顧之。公殊不憚謂。皆富貴  
俗相無山水之真趣也。余聞諸友人曰。公父尹平湖。戊  
午科考。邑士擬薛君振猷冠軍。蓋所素賞者也。公曰。薛  
君固佳。今秋必魁矣。然不如陸君之祺。乃達捷才也。公  
父從之後。果然甲子公主浙蘭翁君鴻業發解。商工侯  
木菴公恪公同年進士也。與公同官翰林相友善。閱翁  
卷初不服公還朝。亟造詰之。公曰。今日衡文非另具隻  
眼。則無以得真士矣。侯公歸。復取翁卷閱之。幡然嘉賞。  
明年會試。侯公為同考試官。書二房所取士皆奇奧。時  
出天下讀房書者。皆頌侯公知人能得士云。其首卷則  
翁君也。侯公過公曰。兄教我公之衡鑒不羣多類此也。  
余聞讀浙錄程論。歷陳前代中宮之惡。聳人心目。可以  
警戒。當寧潛消國殃。是時親逆專權。兇禍慘烈。公職為  
太史。非有言責。而因文托諷。期以悟主除奸。此則直之  
氣愛國之忠。雖未克回天身。舉斤戮有不遺恤。嗚呼。此  
豈尋常文士之所能為哉。憶少時讀公廷對策。知異日  
建樹當為明家名臣。不幸丁數中阮。歲寒復彫。以文章

爾雅之儒。著君子不奪之節。起義以倡人心。死難以扶  
國運。自非有大造人者。敢出此舉動乎。夫人行己事君  
隨時遭際。為太平輔治之巨易。為仗節保運之巨難。故  
當其逼變。思辱褻擊者多有之。隱遁民間以晦跡者天  
下皆是也。使其幸庄治世。豈不身名俱泰。號稱賢臣也  
哉。而求其能為公之所為。竟無以屈吾指。由此言之。如  
公者。又非文章輔治不負科名者之所及也。豈非天祥  
皇明特偉斯人以緯裏造乎。公既死。時辭邀公頭下者  
每語余以如生之像。驚悚為神。余謂上天篤生一代偉  
人。雖死亦與眾異。斯理之恆無足恆者。余雖未目擊。然  
意其必如是也。或曰。知者保身為尚。孝子全歸不取。毀  
傷誠欲殉國。首正自裁。亦足矣。奚至為人擒戮。磔難索  
首。死無葬地乎。曰。邦有道貴知。邦無道貴愚。蓋與道而  
死者。剖竅喪元。何傷遺體不盡其道者。老終牖下。虧體  
辱親亦甚矣。曾謂孔光馮道賢於比干夷齊乎。為是說  
者。偷生苟免之倫。與於叛逆不忠之甚者也。何足談忠  
孝之理性命之正乎。曰。奈先人血脈何。曰。殉君者。忘服  
身殉國者。忘厥家。雖君子有不辛。舉家死難。彼為之先

者方且與天地同不朽豈暇為未嗣謀絕續哉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之謂也或又曰公之志大矣惜無智畧不知兵是以債事殺身昔人所謂才疎意廣訖無成功舉以似公非耶曰此漢史論孔文舉之言宋史又以論文信公三國志之議諸葛武侯言亦如是蘇東坡北海贊以為奴婢小人之見以成敗論人物故有是言文丞相傳出於元人宜其有此閤論至謂孔明短於將畧則陳壽之私耳昔賢辨之確矣夫古大臣濟難圖功各為一事蓋有其時焉唐安賊之反顏常山兄弟討其罪雖陽張許沮其勢郭汾陽收其勲我明宸濠作逆胡瑞敏發其奸孫忠烈許忠節防其變王史成靖其難當是時也生死各人人殊而要其成仁一也故責汾陽文成之績於顏張孫許之時則悖矣畧顏張孫許之死而獨賞汾陽文成之功則蔽矣方其稱兵恢復據除奸凶大事克濟非臣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乃一時之天也曰從容儒服談笑樽俎此迂闊之過聚烏合之衆未必知方違率以攻賊此輕發之過任酒酒書生為閭謀行踪疎洩使敵得以設備此不知人之過也曰圖基賄

聖謝太傅却秦矣風利不治王龍驤破吳矣任非其人諸葛猶失之馬謖亦未可執是以敗咎也且是時人心方思明內外協應乘茲機會翦滅之而提朝食真反手耳然而未克濟者亦一時之天也漢昭烈所謂若能應之於後者此亦未足深恨也或又曰公非真能死國者始終入城時已祝髮往見之但云願入山為逸民也及出九江閭終忌之懼為其所誅不得已而後有此舉非初念也况世祿之子生平奢麗炫耀與服快意平康之樂佚遊賭博以為常及履變勉一為之庶微倖於萬一耳豈真天性奮發好謀而成者哉曰是大不然公初不死而往見之者欲將以有為也顏常山與袁覆謀常往見安祿山而受其賜衣矣入山之云即何為著此之意也夫其所以起終之忌者正在此此其志先定矣使果出於不得已則如當日受官入幕改名修史諸人儘可以其身保其妻子否則徑入山為民亦可遁跡免禍何苦捐軀破家於郡邑俱陷之復提一旅以逐強寇也忠臣之舉事也成敗利鈍難可逆觀非我殺賊則賊殺我勢不兩立理之自然一落轉念便生悔恨視顏尚免無

所不至矣。馬能明大義，以偶後人，被百創而不變乎生於世家，乃其素位儉朴之行人之細節。文文山自奉豪侈，聲妓滿前，博塞戲，諸事輒昌黎好為之。斯皆豪傑恆態，奚損於賢？且夫殺身殉國，非是性，聲色伎樂，豈天性乎？威儀庶務，容或偶然。起兵匡復，可嘗試乎？必以功成，榮寵為無疵，則自古無仗節死義之士矣。鄒夫逆亂之徒，務為吹索之論，苛責豪傑，以自文，不知精忠大賢，原未嘗因是少貶也。

### 書文忠公傳後

永曆元年冬，聞公死之，欲賦詩以弔悼，悵甚不能成。章徐乃紀其遺行，作私傳，附以鄙論，藏之。自謂知公者矣。明年春，江右嶺南翕然反正，余初見公等起義，死節以倡海內，知中興大業，必可立觀。至是其言頓驗。先是，守公祠者每夜聞公大笑聲，不休數日，遂有反正之舉。此公之慰心處，即公之成功處也。公之靈乃能翔運於幽漠，乃爾邪公死於俘之手，未幾，倭即以叛逆伏誅。張睢陽所謂為厲鬼以殺賊，果然。今乃於公再見之，嗚呼！公之死僅

數月耳，而日月重光，社稷再造，豈不雖死猶生哉？彼元老重臣，偷生負國者，未知其終能不死否也。某月日，天子嘉公大節，詔贈公太師，追封忠烈侯。謚文忠，以其子上圖為錦衣衛侍直都督。同知張侍郎，贈尚書大學士，追封增城侯。謚文烈，思歸其父先龍，謚延龍，以其弟家珍亦為錦衣衛侍直都督。同知陳兵科贈大僕寺卿，以其子恭尹為錦衣衛指揮僉事。梁左州朱臨淮等俱得褒贈。錫蔭云。



二九居集選卷八

贊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先曾祖早朝圖贊

贊曰有偉一人淑慎令儀誓金佩玉室駕朱衣雲霞宮闕花柳龍螭垂紳端笏躡步彤墀維誰曰維臣材擢佐司空効職留臺皇曰爾材彰厥常吉操持經畫爾階時陟爾父爾母以遠爾妻榮膺錫命對揚洪徽材拜稽首天子萬壽章服炳麟貢子不朽臣材不敏簡在帝心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先曾祖遺像贊

桃山義義基海是環綠融蒼結公誕其間豫章標林千英燭霄積學勵行列職在朝南贊黑雲茂者丕續羔羊素絲敬事饗食符分八桂澤涵三江龍翔虎躍玉質金相爰營之地爰載之鬼解綬春懷聖賢逆曳如輪斯輟峨岷尼之如隄斯驅惡濤盡之沂水寧風寬鄙敦薄面述從心德邵先覺罔咄咄厥事罔栖栖厥行罔汶汶厥躬罔赫赫厥名如公者出當為天下士處可為鄉先生

者也

序

七世祖祭田儀式序

七世祖佐齊公我高祖奉直公之曾祖也黎氏由光祿公後至佐齊公凡七世故稱七世祖七世祖生洪武初達今幾三百年矣原設祭產奕葉勿替第歷數漸遠雲初愈繁為詒謀之長慮或恐中有異議者此非創垂之弗臧乃繼述之弗良也夫孫子之於祖宗生事既盡爰及羹祭春秋霜雨必有懷愴怵惕之心是故墓以藏魄廟以宅神報本追遠不忘詩之楚茨大田禮之祭義祭統詳哉其識之矣假令修薦肅雖追養禮孝恭與獲翼燕祭器市聘祀事不明駁奔無禮祖宗得無怒恫孫子得無嘆夷乎有人於此腹先其以肥其素排衆說以決其臆令九族之中皆得指而議之曰是自利自私者也是亡其生身所自而觀其宗黨者也是不孝不慈不友不睦者也秉公議以誅異類者必將鳴鼓而攻之上開罪於先人下不誣於同姓吁嗟斯人良心豈盡

死乎且夫我有祖宗則前人之孫子也我有孫子則後人之祖宗也而乃自私自私亡其身而宗黨自若也則祖身而已矣宗黨何與焉自亡其身而宗黨自若也則祖宗之傳勿替也祖宗又何與焉我孫子藉庇於先德孝慈友睦又能敦詩說禮斷無自私自私亡其身之人第不言其賢無以明法不言其不肖無以明戒今我祖墓則修矣而廟建猶有待祭田設矣而所入猶未豐非我子孫勉圖豎立恢弘緒業亦烏能紹前休而貽燕翼也我子孫勗之哉人人法其所當法戒其所當戒惠於宗公則必有景福之報祚胤揚顯以為昭穆先矣奕之作縣縣之生其在斯矣譬諸水木其源厚者其流必長其根深者其枝自茂也我子孫念之哉書曰肯構肯穫又曰佑啟聞缺今之所以創垂後之所以繼述也是用明惠孝之道謹詩禮之則以正告我同祖之人

### 歷科制義選序

我皇明以制科取士鄉試京省會試禮部初場試經書舉業是為墨卷鄉會總裁定作為武刻錄來御是為程文士子肄習擬製傳覽海內是為憲稿邇來舉人既集

刊布所藏是為房書提學官歲科所較是為考卷名公鉅人或預聞政或秉文衡或聞居講學或翰苑司成聞題而撰是為擬程為擬墨蓋自洪武來歷二百七十餘年前前人作而傳之後人誦而法焉余之所以有茲選也其選至萬曆而止何也天啟崇禎近當吾世其人多未論定而來者靡涯也且邇事自天啟崇禎而溯萬曆則有古今之殊矣歷科會元墨卷俱入選何也會元為天下第一人一科冠冕墨卷其先資獻身者余嘗欲彙為一集以昭制典之成况我朝以會元出身者八十有幾凡立德立功立言真儒名世圖多得之其餘事者行已亦鮮敗羣之士諄青史蓋雖不必家舉雙戶類閱究皆不負科名者也故茲於會元墨錄之有未錄者世遠失傳不遑廣搜也劉文或之作未入洪武程擬諸文亦及啟禎何也因其人而載其文不以時之先後拘也大約選中二百餘人較時成務明德振俗理學融歇氣節建白固弗炳炳麟麟遠過漢唐爭衡三代寧直以八股之業傳諸後世哉是故始於終吳縣中則宰海石首安福河津錢塘溫安新會瓊山雒陽餘姚及近世高邑

無錫桐城江陽諸先生其人余所景仰也其文余要得不佩輝也嗟夫天下事貴得其真耳其人真其文未有不真者方今宇內多故文體凌夷議者謂空言無用比為敲門之瓦幾欲舉制科而罷之嗟予是豈文之罪也哉亦其所以為之者賈也夫著述之事原於行誼詩書之用通於政體非二物也士君子明先聖之道習當世之務德學鴻懿足以維風動勞雖役足以濟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古人有言曰文者貫道之器又曰經術所以經世務也余之所以有語遠也要之大旨非選其文還其人

### 竹軒近集序

竹軒近集者我從祖小楊公所撰詩也先是公姻家李寶茂才得公詩讀之輒歎其可傳亟為之收拾遺稿而多所失墜僅得近體若干首夫詩莫盛於唐而近體尤著其間王楊盧駱沈宋陳孟高岑張蘇李杜常韋韓柳元白復先起起皆有可傳之素要之長不相襲美不相掩各成一家言遂能競藻當年流輝來學今觀公所撰氣骨清逸音調融雅冲而遠闊而遠絕無組繪斧鑿艱

澁蕪穢之迹洵所稱成一家言者余不肖生不獲識公然竊聞公為人當我曾祖太守公時公為猶子作文章有盛名有司將舉公肆雅官始公避嫌謝弗肯出晚歲與二三戚朋結社桃巖一觴一咏一邱一壑翛翛然樂也故其為詩如秋壑天半白雲宮旋徑無塵踪山花數點又如小橋曲岸澗流有聲陰鶴飛吟天機自然信乎可傳之業矣今夫竹之為物也其節堅其柯勁其葉夫壻而蒼翠朗月夕照清影玲瓏涼颼徐來滿簾作敲玉音至於淡烟疎雨碧石水涯梅閣窗外一種幽韻自足千古與弱草蒙茸穠葩豔冶者亦迥不相侔矣讀竹軒近集者當作如是觀

### 珠明館集序

清襄公於余為族祖其暮年嘗結社里中余猶及從之遊迨崇禎癸未公修文地下數年矣余方修宗書成為作列傳編諸行錄則輒歎曰公孝義人也匪僅以詩傳也蓋公少操觚能詩至老歌嘯不輟為茂才工舉子業不以八股廢四聲晚築珠明館日哦咏其中融融然自得矣余嘗侍公每見其慷慨論天下事伏櫪矣而千里

之志不衷。蓋自其弱冠遊諸生間。大蓄經世之學。為人孝廉。鍾於天性。臨大義。勇奮不顧身。使得出為世用。展采宣獻。任國家事。成勳典。彝表見流。輩無足難者。而塞於一第。竟以一弟子員老。於是起居飲食。感物寄興。一發於詩。雖無瓶石儲弗問也。其為詩。率多律體。矢口成章。周費推敲。而恬雅婉麗。不求工。而未嘗不工也。嘗曰。詩言志也。聊以宣寫吾性情焉。吾奚知古法哉。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故古田夫治女。途謳而巷謠。行呻而坐吟。此歌而彼和。發乎情。根乎性。為得其真。公之不摹古法。惟質任自然。流動情思。自就其才之所極。其斯為得詩之真者耶。昔所稱怡悅白雲之高致。悠然南山之清韻。非耶公子二次者。能文善書。先卒。今其長者亦捐館舍。元孫桂廷氏。適拾公遺藁。以授余。余遂為校閱。將災木以永之。噫。公非僅以詩傳也。而僅以詩傳也。集凡四卷。不揣剛定。得詩三百餘首。題曰珠明館集。亦公之志也。

### 皇明帝后妃號謚纂錄序

臣聞諸禮。祖有功。宗有德。夫躬為天子。矣。過克受命。泣

民。神聖卓越。繼世子臣。仰厥功德。用是建廟表號。為尊隆也。蓋必有內助之徽焉。書稱文祖。載祖。頌稱烈祖。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功必彰。然史弗詳其宮掖何人。周文武無祖宗之號。而太廟世室享祀不祧。固其德茂功高。亦華姜之賢聖足以配之也。爾後橋履凝孫。永錫祚胤。文昭武穆。歷數延長。豈無所自哉。明興洪武元年。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廟成稱祖建文嗣位。上大行尊謚廟號矣。迨永樂加上高皇帝尊謚十六字。高皇后尊謚十二字。歷朝帝后。因之以為定制。而太祖太宗為不祧之廟。云嘉靖間。改加高帝。皇帝尊謚二十字。高皇后尊謚十四字。歷朝如故。又改太宗廟號曰成祖。尊皇孝獻皇帝曰睿宗。晉尊太廟弘光中。與首詔復興宗孝康號謚。謚建大讓皇帝。廟號惠宗。晉景皇帝。廟號代宗。及景皇后謚。悉如歷朝之制。矣。雖睿廟之升祔。疑於豐昵。然惠代之稱宗。允愜禮情。今皇帝尊親之孝。繼述之善。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答先後臣民之望。匪唐虞盛德。曷以得此哉。皇后祔享九廟。代俱一位。世宗始有二配。先祔繼后。隆慶初。遷別殿奉元

配孝潔祠焉。若通秩班儀使誕育皇躬愚索所生母以子貴其稱太皇太后者在裕陵曰孝肅在茂陵曰孝惠在定陵曰孝寧稱皇太后者在茂陵曰孝穆在永陵曰孝恪在昭陵曰孝定在定陵曰孝靖在慶陵曰孝和孝純在先恭帝曰孝誠號則加隆於子孫謚則明分於嫡庶惟聖靈倫惟王盡制猗與威矣臣嘗欽閱國史二祖列宗兢兢功峻德嫺於陶姚駕於子姪備陳實錄未嘗揚頌載觀孝慈之聖踰唐長孫誠孝之賢較漢明德所謂無異任姁女中堯舜夫何間然及夫列代聲譽母儀顯關雖之懿下陳選侍多膠木之風罔不允儷聖明有光形管無牛飲之樂也無炮烙之觀也無舉烽之笑也無人風之刑也無禍水之唾也無金墮之詣也無瓜熟之摘也無雙陸之籌也無綠與之昇也無樹難之博也惟宣德恭讓事類先武而景泰淵肅迥殊獨孤至若孝節殉難掩照從龍貞靈震天悲壯碎地嗚呼烈哉振古未有也今上紹統御極二后先殂追冊易名大禮事舉洪惟萬歲恪貞仁壽皇太后親履危患徽號至尊實當高昭之大任任姁克齊有素美矣皇帝將董振天妹正位

中宮開維率百男之祥樹邑姜十亂之績恢復天下擬命萬世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所以弘祖功耀宗德豈有既哉草野之臣不勝慶幸焉不勝悚懼焉不勝企望焉作斯序

#### 宣明太武名臣易名錄序

高皇帝即位元載追尊四代考謚為帝連六載賜謚開國功臣其為制也帝謚一皇太子公侯大臣謚二親王謚一世子郡王謚二夫皇太子雖尊其於天子有臣道焉親王如古諸侯於其國有君道焉是故一字君道也二字臣道也始制殿典俱禮部議行洪武二十五年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然皆聖主之所裁定也其歷朝諸臣得謚者子孫之所陳乞也有司鄉人之所推請也禮臣之所題覆也宰臣樞臣之所孝實也詞臣之所撰擬輔臣之稟允也自太子諸王而下若公孤公侯駙馬伯都督九卿長戴三品以上其賢有功者應得謚道德彰庸忠節表著者三品以下及於布衣俱得謚此昭代易名鉅典洪武時大臣未有謚者武臣則有若張忠毅胡武莊耿武莊趙武桓廖武間俞忠烈皆沒於洪武之前

者也。戊申建元而後則常忠武也。鄭武順也。李武靖也。徐武寧也。沐昭靖也。湯襄武也。暨諸公侯。殁於洪武年間者。所謂開國功臣也。建文初予義高王學士。謚文節。文臣之有謚也。自王氏始也。至於永樂乃有姚恭靖。胡文穆矣。至於洪熙乃有金忠惠。鄧文敏。徐文肅。王文靖矣。自時厥後漸盛矣。劉文成。宋文憲。朱宋二文恪。則皆正德中追謚也。有加恩恆典外者。開平王。溫及三代矣。是雖沿勝國之舊實則高皇帝意也。後弗以爲例也。特著也。有取義恆法外者。中山王之爲武寧也。論者謂寧之爲義。謚法所不詳。比漢之蕭文終若猶未盡殷美。此其說非是何也。夫謚何必盡古法也。迹其行易其名定其義寧也者。有安天下之功也。高皇帝以武功奠天下而安寧之。惟中山爲元勳矣。以是爲殊典。故創義曰寧而繫之武。尚書之稱周武曰寧王。殆茲義也。恆制由翰林者類謚文。而朱崑山謚恭靖。避其父諱也。有不由翰林而謚文者。鄭顯寧。文安也。儀高隱。文簡也。吳常熟。楊豐城。二文恪也。魏著山。文靖也。葉崑山。王南陽。師無錫。三文莊也。何廣昌。文肅也。黃太平。文毅也。王餘姚。文成

也。顧無錫。端文也。有列爵武臣而類不謚武者。諸戚畹也是。故位尊而賢有功者皆是也。文官不及三品者。祭酒李忠文。陳文肅。魯文恪。鄧文莊。劉文節也。修撰羅文毅。文恭也。簡討陳文恭也。忠諫者。鍾御史恭愍也。劉侍講楊部郎二忠愍也。死難者。鄧知縣忠報也。毛副使忠襄也。周按察節愍也。要參政何知州許副使三忠節也。雖職者。蔣醫院恭靖也。布衣者。胡先儒文敬也。此其大畧也。有謚而復改者。王文節改忠文也。以建文除革也。李文毅改忠文。于肅愍改忠肅。張忠顯改忠武也。以爲未盡美也。曾文襄王文安之改文忠。朱武襄之改武毅。孫康靖之改恭憲也。亦猶是也。石張二文隱之改文介。文毅也。以爲有過議也。夫初謚未必是。則故謚未必非也。有謚而旋褫者。恭敏李鑑也。榮蘭。威。瑞明也。榮信。顧可學也。若茲屬者。與其始予之而終褫之。不如始慎之而勿濫予也。有以爲未安而未改者。彭鳳儀之惠安也。行過其名者也。陳文之莊靖。李東陽之文正也。名浮其行者也。有以爲未安而未褫者。萬安之文康也。劉吉之文穆也。有真人而得謚者。嘉靖之邵元節。陶仲文也。其

有四字謚者亦元節仲文也謚至此可謂濫矣是何足算哉雖其躋三孤列九卿封伯爵而始也以方士進繼也被削奪矣是何足齒諸大臣之林哉夫四字之謚古所未聞初閣部以二謚擬呈世廟因併用之以示優典乎抑亦微寓其意使不與文武諸臣同也明遠史曰昔者高皇帝定謚其惡並著勇於功臣或按古法或建特義而錫之美名於泰王則曰愍於魯王則曰荒據行而名之雖愛子弗顧也斯所謂王者無私褒貶並行之道也永樂以來悉為褒嘉之與應謚者皆美非美者弗謚得之者榮弗得者淚而已矣豈無惡行惟抑之以隱惡矣豈無疵名亦易之以就嚴矣雖然後之高臣者觀乎其所以得必其位尊而賢有功也者也道德勲庸忠節表著者也品詣樹立可與文成武寧復先伯仲者也可以觀乎其所以不得必其奸邪貪鄙負君誤國者也驕恣淫奢跋扈不臣者也尸位肉食碌碌無恥者也可以觀乎其舉者與奪與改者時為王章所不廢也時為國憲所不容也時為公議所不誣也可以思而懼矣余故自洪武始迄於今茲集其人錄其易名文臣以劉文

成為首武臣以徐武寧為首斯二臣者德學才望昭代第一人也成啟運之鴻猷寧天下之偉蹟臣道之大何以尚之哉其次忠貞靖順因類書遺書請改者畧其初而從其更定已視者姑存之以備參核後有聞者嗣紀之庶今之遷歟得致云爾

### 集聖賢羣輔錄序

晉徵士陶靖節先生集聖賢羣輔錄二朱後學明遠民黎去非氏復廣而康之因序其簡端曰靖節之集該篇也大有為之志於是乎寓焉故名曰聖賢羣輔蓋取寅恭謙彌之義也名起於家貴於國標乎當時頌乎後模統是矣四凶五侯亦得並錄者所以備法戒也其例天子弗錄三皇五帝及七制三宗之類是也婦人弗錄有虞二妃周宣三母衛宗二順之類是也異世遠隔者弗錄作易四聖論語七遠民之類是也且夫有質隱而文揚有聲微而情劣瑜瑕不掩純顯互別覽者當自得之要使學者聞觀而起尚友古人勿忤於所謂聖賢羣輔者殆靖節之擬旨與昔朱紫陽謂詠荆軻一篇露出豪放本相吳草廬謂其始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豈無見而

云然惜哉與午遷移老終柳宅抱茲大志竟弗克信余嘗讀其詩曰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又曰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為之慷慨拊臆揮涕失聲嗚呼靖節之志至於如此良可惡矣焉知易世而降志靖節之所志而其所遇尤有甚焉者乎夫靖節於田橫兩客孟舒十人猶撫卷長歎不能已後之人仰高踪而翫遺墨其於靖節當何如哉靖節初錄本以世宙為序今為區別數目分類各紀目類之中仍次殷代其曰原集者靖節所自著其曰補集者代居靖節之前其曰嗣集者代居靖節之後其曰遺集者見閱既寡兼以善忘隨憶輒錄不復序世次焉俟有所得應踵書之歲在癸丑大淵獻大壯月朔壬申漫識

### 五言古詩選序

壹關於輯錄五言古詩方就軼有客過之坐定請觀焉因相與披閱首蘇屬國暨李都尉曰美哉五言古體之始也錄別深情至撫胸臆清氣和婉簡易自然開天之章已臻神妙至此乎次十九首曰美哉此枚叔之作而不盡然也用意警絕該理玄微興象玲瓏性情真婉蓄

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而匠心信口得之無意其化工乎至矣哉冠絕古今矣次樂府古辭曰亦十九詩人之作也神化所至不假雕繪而渾然天成非兩京之際何能至是次至曹思王曰美哉廣矣其體備矣悟遠骨蒼高華雄渾詞藻宏富過殷父兄續虎之稱八斗之譽夫豈過情乎不然何美之全也次王侍中劉文學曰仲宣雅邁公幹高峭瞻而不俳麗而不弱勝陳王之乘超七子之羣矣次開阮兵曰美哉其有建安之遺音乎興寄神遠恬淡自如典午一代斯為拔萃者乎次左記室曰飛揚震宕豪氣干雲非太冲奇才誰能為之次陸平原曰朝華夕秀其才如海晉室之美也次郭弘農曰精言秀調環佩珊珊信遠遊仙韻哉至於陶徵士曰美哉冲冲乎開千古平淡之宗抑何安閒曠適超洽機流而孤高絕物悠然自得民之遠也聖之清也其真孔門之伯夷乎次謝康樂曰美哉風神華電音節秀令殆得之天授者也六朝麗藻其斯為首出乎次謝法曹曰康樂之弟也夢中佳句克助乃昆矣次顏光祿曰與康樂齊名者也清水芙蓉鏤金錯采豈不詎矣次鮑參軍曰



氣質超凡，雄詞傑出，俊逸高名，豈取次克當之？次謝吏部曰：「工巧綺縠，明艷流精，奇之想清遠之韻，驚人問天後世，猶返慕焉。」又閻陳拾遺曰：「美哉，削浮靡之習，辟古雅之源，嗣宗而後，僅見此人。」允哉，唐之高蹈乎？中流砥柱，橫制頽波，如丹砂空青，物外難得之奇寶也。其然乎？次至張始興曰：「美哉，極沉鬱之思，創清淺之派，大雅哉！至於李翰林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源流明達，法度伯玉才之，迥追蹤子建，氣之雄並驅少陵，神矣哉！驚風泣鬼神，焰萬丈，天仙之姿，非學所能至也。至於杜工部曰：「美哉，極大而化之矣，金聲而玉振之集其大成，從心不踰，妙臻聖英，何容贅一詞乎？」次高常侍岑嘉州曰：「美哉，氣骨蒼雅，悲壯為宗，一則古意閑淡，深婉有情，一則英發奇遒，詣峻上，所以興杜陵，鳴和樹，幟感唐也。」次王右丞孟處士曰：「美哉，或風流秀雅，領悟靈空，鑒鑒衆珠，或神韻蕭幽，景味曠遠，微雲陳雨，莫不超然出塵，閑澹自得已。」次儲御史曰：「蕭疎真至，調造情悰，次常時昭曰：「幽寂入空，靜澗無際，次至韋蘇州曰：「美哉，發纖濃於蘭古，寄至味於淡泊，高雅清閒，氣象近遠，與靖節有

同調焉。次柳柳州曰：「精工深遠，語峭神清，絕去烟火，其陶業流乎？」次孟參謀曰：「研精刻苦，布景澄霽，所謂孟詩韓筆，其昌黎之勁敵乎？」次至韓吏部曰：「美哉，驅駕氣勢，雄偉不羣，撐決天垠，掀雷掣電，蓋雅陷廓清之功如是，是其起衰乎？因及其聯句曰：「出奇極變，旗鼓相當，詩境之無窮也。其若此乎？自茲以下，晚唐宋元，無選焉。客掩卷曰：「詩至矣哉，備矣盡矣，性情暢發，與世俱新，異曲同工，咸登美善，後有作者，其蔑以加於此矣。雖有他選，吾不敢請已，遂揖而出。」

#### 七言古詩選序

七言古詩，自春秋戰國間，如騷賦商歌，荀卿成相之屬，已有其句，然皆以三言造端，則全體未就。采葛婦純乎成篇，然中有用兮字，則句讀實分為二。如古歌楚詞，此又另為一體。白帝皇城和歌，載拾遺記，少昊之母上古之時，疑無厭調，必使人偽撰也。迨漢製作漸闕，於是純用七字，而無雜言，全取平聲，而無仄韻，則武帝柏梁實為七言古體之始。魏盛而後，張平子四愁獨自成家，其章法本於風人，句法原諸騷律，和平婉麗，結構天然，蓋

七言之祖也。魏有燕歌行，晉有白紵辭，皆微相樂之制。燕歌出於曹文，開千古妙境，白紵亦情詞綺麗，巧極形容。流及六朝，作者殊寡，惟鮑明遠、庾信、謝靈運、謝朓、王融、梁武帝父子，纖穠流麗，精妙輕盈，音響協調，已啟唐之源矣。王盧既興，義烏並起，其所為歌行，長篇體裁，太暢，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抑揚起伏，悲協宮商，開合轉承，咸中矩矱，而又傳以神精，宏以風藻，高華瀏亮，當美悠長，允可詠歌。沈雲卿繼之，典雅豐蔚，宋廷清麗之秀，瞻精工。至於李杜二大家，盡變出奇，窮高極遠，太白豪宕超逸，少陵沈鬱閑深，一以為仙，一以為聖，所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地負海涵，色羅萬彙，是奇才峻氣雄正，而能變大，而能化，爰以前無古人，後空作者也。其間雖以樂府創立題名，或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亦有八九言者，皆目為七言古詩，云同時之傳。若高常侍之澤岑嘉州之麗，王右丞之雅，莫不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得中，修短合度，為降而中唐，則有韓昌黎之雄偉，柳河東之峭拔，李長吉之幽奇，皆能獨開堂奧，卓冠宙合。又有張文昌、王仲初之樂府，真淡天成，元微之、白樂天

之長篇，婉明也。博七言古體，抑亦大備矣。讀者不必尊漢而卑晉，難處而易中，要以開闢而下。世產英才，猶質文之異尚，各有其至。如其因茲為什，會若性情，以我賦吟，契彼興象，而或得其氣骨，或得其風神，或得其詞藻，此道又不在漢唐而在今日矣。深造達源，大成可集，誰謂昭代不古處乎哉。

文

### 奉七世祖祔祀祖廟文

維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閏十一月丁酉朔起十一日  
丁未七代孫某等虔陳奠醴，牲帛之儀，昭告於顯七世祖考處士佐齋府君、顯七世祖妣邵氏、安人之神位前。曰：於皇始祖金紫光祿大夫中奉公以來，雲仍蕃昌，至於府君，凡七葉也。金紫廟建桃山之陰，多歷年所，邇於廟門前，辟地數畝，規模崇闢，巍巍乎大觀哉。則惟我府君明德廣業，俾得嘗祭之餘，供實助成之。於是我奉族子孫，恭議奉府君與從祖北奉西奉諸府君偕祔祀始祖之廟，亦越哉。子孫洪惟祖廟之建，權輿於府君之高祖鄉官龍泉府君營室鳩宗，詒我孫謀，今復益恢休緒。

有光於前人。龍泉府君作之於初。我府君述之於後。青  
構肯堂燕翼兆世。維茲吉蠲。肅奉棲禮。肅昭穆之經。德  
茂馨香之薦。奕奕明堂。烈祖張之芬芬。几筵烈祖康之  
燕及。皇天永錫祚胤。繩其祖武。啟我後人。尚饗。

### 諸祖祠廟告始祖文

惟我始祖。創業肇基。世居桃源。長發其祥。有國舍府君  
朝議府君為之。子有鄉官龍泉府君為之。孫繫惟龍泉  
府君作室底法。修其祖廟。以詒後昆。奕葉代蕃。至於皇  
明。啟運時則有若某某府君是為。七世。旬時厥後。有若  
某某府君是為。八世。暨十世十一世。於惟諸府君。懋宣  
明德。續乃舊服。亦既有年。迄於今茲。又歷數世。凡我子  
姓。懋叔統緒。於是廟門之前。拓地數畝。基宇軒敞。巍然  
改觀。咸藉諸府君嘗典助成厥美。俾我孫謀克弘先業。  
是諸府君之大有功於我始祖也。諸府君克以啟後之  
慈。仰就光前之孝也。茲謹考禮吉蠲。率諸廟君。祠於廟  
儀。協於典神。綏於室祖。功宗德作。述重光昭穆先後。歆  
我芬苾。景命有僕。悠久榮昌。謹告。

### 哭亡兄良驥文

癸巳年六月十六日庚戌時。方午。壺關幼子良驥。以疾  
卒。其父二九居士手歛之。為之蓋棺。墓諸舍後桃山之  
陽。明日哀慟不已。乃以其手植所生之茄子并魚羹稻  
飯茶葉之物。至其墳哭之。因書其哭之之詞。與兒生時  
所熟誦之書。凡三卷。焚之墳前。悽號失聲。其詞曰。嗚呼  
天乎。嗚呼。命乎。嗚呼。良驥乎。汝生於丁亥年三月十三  
日甲寅之亥時。至今年得七歲矣。無論汝容貌端潔。人  
人愛慕。而天性頗慧。迥殊常兒。知數識名。辭氣清利。自  
四歲時。在母懷中。偶仰望樓上花頭瓦。默識其數。以質  
母數之。果不差。隨以叩諸兄姊。皆未能如汝之明也。凡  
見聞分外伶俐。做事能以意會。汝母口授汝三字經千  
字文。悉已成誦。每夜臥恒誦數遍。乃寐。我則為汝暗書  
今年乃命汝隨伯父闕學。讀書寫字。俱勝諸同學者。每  
從外歸。我以世務俗冗。教汝恒誦律燈下卷。課三兩  
遍。汝即能背書聲。炳煥疾徐如意。聽之娓娓。可人。諸亞  
哥不及汝也。初讀大學。便徹青尾一字不爽。不漏夢。夢  
成章。句讀明。朗我則為汝大喜。至如詩歌。但讀句能言  
時聽之。即會。聞或自造數句。音調不合。然我習以為常。

不復為汝奇也。我聞古人云：早慧者多短命。我見汝聰穎不凡，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又聞相書有云：凡男兒唇太紅，多不壽。我見汝面白唇紅，且雙眸如漆，精光炯然，每有隱憂焉。惟幸其言之不驗也。嗚呼！豈意汝止得七歲而遽夭折乎？嗚呼！天乎！嗚呼！命乎！嗚呼！良驥乎！此兩言者，何於汝偏驗乎？父母於子，罔不望其遠大，或短命亦有十餘歲者，亦有二十三十歲者，猶得成人，傳後豈意聰明如汝，止得七歲乎？自古天福善人，斯為常理。汝父母行年五十，行已處世，無有不善，不知何故而鍾禍於汝也？嗚呼！天乎！嗚呼！命乎！嗚呼！良驥乎！自汝周歲，我即處館平洲，四五年間，歸家日少。父子之恩，雖深，懷抱之歡，不數。今年我不出館，汝又開學，出入家庭，耽樂於是何意？不踰半載而汝遂棄我去也。此情此恨，何有窮期？汝性不好弄，舉止如成人。於諸兄，姊獨無常兒爭鬬之習，所以四姊一兄及諸從姊兄於汝，極友愛。汝母憐汝特甚，而汝亦能孝順。雖時或受督責，不敢疾啼，惟依依懇膝下耳。我或怒汝，汝無不勸解，諫止者，所以祖母及伯叔兩母於汝，又極情愛。伯父叔父於汝，極嘉

尚也。汝聽從伯叔父，無不奉命唯謹。在塾雖酷暑流汗，不敢解衣在家，亦然。問之，則曰：伯父命也。汝今棄去，汝諸姊兄、祖母、伯叔父，母惜汝悼汝，又何有窮期？汝之得病，初以痘繼以瀉，繼以痢，積至十七八日而乃不起。我今年雖則在家，然以處政俗務，悠悠忽忽，終日出外，不得常常視汝病也。而汝乃竟不起，是汝之不起，我誤之也。汝他日有病，則恆羸弱，而此日反強健，能立能行，兩色依然，不改言語，不亂遺糞，亦有時變，因是汝母亦不甚憂冀汝之漸愈也。當汝病痢，自初十日起，即不復進飯，但飲茶及粥水而已。強以飲三兩，味旋即吐之。菱角柿乾小兒所嗜，都不願買。藥煎湯飲之，亦不效。如是者積至六七日而竟不起。或曰：此謂閉口痢，得是病者，雖神醫不能治。嗚呼！噫傷哉！是亦汝之命也。冀之致而致者也。獨恨我不於汝嬰疾之初，請醫調理，至於危殆，營救不及。百年懸痛，實在於斯。德慈蒼天，奚以解得汝舊年正月肚疼甚，遷幸若求醫食藥，旬餘乃愈。爾後聞或復疾旋疼，旋止來視者，皆云：此疾小兒常事，因不甚憂。致有今日。嗚呼！噫傷哉！自古父祖於子之手，繼代當然。

今汝乃阻於父之手，又最短命為人父者，痛悼何如？汝臨逝時，自母之懷，過父之懷，又自父之懷，過母之懷，見母提胸踊哭，大言止母提胸，勸母勿哭，既而連呼父母曰：「兒去矣，生受多謝，生受多謝，而後不語。」然兩眼仍炯然如生，至蓋棺終不瞑，嗚呼！汝真未應至此也。而何達至此乎？汝即至此，而猶有留戀父母之情，孝感父母之語，為汝父母者，痛悼又何如乎？嗚呼！天乎！嗚呼！命乎！嗚呼！良賤乎！汝父讀書悟理，原始反終，顏如寄歸之說，晝夜之道，獨惜汝聰明敏捷，未得成人，以傳諸後。父子之情，骨肉之慘，雙淚何時得乾？寸心安得不裂？自今以後，目常彷彿汝形，耳常彷彿汝聲，然而汝之體魄則已盡，桃山之陽也。嗚呼！噫傷哉！雖日讀萬卷書，痛竟難消，雖日飲千斛酒，恨終難遣也。汝生好食魚，次反菜，餌憶前月米貴，家人食粥，汝見餅中米少，語母曰：「兒今亦食粥可也。」時以羹代稻，汝得之甚喜，故以茶飯魚湯并羹角一盤，汝所嗜也。蒸茄子二枚，汝所種者也。汝父親其於汝之墳，汝生而聰穎，魂靈必不散滅，尚聽父言享之三，字經千字文，大學全書，汝所熟讀也。存諸笥中，我不忍

親焚之。墳上汝其收之。據古禮，年夜八歲為下殤之子，應服小功。汝七歲過半，可稱下殤，况又非常乎？汝墓近舍後，歲時雨露，便得以魚稻奠汝，汝其安之。嗚呼！  
啟

### 上劉中亭

伏以春風桃李，識為國之無私化雨，蒼莪慶育才之有造，調流白雪，和寡於千人，氣吐青雲，願輕乎萬戶，恭惟師臺。西江領袞，南浦橫檣，龍躍九霄，曾言而自獻鳳樓，百里信學道而愛人，甘露布鑑海之春，賴令劍為積刀，為牛德過桑麻，陟庭綠，福曜掛錦巖之岫，無復鼠有牙，雀有角，塵空槐棘，不勝清出，製錦之予以衡文，莫不天經地緯，從彈琴之餘，以東鐸，何非玉振金聲，曾證既遊吳公之門，澹臺亦入言子之室，某也玄多默，草夢久生花，望冕影之雙飛，良深仰止，冀馬羣之一顧，弗禁長鳴，幸逢舉選之期，謬辱品題之重，劍倚天外，匪誇采玉大官，雖處囊中，竊效毛生，脫穎橫機，禮樂三千字，斯其奮迅風雲，九萬程，敢不想哉。由是鼓吹詞林，梯航聖域，遮莫米薪采薪，獲邀知己之榮，庶幾為想為新，大副作

作人之望。隋侯珠諒無遺於合浦。卞氏璧必不泣於荆山。即他年麒麟之畫其形。正此日驟駟之蒙其鑿。

雜著

桐鄉侯晉封誥命

制詔使持節領太常協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緋魚袋。桐鄉侯惟光王功成以作人裁制羣品。雕琢成器。非天下奇材。罔克善鳴。迺君鍾靈龍門。毓質崑陽。言出絲綸。體符膠漆。在多賢中。惟君為最高。今將錫君盛典。其敬聽嘉命。君為君不荒。為臣不陂。為民不憂。臨事不哀。作物不危。文不偏。弘武不偏。張此君之賢聲。素著也。兼厥暉光。昭傳。惟十有二月暨聞。是配是協。聲為律。身為度。清風雅韻。曠克如君者。昔者虞帝恭己。康詠南風。民財以阜。民愜以解。時維君之功。虛侯製錦。而罕父和平。賴君在堂。不言而治。時維君之德。匡甲肆難。解戰和歌。度曲三終。戎行散時。維君之化。玄鶴二八。舒翼晉庭。西北雲飛。風雨感集。時維君之神。度及臨邛。嘉譙命君。傳心君子。好述雙羽。俱翔時維君之情。怡澤以舒。君之徽猷。曷可指計。雖異若神。鬼頑及魚。鳥嗜弗聞之。自予

一人之得君也。肅予玉音。罔不受命如響。又克禁子邪意。大聖元音。是用友淑女。湛嘉賓。鑒君標引。若同調。高。今君播當時。韻傳千古。猶久稽厥秩。豈曰得心於戲。為龍為鳳。黑。涵山。高水流之風。成玉式。金允。稱清廟明堂之器。其以南之龍遊西之鳳翔。晉君爵桐廬郡王。錫以越之麗水。吳之崑山。晉君爵桐廬郡王。錫以紫金魚袋。其開府儀同三司。領太常協律大夫。如故。君往念哉。並王高位。崇跨於今。尚永茂爾。嚴音對揚。我撫綏之明命。

苗將軍克賊步布

維元年十有一月甲子朔。征西大將軍武鄉侯都督幽州刺史。加授圓練招討等使。兼觀軍容使。賜一品服。俸臣苗如虎。謹遣左司馬虞揚。衛指揮臣苗威。右司寇散騎常侍臣苗勇。稽首頓首上言。綠林跋扈。供猛士驅除之資。黃草經營。籍雄師桓桓之力。夫既獲強世患。何容久緩天誅。逆賊樊光等。率其種族。觀窺神路。紛擾民居。竊曾比於拘倫。兼實難於狐兔。跳梁無忌。每晝伏而夜行。嘯聚有徒。或神出而鬼沒。饒魯城之牛角。祀典繫虛。



二九居集選卷九

順德黎景義



宗書

原姓篇

曰若稽古黃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是生昌意昌意字昌昌意昌意字昌娶蜀山氏曰昌僕是生顓頊號高陽氏高陽次妃曰勝瀆氏是生秦章秦章字秦秦章娶曰女嬌是生重黎亦曰黎黎名黎黎為祝融火正也而是時玄冥有別子曰重為句芒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楚觀射父曰少皞之衷也九夢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黎名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克復有重黎之後重黎名黎黎不忘舊者使復興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斯余黎得姓之所繇訪也余按世本商分封諸侯時則有若黎氏黎氏名黎漢為壺關隋初置黎城縣今隸山西潞州故黎侯城在縣東北一十八里或曰北正之裔受封於殷或曰契

子姓之胄以國為氏歷殷之季西伯戡黎黎一作阮衛處以中露泥中二邑其臣從之作式微旆師之詩春秋傳曰亦狄潞氏任鄆舒為政奪黎民地晉景公命荀林父滅潞殺鄆舒以潞子嬰兒歸因治兵於稷以累狄土立黎侯而運公十五年斯余黎族類之所由衍也苗裔日繁迄於秦漢有黎朱倉倉字黎相長沙王吳芮惠帝封為軹侯七百戶軹漢書傳四世黎起河孫吳有黎嬰與丁奉俱以武藝稱元魏之代黎巖起河間從太武皇帝平凉功封容城縣男加鷹揚將軍為燕郡守巖生鎮鎮名鎮鎮為員外散騎侍郎鎮生瓊瓊為員外郎瓊生景照景照字仕魏及周為安西將軍拜著作佐郎進號平南將軍右銀青光祿大夫六官建為外史上士復加征南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遷外史下大夫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自古以來德學勲名未見一世惟景照最著由是子孫滋蕃川陝之西楚豫之南多其後也唐有黎遠大曆十二年登進士第長於詩大曆黎幹黎幹字大大曆末為京兆尹兵部侍郎黎瑱太和





皆其後也。太史公曰：契為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故有殷宋宋等七氏。世本又有時氏、蕭氏、黎氏，則是黎氏出自其說。顏師要之契為帝嚳之子，帝嚳為少皞之孫，與高陽皆出於黃帝，其源流本同也。上古遠邈，傳聞難稽，雖漢唐之近，亦有不可附會者。但邇生民之始，當斷自北正，或亦有殷焉耳。

余始祖之東桃源，當在孝宗淳熙間。光澤堂記云：高宗建炎者訛也。蓋靖康建炎之亂，渡嶺居雄，至於淳熙，乃又自雄再遷也。

舊唐書中書公仕宋為朝奉，為光祿為金紫，二世傳。弼為朝議，皆顯秩也。考宋官制：金紫，光祿大夫正二品朝議大夫正六品；朝奉大夫從六品；朝奉郎正七品；光祿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本寺卿少卿丞，為寄祿官。元豐更制，以金紫光祿大夫換吏部尚書，以朝議大夫換左右司郎中，太常光祿少卿以朝奉大夫換後行郎中，以朝奉郎換左右司諫及後行員外郎。世表自一世至五世為一圖，取服盡五世之義。又自六世至十世為一圖，又自十一世至十五世為一圖。後倣

此內表外未俱倣此。

大書始祖不名。二世以下皆以名列。統於一專也。其分註首書某公子，以長幼為序。次書字。書號。書行。次書配某氏。生幾子。幾女。次書年壽幾十歲。次書葬地。兄弟行。惟同父者以齒先後。若通族，則以統宗而分派。聯屬相生。至其齒之長幼，則年表可考。

分註首書某公幾子。繫所生也。第二圖不必仍舉五世矣。書字號行。書配書生子女，所以互見也。書配者，元配也。或繼曰繼配某氏。或庶曰妾某氏。書生幾子，列其名。有為人後者，書出繼書生幾女，曰歸某氏。凡子女各繫其配所生。

書年壽。六十以下曰年。六十以上曰壽。內未亦然。為人後者，大書繫所後者之下。其分註於父曰繼子某。於子曰某公繼子。自幼抱育者，於父曰養子某。於子曰某公養子。

既娶無子，亦無繼者，書無嗣。未娶不繼。書娶卒，配更嫁者，書改適。

登仕顯揚者，大書官職履歷於分註之左。年月可攷。悉

詳錄之。

或問孔子之射於矍相也。為人後者不入。何絕之深也。曰為人後者。為義不為利。是故非大宗不後。非繼祖與禰不後。非五服不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尊始祖也。後繼祖與禰。重小宗之適也。後五服親也。不忍其親伯叔昆弟之無嗣。乃承父命。乃命其子而為之。後也。皆義也。義。攝乎禮。安乎仁。今也利財產而為之。非聖人之教也。謂他人父。何忍乎。是故非三者。雖無子。不必置後。曰不斬其祀。與曰否。禮記曰。殯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何斬祀之有。

曰。自幼抱育者。雖非五服之親。亦可以為後乎。曰。可。慈養之恩。比於所生。亦有天性之愛焉。不可謂疎。昭穆得序。不可謂悖。孩而受育。弗知其財產厚薄。不可謂利。若是為後。如之何不可。

禮曰。丈夫冠而不為殯。婦人笄而不為殯。故殯有三等。而書曰。蚤卒。為其有成人之行。不以年少而沒也。昔者童汪錡死於郎。魯人欲勿殯。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殯也。不亦可乎。

仕宦必書表賢才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文者。唐人云。世尚男作匠。護兒兒作相。雖後諱言。良可省惕爾。

春秋有詳惡之義。曰為親者也。為尊者也。為賢者也。吾宗書之。述親。尊尊賢賢。其義備。是故竊倒於孔子。凡惡行辱宗者。詳而不書。

吾宗人有育異姓之子為後。及幼子從後妻歸同居者。雖已或派。分掌產業。亦不書。吾宗人有出為異姓後。及幼從母更依他人者。雖已改姓。居與鄉。必書。

原吾姓攸始。允自北正。豈有殷。雖枝派相承。而歷代祖湮。弗可得而詳也。始遷為祖。維中奉公。自是其後。皆公之胤。世次明確。前不冒矣。後不濫矣。

初祖世世適長子相繼。通族人共宗之。所謂繼別為大宗。百世不遷者也。高祖適長子相繼。四世之內。同父昆弟。至於三從昆弟共宗之。所謂繼禰為小宗。五世則遷者也。五世服盡。則各自為宗。漢唐諸儒。謂族人一身事四宗。蓋泥高曾祖禰之文耳。夫小宗以五世為率。緣初言之曰繼禰。緣終之曰繼高祖。非分而為四也。吾大宗

自始祖而來。通長相承。於余昆弟行為子猷氏。子猷氏之子為承宰氏。至承宰諸子行方十有六代矣。其各為小宗者不一焉。

凡子孫衆多。則各從其祖分房號。如吾宗隸介石公以後。曰亭屋房。庚三公以後。曰新屋房。天然公以後。曰三門頭房。鵬翼公以後。曰夏屋房。龍泉公二子。長哲巷公以後。曰南便房。次為軒公三子。伯素行公以後。曰樓屋房。仲配乾公以後。曰潞頭房。李厲齊公以後。曰涵頭房。惟三門頭房。傳三世而失系。

國家編戶立籍。有民有軍。吾宗為民籍者二十餘戶。初屬南海縣。景奉間。分南海地。設順德縣。則又屬順德。都曰西淋堡。曰都粘。其田產亦有寄籍別縣者。軍籍則有補調。或近或遠。隸各衛所。一戶黎叔雅。洪武十六年為朱盡職目。收集事。充鎮南衛軍。後調善安衛左所。弘治十一年。照奉陳吉地方事。例改解附近廣州左衛寄操。後實撥龍水守禦千戶所。入伍。一戶黎以義。洪武二十七年。為採集軍士事。與正戶黎貳奇。共充碣石衛捷勝守禦千戶所軍。此二戶俱為樓屋房。一戶黎貳奇。為南

便房。即與貼戶黎以義同採集者也。一戶黎仲文。洪武十六年。為收集事。充鎮南衛軍。後調善安衛守禦千戶所。此為夏屋房。今子孫在營生長。世系未悉。又聞其調雲南云。又一戶黎文端。充鎮南衛軍。調南丹衛所。一戶黎觀祖。充鎮南衛軍。調青州衛。又調天津衛右所。一戶黎道齊。充惠州衛右所軍。此三戶俱故絕。

內表大書某氏。分註首書某公元配。或某公繼配。次書某鄉人。次書其父名字號官。次書長季之序。次書所生子女。次書年壽墓地。

側室亦大書某氏。例低一字。以別適庶。分註首書某公妻。或次妻。次書其鄉。其父。其所生子女。其年壽。若止生女。附世表分註。

禮稱妻。附於妻祖姑。夫廟可祔。則請可書。故凡妻有子者。皆得大書。母以子貴也。妻而有子。以承宗也。妻而無子。妻而有子。以承宗也。母有通庶子。無貴賤。內有不夫書者三。一曰大歸。一曰改適。一曰妾之無子者。內有封品。或以夫貴。或以子貴。或以孫貴。俱大書分註。

之左

外表俱小書某公第幾女。歸某鄉某氏。生幾子。名某。字某。受某官封。其有再適者。但書其後。而盡削其前。以前已義絕也。亦以示當從一之意也。

大書書名。自始祖視子孫也。尊也。分註書字。書號。自子視父也。卑也。其書名者。字號關也。內外表分註。妻於夫。女於父。皆不名。卑從尊也。妻之父。女之夫。若子。則名字號皆書。欲其詳而可致也。

年表非特記生終。亦以考世系也。余觀周密齋東野語。稱歐陽氏詢生通。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禦黃巢之亂。自琮八世生萬。為安福令。而文忠公修為萬九世孫。詢生唐初。至輩時幾三百年。僅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百四十年。乃得十六世。恐無是理。此亦歲代未詳所致也。使其生平核實。寧詒此譏邪。

凡祠廟有官爵書廟。無官爵書祠。一以彰榮。一以避僭。我始祖廟。乃三世祖龍泉公所建。在元至元間。三世祖祠乃近代子孫積貯膏金所建。落成於崇禎七年甲戌。冬官祖廟。乃我曹祖太守虛谷公所建。落成於嘉靖四

十二年癸亥。獨太守公官列文夫。階崇四品。而至今猶未立廟。斯我子孫之責也。

凡家塾先書山名。次隨其方向。各區分別類書。其附墓者。書在某祖之下。及左右。明有本也。世有感風水。貪富貴。因而犯祖與族爭。而不顧明於此義。可以息矣。王制云。墓地不請。言有族墓之序。人不得而請求。已不得而私與也。余見今人有私鬻祖山地於人。而不墓其親者矣。故述家塾辨兆域。前後左右悉誌其定所。使人知首邱之義。而或祖地有限。必當別買一區。以襄大事。俾各從所親。而耐焉。以完子職。以盡人心。仁孝詣謀。莫大於此。

祭田必分列某祖所置。俾其子孫各守其業。以供享祀。他房不得混爭矣。近有建置不明。爭訟不已者。或專利自私。或乘釁侵奪。甚非所以敬祖宗。睦九族也。不可不戒。

宋范文正公仲淹置義田以贍族人。余嘗慕之。余族數百人。凡讀書入學。聘取嫁女。養老恤孤。喪葬之費。得田數百畝。籍其所入。立制度。足以助其不給。擇族之賢而

長者掌其事。每歲撰其多寡而頒之。有餘貯俟來歲。毋得以質子錢。毋得以資調訟。此甚非難為也。余力固未逮。然而如文正公所為。修其業。承其志。豈果乏人哉。行錄上篇載祖考。下篇載祖妣。其同傳者。非以詳畧而有異見。一皆據事實書。表揚實行。或節其一惠。不敢虛誣。至於攷問文詳。及見生世者。俟續紀。

文錄上篇載文。下篇載詩。咸有關於宗族之大者。若詩已擇全集。則畧選登錄。而標其書名。與其序言。余不繁贅。

首誌命。尊王言也。次治蹟。揚祖功也。次序誥。重實行也。次撰著。表文章也。述者殘缺必錄。闡幽隱也。近者荒飾必闕。垂徵信也。詩詞或吾所詠作。或人所贈答。各以類編。不拘古今也。

宗訓分目彙集。一本經史。聖賢嘉言甚行。定為法律。及其總論大旨。警戒痛切。悉輯錄以備命提。

大傳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其宗子之職乎。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

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歸器必獻其上。具二牲獻其賢。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能私祭。其族人。事宗子之禮乎。夫專祖故敬宗。敬宗專祖之義也。吾願與宗人篤行之。宗法既立。吾欲行懲罰之令於祠堂。宗子司之。推族之賢明老成者而立為宗正。以依之。歲正月吉。及祭祀之期。族人咸集。凡子弟為不肖之行。者公舉其罪。宗子宗正。嚴申戒諭。弗率。則威以覆楚。猶弗率。則告之祖考。屏出祠堂。不齒。必俟其怨艾改愆。方許復進。

教誨子孫。蒙養尤亟。人皆知之。然姑息而失教亦多矣。余用是不厭詳錄。復詳蒙訓。

女子之教。有與男子不同。故又別集一篇。統著於後。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難。孔子於庸行庸言。每曰。未能。曰。何有。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然而不可不勉也。夫學為最上。僅得殿中。學止於中。斯下達矣。且有不自勵。以己不能。而反笑人能者。尤為頑惡。國公曰。相小人。厥子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孟子曰。教子不行。則反夷矣。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斯真不肖之言也。嗚呼。吾子孫其鑒於茲。

義例略矣。十三篇所述備矣。蓋自余弱歲至於今幾二十年。然後宗書得其所。我賢子孫繼志述事。世世嗣脩引之。無疆敬之哉。崇禎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世表篇

內美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德華建。奕葉蟬嫣。所由來邇矣。是故作述。繼承昭穆迭叙。有一世焉。有世世焉。匪一世罔以啟世世之隆。匪世世罔以流一世之澤。古之名宗。所以克世其世也。是故觀乎其世。孰為父乎。孰為昆弟。孰為子孫。而代系明矣。孰為父乎。而慈且孝。孰為昆弟。而友且恭。孰為祖孫。而愛且敬。而倫彝修矣。孰為大宗。孰為小宗。一本迥其自生。九族睦乎同姓。而情誼篤矣。嗟乎。雲初蕃育。其麗不億。而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念水木之原。睹支流之合。猶弗慎微。親避。承德立身。掩先猷。辱族屬。是謂不世其世。惜哉。傷乎。余稽古。人象賢。則蘇廷碩。柳諭象。並美。則荀八龍。陳二難。連務。則桓之都焉。楊之秉賜。至於蓋愆。則湯有安世。周有延年。祀族則玄齡有遺愛。如晦有荷觀。所以嗣世。亦法鑒之者也。余見今人。弗克自樹。假別宗之顯者。以誇崇二本。

混姓冒異。潰風識者鄙之。端木一賜。頗孫一師。特與聖門。揚名於永。謀何必他人哉。故發憤創業。安在不可起。宗。隕越於下。先靈憫之。斯漢臣不附梁公。而隴西以陵為恥也。嗚呼。吾宗之有世遠矣。列乎其世者。亦忍克世其世哉。

內表篇

內美曰。余讀記大傳。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刑家之正。豈不籍迷相哉。大遠有言。易基乾坤。詩始閨。離書美。離降。春秋識不親。迎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昔者周太姜。太任。太姒。代鍾懿德。為生聖嗣。奮斯味焉。肅穆著而女士。釐徽音。彰而祚胤。錫賁其然乎。乃若魯敬姜。方績不淫。亞聖之母。三遷斷織。蓋光顯賢。東萊齊眉。桓少君提甕。修行婦道。母教玉成。克贊君子。內助之則也。義聽協。嫡庶明。而餘慶流於無疆矣。不肖謹記初祖妣以來。列為世表。今後世仰觀。燕譽孔揚。要之以貞順為本。

外表篇

內美曰自古含章代終中饋貞吉。非獨婦道修也。始由諸未字之教焉。女子適人。遠父母兄弟。事舅姑。奉宗廟。承祭祀。著代內夫家矣。然賢否攸成。莫不叩其自出。斯千之辛章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福。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蓋嚴婉婉之聽從。而原生鞠之訓誨也。婚嫁之聯。舅甥之誼。殆未可忽矣。為人母者。為人婦者。人子其道。寧或殊哉。國者執其成說。必以為從人。固外而畧之。不敢道。隘矣。大余於是悉著其所適別作表附宗書為一篇。後之子姓得以覽焉。

年表篇

內美曰。死生之於人大矣。原始反終。存不忤於宗族。亡不愧為人祖考。斯其人允可述而志也。父母全而生之。身全而歸之。終身無失道之行。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不肖之嗣。念其存歿永不一之思。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悽愴之心。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如將見之。君子有終身之畏。忘日之謂也。子貢稱孔

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此豈苟焉者耶。彼閭巷之夫才性中庸。仰瞻聖人。其不可同年語矣。要使修行砥名。聲施於沒世。有足多者。守其身所以事親。修其身所以立命。古人豈欺我哉。今編輯宗書。著年表。合生年而識之一晝夜。盡順宰也。隨今古為先後。若天運也。昭穆直書。重不失倫也。愛日之誠。連達之厚。於是子存以興仁考也。乾稱父。坤稱母。其道相成。考不遺妣也。考錄諸前妣錄諸後。分上下二篇。內外有別也。匪獨記其月日。叙其長幼而已也。

祠廟篇

內美曰。古者王立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蓋祭法也。孔子稱武王周公為達考。曰春秋修其祖廟。繼述之善。茂以加矣。秦漢而後。廢封建。設官代。殊禮制。亦改故祭祀之典。惟天子如古法。凡廟昭舉。若夫臣下度數未聞焉。雖然。人子若孫。連養繼孝。祭其先人。高曾祖稱上達。始祖靡不為矣。錢我思成。何必問爵之有無。杖之崇卑也。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又曰。喪不處居。為無廟也。宋萊子。晝嘗輯家禮。四將之祭。祠堂之



式儀節獨詳。昭代創制顯庸。作大明集禮。著今天下。大畧與家禮弗殊。此當今之制。庶人皆克修祠。特饗展厥孝思。而況浚明有家。卿宰之軋乎。吾初祖宋金紫光祿大夫。暨三世祖鄉官亦既作廟。翼翼寢成。孔安矣。逮我皇明。永都總興。五馬成德。肯構肯堂。美哉輪焉。美哉矣焉。爰是仰視棟桷。俯察几筵。萃精神致孝享乎若孫。濟濟然咸得以其時肅。雖駸奔於其間。嗚呼。感哉。述祠廟。

家塾篇

內美曰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正養位。辨墓域。守墓禁。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墓而掌其禁令。凡爭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屬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自天子至於庶人有尊卑之等。威疎之殺。左右之序。遠近之宜。所謂墓之以禮。孝敬之道也。後世乃眩陰陽拘忌之說。妄食富榮。或久而不差。或墓之遠方。或發掘遷徙。或侵奪紛爭。嗟乎。豈不悖哉。吾宗所居鄉崇岡鎮其中。是為桃山。備齒而西半里而近。曰珠山。又折而西北十里而近。曰都粘山。

在番禺曰屏山。其南十至而遠。曰南山。其東北三十至而遠。曰鍾村山。皆余列祖藏魄之所也。孔子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者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故死而必葬。葬而勿遠。毋發遷。毋爭奪。歲時詹拜。永言哀慕。而福慶長矣。今有顯揚勲庸。澤延後嗣。考其先世墳壠。何其及夫。官或之日。竭力營求。自以為得善地。而裏微不振。續舉同聞。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述家塾。

祭田篇

內美曰。人之有祭也。祭之有田也。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夫人冬至享始祖。立春享先祖。季秋享欄。生終有祀。伏臘有薦。當是時也。則祭諸廟。或祭諸寢。禮也。春清明。秋寒露。孝子傷慕。當是時也。則祭諸塋。禮也。夫擇其令辰。奉其犧牲。蠲其蠶臡。裡其酒醴。美其冠服。鳴其竹革。帥其子姓。虔其宗祀。以安脩其祖妣百禮既至。於是乎取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之詩。於是乎歌之。孟乎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則不敢以宴。信哉是言也。述祭田。

行錄篇

內美閣宗書修賢列傳。仰思祖考功德。泣然流涕曰。於戲傳記之義大矣哉。詩稱詒厥孫謀。言言鑽乃舊服。是故不朽之業。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始未嘗不昌熾於歷。而枝派精陵夷也。非以其祖猷弗彰。後人無攸興起。自底不類哉。余宗自宋室南遷。金元踵亂。明興。聖人受命。龍戰多年。景泰之初。黃賊肆掠。兵火之變。烈矣。家乘散逸。厝逝人遐。前業微美。舉什七九。悲夫悲夫。余生也晚。間嘗閱羅放失與夫耳目所及。累得其概。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咸彬彬有其文質焉。柳玘曰。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總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玘類。衆皆指之。雖是觀之。化奢麗為世同流。可不戒與。語曰。世宦不若世德。世宦多微。世德易振。非虛言也。在昔號名宗者。必先善族。善族之道。莫大乎立教。立教之道。莫大乎揚先。先休丕揚。則賢者如法。不賢者知懼。懇絕芬躅。宗斯勿替矣。雖然。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三者之恥。吾知免夫。於是忘其燕陋。謹按初祖以來。迄於身行。

論撰列傳。登齊美業。謨烈以昭。建子孫。儀表傳示。無極。

文錄篇

內美閣門讀先人遺書。不覺掩卷而三嘆也。曰。京兆文章。初無慮累。贖云。惟我先祿流芬。冬官接軌。於今十有餘世。代產賢達。彪辭巨義。當有可觀。乃今所獲。親者僅什一。於千百。豈非歷年久遠。兵戎火盜。播遷散寄之所。致與夫自有宋來。幾五百載。為谷為陵。猶多變易。而況於文哉。孔子慨杞宋之無徵。由文獻之不足。吾謂有華有實。不獻不文。是故能為文者。未有不賢者也。余生不敏。無以湛道。得英。上探金匱石室之藏。發揮大業。是用未克揚顯。以為吾宗先。至於先世遺墨。壁藏鮮籍。口碑靡訪。亦最不幸焉耳矣。然而揀選撫過。猶獲轉如左者。若而篇。若宸翰宸錫。若名筆贈遺。若親友獻。若祖宗撰次。德與功而俱垂。言與行而並耀。嗚呼。休哉。美必汗牛充棟。迺足徵先烈。雖我孫子。有能讀其書。而知其人者乎。考文景獻。閱風而興起。為之先者。奮乎百世之上。亦可以不孤矣。

宗訓篇



交友易竟大象  
王覽漢書  
李勣司馬公  
交與朋友之道天性也長幼有序一先一後所謂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首訓徐行世間閱牆之變盡歸財產不平啟其釁端致成讎敵使稍知讓豈至於此故次訓讓產異處則翕和之雅新疎如路人合巹則天顯之情常親而愈篤雖勢或必分而誼當勿睽故次訓同居新徙就業咸資師友循誘之善歲規之益所繫大矣生身有父子行義有君臣而傳道則有師弟同氣有友恭敬體有唱隨而責善則有切偲人之大倫必不可缺故次訓從師交友

也喪禮之為君公士大夫及其母妻服也此當省者也祭禮之為人婦人之並祭也此當華者也登下周運之節因之有裁焉且夫拜跪多則筋力倦筋力倦則欠伸踞倚而敬衰焉是故過於畧者慢過於繁者苛不慢不苛可謂知禮矣故曰立於禮又曰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吾慮夫人之不知禮也夫人而知禮也在家必為令子在國必為良臣

義之訓第四刑家易家人詩思齊禮內則曲禮南容異姓柳公郵族柳公歸氏鄉鈞李元陽急公違大義傳子式慈切孔子大學孟子庖餽受僕易六二白通異文暢奔與五箇字體骨未送厚居內外統於尊者禮法端嚴詹仰型範風自火出身修家齊是謂德義族人熙熙枝葉同根六行嫻卹且及藏舊矧吾一體扶持濟助急病讓美鄰里鄉黨由此而推是謂行義踐土食毛荷君之德素来布縷惟正之供若竊利道稅號為頑民貽害里甲怨禍滋叢苟能反之輸納勿後是謂先義鞠衷出乎天性保赤本諸誠米窮苦顛

達無怙無恃彌可矜閭閻吾幼以及人之幼是謂盡義  
藏獲鰥寡給使我令當恩信相倚視如手足不得暴虐  
是謂廣義世人奸淫騙盜殺人不少之事僧徒尤多而  
浮者悅其空寂愚者信其禍福縉紳士夫亦所不免傷  
教敗化莫此為甚余切悲之夫拜跪胡亮孰與敬事祖  
宗布施空釋孰與周賑井閭有識者起及經守道明理  
循法務民遠鬼弗惑於邪可以積德可以正俗是謂知義也  
勤之訓第五士業書說命詩敬之孔子子夏孟子管仲  
家刻朱子呂東萊類大家訓程伯川張橫渠言  
安定程明道李樂庵農業書論民教並重  
工孔子托管仲商賈管仲  
禮楚國語  
內美曰四民之業各明其達攻其事外此則為游民且  
流而為丐流而為盜賊者有之矣夫儒者之學四書五  
經經家語周禮春秋傳史記通鑑綱目性理考及諸  
子大家皆所以進德居業之方修齊治平之術考古通  
今之具也昔人或閉戶重恩不窺園圃或囊螢掃葉擊  
壁點燈或隸髮刺股苦茹熊膽或負薪掛角為人書傭  
辛勞靡輟誠可師矣欲聰明益神知非勤弗悟暢四支

發事業非勤弗達。明之行之非勤弗成。雖然農工商賈必皆讀書識字而後可。不獨士爾也。古者取士有孝弟力田之科。是農者即士也。伊尹居莘一農夫耳。而豈廢詩書不事哉。工商亦然。但既為厥業。必勤過克有成。邇謂工商之子遂不得為士也。

儉之訓第六。飲食。曲禮五。燕食。玉藻六。飲酒。禮記。王制。十。司馬公。鄭玄。居。禮記。檀弓。九。孔子。仲。何。子。貢。說。器用。禮記。檀弓。九。孔子。仲。何。子。貢。說。器用。禮記。檀弓。九。孔子。仲。何。子。貢。說。

內美曰保身成家。莫善於儉。孔子曰。禮與莫奢也。率儉。曾子曰。用之者舒則財恆足。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皆所以為儉也。昔之奢者。裘馬居食之費而已。近世則有博諸般賭之事。貪饕人之所有。競相博賽。姦徒乘之以漁利。誑誘不肖子弟。設酒餽聲伎以陷之。雖有所勝。竟亦散失。四視敝家已滿然矣。昔之奢者。珍其飲食。炫其衣服。崇其宮室。華其器物。猶斯季之今。則妾以與人。父母妻子皆莫之顧。爰是衣不蔽體。居無立錫。如喪家之狗。為鄉閭笑。亦復朋黨哭。聚作盜賊。戕軀命。瘞



源。歷勝國及今四百餘載。子孫蕃衍。至於余十有四代矣。舊有族譜。乃經宋元兵火之餘。通亡散亂。代既久遠。文獻莫徵。先人嘉言懿行。十弗傳一。傷哉。譜之未得其所以也。先是族人一再修之。已有成緒。第法不明。備辭不雅馴。未就全美。余心慨焉。適者欲即祖宗故牒。質以父老遺言。竊取五者之旨。大為纂輯。改世系序昭穆。明本文繫。配宗法為之例。世次為之表。行誼為之傳。老少生終。識其時。祠墓遠近。書其地。信者詳之。疑者闕之。以成一家之史。俾吾子孫披覽有所感發。勉植德業。恢弘先世之休。是用紹前啟後。蓋庶幾哉。然有志未逮。姑述其槩於茲。且告宗人之同志者。居數載。族叔父擬易氏諡。內美曰。族譜所繫巨矣。先述往事。惠來者。整齊其世傳。非而弗能。而其悲感諸內。其唯唯謝弗敢當。又數歲。族世父公昭氏諡內美曰。族譜不修久矣。光前垂後。而有志而烏可弗懇成諸內。美唯唯謝弗敢當。然亦弗敢辭。乃退而深惟曰。善述者祖宗之慶也。自立者合族之帥也。自我始祖創業。積仁累功。以有吾子孫。高曾祖考。世德作求。詒謀稱盛。然其幽虛稱以為未足。屬望甚遠。

也。耀日公之言。惘乎有餘悲焉。小子不敏。既未能昭崇德業。力學名世。先于前人。庶幾修明譜牒。序本系。率同宗之衆。盡孝友守禮義。敦行學文。當有立身行道。流徽於無涯。此非虛願也。且不肖嘗論謨光世之美。作列傳十數篇。又編集詞章。來宣嘉言。欲傳諸不朽。為吾宗大訓。苟不備載成書。令宗族靡所觀感。致列祖肇基。續緒之威。德靡顯。墮先君子所言。時予之辜大矣。於是論次其文。將成。兄景仁曰。而述宗書。體裁甚善。昔人作族譜。自其父以至高祖。婚宦年日皆書。而他。不書曰。詳其所自出也。自其父至高祖皆詳。而他則名曰。尊其所自出也。夫譜既繫於族也。自尊則近。私自詳則近。隘二者交讓。而今所述何所取。衷內美曰。余述宗書。未前載。詒書世遠。將來也。余何取衷哉。光天下稱頌周公。作大雅生民。皇矣大明。下武詩。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逮公劉。以尊后稷也。世及之序。罔弗詳矣。是故惟始祖不名。二世以下。大宗小宗。統繫於一人。尊之至也。孝之大也。無私之極也。子姓雖繁。莫不各有其自出。人人詳之。又何隘焉。於是終光君子未就之志。悉指前

代舊聞。採諸父兄所護記。按其成法。著於篇。

厥初生民時。維軒轅。夏及高陽。誕黎賁孫。北正司地。有姓伊始。虞夏殷周。傳德萬世。述原姓第一。

樹義以明意。真例以作法。而后子孫有以觀感。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述義例第二。

吾之有世。發祥中峯公。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宋元以來。咸於皇明。天道地處。光昌無疆。述世表第三。

易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好逑相德。福履長矣。后夔取有仍而生封豕。叔向取子

靈而費羊舌。可不慎哉。述內表第四。

周禮內宗。掌宗廟祭祀同姓之女。列職春官。雖禮從所歸。而辨教有自。述外表第五。

人不忝厥生。不憾厥死。可以著代。先後有光。歲月之徂。易盡。孝敬之思何窮。述年表上下第六。

太玄之增。曰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文。曰鴻文無範。迄于川。言有廟也。述祠廟第七。

太公封營邱。五世皆反。蓋于周。不忘本也。孔子合墓於防。封之崇四。天曰不可以弗識也。古之賢聖。萬世之則。

述家聲第八。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四時流焉。五思致焉。外則盡物。內則盡志。匪田曷供。述祭田第九。

或修諸家。或獻諸廷。忠孝護。炳蔚史冊。刑子之。思齊嗣徽。貞節淑慈。列女立傳。述行錄上下第十。

文章著作。宣昭德行。仁人贈言。芬懿攸彰。詠調聲詩。其運亦然。述文錄上下第十一。

立規爲明訓誨。豈僅爲一家。乃爲通族也。有賢宗子。躬行率教。其責綦重。子弟良楷。實判於斯。述宗訓第十二。

我黎氏肇居桃源。方宋南渡。充類辟毒。蒙古改步。夏沒於夷。百餘年間。國籍湮淪。於是皇明開運。賴表歸化。數世以來。文治隆盛。生其際者。咸彬彬於文學。蓋閭閻諸當

時。紀載闕。禁如也。泊內美之生。年僅數日。遭家不造。環懷在疚。嘗悲聞口澤。不終屬而泣血也。亂傳故有族

譜。既得而覽之。殘缺特甚。列祖謚諡。靡所表著。字號生終。相感蓋祭。多所放軼。而諸父昆弟。亦謙遜未達。

內美慨然。思以此推本先世之盛德。聯睦宗族。遂肩厥任。謹識所傳聞。廣徵旁搜。由疎得親。由近得遠。綜十數



代之行事。上記雄遠。下至於茲。頗稱條貫矣。夫期十有二月。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庶績咸熙。禪代循環。運行無極。余有取焉。述原姓義例四表。祠廟家塾祭田二錄。宗訓而序其大畧。壽之梨棗。藏諸祖廟。俟後世令子聞孫。第十三

內美曰。余述宗書。將一紀。而當崇禎十六年。太歲在昭陽協洽孟夏之月。既生魄。書成。凡十有三篇。

世五

說

宗書祠廟圖說八段

按大明會典。國初品官。廟制未定。大明集禮。推故宋儒宋禮。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代之主。亦以四仲月祭。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享於寢之禮。亦與品官畧同。祠堂制度。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緣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如扃閉。祠堂之內。迤北一祭。用板限隔為四龕。每龕內置一桌。高曾祖禰四代神主。各藏於櫃中。置於桌上。南面。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桌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兩階之間。又置香桌如之。若貧家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厨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王肅敏公廷相曰。家禮祠廟神位。何以高曾祖考。自西而東。曰神道尚右。此漢儒之臆說也。非古昔之禮制如

此矣。何以言之。古者廟制。大夫士東房西室。見於儀禮圖可考。其廟有堂。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祭曰棟。次棟曰楹。楹前曰殿。今之按厝也。棟後楹之下為壁。而間戶牖為房室。戶在東近房。牖在西直室。戶牖之間曰依。乃堂之正中。尊者所處。所謂客位是也。戶既偏東。則室最深隱。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南隅謂之要。東北隅謂之窻。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是以寢廟以室為主。而神坐東向。祭者西向。以從事。雖其事勢不得不然。爾後世之廟。既無房室之制。皆南向中門。如古之堂焉。若如家禮之位。次自西而東。不惟與古人神坐東向之禮不合。且於今之廟制。無所取義。蓋事體之宜乎。況生時所處。燕賓客。奉親長。訓子姓。莫不於中堂取正。而居之。殿乃偏於室之一隅。而祭之。又豈事死如事生之義哉。徒泥夫神道尚右之說。而不能因時制宜。皆信古不通者也。今士庶之家。宜遵本朝集禮圖制。為平高祖曾祖分中。祖在為東。考在為西。各為龕室。隔別其位。庶於今之祠廟事體。不至乖戾。而家禮不必深泥矣。程子曰。作主身高一尺二寸。象十有二月。博三十分。象

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跋方四寸。象四時。題主之式。中書曰。明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號某。行幾。神主。勿書某考。兩旁左書生年月日時。及早年。右書卒年月日時。及葬地。外書顯考某官某號府君神主。或顯祖考顯曾祖考顯高祖考。或稱處士。秀士。或稱幾公。旁題主記者之名。其孝子孝孫。曾孫玄孫。隨屬而稱。不書姓。易世則改題之。

或問庶子所生之母死。題其主當何如。朱子曰。若避嫡母。止稱妣。以別之。不書顯。余按妾有子。則旁題奉祀應

書其所生之子。由母言之。庶不可以匹嫡。而由其子視之。則均有母道也。稽古服制。嫡子為庶母總。今考墓錄。改為杖期。而庶子為所生母斬衰三年。與父母無異。斯乃盡倫定極。得禮之中仁之至。義之盡。使天下母子之情。分俱伸焉。嫡子且重之。況所生之子乎。以此推之。生母書顯。亦無不可。或又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題施於所尊。以下不用。余按妻無子。則不書旁題。若有子者。雖夫在。當書其子奉祀。亦有後也。亦所以慰亡妻之情。而使其子得盡事母之孝也。

宗廟之禮。親親而尊尊。故立廟以上祀四代。所以伸愛親之情也。吾家廟祀。若高曾祖考之統。神主祝文。題稱定矣。至於高祖以上。凡親盡無服之祖。則皆推原世次。自始祖而下。逮及二世三世。世以為稱。雖別廟特祀。十有餘世者。亦然。斯蓋不忘大宗。統於一尊之誼也。其旁題幾代孫。則各屬其祖書之。墓石做此。

按禮記云。祔必以其昭穆。蓋古之廟制。左昭右穆。父昭子穆。而祖與孫則同為昭穆。故孫死。則祔於祖。昭昭穆穆也。今士大夫皆並奉其高曾祖考同堂共祀。既非左右異廟之制。而能建祠堂者。又皆歷世專祀。無復以次祔遷之禮。且凡有子孫。皆各自主其祭。不謂之祔。今而謂之祔者。則旁親之無復者也。旁親無復者。於父為親。然則古以孫祔位於祖。今以子祔食於父。非素昭穆之序也。亦古今異制。事勢之當然也。況祔祀於祖。則同祖有從兄弟之祔。祔於父。則親兄弟及親兄弟之子。統一無異議矣。故余謂因時達禮。今得其宜。古者妻不入廟。小記云。妻祔于妾。祖始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妾有別廟也。今人無別廟之制。而妻之祔也如

之何。曰記又有之。妻無妻祖姑。易壯而祔於女君可也。此女君謂嫡祖姑。夫既可祔於嫡祖姑。不如即祔於其嫡。生則從其嫡以事主君。沒則祔位於其側。情義允協矣。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考之至也。故奉庶母祔於父母。所以體其生時同室共事之恩。而身與庶母所生之兄若弟共修祭祀於一堂。不亦幽明俱順。理得心安乎。在室禮妻從祔。母以子貴也。降於主君。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由是觀之。廟祭之禮。亦如是而可矣。曰其位如何。曰嫡庶之分。不可淆也。考妣正位南向。庶妣前左位。西向。兩庶妣則右左兩旁。東西相向。如古祫祭昭穆之序。且亦家其生時燕坐之常也。羅司勳虞臣曰。古者廟祭。其主尚嫡。今嫡庶皆同享何也。曰禮也。生而聚同宴矣。沒而祭。如之何其不同享也。夫祖考視子孫。猶子孫之事祖考也。今夫有歲時之會。獨其長子長孫在。而衆子衆孫不在焉。其心未必能喜而飲食是故祭及其長。遺其庶。非所以燕樂祖考之心也。衆子孫顧視自家祖考。不得與享於廟。人情豈得安然。又非所以體悉羣族之誼也。其獻也如之何。曰獻

必宗子嫌奪嫡也。執事各用其子孫以伸孝也。古者外內合祭。今祭不與於內何也。曰祭不與於內。謹男女俟亂之漸也。今人孝敬不如古人。使與宗之婦女並拜相接。非所以持情合危。交於神明之道也。然則其亞獻也將誰代之。曰主人有強力者自行之。不則使其兄弟之長者。

宋書冢園說十條

趙季明族墓圖說曰。冢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墓。則以遠壘者為始祖。子不別嫡庶。孫不敢即其父。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各以其班也。昭與昭併。穆與穆併。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妻從祔。母以子貴也。降於主君。明貴賤也。與夫同封。繫一人也。其出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墓義絕也。男子長殤。及殤已娶。皆墓成人之位。以有成人之道也。中下之殤。皆墓。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天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墓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

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

王浚川廷相曰。男女之合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

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古也。並棺

同槨。今也。葬以灰隔。異槨而同穴可也。有祿之者何也。

力之不能耐者。變也。男女之位。次何也。曰。葬以北首。男

東。女西。禮也。觀於國墓之昭穆。可知也。謂地道以石為

尊者。非君子之言也。

周禮。媒氏禁違葬者。與嫁殤者。違葬謂以死而求婦。嫁

殤。謂以死而求夫。是皆瀆禮亂倫。故禁之也。王浚川曰。

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男比之苟合。在女比之私

奔。

凡墓必具誌石。用石二片。其一為蓋。刻云。某朝某官。某

公某甫之墓。其一為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州

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任某處

某年月日終。葬於某鄉。年若干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

某某官。女適某官某夫人。婦人刻云。某朝某官某公之妻

某封某氏之墓。墓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以鐵束之。埋

於墳前近地面三四尺間。

皇明洪武二十九年。定職官墳墓之制。一品塋地周圍

九十步。每品遞減十步。七品以下三十步。庶人九步。一

品墳高二丈八尺。每品遞減二丈七品以下六尺。庶人

四尺。一品圍牆高九尺。二品八尺。三品七尺。四品六尺。

五品四尺。碑碣之制。一品螭首。二品蓋用麒麟。三品用

天祿辟邪。俱龜趺。四品至七品。間首方趺。一品碑身高

八尺五寸。遞減五寸。至七品高五尺五寸。其潤一品三

尺四寸。遞減二寸。至七品潤二尺二寸。首蓋一品高三

尺。跌一品高三尺六寸。俱遞減二寸。至七品首蓋高一

尺八寸。跌高二尺四寸。庶人止用礪誌。石獸之制。一品

二品俱用石人。石馬。石羊。石虎。石望柱。各二。三品無石

人。四品無石羊。石人。五品無石虎。石人。六品以下俱無

凡制度數。貴得同賤。寓不得同貴。

禮弓曰。喪不處居。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為

厚。蓋而致有敗家之慮也。子游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

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子曰。有無適禮。苟無矣。斂子足

形。還。蓋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

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

謂之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謂之禮。

家語李平子卒。將以君之璫與飲。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惡級而較焉。曰。送而以珠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司馬溫公曰。世人歿於遠鄉。子孫焚其匿。收爐歸。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斂而藏之。毀殘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為子孫者。乃恃謬此。其始出羌胡之俗。浸染中國。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

齊。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可也。不猶愈於焚之耶。

溫公又曰。孝子之心。慮惠深遠。恐墓淺則為人所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程子曰。五惡不可不謹。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也。朱子曰。子孫而葬祖考之道體。必致其慎重誠敬。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

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子孫感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然則不擇地之美惡。不識穴之淺深。使有水蟻之屬。為死者體魄之累。豈必誠必信之義子。

人子墓親。務安其體魄。故葬地不可不擇。此仁孝之思。慎終之道也。後世貪鄙之夫。乃惑於風水龍虎之說。謂因之可得富貴。無可悟其非者。善哉。子唐博士呂才之論。近世羅司教原。子嘗采之以辨惑也。曰。墓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寔窆禮終。永作視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難。斯乃備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近代以來。乃有陰陽墓法。或運年月便利。或量墓日適近。筮者貪其貨賄。擅興利害。達令墓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詳消息之義。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斯乃陰陽大經之說也。至喪墓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曰。諸侯之墓。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蓋其責賤不同。禮亦莫數。致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葬。讓之殆禮。此則墓之不擇年月日可考也。春秋書丁巳。墓定。

公雨不克塋。戊午，葬。孔子善之。今簡塋書以己亥之日用塋，最凶。謹按春秋之際，凡此日塋者一十餘人。此則塋不擇日可考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玄曰：大事者，喪塋也。斯但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塋簡公，於是司墓大夫室當塋路，壞其室。平明而柩不壞，則日中而柩。子產不欲壞室，子太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塋者。國之大事，無過喪塋，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否。此則塋不擇時可考也。人之祿位隆纖，多緣厚德。賤賁天絕，必有惡積，是知獲慶在人。邱壙無與，說者不然。閭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功塋塚曰：某形某微，間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塋之罪。信如斯言，多財力足，可以辭為不善，及其死，求善地以能免子孫於禍，可矣。古之塋者，同一兆域，靡拘壙脉，故趙氏之塋，並布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上利下利，茂爾不論。乃其子孫富貴，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名位，進退無常，有初賤而後貴，有始泰而終否。子文三仕令尹，展禽三黜士師，何知卜筮一定，便不回改？塋墓既成，曾

革易，野俗無識。嘗信葬書，王者從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踴躍之際，擇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時以覓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免爾而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而聖人設教，範俗之義，亡矣。咸衰消長之變，唯聖哲無能推移。故富貴可過而不可求，蓋天命之祕，而神功不測。非葬書可改而致奪也。范史之言曰：吳雄喪母，塋事趣辦，不問時日。營人所不封，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乃能致位司徒。慶延孫子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而陳伯敬持身惟謹，行路聞凶，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奇宿鄉亭，終不免於生法誅。儒者稱為格論，自有乘氣受蔭之說，遂以禍福不於枯骨，環土奪權於造化，故舍人事，任鬼神，求福利而暴親喪，泥於分房骨肉，化為寇讐。既塋而遷徙，魂靈思於搖動，豈將啟天下以滅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甚於猛獸，夫君子之塋其親也，得其地，無重斷，無獨缺，無曠圻，無汙濕砂磧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居室之美，以樂其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必窺利，豈非惑乎？

嗣補聖賢厚輔錄八

按史記載夷齊、孤竹、國而逃。國人立其仲子。是孤竹君有三子也。然惟伯叔兄弟相讓。至於餓死。殉商。扶萬古之綱常。挺獨行之大節。故孔子與其仁高。其逸推。其不念舊惡。恒以伯叔並稱。而不及仲。蓋孤竹君之二子。非猶恆人之二子也。且自有君臣以來。禹、湯之際。死守臣義。不事二姓。惟二子始靖節殆聞風而起者。與余故於補羣輔錄。首標二子之目。斯亦靖節之志也。

孔門十哲。論語所記。惟列當時從陳蔡者。適有此十人。是以曾子、有子、顏孫、公西之徒。皆不與焉。陶靖節集羣輔錄。但載四科。而不載其人。蓋自昔以前。猶未有十哲之說也。唐開元置太公廟。選古名將以備十哲。蔡如孔子禮然。則十哲之稱。其起於唐世乎。以論語所記。自宜有此名目。未可鄙為世俗之論也。家語、史記及孔廟位次。皆不以齒序。而依論語為列。至宋咸通三年。以顏子既進四配。乃升顏孫以備十哲之數。時家議升有子。後從祭酒言而升子張。愚按論語聖門諸賢。十人之外。如有若、顓孫師、公西赤、實為殊尤之士。今顏曾進配。子張升哲。議固當矣。而有子為閭冉之亞。子華亦言卜之儔。

也。並升二子與子張同列。尤為至當。何必拘十人為定數哉。史記孔子世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漢史籍作孔廟圖。列其人數。於是後世相沿。每稱七十二賢云。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則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今攷文籍圖。無公西與顓孫原、桃公肩公夏守句、升、驪邨遠。而有秦冉、遠、瑗、林放。史記列傳無秦冉、陳亢。而有公伯寮。顏何、秦冉。或謂遠、林乃後人以所見增益。固然。而若秦陳明載論語。則遺之。公伯諧慙小人。則進之。蓋史遺之謬也。皇明弘治初。程詹事敏政建議。以為孔子門弟子七十六人。見於家語。家語之書。由於孔氏。當得其實。如史記所載。公伯寮慙賢以沮聖。乃聖門之蟲。固非弟子之徒。秦冉、顏何。不載家語。疑亦字畫相近之誤。宜罷祀。遠、伯玉者。孔子稱為夫子。豈非及門之士。林放者。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及宋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宜改祀於鄉。又文籍圖有申枨。邢昺注疏稱枨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枨。在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既祀枨。又祀黨。重複無稽。宜存其一。一時不果行。嘉靖中始行之。子是公伯寮。秦冉、顏何。



申黨俱罷祀。遂伯玉林放俱出祀於其鄉而定祀七十  
六人。蓋從程氏之議。以家語為據。斯萬世之定論也。  
宋徽宗政和五年。議以孟子諸弟子進祀。鄒縣孟子廟。  
於是太常寺擬定。以樂正克配季。封利國侯。以公孫丑  
萬章。陳臻。充虞。屋廬。達陳代。徐辟。桃應。彭更。成。丑。蒙公  
都子。高子。孟仲子。浩生。不害。季孫子。叔疑。金成。括。從祀  
兩廡。俱封伯。今按朱子集註。但云不害齊人。亦如景春  
周霄之流。偶相問答者耳。季孫子叔疑。不知何許人。與  
金成括此四人者。皆未嘗明言孟子弟子也。從祀之列  
為附會混入可知。若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  
而孟氏譜乃孟子之子。名景嘗從學於公孫丑。夫孟子  
之有仲子。猶孔子之有伯魚也。以次於諸弟子之林。並  
列從祀。允愜祀典。而浩生宜改祀于鄉。季孫子叔疑。金成  
俱宜罷祀。惟據集註為實錄。定祀亞聖弟子樂正公孫  
等并孟仲子。凡十有四人。斯為當矣。  
漢中興功臣圖畫雲臺者合三十二人。馬伏波後猶以  
后父不與。愚按宋馬貴與有云。伏波輔佐中興。不滅諸  
將。又鄧晨光武姊婿也。捨宗從義。朱鉞光武姑子也。捐

軀殉國。其功烈雖劣於馮都寇耿。而賢於藏馬之流遠  
矣。蓋三公外戚而非徒取恩澤之比也。誠哉是言。夫實  
不辟親。矧大功如伏波者。乃以辟嫌見外。此亦顯宗之  
失。非大公之道也。又耿弇之父況。當建武未定時。獨以  
上谷來歸。光武因之以成大業。及彭寵反誅。而況忠誠  
榮顯。視實融有光焉。且邵彤任光亦以二郡迎光武者。  
方之於況。功頗相似。而獨不得與二人並列。是亦當時  
之缺也。如謂既列其子。不必復進其父。則伊尹巫咸。不  
宜並序商臣。而顏隸曾點。不得從祀孔廟矣。然則有功  
而賢如茲四臣。實不可沒。因著其爵里姓名附於左。  
韓昌黎詩云。建安能者七。說者皆據魏曹王典論所記  
七人。號為建安七子。愚按孔文舉仕漢。餘六人仕魏。先  
後既殊。節操大異。當時未嘗相與周旋也。文舉之為。固  
非六人所敢望。而六人者。以文名。文舉有靈。必不屑與  
之並列也。宋謝靈運擬鄴中詠。皇明季子。麟代建安從  
軍。公識諒。賢不及孔。而以子建備其數。擬人必於矣。倫  
又不夷高賢於下流。最為得之。  
唐凌烟功臣二十四人。蓋太宗所自定。然以其終言之。

張亮侯君集。當貞觀之世。謀反伏誅。二人者似當熟書。公劉文靜。首倡大謬。死非其罪。江夏王達宗。見稱名將。屢立戰功。二人者不在無忌孝恭下。又似當進也。宋中興四將。韓岳劉張。余觀額府以劉為光世。夫光世庸材也。不足與韓岳伍。惟劉奇足以當之。抑以威名功業言之。四將可以並稱。以人品心術言之。則張俊大有愧焉。才難之云。於斯尤有深慨也。

引

詩草小引

書曰詩言志。此詩之所盼乎。由是而降三百為尚。流及漢晉。訖於全唐。正變遞遷。體裁悉備。要之無當於六義。君子弗采焉。是故詩也者。發於萬物。生於五音。而原於七情者也。余年十六始學詩。願以學陋才荒。仰惡前哲。時或成吟。旋火殿草。猶有存者。千百什一耳。抑心之所之。乃形諸言。嗟嘆詠諷。自弟能已。辭雖不工。而志可觀焉。若夫蕘情以歸性。達辭以就中。則駟頌之一言。夫既已聞命矣。

艷詩小史引日戲已誌

天下有奇男子。不可無美婦人。則有正史。不可無豔史。振古迄今。稱豔者衆矣。凡有詩詞。可諷頌者。錄之。或香奩所咏著。或麗士所詠。陳成當日所贈。醉處後時所憑。至於幽詭諷諧。咸采不廢。匪曰冶容。誨淫。正藉他山攻玉。貞淫法戒。展卷悉備。讀者當自得之。莊生云。道在屎溺。惜人觀之。說玄說妙。只在阿堵耳。是故惟詞人可讀豔史。亦惟正人可讀豔史。

冬官祠祭簿引

嘗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故祀事。引明則報以介福。子若孫當盡志焉。我冬官祠祭三房度修。固有缺典。然法例未建。如或簡怠。從事非所以惠宗公。錫祚胤也。茲詳會議。著為良規。凡大田糧之供。時日之序。假享燕私之儀。較若畫一。垂諸無疆。俾奕葉有所遵守。詒厥孫謀。繩其祖武。本史百世勿替引之。

為住持僧募緣引

蓋聞平等港恩。旬植長生意果。隨因普惠。更燃不滅心燈。欲綏般若之座。應集摩尼之贈。如微檀越。孰助伊蒲。殖壁有緣。輝義天之象。緯流泉無礙。演教海之波瀾。轉

金輪以濟於三千大千。開寶藏則騰於半字滿字。弘施與慈雲並茂。錫澤偕慧露同滿。俾恆心。愜心。頤惱心。一時灑脫。信去却來。却住塵輝。多福齊臻。易計鉢均。雖須彌成。諸芥子。雲分遠邇。徧法界。萃彼旃林。是用貝葉增榮。庶幾蒲團久定。

跋

孫西卷遺集跋

西卷先生。吾邑之先達。萬曆初邑令姑蘇葉處元。嘗梓其集。凡九卷。即先生門人古岡黎林坡所編者也。余閱他書。得先生所作詩文若干篇。今集中不載。莫敢先生撰述。有綱目前編。孝經集善。理學訓蒙。西卷集。和陶集。集古律詩。孝經集善。則浦江宋文憲公為之序。先生既沒。諸書多散逸。惟西卷集行世。先生學有所得。不假詩文以傳。而余嘉先生為人。雖片言皆可珍也。因錄其遺作。并宋序為一卷。附諸集後。香山黃文裕公。嘗傳仙釋。謂述何仙姑諸詩。蓋放宋詠劉阮而寓言。與韓昌黎誄謝自然者異。持論甚正。然此高才弄筆之恆如朝雲之類。未足多病。抑亦其少作也。番禺趙懷燦。稱先生究

極天人性命之理。濂雖聞之。學為嶺表儒宗。懷燦與先生同時。其父贈君伯貞氏。所謂五先生其一也。余意其於前編集弄訓蒙諸書。必得目治。故有以窺先生之深。親炙月旦。必非過譽。文裕公作廣州人物傳。取為實錄。且記其罷歸田里時。肆力學問。所見益深。良有據也。近傳者乃第以彌正平相方。其猶淺之乎。知先生者哉。

荃山祭文跋

右為余先考耀日公祭祖文也。考幼孤。又鮮兄弟。而先世之喪未歸土者有八焉。八者於考為王父太守公。為祖母梁宜人。為庶祖母杜安人。為世父仰谷。肖谷。荃谷。三公。為父敬谷公。為從兄緯賢公。考日夜撫諸棺。嗚咽曰。予生不辰。遭家不造。獨遺予一身。顧八喪停殯未定。是予辜也。是予責也。奈何復留予孫憂。歲兩午。適稟命祖母錢安人。筮宅於番禺南山。卜日鴻工。奉先人體魄安焉。躬經營。極瘠瘁。課工三閱月。費錢二十萬有奇。既裏事。為文以祭。其墓在南山之陽。兆域西向。太守公梁宜人合塋。杜安人附其左。誌銘植其兩旁。仰谷。肖谷。慕谷。敬谷。緯賢。五公列於其下。今二十餘年矣。不肖孤

歲時雨霜。瞻掃感愴。因視經理之跡。輒潸然出涕。數考之慎終追遠。而詒我以燕也。嗚呼。考於祖父無愧。為孫子嗣服者當何如哉。大詰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不肯播。滋懼焉。中庸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不肯播。敢不勗殫。

### 曾祖膺獎序跋

內美讀兩膺獎序。喟然嘆曰。嗟乎。祖德之表見者。其在斯乎。洪惟我曾祖。抱經濟大才。出為二十石驥。足初展虎。護遼與未踰期月。竟致為臣。而歸弗究。厥用。士論惜焉。然其治民大畧。數問學之餘。奏政事之效。則已見於蘇陳二公之所述。不可誣也。謹按蘇公名本。陽朔人。嘉靖五年進士。歷官御史。紹興府知府。時致仕。陳公名邦修。全州人。嘉靖若干年進士。時為禮科都給事中。

### 曾祖道詩跋

余曾祖虛谷公。嘗與友人遊青蘿。臨眺絕頂。酣飲賦詩。公率然成詠。辭不修飾。而胸襟豪曠。俯視泰岱。飄飄然有凌雲氣。當時咸服其得驪珠也。詩為七言律體。前四

句已缺不傳。余幼時父老嘗為言。曾祖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學為舉子業。多度越等輩。因誦其驚人者數千言。余稱年偶不復識。今則言者凋零。無從質訪矣。如此詩止存半壁。諸凡奇文逸韻。不及稽記者頗繁。豈天祕惜仙籙。不使久留人間耶。要亦余祖言行。固自有不朽者。毋恃此區區也。

### 袁自如督師再乞守制揭帖跋

傳曰。孝者所以事君。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天理民彝三綱九法之所在。存則俱存。玷則俱玷者也。苟效溫嶠之尤。行吳起之忍。孝且不能忠。於何有。雖王事靡盬。而大節已虧。何足算哉。明興三百年來。南陽起復一峯。斥其非。江陵奪情。南阜攻其罪。彼固知道者。而公乃身當之。守制之賸。至於再陳。海內傳誦。未有不潸焉出涕者。其後進禍士。無緣執雉軍門。然竊聞鞠躬盡瘁。破虜樹勳。願保陣之經綸。試利器於盤錯。屹然為國家作萬里長城。可謂忠矣。進夫家變突遭。直能確守大義。危言不諱。懇達終喪。是則灼然忠孝一理。驗諸躬行。而於天理民彝三綱九法之所在。無數焉者也。嗚呼。噫嘻。

誌死堪與。知德者鮮。若公正當之矣。

袁督師乞給假揭帖跋

公不幸。至於大故。兩求終喪。不得。求給假。又不得。其中心愁苦極矣。某觀其抗表陳情。出北山入蓼莪。積墨之間。絲絲血滴。令人涕淚感愴。得其為人。欣然。願與為徒。而深悲其顧天之無聞。且有以驗臣子之天性。識忠孝之大原也。子亦有言。可與可觀。可羣。可思。邇之事父達之事君。某於此亦云然。

古柏梁詩跋

按七言古詩。起自漢。柏梁始余詩選錄之為首。而附以宋梁唐宗之作。以其類相從也。夫帝王自有德功。詩賦本不足尚。然審觀唐虞之際。明良卿雲。更相賡和。後世莫及焉。至若漢唐數君。果以典謨為法。上下克艱。安不忘危。樂不忘憂。則萬幾之暇。君臣相歡。以歌詠代咨。傲以翰墨寓箴銘。仰紹夫卷阿之遊。格風之音。俾萬世讀之。想見一時盛事。云胡不可哉。惜乎其僅以詩傳。且令人因其詩而歎雄才大畧之弗純。惜淫褻桃任之愈熾也。余選諸家古詩。不加評論。第論世觀風。若茲之類。

不能無慨焉

歲

經歲

經歲歲酒色也。日異聖言。敢不三省。心口自訟。吃諸事。強若行之。艱必獲厥。終難求。貌貌何堪。若頭

子

易一

瀛首效未濟之解。三三金夫作元妄之蒙。三三入宮成頤。養之困。三三錫馬何晉。按之豐。三三

書二

馳亦有言。不通惟王。云剛制明命。好邦誰。甘路夏。誰沉胃。顛商。昧昧我思。監茲靡忘。

詩三

雖有童殺。今匪湛露。今母日富。今雖有角。錦兮。匪擊任兮。毋貪甚兮。

春秋四

小白繼淫。完未卜矣。平國衰初。舒行戰矣。莒已奔從。姬救怨矣。鄆陵宵遁。半側緬矣。齊弒一誅。辜奚贖矣。

禮記五

下漁非紀自獻非賢大羅詔客朦朧昭然養陽弗廢滿  
耐成誓五行正身聖人務焉竹柯柏葉筠美心堅曰無  
不敬耕此情田

銘

鏡銘六首

圓沼不風月不雲兮炯炯雙瞳傳朕神兮內照丹宮本  
絕塵兮尚養明空與日新兮

我形其蒙匪汝就庸我性其情匪學孰從  
礪爾榮榮爾實冥冥焉敢不惺惺

鏡者應也鏡者稱也者證也鏡者明也鏡者虛也  
足以給物故曰應衷足以肖物故曰稱明足以驗物故  
曰證光足以及物故曰映靈足以悟物故曰警  
鏡者正也鏡者定也鏡者淨也鏡者井也鏡者炳也無  
以燭幽則弗炳無以理紛則弗井無以清垢則弗淨無  
以馭動則弗定無以化偏則弗正  
嗚呼古人亦有言以銅為之可正冠衣以古為之可鑑  
與衷以人為之可知是非人乎古乎吾拜昌言曰俞

二九居集選卷十終

二九居集選卷十一

順德黎景義克和著

遺事

桂林府君遺事

桂林府君余曾王父虛谷公也為桂林知府初為諸生設帳某所值其鄉不靖劫掠蠹起一夕詳言賊里其家驚亂攜衣物走時倉卒無別主人婦誤遺一履於公衣笥中而皆不知之也亂定主人偶於笥中見所遺履疑之因夜持刃迫其婦出叩公門欲俟門啟即刃公腹已而公聞婦人聲寂然不應主人勸婦言遺訂約幸納我公乃正辭拒之久之門竟不啟於是事遂白自後主人倍敬重公而其婦亦私感公德焉君子曰此可以觀公矣昔男子之行蓋如此

鄉中科第鍾氏為咸而御史特顯御史有兩姪與公俱以年少能文為御史所重且同里閭相友善御史有故舊為學憲一日特召兩姪赴試公與族兄某者道過之時市筆硯隨之偕進主者俱收考閱其文詞理並優准今入學於是公報籍本邑遂補本邑學生族兄某者報

籍清遠以冒籍為士著生從所攻遂終不得入學云

甲午錄科公前牙會一足舊瘡復作步履艱公欲止不進聞眾力勸之屆期從弟某負之入強以鞞納其足血流盈鞞然因是遂能行矣第二場末題誤落年號以違式貼出凡若干人公亦寂然而歸既而聞中落年號者甚眾監臨者以為不可勝貼乃召公等還終場及揭曉前貼出諸卷多命中者公亦得傷第六十五名

辛丑春公應會試京師與同寓諸春元夜宴酒酣諸卷元席上燭競吐餞成花可愛而公獨獨無意頗不悅屢以手彈之燭隨手忽滅座中一人曰有遺臺一者一人應聲曰有得人之慶矣眾喜其知言既而東燭辭花怨生比諸卷元者益廣艷奪目衆咸起舉觴相賀未幾南宮果捷

公雄才大畧淹貫學問是科入對大廷敷陳掌故區畫時務條貫統紀閱肆絕倫識者皆以鼎甲擬之第公性不喜書恐或以字畫誦耳故累以筆法未精置第二甲四十二名走科吾廣東得人為咸皆無出公右者公報捷書云愧不占鰲頭獨居廣東之首

會試論題萬世不易之常道公在場中信手成篇以示鄰舍者鄰舍者曰才華甚高獨反經意尚少益當時取士貴與博若不發明本旨即議論驚人亦多不中式也公悟乃更爲之究極根源透開蘊奧文益森發浩瀚一時觀者服其敏達云邇來士習輕竭文體浮淺二三場論策殊不足觀即名魁首選亦寥寥數言而已求其淵碩可濟世用者十不得一自公之得舉至於茲八十餘年皆務實學今尚虛文於此可徵人才於此可觀世變南直隸有星士號金甬桶居小樓上不與人相見但以繩繫金桶樓下有問戶書八字投桶中率之樓推評訖復垂桶下其縣斷人貴賤壽夭官職崇卑多奇中公之八字戊辰戊午庚寅丙戌也時往叩之批云庚日重違寅午戌天干透土始為祥重重火旺身榮貴正可憂愁是水鄉又云官至黃堂壽七十一後皆如其言奉直公父也家貧不仕取周易履上九之義自號旌齋已受封為大夫而勤儉之操不少改衣冠朴野弗惑勢利卓然先民之遺軌焉語命云質直好義隱約自持蓋實錄也公母張宜人天性勤儉與旋翁相匹公仕南

京時嘗寄數金為宜人壽宜人得金不以市甘而以積地為桑麻資今學堂園是也南京諸司任簡推輕官途號為吏隱工部尤為閒局公涖官管繕都水二司暨攝後湖諸務縣主事歷郎中凡九年惟以清慎自律竭力供職不求遠化及為桂林知府僅九閱月即透引明農毫無貪德意居林下三十年不求復起京師貴人同年故友俱不通書信末年獨有答湖廣何同年一札亦皆休老之後存問寒暄而已公在桂林加意牧民未半載政教並行是年丁酉歐陽公以進總鎮兩廣廉有司而旌其尤嘉公丁酉為十二郡最廣而左方伯韓右方伯楊特奉制臺明文獎勵其辭曰資性端謹才識疏明新政即已足觀劇郡終當有賴未幾歐陽公入掌南憲公亦遣讒嫉而歸公之歸也道愛在民而同僚佐貳有久任而娶者桂林人益惜公之去之早為之語曰知府黎公半載歸官天沒眼同知某某十年不去地與皮此官方無真舉措而民口有公是評也按黃州有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不協於上司尋奪職去繼之者曹濬援憲貪殘而兩考察



皆無恙時有為對獨於途云盧潛不來天沒眼曹源重到地無皮又福建按察使陶岳仲清介自持嘗劾奏布政使薛大夫方賊暴俱至京師事既白薛得罪陶還官聞人語曰陶使再未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盧在公先而去公未遠陶洪武中人也錄今觀之此兩語者夫亦有所本與公之去位與盧同而民譽雖昭賜環終絕因媚致仕大用固施則大與陶異矣

公素不好詩或與至則揮筆輒成既成亦不留草以故所作多不傳其在京時有秋初秋詩一首中  
大落淨濕湘江分與九辨悲吊靈於之又落  
帝城念蜀戍防秋之苦憂時之切也又其遊青蘿一律末云撫掌一聲山岳動放懷百咏鬼神號許多平地看登者惟見雲霄步步高於時公少年未過人業以公輔期之其氣宇高朗胸次灑落可想見矣晚年怕情林壑其詩乃有叩角徒憐寧戚歌之句豈壯心猶未已耶  
民間編戶成甲中推一人覓之謂之保長公致政家食嘗總其事與訟讀法禁民為非隆慶間凶賊無賴弄兵潢池邑令胡思泉公大行搜捕公招撫頑暴俾為良民

由是鄉遠安業既亡賊亂又鮮兵擾且復排惠解將綱報療病予坎角黎某以並地脫六道李某等於死囚此皆公之積善不可泯者

嘉隆間當路官履任執勢見鄉紳例有茶果金所以通存問之情也公自解組二十餘年一意恬淡不以竿牘圖利起新樓時工未竣而資乏門前階級久缺不修適某官初至以常例來餽始得藉以經營然甫成其半而已至今階級兩旁尚欠其右其他土木之費毫無壯麗但求樸固蓋欲後世師法也家人生產業自足  
之外亦非別有餘餽昔八云不以貨與君子為近  
之惡嘗見士大夫爭沙坦未出鴨埠守禾之類賊人肥己庄田數萬其後多不能守貽鄉閭笑則今日得為清白吏子孫公之德也

公幹貌昂拔神采英毅家藏有畫像三幅而四明盧鎮所繪早朝圖惟肖稽其冠服當是為工部時也不肖曹孫瞻拜儀容竊嘗作遺像贊一首又作早朝圖贊  
吾鄉壤地褊小而文獻代出鍾光澤美章以經學聞鍾績衣理夫以風節顯林露益少和以醇謹稱張庠士勤

夫以詩賦名，謀計部孔通，以清白著，其他鍾鼎天梁，博伯張彥可之屬，皆有聲於當時。公詩賦詞不少，概見而明經焉。行惠民式，殺於數君子，亦有兼長。野史氏曰：公之從政也，雖直自達，如未臨淮，去後見思如何。京兆祇勤物務，如黃尚書，知止不殆，如疏太傅，故其始進也，無樊英、曉之缺，及其既退也，無王良、肩肩之煩於戲鰓哉。其生今之世，而與古為徒與。

### 制義

必聞其政。柳按：臺觀風十三縣一等一名。政權歸於素王，天所縱其聞也。夫天不使使之聞之，則是聞大有造於政也。竊謂夫子之必聞功，不在天王巡狩下，且宇宙一政局也。與王御錄政在天子，時則有若熊羆不二，勤相鑒烈以裏，妻衣霸國造降，政在諸侯。時則有若戴雉環，指畫嘉猷以匡解紐。是故出政之人，有賴於聞政之人，雖然未可必也，則嘗觀當世之所謂聞政也者，意必如周左召右，朝夕納誨，作君與而悲偶重之文，禍從繩而失封揚之命，否則如管子於齊，士季於晉，制國為卿而號稱仲父，講求典禮而

光輔五君。其君奉社稷以從，其卿奉帷幄而議，為在不暖之席，立談而定國，是不淹之轡，邂逅而商廟謨也。哉乃吾獨有訝於吾夫子友邦家君而無政也。友邦家君而有政，則夫子聞之，驅車周流而不稅，若邦也，驅車周流而稅，若邦，則邦之政，夫子必聞之，獨不憶其會祝其之後，攝相事之日乎？方且化行於飲羊威振於兩觀，其於報政疾徐，一變練競，固已聞之稔矣。然猶曰：宗國素諱，行可明驗也。邇其始，隸高張，通諸顯辟，東海之大風，萊邱之餘業，歷歷在目中，也。尼谿之沮，吳能，財之策耶？由是而妹邦公，富教皆咎作，劉遺，民垂銘靡不悉也。若乃殷昭厚幣，書社將封，所謂地廣都狹民靡安居，臨茲疆也，算路藍縷，桃弧棘矢之故事，豈但懸置於耳矣。迨夫都畿間禮，議柱下之獨龍，漆洧望風，環國倫之意，主息，都復操，迴音橫於臨河，蟄站連山，數陳薦於十里，或未晤其君而聆諸臣，或未登於朝而獲諸野，何莫非夫子之必聞也哉。夫子嘗刪詩矣，自二南以迄幽國，唐勒魏倫，鄭莊齊魯，以至楚不采於風，而魯次於頌，其政也較列歌謠，而況乃躬聞之也。抑夫子作

春秋矣。自隱桓以迄定哀。桓荒文厲。穆悔莊僭。以至東  
弱流於霸。杞小入於夷。其政也。燦陳華鉞。而況乃西稽  
之也。聞之世之盛也。巡狩四獄。坐明堂而施慶讓。熙庶  
績而同度衡。當是時。固必聞其政也。至於今。春秋賓助。  
聞瞻翠華。納諫陳詩。橐如弁髦。猶賴有東西南北之人。  
以一聞持其畏。而維其與於政。庶有身乎。夫政之行於  
下也。儒秀雅讓為一書。奇杰豪雋為一書。政之行於上  
也。孰為亂。罔用重典。孰為新。罔用輕典。夫子之聞。何以  
異此。故曰。不使之行之。而使之聞之。聞之功。大於  
行者。此天意也。但非之。邪與之。聞吾無以夕。又係吾  
子之論定。

不足

知足不辱。未可為墻間者道也。夫使乞人而知足也者。  
不為乞人矣。齒乃不然。殆墻間故態乎。吾嘗觀世之貪  
饕而食。身都通要。號稱富貴。顧義莫最於齊。然而千駟  
矜雄。灑牛山之涕淚。美車可鑑天。聚藏於東方。蓋皆存  
不足之思焉。於是行乞傲世者。亦若則而傲之。遂相傳  
有乞餘不足之事。嗟乎。世之所患不足者。寧獨一乞人

乎哉。炫裳燦錦。聚鵠無厭。夏屋落夏。採賤未已。雲茶鮮  
御。猶漁色而覓威。施鼓吹。均天輒怡新。而微特拊以至  
患貧之家。不安於米糴。世俗之子。同流於奢麗。雖曰習  
與性成。抑亦存乎見少也。若是。則何必異齊人。或者曰。  
舊土之民。義義則足。心。生。沃土之民。淫淫則不足。心生  
今夫齊所稱沃土。非耶。何斯人猶有不足耶。想其時。遂  
念身家。必自解曰。豈其取妻必齊之美。則貌其時。當  
亦自念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胡為乎視為不足耶。白  
楊哀草之間。忽作攢眉之狀。蹶爾嗟來之際。既視

之情。易曰。舍爾靈龜。我亦將齊人有不足乎。可以  
食。鮮可以飽。若為乞人。詠也。雖然。吾無以異齊人。而齊  
人之不足。彼亦無以自異也。齊人曰。彼之與我。若見為  
有餘。而我之得於彼。偏見為不足。我將以破其吝也。雖  
有如抵。曷足為懷哉。與其媚墓中人。毋寧媚我。且夫穀  
擊肩摩。六博蹋鞠。連袂成帷。揮汗成雨。皆征逐道途。惟  
日不足者也。然復之不足。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孰若墻  
間之不足。終非不足也哉。於是望望然去而之他。

齊戰 吳官師 科考順德縣四名表

聖心之致謹者二。承祭與臨敵是已。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況乎祭則受福。戰則克者乎。故子之所慎。大槩見於斯二者。嘗聞九廟思戎。曾孫嚴對越之色。六師克詰。文人壯張皇之威。古之重祭即戎者。未有不祇憂而齊粟。冰淵而戰兢者也。吾黨日侍杏壇。微窺聖隱。識如在而肅然。聞好謀而惕若。蓋有可述書焉。數齊三日。孝子所以告虔也。其在天王有事於國。丘方澤。以及卜禘載書。靡不翼翼焉。吾夫子或進而相彼列辟。或退而惠厥宗公。夫字有弗慎焉。豈惟罔或不慎而告者愈

可親於士。蓋之好也。奔未列已。齊業負之。延九遲。則豫秉寅清之慮。至於祀事。孔明神嗜百福。公人嘉告。廢徹不遲。仍留此齊。明一念恍凝於未散。是以事則每問禘則不知。亦此志也。豈特續佩爵釋云爾哉。則記子之慎者。此其一師出以律。元戎所以壯猷也。其在古人。有事於有扈。鬼方。以及蠻荆。獵狁。靡不路詔焉。吾夫子或居而定策。足兵或行而具司馬。夫焉有不慎也者。然惟無所不慎。而屬肅清明。彌微見於閭制之雄也。受成於學。匪圖獻誠之勲。仗鉞臨衝。務訓止齊之法。雖復

寓兵農并。優游耕桑。藏武文辭。講信修睦。不廢此戰懼之懷。乾惕於暇日。是以萊兵可却。三都可望。亦其事也。豈特穀胃銀矛而已哉。則記子之慎者。又其一。蓋吾嘗見子之繫易矣。於萃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夫如是。然後可以用大牲。於師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夫如是。然後可以毒天下。夫子之慎。其諸異乎人之慎也與。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詳列所蔽。愈知好學一重也。蓋學之於人。十以著之。其蔽固歷歷弗爽也。由也務學。胡不語子路。意謂事心以窮理為尚。經世以達識為先。苟率其質賦之偏。而罔知研習。則徑行之過。夫性愈傷。古之聖人教胃。而劑虐傲之乖。陳疇而善強變之克。誠慮夫學者徒慕徽稱。而潛滋成叢也。六言六蔽。吾為女詳之。聞嘗曠觀往昔。皇降狗齊。澤灑寰宇。而施濟罔窮。照通幽微。而哲謀靡役。中孚應天之利。周道協如矢之真。馮河鼓壯。得尚於中行。用九羣龍。柔變於元首。是故考德既

核其懿名問業復融其粹質若是者何也則以其能好學故也。有如侈博愛之休失立達之體是誤以煦煦為仁也。棄躬拘物必胃嘗焉。究將何濟矣。然則破愚者必好知。而但效無疆之燭昧先覺之幾抑妄以察察為知也。遊心天外謬說入玄亦不知極矣。則思逸蕩者必好信與直。不知顯若之誠弗可徒好也。四時之錯行何嘗一膠其轍幾見彼不近義者之不逆悼其久要也。符中之謂何而賊也。性生之理亦非可徒好也。三代之古道何嘗不然其平幾見其行其評者之不急也。

乾動之何而緩也。於直者作

乃船號

大勇勇者植根寄伸氣養浩然鍾乎至

詩風

藏修調益氣質鮮不奪攘矯虔敢竭義而無憚講張為

幻喪天德而誰何矣又豈能讀詩明造己之旨觀書辭

同念之識哉。蓋心性雖原於天命而才情之英發必殊

惟參以時敏之修以妙其變通然後春體清明而天授

之令安弗終迷于瑕駁勸華雖布諸聞世而設施之醇

疵各別必運以居稽之力以成其鴻駿然後靈根炳蔚

而經綸之展措同或翳其輝光是以成人自考衷于禮

樂之文南北分途更有中和之矯也則甚矣學之不可不好也。不然蔽在而不自覺其何取於六言也哉。抑聞之學猶殖也不殖將落真性不惺微則生意立稿矣。故弗學匪人弗好匪學此明善之要致良知之脉也。故又曰學者心之白日噫嘻孔子之言罕獨為子路告與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有會道於神者合人己而交融焉夫識凝於默所謂神而明之者也。以是而學何其厭以是而誨何。儂哉聖人懸想其詣有如此者。共謂吾人與聞道

九天

但以口口才之恐滿

乃落樓

幽窮亦非所以會道惟是澄懷於靜養中

既凝有獲之神共成亦喻無言之秘則其玄詣可遐想

焉我思性體冲夷不落辭華之障古王於是恭默而獨

良其思睿之所以作聖也方且以宇淡開孫志之脉而

天人之相詔愈微即道義斐亶豈繫太極之精往聖以

此洗心而一退於密知之所以藏往也方且以闢修暢

敬敷之懷而心法之相涵益異是故悅心之妙惠不能

默觀夫末業之士洽聞務博反受誦習之惠此勤思於

識而役焉。往往失之庸涉而不可居。其識則然。其默則未也。乃有精專於默中。越忘於識外。不獲身不見人。而哲謀悉斂於虛靈也。夫修心之量。莫極體識者。淵滋何以窮神知化。一皆達而存之。蓄德之真。又惠徒恃其默觀。夫異術之家。墮體聽聽。祇通中心之內。此候喜於默而荒焉。往往淪諸空寂而不可用。其默似是。其識則無也。乃有能守之以默。即通之以識。可與幾。可存義。而性亦直印於元始也。夫入道之器。多端安沉者。茲何以極深研幾。自爾超而悟。是以而驗其學。

者之僅取其名也。為。考工記也。一畢

精內者。恒緝光明於日月焉。習說之欣欣。所固也。蓋數念每生於躁念。而苟其不躁而學也。夫何厭。由是而稽其誨人。非猶夫發蒙者之徒其法也。一堂授受。化而需於遠方。六籍提醒。高風被於後世者。吾想其疏觀羣本。名言俱脫。樂育於誨中者。自任時物之行生焉。教思之循循。更悠然也。蓋息衷原起於淳衷。而苟其不淳而誨人也。夫何倦然。則心融無極。氣潔象先。聲光冥而神

理愈湛。因而入披韋編。出振木鐸。領會穆而溫知亦空。純哉詣乎此神而明之之人。默而成之之德行也。於我何有哉。

### 或曰管仲儉乎

驚竊位之器者。特借一儉為解焉。夫管子天下才也。即奈何以器小賄譏乎。無己而為之轉一解。則若見其儉焉耳。嘗聞君子之行也。靜以致遠。儉以明志。也者亦允王治天下之器也。況乎身都卿相。輔英傑。大業而或驕奢。汰。庸有當。春秋卿大夫。札以博以可富之辰。之仿越成子之文也。五殺大夫之智也。於樊姬。以其賢也。而未聞以儉稱者。嘗讀管其為人。用之者。往公尊稱仲父。非以其儉也。揚之者。鮑叔治於高。後非以其儉也。責也。茅而屈完。來盟。非慕其儉也。奪駢邑而伯氏無怨。亦非服其儉也。乃忽然題之曰儉。其誰信之。雖然。可隨其功烈之卑而定為小。何不因其體量之局而品以儉。則意者。非仲不能儉乎。則意者。非儉無以似仲乎。吾觀仲之行事。內政之寄。深

軌連勿敢越憲。會盟之役，斷斷信義，勿敢予難。治不敢  
游殷盪周，而區區東海之業，道不敢馳王驥帝，而僅僅  
離霸之餘，以至屈遜高國，畏懷簡書，爵受下卿，曰甘堂  
阜。若皆有儉意焉，一巨九合，勳蓋天壤，而微窺其志慮  
隱然抱簡，約勿濫之致，寬廣順仁，聲施萬機，而遐邇其  
襟宇，庶幾存淡泊自守之真，審為之頌詩，彼美無度而  
異公路，沮洳之俗，仲也得無近之抑，又為之書欽化  
若麗萬世同流世祿之侈，仲乎吾知免矣。  
大夫馬不察伐冰，  
一微獨一蔑也。妄

食粟櫛如一行父也

九三十九年正月

又微

君不其已耳

陷於不善始

之人

一嬰也於齊之先有大臣者久矣。肅  
庸赫矣，駿譽發聞，從未有以儉名之者。自聖  
而後，駭其猥瑣者，將美其節制曰：管仲儉乎？  
而鄙其規模，則固著示儉愈足微猷為之，密即使仲而  
狹其識度，而人滿天際，竟何損相才之奇？是則或之意  
也。吁！此所以為或之見也。

君子以見善則遷

得益於善，惟急以遷者，貴焉。夫弗見善，非益見善而弗

克達尤非益。惟見之則遷。君子其善觀益象矣乎？嘗觀  
挽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是，披拂一  
加欣榮，生色鼓震，甫及甲拆，維新益成，有連  
微按其天機，則不容以俄頃待者也。君子有以觀益象  
矣。離善之性，誘焉皆生，第虞秉與之好，未深則善以昏  
冥而若適，止善之學，同焉皆得，但恐徒義之，未果則  
善因還回而愈離。然則人有善，曠弗見也，  
見善，曠弗遷也，貴乎見則遷之者，其為  
與則樹也。極之懿也。  
君不其已耳。  
七在敬天，則遷之以享上帝，善在尊賢，  
朋夫然後薄海內外有明天子之頌也。其善  
子與必陳謫弼之微，此非果轉慮其未善，乃  
人臣不遇益，斯已耳。遇益而臧，嘉在我局，勿迅趨，而是

二九居集選卷十一終